



道

藏

14

501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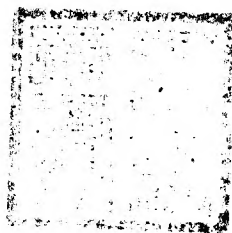


2 021 6173 9

第一四册

道藏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一氓

道德經註序

緒一

道尊德貴天地覆載無窮古聖先賢經典註釋良多出生入死名為修身之法無為而化深乃治世之方明心見性之人乃知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治國安民之士故解以正治國一篇深妙人生於世莫過如此余因閒暇之時靜觀聖賢之妙典豈悟造化之淵源愚意忘自以假太上老君道德經典始終相因以正經註于正經之下以經解經略知經意宜能表裏相通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入道之門戶立德之根基可謂明矣司馬光曰非常之道故非常人之所知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余常切思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愚意不避僭越之愆互相引證豈為序註何能盡善也歟候來之君子見之勿吝必須刪削以求斤正深為良矣元至正歲次甲午孟夏吉日廣陵仁齋林志堅序

道之尊德之貴而常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知和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法自然

天之道利而不害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有餘者損之人之道則不然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抱一為天下式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兒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專氣致柔能嬰兒塞其兌閉其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

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大者宜為下不敢以取強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夫何故舍後且先者死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夫正經何以為序乎曰道者生萬物之宗祖判天地之根元道在天地之先生天生地自古長存之道故道之尊為序之首道生一一生二陰陽既判輕清為天重濁為地故天之道次之三生三陰陽升降中間成人故聖人之道次之三才備矣是以修身為本故蓋聞善攝生者次之修身以至於治國平天下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次之用之則充乎天地之間卷之則藏乎六合之內事有終始物有本末以正經故為序之而已矣

萬物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當其無有車之用若谷埏埴以為器先天地生當其無有器之用虛其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其猶橐籥故有之以為利一以生無之以為用無為則無不治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俗人五音令人耳聾俗人五味令人口爽厭飲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則失其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則失其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處其實不處其華

獸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榮辱若水貴大患若身身若何謂寵辱若驚榮辱若水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而身存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

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自毀不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名曰希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名曰微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以致知不可致知故混而為一其一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和其繩繩不可名道常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無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若無所止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見其後以知古始是謂道紀自古及今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含德之厚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唯德之厚豫兮若冬涉川唯德之厚濶兮若秋涉澗唯德之厚若水之將釋若水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敦兮其若朴廣兮其若谷廣兮其若谷渾兮其如濁渾兮其如濁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若沖夫唯不盈故能故不新成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焉萬物將自賓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

根知其母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知其母

復命曰常周行而不殆知常曰明知常曰明

知常容容以天下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常常乃公

乃心心乃公

乃身身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乃天天乃公

乃地地乃公

以爲見素抱朴少私寡欲無欲以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字無憂微妙之與阿相去幾何此兩者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相去幾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民不畏威荒乎其未央哉衆

人熙熙如享太宰如登春臺富貴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金德之厚乘來兮若無所歸雖道之未孩金德之厚乘來兮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不而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我獨若昏若明通俗人察察我獨若昏若明通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道遠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女德深矣遠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上德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無物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無物之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美之天下皆如

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志其枉則直窪則盈廣德若弊則新大曰則得知者多則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

希言自然無爲而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無執故孰爲此者天地之道天地尚不能

同於道信者吾德者同於德善者吾失者同於失信者吾德者同於德善者吾失者同於失信者吾

失亦樂失之不信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貴謙章第二十四

敗者不立踴者不行不自見者不明不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下德不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大道甚夷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之寂兮寥兮大衆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所者久可以爲天

下母地根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隱強爲之名曰大道法逝曰遠無名遠曰反動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地法天天道法自然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高必以靜爲躁君靜勝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改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守靜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行無善言無瑕謫行不言善計不用善計不用善計不用善計不用

口淡乎其無味其知視之不足見大聽之不足聞希聲用之不可既其用不窮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執者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勝剛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而固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是謂微明德柔弱者勝剛強之用者道不可脫於淵善抱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天下神器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是以聖人處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天下化而欲作民不將鎮之天下以無名之朴不見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無欲而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好我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明道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長上德無為而無以爲心下德為之而有以爲日上仁為之而無以爲道上義為之而有以爲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非道故失道而後德失

道德真經註卷上

德而後仁大道廢失仁而後義義廢失義而後禮禮廢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善復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大道甚夷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被湯處其實不居其華居復故去彼取此我獨異

道德真經註卷下

玄門開教大真人廣慶仁齋林志聖註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道可天得一以清道生地得一以寧古始神得一以靈知有谷得一以盈之萬物得一以生德畜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抱一其致之一也道者天無以清將恐裂大道地無以寧將恐發不知神無以靈將恐歇非道谷無以盈將恐竭其萬物無以生將恐滅非道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蹇富貴故貴以賤為本大者高必以下為基而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不德此其以賤為本邪故貴以非乎故致數車無車先不欲琬琰如玉落落如石不可得而貴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其弱者道之用專氣天下萬物生於有生於無生於無生一生二生三生萬物萬物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為道者中士聞道若存若亡其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

道速民之故建言有之所屬今有明道若昧不耀而夷道若類知其白進道若退若大上德若谷虛其大白若辱若大廣德若不足若大建德若偷若大質真若渝若大大方無隅若大其可左右若大大器晚成若大合抱之木若大太音希聲若大希言自然若大大象無形若大見道隱無名若大夫唯道善貸且成若大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天下有始以一生二以知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得萬物負陰而抱陽門沖氣以為和氣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大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道者同強梁者不得其死聖者吾將以為教父使夫知者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至柔弱莫堅強者莫無有入無間有無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是以聖人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則我者希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得身與貨孰多不可得得與亡孰病以身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孰者知足不辱不知足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上德不德大盈若沖其用不窮道沖而大直若屈曲則大巧若拙大白大辯若訥知者躁勝寒靜勝熱無為則清淨為天下正不欲以靜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以道佐人主者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師之所處罪莫大於欲得甚愛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得與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若富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而不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四達不見而名無為而成功成事遂百姓

忘知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博者為道日損知者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極無為而無不為為無故取天下常以無事以正治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有忠臣

住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有德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皆知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皆知美聖人在天下休休為天下渾其心道百姓注其耳目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善之生之徒十有三生之徒死者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是以三夫無以生為者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虎之厚是以輕死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無所投其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物形之勢成之有物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者萬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法故道生之
德畜之之執古之有之養生之成之熟之道生
養之覆之之自然萬物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天之通利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有名萬物既得其母以
知其子以知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各復歸沒
身不殆天長其久塞其兌閉其門不見其終身不勤
結存其兌其兌濟其事俗人終身不救非道見
小曰明微妙守泰曰強和之用其光復歸其
明其用無遺身殃是謂觀常有國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吾言甚易行唯施是
畏天下莫能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不信言朝甚
除大費田甚蕪倉甚虛師之所處服文采
道之華而帶利劍夫佳兵者厭飲食王味令
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故有道者不處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獨立而不改善抱者不脫抱一能子
孫祭祀不輟長生之道修之於身其德乃真道

之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
乃長德者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侯王得一以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大道故以身觀身身
親親以家觀家六親不和以鄉觀鄉鄉以國
觀國國家亂以天下觀天下天下則可以
天下者不可以知天下何可以知天下之
然哉以此是以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毒蟲不螫猛
獸不據攫鳥不搏者不處骨弱筋柔而握固
虛其心其心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故
一而為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也用之益和
曰常知常曰明是謂益生曰祥無為心
使氣曰強其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
已故聖者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希言塞其兌閉其門見
可挫其銳解其紛故大難不爭和其光同其塵
不耀是謂玄同執古之道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
得而踴欲得之寶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

而害為而不有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自愛不自貴故為天下貴則我者貴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國不以智治以奇用兵以智治國
無事取天下以無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以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之饑以其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難符之貨民多伎巧奇
物滋起智起有大偽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天下多
無事而民自富變民治國我好靜而民自正
無不為則我無欲而民自朴亦將不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諄諄以正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法今多禍禍禍之福兮福之所倚或損之福之禍
之所伏損之孰知其極其無正邪其無
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大道甚夷民之迷其
日固久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不害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含德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保此夫唯嗇是謂早復復

歸其早復謂之重積德德深矣重積德則無不克其用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不窮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長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地天長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政門闕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不德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愛民非其神不傷人取強以聖人亦不傷人我無為而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天下往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大者宜天下之交天下之北牝常以靜勝知其雄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不自矜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曲則取或下以取人養愛者有或下而取自然大國不過欲兼畜人養愛萬物而小國不過欲入人事此兩者各得其所欲一也大者宜為下者宜下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興萬物莫不尊善人之寶見天清不善人之所保道生之美言可以市聖人

既以為人尊行可以加人常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善人之師故立天子置三公聖人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非常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又玄何必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以不始故為天下貴道之

恩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無為之益事無事我無事而味無味味之出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德書圖難於其易多易必為大於其細合抱之木天下難事必作於易相成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知行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不自矜夫輕諾必寡信知病多易必多難善言甚易知甚易行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必作於易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恬慎其未兆易謀為之於其脆易破死之徒其微易散日損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下以聖人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天下必作於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必於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其細為大於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將欲

必固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為無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為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則固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不欲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居其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無為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含德之難治以其智多為是以智治國之福其政其民知此兩者亦楷式知其白守其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知常玄德深矣遠矣又玄與物反矣我獨異然後乃至於大順故取天下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上德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下流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不自矜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後其身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不爭處前而民不害自愛不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皆美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知無尤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明道夫唯大故似不肖不肖而肖若肖久矣其細也道之為物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不恃長而不有為而不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我有慈故能勇

中孫儉故能廣去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敢進寸今捨慈且勇則敵捨儉且廣而賁捨後且先者死矣得其死夫慈以戰則勝勝之以守則固固保此天將救之以惡衛之天道無親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以道佐人善戰者不怒天下善勝敵者不爭曲則善用人者為下大是謂不爭之德志弱其是謂用人之力人知是謂配天古之極之道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故達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知其其不敢進寸而退尺捨後且先是謂行無行榮中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故善者果而已禍莫大於輕敵名與身輕敵幾喪吾寶於欲得故抗兵相

加衷者勝矣是以兵強則不勝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甚矣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民之言有宗事有君知有之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自知不自見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自見不知知病自見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進道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廣德若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不知常無厭其所居心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善抱者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夷道自愛不自貴上德故去彼取此

任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者此兩者或利或害與善之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常有司是以聖人猶難之唯施天之道不爭而善勝道法不言而善應自然不召而自來

動善綽然而善謀能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時之所惡

制威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畏威若使民常畏死使大知者而為奇者其然吾得執而殺之則殺敢於殺者殺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不知病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其事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天下多忌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法令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多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無道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知其死也堅強則死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至也其死也枯槁非道故堅強者死之徒強者死柔弱者生之徒不強則共是以兵強則不勝不勝木強則共不強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古之善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用之而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損之
而益之損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實其心
之道則不然反矣損不足以奉有餘於夫者同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不積既
有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天地不仁以功成而
不處其不欲見賢大成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而攻堅強者莫知
能勝柔之其無以易之天下柔弱故柔之勝
剛弱之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能
知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知常
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處衆人之所正言
若反與物反矣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大小多少
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不仁以
有德司契道者同無德司徹道者無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善者善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民不尚賢使民之器而不
用得之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治政善雖有舟
車無所乘之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兵無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復結甘其食美其服安
其居樂其俗民自富鄰國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欲以靜天

顯贊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者吾信之不善者不
辯辯者不善善者吾善之不知者不博博者
不知少則得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常
救既以與人已愈多救物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德之

道德真經註卷下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息 齋 道 人 解

道經上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

常者不變之謂也物有變而道無變物之
變至於念念還謝俯仰之間未嘗少停至
所謂道則無始無終天地有盡而此道無
窮是之謂常常之爲道不可行而至亦不
可名而得使其可行即非常道使其可名
即非常名自未始有天地而真常之理已
具於無名之初故無名爲天地之始及天
地既判高女之名生萬物自是而滋故可
以名者物之母也聖人體真常之道以出
入於有無之間故妙者大道也無也微者
小道也有也吾欲觀其妙則與妙同入而
歸於無吾欲觀其微則與微同出而游於

有妙即微微即妙有即空空即有其本同其末異故同謂之玄不獨此也至於玄之又玄即能使衆微之間無非衆妙是謂衆妙之門言其於微妙有無之間無棟樑而皆妙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微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此章言吾之本性自未始有物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善孰爲不善及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爲美然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爲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

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必立於物之先順物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爲非我之爲順物而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居於末而居於先以吾所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不能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有矜有伐即爲尚賢有愛有取即爲貴難得之貨有見有色即爲可欲以一身言之心爲君耳目鼻口手足支體爲民上有所

好下必有甚焉者我以矜伐先民則民各矜其能矜而不已則其勢必至於爭我以愛取先民民各取其取取而不休則其極必至於盜我以可欲爲心貪得不止凡有見於前動於目無不欲得則其極必至於亂是以聖人虛其心弱其志強其骨實其腹夫心與志人之道也骨與腹天之道也聖人天而不人衆人天而不天所謂天而不人者心猶腹也志猶骨也傳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爲獸心而已蓋易足者腹難足者心聖人在天者其實如腹其堅如骨莫知所以實而實莫知所以堅而堅既實且堅則心不期虛而虛志不期弱而弱矣衆人則不然一於人而不天故爭奪取與心志內強心狂則貪愈取而愈不足是腹未嘗實也志滿則怠怠則不足與有然是骨未嘗強也聖人內守既明外不足以動內是使民無知無欲也夫有知則必雜有思則必邪物之所不能免聖人知不雜思不邪我能知知不能爲主是謂知

者不爲所知既真所爲不亂故知亦無知爲亦無爲以此施之國施之身則無不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冲虛而妙迫而取之若不可得故曰或不盈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物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故曰似萬物之宗古之學道者未嘗有進而必爲之志挫其銳者不必爲也未嘗有畏而不爲之心解其紛者無不爲也未嘗取善而爲美和其光者不取善也未嘗惡惡以爲非同其塵者不捨惡也湛然自住而不住於湛然故似或存吾不知其始故不知誰之子吾不知其先故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大仁不親雖若親而其仁無不徧小仁親親雖若親親而其仁有不徧矣故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初非物物而親人人而愛知已祭之芻狗若用非用若棄非棄若貴非貴若賤非賤其視物如芻狗其自視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不自知其生風風亦不自知生於橐籥故愈動而愈無窮橐籥必欲以仁親物則仁必不徧橐籥不以虛應物則應必不周今以言求言尚將恐竭而況欲以一身親萬物哉

不若中虛內守時然後言吾不知其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神藏於體猶山之藏谷故曰谷神虛以實爲體實以虛爲用谷神無體寓於有體而不死者猶其致養於玄牝也玄者天也於人爲鼻牝者地也於人爲口鼻以虛而納天炁口以虛而食地精故玄牝之門出入

精炁人之所以不死者以其根本天地也若能知其節制因其自然以不用用之常使綿綿若存猶谷之虛則神動天隨無不應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施地生施生之道在天地未嘗一日捨田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天未嘗愛其

施地未嘗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由其不自生萬物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然知此心不變不壞浩然與天地同流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爲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猶其所得以非身爲身故

天下之有身莫我若也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人所以不能成物者以其自私也我無自私故能成人之私物得其私我得其得是謂兩得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上善利物。不擇處。所苟有物。吾斯從之。故其善若水。上而雨露下。而江河不擇地而處。不擇物而施。雖汙穢之所。無所不周。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聖人之利物亦然。居不擇方。故所至於善地。心不自私。故所蘊爲善。淵施不擇物。故所與爲善。仁口無擇言。故所言爲善。信循理而行。行無不正。故其正爲善。治無心於事事。無不成。故其事爲善。能未嘗有動動必中節。故其動爲善。時蓋衆人所趨。聖人之所素。聖人之所有。衆人之所無。未嘗與物同途。故我未嘗有事於人。而人亦無尤於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知其盈而持之。不若未嘗盈之爲善也。知

其銳而揣之。不若未嘗銳之爲得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爲不善。而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盈而益貪。銳而益驕。金玉滿堂。不知其止。富貴而驕。未能驕物。先喪己心。是爲自遺其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猶此。況於人手。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載者。初也。營者。造也。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自初造。魄抱魂於魄。能使魂魄相抱。一而不離。乎嬰兒者。陽氣未散。內和以柔。非嬰兒之能然。乃專氣之効。不期致而致之。故專氣致和一而不雜。能如兒子乎。超然玄覽。非不善也。然此心未忘。則不足以語道。故能滌除玄覽。使之無疵。乎以愛愛民。愛始不周。以事治國。國始不治。清靜臨

民。民將自化。故曰。能無爲乎。陽動而開。陰靜而闔。一開一闔。變化所出。然動而不已。必窮。動已而闔。守靜養動。故曰。能爲雌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雖不涉事。爲然猶爲靜。塵所累。必能自知。無自然。後知不爲礙。故曰。能無知乎。聖人於物。生之若父母。畜之若子孫。然生而不取。以爲有爲。而不恃。以爲功。長而不自以爲主。非體玄德不能矣。

三十幅章第十一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身爲有。神爲無。神藏於身。以虛用實。故耳非虛。不聞目非虛。不見鼻非虛。不嗅口非虛。不納身非虛。不觸。故利雖在實用。則在虛。如三十幅以爲轂。非虛則轂無以運。埴埴以爲器。非虛則器無以容。鑿戶牖以爲室。非虛則室無以明。耳目鼻口集而成身。然五官非虛。不用神非虛。不舍虛之爲用。

大矣哉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能視色然目以色盲耳能聽音然耳以音聾口能嘗味然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然亦由能取而喪蓋神藏於內而耳目心口分神之用爲視爲聽爲嘗爲知若視不出色是以色奪視也聽不出聲是以聲奪聽也嘗止於味是以味奪口也心止於取是以取奪心也四者奪於物則目猶盲也耳猶聾也口猶爽也心猶狂也焉若返而求之使見不以色見見爲目聞不以聲聞聞爲耳嘗不以味嘗嘗爲口知不以心知知爲心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受而不取納而不留易足以無情非如目之無厭愈見而愈不足也目馳於外腹止於內聖人專內而忘外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何謂寵辱辱若驚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夫寵與辱皆非吾素得寵若驚恐其辱之將至也失辱若驚恐其寵之方來也故長寵如畏辱得寵如得辱故曰辱爲下知其皆自外來也何謂貴大患若身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則又何患身未可無思其不思則大患必有患未可免思其可免則吾身不亡惟貴大患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免患不獨此也故貴天下如貴吾身然後可以寄天下愛天下如愛吾身然後可以託天下蓋以大患爲身患然後可

以保身以天下之患爲身患然後可以保國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視之不見不可以色求也聽之不聞不可以聲取也搏之不得不可以形索也既不爲色形器之所囿則所謂元明者乃一精明耳方其未散混而爲一雖寄於明而不可謂明故曰其上不皦雖不可謂明亦不可謂不明故曰其下不昧未嘗須臾可離可去也故曰繩繩不可名雖歸於無物不可謂之無物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恍惚者出入變化不主故曰常之謂也其來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其去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試執古道以御今有

則今猶古也以今之猶古則知古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之謂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若各涉川猶若若畏四鄰儼若若若客渙若若若將釋敦若若若朴曠若若若谷渾若若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士之微妙玄通者其過物若若涉川不果於行也若若畏四鄰不果於知也儼若若客不自以為主也渙若若水釋不自以為固也敦若若朴不自以為文也曠若若谷不自以為實也渾若若濁不自以為清也人見其似濁矣靜而觀之入則徐清人見其安於不為矣動而試之則徐生惟聖人然後能養清於濁養動於靜故常清常動而未嘗盈言其得所養也惟其得所養故能以弊為新以常為變若以新為新則其成不終日而竭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下乃道道乃久波身不殆

虛者道之極靜者道之始故於靜言守於虛曰極蓋言學道者篤於守靜以為本極於至虛以為成方萬物並作五不與之俱作而徐觀其復所謂復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也凡人必假四大以成體地堅水濕風動火煖相合為身方其芸芸馳驅四大與物皆遷不知其復也及風火既離地水漸壞則此覺知依何而住乃知此覺外緣既散止歸自心心為身根由有妄想養成客慧故有塵勞不能自靜妄想既除客慧自息吾之心體本自湛然是為歸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命者吾之天也既識其天則不變不異知其不變是之謂常人之所以妄作者蓋由客慧流轉不知自心流轉不停而生禍害若以本靜元明照知客慧

不取流轉識之常常是之謂明內體至常譬如虛空不拒群相如是則容物物自容非去非取如是則公公則王王則天則天道則久愈久而愈尊愈大而愈光明故沒身不殆夫自歸根至復命非守靜者不見至若自容至久則非虛極者不能此首章所以先言之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若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上德下知有之而不能識之其次親之譽之則識之矣其次親譽不足則從而畏之其次畏之不足則又從而侮之矣蓋不親即畏不畏則侮自然之道天下之所以不信其上者非必下之過也由信不足於上故使之疑於下而不足怪聖人自信既篤猶若不言及其事成功立百姓莫知其所以致之雖欲不信之有不可得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我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而反者衆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爲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子子爲義而人以子子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切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聚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爲聖智者不自以爲智使聖

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爲仁義者不自以爲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衆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朴先民民見其見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息 衛 道 人 解

道經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若海濤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道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爲喜失爲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

未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其雅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相去遠矣。竊理為善背理為惡。去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便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衆者。衆人荒樂無典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為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游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者若無所歸。怨者若海漂者若無所止。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衆人識本達

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衆以為有。而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三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之有^四然後為有中^三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衆有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弊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感。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水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時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
然若強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以其常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手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至而吾無容心焉故同於道亦可也同於德亦可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內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況欲人之信已哉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德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跋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跋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過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芻豢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常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

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

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輟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輟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未有無跡言未有無瑕計未有無非筭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惟得道者行不有足故無輟跡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均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猶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選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

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為惡雖有多智極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雌雄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

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
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
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
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
朴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
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
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
是為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
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愛形於天地
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
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
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
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實有而我
始君之於是有為為挽之以有物執之而
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者反

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自可以行或
止可以隨或虛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
而壯或贏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舉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
為隨虛者為吹強者為贏載者為隳則雖

天且不可而況於人乎聖人因其自然知
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
去其泰使可行可虛可強可載者不至於
過而或隨或吹或贏或隳者不至於不及
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己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
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
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飢

鐘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
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
取強果者不父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
外為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
未嘗強皆由生於不得已也若得已而不
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
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
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
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
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實
辯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
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而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真位雖有高下

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惟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王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霖澍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一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驕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

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淨根漸返於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記号章第三十四

大道記号其可在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王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記号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狀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焉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惟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往而去未嘗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雖在形器之間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欲以止之轉止轉動聖人知其不可強止固欲翕反張之欲弱反強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聖人翕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惡哀樂之萌而極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返化化無窮則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鎮之既鎮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朴之心則朴非其朴矣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道德經義解卷之三

絲五

息齋道人解

德經上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則在仁而仁在義而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已為之則不可得而變故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之心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之跡矣上德無為仁是也仁近於道故曰人者仁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近於道故亦無為亦無以為降而為義義者宜也以義宜物

則有以為為不失宜為而未失又降而為禮禮者理也以禮理物苟莫之應而吾必欲理之則有攘臂而仍之者蓋不可得謂之道可得謂之德德在人謂之仁仁不失其且謂之義義以正物謂之禮故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義而禮自然之次也自道五降而至於禮五降之後不足觀矣夫禮由亂而作因其有長幼無禮則亂故立禮以救之然至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喪然則禮者亂之首也多知不足以為道由其多之惑亂本真知不從真浮妄無益然則多知者愚之始者故禮為忠信之薄而識為知道之華聖人處厚不處薄貴實不貴華故常不失道本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正極其致無不同知天之所以清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以正易曰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

異自異則絕物侯王絕物物亦絕之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為本耶輪蓋輻輳會而為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為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賞罰刑正合而為治賞罰可名而治不可名苟有可執其跡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皆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天下萬物生而爲有自有反無然後爲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有皆生於無有則必強反強爲弱則可以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隱无名上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雖衆人譏訾不能使之不慙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於有者天下皆是彼方以有爲實今遂告而有之非實而無之爲真其誰不疑且笑故不笑不足以爲道亦理之當然不足怪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

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而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非色之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其明若昧進道者自進非力之進外

不得而知其進故曰其進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彼以彼之平猶吾平也故曰若類上德無所不容彼雖怪奇譎怪而吾以一視之故曰若谷大白不汙其性苟性不汙和其塵皆可也故曰若辱廣德必有見於大苟見於大雖欲使之息不可得也故曰若不足建德者內立自性自性有立則接物必簡故曰若偷質真者不循於外外不徇則惟吾所之故曰若變大方無隅非廉隅可得而察也大器晚成非成不成可得而畫也大音希聲非聲音可得而知也大象無形非形器可得而執也中下之人方役其所見以議吾之跡以實昧實退實類實辱實偷實渝其不侮笑者幾希矣蓋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貸以曲成乃其小

小者爾非其實也上士知其無名略其貸而識其大故亦不可以議其名中下之士執其貸且成者以議全此其所以愈議而愈非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道生一方其爲道則一亦未生一既不生則安得有二無二則一不散故所以謂之不二言其未有一也及其有一即有二有陽即有陰有陰有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則有三至於三則无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爲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由其本生於道故末而不失道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

稱益損之生益也物之殫索者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惟損益同源故自損則必益自益則必損聖人未嘗益而自以孤寡不穀為稱蓋欲使人知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是謂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亦其應世之跡不得不然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物本非物聖者偽體也雖天之至堅其極必歸於無今天下之至柔已能馳騁天下之至堅況於無之真宣不足以破有之偽乎故無有能入無間無間者蹈水火入金石其猶不亡之謂也無為之為其為以道不言之教其教以天故無有能及之者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拘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於物愛多則我費物藏于我物聚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行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為之不可得也是以為常常故能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為天下正

成與缺沖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物之形似者也惟道無名以形求之皆不可得故雖成若缺雖盈若沖雖直若屈雖巧若拙雖辯若訥蓋其成不以形其盈不以器其直不以壯其巧不以心其辯不以口故世以形似求之皆不可得也蓋世之言道術末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

也惟清靜無為雖不求勝物而天下之物莫能勝之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不出戶章第四十六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出三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七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愛生取由取生有衆有橫生遂為無窮之咎若知取不必外

是謂知足則無不足矣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則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為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為道所以去妄故日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所以為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直全則無為矣至今無為則凡有為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為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今取天下乎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休休為天下淠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甚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蓋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為

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所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善而吾從而善不善亦吾從而善於天下無不善是謂德善信亦吾從而信不信亦吾從而信於天下無不信是謂德信休休然常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心有眼穿鑿取與不見太全故每為天下淠其心百姓用耳目所接者為明而不知其非明也聖人皆孩而畜之使不為非明所亂然則非明者宜釋氏所謂無明者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有生則必有死有出則必有入物之所不能免也今

以一人之身言之自少至壯生之徒者也自壯至老動而之死者也自老至死死之徒者也若以十計之則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者十有三自壯以上皆趨於死是生之徒止有十三自動而之死以至死之徒合十有六凡如此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也自愛其生而不愛物之生凡可取以厚其生者無不為也猶其生愈復故其趨死愈速善養生者則不然知生無生既知無生則死不可得死不可得則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無所容刃雖有生亦不生既知不生則知所謂不死矣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天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

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于子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道為物母物為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不離而道物為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達其原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

遺道者以人開其兌也兌者突也穴其突以濟其欲心蕩而精衰則物隨而喪必閉其兌塞其門神不外出旋元自歸自然子母不離道與物一矣古之至人保其身而身存者用此道也人之患在於不謹其小不養其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強故曰見小曰明知柔曰強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元明為本其末分而為視為聽為覺為觸者皆其光也道自本流於末學自末求其本故曰用其光復其明是謂襲常即本明光自明而光今以光歸其明故曰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來帶利劔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道不在知知者邪思也真道必明明而非知知不可及故施之不盡用之不窮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

道無窮休休然恐其施之不足是謂惟施是畏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為賊也使行於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甚除除者治也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甚蕪則心不治倉甚虛則行不修方且服文彩以眩人帶利劔以威眾積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是謂盜誇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事功者事過即已懷財利者利散即亡然使人如子孫祭祀不輟者非建道抱德者不能至也聖人以真道修身推其餘以治家以及其鄉於其國於其天下然聖人

以身觀身而意不在一身以家觀家而意不在一家以國觀國而意不在一國以天下觀天下而意不在天下各隨所寓因以所寓而觀之在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望而不薦以誠而不以物也其効至於下觀而化所謂以天下觀天下則下之化之有不疾而速者矣

含德之厚者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篇言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詳其本文前後皆然赤子然以此三物為不害赤子世固疑之于由嘗云虎畏不懼已者東坡云世未有見虎不懼則斯言有無無以見之又言有婦人置二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虎自山上馳來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以首抵觸庶幾一懼而兒凝不知怖

虎亦卒去所謂猛獸不據豈若此耶然至於手無執而自固陽無欲而自作號終日而不噉是孰使之然哉由其氣全精一和之至陽之極也人能養其氣致其和使其和不以壯而衰是之謂常常者物之自然非有能作者知常為常是之謂明知明為常明而益明是謂益生益生曰祥心能使氣氣不役心強不在物是為直強凡物壯則必老自壯以往失嬰兒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夫失赤子之心皆為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世之所有皆為夢境故知者不言知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為實說誦說終不離夢故言不知由其見之未至也塞其

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闔其人也挫其銳者治其內也解其紛者理其外也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无出入无内无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遠謂之疎而近謂之利而不喜謂之害而不懼謂之貴而不高謂之賤而不下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中國為一人者由其治自心出也我多忌諱則

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貧我以利示民則民多趨利民既趨利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技巧技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之以好靜示之以無事示之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子福所倚禍子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邪○
正復為奇善復為詖人之所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悶悶者無求於民而民不以巧應上故其民醇醇其政察察若有得於己而民以巧求免故其民缺缺天下之事禍福之相為倚伏所從來久矣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政察察者有失在民而有得在我我得則彼失我福則彼禍故自然

之理也昧者不知理道之正專以察為明以求僥倖之福遂使正復化而為奇善福化之而為詖人之迷其日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罰刑政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其奇者反而為正詖者變而為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此不可不知也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息齋道人解 絲六

德經下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之謂也謹與內闕與外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嗇故能早服內服其心外服其形寂然不動則德有所積積於不積則無不勝無不勝則無不治雖有國猶可也人知其可以有國而不知可以有國者猶其有本也本積既厚則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況其下者哉此所謂深根固蒂治人事天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

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國者聖人之餘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倖道通為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倖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未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於鬼神皆不能以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北牝常以靜勝壯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壯以大國而下小國則必得小國以小國而下大國則必得大國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小國小國不過欲事大國夫如是而

後兩者各得其所孟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國尤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奧者藏也道為萬物之所貴如奧之能藏物賢者以道為寶故樂得其得不賢者非道莫保故樂免其罪由其根於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於道則其美可市行依於道則其尊可加於人苟非人心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由人各根於道不幸而陷於不善則聖人亦何忍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非苟利其富貴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善還以斯善道之而矣使雖以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出一善言建一善行使天下之人不失其善則其利豈小

補哉由其以道覺民是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以其善者不目而得其善使不幸而至於善則亦足以自免於惡此豈不足以為天下貴耶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為無為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為所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為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大必

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諾事至而多易先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知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其安無不安而其持無所持故曰易持以不持持其安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

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即爲敗之有意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使其始不爲其始不執則求其勤且不可得而況於怠歟此世所以幾成而敗也。惟聖人以不欲爲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於色耳過於聲吾以不學爲學收視反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執之病哉。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

順

夫所謂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聽非聲爲聲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覺知有出於聲色之外者今遽告人曰爾之見聞覺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明民將以爲愚而憐之可也夫民之愚留礙於聲色不知自解吾方示之以無爲示之以澹泊且猶未悟而況欲以智示之歟生民之患在於多智智不以正其智爲邪今吾未能覺其邪而又以智示之是反開其僞也故以之治國爲國之賊儻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心機心不生則純白備謂之國福不亦可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未有我素朴而民多欲者是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由其與物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其言下之欲

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爲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

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者以形求也若以形求大雖至於天地

要其所止也天下皆爲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凡物不足以肖其似若有其似則吾亦一物其細已久矣然吾之所以能成其大者猶有三寶持而保之此其所能用大也一日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

三者非所以爲大然用大者皆莫如焉夫大不可以形求也大不以形而全其用故其大有不可測夫唯慈能救物物失其所雖蹈水火赴白刃有所不辭非匹夫之勇所能及也夫惟儉然後能施蓋吾之所

欲者愈寡則其所施者愈博非大而無當者所能及也夫惟不敢爲天下先然後遇物而不折蓋不爲先則所爲者皆應而已應而不先動不自我我雖動而人不怨非與事造作者所能及也勇依於慈故其勇不竭廣依於儉故其廣莫窮先依於後故其先莫敵使徒用其勇徒用其廣徒用其先則不終朝其死矣夫兵者不祥之器苟非以慈爲本救民於水火之中使人知凡所以殺人者皆惡焉吾未見其可也吾以

慈救民則天亦將以慈衛之

善爲事者章第六十八

善爲事者不武善戰者不怨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事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怨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爲之死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者勝矣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至於自言則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孟子亦曰今之諸侯苟行王政則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孔孟之言不過如此老子曰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曰兵者不祥之器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推此而言亦孔子之謂未聞孟子之爲王政也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若無足而行無臂而攘無敵而仍無兵而執此即孔子所謂我戰則克孟子所謂未有能濟者聖人之用兵每不得已豈有輕敵求勝之心哉若我輕敵而必爲之則是兵端自我苟有不勝則民不直其上故以兵相加抗日持久而不暴用其民者必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子有君大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大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宜不甚易知甚易行者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僞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

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同也知事之君則事之差殊不必疑也夫惟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此我之所以爲貴使我之知不出於衆之知則爲我者亦不足貴。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不知爲近真知知爲多僞則爲上矣儻不知知之爲僞而徒益其知則是以病爲藥其病有不可勝言者惟知知之爲病是以不病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不畏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爲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人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生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其實也我惟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其有愛使其有自見自貴之心則狹其所居厭其所生有不能一日安矣。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蹈白刃也勇於不敢者蹈中庸也故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兩者較之蹈

白刃者有害而人輕其害蹈中庸者有利而人不知其利此中庸所以爲難者歟輕於用勇人之所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之況衆人乎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渾然而善謀猶其惡於用勇也人自知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勇者或勝蓋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世之刑罰不足恃以爲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爲奇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爲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歸於漢此亦足以見

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於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若必欲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手者也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爲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也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汎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於道而涉於有爲無爲則去道不遠有爲

則吉凶悔吝隨之則益遠於道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哀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哀寡而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又能以已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不恃其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水無情尚以柔勝而況於物之有情乎書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三代當以是德民矣此之謂受

國之垢受國不祥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之不可以和猶火之不可寒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亦必餘怨以此爲善皆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於左契恩怨取於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聖人之治天下如司契者之求合大小長短彼覺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司契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則什伯之才用什伯之才用則大者棄矣民輕其生則遠徙而不顧徙而不顧則無所不爲矣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愛其生而不遠徙則雖有舟車無所用雖有甲兵無所陳復結繩而治之猶可使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各安其安雖鄰里相望而不往來必其衣食足而無求然後可以至此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必美美者未必信言之善者不必辯辯者未必善知之正者不必博博者未必知聖人於道無分毫愛惜之心惟淺狹者自以其淺狹而疑人以爲未必信未必善未必知或溺於美或惑於辯或流於博皆不能有得也豈知聖人於道如海之大施而不積既以爲人而已愈有既以

與人而已愈多恨世之人器量之微求於我者狹不足以與之也亦如天馬利物而天不害而物不爭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道德真經註序

絲七

道士臣榮言榮聞冥寂先天終天無以昭其景混成有物周物不足洞其微此則超繫象而玄邈筌蹄而杳杳運陶鈞之運跡理歸虛應恢匠導之幽路義在靈圖是以賴卿仙籙神交帝象之先苦縣真宗歷發皇靈之育五千垂裕玄風表於配天雙柱流積紫氣彰於御極伏惟陛下玉宸纂聖金闕應圖榮光從皎鏡之彼祥烟霏獻壽之嶽塘神汾水撫洪鈞而獨化問道河濱施上仁而不宰靈洞真文躬勞聖敬仙都秘牒親紆睿覽凝貫庭而體妙浴玄牝以流謙故得霓裳息有待之風銀海截無為之化謹案經文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云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前後靈證有若合符今古師資不詳幽旨當由皇靈未親聖德凝寂今天啓之心昭然顯著實所謂兆太平之玄化發揮百代之前勸無為之至功摘祥千載之後宜止河圖錄籍空傳漢后之名昌戶丹書纓

表姬文之字其言澹而妙其理幽而遠亦猶仰之於羲和六虛均照濡之於上善萬物斯洽是以往之賢俊爭探深隱魏晉英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齊梁道士違懲勸於非迹之域雷同者望之而霧妄唯事談空述方者仰之以雲蒸確乎孰有或復但為上機則略而不備苟存小識則繁而未簡遂使此經一部注有百家舊猶亂擊於仙風徑渭混流於慧海佐時導俗時有闕於玄關微有洞空乍未開於虛鑰臣榮述

苗玄肆名本丹籙漱清流而心非止水抗幽石而鑒珠懸鏡淹留丹桂風微耳於薰風舞詠青溪空曝背於唐日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亟參高論未展幽誠以夫巨壑三山從麟洲而未測通泉九井仰龍德以如存敢罄庸愚輒為注解自惟夕惕竊喜朝聞然緘蠡議海信阻量於鼉波而獻鎮于雲庶成功於蟻壤寧髣髴於衆妙希罔象於玄珠塵黷旒辰懼深水谷無任惶

恐之至謹奉表以聞謹言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經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道可道非常道

道者虛極之理也夫論虛極之理不可以有無分其象不可以上下格其真是則玄玄非前識之所識至至宣俗知而得知所謂妙矣難思深不可識也聖人欲坦茲玄路開以教門借圓通之名目虛極之理以理可名稱之可道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非常道者非是人間常俗之道也人間常俗之道貴之以禮義尚之以淳華喪身以成名忘已而徇利失道後德此教方行今既去仁義之華取道德之實息澆薄之行歸淳厚之源反彼恒情故曰非常道也

名可名非常名

名者大道之稱號也吾強為之名曰大哉名非孤立必因體來字不獨生皆由德立理體運之不墜包之乃無極遂以大道之

名詔於大道之體令物曉之故曰名可名也非常名者非常俗榮華之虛名也所以斥之於非常者欲令去無常以歸真常也名有因起緣有漸頓開之以方便指無常以契真常陳之於究竟本無非常之可捨亦無真常之可取何但非常亦非無常既非無常亦無常亦非非常非無常也

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

道玄德妙理絕有無有無既絕名稱斯道然則虛通之用于何不可是以非無而無無名為兩儀之本始也非有而有名為萬物之父母焉故道生德畜其斯之謂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人之受生成實始於道德同稟氣於陰陽而咬味異其靈靜躁殊其性若也夫心寂路濯志玄津可欲不足亂其神紛銳無能滑其意靈臺皎而靜玄鏡湛而明則可以照希微通要妙此無欲行也若未能遺識情在有封馳騁於是非躁競於聲色但歸有為之事跡豈識無為之理本此有欲行

也微跡也歸也來也此謂依道德以為行觀妙理以入環中失虛靜以為非添羅法而凍微來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近而言之有欲無欲兩者也此謂人也共受五常之質俱懷方寸之心同也然聰明而恬憺洞徹道源則稱於妙競前識而紛紜迷淪俗境則稱於微此異名也遠而言之聖人欲暢清虛之理遂以道德為宗是以此之一章咸明斯義雙標道德故言兩者混沌理一則所以云同自靜之動從體起用故言出道生之功著道也蓋養之義彰德也道德殊號是曰異名也

同謂之玄

虛寂之道深妙之德恍惚非易測冥默本難言無能名也寄曰同玄玄之妙也無物可達唯道與德可以言玄故曰玄德深遠至道玄寂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德杳冥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

有無寄言象之外記有無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借玄以遺有無有無既遺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可致其源家靡無端虛通不礙總萬象之樞要開百靈之戶牖達斯趣者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美樂也言人之稟性咸不能以道為娛而以欲為樂樂不可極樂極則哀來欲不可縱縱欲則傷性故曰人皆以色聲滋味為上樂不知色聲滋味禍之大機既為禍撲復為哀本滅性傷身斯惡已也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天下地上君子小人並寡能虛心虛已而各縱欲縱情情性之愛雖復不同冬性情情同有愛愛名則以名為善愛利則以利為善以利為善求利不以其道以名為善徇名以致亡身稱情雖以為善亡身是為

不善故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上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下此斯不善已也

故有無相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從無出有自歸無故曰相生

難易相成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難起於易易成難也易由於難難成易也

長短相形

夫物離之則無大無小聚之則有短有長

○太山秋毫之相殊白鶴青鳬之脰異故知忘之則無大無小存之則有短有長也

高下相傾

傾危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高以下為基下亦危於高也下之賤也猶乃危

高貴之貴焉誠能滅下失道則高下相危得道則君臣俱泰

音聲相和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譬之宮商更相唱和夫調高則絃絕

上躁則下急是知五聲和則八音克諧其政和則其人歡悅故曰王者人之師而下取則

先後相隨

君先而臣隨父先而子隨故為君父者不得輕躁而失道心宜重靜以契德也

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

緬觀萬古或澆或淳遐覽百王時步時驟未有紀尊號於金簡照聖錄於玉篇皇上

○應千年之運隆七百之基不用干戈樂推無厭是以宗聖遠彰於未兆先定於無形

故言是以聖人治處無為之事也猛士上將承威以定四方宰輔阿衡論道而清百

揆化不以言故云行不言之教也作者云云動作也四民各安其業萬物不失其真

任化自然無所辭謝

生而不有

付之於獨化日用而不知也為而不恃

以萬物爲芻狗不恃德以爲功
成功不居

雖有榮觀宴處超然遠之問道執於裏城
疑神遊於姑射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至道彌綸於宇宙上德範圍於兩儀雖忘
功用百姓戴之垂拱而清九野無爲而朝
萬國疑神常湛故言不去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貴賤將玉石同塗賢

者與愚人共貴此大道之化無爭者也夫
賢當於位賞須以功愚受於役罰須以過

若賞賢過度則極以驕奢役愚越分則困
於貧窶驕奢必欺侮戰窮者亦能聞則忿
爭生也是以日月曜彩不爲賢不肖易光

天地覆載不輕仁爲善不善改度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棄十城之壁擲千金之珠視如瓦礫豈有

監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耳不聞鄭衛絲竹之聲眼不見褒姒妲己
之色洗心滌已遺情去欲豈有亂乎
是以聖人治

皇一積德積仁盡善盡美老君欲重揚聖
德故亦言之也

虛其心

除嗜慾絕是非遺萬慮存其一

實其腹

道實於懷德充於內

弱其志

心志柔弱順道無違

強其骨

唯道集虛虛心懷道道在物無害者得成

仙骨自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

爲則無不治矣

上扇無爲之風下行淳樸之化下從於上

上下皆安則無不化之化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中也盈滿也道非偏物用必在中天道

惡盈滿必招損故曰不盈盈必有虧無必
有有中和之道不盈不虧非有非無有無
既非盈虧亦非借彼中道之藥以破兩邊
之病病除藥遣偏去中忌都無所有此亦
不盈之義

淵兮似萬物之宗

海深故百川朝而歸之道深故萬物宗而

奉之

挫其銳

前識傷性長惡害人銳也虛懷忘己以道

折之挫也

解其紛

可欲亂正得失滑心紛也遠彼忘我遠欲

制情解也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光而不耀溫而不緇和而不眩於體同而

不累其真故知湛然清靜而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深其真虛无之淵迎隨之所不能知終
惡乎而可定故言不知誰子開自然之治

12, 8, 1, 4, 3

聞之以三才運造化之功羅之以萬有考之事用在天帝之先象天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長短相形是非相對理自然也仁愛也有愛則有憎天地无心絕於憎愛以無愛故

故曰不仁芻狗者結草為狗古人祝所用已而棄之言人於芻狗用之不以為愛棄之不以為憎喻明天地暖然若春氣之自和生者不以為仁凄然若秋霜之自降殺者不以為義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聖人無心與天地合德不仁芻狗義可知矣雖思需草木澤被豚魚宣風闡化必先於人故云百姓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排橐籥與管屈竭也間中也夫橐籥中空故能出聲氣而不竭天地中空故能生品物而無盡言人若能虛心空身運用智德無窮極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窮困也若言當理滿天下而無過言而中亦出口而禍入禍云入也是困窮然禍福在當與不當得失非多言多則數窮欲戒多言之失勸以守中之得使無滯教內契忘言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河上以為養神乃是思存之法輔嗣言谷中之無此則譬喻之義雖真賢之高見皆指事之說也今則約理嘗試言谷室也玄道也牝靜也夫有身有神則有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流動無常宜得言靜若能空其形神喪於物我出無根氣聚不以為生入無散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此則谷神之道也生死無常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玄牝之義也

玄牝門是為天地根

道之靜也無形無相及其動也生地生天氣象從此而出名之曰門天地因之得生號之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妙也玄牝之道不生不滅雌靜之理非存非亡欲言有也不見其形欲言亡也萬物以生不盛不衰不常不斷故曰綿綿也勤者苦也得玄牝之道運用無窮無為逸樂故曰不勤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絲八

道經

元天觀道士李榮注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日月迴薄虧易之運難停陰陽慘舒寒暑之期易往萬物於焉不足兩儀所以獨長故標天地之德問乎長久之由莫不彼無心不自營生也言人若能法天地以無心不自營以厚養仙骨冠金石以長存惠命。絡方圓而永固若不能泯是非以契道遺情欲以疑真聲色聾盲於耳目香味因美於鼻口形勞於外心疲於內則百年同於朝露千金齊於暮禮故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忌情息機者少遂欲乖真者多唯聖人能知行此行謙退以居物後德尊所以居先存道於是外身身存自與道合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凡情幽滯靈識疏通無至公之心有偏私之行尊己而加物厚身而薄人欲先而不能超物須存而報體已亡聖人無心欲居物先自然在先無情欲得存固自然存故曰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理本深遠難可測知善人修道行亦微妙故借於水以為喻焉水能潤物道能濟人故言善利水則決壅任人道則大順平等。故言不爭物多惡下人多愛上今水流趣下道行謙退故言處惡幾者近也水性與道相近故取以為譬焉

居善地

水不擇地隨處俱流行道之人所居皆善也

心善淵

水心靜而明人心虛而鑒也與善仁

水洽於物仁惠於俗

言善信

水之鑑物妍醜不失其形仁者為言終始不乖其實

正善治

太平莫盛於停水無偏不越於善人

事善能

水之無用不成君子何為不可

動善時

水冬凝夏溢不差其節君子相時而動不失其宜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水本無心人能虛己不與物爭自然無過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欹器滿而必傾奢侈極而必敗若欲不傾

不敗唯有不驕不盈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尊則議廉則挫銳意出羣為人所辱難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無趾自爾陳行水火之灾莫之能却盜賊之來難可固守是知貪而聚者失理也積而散者合道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積貨不能散乘貴以陵人咎自内生非自外得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陰陽逆代涼燠推遷物無恒理天之常道若貪榮不退必致危亡二蹊所以見機四皓於馬長往達於物理合於天道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運也營護也魄身神也一道也人者神之車故言載身清則克免安心濁則具神遠絕慮以守神故言營灰心無有二故言一智將道合神與形同故曰無離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一身心則純和不散專氣也得長生之道致柔也未識陰陽之合無復是非之情能嬰兒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浴玄流以洗心滌也蕩靈風以遺累除也內外圓靜同水鏡之清凝表裏貞明絕殊玉之瑕類也

愛人治國能無為乎

居上不能自化必藉於人化物理人事資安靜但有為而躁動者傷物也無為而安靜者愛人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有四時之門青門開而暄赤門開而熱白門開而涼黑門開而寒今之小人暑雨祁寒皆生怨嗟此不能靜也闔閉也一門開三門閉雌靜也聖人神凝於太漠智寂於虛玄死生否泰不能驚水火寒熱不能動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智周萬物明齊兩曜四方皆照為四達也照而常寂光而不曜遺識混心能無知也生之畜之適生之德畜之聖人同道德之生畜長黔

黎於淳化養庶類於自然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忘功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德之德深而且遠故言玄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外也轂內也內轂空故外輻湊之聖人虛心億兆歸之無者空虛也車形雖有賴無為用若車無空處其用不成今用本由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借此為譬以況理教教具文字為有也理絕名言為無也教之行也因理而明理之詮焉由教而顯理因教顯無教理無所寄教藉理明無理教何所說既知理教之相由足體有無之為用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作器必須知泥泥調則器可用修身理宜鍊行行潔則道可成埴和也埴土也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為室內不空虛外無戶牖其為用也不亦難乎為道內既閑昧外復聾瞽以此求道

理非易乎室開戶牖有用也人生慧解道成之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單有而無無有不得爲利單無而無有無不得爲用明有因無以爲利無因有以爲

用既識有無之相因自知羸妙之相藉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目雖能見眇色不已喪其明耳雖能聞淫聲無倦失其聽口雖能嘗察味而後乖其養喪失也然盲以不見爲義聾以不聞爲義有目而不見其人大聖言也有耳不聞希聲之廣樂微妙之靈音聾也口以知味爲用若貪俗味失於道味故言爽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縱之於畋漁太康失業獵之於名聲張毅於病狂之大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美色重寶難得也以此亂心傷行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虛心而內實爲腹也反聽而不言不爲目也有累之業遺去也無爲之道來取也

寵辱若驚

官高而慮危賤極而多恥皆懼也

貴大患若身

夫外其身者得失難駭貴其身者寵辱易驚若也貴身即有大患故言貴大患若身也

何謂寵辱起寵爲下

釋答也寵爲貴應言上辱爲賤應言下令

說寵則知有辱言下自明於上不能具出略舉也若依文而解俗愛榮華以寵爲上居上近危榮來辱及寵乃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寵則榮來辱便枯至得之與失並悉皆驚

唯虛澹之人不駭其處

是謂寵辱若驚

此結上義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也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

解也有身帶榮悴之病兼生死之灾故云大患也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虛已忘心無身也是夫患累起在於身身苟忘也則死生不能累寵辱不能驚何患之有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太上貴德不貴身明王愛人不愛己苟能知此則可以長久也若貴身而賤物愛己以憎人不能同天地之不仁齊日月而均照則寄託而已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遠乎哉眼所不見聖人體之獨見曉焉名之曰夷夷平也大道甚夷坦然善謀也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耳所不聞聖人洞之獨聞和焉名之曰希玄教難過希言自然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大象無形難可搏觸聖人玄悟了達虛元

故言微微者機也無也動而應物機也妙絕有名無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希微夷三者也俱非聲色並絕形名有無不足詰長短莫能議混沌無分寄名為一

一不自一由三故一三不自三由一故三

由一故三三是一三由三故一一是三一

一不成一三是一三三不成三三不成三

則无三一不成一則无一无一无三自叶

忘言之理執三執一翻滯玄通之教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乘乘不可名復歸於無

物

皦明也昧闇也乘乘猶泛泛也乘物以遊

而無繫也言乎至道不皦不昧不可以明

闇名非色非聲不可以視聽得希夷之理

既寂三一之致亦空以超羣有故曰歸無

無無所有何所歸復須知無物無物亦無

此則玄之又玄遣之又遣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超有物而歸無物無物亦無色視聽而契

希夷希夷還寂恐迷塗之未悟但執無形

示失路之有歸更開有象無狀之狀此乃

從體起用無物之象斯為息應還真息應

還真攝迹歸本也從體起用自寂之動也

自寂之動語其無也俄然而有攝迹歸本

言其有也忽爾而無忽爾而無無非定無

恍然而有有非定有有無恍惚無能名焉

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有也有前可接無也無後可追迎之不見

非有隨之不見非無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御正也古道無為正也今道有為邪也聖

人持無為之道以正有為息澆薄之風反

淳和之化也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玄古之道難知無為之風罕悟上御下以

正下從上以敬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昔之道者難行也古之智士能修也道乃

機微要妙玄寂虛通行亦極細窮微不滯

無墮行與道合不測難知不可以言言

之者非道不可以識識識之者非真故云

不可識

大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容相貌也夫道既難思行亦巨識恐來人

無因體道學者不知立行下文略舉容相

以勸勗也

豫若冬涉川

履薄冰者恐陷在得生者慮危兢兢不敢

為非勤勤唯知進道也

猶若畏四隣

處俗行惡驚隣保以覺知志道從善懼幽

明以彈紕也

儼若容

為容唯事安然修道不宜妄動

渙若冰將釋

春日麗而冰釋玄風舉而累銷

敦兮若璞

厚而不薄實而不華

曠兮若谷

谷之虛也。容物而應。聲心之虛也。懷道而濟俗。

混兮其若濁。

心無分別。混也。與俗和同。濁也。懷玉無滌。握珠自明。似濁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安靜也。徐漸也。夫息動於心。而神自靜。莫撓於水。而濁自清。行之者少。故曰。誰能保此道者。不欲盈。

上未廣陳。道行以勸學。人人能守之。自得清靜。義存謙退。不事滿盈。夫唯不盈。能弊復成。

立身者。不志滿盈。匡輔務存忠正。雖老而還少。在弊如更新。學道者。虛心遺於聲色。澡慮蕩於紛累。雖於朽身弊俗。復得成於真道也。

致虛極。守靜焉。

其性靜而貞。其行清而遠。守之厚者。可得虛極之道。萬物並作。

凡物常人。不能守無為。以安靜為情之動。作去真。以從偽。失本而逐末也。

吾以觀其復。復本也。凡人失本而逐末。離淳以入澆。聖人抑末而崇本。反澆以還朴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物亦人也。根亦本也。言人以一心攀緣萬境。其事非一。故曰。芸芸聖人。皆勸以反本。故言各歸其根也。

歸根曰靜。

在末所以輪迴。反本寂然不動也。靜曰復命。

近而為語。強梁不得其死。名之中天。虛靜保其天年。是謂復命。遠而言之。動則有生。有死。失於真性。靜則不死。不生。復於慧命也。

復命曰常。

有死有生。故斷不死。不生。故常知常曰明。

迷斯理者。闇悟此道者。明。

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信道所行。皆善。天祐人助。故云。吉。背道從邪。縱情任意。觸塗妄作。為失當人。誅鬼責。故云凶也。知常容。

知常。達理等虛。空無所不包。故曰容也。

容能公。

正而無私。

公能王。

偏私不堪。宰物公正。自可君臨也。

王能天。

無心廣覆。運行以時。

天能道。

與天地合德。共道齊真。踈通无滯。動皆合理。

道能久。

造則自古。以固存聖。則永享無期壽也。

沒身不殆。

沒終也。與天為期。與道同久。終於此身永無危殆也。

太上知有之

太上謂上德之君德既不德名亦難名但以大人在上寄言太上而上懷道德於下无所須下皆自足於上無所奉君臣上下知有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下德之君有為迹起未能忘言上則親信於臣下下則稱譽於君上

其次畏之侮之

不能因萬物之化任自然之性設刑法以威之故言畏令繁而下欺故言侮此下古之化也

信不足有不信

夫為上也化之以道示之以信上能信下下亦信上上若不能信下下亦不信於上

猶其貴言

此中古之時也未能忘言借言傳意更相親譽是以重言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帝皇之道陰功成也無為之風著事遂也

前歷明三古言失道後德自淳至澆後重結之欲示絕仁棄義反澆還淳也道淺易親德高難見今聖化既深神功其測日用不知故言自然

大道廢有仁義

夫重玄之境氣象不能私至虛之理空有未足議迎隨不得何始何終乎盛衰無變何廢何興乎純粹之日彼此不隔於親疎靜恭之辰上下不彰於貴賤自然符會未待結繩蹈乎大方寧資書契時冥至一故言道興行偏廢之仁用裁非之義澆薄斯作不能行道故言道德廢時有澆淳道無興廢

智慧出有大偽

昏昏黜道之極也昧昧晦晦行之至也未能光而不耀故知飾智慧以驚愚競是非以先物是非迭起姦巧互生盜跖履之以為盜田成乘之而竊國斯大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

父子兄弟夫妻六親也彼此相須是非不

作長短相形好惡斯起和以不和標稱孝因不孝立名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義農之時未聞股肱之節桀紂之日始稱關比之賢故知旭日麗天星宿無以照其景時雨降矣浸灌無以著其功若君昏於上臣亂於下有能內輔其君外靜於寇忠名顯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絲九

元天觀道士李樂注

道經

絕聖棄智人利百倍

聖者人情之所仰智者愚人之所求非智

無以照機非聖何能宰物今言棄絕所未聞也夫聖人合道德本無名名生而物迷言聖不及於忘聖智出而偽起用智不及於忘智故須絕棄也然聖生則盜起智用乃賊來今言棄絕盜賊不起其利實多略

言百倍也

絕仁棄義人復孝慈

仁以愛物義以讓入雖曰立人之道實亦矯入之情今棄矯情之仁義歸天性之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絲九

握工倖之指息機械之心絕巧也擲玉毀珠棄利也但盜賊之行規之以利棄實無利寧有盜乎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文教也屬繼也夫大人之設教也莫不修凡以成聖從愚以歸智去害而之利今皆棄之於教不足未知學者何所措心是故繼以後文示令立行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樸本也萬境無染見素也守一不移抱樸也公而不黨少私也以性制情寡欲也

絕學無憂

夫志無爲之道則學無所學混之以愚智則得失未聞懷忘之進退則榮悴不驚抱

自然合道寧有憂乎存存爲之業者學非爲已懸頭刺股而競者名映雪聚螢所爭

者利權榮名之不立驚厚利之未來以此存心憂患生矣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絲九

禮對爲唯野應曰阿稱心爲善乖意爲惡

幾何言不遠也體道則百慮俱遺任真則

萬塗皆適實亦無逆無順不美不惡然有

爲強生分別偏私妄起愛憎不留心於道

德之鄉唯責人以華薄之禮悅心謂之爲

是不問賢與不賢潤已稱之曰能未論智與不智此則智者翻聞於不智賢者倒愚於不賢故曰相去幾何也亦言人性自然已足益之則憂夫進智以徇美與飾僞以爲惡事雖不同失性均也故曰相去幾何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水火可畏不畏必遭燒溺豺狼可畏不畏終遇於損傷故知人行愛憎而不已歸茲損敗貪名利而無息致此危亡今流俗滯

之有年溺之忘反悠悠華蓋欲出無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春

熙熙悅樂也太牢味也春嘉色也言流俗

衆人務學以規名聲縱情以昏色味悅之以色不知盲之有時適之以口不知爽之

絲九

有日遂憊老而愈溢勞形困而不休仍自

欣欣以爲悅樂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

聖人言衆人馳騁於有爲之境爲聲色之

所動我澹泊於無爲之端香味不能惑猶如赤子未識牝牡之合不知淫泆之情心無所在豈定有歸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俗人於清虛而不足在昏濁而有餘積財

貨以爲外累肆情欲以增內垢聖人塵埃

無除俗事都捐故曰若遺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俗人愚也自以爲智惑於情慾穢亂日以

至聖人大智若愚形神虛靜純白日以生

也

俗人昭昭

不知強言知內明於心外曜於物自言了

了故曰昭昭

我獨若昏

知如不知如將聞也

俗人察察

銳情於是非之境專心於得失之路也

我獨悶悶

遺心識自無分別忘善惡故曰悶悶

淡若海漂無所止

德宇恢恢心臺淡淡猶如大海風動波隨

漂泊東西終無定止

衆人皆有以

用有爲也

我獨頑似鄙

若愚人之無知同職者之不飾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食用也母道也人皆得意未假以言物既

失理聖人設教自春臺已下並是衆生有

爲之病聖人隨病救之皆用无爲之藥有

病有爲有元不同故言異也凡夫滯俗聖

人用道故言食母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道理也德物無不包故言容

也動皆順理故言從也亦言大德不由他

至唯從道來也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未知道是何物而今德從明矣大道幽玄

深不可識語其无也則有物混成言其有

焉則復歸無物歸無物而不有言有物而

不無有無非常存亡不定故言恍惚

恍惚中有象惚恍中有物

非有非無之真極玄極與之道剖一元而

開三象和二氣而生萬物也

杳冥中有精

至理唯一故言精妙體無變故言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寂乎無象感而遂通福善禍淫影響斯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閱簡也甫始也愚者無知凡情有滯謂杳

冥之理本絕因緣恍惚之中元无果報遂

今行善者有急長惡者不悛未識精而有

靈宜知真而有實言其中有信欲照理非

虛爲教衆生開方設教從終至始簡其善

惡之因自古及今閱其邪正之行忠孝者

賞之以爵過忒者罰之以刑舍貴空有彌

羅宇宙體既獨立而常存名亦湛然而不

去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以此哉

我何以得知大道自古及今從終至始簡閱於物分別於人度脫四生三代不失但以觀之於見在足知過去未來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外順於內內養於神物我無傷全也屈已從人身不失道直也謙退處下室也混而不獨新也理本是一故言少忘言契理故言得有爲焉堦羣典百端多士遂欲情亂滯教生迷故言惑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一道也聖人懷道故言抱一動皆合理可

以執物故言式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去分別而遺識智慧自明捐物我以全真道德自彰取其功而反失誇其德不長也夫唯不爭故莫能與爭

以我爲是指他爲非不能順人唯知道物起於爭聖人屈曲從物豁蕩是非不爭功

名與物無競故天下雖大誰能爭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不自專寄言古昔枉正少得不是虛言誠全歸身皆爲實錄也

希言自然

希少也多言數窮少言合道故曰自然道則非無非有理亦非少非多欲明多言之失真故借少言而合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迅風暴雨尚不竟日終朝輕驟多言豈得

全身遠害少言合理則十日雨五日風也多言有損則狂風暴雨也

孰爲此此天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

此舉大以明小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道者清虛無爲救人濟物若舉事皆從於

道德亦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德者畜養於物潤益於人人能行同於德

德亦得人也

同於失者道失之

不能行同道德體存仁義共惡者之爲非同罪人之受罰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德者德得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

跨越也徐行緩步其行久也企踵越分行不久也喻明謙卑退讓者可久長也跨企

矜伐者自危自亡也

自見不明自是不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

此非君子之行豈是忘懷之士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殘餘之食不可以爲饗贅之行之不可以

進道昏亂者愛斯行之爲是乃安之達理者惡此道之爲非故不處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有物者道也名之曰道故言有物然道之

爲物雅悅唯惚不可以有無議不可以陰陽辯混沌無形自然而得故曰混成自然之理運之以變化無形之內開之以氣象原其本則先天地生也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混成之道先天地生聽之不聞則寂寥無響搏之不得則澹漠無形喪偶而無對故言獨立湛然而常存故言不改無處不在周行也用之不動不殆也覆載生畜母之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天有形者立稱無象者絕名約通生而爲用字之曰道元一法而不包名之曰大理無名無名而名謂之強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逝往也即大求之而不得往也就往追之而不及遠也體之近在於身故謂之返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道尊德貴彌羅無外天能廣覆無隔於貴

賤地能厚載不擇於妍媸帝王控制通貫於遠近字育普均於貧富用各有主歷言大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寰寓之表自可絕言形象之中理生稱謂雖具萬品究之唯有四大大名既一用義難殊欲勸帝王抱式於道德取則於天地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夫爲人主者靜與陰同德其義無私法地也動與陽同波其覆公正法天也清虛無爲運行不滯動皆合理法道也聖人無欲非存於有事虛已理絕於經營任物義歸於攝化法自然也此是法於天地非天地以相法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大小俱輕不能爲於根本上下皆躁未可爲於君主是以一輕一重輕者以重爲根一躁一靜躁者以靜爲主故無爲重靜者君之德也有爲輕躁者臣之事也上下各

司其業爲君必須重靜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有道之主君人子物務於重靜不爲輕躁舉不失道動不離靜是以行必輜重居必攝衛不至危亡由重靜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聖人所貴者大道所寶者重靜雖有瑤臺瓊室之麗館身之所託者虛寂嫺嫺能燕之美御心之所遊者無爲情欲不足以累身華屋未能以惑已物無累者故曰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君宜妄動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前明重靜則超然無累今明輕躁則必致有損無累則上下俱安有損則君臣皆失也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錄十

道經

元天觀道士李榮註

善行無轍跡

七香流水之車動之者有轍千里浮雲之馬躍之者有跡不疾而速雲軒不蹶地不行而至鳳鳥本無跡言聖人垂拱廟堂不遍周至之轍賢士銷聲丘壑不削孔丘之跡也

善言無瑕謫

言必有中千里應非法不言有何過也

善計不用籌策

籌策者以算物數以道觀之物無不盡道非於數寧用籌策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門以關亦有閉有開若能以道制之無開無閉是以理國者以道百姓無以窺竊修身者以道聲色無由開鑿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用繩之者有縛有解以道控制於四方善

結也萬國共戴於一人不解也修身者必契於道故言善結抱一無離不可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一物失所慮軫軫納隍視人如子寧有棄乎真聖演經以開化赴感以導凡以道濟之曾無遺棄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始終用道故言常慶及萬方故言善德能廣濟故言救通言一切故言物

是謂襲明

善行五者人物兼濟承道而用是謂襲明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行與道合德能利物善人也人之儀表物之楷模師也闇者求明明者不求於闇受之以作役具之以束脩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此謂要妙

尊師重道貴也仁惠善誘愛也資之義當貴愛也若師不愛於資雖玄流而不潤資不貴於師矣患路而難反悟之者要妙昏之者大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不諂不驕在於中平君子之行也不靜不躁處於中和入道之基也故知懷雄猛之心者未可全真抱雌柔之性者不能志道今知性雄而守雌則不躁不速亦知性雌而守雄則不靜不遲不滯兩邊自合中道然行雄猛者眾守雌柔者少故喻明溪聲處下眾流歸之人士謙退道德歸之

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內無分別絕是非赤子之行也若常能守靜恆與德合是不離也小則無情大則有欲去大時之有識反小日之無知故曰復歸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大白若辱大智若愚晦以安身斯為法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差也不以智耀人不為名害己內雖潔白外實同塵立身者受祿無窮修道者成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有官有爵榮也無位無名辱也能知居顯不驕而守卑辱可謂包含一切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在貴如賤處榮若辱真常之德自然滿常德反歸故言復樸也

樸散為器聖人以為官長是以大制無割一氣未分樸也三才有位器也自無形以關有象故言散樸以為器天尊地卑之體既著君貴臣賤之體亦明樹之以君故云官長統御萬國故言大制上能子育下獲不傷故言無割亦明聖人開不言之教此即散樸為器也作真仙之主為官長也以道攝物物無不歸大制也慈能被物物得以全無割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夫無為無事可以攝天下也若以有事有為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若乃與天下之善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不處其功四海沐德以飲和萬物從化以

樂俗可以安大寶守神器若不知有為之非而執之以為是則敗失也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實或強或弱或聚或散

夫有為之法有前可行有後可隨一溫一寒一盛一衰聚之則接散之則離若行有為雖成必敗若用無為能弊復成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奢泰者即有為之事也逐欲為甚心存侈靡為奢極樂無厭曰泰聖人虛心知足去甚也見素抱朴去奢也忘歡而復樂足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忠臣輔於君上賢相理於陰陽以道勝於海內不以兵強天下之事上猶以道佐上自有道寧專用兵以道則彼此各安用兵則互相侵伐一來一往故曰好還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嘉禾不得植荆棘所以生此亦用兵之過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能用為善殺敵為果賊來侵我所以除之不以國大兵強專用為是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自大為矜取功為伐好勝不已示賢於敵謂之驕故曰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迫不得已從後應之義在除敵救人亦非恃力好戰矣

是果而勿強心定能不驕不矜行不得已者是果而勿強也

物壯則老謂之非道非道早已少而必長盛而必衰此物壯則老也明以兵為強者兵敗而必弱故言非道也是道可以常行非道理宜先止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精飾為佳祥善也兵者動有亡國夫人之患故言不善存者人之所愛亡者物之所

惡有道之主不處好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經天曰文止戈為武其為用也彼此實齊
禮樂所以並行水火故宜難廢用須得理
動必以時是以平居好生以左為重行兵

主殺以右為貴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兵雖可用多有損傷是木牙之所司非元
首之器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恬淡靜也王者用師有征無戰動不失靜
故言恬淡不好用兵不以為美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

君者人父母美兵好殺非謂養人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陽道貴生所以吉陰道貴殺故云凶也

是以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

偏將副軍不當殺故居左上將閫外以行
誅故居右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之所用義在救人哀失道悲其過殺古
者以慈用兵貴之以德賤之以器克敵之
後將軍素服主喪行禮受弔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有名之物垂悉無常今謂無名理歸常道
樸本也臣賤也常道妙本非大非小非大
而能大雖大不可貴非小而能小雖小不
可賤也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王諸侯若能抱道遐邇人物自然賓服
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守道則功格四表無為則乾坤交泰非唯
天地相合抑亦德合天地德合天地既知

甘露降亦知醴泉出此有道之化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上如標枝人如野鹿不須教令自然太平
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

自本自根生天生地始制有名也既得其
子以知其母子之依母天之理也故言知
止也

知止所以不殆

子依母物無傷害人依道理無危殆

譬道在天下猶川谷與江海

川谷上源而不竭必以江海為本以江海
為本復本而歸江海明人從道而生還須
歸道今不知歸失於本也亦言人有道物
歸之如川谷歸江海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聞而知之謂之聖見而知之謂之智然則
外難知者人也內難知者己也今鑒人而
知善惡智也照己而知得失明也知善就
君子如淦芳蘭知惡遠小人如去鮑肆知
得盡之以忠貞知失除之以悔悵此乃明
智也若乃清重玄之路照虛寂之門知人
者識萬境之皆空自知者體一身之非有
一身非有內豈貪於名利萬境皆空外何
淦於聲色內外清靜故曰明物我皆通故

言智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夫用力者力大則勝人用德者德高則伏
物進德修業自強不息不溺於非斯自勝
也修道者忘懷則外物無害故曰勝人虛

心而仙骨日強故言自勝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知分之人樂一瓢而為富貪利之者積百
萬而為貧飾躬勵已強行信道彌篤為有
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上乘所說本以教人依教修行不乖其理
也欲言不失其所理國者用之則國祚長
久修身者用之則性命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國王有道天清地靜人安神泰無復傾危
設令時遇災衰運逢也否居危而得安處
否而常泰以保於萬壽故言死而不亡者
壽修道者以百年將盡之身獲萬劫無期
之壽此亦死而不亡也然物則百生有死

人則有存亡者皆為天也道則不生而
能生雖生而不存不死而能示死雖死
而不亡不存不亡故云壽也但存亡既泯
壽夭亦遺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夫虛舟汎而不繫大道汎而玄通不繫者
無滯於西東玄通者寧封於左右是以入
毫芒而遺小彌宇宙而忘大影見非一靈
化難常物無不應何為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物之得生皆賴大道道則信之以獨化物
則稱之於自然能生者不以為功所生者
不以為德真之至理不相辭謝也

成功不名有

道之生物得以生成功也能所皆忘故不

名有也

衣被萬物不為主可名於小

生育普均覆載無二衣被也長而不宰不
為主也可言於小言不小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萬象輪迴不出無形之表品彙終始會依
虛寂之中故曰歸之可名於大言不大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同大道之傳育齊至理以忘功不滯
空有之端寧拘小大之域必定忘於小大

故言終不為大執則成小志則為大不大
而大故言成其大也

執大象天下往

大象無形無形者虛无之大道大執專也
持也能持身庇玄德之影專心駐幽寂之
門有造則物歸故言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泰

油雲布而萬物潤膏雨降而百草滋但以
被微物而有益是知歸大道而無害無害
之理其致云何身神不動曰安死生泯然

曰平彼此玄通曰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

五音之聲樂也八珍之味餌也百年寄身
過客也止留也依也歸往於道可以平物
情不悟少能依止乃留心於絲竹以此暢

情依身於蘭桂用茲適口不能執象欲奉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繁華者物情之所悅虛寂者人性不能安情悅謂之爲美不安呼之爲淡也

視不足見聽不足聞用不可既

既盡也目所見者色炫之於青黃耳所聞者聲惑之於宮徵心所貪者利昏之於珍寶寶雖爲利用有盡也聲雖可悅聲不遠也色雖可愛盲在近也故知止樂餌者有斯患也然恬澹無爲之道視雖不能見致之者洞視無不明聽雖不能聞契之者洞聽而更聰心雖不能計會之者運用而不盡道俗之好如彼利害之塗如此

將欲翁之必固張之

將欲塞兌而閉門愚夫不服縱其開兌而濟事困而後已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將欲息其雄猛之心縱其剛強之志柔弱生徒剛強死行苦至當止也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欲衰而更盛物極而自反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欲奪其惡惡行不除惡積滅身臨時自悟是謂微明

上之權道觀之則未似施教究理則極有潛資甚自微妙分明歷然有益故謂微明八十一章廣陳化道而凡情有繫所執不同以實示之而不從將權化之令知返玄教深遠左右宜之權釋辯於前實解彰於後欲喻斂之開經化之欲弱俗情強其仙骨欲廢邪志與之正道欲奪惡行與之善業

柔弱勝剛強

權道順之而不違故言柔弱必竟能制於

剛強故言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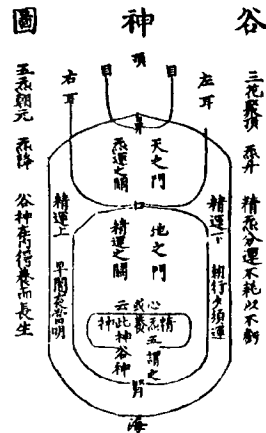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脫失也魚之游泳事藉於江湖聖人大寶理資於利器魚不可以失水失水則魚亡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殆故曰人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知執權之道不易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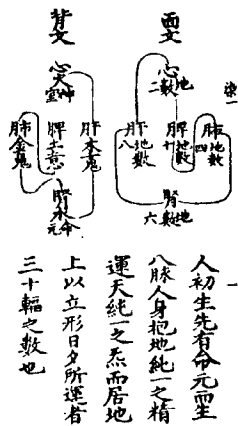
後文元闕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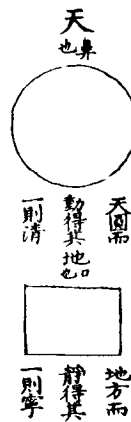


谷神者五臟所藏之神也。解此義者甚多。或指玄牝以爲心。或指谷神以爲心。皆非也。也要知神者即五臟之神。精不竭。炁不虧。則神有所養而不死。形之顏貌而有光矣。

圖 輻 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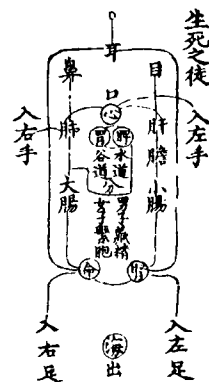
得 一 圖



圖一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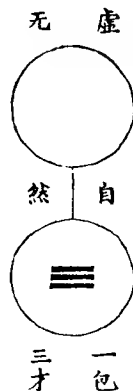
死入生出



畜德生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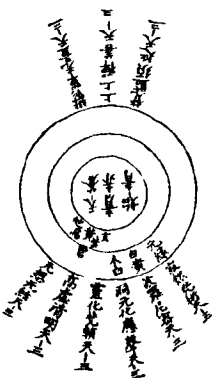


圖一 肇虛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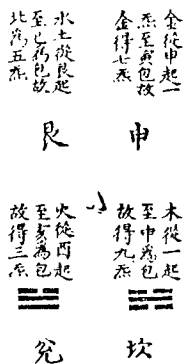
虛無大道肇生一氣凝爲混沌內含三才
三才既分上下莫位非因感觸自然而生
故曰虛無自然道本於虛而三生萬物以
應日用無窮極也

九天生神圖



青黃白各生三天三三成九天九天生
 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合上金火土三宮九
 天共三十六天開天元置品經云玄元始
 氣遍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為青
 光上生於天元為白光中生於人玄為黃
 光下生於地元始於此三色合生九光偏
 起法身光明洞煥今詳三清所生從三色
 中便分三寶皆原一氣所衍所以太虛摩
 一一氣分三建立三清氣色形象故三清
 謂之自然非父非母非陰非陽稟自然之
 氣而生三極之後太上老君歷劫應化示
 相於天上人間或託胞胎其本從三炁分
 光為三清也
 九色寶光
 始生混混為蒼光混生洞洞為赤光洞生

四始圖



土得五數乃本數也又土得四數兼水之
 一共為五土應坤爻分為十二亦曰一炁
 故開光一十二人以包為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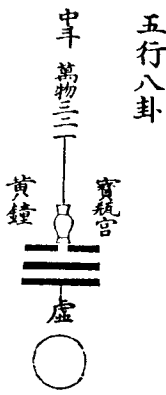
浩浩為青光元生昊昊為綠光昊生景景
 為黃光景生遯遯為白光玄生融融為紫
 光融生炎炎為碧光炎生演演為烏光又
 從此分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每天生
 八天即太皇黃曾等天是也四八三十二
 天為三界也合上四天共三十六天大羅
 中羅合七十二以應天地之數七十二候
 合上九天成八十一太玄方州部家取此
 數也

應心為用圖



王真人訣想二十八宿周徧形體以輔七
 政依此法數之宿凡十三度存想象一年
 之有閏計兩度交互數之一十二處皆存
 兩宿惟心存四宿共二十八此無他正指
 道生玄卿應心為用故擇四中主始於虛
 宿

道一生圖



氣候生死
 天之所以列三辰命萬物皆有道也道無
 終始而生於玄卿按二十八宿子當虛宿
 一炁反於黃宮復而後散散而後生萬物
 皆受命於此也故虛无是道道生於虛无

王元澤 字龍圖在學士七諱議大夫臨川伯諱勞作解

劉仲平 宋臣作解

劉巨濟 諱源作解即中

丞相新說 見八註中不載其名

劉驥 號清源子諱與丙寅作解

趙實庵 諱實字明舉諱道昇紹興壬申作解

邵若愚 號本來子諱與已卯作解

王志然 諱見獨大師乾道已丑作解

程泰之 諱大品乾道已丑作易老通言

黃茂材 宋知荆門軍事諱熙甲午作解

朱紫陽 宋太師徽國文公諱嘉字元晦慶元乙卯有楚辭詳證及語錄

詹秋圃 號漫叟作解

白玉蟾 號紫清道人解

廖粹然 號希夷大師作解

陳碧虛 諱景元號碧虛子已未造解

謝圖南 宋朝散大夫號達山天祐子諱祐丙午作解

林虜齋 宋翰林學士號竹溪諱希遠景定辛酉作口義

范應元 無隱齋公諱子作解

徐君約 宋鄂州諸軍料院諱景定壬戌解第一章

薛庸齋 諱玄大元河南

休休庵 號雲山絕牧史名德異至元戊寅作解

牛妙傳 通真大師前成都府萬壽宮知宮授舉號證明子至元廣農作或問

褚伯秀 古執道元乙酉作解

翁清中 實慶府教授元乙酉作解

楊智仁 號無物子至元丁亥作解

胥六虛 諱元一號六虛散人至元辛卯作解

李是從 特賜純粹先生號公仲子連解元貞乙未刻本

已上三十六家係全解削煩編次

張仲應 玉靖上相諱明道寶祐癸丑造解

張靈應 諱亞宋封神文聖武李德忠仁王造或問

已上兩家係鸞筆

蘇敬靜 前文林郎潭州推判院宋開慶進士張靜張起翁

本一庵居士 柴元阜

吳環中

已上四家係續補

什法師 肇法師 陸希聲 司馬溫公

太平光師 圓師 秉文

葉氏

已上八家係集註中所引

淮南子 司馬談 司馬遷 嚴君平

韓康伯 孫登 阮籍 阮咸

郭璞 梁簡文 傅奕 陸德明

成玄英 李若愚 張君相 楊孚

應吉父 張玄靜 馬誕 郭雲

董遇 陳韶 李奇 王尚

張嗣 王訓

已上二十六家係范應元所引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韓非子

已上五家係旁證

贊老子

大哉混元 超乎形氣 先天地生

而生天地 五千玄文 立教垂世

萬劫長存 道尊德貴

老子序說

史記世家節文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

史記世家節文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

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

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
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

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
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
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
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
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

下文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
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
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
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
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

注子官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
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
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
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葛仙翁序

老子體自然然而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
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
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
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津浩
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
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
光特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
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
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
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
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矣莫之命而常
自然惟老子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
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
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
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

甚竊竊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
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
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
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六人
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

太極而上達唱諸天歡樂則獲玄人靜思
期真則眾妙咸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
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
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清之不辱師之
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
傳教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
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
唯有道者實之焉此段未為純粹以其行之既久始存之

唐明皇御製序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
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
疆之社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
冊備記道家以為玉晨應號焉遷謂之隱君
子而仲尼師之緒經中其大綬問禮歎乎龍
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久之將問導西

極關今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
生畜之源罔不盡此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
國則絕於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
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比其大旨可得
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開緣息想處實行權

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
而言傳者矣其教圖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通
故遊其靡靡者皆自以為升堂觀其及其研
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
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
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
有無者言有比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
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
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又莊子曰
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乎通
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為德故經曰
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
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也然
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

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為
二皆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
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
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
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

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遮明精要不必定名
於上下也經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
也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
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
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杜光庭序

珠籙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
其一歷劫累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
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
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為造化
之本為天地之根樞氣分先生成晶素自五
太之首建殷商之前為帝王師代代應見即
鬱華綠圖廣成子壽國機表號是也三皇迭
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載鳥官火運
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

而干戈屢興阪泉有剪戮之師丹浦有專征
之旅智詐行而大機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
默希夷日以寔淳陶唐以耄期厭位虞舜以
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
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於舜經之旨

也道以無為居先德以有稱居次亦由三皇
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
裁非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體挫錫巧之
智斥用兵之暴抑諂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
以無為無事為理舜須力而行之窺凶舉相

明目達聰敷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恬和清淨
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為家各親
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
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殷湯甲之代降
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
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萬方
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
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
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
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等

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
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以內河上公章句漢文
註想爾二卷三尹喜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
辭居陳州何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武帝時
山陽王弼註字輔嗣魏時南陽何晏字平叔
郡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頽川鍾會字士
明帝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晉僕射太山平
祐字叔子注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
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沙門僧肇
晉時人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真白范陽
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草萊臣劉仁會後魏
梁裕名白頭前注二惠草萊臣劉仁會後魏
人隱居漢山無晉人河東裴楚思惠注二秦人
京兆杜弼注二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
卷梁武帝蕭衍注通德經四梁簡文帝蕭綱
德義清河張嗣注四惠梁道士臧玄靜
字道宗作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梁道士
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賓略注四惠與武帝
陳道士諸綽注五惠隋道士劉進喜注六惠隋
道士李播注二惠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法師宋文明
作義泉仙人胡超作義泉十卷道士安丘
歸五道士尹文操作義泉十卷法師韋錄字處玄
卷道士王玄辯作義泉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
主尹愔作義泉十卷道士徐逸注四直翰林道士
何思遠作義泉十卷衡嶽道士薛李昌作金
卷事兼洪源先生王觀注二惠道士法師
趙堅作義泉十卷太子司議郎楊上善注二惠道士
註其言史部侍郎賈至注二惠道士
車弼注七惠任真子李榮注二惠成都道士黎
元興作義泉十卷太原少尹通義郡道士任太玄
卷二道士冲虛先生殷中監申甫注二惠道士
道士張君相注四惠道士成玄英注六惠道士
州刺史王真注二惠道士符少明注二惠道士
卷二玄宗皇帝所註道德上下二卷注六惠太原
少尹王光庭注二惠道士張慧超注四惠龔
法師注四惠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
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
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虛寂莫不並探
騁室竟撒珠璣俱陟鍾山爭窺圭瓚連城在

握照我盈懷敷弘則光繁縑細演暢則彩交
編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零靄於丹田九轉
琅膏品榮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
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
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
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
任矣而總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
倫我玄宗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
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爲在
宥四十五年汾水粟城靡勞輟迹具茨大隗
自得朋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普萬寓爲華
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
家教象教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
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深翰未窮衆妙之
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疑難多暇屬想
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循身之
本囊括無遺外則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
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雨曜之色固
可李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
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

大風朱鷹之誦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實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普本源輒探撫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所元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熾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未息誠不知里粗備闕文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蘇頌序

子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子遊嘗與子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子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語也子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為我言其畧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以言之子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子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子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子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建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惠北歸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建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盡卷掩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子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乃於此涕泗而已

趙實庵序

混成之體冥於寂寥自用之功宗於氣母造形而上無無者俱隱而無下法而親有有者均而俱有善守則固無死地得一則洞化神機本自無親肖形者同夫不宰誰云有作造

化者票之自然以其行於萬物而為道不即不離有天下者號曰神器而不可執以其得於自己而為德或仁或義輔天下者貴夫清淨而不可撓道非難也簡易求之得於希夷之妙神變不測道非易也言默究之流於動靜之域其理全昧故有無二致可以同觀家國殊途宜乎一貫且二篇之義正標道德之宗九九分章爰象六陽之體鍊純陰於火鼎乾道以之混天下以無為聖主取則傳不云乎得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了乎斯道莫匪以心鑿破真胎失之用巧夫既如是果何守耶恬淡寂寞不求而自至果何得耶征行作為不迎而自隨元古之君施行乎天下而不知有道道乃無為衰周之時善誘乎天下而道有不知義不能從此吾師所以付授于尹君而莊列隨以廣明乎當世雖然仁義可以治世世之不治者惜乎仁義之不常道德可以鳴時時之浮偽者患乎道德之不講高明之道是故存於聖人中庸之言何嘗廢於斯旨上經曰可道

可名非吾之常道常名宜乎隱與而世識若上仁上義分無為有為之理亦豈放蕩而不收蓋三皇善用終日分不離五帝能奉奉天而有別下世流薄失之在人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惟能行簡易之道乃合吾清淨之宗夫如是則治天下者安有治亂之名哉善乎蓋公之言曰治道貴清淨斯道德二篇之旨所以作矣宋紹興壬申上元日玉壺堂書

黃茂材序

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上撓無極俯視乎八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嬰累其心今其書頗說治國愛民用兵行師下而至於平輿器用之微蓋多寓言焉老莊一也知莊子之為寓言而不知其出於老子故讀老子者每失其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而貴求食於母夫老子何取於雌與牝與母哉皆寓言也八十一章之中如此類者不一乃欲合於孔孟六經之文宜乎其相悖也余輩思此經有年矣專探老子之意為之註解意有未盡則引列莊及易與

夫道家之書庶幾鑿開混沌剖折鴻濛以示後學云爾

謝國南序

道德有經其來尚矣青牛紫炁之未交玉篋金輪之未啓也蓋已有五千言發先天之秘闡敷落之微玄而又玄神而又神非有道之士不足以知之老子八十一章言亦五千先後脉絡相與流通果皆自然之文推而廣之則修身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而治道成矣引而伸之則修身以鍊神鍊神以飛昇而仙道成矣張平叔詩云陰符寶字踰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自古神仙無限數盡從此處悟真筌平叔宣歟我哉雖然筌者得魚之具經者入道之徑魚得則筌可以忘道悟則經不過寄焉而已誦古聖人之言而不達言外之意猶為無益也黃庭內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功以為真又曰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學道君子心精專久而不替未有不成功特患專之不至而慢易乘之信之不篤而怠忽繼之此所以閱千萬人而

得者未一二也昔黃帝得陰符之旨於廣成
真人至于泣謝關令尹子開道德之妙於李
老君爲之泣拜何泣也驚喜之深而感激之
至也然則是書宜易見是理宜易知吾儕今
日當百拜而誦之終身而守之如獲至寶如
愛元氣其母忽諸其母替諸溥祐丙午上元
蓮山天飴子謝圖南強舞序于瓊臺

喻清中序

道之太原出於天天不能自言必待能言之
人以宣之而道之體始呈露矣苟無能言之
人則道終秘也夫天宜欲終秘斯道哉能言
之人曠百世而不一見也若吾老氏其曠百
世而僅一見者乎天以斯道而託諸老氏之
身身者道之寄也道寄諸身而形諸言所以
發天地之秘而洩造化之機於是乎有書書
以紀言言以載道五千言皆道也實不離乎
一散見於八十一章皆道也亦不外乎此一
以其精者治心以其粗者治身以其土宜治
天下國家皆自此一推之耳自專門之學興
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子雲有推排之譏班固

有慘刻之議遂使吾經終受屈僂之流異端
之列殊不思三教之名雖殊三教之理則一
昔蘇黃門註此書以寄東坡坡曰使戰國有
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
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是可
以異端之學少之哉欽惟天朝尊崇聖教扶
植人綱凡道家傳會之文東昇炎火惟道德
一經歸然獨存炳炳行世如日麗天豈非天
耶鄭衛黜而韶益尊堯樂窮而珠益見天之
意蓋有在也天既不晦斯道於昔而復大顯
斯道於今意欲是書家有而人得之人皆有
是書而不能口是書口是書而不能心是書
書云書云言語云乎哉因言乃所以會意得
意斯可以忘言古今誦說者幾人前後注釋
者幾家皆未能忘言者也得於彼或失於此
舉其蘊或遺其精終未足以會一家之全而
祛千古之惑僕竊嘗因其所已言發其所未
言援證必據之經傳議論必報諸儒先目之
曰道德經集義非敢求異於前人蓋天下之
義理無窮愈求而愈有得要便老氏復生可

無遺憾若夫僭竊之罪所不敢辭凡我同志
紬而繹之必有夢寐青牛翁於千載之上者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三

三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卷二

建寧府學正劉惟本編纂
前朝太僕寺卿孫承澤校訂

杜光庭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為天地原根老君乃玄元聖祖二經敷演綿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鏡自得述循身則松靈想爾逸執難追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闡顧蓋雷震於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五有否臧未盡發揮孰覽堂與以開元十一年躬為註解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八解正文於中大分為二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將釋下文約疏大科二段第一開章釋文總標門中又分為二○第一所詮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第二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理國理

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為吳主孫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第一教天子以無為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為乎又云我無為而人自化○第二教天子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第三教天子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第四教天子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第五教天子不以尊高輕天下經云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六教天子不尚賢不貴貨經云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人不為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第七教天子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八教天子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為而不恃功成不處○第九教天子無執無滯經云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第十教天子以謙下為基經云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為下又云善用人為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又云其政察其民缺缺○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又云兵強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第十四教諸侯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闕閤其民淳淳○第十五教諸侯不亂兵黷武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為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浮奢輕繇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民多伎巧奇物滋起○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第十八教理國修身寧行三寶經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

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強又云柔弱勝生之徒又云剛強者死之徒又云強梁者不得其死○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為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為本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功成不居又云為道日

損又云名與身孰親○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其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境不銜己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不知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為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第三十一教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第三十三教

人修身外身而無爲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第三十六教人理棄絕除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三十八門使盡其要爲存教義況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爲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爲臣之無道德如胃腹之無五臟理家之無道德如尸體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

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王元澤曰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事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者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音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而觀

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異名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始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能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爲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畧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然其說也又必寓之象象豈非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無所以賢者觀之愈者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

也蓋他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為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為用而以為無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畧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天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宜有無名者乎又以為常有欲也以觀其微大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欲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為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微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常名以無方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為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

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而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微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微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在中蘊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蘊言微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蓋天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對者無之有而常有非有之有而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真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事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為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微為其欲以

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為其欲以觀其微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微妙謂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驥

竊以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尹之請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後人分為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今復通而為一二論之因名之曰通論然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闕焉而不能議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形容其首章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以明道之不可以情求也未章終於信言不美善者不辯以明道之不可以言傳也難終難窮難測難識仰之彌高窮之益遠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原其大要不過致虛極守靜篤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開其兌而濟其事也古之善為道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心不散亂安在道中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原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根也歸根復命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復歸於樸與道同體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不生亦不滅無我亦無名存亡在已出入無間故隨迎莫見隱顯莫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所以能遺物離人而超然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也大哉至聖神人非此門而莫至知者難言行者目見力少功多與矣妙矣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若非深造自得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猶坐井以觀天豈足以窺道德之髣髴耶

趙實庵曰妙道沖虛先天立教至真華象龍溪開圖師資承化而之三劫運交繼而迄九每於太極方析渾淪天地開而事簡民淳三皇作而制器尚象無機無偽鳥有所謂禮儀漸劫漸衰爾乃散乎純朴豈經不作寔文未彰至言初授於有虞終成治世金口載傳於姬室大顯玄章雖累訓於百王又躬傳於關

令昔在明皇御注勸家藏之詔文載承徽廟聖言廣吾宗之盛典當時向慕如在始青奕世承休永光有截至于百家箋註壓軸盈車各極其心以詮密意自非明代莫遂遵行寔天之未喪斯文宜世也有與乎道尚悲元學久闕疏文故三分以列科庶聽觀之有總敢期妙道幽賜發明將釋此經畧以十門料簡初教起因由二序教離合三明宗達趣四天人宗承五三洞所攝六明經殊勝七明道運啓期八明通別九明酬因酬請十依文分判

初教起因由

傳曰法如平伏義而成平亮歷舜禹湯至周而大備幽厲之後周室浸微至老子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聖人不作處士橫議諸疾恣縱暴兵蠶毒民以糜爛老子閱周室凌遲人失性情欲使之還淳返樸歸之太古故作經惟厚忠信尚敦樸薄禮義絕聖棄智使後世之人復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老子與孔子同時孔子過周問禮諄諄之辭主信與謙孔子區區明言仁義徽環天下席不暇

暖而時君世主無能用者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世以老子在周衰之日不高明道德不知孔子當時明言仁義亦不能振於時哉蓋道者仁義之總名仁義不行又焉取道教起因由其在是矣

二序教離合

天下之言道者多矣殆不過有二說焉一曰道者虛無恬淡寂寞也一曰禮義法度政治也尚虛無恬淡寂寞者為高明循禮義法度者為中庸夫以高明者為超脫之流則隱於巖窟宿於枯槁世無所賴其澤是自損而不用於世也雖天下之大棄之如弊屣未肯以一毫累於其心超然物外謂之至人中庸者為治世之士則修禮樂正人倫謹權量制法度世所以賴其為治是行道而濟世者也既涉中庸視上古鴻荒未肯以一言載乎其書處於方內謂之賢人是二者定分之後直若水炭不相該實於戲是豈真知大道者哉不思之過爾夫高明與中庸同乎聖人之一道出於聖人之一心聖人全德一出處無

非內聖外王之道也。向所謂虛无恬淡寂寞，非徒爲去世遺累之學。以此三者養正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隱而未顯，故曰內聖。與事造業，故曰外王。虛无也，無用而爲衆用之祖。恬淡也，無用而爲天下之味。寂寞也，至靜而爲制動之機。德全於此，出而治天下爲可也。故物蓄而有禮，刻制以爲義，緣情而制法，觀天而爲度。然後出治之道大明矣。初豈不由性盡性，則知天性明，即通道堯典稱堯曰：欽明文思則堯之成政，謂之無爲無爲之功。皆本於道是豈道與世特分而爲二耶？情生於性，性裂爲情，水蕩爲波，波止爲水，其實一也。若謂高明之道與夫中庸更爲背馳，非吾聖人作經之意也。向所謂不思之過，爾老子以周衰道微，人失性情，故說上下二經語，夫大全以救天下後世之失，後之人不明其旨，分之以爲方內方外之學，中庸與高明之殊，一是一非，或去或取，三代以還，學者多方，或居一偏，或由一曲，不該不偏，豈能深明治道哉？殆非圓機之聖人，不可得而明矣。漢文以

敦樸爲天下先，區區僅治學室，以清談而敗俗，浸久而亡。吾謂道德爲難知，爲難行者，以此或者取其書而讀之，茫然而不曉，以謂非聖人之說，豈真知道德者哉？然五千言分其用，則有三：一曰無爲之道，二曰長生之道，三曰治世之道。謂大道爲虛无而虛无之中有治世之法，謂治世爲大道而治世即大道緒餘之功。至於治心養性，金液還丹之方，不可一理而推之，忘言爲盡慮，則知上下二經，胎含萬法，溫和方便，無所往而不通者矣。

三、明宗達趣

經曰：言有宗，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本也。序所以順其理，故曰：語道必有順序。語道而非其序，又安取道？先明宗趣，然後原始要終也。老子作經，先道而後德，莊子九變先明天而後德，次之。莊子之言，事之序也。故先明天老子之言，道之序也。故首曰：道，道以無宗爲宗，無祖爲祖。聖人作經，以因爲主，所因者道，以道爲宗，道性至玄，以常極妙妙極返無，故常道無名，常名無物，有復歸無，有無一致。

既升玄也，事理兼忘，既入兼忘，重玄始顯善惡，初分於六對，妙觀速轉於無爲，出則縱橫入而參間，道之大本實自無爲，色空存達人，之妙觀無事，覺聖人之生定，語非破妄，道必有留祛，除未盡，則不入空空，空空兩無而切防頑鈍，謂之清淨，須心月以明，明謂之無爲，存性天而煥若，此宗主空虛無物也。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空虛不毀，萬物爲實者，乃道分宗，派性命兩殊，性宗則破約歸真，命本則深根固蒂，從無入有，仙人存修鍊之功，自有入無性理，契沖虛之地，要其極致，道本無爲，欲明宗趣，以道爲宗，虛无爲趣，今分宗趣別有五對：一教義對，教說爲宗，義意爲趣；二雙明對，有無爲宗，同玄爲趣；三約已對，柔弱爲宗，自勝爲趣；四正因對，修真爲宗，長生爲趣；五神化對，敦朴爲宗，復古爲趣。

四、天人宗承

道與德同也，天與人一也，知同而同之，則大同知一而一之，則大一德知有道，則升德而會道人，知有天，則以人而修天道，香難知人

與天隔欲通之者必本於聖人聖人已矣則本之經圖致經而知道則自人而之天得意而忘象則由德而入道太上老君極道之聖人歷劫應化及乎周衰明道德以訓世經之旨以一代所主則戰國之時有小國以下大國大國以下小國之語至平屢言用兵為不祥之器皆以當世之事以訓時主及言常道則丹青萬世鼓吹百靈垂之無窮者也使道還隆古則返淳而復朴治心養性則返老而還童滌除萬行則微妙玄通天子修之則享太平諸侯守之則鎮邦國卿大夫守之則忠孝士庶人守之則純和方士修之則升真其家守之而善勝此人道之承流也

五三洞所攝

如富部以常道常名無為清靜無有入齋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既象帝之兆此皆無上大道非色象可緣又言六對不齊寵辱若驚後身外身不爭柔弱則中小之分又治人事天莫若嗇治大國若烹小鮮太上下知有之無為而民自化又近平常道分自修

之身及家國天下曰小以之大曰慈曰儉不敢為天下先從愛以及恭用兵以喪禮處之沉機有微明之語如上皆治身之教又谷神不死實腹虛心哉營魄而抱一精峻作而會神恍惚杳冥而有信與夫易知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此又進乎九丹長生之訣修鍊門中係上乘分由是則誰能定指其宗乘耶今詳味此經言命有事有理該貫總攝互相包含謂之頓而非無頓也謂之漸則漸亦兼言當此經性命混融自為圓教酬因酬請則尹喜為宗無論無誦總契經分大率道之一字已極虛玄至於修真養命鍊氣養神雖同超證之門大存制死之術固常融命理而入道證極道而無為故諸經則制命為先窮極五行變化

六明經殊勝

語道之大必師其全語神之功必主乎變有以道為虛寂魂滅滅亡木石同軀禽蟲類性豈能通其靈邪諸經出乎道而三乘互差一性味其莖而多歧競裂故示無為以不言聞

長生以關鍵推五行於隱伏辭藥石於寒溫明運度於興衰禁邪異於符籙經圖詁訣別趣殊宗雖同真一之門未躡俱融之理較量殊勝豈類本經畧舉勝因明十六種一以常而盡萬法二以玄而同有無三以示又玄為眾妙之門四以無為為有為之體五以不勝為大勝六以無樂而言樂七以有數而隱數八以大寶為神器九以退為進而用兵十以言無事而定天下十一以復季世而還隆古十二以大似不肖物咸歸之十三以抱一為治身治國之道十四以簡畧而包羣經十五不言性而性理咸著十六總包道德性命而一一證實以茲研究諸經理趣宜比大同妙用神工烏能備舉

七明道運啓期

天運靡常得乎時而道斯興矣大道無數同乎人而數所係焉舉自五劫晦明元導撫運三皇已降歷代宗承或去取之因時或興亡之在事學若軒轅靈錄夏禹傳符堯舜授經周朝顯述秦王漢武探求不死之方實后孝

文篤奉真元之教唐尊聖祖學舉玄網逮宋徽宗淵衷湛淨睿智光輝受帝心秘密之言續道祖將殘之命範傳金籙宮敵神霄製飛天法輪道藏之文訓混元皇帝道德之旨廣開元學詔督揭以三舍之科寵示道官賜掌教以近臣之秩至于天文寶籙詩頌符圖皆萬世之所未聞向一時而鋪張遽出人莫可議事是非常只因頹運之交疑有清談之失曾不知劫傳有日教亦待時漢祚隆而河上談玄唐室興而老君示現世將成治道不虛行益增靈爰之光當復太平之序度人曰四萬劫傳莊子曰萬世一遇欲求玄解姑用筌蹄披乘之人無忘大教

八明通別

凡經有通別通謂通序別為別序通序者論一經之太旨別序者經義逐章開陳若度人經前序後序中序有前章後章而隱語不在三章之類今當部若論通別當以道德為通八十一章為別

九明酬請

酬因酬請者當部經首無爾時老君在甚處為甚人說如無因請若致之經傳老君為關令尹喜說又云先為帝舜說今直指中周老君為喜說因為性命之本大因緣事也酬則酬喜臨關遮道邀駕請求妙訓是亦因請明者按西昇經關令尹喜見氣齋侍遇實為說道德列以二篇其事詳矣

十依文分判

經分三分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當部首無請問之語是缺序分末無信受奉行之語是缺流通分今特取葛仙翁序語為序分八十一章為正宗分道德推行於世並流通分又按靈寶經發題云凡經以極果為序以因為正以悟為流通

邵若愚曰道者以無為顯實有為特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為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內外若不明階梯罔純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為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大易

大易者未見氣也大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老子指一氣強名曰道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大易者虛無也因動為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為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混沌混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為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長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夫上德者體無為為用以一為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寶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為而為內德天下德者體一為用以陰陽為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

得一為正萬物將自實若夫一則徇五常百
行於事而為外德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
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
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為本也
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
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辨陰陽潛運而
為法術夫外德者從五常自行修於身孔子
謂之敏德而以行為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
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皆是也失之
則辨智巧華薄騁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
辱矣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
彌速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為而成以
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
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卷三

程泰之
意總

明總上

世之尊老子者曰聖智仁義治之有具者皆
不出乎下形而器者耳老子也者據道本而
治器原則是五三六經皆當受其覆冒也及
其有疑於老則又異矣曰天下所持以治者
仁義禮樂刑政如農人之耒耜工師之斧斤
也無是器則無是用使聖智仁義而可去也
則是徒手無操而望天下自治古今必無之
理也此二議者皆自主其見而不能參言道
器之本末者也若使道不藉器則老子所主
當專於無矣然而兵刑稅貨舟車械用凡道
之品器者悉將資以為治則是未嘗或能遺
有也不能遺有則是聖智仁義故在也安得
而云空不適用也若曰道之上乎形器者必
待老語與之開明則夫關太極以立乾坤造

書契以生禮法開闢以來未有能先易而言
者矣道若器固皆在易而何所待於晚出之
老子也則夫尊老子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
老子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知老子者
也乃若老子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與而
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
凡六經主於紀述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
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
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

明總下

或曰聖賢談道本以明世也苟如言則是
有懷不盡也曰是有兩說也其人未可與言
而與之言則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
則又能姑發其端而已也且如人心道心之
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堯則不能以授
非舜則不能以受也是豈容人人得預也一
貫之道惟曾子能出一唯而子貢不能也四
時之行百物之生子貢雖得聞之而亦不能
有復也至其性與天道隱於文章之中則雖
子貢初年亦遂不得預聞矣凡此之類是皆

六經論孟不啻究極者也若夫老子寫其起絕之見以期萬世而一遇大聖焉則所期者遠故不待親見可受之人而後始以其語授之也是故天地所始造化所起道德所底皆窮根極以暢達之立等級以次比之故儒之探妙實詳者非是則無即也課其功用豈獨不戾於儒哉是直儒倫之大助矣若能平心以觀識其矯而要其歸則三聖易蘊固已披展言下自詩書以往其襟要蓋當總是矣

有無

以形而言有無則自未為天地以上皆可名以無既為天地矣不以人物事為器具則皆當名以有也此以其形而命有無者也世人聞老子貴無而疑其表裏之皆無形體也則固不適於用矣豈知老子之謂有無也者道器交相輪載而不可泛以形求也哉且夫混成也玄也又玄也其深至於不可見聞搏執則其為無也極矣而天若地方且由之以生則此之一無豈不槩幽萬有也哉及其出而為有也天地之產是為人物而人物皆蘊元

氣也大道之派是為德仁義禮而德仁義禮皆函大道也則凡云萬有者又皆分載混成之一無也於此致察而後始見有無之本末也是故易之聲言大道也亦慮夫世人不知本末之相須矣於是合道器以為一初而隨

所形見以名其出也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猶曰一物之內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且非可析升降以為兩體也火之在薪也其上騰而虛者為焰下著而實者為炭焰炭也者正從一火而分升沉焉若曰上騰而焰者為火其著下而炭者不得為火則人人知其謬誤也此於道器上下之喻最其切近而易見者也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名轉為有無而上下之名變為妙微此特欲自立己則以示無所師承焉耳其理則無彼此之異也妙微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論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為之已有迹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灑掃上必有

下裏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子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也非樂其空虛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為道用也

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為無在器者為有其別尚易以見也及夫道已為器則有體有質矣體質具而真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子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難言也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虛實悉常對立則大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虛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中之虛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常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在車也正其有焉而實者也至於發軔輾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

運用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
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教也其曰有之以爲利
者猶曰管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爲用
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具也其具已足而
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輻轂者
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有也
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爲無也此老氏求
以無之而始爲已用者也是爲老氏超有用
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
如兵如刑者則亦不屑與明也是故恬淡慈
哀兵之則也恤賴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
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
夫恬淡慈哀宜其干戈殺伐之所有歟而夫
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刀鋸斬刈之具
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
則其主無運用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
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爲
我用而我常不爲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爲老
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爲無用之無也

有中之無下

是理也宜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
夫兩造交攻乃始爲訟兩軍相加乃始爲敵
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顧欲即其所從生
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尚謂夫片言
可以折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
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尚也何者不能超出其
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轡者其身必在甕
外而刺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舳艫之
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實有
於輻轂而遠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
即孔老之言兵刑而參配其有無爲則如此
而已耳孔老又嘗即器物而言運有之無其
理尤爲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甚言器
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帛
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爲禮也樂
之有和也非鐘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
能成其爲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
老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轂也禮樂之用

故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
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效
乎運轡者同爲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爲之
妙達諸治國而自詭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
翻變禮法而別爲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
凡舟輿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王之具
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
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樸鎮天下以無事
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
之屬雖可以爲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此
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立教不同故著
語五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始循大易本語仍
用大易故名而正爲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
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
矣惟其變道器以爲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
悉嘗蘊有也故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
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相疑議也
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爲然試於讀
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
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玄覽寡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沖其盈而不極閱其神而不示離其成而不居則求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為該貫而明者也。蓋剛之為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實而塞也。柔之為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通也。故通者可以運塞而柔者常能勝剛也。凡其知雄守雌欲奪而乎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者為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為而無不為者是其效也。方其運實主虛人皆不可得見及其效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總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

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實而用之者矣。而或以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邪與徐偃王不忍驅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譏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情諸無用。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其知言也哉。列子設為向國二氏致富之說而明夫同意向而異成敗者則曰向氏喻國氏致富之言而不喻其致富之道。則遂反為身殃也。其意正以況此也。八十一章固皆本柔為用矣。而其所從用之則濟寬者有制糾弛者有猛暗行乎其間也是故迷民之舍正而入奇也。則方廉直光實當交出而行制御也。豈其有柔無剛也歟。民皆賴生而畏死矣。猶有敢於為奇者且將執而殺之。則威當克愛者斷斷乎其無貸也。又如自夸其器之利而主其勝之可必者歟。弱廢辱姑其蓋之以柔耳。非專於柔也。故凡世之慕清虛而應事功者皆其守

道等

雌而未嘗知雄者也。則凡無古聖人之德以求為結繩舞干之事者無往而不及於敗也。易分有無則道器兩語而已。而老之有無等級則甚多也。自無以上有玄有又玄乃為衆妙之門。而常無者特可循以觀妙而已。若夫總衆妙而出之則必屬乎又玄也。自玄以及又玄即上乎道而為自然者是矣。自然云者莫之為而為其在天下自賓自化自正自富而不知帝力何有者是其效也。故老氏而取鄙薄聖智者主此地以駕其高也。由道將為德以後能常其有而不自入於有者一也。象也。樸也。之三名者是其總也。自此而出為天地造化為仁義禮智信則皆德矣。而五常之中每一德者又自分上下也。上德之品既極乎上而又有深於此之上德者焉。則又加玄以冠其上而曰玄德也。此之玄牝同之玄同覽之玄覽亦其類也。則名雖在德而其實已入手道矣。其詳如此。故言六經論孟者率來實區信非苟為虛尊也。試舉孔孟談仁之一

端以與老語對明則知儒語雖有分際而其
所立等級未及如老氏之察也蓋孩童之愛
其親與並井而救赤子固皆可名以仁矣而
九合一正者乃反未得確名爲仁也此在孔
孟雖有分際而亦未暇明立等則也至於博
施濟衆推之可極於聖而子貢尚疑其未能
充盡仁理也爲其等級差少而未達者不能
確定其則故也故六經孔孟必資老氏者其
槩皆類此也此非抗老而抑儒也老語主無
故能於道等加詳也若易地而觀則儒語之
詳於涉世者至老氏而又疎畧之甚也蓋所
主異向則所言隨以詳畧其勢使然非有彼
此之異也若夫老氏之無其當資藉六經之
有者則又人人知之不論可也

道序

下學而上達踐迹而後可以入室也有初有
終確乎其序之有定也世人待老氏太高曰
道之涉器者老氏不談也故凡其言之方及
學益者則皆引而致諸損已及無之後故書
指所及遂爲表裏皆無之無而不能爲無中

函有之無也儒老言道皆以道之及化爲聖
賢機要然究其化之所由致則皆有有可損
乃能化有及無也即此理而推之灼其可以
見道矣損之始乎學益也如炊秫傳藥以爲
酒醴也及其及成則秫藥變而甘滋見是固
化有及無之象矣然而古今嘗有不用秫藥

而徒水可以自變者乎若淺秫稻之爲室塞
而遽求五齊於徒水則猶未致學益而躡從
損始是爲不用秫藥而能憑空出化也益之
未致中不充實則用何爲地以受此損也諸
如此類大昌皆隨淺深而別言之世必有識
其淺者矣而其敢於自信者參會六經孔老
而見其無不契合也正使老氏復起此言亦
當不易矣

天人

凡言有無不過兩塗大道所居則杳冥昏默
是爲無矣自無而有自有而化仍復於無則
其有無之一也道學益損也者始乎有而終
乎無則又有無之一也前之有無則託諸陰
陽生殺既已爲物物又復歸其根者是在天

之有無也及其著諸仁義禮而爲德德之玄
者復合乎道則在人之人有無也二者同出一
本而其形見之地則不容緊同故老氏之語
亦有不分天人而於天人之有無混而言之
者知其本一而不必以彼此爲間也

明矯

老氏之絕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
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祭之爲其迹
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觀之則實
理著見不可誣矣易十三卦之尚象制器有
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者是黃
帝堯舜皆嘗相爲勑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黃
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援黃帝以主其教而凡
古之聖智緊取而譏之則夫黃帝也者亦在
棄絕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
法乃可棄絕也耶以老氏之言言參而求之
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
教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
語尤其累老教而致譏諍者也然而其中有
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說而自明其矯坐結繩

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爲已教之嘗效乎古者也然而結繩也者何自而有也得非人不相信保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僞也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結繩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契而智未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質信於結繩而謂人僞已極法所不能誰何者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使老聃爲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爲民則決無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已甚而又於篇終自爲之明日周之辭荒唐而說謬悠也。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上遂至此乃爲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以爲虛無者皆循其荒謬致矯之初而不知求諸調適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畧與老莊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以第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辨知其異者無害於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爲且將入於異類而獨於二子棄絕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

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孔老

易理之散在六十四卦者至繫辭而後會集于總也今通攷老氏一書凡其說理率不能外乎繫辭而別立一撫也揣切其情大似實根株於易而撫枝葉於上下繫也列莊二子共尊其師乃曰孔氏嘗即老氏而北面焉載詳其意是殆疑人之有議乎此而故爲奉高以行掩蓋耳至唐而後韓愈氏出焉嘗忿其語而著諸原道以答諂夫儒徒之不能致辨也。也是固不失其爲衛道矣如大昌所見則不然使其有合於道則道無二致安得而不相襲也既不嫌於承襲則亦何間於彼乎我也故孔之於老師與不師不足較也孔氏嘗曰晉之棄楚之檣杙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苟孔氏而嘗師老則雖親聞二子之語亦必無忤也使老氏反來取法而能以吾法翼吾道則其徒偏敬已師過爲推尊亦何害其爲

吾黨也故師與不師其語可以付之不辨而有不吝不辨者也孔氏受萬世尊信以爲道德本租者以其集聖智大成縱心所之亦不踰矩也今其設老語以形孔子而曰矜矜矜矜屏除未盡則是有時乎而或遂踰矩也則安足以訓武無窮之來世也是於事害而體妨也大昌爲此之故遂究其語而窮其已久久而後有見乃知二書凡語道序率皆借孔顏所造以爲淺深之喻則夫三子之尊孔氏也其已至矣而其夸語皆非真確也查列氏設爲顏氏之坐忘也以較孔子則其所得當在耳順之地而在老教則爲益已及損者也莊子設孔顏相語而曰回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則是能損而未能及無也又嘗設顏子自道而曰夫子不言而民趨無器而民滔乎前回不可及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不能追也則損之又損而及乎無爲無不爲者惟孔氏而後足以當之此其等級蓋可攷甚明也豈有威德外著既已不言而信無益可損乃有睢眦驕夸之可議哉則其書之於孔氏或

抑之而又揚之。率皆兩致而示意焉。所期乎聞一者之反三也。故二子交詆孔氏而能無違於道者。凡皆此類也。

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稱以示無所師承。而求別成一家焉耳。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爲物者也。常無常有可觀妙微。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網罟爲三。而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神。靈寤者。即消息盈虛。虛爲屈信者也。不敢爲天下先。即羣龍無首者也。襲明襲常。是顯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措而散小者。不勝言也。若夫絕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絕也。功用莫非剛柔。即剛柔之所疑。安得不爲仁義也。是仁義日常爲用。不須更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是也。

道德經

書之分卷。以爲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也。凡今本分標道德經者。則恐後人爲之。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

分章名章

八十一章每章各據首語以標次先後。此則或出於後人矣。而其五千言者之嘗爲八十一指。則必出於老氏也。夫其每章著語有曰。故者曰是故者曰是以者。率皆求以通貫上下。脉絡使語省而意全也。夫其每章之語。既有更端而一章之中。指意又相聯屬。理以明也。而釋其義者。乃遂句爲一義。使此句不可通之他句。章爲一說。使此章不可致諸他章。則老意法不其然也。若夫標章之名。自王弼已下。凡所名章。與今傳本皆同。而河上公遠出漢初。所名獨異。若老氏親嘗定著。則必無如許異同也。

類例

老氏書指固其至虛而難搏執矣。然大昌嘗

熟復前後。則皆有類有例。交相來發也。此章之語。啓其端而不竟。則後章必有別語以終之。故大昌之立訓。皆明其彙會其散而宿之於一。始知老氏雖主於談無。而其部分乃如周官六典。有凡最巨細偏全。遞相權注。條條可以審覆也。則豈同子虛非有之假設也哉。謂老語爲中空者。試於此而思之。

離隱

老氏以高世之見。能測道與固嘗罄其有以言之。而亦小使意盡言下也。於是其有離隱之體焉。何謂離隱。曰本一義也。而散其語於數章。不一章究極也。何謂隱。曰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期夫人之深求而自得。故其語言所著。如連山斷壑。離離乎相絕而相貫也。說者不悟。遂至於章分句裂。而其理散漫不全矣。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離隱之謂也。故大昌於反隅者。不敢不力。所期不入於破碎而已也。世之訓老者。率多務出傑辭。與說濟其深而晦之。及其甚也。有如瘦辭隱語。又如後世釋氏之談禪。讀者至不可曉。

大昌亦不能究極其當否也。獨聞古語借繪事以譏世習而曰畫工喜為鬼神憚為狗馬也。以狗馬之工拙可較而鬼神冥冥難辨也。大昌惟此故凡有此訓率皆明白其辭而證以人事達諸成敗其說誠當則固善矣。若其末也或能以道釐正則亦志道者之本願也。若欲借晦為深自匿於不可致詰則曷如勿為也哉。

列莊

古無訓傳苟其欲述前作則別為一書以明之。故列氏莊氏二書正為五千言者立為義疏也。老氏之語簡嚴而不舒放離隱而難遽解此二子者則皆敷釋而會輯之蓋有敷釋太過而言涉於誕者矣。而其合散明斷則若道若器悉有歸宿也以二子之所釋而槩他人之所釋則夫喜為鬼神而不嘗真識鬼神者多矣。

大旨序跋

易言天玄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蓋玄者天之正色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老子

以微妙為玄玄之又玄豈非衆妙之所從出手蘇子瞻作衆妙堂記始因觀灑水雜草者手若風雨步中規矩而歎其妙繼又以蠅之蛻難之伏而形容道之真妙彼庖郢之技得於習而非徑造也孔子以魯昭公之世適周老子曰子亦得道乎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不獻其君矣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其子孫矣然而不可者中無主則道不可得也聘為周藏室史有子曰宗仕魏為將數世之後孫之雲仍曰解仕漢為膠西王太傅老子非不仕也非無子孫也玄妙之教既不獻之於君又不傳之於子孫豈非周衰大道將墜著書垂世惟聞今聞之中無主者皆不可得而聞歟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躬修玄默尊務以德化民可謂兼衆妙而得之矣河上公示其神變坐躍騰空止於玄虛以是為玄豈老子之所謂玄乎史記與漢書皆不錄良有以也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月屋類集道德經解綴梓以為教門傳遠之光蓋有志於思玄者也故歷敘所聞以告之俾證諸名世之君子

元貞丙申孟冬既望以齋居士巴川陽格書于辰陽擬盤窩隱。昔吾老子流傳道德經于世玄理幽深非特啓教度人而已累代明君鴻儒莫不箋註研窮其妙亘古今傳之無窮凡道家者流誦其正經猶恐未明其旨非參合諸家之註豈能深造玄微哉惟永抑嘗探其秘蘊莫盡其要每專心致志蒐羅百家之註究諸妙義欲編為集義而與同志者共今得石潭丁編修以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所藏之書合而為一乃總八十一章為三十一卷第繡梓之費浩大非獨力所能為遂與徒弟趙以莊劉以鑒持疏徧往各路叩諸仕宦君子及知音黃冠捐金共成其美今經一十餘年凡寢食之間未嘗忘焉經之營之今已告成每自披閱玩味允謂精妙玄之又玄者也若帝王公侯導之則國治天下平卿大夫守之則忠君孝親士庶人佩之則復歸於淳朴吾道體之則超凡入聖曰道曰德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其此經之謂乎凡我同志受持

者幸毋忽大德三年歲次己亥上元日晚楊劉惟永謹跋

老子一書無非欲法天正以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大同小異凡四言之第二第十四第五

一此老子心聲之發也蓋天不辭作成萬物然而生而不有盈天地間皆生意何嘗自有其功為而不恃盈天地間皆所為何嘗自恃其能功無不成就而不居此天道也曰不爭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曰清靜為天下正無非法天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其無為之効驗也欲釋老子之書者舍法天舍自然舍清靜無為未見有可措辭故愚欲專以此而釋老子或謂得其意一日玄妙提點劉月屋將石潭所作老子解示余欲余復下注脚余曰吾穎祖已於是書用其力矣坡祖嘗稱之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程泰之亦服其善余安能復出高見卓識求以過吾穎祖哉月

屋曰義理無窮易於是書探討則將見如水之源而來余却之不能通勉求之積日書成謂其備全秋可也謂其能繼穎祖之後塵則不可謹敘于此庶使觀者得吾意而不罪其僭戕戕重陽日前進士敬靜蘇起翁跋

道德經五千言註釋百餘家真知

太上之心者誰歟歲在至元壬午遁厄於時經爐於火惟五千言歸然魯靈光之獨存豈非天耶黃冠之徒朝吟夕詠間有未知句讀者僕私切歎之不避僭踞為正其訛而析其義時與石潭老師音問往來無虛月因索及之遂錄以寄老師一見稱獎辛卯僕忝與歲貢以易老二書進呈得閣古邵丙申之夏常武寓公趙君貫適來正學綱袖示老師月屋二書垂諭新刊道德經集註以俚說儕之諸說之後復以化疏見委僕為之驚愕而繼之以媿且病也僕已鉅梓似難及汗已矣夏僕冒暑訪月屋則所刊板工力尚欠三分之二而石潭老已為古人矣感慨之餘僭以木鐫石磨磨磚成鏡之事課為古體勉其硬著脊

梁成此一大公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經之幸存者天也諸說之會于一以傳不朽者亦天也人欲違天得乎愚故始終得以歸諸天臨行月屋索跋語因以是說贅于卷末是歲之秋七月長沙喻清中跋

道德經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辭甚約而理甚博玉篋金輪宣造次所能抽歷哉古今註詠紛如非不各有所詣往往得此道彼如八音異奏而不能至乎大成月屋劉惟永取五千文為三十一卷集註七十有八氏矣翅萬億

言若仙若儒若釋若隱若顯以至驚筆恍惚微妙之辭亦所不棄一緒閑閑如入寶藏金貝珊瑚象犀水銀丹砂青芝玉札錯落萬狀富矣哉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噫是經非闢尹一見不作尹之功大矣劉之功富不在尹之下雖然太上以無為為宗誦是書者由七十有八家萬億言得五千言由五千言得一言由一言得無言焉猶龍老仙得垂手乎太空引而上之曰孺子可教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嗣天師

大素疑神廣道真人張與封跋

道德真經集義太旨卷下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深四

張道大師常德錄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本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海無極院編修易來校正

道德經

考異 河上公本分道德為二篇今從王輔嗣本

道君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同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識而深造之

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得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甚非作書之首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石潭曰老子之解多矣以學儒者解之多以儒之所謂道者言之若程泰之林竹溪之類是也以學釋者解之多以釋之所謂性者言之如蘇頌演本來子之類是也皆

不得其本意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常行事物中之道而老子則以虛无自然者為道豈可強以合之於儒釋氏之所謂性者乃露保保赤灑灑之性老子之所謂道者乃形神俱妙之道豈可強而合之於釋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所指地頭則不可不明辨之也蓋老子專指虛无為道而儒者則謂形而上者之道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釋氏專指真空為性而不離乎形氣而老子則欲形神俱妙而與道合真此其所以不同也若各據本教而言之不惟失老子之宗旨亦自失其宗旨矣至於道家之解如白玉蟾之類固是本色然但一向好高而務簡徑其辭多不可曉反成郭象之註莊子焉故今之為解一以老子本教言之庶不失老子之本意又不敢如玉蟾輩好高而辭意不明焉學者詳之

道可道章

考異 河上公作體道章趙實庵作顯理會其義章今從明皇本

唐明皇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衆妙之歸趣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辨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人行出了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杜光庭廣聖義釋明皇註疏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由從也起與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為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注無竭也虛極妙本也強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為體可名為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為七別第一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

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權或色或空或名或象至為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第二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迹隨事而立以為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為履而復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為末也第三明有欲無欲兩觀不同也觀者所行之行也以自所見為觀以神所鑒為觀息見於外凝神於內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為習道之階修真之漸先實觀行萬入妙門天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為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元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也第四同出而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大樸者道也道散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生為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也第五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神明日月五行

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第六玄之又玄者辨兼忘也為器之時必在其樸復樸之後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爾故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第七衆妙之門者示人行出了也器樸兩忘了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萬物同稟於道有為有欲則失道傷生除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之道要之門戶也了出者出世也張冲應曰道者自然之道天至高而不知所覆天道之自然地至厚而不知所載地道之自然人參天地而立有目能視猶天之日月有口能聲猶天之雷霆吹之有風呵之有霧唾之若雨露聽覺猶神明天道之自然我有之矣至於四體備具猶四嶽之盤固靈骨冠頂猶中嶽之鎮聳血流脉運猶江河之周流地道之自然我亦有之矣誠能體天地自然之道而進修之則濁者清凡者仙而賢者聖矣是以體道為道經之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考異明皇本無故字今從河上公本

河上公曰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常以無爲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萬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爲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微歸也常有欲

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汗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王輔嗣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亨之毒之爲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

歸終也凡有之爲利必以無爲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此兩者至衆妙之門兩者始於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謂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唐明皇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爲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爲之名不可偏舉故或大

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無名至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得其養故有名矣○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爲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爲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中清淨解心釋

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遠微矣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返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爲欲亂以欲觀本既失冲和但見遠微矣微遠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性清淨不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人之所歸趣矣微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也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同謂之玄出則名異同則謂之玄深妙也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意因

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爲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耳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也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爲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本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所謂都忘正觀若斯是謂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杜光庭廣聖義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而不爲終先天地而不爲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強名爲道也標宗一字是無爲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爲虛極之妙本也散爲萬物

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偏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虛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為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為名之本可名二字為名之迹迹散在物稱為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為名之本名為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無用則道疑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為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虛極妙本末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迹生天生地天地資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大道吐氣布於虛始為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

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道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為化主元氣資之以為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分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為三才也有名萬物之母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眾物也眾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常無欲至以觀其微夫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為理聽聽愈迷為理愈亂可謂見違微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道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寂寂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為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慎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者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同謂之玄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為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舍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皆修鍊俗變淳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忘合乎

道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以都忘之者爾眾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爲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爲觀覽之觀也神照者觀行之觀也道亦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於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開有三觀法第一假法觀謂對待也第二實法觀謂心照也第三遍空觀入無爲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第一無常觀第二入常觀第三入非無常觀第四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第一妙有觀第二妙無觀第三重玄觀第四非重玄觀聖行門中復有三觀第一真空觀第二真洞觀第三真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級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爲之門爾無爲有爲可道

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爲五別第一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可道爲體道本無也可名爲用名涉有也第二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室車器以有爲體以無爲用其無也第三以無爲體以無爲用自然爲體因緣爲用此皆無也第四以有爲體以有爲用天地爲體萬物爲用此皆有也第五非有非無爲體非有非無爲用道爲體德爲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爲二別以無爲本以有爲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爲本以無爲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有無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茲階級然在於冥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相以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而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無名至萬物之母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微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做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世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爲天下裂此兩者至同謂之玄道本無相孰爲微妙物我同根是謂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感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物者特名之異耳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小而妙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至玄之又玄所謂色色

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世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子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王介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名道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無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終故曰萬物之母○全義無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於太始自太始至於太極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此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謂也○雜說無名者太始也故爲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極也故爲萬物之母天地萬物之合萬物天地之離於父言天地則萬物可知矣於母言萬物則天地亦可知矣常無欲至觀其微道之本出於無

故常無所以自觀其妙道之用常歸於有故常有得以自觀其微○字說王育曰天屈西北爲无蓋制字或以上下言之或以東西南北言之或以左右言之或以先後言之王育之言無是也蓋乾位西北萬物於是乎資始方其有始也則無而已矣引而伸之然後爲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蓋不能常無也無以觀其妙不能常有也無以觀其微能觀其妙又觀其微則知夫有無者同出之玄矣○全義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於冲虛杳妙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冲虛杳妙者常存於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

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觀其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有復加乎此兩者至同謂之玄兩者有無之道而同出於道也言有無之體用皆出於道世之學者常以無爲精有爲粗不知二者皆出於道故云同謂之玄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名異也聖人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其妙存乎有則足以知其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字說玄而覆入之者玄也故玄

從玄從入兩者同謂之玄兩者謂有無也玄又爲黑而有赤色北方黑爲陰玄爲陽故易曰坤於地爲黑又曰天玄而地黃舜曰玄德此聖人之在下者玄德言乎其幽也

蘇頌演曰道可道非常道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爲義而禮不可以爲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爲仁在義爲義

在禮爲禮在智爲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爲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無名天地之始至觀其微自其無名形而爲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爲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

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爲有有復而爲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爲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殆不去是之謂常道無名至萬物之母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

自而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則一亦不可得以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夫名爲一而名之者爲二二與一爲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微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唯常爲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以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以觀其微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微此兩者其出則同故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至之門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

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

陸農師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無名至萬物之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主故上言天地之始下言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微妙道本也微道末也聖人之於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於微也觀之以常有妙在中竊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爲竊言微則知妙之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此兩者至之玄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爲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有也不爲有對者非無也故常無者真無是也而非無常有

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兩者同出而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其道至玄人爲衆妙之門戶而出入於其間莊子曰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開天之天自然也開人之天使然也玄之又玄莊子所謂精乎精衆妙之門莊子所謂神乎神

王元澤曰道可道非常道者萬物之道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可道之道適時而爲時徒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移未嘗暫止息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爲道根指蘧廬爲聖宅老氏方將祛其蔽而問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名可名非常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敗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無名至之母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

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爲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常無欲至觀其微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佛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爲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微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離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名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真無耳言微則知妙之爲與言妙則知微之爲粗此法言之體同謂之玄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也衆妙之門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

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渺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渺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迭出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乎妙所以

窮神而觀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宜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名異也聖人能恆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下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爲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矣然其說也又必寓之又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

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也蓋其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爲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爲因而以爲無有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略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夫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爲常有欲也以觀其微夫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慾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微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道可道至之母太極之所待者道也天地之所待者萬物也萬物之所待者天地也夫有所待者非所謂道乃道之

積也至無而無名者道也離無而無名者太極也入有而有名者天地也太極其神而名不可得而識者也乃道之妙也天地著乎象而名可以載者也乃道之微也二者皆出乎言也常無欲者之所觀見乎妙而已矣常有欲者之所觀見乎微而已矣惟無欲者之所觀可以通於玄也或曰非此之謂也謂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也謂常無者欲以觀其妙而常有者欲以觀其微也曰非也讀者誤也謂有者可以名萬物之母而謂無者豈可名天地之始乎謂常有者可以觀其微而謂常無者豈特觀其妙而已乎夫有始則有終而不可命之無常無則至無而不可命之有噫知此則其知玄矣常無欲以至之門常無常有言有無相用不可偏而不舉也常無者欲以觀其道之妙常有者欲以觀其道之微妙言本微言末末與本俱能觀之然後見其道矣常名以無方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乎不

在無體者無乎不為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無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微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微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在中粗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粗言微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蓋夫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

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具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為常無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微為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為其欲以觀其微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微妙俱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巨濟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接於言則其為道也可而已非常道也常道無可所謂常無欲是也道無不可所謂常有欲是也世道交喪而老子治一救之則其適物為可不主故常以通天下之變而已名可名非常名強名之曰大則此名者大是也大名也道字也常名無可無可則無名可名無不可無不可則有名名字之玄其在茲乎無名至之母此特言名而不言道也以

名及字故見無名亦可也天地之始廓然冥同則所謂名字者果安在乎既有名字則適物爲可物因可生而無有不可至於有可此道所以爲萬物之母也常無欲至觀其微常無欲即前常道也常有欲即前可道也於常無可則謂之常無欲於常無不可則謂之常有欲蓋下文言常無名而不言常無欲言我無欲而不言欲無欲有欲莫非常也以常無欲以觀妙則天地之始是也以常有欲以觀微則萬物之母是也所謂觀者心有眼焉非持目力而已此兩者至謂之玄無欲有欲兩者異名而其實同出於道蓋無可與常皆道故也玄者晦冥深渺道之色也黃帝曰在天爲玄在人爲道道視之不見而有色者玉觀其妙觀其微而言故也既曰同謂之玄玄則可道常道迭相待而已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形色非色莫得而觀焉玄之玄與又玄之玄非色亦迭相待而已非以前玄爲累而遺之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

皆有妙而皆出於道則道妙萬物也於此不言微者以妙及微亦非以前微爲累而遺之者也劉驥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眞常也言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是矣孰知道之可道名之可名哉經以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經所謂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道之妙則無爲無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有名者道之微則有情有信故常有欲以觀其微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乃萬物之所

係一化之所待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殘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漆五

後 大師常傳授其妙觀提點觀事劉涓子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傳無極經傳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趙實庵曰初顯常二〇一絕相顯真〇道

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形而下者之謂也非
常道形而上者之謂也形而下者道散於
形名度數之間形而上者道隱於空虛寂
寥之地蓋即物以求道道固不可得以其
不可得形器非道也離物以觀道道亦無
所有以其無所有神妙無方也心爲道之
體道與心無殊性者心之生心與性不異
心之與性無狀之狀道之與心無物而物
心也性也道也謂之一而分三有也無也
同也裂於三而會一一即云數道豈數乎
一妙而神道豈離數妙則無矣道者豈得
而言哉用即顯明物物無非於道矣所以
形而下者雖可道即非常之道存焉形而
上者雖非常之道而可道之道著矣若夫
形手真偽真爲常道而偽爲可道託以虛

實道爲實性而物爲虛妄且以事理形容
庶幾有得雖云常也變實在焉所以言常
者常即性之地心即道之用合而言之總
謂之常常之體取其不變以其不變故謂
之常真常之中流出萬有又常者大也由
是觀之常豈不大乎常者聖人之照用也
言常不必言道言道不必言常所謂常者
道也道者常也必欲言道而不言常非常
豈能定一必欲言常而不言道非道豈能
顯通常則常存常存者不變通則通物通
物者無窮本一體而非二用即一體而具
變常且若天豈不常乎陽九之極天有時
而變地豈不常乎百六之極地有時而發
日豈不常乎日有時而虧月豈不常乎月
有時而蝕乾之上九則無首鵬至六月乃
云息則知麗手形者隨手數者必有窮惟
常則無形無形則無數無數則不生不生
則不滅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形數者也豈
同吾之具常乎故曰可道者非吾之常道
常豈不變也不變謂之常可乎變豈不常

也不常謂之變可乎物之生也常與之俱
生物之化也常與之俱化生生而不生常
因無迹也化化而不化常固自若也自生
自化無真常而生化者其能爾乎常生常
化本真常而生化不停者也行流散徙不
主故常消息盈虛不常故主即萬形而不
見在一性以常存窮則變變則通大人之
適時者以此可則因否則革聖人之知化
者以此用之爲天下者號曰神器行之以
利萬物者乃曰明權思之以至元極者謂
之微妙運之以因陰陽者故曰神機至於
堯用之而仁舜用之而孝禹用之而決江
河湯用之而躋聖敬雖然用之不同其實
一也惟有道之君子不與聖人同憂者爲
能體常〇二絕名顯實〇名可名非常名
以名可命者必有形也道既無形烏得而
名焉經所謂非常名可名者非吾之常名
則常亦有名也常惟不生生即是物是物
皆可名也常惟不用用即爲事是事皆可
名也而欲究其生物之本用事之祖了不

可見列子曰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且道有合散性有交辨以無合無無有
入無間神飛電掣豈可迹哉此不可名也
故合則同體此之合者合於太虛也散則
成始以無出有不生者能生精含氣育
豈可昧邪此之散者散於萬物而成形此
可名也生陽於子子美見於東南斯道之
出而交物也生陰於午午美盡於西北此
道之復而辨物也交物其顯乎顯則萬物
之名自著矣辨物其隱乎隱則一真之元
莫覩矣以無可覩者為常名可名者且不
得而同也以所覩者為可名則常名者亦
不得而遞矣出冥入冥至道其神乎且孰
名也哉孰不名也哉○次分有無二○一
太虛肇一○無名天地之始以道在至無
玄眇之地湛若常存不與一物為累凡有
相者皆非吾之常道次言非常名以名者
在乎形質分量之間隨其美惡未有一物
而無名凡可名者皆非吾之常名無名天
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前言非常名則是

常者未離乎名也今言無名以無字破常
字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即常道也常
道者即無名也夫何一理而兩言之謂道
不可言之者終莫能至道本無名名之
者終不及質當以非常之常言之固兩言
也常道常名即言其妙無名有名即言其
用無名者生天地有名者子萬物凡以顯
其用也原夫至道之體湛如太虛一物不
生無名可得至靜之極靜極生動所以一
氣肇生為物之始謂之觸而非觸謂之感
而非感本手虛化神神生氣生生之理於
是手快張道生一一為始萬象之靈於是
乎均賦有非有也是有一而未形無非無
也即太始之形始如月魄之在艮類消流
之發源漸始乾坤誰尸造化此乃不為而
為者也今也以無為妙萬法歸休以有為
非凡夫自味道隱則無用而致用致用者
一氣為先法生則用法而不窮元始無極
一雖墮數通乎數則長生始則有形鍊其
形而不死夫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

五行之生數九木三火七金五水十土則
五行之始初若得其初則知金木之承元
合其成則曉水火之生死木隨子復申宮
而始住其胞乾天屬金東方而稱其用事
故六爻皆九與木得以同原寄體金方實
一家之妙用至于金來乘襲居寅位以氣
氤七炁之天處三陽而受孕至于火從兌
出亥位得三水土艮與巽方朕兆乃見寅
申巳亥女台曰始而不凝氣形質全由此
修生而不斷故義殊洪範生數有克而有
合理出仙經一則循元而不終故云始也
出自無名○二太極生三○有名萬物之
母夫始者造端也未見其生也生者母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此有名也經以無名者始之有名者生之
是無出而為有矣爾雅曰肇祖元胎始也
坤卦以地道要道臣道母道也乾始之坤
生之是故配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
母之名始彰矣故先言始而後言母凡有
四說焉一以陰陽言二以天地言三以父

母言四以有無言夫陰陽者氣也氣也者分陰陽也一氣初肇本無陰陽太極既生一氣自析輕清者上升而為天重濁者下降而為地又開天經云天氣已足餘氣為地夫言足者乃見陰陽有定數數足而後分以混元之時雖有陰陽纏鍊未極混而未分則列子所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是也又曰元始以玄元始三氣上生三十六天下生三十六地上下合德以爲陰陽又曰清者濁之源見乎清靜經陰者陽之澤見乎生神章由是觀之陰陽本乎一氣而自分爲二故曰合而分天地之始生也本無父母生於太虛空洞之中結於混沌一氣之內狀如雞子內黃外白其未分也天地孕於靈源及其分也上下判爲天地三合成德積九爲陽九陽既升餘氣爲地故天有九天地有九地大羅三十六天金土宮三合之數成也中羅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數生也救苦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是天之生地

之成合天地之數總七十二以爲節候成始而成終也天地者道之垂象道無所寓寓於天地天地無所寓寓於乾坤故以天爲父地爲母天地以一氣合而生萬物爲父爲母始之者則歸之乾生之者則歸於坤始之生之其道一也豈天之形爲男地之形爲女邪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苟未得意象豈盡之是故以一氣而論天地猶坎一之分精神此合而分也由是觀之道爲天地之母天地爲萬物之母乃可知也此分而合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地至天亦然也以卦象論之自復之泰爲三陰三陽乾下坤上爲天地交泰之時也易曰男女合精萬物化生是也泰者中和也於是中有沖氣焉窈冥恍惚會至真於其中是萬物含生之意也然天地以八萬四千里准之以陰中陽半爲春分陽中陰半爲秋分亦男女交合之象也雖天之遠地地之遠天非以氣而交和莫有父母之名生生之理也故未

分則謂之混沌既分則辨爲陰陽異姓則合爲男女婚媾則合爲夫妻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故取母以言生夫有而空者物之反無而神者真之原即無名者真空之原也即有名者妙以應物之用也然則真無者豈待有而欲顯其妙乎一氣自析三才自分萬物自植執主張是執綱維是謂自然若論使然有自然而無不自然豈免天運地成陰交陽接不有母也寧顯其生不有生也孰認爲母經曰道生之道即萬物之母也入而無出而有若有機絨而不能自已有無二致非道而誰立母之名出虛爲實立始之目出實背虛一有一無道之妙用無元之一當識太虛返還之功必自於母天地之數離五坎十五五爲母散而生萬物者謂之妙有如六戊加坎六已加離生生之理於是可見○三辯體二○一靜照常體○常無欲以觀其妙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常道常名爲盡妙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使人

絕視聽於名言之外此非有心者可得惟無心者可了乃謂之常道者是也次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道有妙用前四句言妙後二句顯用蓋言妙而不言用道無所顯言用不言妙事或障理且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理之必然而聖人觀之存乎見見夫道無色相其絕名言究心必徹於無心諸趣必窮於實趣既虛無之道何有物之相因不絕見聞寧歸清淨夫清淨者性之本也色相者名之因也性本湛然非名非相離性而相為妄為虛所以名從體相而生相自念心而起真偽兩立道本難原故作經者必王於虛無窮理者當觀於色相緣虛見實從幻妄以知歸有自無生精想塵而成就物無自性所以言虛道乃無名以其非色此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二即常致用○常有欲以觀其微道本不生無非道道降在物物無非真又手物未歸之道未嘗主此道之真常脫然無累奈何虛玄

泛景一氣自生混沌凝真三才具體著象於天則六氣之回薄成形於地則五行之生成陰陽總其大數八卦定手四時惟則有常變化不已一生一滅在物理之固然不死不生因陰陽而致妙通乎此道必屬至人未達生原徒歸幻滅故常為大本變乃通神自爾不窮造化直指休停不知死生數者物失其神通乎數者形豈自累所以有無同妙二理俱玄正陳性命之因豈得有為為妄他教則無餘盡物此道見之者昌觀微則在理為粗入妙則即理即事愚嘗探天機陽無陰陰無陽二者相索而始合或言龍無虎有龍見虎而二俱無形或言汞無鉛有鉛見汞同而為鬼隱所以言無言有性命同歸一陰一陽是之謂道造其至妙然後有不測之神此道德之玄玄也故伏羲畫卦知無中之有而其象乃陳孔子繫辭達有中之無而惟神不測相因有無不二微妙○四玄同○一樞實雙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經自無名天地

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顯道降而為物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分有分無顯出顯入謂道本一致妙用玄彰使人直認本原先以有無二致探之後以同出異名一貫其義此兩者一有一無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二名也易大傳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且智徹為明悟有無之一體疑其有二執有物以非無未可立談蓋衆人之情動輒有礙礙即不通說有者不容言無說無者不容言有依此疑中乃分順逆順觀者衆人也指物為有有為見存天高地下川融嶽固五色之粲然音聲之嘈雜名利之崇榮富貴之顯大天倫之結固萬法之鋪張舉皆實有若有人焉指此云虛謂此非實彼方膠固未以色空認妄為真一切衆生隨境易流固名為順指真空為實幻化為虛死生為一富貴為他聲色為邪根親戚為偶聚四大為和合知空本不空知色本不色此逆觀者之所為也蓋順以易如水之就下從之也去而

不返逆則難如策蹇以登山雖苦也而至之則樂此天人之界畔見覺之宗由初分之而恐其異見終合之而使彼同觀有無同出於一天出歿共爲之終始莊子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又豈可與之論大同哉○二事理兼融○同謂之玄前言有無同出於一體使人不得以有無而殊觀是四融至理也後密嚴其教故曰同謂之玄同之字從一從一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不同一口則是非同矣故大同者離人焉離人則入乎天入乎天則同乎道同謂之玄是大同也且有無二理同謂之玄以無爲玄則妙而不可見故玄也以有爲可見豈得同謂之玄邪夫萬物於無中出有有中合無本一性也又何假以不同而同之性理自破色空爲初玄離有無爲重玄則義漸明矣悟則頭頭是道迷則見見皆殊直以死生爲一條不可爲一貫乎平等性智方可造入御解曰妙而小之謂玄玄

者天之色音義曰小而妙之謂玄大而敏之謂俊德藏之則妙而小顯之則大而敏故於聖人在下則稱玄於在上則稱俊妙而小之謂玄誠難言也夫道無形相孰分小大道大天大豈得云小其在物也於小異分謂之隱以其不形謂之奧以其不測蓋聖人之心體道則妙也出而應物在理則隱在事則顯事小而反爲大者注人之耳目也道大而反居小者處心之淵微也小則左右則陰以相之藏妙而不藏用也大則左左則君以臨之顯事而不顯理也故曰妙而小之之謂玄○五讚美○一諸法體妙○玄經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復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是結前二句義合有無歸於一致又曰玄之又玄初謂見覺相照悟此有無玄同一致乃深識也及又玄之義又非前理可畢經意次第言之也有無生於道道所以司有無者也而有者自有非道之有無者自無非道之無此道主之而不主者也然無

亦出於道有亦出於道無體既玄有體不得玄也蓋無出而爲象爲數象數入而爲滅爲無列子曰自生自化是也如是則有無不干於道明矣而有無皆自道出二者所以各得玄也譬如一父二子父子之姓同一豈以父之姓子長而不予乎此顯道之玄而有無不得不同玄也及用之在人道生乎一一數也始也抱始一之義歸之太無然後見身中用事也豈直以虛言載之邪龍虎交而成聖胎聖胎靈而見其人其人出而乘神光莊子曰上乘神光與形滅亡○二妙先衆法○又玄諸法從道而生粗之與精一一皆有玄理曰體玄也體之玄未脫乎迹去體之玄離體之用造形而上斯又玄也撈嚴曰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此言性也前云經以次第言之次第者即分頓漸頓漸即分大小乘大小乘分別果位如海空智藏論云然之義至妙有妙無爲究竟也如性宗論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爲空無

爲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
空自相空共性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
性自性空理猶未極不可得空方又玄也
又玄之字嘆道之深遠二邊不立中道不
安言默匪窮謂之實際則步不躡虛始爲
真一則存乎有得所謂微妙者也今分頓
漸二門三乘階次以證玄之又玄義今夫
混元之前無名無象混元既判有象與名
自無名已前直悟其理則謂之頓若從有
名之後攝有歸無則謂之漸蓋頓則不立
一法漸則始於修爲修爲之門自言教得
所謂日益益而能損至於又損乃證又玄
者也在性如是在命亦然衛生之經初自
於養生次至於長生終至於飛仙頓漸之
理各有攸趣重玄之義非中小乘本際言
太上道君曰非空不空亦不空空非法非
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
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
非末非非末而爲一切諸法根本無造無
作名曰自然自然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

然又曰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義由
是行者於空於有無所滯著名之爲玄又
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今
立頓教名爲又玄其義煥矣又以大乘及
無上乘言之玉清之教爲大乘祇述三清
爲無上乘且如太清九品上仙是入玄者
也九品上眞至玄者也九品上聖又玄者
也三清俱泯無量玄玄也此皆以性明之
以道會之經之大意有乎此矣故當部謂
之圓教性命該攝夫德入而爲道性融而
爲命此之命者盡性至命與長生之命又
不同也夫養生之命非特盡性而已必有
深根固蒂者存焉又依長生宗分玄之又
玄列爲二門玄者萬物之理具有也出器
入常用中顯妙妙中通神此皆謂之玄也
玄常隱矣以隱爲祕而不傳故華堂內
禁之書而測之在入也能測之者是謂見
機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然物之隱玄
未若人身之隱玄人身之玄即天機也老
君曰人身微妙凡世難言謂一切人貴達

賤近不知身中之玄而徒欲窮物於外夫
身中之玄聖人察陰陽之微而法象乾坤
爲九丹之訣長生之宗謂道要玄微天機
深遠非至者不能言焉此法出於三皇
而傳及黃帝厥後繼聖頗多而遺文則略
獨魏伯陽作參同契正取周易爻象繫辭
配合乾坤六子運動天地玄機發其闢奧
辭曰夫修金液太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
究陰陽造化之本明水火克復爲夫妻認
金水之情相生爲子母故有男兼女體則
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產汞日者陽
也日中有烏陰含陽也月者陰也月中有
兔陽含陰也故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
需之理造化之道明矣既知其位復知其
根乃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取其根又取其
象乃陰陽匹配之象也既得其象復詢動
靜動靜既明須知其數既知其數乃依刻
漏刻漏既分須明進退進退既明乃分龍
虎則南北之界分焉金水之形合焉則大
丹可修復有法象內外水火有燥濕焉有

鼎室焉有胞胎焉有進退焉有又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諸卦模樣焉有離合之形焉如上所舉一一皆隱玄妙於其中也須以智窮仍須師授若謂玄關秘密置而勿言則長生之宗又安在也向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始與母不言終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至於畢法定三成之理載金誥玉書之文傳道述五仙之宗辨九還七返之要此搜括玄玄者也至如小成之人爲初玄中成爲至玄大成爲玄玄此見乎修身養命服氣鍊丹終以超脫飛昇昇玄究竟皆有漸也如彼其性自妄空以至於真空如此其命自修生以至于登真玄之又玄其義如此夫能無也未能無無也則未可爲衆妙之門能養氣也未能鍊神也未可爲又玄之理性存於空命存於實方顯妙門豈自妙也曰衆而已○六統象德也○衆妙之門字說以三人爲衆此非三而止也自天地至於萬物自有情以至於無情咸所統焉故

爲衆妙之門也蓋至於玄是爲盡性盡性則一而已矣又玄則是爲至命至命則入乎不死不生生然則道者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今以門而言之則道者果有所乎是不然也以門言者不在乎所以道言之性有返動以其返動則以出入而言凡出入而言未見成性也至於成性則無可成者孰出孰入如此然後能會萬有於至虛之地妙一性爲不測之神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出生入死陰符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出機入機良象所謂時止即止時行即行也有出而不懼者則體道也有入而不欣者通玄也又有出入而不知所以爲出入者盡妙也則知門者通萬物生殺之理顯衆甫歸焉之宗且萬物受命於無是自無而出有也受命於道者皆妙也故曰衆妙妙如何哉猶之水也犯者必濡凡有道而生者皆有妙也次以謂我從衆妙門而出得乎一也在我矣我將負此妙而返入歸根復命體乎又玄亦能妙衆

者也猶之火也自我而明向物皆明自我而化萬物皆化始也道之妙我也終焉我亦妙物也一至于此道果妙我乎我果妙物乎終進乎不知也即若愚道可道至衆妙之門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爲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爲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真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真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真心動而爲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殢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爲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去欲

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為正得之則為靈
為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
其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
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
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

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
為微遠也淺之意不可將心求心為有欲
不可將心滅心為無欲此有無兩者同攝
為一緣出言為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
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

○中道玄之門以中為法設喻如筌然法從
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
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
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為故不
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是無欲所以纖塵
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為無修
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
無礙故名逍遙一味平常故名恬淡是故
心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

無欲則禍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
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
無欲則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
心常無欲者乃眾妙之門

王志然道可道至眾妙之門道不可言言
而非也道不可名名而非也謂之曰道可
得無言乎可道之道非常道之自然可名
之名非常名之自出常道常名如環之無
端如四時之行焉未始有極未始有始而
乍起乍滅代廢代興非吾所謂真常者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者道之體常有欲以觀
其微者道之用而體用每寓之於恍惚有
無精粗微妙之間固不可以智知不可以
識識以至視聽迎隨皆不可得云何得之
有學而知之者未有不學而知之者也易
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
孟子曰自得之自得之則左右逢其原為
學至於左右逢原之後則何所往而不將
而所謂得之者得此者也於戲道之妙足

以盡萬物之性道之微足以窮萬物之理
理性玄同而所謂有無者榮可並觀而雙
泯之或謂有有無有無無有無者何也此
言有無相代之如此無即真有有即真無
有無相因未始有異經曰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者玄之為色幽而眇赤而
黑陰陽混蒸同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與陽有與無
同乎一也同乎一矣未妙乎一也妙乎一
矣未妙乎多也妙乎多矣未妙乎我與物

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者是也玄
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
者也此其所謂眾妙之門故老子以此首
篇重玄之義至至之理深矣遠矣不可以
有加矣學者所宜盡心者焉

程泰之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彼此今昔之
間以莫不然則其能常者也能乎此不能
乎彼昔常如是今不如是則不得謂之常
矣道之未為德也混然茫然函萬有而一
之其中所蘊能剛能柔能實能虛能短能

長隨所感以出有萬不同之應而非因所應以附麗於一事一物也則亦何所感而不能何所施而不遂也故無彼此今昔之異也知道者得其以而明言之故遂指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為常也及夫道出而為德德著而為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固皆道之所寓而述傳於事立之名於是有所麗而有所局矣此之德既不可以通諸他德而此之名又不可命為他名也故凡道之可道者已不得謂之常道則名之可名者自應不得謂為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闢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為虛誣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總於是時也無儀可放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

正相應也極之言至也太極者能極天地之所不至者也無之立名則以未兆為義也未有天地故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其徒亦知後世必疑乎此矣故列子自作之問而自為之答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然則謂無之能始天地也雖列子亦知夫人之必疑矣而自釋其以則曰天地未生之前其於無中有象凡四也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其序也是皆氣形質具而未離者第可目為渾淪而已也又動又變而後輕清者乃始為天重濁者乃始為地則夫太極也者正其居虛而包清濁以自立於無為無匹之地夫非渾淪而無者耶則老氏立名為無而先乎天地者正應易理也有名萬物之母後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其無也則直空然窅然而已而凡有由之以生則謂無之能始天地者尚其可明也及其既入於有則與物何異而反能生物也曰此蓋無之已動而未成其為物者也揆其分際正渾

淪者欲動而未及於出者也方欲名以為無則既異於無矣方欲謂之為物則又未著形質也故參研其衷而名以為有也至號物之盈而名為萬物者則皆形象已凝體質已具者也天地日月雨露山川草木人禽器物皆其明有形質不止僅可名有而已也老氏之形容此有則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也借數言之則為一一者謂其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做形而言則為象對器而言則為模曰象曰模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故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莊子物初之論蓋亦由此而立矣老子亦自知此理之難遽解也又嘗由總及散而舉申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矣夫混成也者渾淪不分之謂也即有無兩

者方同而未出之初也。先天地生則天地
固嘗於此受始矣。獨主周行而樂為天下
之母則信乎無物而不為其子也。此三者
極天下之事物物所從生起皆總是也。
凡老氏之書於六經之所以言者則略之
而不竟至六經之所未究者則必曲致其
詳也。六經言治至於道則極矣。而老氏自
道母天地之上更有數級則無也。玄之又
玄也。皆其地也。而分際在此三者已上則
皆不可得而道亦不可得而名者也。夫既
無名可稱而欲從此地立言以啓未悟則
將何所寄語也哉。於是超乎可道可名者
而翔立有無二目以寓其指也。此其立教
之總也。此二者既立名義而其語言所及
人人悉可循想矣。言及乎無則知其所指
必在天地之先也。言及乎有則又知其所
指必在萬物之表也。故其書之縱橫曲折
條目不勝其多而皆不出乎有無二義也。
然而有也無也六經實已言之而其與老
語不同者六經未嘗單言有無也。易之無

思無為無方無體之類固嘗言無矣。而思
為方體僅相綴屬未嘗捐棄所附而單立
一無也。老氏之初此模也正從造化未有
形著之時言之則并與夫思為方體者皆
未著兆朕也。此其意指殆將自居於無而
處六經於既已為物之地也。要求其歸則
誠高矣。遠矣。疑世無其事而寓其言矣。然
其分際甚明。前後具有義例。悉可稽覆。而
儒流語脉亦相灌注。非如世之訓釋其書
者不分道器取甚淺之理駕而入之高妙
。其實荒忽無見也。則其尊而抗之乃所以
汨而亂之也。且彼何不淺而驗之以事也。
張良之恬澹曹叅之清靜文帝之元默是
老教之不行乎周而肇效乎漢者也。其於
用老則萬世之稱首矣。然此一君二臣者
豈其於世事而嘗少少去心也哉。特不肯
以人欲自累故其貴無之力雖未盡道亦
足以集虛鎮擾而不入於名事也矣。至於
西晉之世遺棄禮樂刑政專為無有而紀
綱法度蕩然不存晉室因以大亂故讀老

者必知夫無為之中有無不為者在焉。而
後可以知漢晉之治同所出而異所效也。
若夫妄言無行之徒以道流自名而依並
虛無以文荒誕偽為飛昇禍福之說則皆
老語之所無也。推原其所始則神仙之說
起於戰國禱祠報應盛於兩漢而八十一
章未始有此也。世之學老者其當以八十
一章本語為是乎。抑以末世增飾誕語為
是也。凡君若臣其當以張良曹叅文帝為
準乎。抑以西晉之放蕩與夫末流之怪傳
為可準也。此其當鑒當戒昭著而易見者
也。常無欲至觀其微無之能生有而不自
為有者乃能常其無也。有之能生物而不
自為物者乃能常其有也。何者未著形體
中無間斷故可常也。若夫因造化而得形
質出大道而為德仁義禮則皆物也。此之
為物常凝不散則可名以有散之則無矣。
故自有已為物之後則凡其著形體者
則皆不能自主其有也。萬物之並作而芸
芸也其歸根而枯禿者可立待也。此其已

有才既不可留則復命而靜者一旦土膏春溢凡其芸芸而出亦不能自遏而藏處於無也凡道學之失得與夫輻輳戶牖之具否皆一理也則合世間之有無皆不足以循求大道之表裏也若夫常無也者道之蘊而未出者也常有也者道之已動而向手出者也皆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能總生化而不入於生化也以其居總而體該故大道之本末可以即是而求也其曰妙者居造化之奧而萬有之所自出也是常無所總之地也其曰微者邊際也如邊境處中國之四隅也蓋無之已出為有而有又將出而為物者也故不得為奧而遂常為際也二義立而道之表裏有稽矣得常無而即之則可以究萬有所出而見其裏得常有而即之則又可以窮萬物之所生而見其表故老子所以貴夫常無常有者道之表裏於此手可想也莊子曰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即是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上下矣其舍上下而名妙微者正欲自成一家而其指歸未嘗少有不同也天下之物安有下無載承而能空立其上者耶亦安有有裏而無其表者也此道器有無之相須而明白易曉者也故借之以喻使人知其談妙之中未嘗遺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常有於常無為微而常無於常有為妙當其已出也則有之與無固可分矣而其未出則混合無間也故曰此兩者同也同即一也一即未為一三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者也易暨五經論孟皆嘗言一而未嘗言其何以為一也老氏之師弟子則於此特詳矣曰混成曰渾淪曰渾沌皆言其未分為二也從其未出而命之以同從其無與匹對而命之以獨自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為常則皆主其總而明其以也及其無已出有而未至為物則又立為名稱以明示人曰一曰樸曰象又皆取其函萬為一

者隨所寓而名之故也故老氏言道於此特為詳委是以枝葉雖甚戾儒而儒者不能不資其妙也故夫知道者尚能即異以資其同而淩於道者至謂孔者不為一家則是過其門而不知其中有堂有室者也同謂之玄五色以黑為玄天之色以無所致極為玄太玄指固之直冬物皆歸根復命而不見畦畛者名之以玄則玄云者竊然深遠之謂也列子之謂易無形埒正訓此也同謂之玄則有與無合渾淪未相判別是可謂窈然深遠也矣若其朕兆微見則無者真隱於無有者實形於有分際既萌不得復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萬有之冥於無則既極矣今也進而上之更有玄焉無進而玄則益深矣而玄之上更有又玄焉其理何也曰列莊固嘗有所發明矣其在列子則曰有太易者有太初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皆氣形質之所資始也凡四降其序而始及夫輕清之天重濁之地則循其序而觀之有之進也為無

無之又進也爲玄之又進而加玄也其次第可想也莊子曰有也者有無也者是老氏之常無常有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老氏之玄之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玄之又玄者也皆心見其理而世無其名出意想而強言之也老之言曰寂寥窈冥則實形容夫玄之又玄之狀者也而莊子益復廣之以爲昏默溟滓也夫惟常無既可以總會萬有之妙則玄之又玄固其當爲衆妙之所出也後章之衆甫也莊子之百昌也衆美也又皆倣此之妙而與之爲明也論自有書契以來聖智仁義之機發於易而乎乎五三六經之治自始及今天下賴以爲命如五穀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決無可以易而他之之理老氏則設一教必欲絕棄聖智仁義而復諸結繩之始世之以六經爲業者相與協合排擯至指其書以爲異教然而五千言者常與六經並行終不可廢是獨何也六經明禮法故其所書皆器也而

於道則略老氏窮道未故常遺器不言二者詳略雖異而器實載道實生器不可折而二之也世之求道者必皆自下學以求上達而上達六經不肯究言也老氏則害壁底蘊而暢達之矣故凡學道而微有所見其在六經無語可爲質驗則皆並老語以摠發其理故其立教若甚相悖而道常並行蓋有以也嗚呼此理微矣難粹以一語會而通之也大昌今取古今日用最淺而最切者明之則人人可解矣農者天下大本而其業至穢也六經之教則與之言耕耘收斂之候耒耜鍤鍤之具其可謂形而愈下者矣然而四時之化於此器手託體焉百穀之種於此器手成實焉則雖天地元氣其妙入於不可名者亦皆託此以著其用豈容以其具在器而云道不在是也若夫老氏之於道也窮極要妙則有之矣東作西成之政老氏固已絕口不道矣及其著諸書也雖萬物作復芸芸歸根者不勝其變也種種養伐悉有其具而老

氏曾無一語以及也至於談微闡妙則天地生化之樞道德蘊藏之始尚猶指以爲淺直欲究天地之何以得爲天地玄無之何以能爲玄無乃爲稱愜其意則此一教似不與六經相麗矣然大昌嘗由其言以探其所不言由其不肯明言以求其所不容不言則德仁義禮未嘗不存賦稅兵刑難犬舟車未嘗不具則其言雖嘗貴無而未嘗遺有也此之首章極於玄之又玄則又超衆妙而司其出矣而有之觀微也亟與妙且無者對出而偶立則是有也器也何嘗相二也聖智仁義亦何嘗可棄也用此而讀老語則至無之中實常該有造妙之初必由踐迹不可誣也黃茂林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之爲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爲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無名

至萬物之母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名無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示強爲之名爾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常無欲至同謂之玄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爲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南伯子葵謂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不可盡女偶聞而至疑始玄之

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衆妙之門也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徐六

提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華文太府寺簿曹振憲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詹秋園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可得而名言其道此非常久自然之道名可得而定名此非常久可貴之名道不可以抑揚立論於是上言無能名者天地混沌之始有可名者萬物生育之母故常無欲而動心於內自足以觀其要妙常有欲而動情於外但足以觀其趣微此兩者同出於道而微顯異名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而無不通是可以造其衆妙之門戶矣道妙難名故此章內則以有名而爲生物之母以常有欲而爲觀妙之微以同出謂玄玄之又玄而爲造妙之門夫曰母曰微曰門豈非由精遠粗由體道而達妙用也歟
張冲應曰道可道至之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不能體此自然之道而尚經術政教之道以希榮顯利

達之名所謂道者世所可得而道非長久不可磨滅之道也所謂名者世所可得而名非遠久不可形容之名也體其不可名之道則爲無名體其可名之道則爲有名無名則其道大猶天覆地載混然其初而人不知其覆載之原有名則道小猶萬物萌折善善惡惡而各有所名其善惡之根是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人生天地間以血肉爲軀心統五官運乎此體體道之際有能即我無欲而靜之中以觀不可道不可名之妙即有人欲而動之外以觀可道可名之微則我得其要而知夫人之所趣微者矣此人我有無之欲同出於此心而異其名同謂之玄也我視無欲貴之爲玄人視有欲亦貴之爲玄觀人有欲之玄反觀我無欲之玄是爲進修大道之要地斯曰衆妙之門

有所可名枝葉種類各宗其母炁以化物物以寓道人也只是一物原其始守其母這便是入道處
白玉蟾曰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強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此即道已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道見心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微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一人能虛心道自歸一玄之又玄虛裏藏真無中生有衆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之母動靜互根常無這拄杖子時時提掇欲以觀其妙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常有只這堂子多守成欲以觀其微隱肢體點點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兩者同一氣所生出而異名前三三後三三同謂之玄其歸一揆玄之又玄○
◎如是如是衆妙之門散一成萬聚萬歸一生生不窮之妙
陳碧虛曰道可道非常道大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辨故心因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爲自然也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典何異指柏嘗試舉揚不可沈默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言萬物得之無所不通無所不達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爲稱也說文曰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先賢今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五常皆道之用也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而隨感應變擬物不窮者

也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曜無爲而無不爲默通其極其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又曰今之持者畫不操燭者爲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道也操燭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鍊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丈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淵之又淵神之又神也名可名非常名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因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其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夫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者也故道常無名此之謂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朴將離則易之

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狀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爲天地始此體道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也夫大道者真莫繫於有名無名哉且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爲無名成萬物者爲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爲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地故爲萬物母此用道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夫道本無物物感道生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上士知微知彰觀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

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覩其邊微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爲外物所誘則志喜虛憺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謂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且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迷而不反喪失真元先賢或以謂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謂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斯乃前以約身易說後以化民爲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者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遷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淵者深妙也真

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淵之又淵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淵德者也故嚴君平曰玄之又玄此之謂歟衆妙之門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約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爲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平生有乎死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

謝圖南曰道可道至常名何謂道經曰道第六法自然則道者自然而非可以使然者也道本無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闢可以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謂此爾可道者猶曰可行也可名者猶曰可稱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

不知則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歟無名至之母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而道之名未立太極既分天地萬物自道而生有母之義而道之名始顯夫物之生雖有萬不同而爲母一也蓋嘗論之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化者有化化者形者形矣而形形者未嘗形化者化矣而化化者未嘗化道之名乎後天即先天之未名者也古往今來形生氣化無有紀極是孰使之然哉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寂兮寥兮獨立不改無爲而無不爲無在而無不在豈非所謂無名者乎豈非所謂非常者乎吾故曰形形者未嘗形化化者未嘗化故常無至之門道母萬物而人亦天地之一物也人本道以生則道在吾身矣故以有欲無欲反觀乎吾身之道老子此言修身之本也妙者在內也本也微者在

外也末也人之一身所恃以立者惟精與神經曰窈窕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方其無欲則寂然不動精神混合故可觀其妙及其有欲則感而遂通精神相離故可觀其微精生於玄玄者天也天一生水水性潤下自乾爲首而至於坎爲腎此玄實相流通也故曰同出異名由微入妙則玄之下者復返乎上可與入衆妙之門矣桓凱曰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然則當於乾爲首者求之蓋嘗論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而然者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有欲無欲亦其自然者也精神同出本乎一天自妙而微天者人矣譬之於水天一所生其源本同自源徂流同者始異故微者其流也妙者其源也玄之又玄則沿流以遡源而與吾之天者一矣昔黃帝西遊歸而失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知黃帝之玄珠則知老氏之玄玄矣

林膚齋曰道可道至之門此章居一書之

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繞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有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

無而來之微復即禮記所謂窅於山川之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窅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爲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可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范應元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自然之理萬物之所由也第八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

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未流不勝其弊也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事著見無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久而無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夫常久自然之道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其大無外故大無不包其小無內故細無不入無不通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難言辯莫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已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名可名非常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萬物生來未

常有名亦只是昔人與之名以分別之爾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又自然之道爲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有名萬物之母渾淪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萬物之母而無形故強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因其無名強爲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名探其無名以復其初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絕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常又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無形無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無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爲萬物之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真體雖至虛而物無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而觀矣如是乃知一理包乎萬殊凡物凡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妙有絕句觀平聲微循也境也歸也大道自然化生萬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

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爲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萬物形雖不同而理無不在則道之境致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萬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常無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蓋非無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無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爲無則萬化由之而出以道爲有則無形無聲常常不變故曰常無常有也無有之上俱著一常字乃指其本則無有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無自其著見而言不可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微是顯合而言之無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微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無貫顯微合同異而爲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妙與微相通物與我渾融表裏洞然本無留礙亦無差別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常

久自然之道亦不可以名言今既強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無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無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萬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復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內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已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爲萬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無同異得意忘言昇玄及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味之

徐君約曰道可道至之門首四句言道不可以言語道說不可以名字題號但古之

知道者欲因言語以示人則不得不立為名字非其本來固有也故次四句承上而言曰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曰有者所以名萬物之母始者謂未有天地之先專言形而上之道道不可謂之無然無聲臭無形狀借此而強名之耳夫既名之曰道矣又曰無名可乎萬物之母謂既有天地之後兼言形而下之器道非至此而後有但既麗於器則有實迹有定位對無而為言耳若指此為有名何者為無名乎以名字絕句義理不通又次四句則言體道之人反求諸已先以故字發之常無欲則純是道理生而靜者也於此而觀其妙妙者微妙而不可見然謂之觀則必有昭然而不昧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常有欲則是人心感物而動者也人自稟生賦形而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皆有所當然而不能無於此而觀其微徵者循也亦謂邊境盡處循其心之所欲而極其所至之境有以觀之而不至於淪陷也是道與器不相離人

所以異於物處在天地間則謂之無謂之有在人之身則謂之無欲謂之有欲若併以無有字絕句却亦未當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其名雖異其出則同也玄者深遠之義而又結之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若曰是道也沖漠無朕至深至遠而動靜陰陽之機萬事萬物之變所從出也老子言道先於此章亦莫要於此章但吾聖賢語道曰無聲無臭無體而不直謂之無耳若以下章有物混成者推之彼豈直以道為無哉言無言有意不相害知道者默而識之然後知無極而太極之言至為精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薛庸齋曰道可道非常道寂然不動常道也感而遂通可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常道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可道也常道體也可道用也自誠而明體之於用也自明而誠用之於體也文玄先生曰讀老子不知體用難與入矣名可名非常名無名之名常名也有名之名可名也無名至

萬物之母道本無名先天地故云始道既有名生萬物故云母常無欲至觀其微無名有名言其道無欲有欲言乎人無欲觀其妙靜而觀其體也有欲觀其微動而觀其用也不知體用則微妙皆一偏也此兩者至同謂之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使異同一致微妙兩忘可以謂之玄矣玄也者道之本理之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固難知知則猶有所待故以又玄指去之若夫玄而不玄物我融然大同萬化皆由此而出矣休庵曰道可道至非常名虛明湛寂無相無名空而有靈是謂真空有而無相是謂妙有真空妙有靈妙無窮大達者尊而稱之曰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可以說也非尋常之道妙道也大道也妙也者大包無外細入無內無為而普應無私無始而靈妙無竭無相而現一切相無名而立一切名大也者元極无上至尊至貴為一氣

之母是三才之祖名可名者虛明無相故無名也一氣動而清濁判二儀位而陰陽顯三才立焉萬物生焉可得而名矣非常名者妙道也大道也三才之大本也何謂大本靈妙氣清者剛在上成象曰天靈妙氣濁者柔居下成形曰地得靈明至真中和之氣其剛柔者也虛明靈妙在人曰心爲一身之主爲萬法之王亦曰性即命也天命之謂性者久也無名至之母無相而極虛明有靈而無聲色一氣於其中發現是謂天地之元始三才由是而立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世界成矣萬物雖殊承恩一也大道無爲至德顯矣道體也德用也用無體不生體無用不妙無爲而有妙用者道也常無至之門老子以自利之皆普利世人日常捨諸緣一念不生絕無所欲以觀其妙自妙至玄廓達大道儒以大道曰大本指其要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字是寄宣此道也不可以字義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

悟達釋以大道曰實相曰真如曰如來地曰無生法心指其要曰不思善不思惡回光自看忽然悟明三教之旨見道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微者舉念之際機將發時見聞覺和中動靜施爲處返觀靈變亦可悟達所謂常無欲是無念從理入常有欲是有念從事入有念無念同出於心而名異矣同謂之玄真心無相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者極虛明而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絕思議無學喻真空妙有陰陽妙此發現三才自此而立萬物自此而生三綱五常法度刑政世語言工巧伎藝資生之業種種德行出世經書力量神通光明壽量智慧辯才玄機妙用清淨世界濁惡世界總由是而出現故曰衆妙之門

常道也道散爲物辨物制名非常道也常道如日昱于晝光出自自然而無限量可道如燭炳于夜光出入爲而有盡也可名常名其義亦然世以不變曰常不知能變亦其常無有常而不變無有變而不常究極而言之謂大常無名即常道常名不涉形氣虛極神生是爲天地始有名即可道可名兆萌理具氣見象陳是爲萬物母天地始即道萬物母即天地也人能反觀身中天地之始而得其生生化化之主諸幻既滅真常猶存則無欲有欲皆不離道有欲謂最初一念善之始萌萬事萬理所從出也無欲則真性湛然天理冲徹一塵不立鬼神莫窺者也道之精妙舍此何觀微猶邊際指成心之初將與物接便當反照以遏其源善念亦不欲沉非善乎無欲則寂然不動有欲則感而遂通體用一源機在動靜動靜多寡凡聖分焉夫妙爲道本微爲物初生化所資不離日用妙非絕無而曠蕩也從虛化氣有一未形者是已微非

實有而充塞由靜而動幾微可測者是已。細論此理有如空虛而忽見鳶飛水靜而忽聞魚躍頭發深省開天之天飛往躍餘見聞何有聲迹雖混而見見聞聞者未嘗混此吾之先天太極混元祖師密傳心印也。人存常心初於此觀照世念無間可入離微而純歸乎妙則所謂欲者龜毛兔角耳。微妙同出乎道而理有精粗譬夫源泉出山潤滌灌漑善利非一清泠澄湛其本性也。風日有指恃源無窮常觀二途源可復矣。玄者道之至理幽眇精微若存此見猶被法縛法尚應捨始契又玄衆妙之理悉從此出故謂之門此門無關無捷惟知道者能入焉。妙雖衆而皆出於玄則衆妙一妙也。一妙衆妙也。造玄者知之。

牛妙傳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自然者也。出於五太之先鴻濛未始惟溟津大梵遼廓無光莫可測也。當此始云太易太易者謂未有氣也漸而云太初太初者謂氣之兆生也漸而

云太始太始者謂有氣而未成質也漸而云太素太素者謂有質而未成形也漸而云太極太極者謂形質已具既極則判輕清之氣上昇爲天重濁之氣下凝爲地中和之氣爲人緒餘土宜散而爲萬物其神功妙用廣大恢洪莫可紀極太上說經無言而言故強爲之名曰道也。夫道者雖有情而有性然無思而無爲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然其用也大得之而成大小得之而成小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爲聲之聲爲響之響爲形之形爲影之影方者得而靜圓者得而動無適而不通無可無不可故云可道也。非者無也常者定也蓋道之爲用應化多端無有常定在天爲天在地爲地在四序爲四序在五行爲五行太空不可言其無品彙不可稱爲有方而不規圓而不矩來

者莫見往焉莫道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千變萬化無適而不有也。老君曰道非在我萬物皆有之昔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乎在莊子曰無往而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蓋道之爲用無乎不在初無常定故云非常道也。名者道也或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然以此而言之則固有是說也以愚之所見豈得無名乎。蓋太上說經以明夫道著書立言以啓迪後人不假其名將何以言之蓋名不正則言不順是以名之耳清靜經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庸之所以云名者道也。蓋本此耳可名者亦道也蓋道之用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植之則塞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卷之而不盈一握舒之而愜於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弱而能強大包無外細入毫芒可

久可大隨圓隨方萬物以之各得其宜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此大道之用也蓋道之爲物無往而不在無適而不可以道名之不亦可乎故云可名者亦道也非常名者亦道也蓋道之在天地間萬於事物無有定名在四序則名春夏秋冬在四大則名火風水於五行則名金木水火土在五常則名仁義禮智信在天文則名日月星辰在地理則名山川河海在日則名爲晝夜晦明在人則名爲視聽言動在萬物則名榮枯消長在一氣則名動靜剛柔名有不可勝數多皆道之發施初無定名故曰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有道之體也蓋道之爲體出於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色無名無形無緒無音無聲玄黃未朕太朴未渾但寂兮寥兮惟恍惟惚耳所以經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云不可見聞於視聽顧非無而何耶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譬如種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此皆無之爲說也始者

亦道也當其太易太始之時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冥冥無祖無宗三色混沌乍存乍亡迨至運推數極三氣開光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此庸之所以謂天地之始乃道也本此說耳有名萬物之母有者道之用也蓋道之爲用從不中有夫不有者無也無則必有有者太極是也太極判而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悉自無而方有自無而有也非道而何耶故云有者道之用也母者道也何以言之易繫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且如根玄而植柯葉而茂芽而萌穗而實翼而飛足而走鱗而躍喙而鳴且啄思而食且鬻千態萬狀皆自道而生夫誰稱生我者父母今既云萬物之母非道而何內觀經云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道者萬物之母也是非之

謂數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道之體也蓋大道之體故常於無當其混沌太無之時在上則無高天無日月無星辰無雲霞無霧露無雷霆無風雨無霜雪不過杳杳而冥冥在下則無厚地無山川無河海無溪谷無草木無獸無禽無人無邦國不過默默而昏昏乃大道之體故云常無也妙者道之體也前所謂常無之說是也常無者謂其寂然不動也然其寂然不動之體淵微莫測蘊奧難見此其所以云常無耳然夫此理人皆有之但於妄念頓除之頃默然靜坐之時心若太虛一毫無翳當此之際道即我矣我即道也豈不妙歟欲觀者謂探索其蘊奧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常有者道之用也謂混茫分判天地裁形三光基布於上穹五緯經躔於分度陰陽升降寒暑往來雨露雷瀉風雷號令五行生剋四序推遷至如九州八紘五湖四海國王侯伯卿社人民草木山川群類萬物常盈於天地之間皆道氣周流不息方能常

有故云常有者道之用也微者道之用也
前所謂常有之說是也然則何謂常有哉
如天長地久四時行百物生未嘗有一息
愆期故云常有也且人身者號小天地也
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號日月髮為星辰
四時五行陰陽升降升木叢林萬物皆備
人能觀夫道之體道之用而行之則此身
即道也道即此身矣此兩者至之玄兩者
謂微妙二字本同一箇道字上流出故立
異名以彰其體用故云同謂之玄也然道
之為體雖杳冥無形然有體則必有用也
如無極者乃其體也太極乃其用也體者
靜也用者動也何以言之濂溪曰無極而
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合而言之乃道也故曰同謂之玄也玄之
至之門此太上讚道之辭也玄者謂道之
為物微妙難思心困焉不能知口闕焉莫
能辯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書其善窮宇宙
之口不足以稱其玄難議難思至玄至妙

一言以蔽故云玄之又玄也衆妙者萬物
也門者理也理者道也且夫天地之間凡
一物各有一理凡一理各有一門門者出
入之戶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
斯道也世稱八萬四千門門各有其理獨
此一門萬理兼該無物不備稱衆妙之門
也
揚智仁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本無名字
始先天而不為始終後天而不為終可道
則非也常道者日用常行皆道也飲食衣
服卧具醫藥皆道也名者天地未始無名
可稱古云喚作一物即不中若可名即非
謂道也名者曰天地日月曰陰陽曰萬
物曰人曰鬼皆謂之常名也無名天地之
始者乃無極也無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故謂之無極謂之始也有者太極也形象
備見是太極判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也天無欲而四炁朗清人無欲而湛然
常寂此乃返觀之妙也人若有欲者於應
機接物之間無忘回光返照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者也乃日用發生動靜之間玄妙
備於斯矣莊子曰夫道者有情有性無為
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
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父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
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厚於德
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
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
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君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
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深七

疑遠大師常德錄玄妙觀經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府卿李得真撰卷四下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喻清中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太極之全體萬理之總名鴻濛肇判盤極既奠強而名之曰道其所謂道未嘗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則非常人之所能道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有一物必具一名輕清而上浮者則謂之天重濁而下載者則謂之地昭乎可觀者為日月燦然有象者為星辰人皆得而名之而其所以輕清所以重濁所以久照而不息其理安在常人孰得而名之夫子言性與天道以子貢之問一知二且不可得而聞況不如子貢者手聞且不可況得而擬議之手嗚呼夫子聖人也子貢其常常者耳程伊川嘗指食卓問邵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康

節之子伯溫記之但云極論而不言所論云何使後之學者竟莫得聞其梗槩此豈常人之所能道常人之所能名耶太極未分冲漠未朕其名未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始者指其初而言也名既立矣陰陽有陰陽之名萬物有萬物之名則千變萬化皆自此而出千條萬端皆自此而生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所自出也猶坤稱母萬物資生之謂也常無常有是句讀道之為物靜無而動有不於無處不足以見其妙不於有處不足以見其微妙玄也要也又微之極也微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微歸也欲者要如此也善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極致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旁出之微有無對待同出異名皆謂之玄玄者妙之極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不特謂之玄而曰玄之又玄亘古今窮天地妙有萬不同出而有出此門也入而無入此門也儒齋林氏釋此章謂道本不容言幾涉

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其說高矣子細玩味謂可道者非常久之道則可謂可名者非常久之名則未可盡於下文有名萬物之母一句微有室礙故也大槩道字靜而重可道常道二道字動而輕名字亦然此章居一經之首老子示人之大旨學者造道之極功皆基於此談經者宜細繹之
晉六虛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開口觸諱了也如未解且聽為蛇畫足矣原夫混沌沌沌無形無名開闢以來自古固存大智不能測神口莫能言聖人默而知之不忍後世無聞強以道字為無形無名者之寓使得有可稱而通達於後學也故曰道取其通達之義雖然此既其文而未既其實耳實之一字須要各人自誠自悟自證其於道也方有實用若然者可與天地並久可與日月並明否則惟事文理言論為至猶寒者說衣綾錦飢者言飽珍羞是則美人

聽聞全無實濟其於道也豈能常存乎故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可道既非常道則道之一字分曉要人自得之耳名可名非常名夫道之一字亦是無形無名者之名也如不造其實惟徇其名可名之名飄風然驟雨然焉能久而不已哉無名天地之始言天地之始始於無名者也有名萬物之母言自有天地之名事物皆由斯道而生母生也此兩則語乃聖人勉人窮理盡性之大旨吁人生與天地一也如母之理奚殊焉胡為不究哉故常無欲至觀其微此二句聖人爲後世開示悟入之門俾學者於此探索必有所造何哉常乃常道也無欲有欲常道之動靜也觀察也微妙也微歸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夫寂然閑居無思慮常道之靜也於此可以察見常道微妙之本體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感即通應事接物常道之動也於此可以察見常道應變功用之所歸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明其體達其用知其

歸聖人之學備矣苟不知其歸流而忘返衆人也知體而不知其用一偏之士也未悟其體而能飾其用者理學也體用兩明千轉萬變道無不在者至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此兩者乃指前有無妙微也同者同於常道也異名則兩者之名也常道未發無有無妙微之分是所同也發出則有無妙微之名列矣是所異也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人能知是兩者未發之同可謂學造深遠矣玄深遠也故曰同謂之玄夫行遠者必有所至今所造雖遠然未至處則所造未至乎極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則所造之至極矣至極則謂之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五千至言無量妙義悉由是出聖人開是門者意其後學有進入之望過門而不入者固不在言倚門而議者常有之也言至于此呵呵踴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李是從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存心中日用平常隨機應變無處不在安靜無爲是真常之道也可以別外妄求有爲動亂其心執著他事者非其平常之道也道本無名從此一氣生出天地萬物有名爲萬物之母也人心未兆無知巧拙造出萬般器物立名是心生爲萬物之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者常無愛欲回光返照以觀其本性眞妙也常有欲以觀其求生行徑循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無欲入於靜有欲出於動動靜機同其本原故有異名也同謂之玄者同其本心未發彰時難料也玄之又玄者常人之心難測況聖人之心手機懷深奧探賾不得也衆妙之門者應變萬事從此出妙用則無窮也

蘇敬靜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天之道也名道之名也天之道如可指爲世人之道則非吾常行之道也道之名如可指爲世人之名則非吾常用之名也天道一自然而世人之道則有帝王道霸道之殊道之名一清靜而世人之名則有仁義禮智

信之異。老子道爲自然名爲清靜。固與世人之所謂道。所謂名不同也。老子生於衰周。蓋見當時王道已衰。霸道將起。思以天道自然爲治。見當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仁若義若智若信。宜是紛紛思以清靜無爲爲化。故有非常道非常名之言。其學至漢文曹參用之。能致安靜之效。寧一之歌。西晉不善用之。而終成清談之禍。亦各隨其所用之何如耳。無名至萬物之母。太極渾淪天地且無名。非天地之始。手雖未有天地而天地已具於太極之內。故曰天地之始。天地肇判。萬物方有名。非萬物之母。手既有天地而萬物即生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妙。太極亘古今有理無形。無則爲妙矣。故欲以無而觀其妙。天地生萬物。亘古今常有。有則爲微矣。故欲以有而觀其微。微邊微也。萬物之生。當窮其四邊而觀言其生。周遍也有生於無。無能生有。老子爲書以有無二字立言。蓋見易書詩春秋皆說有。吾

今說有生於無。無能生有。固是高矣。遠矣。却不知墮於虛無。然以老子之書觀之。亦未盡爲虛無。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如佳兵者不祥之器。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如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如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言皆中理。蓋老子言無而不道於有。易詩書春秋言有而或遺於無。豈可樂以清靜無爲言之哉。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有與無也。同出於道而有無之名。各異。同謂之玄。玄者玄妙也。二者名雖不同。皆極其妙。無能生有。無之妙也。有生於無。有之妙也。其理玄妙。同謂之玄。則不可以有無論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混有無而謂之玄。則又不可謂之玄矣。謂之玄之又玄。可也。無能生有。有生於無。天下萬善衆妙集焉。皆從此而出。非玄之又玄乎。

吳環中曰。道可道。章道果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道果無物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道果何物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即道也。天地間惟道爲大。實在人物未生之前。及其生也。於是道之名生焉。呼道易言乎。哉。周至昭王時。老子著道德五千文。傷周之衰。人物滋傷。世道險巇。欲一挽回爲粹古之風。故於第一章首論道。樞有常道。常名有無。微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等語。其旨隱而不露。其言近而弘。深自漢迄今解者不止百家。各出己見。按不敢妄爲異說。亦不敢以經子史爲證。祇就老子書中尋究。庶不差誤。仁義禮樂政刑兵法財貨求賢治國安民之理。諸家解已詳悉。大槩老子一書教人於無形無影處。加存養體察之功。於念頭動處。乃生死之機。纔著念却。又不是欲母意。母我兩至其極。此其所以異於吾儒之所謂道也。善乎文公朱紫陽之語曰。老子一書中涵仙意。祇是自家占便宜。清靜無爲而已。斯言盡老子

之旨矣老子之所謂道非世上尋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尋常之道也老子之所謂名非世上尋常之名也故其言曰吾不知其名強爲之名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明名曰希此老子所謂名也可名尋常之名也故繼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既非常道又非常名若有若無有無互用有者不滯於有無者不泥於無無不在先有不在後生而不有爲道之母故於無上觀道之妙於有上觀道之微妙與微有與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幽深之義非取乎色玄之又玄幽深而不可究詰衆妙之所由出門者有無出入之門得其門者寡矣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爲萬物之奧無有入手無間豈不爲衆妙之門乎老子首章首論道樞以有無二字貫常道常名爲一書之旨獨於道字上不十分

說破一書間見迭出後反覆沉潛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喟然嘆曰一手一手其爲道之根抵乎是一也歛之則無散之則有莊周曰人得一萬事畢信斯言也道果生於一矣果能此道矣致虛極守靜篤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出入生死入水火貫金石乘虛御風此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此下士聞之大笑也是錫稱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豈欺我哉

此是虛處做實用品說不成故曰可道非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真是常道名體虛難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強名纔有可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用名其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難名曰妙反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循小道曰微動觀乎外而欲有爲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玄妙衆妙之門此門乾坤闔闔處體用出入處惟無欲而靜觀者方會此門本一庵居士曰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無在而無不在以爲無耶天地萬物出焉以爲有耶無方無體之可言所可見者常而已常者無始終無今古非有非無而該乎有無非闔闔往來而行乎闔闔往來者也以可道爲道以可名爲名何足以盡此常哉既曰道又曰名者道其隱而名其著也又名者所以形此道也謂之無非無其實

也無其名而已謂之有非有其實也有其名而已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人之生也實始於父而成形於母故天地萬物亦父於無而母於有妙猶妙有之妙微歸也列子死者德之微張湛注謂微者歸也是也蓋方其未有一物之先森羅萬象之理已具及萬物散殊之異未有不歸於一本者故體道者常無欲以觀其妙所以存其神而感通天下之故已會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有欲以觀其微所以觀其復而歸根復命之常已見於芸芸並作之際是以知微知顯反約於博執要以御物而道在我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玄者深遠之義同謂之玄言聖人與道為一貫精粗兼動靜超於兩而有無不足以名之故寄之玄若曰深矣遠矣而無能名耳此大而化之之事玄之又玄則聖不可知之神矣出入往來冥適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常在釋氏為真常妙在釋氏為妙有常無常有即空色色

空之意同謂之玄則所謂不屬有無者也拾遺○嚴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太平先師曰有對則名異絕待則玄同忘玄之玄則曰玄玄○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

諸子旁證○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屢屢乎聞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現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循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陳抱一解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為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為有道可言若有道可道則當云

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惡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室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

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繞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繞指此強名之名爲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時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

也然則人與天果何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戾而聞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聞或介而不交於物或呪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鑠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卷七即一物中卷七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

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以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主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
可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
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
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
而名五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師曠之調
五音也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
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
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
王之制不宜即廢末世之事善者即之故
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法故曰道可
道非常道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害除積
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
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
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
知責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
名非常名也著之竹帛鏤之金石可傳於
人者皆其蘊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
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
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
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石潭曰道可道非常道此一段有兩說不
同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為可得而言之
道而常道為不可言之道者有以首句道
可道之道為老子之所謂道而常道為常
人之所謂道者然首一道字以為可得而
言之道則是老子反以世之所謂道者居
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
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
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為老子之所謂道
若曰吾所謂道非常人之所謂道亦似矣
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
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章
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
觀妙常有欲以觀微之言豈以常字為常
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
而思之蓋首一道字與下常道字皆是言
道之體特可道之道字則指世人所謂道
而言之若曰吾所謂道者非世人可以指
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則非吾所謂自
然之常道矣所謂常者言其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亘古亘今常存之道也世俗之所
謂道者若夫子所謂小道孟子之所謂道
二之道也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通行
之道而老子之所謂道乃專指虛無自然
者為道故也名可名非常名此一段亦有
兩說或以上名字為世俗之名或以為道
之名其意之別亦與前段同今但以前段
例之則此上一名字與下常名字亦如前
二句皆言道之名也蓋道本不可得而名
今所以名之曰道者乃強名之若其可得
而名則其名各有對待如下章所謂美惡
難易長短高下不得以為常非吾所謂常
名矣故知此二句只是解上二句便是後
章強名曰道之意爾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名有
名斷句者有以無與有斷句者以無與有
斷句似乎高矣然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
有名之說不知亦可以如此斷句乎是知
古人以無名有名斷句者為是蓋大道之
體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以其沖漠

無朕不可得而名故曰無名雖曰無名實爲天地之始也以其萬象森然已具其理有可得而名故曰有名既曰有名則萬物之母矣始者言其所自出有生於無故曰始母者言其已有兆朕如胚胎之已具者也故曰母此始即如易之所謂太始母者如易之所謂成物也但易主乾坤而言此則專主道而言耳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字絕句者有以欲字絕句者以有字無字絕句者本於莊子蓋莊子天下篇言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然老子後章又自有常無欲三字連說者則豈容以無字斷句哉以欲字斷句則於莊子有礙以無字斷句則於後章有礙然莊子最得老子之真者也豈後章無欲字特偶然同於此章不可爲例耶然既兩說皆有所本則不容棄一說而取一說也蓋以無字有字斷句者言道體也言無欲有欲者言人之體道也常道隱於無故

於無處可以觀其妙常道顯於有故於有處可以觀其微妙者言其不可名者也微者言其有可名者也若欲字斷句則人常能無欲可以見其常無之妙此猶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常於有欲處則可以見其常有之微此猶大易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於無欲而見其寂然不動之妙於有欲而見其感而遂通之微則道之體用得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即儒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也兩者有與無也道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兩者皆出於道所謂一源也而有無異名無即微也有即顯也惟一源故無間也同謂之玄者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亦不可以爲有耶則其體似無以爲無耶則其用似有故謂之玄玄者有無不可分之謂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名者即莊子所謂有有者也無名者即莊子所謂有無者也玄者有則不可謂之

有無亦不可謂之無既不可謂之無則未始有無者也既玄矣又玄焉則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玄者不可以有無言玄之又玄則又不可以玄言焉雖玄之又玄矣然一理之中萬理寓焉衆理之妙無不由茲而出故謂之門夫以一理而出萬理此似與儒者之道同矣而與儒者之道卒不同者蓋儒者以事物爲主而道寓於器此則以虛無爲主專以道爲精而超乎事物之粗故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陸八

陸道大師常侍掌觀提舉學事劉水編集

前朝奉大夫府中丞兼提舉學事劉水編集

天下皆知章

考異阿上公作養身章趙實
作其常靜無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
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
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
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速還淳之
由

杜光庭曰夫悠悠衆趣蠢蠢群生涉境起
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
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感
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
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矣
張冲應曰道先手身而包乎天地也人體
此自然之道而行之則神存精固勿與物
逐不逞其才不貪其名畏益就損因近懼
遠則萬禍潛消而身得其養矣故養身所
以次于體道之章此河上公之釋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
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
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
以不去

考異易之相無至相隨一作有無之相生
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萬物作焉而不
辭一無焉字一作萬物作焉而不為如功
成而弗居夫惟弗居弗功一作不處
一無而字是以不去一作不處

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己美
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為
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
相生見有而為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為
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為長也高下相傾
見高而為下也音聲相和上唱下必和也
前後相隨陸八上行下必傾也是以聖人處無
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
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
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
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

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
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
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
知矣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
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王輔嗣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美者人
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
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
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廢也此六者皆陳
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教也是以至之事自

然已足為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至為而不
恃智慧自備為則偶也功成而弗居因物
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惟至不去使
功在已則功不可久也
唐明皇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善者生
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
知已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美善無主但
是忘情皆由對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
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
已○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

也夫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獲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爲美已身所履行者爲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竟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但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奧腐莊子云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是也故有無相生○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自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究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難易相成○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本而難於陶甄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相形○疏此明長短

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鳬脰非短以鵝之長故續之則憂鵝脰非長因鳬之短故斷之則悲見長短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生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高下相傾○疏此名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爲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音聲相和○疏此名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遠觀之談前後相隨○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爲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詐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現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六者相遠遞爲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是以聖人至之教無爲之事無事也

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疏是以者說下明上也夫師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爲也任真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日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萬物作焉而不辭今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爲百姓不知愛遊愛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人忘聖功也生而不有至不居今物各遠其性不爲己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慎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疏今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己有今物各得其譽爲聖人不恃爲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不敢享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勿居而不去○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享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德德忘功而功不去先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杜光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至斯不善已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爲是而莫能爲皆知不善與惡爲非而莫能革故聖人歎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仗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非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爲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爲之道乎故可歎也矣者非眞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爲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知北遊篇黃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地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

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門遠執是非互生滅否理身理國能無爲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故有無相生老君歎彼常徒迷正道妄生對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執者著也執有即

斤無執無則斤有執難則斤易執易則斤難執短即斤長執長即斤短執高即斤下執下即斤高執後即斤前執前即斤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難易相成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夫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爲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技之稱也陶者和土爲器也各擅其伎則爲易更而使之則爲難也長短相形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夫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在茲乎滯之則爲執通之則爲道

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鳬鵲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斤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高下相傾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

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群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專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哉音聲相和夫天地噫氣而衆籟作焉律呂和合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慙慙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強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爲達達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

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故哀心感者其聲悲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恣慝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不知樂者眾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

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淫淫志宋音無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於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為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北方曰廣莫西北曰不周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

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閑視返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前後相隨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耳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竟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其惡也不知死生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達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德偶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

士忘前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第一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兼得神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第四博贈之聖無天下之位者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無博贈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基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清謳歌之聖龔叔文擊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

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爲其下自遂故閒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歌曰擊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生而至不居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慎一日已具疏解言聖人有

及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顯其功故曰加慎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慎謹也聖人無爲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夫惟至不去夫惟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功格天下而不爲已德冠四時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人不厭故其志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且如髮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道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道無異相

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不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美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美惡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故有無相生至前後相隨太易未判萬象同體而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形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倣造而有倣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以適已性長非所

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所寓而去道也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手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媸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自形自色各極其高下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蓋萬物而不爲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履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已無居物莫能遠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王介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夫美者惡之對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惟聖人乃無對於萬物自非聖人之所爲皆有對矣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字說無從大難從亡蓋大難者有之極也有極則復此於無者矣老子曰有無之相生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觀有之有對於是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未嘗不爲也蓋爲出於不爲聖人未嘗不言也蓋言出於不言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生之而不有其生爲之而不恃其爲功成而不居其功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惟我無我然後不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不失人不知無我而常至於有我則不惟失已非惟不失已而又失人功成則居居則與去爲對聖人不居上之三者然後道之常在於我而不去也

蘇頌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當事而爲無爲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焉至不居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待至於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夫惟至不去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吉甫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而欲之知惡與不

善而惡之然自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鳬脰之短有鳬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爲是則百谷爲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瀆爲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黃鍾爲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爲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處無爲之事無爲也無事則無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行不言之教無言也無言則言出於不言雖事不涉爲之之迹雖教不發言之之意故事濟而教行萬物作焉

而不辭至不居功名雖高豈有無滿之累乎將使人反常復朴與天地爲徒與造化爲友也夫惟至不去不居則去爲對此道之常在我豈有遷去哉

陸農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眞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眞善也眞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爲美眞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於眞善混於眞美復歸于朴而與天地與造化爲友者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

王元澤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道本無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

而樂者所以惡不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惡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新說此言美惡善不善相逐而妄者溺於美善不如有一惡與不善也唯聖人超然遠覽知美之有惡善之有不善未嘗有所溺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離道而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觸類爲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性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爲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有叙篇可以理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雖事而未嘗涉爲之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爲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

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萬物作而不辭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寂然無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生而至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夫惟至不去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以適然之事攬以爲功而罔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充滿之累乎劉仲平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天下皆知吾美之爲美則美不足其終也反謂惡而已矣天下皆知吾善之爲善則善不足其終也反謂不善而已矣是以聖人至之教惟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天下不知吾有善與美之所以然者此其道教人而不去也夫惟至不去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者言與爲成故此舉斷以不居也不

去謂處六對之間爲獨立也哉民宜無知既以流於六對而於六者又絕而去之以事教爲應則民何賴乎唯不居功則雖不去之其善教大矣莊子曰因萬物而不劉巨濟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美名立則惡生矣善名立則不善生矣皆道之失也善惡之性雖立而名名字字未始有極也俗學不能知然而知所好方以爲美也而惡因之以爲善也而不善因之聖人雖不能絕於善惡亦不能離善惡而獨立然能以美爲惡以善爲不善亦能以惡爲美以不善爲善莊子曰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爲神奇神奇復爲臭腐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端相成之類也冥靈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此六對者皆因於善惡為名字言。未知有極者也。惟見曉於真寔之中則能知之。知之則齊之是以聖人至之教善惡既分則有六對為民宜無知則其為貴大矣。同民患者於是。有事又有教焉。速為之而事成者無為之事也。近言之而教行者不善之教也。有事有教特以救俗而已。反與之同流將為六對者之所浮沉。尚何以為費乎。莊子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萬物作而不辭，此申不言之義。委萬物於自造而不能說，故曰作而不辭。既作則生，既生則教行焉。為舉之以無我，故曰生而不有。以辭屬言者，蓋令萬物則口不能無費者也。夫惟至不去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者，此申不為之有為。則事成有事，則功成侍為。於前則功居於後矣。

既謂之美，則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性情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是猶美之為美，善之為善，特未定也。經所謂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是矣。且天下之理有為則有成，虧有言則有當，愆皆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能遺物離人而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為對。而物無能偶之者，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獨有者，是矣。無為之事，則至為去為，而真寔之中獨見曉焉。不言之教，則至言去言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則與之作而不辭。任萬物之自生，而不有其生。任萬物之自為，而不恃其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故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功成而不居，其功其不欲見賢耶。故次之以不尚賢。趙實庵曰：初序六對之緣。一謂非正性。○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老子之言道德，妙在首篇自常無以至於常有，則恍惚之中有象，與物一以貫之。又自玄之又玄，分頌漸之義，要妙盡乎此矣。然八十一篇義理相貫，其義皆有攸緒。自物離妙門，則常道常名者，交融於美惡之地，故繼以天下皆知章。夫道降而為物，常即道之體。體者所以備眾用，用之豈能一於常。故逐物之性，則有遷在物之情，必有變常者，不可以自常美者，不可以常美。情變不一而善惡相反矣。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朱荊采菲無以下體。言天地之情不能常和，萬物之性不能常善。美惡者非道也，亦非性也。是情立知見也。凡立知見，無非是欲欲之心，只知美之為美，不知美者返而為惡矣。知善之為善，不知善者返而為不善矣。此

見乎常道常名者流而爲事物故曰事以繼道是章自善惡相返至于六對不齊先引事而顯理次去累而返真所謂以事顯理者謂美惡善否六對不齊無非事者至於聖人處無爲之事則因事而見理由塵而入覺是理者非聖人其能乎聖人以獨智照明超然於萬形之上去彼流動之域自處無爲之地凡天下之有是者豈能累我哉此去累而返真夫無則無爲無爲而已有則與事事從有與聖人豈恐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隨變所適治之而已經義至此漸云治道凡言治道必該方內之教然後明治之之理故平有納無雖儒者之議議室斯通矣屬聖人之獨知經所以先言善惡顯之事相次舉六對以明因緣○二對待之境○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故之字牒前文美善相返嘆其美惡善否如此後正標六者對待有無理也難易事也長短才也高下勢也聲音律呂也前後新故也夫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百昌生於

土而返於土出機入機者自至無之中受命而來及其返也返入於無此以性言也百昌生於土自有形而遠夫無形既生於物又化爲土未離有也此以形言也蓋有無同出於道之一性出則爲有入則爲無若春夏之居先秋冬之躡後成始成終互隱互顯對待境中第一義也故曰有無之相生此理也難易之相成事無易也積難成易事無難也積易成難夫創業難也守成易也以創業比守成創業雖難因而返易何以明之以有道伐無道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如湯武弔民伐罪是也以守成比創業守成則易因而返難何以明之守成之君如執滿器使心定志平不可以不靜而鎮之動即傾覆謂不知定心平志返爲難矣故守成之君無如成王也若夫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特言易而不言難而能易者難在其中矣天下之勢其執不然蓋易其難則致難難其易則有易故曰難易之相成茲事也長短之相

形物生於天地之間同稟乎一氣得其氣之全者形之長得其氣之弱者形之短故古之人多長七尺今之人不過五尺古之人長而魁偉者一氣之降也今之人短小而削弱者一氣之沒微也豈徒事之變耶人亦然爾雖間復不齊蓋不能純如此也故天人之形有定數也相形者用之有宜也材用適於大匠之手各當其宜人才置諸聖人之選各稱其德性長非所斷鶴脰是也性短非所續鳧膝是也故長者不可短短之則悲短者不可續續之則憂自然之理也獨性之在人無長無短平等而已若物之在人固不一矣傳曰龜長於蛇不以形言而以理言陰虧於陽不以氣言而以德言有若防風之骨以事車唯僥之民長尺五何其不齊也夫寸短而尺長非寸不能致尺揀脩而拱短非拱不能以安棟相形之謂也此固以材言高下之相傾天高而地下陽上而陰下山高而澤下上下者勢也位也位之高其勢不得不高位之

下其勢不得不下然天覆下地仰上二者無相傾陽在上陰在下二者無相傾惟山高澤下有相傾也山高而澤下有從水而言者曰百谷爲川潰之源則高以傾乎下以下爲是則川潰爲百谷之歸又以相傾之勢言之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亦相傾之理也何以言之岸高也岸穴而爲谷谷窪也窪者陷而復平平者崇而爲陵千仞之後安知陵不爲岸乎岸不爲窪乎相傾者凡以勢而言聲音之相和言樂也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樸散之後民失性情非禮以節之則亂非樂以和之則傷故樂之興音聲之作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聲焦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

憂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政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慙慙之音矣律呂者配於十二月矣夫五音起於五行五行配於五臟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心主喜腎主恐五臟所主不同五聲相感亦異以喜召喜其聲亦喜以悲召悲其聲亦悲內有所感外有所應情志之所感也故有聲音相和焉故音聲以律呂言也前後之相隨日之徂也不復有一日月之所繫焉年之徂也不復有一年歲之所統焉幻之遷也不復有諸幻身之所紀焉今之往也不復有于今時之所通焉回首視之立致今古

春夏先而秋冬後四時之運未嘗暫止新者復故故者復新循環無端前後相逐禍福相倚而不忒形影相弔而不離茲前後之理以新故而言之觀夫有無之相生事物之變也若同乃虛虛乃大復何出沒焉難易相成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復何憂患焉長短之相形形之不齊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孰齊孰不齊焉高下之相傾上爲皇下爲王得吾道之所一也物莫能遷孰傾孰不傾焉爲聲音之相和寧如大音希聲者聽之所不能入乎前後之相隨寧如處陰休影者迹之所不能辨乎茲非體道而立乎萬物之上者孰能與於斯則知聖人者有物安足以繫之○次雖患守眞○一以常反照○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是以字牒前起後前言六對不齊於此至我中略分二門一者謂物之不齊六對相仍二者物之相待有和合相以不齊而齊之是有爲也以對待而和合之是膠固也於對待不齊之中獨超然自得即聖人也

聖人則盡其性者也盡其性則才與道并
不能盡其性則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
道有其才而無其道則巧巧則人爲有其
道而無其才則質質則不化惟才與道并
是謂全德適時應變變而不窮然後能明
無爲之道能明無爲之道善處無爲之事
善處無爲之事能行不言之教凡寓形於
宇內者不能逃乎事處位乎至貴者不可
然乎心蓋心與事并則失無爲之理身與
事遠則失善處之能聖人者處乎一堂之
上而供萬事之求豈可以身遠乎事哉必
曰虛心應變而已彼六對者雖自外來以
理觀之寔自心至且以心起情事與情合
事與情合則對待之境紛紛錯錯無時而
已是未知因其固焉付之自爾彼物有自
然之性吾則因而治之彼物有不說之理
吾則默而相之乃所謂不行而知不見而
明者也若夫天無爲以之清而福善禍淫
之理明矣地無爲以之寧而承天效法之
情著矣由是觀之天地豈無事耶處之無

爲而已○二以誠化物○行不言之教夫
不言之教者聖人以誠化天下也以誠化
物則觀而化也上之化下如風行地上豈
俟言哉莊子謂兩無爲相合是也易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化至於神則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又正者一而止之也凡我之正物莫不正
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此皆不言之教也雖然以誠化物以身
率人皆治天下者之事也若夫不言而謂
之教者尚有諄諄之意殆夫若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得其自然也非聖人孰可語
於斯乎故觀不及豫終南戒襄公之詩曰
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三運量
不匱○萬物作焉而不辭前言六對不齊
聖人以獨智見覺破幻歸真自處無爲之
地坐制紛拏次云萬物作而不辭顯道之
用何謂顯用無爲即不動也今也萬物有
作物自何來還從無出雖云生者自生化
者自化道未嘗主之又何以言不辭既言

不辭則來者不拒矣如是則萬物實道生
之聖人主之豈不曰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在權實二相所論萬物爲權聖人爲實實
故不移權以相顯是則天下爲聖人所有
聖人未嘗有天下使其容心適足自累虛
以照之常應常靜又何辭焉○四化出自
然○生而不有前言作而不辭是順物之
理任之生化自若也次言生而不有聖人
虛心以應物豈以生者爲我有耶易曰乾
其靜也專天地舍陰陽陰陽生萬物道既
不主聖人其尸之手則知聖人者主道而
不主物主物則雜其心也莊子曰道不欲
雜雜則多其是之謂乎此皆明無爲之理
也○五不任智力○爲而不恃前二句言
無爲此言有爲無爲即有爲之本也經曰
爲無爲則無不治今此明爲而不恃者言
不矜伐也向所謂作而不辭者物在範圍
之內故作者不可辭次言生而不有者致
物於空虛之地故生而不有此顯聖人處
無爲之中而未嘗不爲也自有爲而至無

為則天下既以治矣百官既以職矣君臣父子既以序矣朋友既以信矣禮義既以明矣刑罰既以清矣百工既以具矣四夷既以服矣百姓既以定矣聖人於此不歸其功然則歸之誰耶聖人作之初無心成之亦無心蓋一切塵緣本無自性聖人之心亦虛而已此言大聖之道也若夫為一事曰仁行一事曰義從以矜伐於人不過霸者之事而已又豈與隆古比治哉○六神化不留○功成不居道無定體因物以為體常無一心因心而為心響之發也其在聲物之生也其在色至于手執足行夢思覺想前念未滅後念復興是心本無緣塵而作聖人覺此其誰居乎然則功成者居其位也居其位而不去者是泥迹於有為也泥迹於有為宜其膠固而不解若是則豈有道者之心哉語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況出治之聖人乎聖人則不然體天而行也比夫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去則無繫矣易曰乘木舟虛

不特去者而然其在位之心亦若是而已苟為不然則道有去留矣今所謂功成不居者進退有道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夫乾之亢陽用九之義是也居天下之廣居孟子之言是也大名之下難可久居鵠夷子之言是也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釋氏之言是也內觀起火十月脫胎真人之言是也知此者非聖人而疇克焉哉○三牒前顯常○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所言去者名與位也所不可去者獨立而不改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計一

擬達大師常德路金妙觀經觀音劉繼本編集
前朝奉文太府寺簿曹郎院錄事司馬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邵若愚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天下皆知美之者已亦傲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者已亦傲為善斯不善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雌雄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為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處之無心為之無事所以能濟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而教天下且萬物並作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已無所與於民無事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不知有君之化雖為君父而不恃功業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王志然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夫美惡善否古今對治之術通天下皆知之矣而美者有惡為之對而善者有不善為之對知美

惡善否之所在則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況善否云乎哉善善惡惡非肆情縱欲之妄有而何且善之不善安有美之不美者焉美之爲美安有善之不善者焉鑑明則塵垢不止心明則善惡自彰而愚者反是莊子曰是非吾謂情者是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夫何世人每陷於對待之境不能自出其所固不偏諸有則偏諸無不滯諸形則滯諸數故曰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音聲也前後也原其所起不謂之無端由也已其必有旨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故曰有無之相生嚴君平曰無難無以知其易無易無以知其難古謂先難而後獲經謂多易必多難故曰難易之相成無長無以知其短無短無以知其長御解曰若尺寸是已無高無以知其下無下無以知其高御解曰若山澤是已無聲無以知其音無音無以知其聲六

律既協八音既諧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必矣無前無以知其後無後無以知其前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所謂前後之相隨者必矣之六者固不出其所位以跡觀之未始不異以道觀之未始不同曾不若聖人治天下槩以無爲之道而處之則無不治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用不言之教教之天下使民不欲以靜默而成之天下口耳之教學說誥之說將無所聞其喙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無作則萬物觀有所作則有所治焉生而或有則未能忘我者也爲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也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也惟其不自作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居所以與道翱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者矣

天下之所謂美者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謂善者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乎曰淡乎無味斯吾所謂美也處人所惡斯吾所謂善也知乎此者然後可與入道故有無相生至行不言之教有與無對故能相生難與易對故能相成長與短對故能相形高與下對故能相傾聲與音對故能相和前與後對故能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然觀此理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故能不累於物萬物作而不辭至是以不去夫盈於天地之間者無非無也其作之者誰乎其生之者誰乎其爲之者誰乎是必有主宰默運於其間道雖無名不可得而辭其名道雖無跡不可得而辭其跡故曰作而不辭若夫生而有其生之功爲而恃其爲之力其爲道也淺矣聖有體此不有恃何功之不可成功成不居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之謂夫如是則與道合而爲一無適不可何用遠去於

人哉

程泰之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衆所嘉尚則命以爲美事爲曲當則名以爲善美之與善固可貴矣而不可使人得而明知也我之示彼之見也我國尚之彼必效之羊質虎皮反以亂真故天下知此之爲善爲美則遂入於不善不美也世或貴遜則必有陰諂而陽辭者反假之以濟其貪也世方尚儉則又有羸服弊車自挈壺殮者是又故自菲陋以中上欲非其中心實然也若夫體道之人藏其用而不示使人由而不知則夫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端正而不知以爲義者是其效也正如嬰兒之慕駒犢之從不知慕從之爲孝而自與孝合者乃其孝之真者歟老氏上手道而言自然者皆此類也故有無至相成誠有是美誠有是善是之謂有詐焉而爲則直無耳積思累行以及美善是之謂難模其似而放爲之則易也夫真美不生美而生惡真善不生善而生不善何也積思

累善者難而售僞假冒者易也故表示美善以觀欲天下人從其易者爲之以益其已之所無而銜世人之所不知其理固相因仍也長短至相傾好勝自銜之心人皆有之上之人昭昭乎揭美善以詔天下彼愧其無有知其難及是從其易者爲之以求益其所無於是恥其短之見形於長也則扶跛其卑以傾人之高此皆善否美惡轉易之本也聲音之相隨聲人聲也音樂之成文者也登歌在上而匏竹受之以爲樂均是其所以爲相和也謂其相和之先後則又常相追逐也莊子曰我固實之彼固需之以此理達諸治道則不止音之和聲而已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前後之相隨者未已也故上之所向不可使人人知之也是以至之事凡老氏之言無爲所包其廣而隨事指者不一其地也此之無爲主動化以言也胷中實分當否而外貌全泯形迹美者心固美之而不露其美之意善者心亦善之而不示其善善之迹此

其於作爲之地默行其意而不著其狀是謂無爲之事也夫其爲此者何也正慮夫意向外著而人得習其好以離其僞也其曰處者立撫於此安而居之不復雜以他事也行不言之教通彼我必以言既曰教矣而無言以喻則人將何所循以爲趨耶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放而爲僞也名此事之爲美表此人之爲善形諸褒借描諸號令人從其所美所善而摹擬其似則向之眞美眞善皆將轉爲假託矣老子於是究其僞之所起而反之矣其中未嘗不存動化之機而外焉不示抑揚之則使夫游泳其間者莫知夫何者之可以中上欲也則謂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正教焉而不言者也若夫立師資之等列分親生之先後則夫不言之教雖其默如淵而其聲如雷矣萬物作焉至功成不居作者興起而承其教也生如動而徐生之生也教學於人而善心有萌者是其所以生之也爲者其作爲之地也功者以天下

之自化自實者而歸其傲於已也夫無爲之事不言之教其事其言非家至戶到各立一則也放天地不仁之大槩四海而用一撫焉凡能興起而應其所教者歸斯受之未嘗有所卻謝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之謂不辭也善心有萌其教已效而猶不肯自以爲當也是不有且不恃也及其作也生也爲也三者皆忘于成則功且遂矣乃又棄而不居則若已未嘗有預也嗚呼其已大矣事之未濟也以爲已任及其已濟也不爲已功此大道之所以不肯爲德也夫惟至不去有形必終於壞有數必終於盡是凡有必趨於無也則其去安可得留也若夫功成而不居則直付之無有是在我者無盈可虧無成可壞則安得而去也春之華物是明以發生之德自居也故其華可代秋而成實是明以擎歛之事自任也故其實可落若元氣行乎四時之表生生而不自生化而不自化則亘萬古而常然此既無所於留彼亦

無所於往也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論儒者恨民之難覺而老氏恨其不愚故其言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至其自言待之道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又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推此言也則夫力詆聖智仁義而欲棄絕其具者意不專在乎聖智仁義也其曰智慧出有大偽者是其所從立矯之本也蓋禮法之立自義堯始其立也以捕結繩之簡也既病其簡故從而祖習者其勢不容不趨於繁及其繁也制度機括布滿暴白民之巧者既有所見亦有所放是上能出智以防民而民亦能放智以亂法也此老氏所爲追咎智慧之多事而欲矯之以無爲也懲明民之啓僞而欲矯之以無迹也夫川實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一彼一此既已對立則勢不兩大故聖智仁義不容不在棄絕之域也然而聖智仁義老氏終不免取之以寓此道則其所欲棄絕者豈其實理也

哉究終觀微而答其播宣利器以明示民焉耳即此兩章而詳味之豈不灼其可見也哉其曰不尚賢也者非賢不肖一律也特不肯表而出之如季微之謂危其棲觀以招致投迹者耳曰天下皆美善之爲美善斯入於不美不善正亦默運其迹而不使至於奔趨假託焉耳至其師資兼用而高下有分動靜兩立而情生有機則雖外示兼容而中實有別也既以兼容之公來天下又以甄別之機動人心此其法出於易之藏用而非老氏之意初也特其施置有淺深焉耳易之言曰顯諸仁藏諸用顯者有具可示之謂也藏者致用之本深密難測之謂也禮樂刑政既已裁爲治具而猶病夫可使之由而不能使之知也則夫據總體道以制爲此具者雖欲示之亦無由可示也故易之藏用其極致遂至於入神也神云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氏模之以謂無爲而無不爲者是也特變其語度以自立已則焉耳學者不敢以此議

易而皆用此為老氏譏病則是否何其無定也然其施置不免小異於易者則亦不可掩蓋矣易求顯於用而不可故常也百姓之愚而不能自同乎仁智之有見也者氏則直欲從而愚之必待其無知無欲然後與取歛張一出於我也此其異也

詹秋園曰天下皆知至不去養身一書始欲相忘於不識不知之表終欲相反相成而不自大其大以居天下之大也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適恐好善非張至於為惡為不善已蓋事為字偶對待自相生而極於相隨其反復各以類從為消長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付萬物於此作彼應而不辭讓生而不自有為而不自恃雖及功成而弗居必且推之而不去矣蓋善養身者能以功成身退自處則居安資深又寧失其肩背乎張沖應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大道惡與而持謙也才美矣而眾美之終為起妬名善矣而眾善之終為起爭妬固害身爭害

身故龐涓逞其才而中樹下之失韓信貪其名而遭雲夢之誅是皆不足以語玄道者也聖人者出不恃其才之所獨有而常懷見有為無之心不惜其功之所難成而常有見難為易之念彼短我兮我推之以

長而短為長所覆故曰相形彼高我下我居之以下而高為下所抑故曰相傾彼感此應而聲音相和前行後效上下自順處之以無為之事行之以不言之教以道律身以身闡道真心固矣萬物作而心不亂貪心絕矣萬物生而心不有志可為而不逞所為功已成而不居其位子房所以赤松之遊連鍾離權所以玉洞之去忙忙此養也夫有此養則精長固氣長存神清而身長生福德在我而不去白玉蟾曰天下皆知美之為求為美名翼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為求為善又善斯不善已反為惡人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

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焉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儻若不生安見長存生而不有無非妄幻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功成而弗居豈可與夢為貴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也

廖粹然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人皆以色聲香味觸法喜怒哀樂欲為強美吾知則不然夫何故哉斯惡已故好事多魔七情內攻六賊外寇一切貪欲必為身害吾恒恬憺無為以學道得道為強豈不美歟皆知善之為善亦以為善最樂或作善功濟人利物皆是善事吾見未然而何故斯不善已人非堯舜或不做好事先欲望報賄上留心或生悔吝恐未盡善吾嘗清靜定慧安心養神以守道而成功為上善豈不樂哉故有無相生此言道德妙用難易

相成造化始端長短相形器質法度高下相傾天地變通音聲相和風氣吹噓前後相隨古今生化此皆道妙無有窮盡是以聖人太上老子得道之名或曰大上曰聖人曰有道之士曰人主曰道者曰心君曰大丈夫隨事稱也處無爲之事此是根本行不言之教太上曰默然無限神仙從此得萬物作而不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吾道生而不有生代無窮爲而不恃施恩而不望報功成弗居生成萬物而不爲主

夫惟弗居自愛而不自貴是以不去亘古亘今無來無去

陳碧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爲美而情之所惡爲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已之所是爲善而已之所非爲不善縱已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

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蓋美若乃王者以美善化天下使天下知其美之爲美蓋未盡善也故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也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燭其治迹竊而悔之斯爲惡已豈曰善乎嚴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疎始於仲春蓂參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感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手斯戒其誇誇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至前後之相隨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爲有爲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爲而淵德不去故有無之相生者謂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者也謂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易則難就各守其工

則易成故曰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者謂長短之相形本不相形故見鶴則知鳬脰之短觀鳬則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者謂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夫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鵝交馳則適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者謂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吹物不同使其自已也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者謂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還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嚴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无則無以見有無有則無以知无無難則無以知易無

易則無以知難無長則無以知短無短則無以知長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無以知山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無先則無以知後無後則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爲爲也是以聖人至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爲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無爲者非拱默閑堂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者謂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爲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善無爲之化也故聖人任之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萬物

自生卓然獨化不爲已有群品營爲各適其性不恃已德功成事遂道治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已也不居者不以實位據爲已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陣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謝圖南曰天下皆知至善已聖人之治天下善政美化深入人心而人不知其爲善美之迹後世行一政施一令而人善之興一利除一害而人美之非不可也而昭昭在人耳目未必能得人心之故不知者其感深知之者其迹淺深者難窮淺者易露夫苟易露則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特一反掌間爾下文所以及有無難易之戒其旨深矣故有無至相隨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其能必美之不爲惡善之不爲不善乎無生有有復生無難成易易復成難長短高下相形相傾反覆變易初無一定也如聲動而音和之先行而後隨之理之必然勢之必至也是以聖人至不去聖人知天下之情若是其不常也故任物理之自然事處以無爲教行以不言則曰善曰美孰得而知之物當作起不辭其責物當生育不有其利爲無不爲而不恃其能爲成無不成而不居其成功天下各適其道而聖人若無預焉然雖不居其功而天下捨聖人而何往聖人無心於天下而天下自不能無心於聖人此所以爲上古之世歟蓋常論之古今世變之盛衰人情物理之消長至不齊也泰之有否益之有損剥之有復蹇之有解既濟之有未濟易固言之矣而聖人通其變神其化常使民出入

於不倦之中由行於不知之際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所以不事詔而萬物成也後世綴飾以爲功矯揉以爲能矜善耀美非不動盪人之耳目而譬之剪綵以爲麗汲水以爲深生育流行之意不蓄於中其敗也可立而俟豈足以爲盡善盡美者哉

林肅齋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爲而爲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爲事何嘗以多事爲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爲有如爲春爲夏爲生爲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爲能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其意只在

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者不能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范應元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已言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爲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爲美善也儻矜之以爲美伐之以爲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爲對善與不善爲對是以聖人至之教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無爲之事者體道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爲始古本王弼揚乎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爲始也生而不有至是以不去傳奕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運爲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爲己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薛庸齋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天下之事無非對待此六者舉一隅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其有對待乎是以聖人至之教爲而不爲者無爲之事也言而不言有無言之教也聖人以此出其對待耳萬物作而不辭至不居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則而象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其無所居而亦無所去也

休休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三才

立萬物生光華威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爲美者不知生有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爲善以此爲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爲不善矣嗚呼昧道而迷德逐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爲萬象主有無爲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爲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嗔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而生無有無相生不已所爲之事有難有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香相和相雜是是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肯猛省還其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至是以不去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爲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宗最名之曰道無爲之道統衆德燦群昏應機濟事扶顛

持危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有作之功任無爲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爲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爲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大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絕是非也去者失也褚伯秀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外而在物有可美可善人共知而樂趨之內而在已有真美真善人罕知而弗究也可美可善出於人欲有時而不美善矣真美真善根於天理亘古今而至美善也世所謂美惡善否皆屬妄情彼是此非孰得其正生於後之六對滋蔓無窮有無陰陽消長之類難易事爲成敗之類鶴長然後見鳬短山高然後見澤下聲出而音有屬春先而夏繼之相生相成者猶不能終保美善況相形相傾乎聖人推原救弊以身率之無爲而事自成不言而教自立民樂其俗物

遂其性耕鑿播種物之作也我不拒之育養滋息物之生也我不有之任物自爲有不得不爲者何恃於我哉惟其有功不居是以功不可去莊子云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信哉或議此章繼道名無有之後何遽及美惡六對之繁雜蓋有道斯有物有物斯有名所謂無者隱矣美惡則物名事爲之迹著而六對不免焉聖人不違物性聽其流行起伏於理或背從而整治之因病施藥各使之瘳病去藥除聖人之心亦虛而已何善惡六對之能免哉牛妙傳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美者好也善者亦好也惡與不善皆言不好也且如世間一件好事定是變做不好此吉中藏凶安中有危禍福倚伏之機也夫美莫美於事君事君數則辱矣善莫善於朋友朋友數則疏矣抱朴子曰組帳霧合羅幃雲離擬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鸞於積珠之池入宴八門之焜耀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此美惡相緣

之事天下之人皆知此理也故有無之相生從不有中是有無中生有不無中無是有生於無有無相生互爲其用此理之然也人常迷惑有無故不知道且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生而復於無生有形而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此皆有無相生之說也難易之相成夫難者易之門易者難之因且天下之事難難易易相倚爲用如有難的一件事若孜孜爲之雖難必成豈非易耶若以易心臨之則其爲難矣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有心射山山須透無心射紙紙難穿洞賓曰難難十石芝麻樹上攤易易潭似和一覺睡老君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難易相成之說也長短之相形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無長不別短

無短不顯長長短之勢相形方別且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鳬脰雖短續之則憂古人有言曰青松高百尺綠穗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如人之才性亦各有長短然各長其長各短其短則鳬飛魚躍各得其所自無長短之非也若稍有片善寸長自以爲能則長短必相形而隨之也非斯之謂歟高下之相傾夫高者尊也下者卑也雖尊卑之禮固有定在然高而不謙尊卑而不安分則相傾之勢由是而生也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若好高而不爲高則不高矣古語有云牆高耶兩剝而類之淵卑耶水就而歸之諺曰岸上沙今人擔土舊人家陌上路今人來往昔人墓由是觀之海水桑田之變固有之矣此高下相傾之勢也若以勢而言之則如王公之子歸庶人庶人之子爲王公揚子雲曰朝得權爲卿相夕失勢爲匹夫此皆高下相傾之說也聲音之相和聲者鳴也鳴則有音音必有響響則必應故云音聲相和

也且雷霆有聲不動不聞鍾鼓有音不擊不鳴詩云嚶其鳴矣猶求友聲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聲響之相隨猶形之於影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也夫音者本無待於聲也聲發而響隨之耳如人言凶則氣羸聲和則氣悅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未嘗不由已出其猶音響之於鳴聲此固然之理也前後之相隨夫身行於前影必隨之後陽唱於前陰必和於後此影形相逐陰陽相和前後相隨此則必然之理也孔叢子曰前譬之古也後譬之今也古今相繼猶前後之相隨初無間然也澄明子曰前者始條理也後者終條理也未聞有前而無後也亦未見有始而無終也前後一理也始終一貫也不由於前而至於後者天下無之此大修行人初以無爲居其前無不爲必繼之於後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聖人者天下之至人也而曰處無爲之事者何哉夫無爲者簡易也蓋聖人者德並二儀

故參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聖人
之所以處無爲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
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
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理
默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
之教謂天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應也孔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
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
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
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
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
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
乎峻極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然未

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
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
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
而不有夫生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
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
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
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聖人
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
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
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爲
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
自以爲能故云爲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
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
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此爲而
不恃之說也非斯之義歟功成不居至是

以不去不居者不自伐其功也不去者謂
其名不去也又云不居者身退也蓋功成
身退則其德乃長其名乃彰故云不去也
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也如昔者
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天下禪禹禹讓舜之
子商均避於陽城是功成不居也而天下
之民從是其名不去也非斯之謂乎
喻清中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美在已
不在人善在已不在人今夫積一美而欲
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美已行一善而
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善已天下之
事有者無之對難者易之對長者短之對
高者下之對其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猶譬
之應聲影之隨形聖人一普之以無心而
已其事也無爲其教也不言猶之天焉作
成萬物而不辭其勞有生之用無生之迹
有爲之實忘爲之力吾夫子曰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聖人之所
以法天者功成而不居其功極其至也善
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我不求名而名自

隨雖欲去之如之何去之腐齋所謂有其有者不能無其有者能有之可謂說者痛快處去字讀如君子去仁之去先儒謂爲善而避名則天下無可爲之事聖人有心於爲善無心於得名而名之終不可得而去者猶音聲之相和形影之相隨耳合首尾而並觀則一章大旨脉絡聯屬末復提起兩語曰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非特作文之妙處而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胥六虛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夫福爲禍本吉乃凶源自然之理也人莫之能知故聖人憫憫世之不悟告之曰天下皆知其美善而趨之樂之而不知其惡與不善由此而生也是理也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自古迄今事物物皆有反對如環無端若夫超然獨立而無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至是以不去是以聖人獨立而無與之反

對者蓋其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無爲之事非不爲也謂順物自然因而不作感而遂通耳行不言之教非緘默而已謂至誠內修忠信外施天下從之無事辭費也若然者雖日應萬機和不倡所以不辭勞故曰作而不辭也天下之民生者由其自養而已無所與故曰生而不有也立事建功循其分內爲其當然不恃爲己能故曰爲而不恃也至於功成事遂即退身避位故曰功成不居也夫惟如此法以天道其身全其功存是以千萬世稱譽而不絕矣故曰是以不去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其猶有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先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惟表耦者能同之諸子旁證○文子曰老子云道可以弱可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羸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石潭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皆對待言其無常名也有美則與惡對有善則有不善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至於有則有無對有難則有易對有長則有短對有高則有下對所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也然此皆相反者至於聲音前後非甚相反而併及之何哉蓋言彼之相生相成相形相傾者亦如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必然之理也此又以其不相反者形容其必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詩二

疏達大師常德壽觀提點觀事劉惟忠編集
前朝宋太夫人章壽觀提點觀事劉惟忠編集

不尚賢章

考異河上公作安民章趙實
處作至神獨化義章

相反也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爲不言皆所以體夫道之無名者也。有名則有爲有言道既無名何待於言且爲乎是以出於美惡善不善之外夫惟無爲不言也美尚不得而名況惡乎善尚不得而名況不善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萬物作而吾亦不辭聽其作也生而不有我雖生之而未嘗以爲我有以生之也爲而不恃我以無爲而爲而未嘗恃其有所爲也功成弗居雖生之爲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爲美吾雖善而人不知其爲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美名去則爲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爲不善矣惟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其名不去也其名不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無名之義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義 卷七

唐明皇疏前章明萬殊遂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爲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爲明化成而復樸也杜光庭曰大聖人爲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爲本不尚者矜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衒用則怨事興不尚矜誇自無怨事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資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影從而人皆以無爲爲本斯無不治安者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考異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無
不治傳與孫登作無不爲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實爲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爲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讓不處權也強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厚百姓安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龍也

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惟能是在尚也曷爲唯用是施貴之何爲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隱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至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強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至無不治矣智者謂知爲也

唐明皇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有迹循

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君崇貴才能則有迹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循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堯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物任其性事稱其

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人不妄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爲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竊性命之情而饕官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理○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爲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爲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爲無爲則無不理矣虛其心不爲可欲所亂則虛矣○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具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

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實其腹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獸而止不生貪求矣○疏腹者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屬獸而止者春秋間沒收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獸則足而不貪也弱其志心虛則志弱○疏志者心之理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強其骨腹實則骨強○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堅強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爲也○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爲徇迹貪求而無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夫於爲無爲而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絕尚

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
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
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杜光庭曰不尚賢使人不爭徇迹者矯妄
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與矯妄之人必至何

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辨
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則上好智下應

之以偽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
下無為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

之賢自為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
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

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眾物故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

以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
作而萬物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
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

情為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
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

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

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

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

交感故廣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

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舜有虞氏顓頊之

後裔牛之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生舜於

姚立因為姚氏名重華元凱之臣者即八

元八凱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

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蒼舒璜鼓檣戴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齊其美不隕其名

堯不信用舉舜為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舉八凱使主后土台衡之望者天
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也不貴難得之
貨使民不為盜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
清明冲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煩昧之
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
識昏濛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
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

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

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

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

妄求矣此為竊性命之情而襲貴富莊子

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襲猶有萬

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

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襲竊非望哉人

君不貴殊犀寶貝之貨不患貪人人各自

足斯可謂不為盛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希慕美望也性識有限而美望聰明是為

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願

行未周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
栖隱山林以避囂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
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
山大隱於鄩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乃栖遁
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
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
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
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是以聖人之

理天眞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胃腹之位猶宮室也四支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希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昂之焉虛其心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也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

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爲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今不有也定心者今不惑也息心者今不爲也制心者今不亂也正心者今不邪也淨心者今不染也虛心者今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實其腹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朴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戌爲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戌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戌謂魏子二大夫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千諸侯者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許諸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歎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諡也疏云武子則武子名穎諡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音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食不受梗陽之賄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所行爲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強其骨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爲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賢者則力盡民靜者志弱之謂也力

豐者骨強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食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與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渥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埴泥用礱山用標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爲也乃無爲矣聖人之無爲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爲文章行爲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已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幅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爲之道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

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宋道君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爲盜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爲盜日中穴垣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競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揚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焚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潰亂僨驕而不可繫至於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通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物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

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得於此是以聖人之治至常使民無知無欲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索籥以虛故能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鑿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殛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心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而貨之足貴聖人爲腹不爲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矜其能或伐其功其玄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徒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十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生子曰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手無欲是也系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辨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忮，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盡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九德歲事，俊又在官，豈以知爲鑒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乎無爲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乎？故上治則日月星辰順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各遂其性。

王介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論，所謂不尚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嘗不以賢也。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賢之不尚，則何恃而治哉？夫民於糴糶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賢而與之教，則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於已，則豈有賢而不服哉？故賢之法度存，猶足以維後世之亂。使之尚於天下，則民其有爭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盡明於善而不知賢之可尚。雖然，天之於民，不如是之齊也。而況尚賢之法廢，則人不必能明天下之善也。噫！彼賢不能養不賢之敝，孰知夫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之賢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仲，不幸而至於不可諱，則惡乎屬國？桓公賢易牙而仲以爲易牙於己不若者，不比數之無若。隰朋者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夫使其得上忘下畔之人而尊之於上，則孰有尚賢之弊哉？或曰：彼豈不謂是耶？特以弊而論之，爾不貴難得之貨，至使心不亂，尚賢則爭興，貨難得則民爲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不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而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

爲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字說：谷能受也。欠者不足也。能受而能當，患不足者欲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老子不該不偏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爲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爲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夫虛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強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不肖之別，尚賢不肖則有所爭矣。故虛其心，則無賢不肖之

辨而所以不尚賢也。腹者能納物者也。能納物則貴難得之貨矣。貴難得之貨則民爲盜矣。腹既實則雖有難得之貨亦財聲色而已。凡所欲者皆爲欲弱其志。所以無求強其骨。所以有立。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惟其能貴於此。則無不治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無知也。寔其腹。強其骨。使民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民貪其莫皆無知無欲。雖有知者亦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有爲無所爲無爲無不爲。聖人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善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衡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不敢爲也。不以三者衡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所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爲無爲則無不治矣。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呂吉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私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聚天下之財者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

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存諸心而外不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骨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所貴。而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無爲無不治矣。陸農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民不見善之可欲。則無爭之亂矣。不見利之可欲。則無盜之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心者有知而擇腹者無知而容。志者有欲而動骨者無欲而立。是故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虛其有知實其無知故能常使民無知其有欲強其無欲故能常使無欲

王元澤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出衆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爲盜蓋民之失性由妄生分別此篇務在齊物使民復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昧者妄見可欲所以爲心之潰亂惟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是以心鏡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虛則無所分別此申不尚賢之義腰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志强則夸企而爭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申不貴貨之義常使民無知無欲則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使夫知者不敢

爲也智足以亂衆者禁而止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非無爲也爲在於不爲而已期於復性故也切常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强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强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趣不同而其徇外傷本一也惟聖人不然弱其志則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爲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爲賢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后名不能移利不能弱而性常定矣

劉仲平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之道也後世聖人亦可以復諸此乎曰難得之貨不貴之易也於其所謂賢而無以上之難也時也然而尚賢有道惟賢然後尚之而莫之貴也由是天下信之而亦至於勿爭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貴貨也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尚賢也遠人格民不爲盜也通人安使民不爭也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聖人之道人者以可欲得之則無欲矣可欲者窮理也無欲者盡性也可欲者可語人以始而不可求人以終終以可欲亦歸於不善而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知善之所以爲善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虛其心則愛惡慮憂惡息則志平一而同手道虛其心弱其志所以養神實其腹強其骨

所以齋精而常使民無知無欲也○劉巨濟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古者聖人作其道足以哀民之瘼方斯之時賢未尚也世衰聖人不作知尚賢爲世所尚又未必賢則徒厲民以食之而使民窮以不肖亦安得無爭者乎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者賤貨定衣食而已世衰上貴貨專利而使民窮於不足亦安得而無盜乎然非尚賢則亦不能致貨益爲君辟土地充府庫古之民賊

而今之良臣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前諸欲以適情爲可則不能不見也以不見之則其心定矣尚賢不貴貨者皆可飲之事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虛其心者以尚賢貴貨出於世衰非聖人之治故也虛其心則罪萬物已足治矣何俟於賢乎實其腹者經曰身與貨孰多蓋養精以實腹則所有非所有也何事於貨乎弱其志者志者心之使也養神則心虛心虛則神定神定則無所用而弱矣強其骨者骨者體之幹也養精則腹實腹實則精盛精盛則骨強而立常使民無知無欲凡民知欲不能自無能使之無而已虛心弱志使無知故也實腹強骨使無欲故也又使民常則善矣蓋有知則恥不尚賢而爭有欲則思貨而盜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使民常則固善矣不能使民常則亦必有知者焉使夫知者不敢爲可也使不敢爲則固亦道矣不言欲者欲生於知而已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爲無爲謂使敢爲者不敢爲也敢

爲者不敢爲則無知無欲之得安其性此其所以治也前章言聖人以事教爲應爲尚賢貴貨皆事教之緒餘故次以不尚賢此章言聖人治身以化民使至於無知欲則賢與貨固外物也後世尚賢貴貨既不

可廢而爲上者苟能虛心弱志則雖徇利實徒厲民以食之事矣實腹強骨則難貴貨必無損下蓋上實珠玉以殃身之事矣夫如是則治於人者食人人孰使之爭有餘不足分定而止孰使之盜

崇寧八註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蓋聖人在上不尚賢不貴貨使民不累於爲善不累於爲利也心不虛則亂腹不實則有欲志不弱則有剛骨不强則不立實其腹則無嗜欲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無是餒也又云人無飢渴之患心爲患也莊子曰嗜欲深則天機淺淺則困矣弱其志無暴其氣又云士尚志而此謂弱志者何也孟子方以士人言之故進之老

子以反本言之故退之

劉驥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奔致故不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不爲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

故不亂三者既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其心實其腹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

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聖人之道虛無自然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其爲出於不爲自然之妙用无不治矣此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无容私焉而天下治以其得大道冲虛之用也故次之以道中趙實庵曰初舉不設智巧○一去文辨○不尚賢使民不爭前章以聖人无爲之功

而治天下至於功成不居是得真常之用也豈假外鑠於我哉所以聖不必絕不知有所謂聖也智不必棄不知有所謂智也蕩然无心而已矣觀夫三代已還不知有所謂无爲者也故千里褻親賢以圖治矣老子傷其不探本也故繼之不尚賢夫任大也不必任小有聖也不必有賢大則體道也无爲聖人之事是爾小則任智而矜誇賢者之事是爾故大聖有作治本无爲使天下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絕企慕誇爭之心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也性命既正則純純當常機心不作賢與不肖孰能辨哉我欲無爲愚其耳目我欲成治一其良心智端起而機僞生巧意作而爭心起及其變也豈勝治哉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以道化之則歸乎純以賢誘之則進乎爭爭心相仍民性遷矣雖欲任賢而禁民之多知曾不知正容悟道治容誨淫故不尚賢者至神獨運也上古之君不聞有佐義農之代亦所未聞至於

黃帝有坂泉之戰而始有風后力牧之臣問治生之道則有更區岐伯之師厥後聖道尚存而求賢已切詩云南有嘉魚則樂與賢南山有臺則樂得賢至于簡兮刺不用賢丘中有麻刺賢人放逐狡童刺不與賢人圖事則知大樸既散之後賢者不可不尚也老子欲還純返樸於衰周之世故以不尚賢爲言無他使民純樸則不用爭使民賤物則不好貪凡以救當時之弊而已然則尚賢使能先王正禮義法度也不尚賢不使能老子則欲清靜无爲也迹雖不同其於爲治則一也所以抱甕灌園發子貢之所問耕田不仕爲伯成之所逃又馬蹄豚彘宜蒙人之所指○二除愛利○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節謂之三法通玄義前二句言治法後一句言治已先得治已之道然後可以治民治民者以正也正則不邪不邪則無欲無欲則心虛心虛則不亂

不亂則萬物服萬物服則智謀不用矣奚以賢爲貨者交利而俱賤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金玉雖貴不能濟飢以道化之其分各足無使賤者借於貴貧者強於富苟有奔競則越性命之情而矜誇奇物此必在乎人主敦尚素樸不務榮觀天下之民不約而化如漢文還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則天下貴貨之心在矣是知至治不在三器韓子有言要道存於四維賈生極論至於治已以無欲則心閒無事無事則生定矣至于巧者不敢矜其智能者不敢矜其才孰能投其所好哉昔之人主不體至道務以欲利勝已而奸臣得以投其所好未有不由是而亡也太甲曰欲敗度役耳目者欲所爲也荀卿亦曰由欲謂之道盡噉也從人所欲不爲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聖人之治苟能去欲而虛心則夫神天明照知四方未足爲遠也○三正性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不以一物爲累其心者則其心自无矣凡稱見者非獨眼

見六根皆見因見即欲多欲亂心心固不淨且眼為六根之首以眼為見根眼本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耳雖曰聽聽實耳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鼻雖曰臭臭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舌雖曰味味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身雖曰觸觸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意雖曰識識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此名六根六根生六塵六塵對六境謂之三十六界輪轉生死之因緣也所覺不同同謂之覺所見不同同謂之見六欲所取本同一心從心所分三界唯識六根取境藏之於意意亦是心心為藏識六根謂之六識上有六七兼之為八七識者為六識般運業境而歸八識七識亦名意八識執三藏謂能藏所藏執藏能與淨淨所知諸法為依止是故名為種子七識八識同名曰意亦名曰心故此六欲染亂一性性者心之生心實性也自无始已來使我不得歸入正道由汝六識取受无厭使此心終日營營流轉愛

風未嘗暫止其疾使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如風中燈焰不停故如風中亂絲不整故夫既一心不理是心隨境轉轉不休心神耗動日趨妄境化為異類無由返本欲之害性可不慎歟蓋欲非一日而積也性非一日而染也中有無明為已主宰自无始已來至今日也且如初入胞胎緣不淨業報日因愛即生初入胞胎從愛中來愛中有欲逐生此心至於嬰孩之時雖情未開喜怒哀生於心矣速至能別人事六欲所起分裂六處受用一境欲生一心所起境既无量心亦无邊惟彼一心不知所住是欲勝而心亂故也是故三界初上六天名曰欲界第一太皇黃曾天人六色根俱潔太明玉完天人一欲根羶淨五欲根羶潔清明何童天人二欲根羶淨四欲根羶潔玄胎平育天人三欲根羶淨三欲根羶潔元明文舉天人四欲根羶淨二欲根羶潔上明七曜天人五欲根羶淨一欲根羶潔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真科曰初

下二天果報尚羶猶以身交為欲次二天以執手為欲第五天以口說為欲第六天以眼視為欲今緣六欲感此六天凡一根羶淨上進一天六欲總超上登色界自此以性一切銷盡方登无色界天凡稱无色是无欲也蓋修行之始去欲為難自六趣以至於為人自人道以至於為聖超證之門以漸消也經曰少私寡欲易曰懲忿窒欲經言其漸易言其損雖然學者之所修固如是也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者又非起心而絕之无根也孰塵也无塵也孰境也通乎此則真人哉○次為治之要○一牒前證治本一○是以聖人之治前三句為三法通玄義後四句為四事成治義是以字牒前起後謂聖人能知此三者又在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是使聖人行道也皆言之有緒矣不尚賢絕巧智也不貴貨絕珍異也不見可欲寧心也此三者為治世之根基不立則何以求安乎學之為王者事其以久矣此三者聖人亦常聞之矣聞

之則志於行之也又行之在乎四事矣故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所謂光大者行此四事也一日虛
其心二曰實其腹三曰弱其志四曰強其
骨○二湛然无物○虛其心虛其心者虛
有四說焉三說非一說是一曰如太虛之
虛二曰如空谷之虛三曰如虎在丘之虛
四曰以一為虛夫太虛之虛空谷之虛丘
虛之虛皆非也此非空非谷非丘之可比
也乃一之虛也若夫以其心如太虛之虛
則獨覺之人厭離煩惱使一毫不累於心
坐觀虛空空極渺漫无能作為豈出治之
聖人守此為虛哉此其一也又以空谷之
空為虛此特山之有之穴空而已空谷傳
應以虛感聲聲出亦虛兩虛相合能應而
已雖然以谷況心一无所作響則應之豈
不喜喻經亦曰谷神不死凡言谷神谷中
有神也非特空谷而已谷而无神則所謂
神靈者果何物乎我呼彼應是和也豈有
人君之治和而不唱者哉不唱而和則失

常矣此谷虛不可以比出治聖人之心此
其二也字說曰虛在丘則虛丘虛則人不
敢進夫王者之事以天下為一家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皆欲愛利之至於四海
咸使歸向豈特如虎之在丘絕物為虛邪
此三也今之所言治者以一為虛是也夫
一在坎則實在離則虛水火之相生精神
之運用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法諸水火有不測之神一本也
道生一一為虛不生而為有生之宗无用
而為衆用之祖一況君也其在象則三畫
而成乾三三兩兩之則三才變通也自一
自三而六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一无不在
矣一即神也以虛泛應虛固无用其果不
用乎聖人之道役人也不為人所役役物
也不為物所使一而不二制命也漢策曰
命非聖人不行一而不索靜之至也靜而
不變道之常也不變而變道之用也物變
我靜守手一也我靜物動觀其復也則知
一者无為也无為而无不為也帝王之心

通乎三玄以行四事孰謂虛无為不治哉
此一為虛是也○三道備純乾○實其腹
八卦以坤為腹化為五材者在地成形而
坤則藏之故為腹又背為陽腹為陰以其
主藏則藏往者是也土主意出而為新也
歸而為往也皆主藏之以其多藏故曰實
腹又以坎離二象觀之坎實其中有實腹
之象離虛其心有虛心之象坎剛離柔則
心腹為剛柔也經曰人法地易曰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然實者非虛以通之則不神
故曰黃中通理若夫虛者不履實際則不
至清淨覺地御注曰虛心則公聽並觀而
无好惡之情公生明是也離為火火文明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實腹則瞻足平泰而
无貪求之念容乃公也坤為腹腹主容聖
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向之所論虛心實
腹顯聖人出治之用也夫虛實之用在人
為事也在卦為坎離也在氣為陰陽也用
之為人事如彼其言也用之為坎離法故
不同也且陽實而陰虛鍊丹之法使二八

陰消九三陽長陽純則仙陰純則死坎以內外爲陰離以內外爲陽火上水下則未濟降火就水則既濟從天地之道自子至午變純陽自午至亥變純陰自然之運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此乃循常施化也及在人身豈不隨天地之爲陰陽邪凡隨天地之爲陰陽是未得制之之法也不免與造化爲流人而已不知制命在我者也凡陰陽之道順之則死逆之則生太白山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逆也逆則生太率論之本非逆也乃和會也致之似逆歸之曰和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水火之用是以術而制之使夫坎中之一補離之虛心變離爲乾其道成矣若虛心未實離坎徒迷真人曰陰坎徒迷一陽離五見形是也平叔曰點化離宮腹裏陰極而論之在得一也既得一在火候也非火候數足豈能補之或曰經不及是止論聖人之治此何以及之不知五千言長生之宗也出可以治世

入可以登仙安期生策士也張子房王佐也期不用於楚良成功於漢二人皆登仙是出處有道也昧者豈及於斯乎○四柔順自守○弱其志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御注曰志強則或拘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今夫靈者超者是氣也氣可使之和和則內以安神外不逆物苟不和也豈免攫拏而傷物暴并以戾人非氣之自使志實使之也故曰志者氣之帥老子以懦弱謙下爲表言夫志不得不弱然則以治道論之志意不大識量不遠豈足以當大事乎必須剛也剛則決柔豈特剛而不柔邪柔以返剛聖人體天一剛一柔迭相因也不失則不決決則乾道成也又剛過而不中過則有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能用九者弱志之謂也楊雄曰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則明道也明道於我則志氣自大矣在君子則謹守其志深藏若虛故以弱而守之也苟不能以弱而守之則氣暴而不純凡養氣之道柔順爲本經曰豫若

冬涉川猶若畏四隣使內不犯外猶之虞子不然則喜怒交攻而傷其和矣長生之宗莫慎於此胡不觀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剛得位也進不可極極則有悔矣大有之上九宜其剛而不中也然且履信思乎順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雖然時也而性在其中矣若夫弱志以守一自非聰之以氣者必反是矣○五立德明道○強其骨向所謂不尚賢也下爲能知也虛心已下四者爲能行也至於強其骨尤見其能者也何以言之骨強則有立易曰信以發志也主信則有立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體乾之道則行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信以主之也無信則不立此又至剛至大者之所能行也蓋自虛心實腹弱志以養之至於此則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確乎其不可拔也孰能禦之經曰強行者有志此自養之以柔然後能至剛也易以先剛而後柔老子以先柔而後剛用之各有其道也夫腎爲一水一

石水柔也喻志石強也喻骨凡自柔至於剛而酌然可見者一陽生於至陰之中柔極而剛也一陰生於至陽之中剛極而柔也若是乃知剛柔之迭用也若守之而不行則曰自晦自晦者豈能利天下後世哉聖人觀天之道據以順動風雷雲雨施於天禮樂刑政施於人內且不剛焉自立矣是以骨強則有立弱以守之正以行之者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異乎振也欲矣觀夫天下學道之士多矣有知之者知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無他焉是欲利之心勝而清虛之道難反強其志而弱其骨也譬如多積貨財閭戶守之不能留還何由富矣御注曰骨強則行流散徒言无中下矣惟自強不息者為能體此○三政化所及○常使民無知無欲此一句總結前義下一句示以法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則是重明向上不高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以至虛心實腹弱志強骨言聖人出治天下有此七者誠無他焉使民無知無欲是也尚

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責貨則多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說無所不至見名之可欲見利之可尚皆失道者也惟聖人為能去此三者民自無知也亦無欲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蓋以上之人作聰明務機巧而為之誨也及其已甚刑法不足以齊之董子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昔之在位者教之不善風俗漸染之深未可一日而化也今雖欲以法而禁之令而申之彼其奸惡之心尚在當以道化之則可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大備乎成周而智巧盡矣故曰周衰而道微可知也老子作經意在乎此雖然豈止為當時而作將以為萬世之著龜及其亂也何異乎戰國是尚賢貴貨多欲之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聞童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在上之人多知多欲而欲其無知無欲是不可也猶之惡醉而強酒誠不若以至誠而化之純朴以守之在上者如愚在下者無知即莊

子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何威福之用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民始疑矣○二標前智巧无施○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經曰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多知多欲熒亂天下至於民失常性又欲以刑威而禁之茲又大亂之本也秦之毒天下智巧勝矣不能用仁義而以刑威欲治天下恩不及民故其志速矣然民豈无知也可使藏之而不用惟上之人不啓其端則下之人有知而不敢為也陰符經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其此之謂也若使夫知之者敢為則紛拏不足而禁矣一至于此雖欲誅之有不勝誅者矣故曰我无為而民自化○四顯无為之功○一化行无彰二○為无為此一句總結一篇之義以明聖人出治雖无為而未嘗不為无為則絕物有為則近事所謂事非道也而事實出於道矣使為之而不見為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功斯善矣且如之何使為而不

見爲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之功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性本無爲道之體也道之爲性其實无形有極而作則天地至於萬物无不由茲而出焉傳曰萬物職職皆從无爲殖是道也出於聖人之心而應次二之神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无非精神之運動者也夫見於精神之運動者則有爲也運而不見其迹者本无爲也且不爲也天下一日二日而萬機其可置而勿論乎勿論則不治若事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則又勞矣勞則墮墮則不治矣凡爲之道豈免仁以仁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信以質之恩以愛之刑以威之哉若出治而畧此數者且欲求治又不可得也上古不用禮法羲皇已用結繩大率上古之時民純事簡无爲之功易可見也若謂後世只可有爲不可无爲則是道不可行也惟體道之聖人能通乎此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惟不廢一物也道實有爲之及乎求道

也道本无爲矣茲所謂爲无爲者是也嘗試論之无爲者內聖也有爲者外王也內聖則淵乎其虛外王則興事造業以淵虛之心而爲事業則事出於道道本於虛有爲无爲混而无迹豈俟他哉是篇歸之不尚賢欲聖人之獨化也獨化則神矣有能不親賢道而致无爲自然者大聖之治也若需賢佐者則迹也請以神觀大聖之教人也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其朴徐徐其覺于无事而萬物化无爲而百姓定此神也請以迹觀堯禪舜舜命九官皋陶曰知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百工惟時庶績其凝則朝廷既治可以率天下矣至於仲虺之稱湯用人惟已皆須賢以爲輔佐也又曰旁求俊乂而共成天下之治則智者爲之謀能者爲之使君逸臣勞此見乎迹是君能任人以成无爲之治也彼無所待聖之无爲也此有所待賢而致无爲也蓋得賢則治失賢則亡不尚者存於大聖人也世嘗謂老子之

道器類鴻荒非用中之道其何以云有爲爲則是不廢中庸也○二道契自然○則無不治矣如上則見无爲之功矣至於无爲則與道爲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詩三

樂道齋常德錄卷之八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卿孫振庭院編修丁芳堯正

不尚賢章

邵若愚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焉無為則無不治矣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心競趣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食之為貨務資賤養貴珍其難得貴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受藏之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使欲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知無知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資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強其骨常使民無知則虛心无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王志然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夫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莊子九變之序五變刑名可舉捨是若倒道而行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者由未知所以為學為治之本意歟且名者實之實名實既定乎内外之分天下之人爵因任而已豈有賢者棄之野而不用者哉而老子謂不可尚之之意其有深旨焉故莊子曰舉賢則名相軋尚賢則起爭之一端以至天下大駭智詐是非諂諂解垢偏墨畢起其不可尚者如此聚天下之貨財養天下之民人而民熙熙然擊壤而歌鼓腹而遊物物而不物於物焉可竊竊然而貴之哉老子謂不可貴之意其亦有謂以天下之萬物職職甚芸各有所繫焉既有時而成必有時而毀既有時而貴必有時而賤付之自爾誰可容心哉人欲貴之者唯必得是求求之不得將決性命之情以爭之以至攘奪覲覲靡所不至豈祇為盜而已此蓋

上有所好下有必甚者焉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云富貴是人之所欲至如目擊耳聞鼻嗅舌嘗侈情動心皆謂之可欲苟欲之無饜者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足以供其求君子之所欲者名也小人之所欲者利也舉天下賢不肖皆不見可欲之欲則心常寂然何亂之有所以聖人常虛其心不為一物之所固常實其腹不為一物之所破內觀其心廓然無有外觀其形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故志弱而有骨強而有立志之所之有所操則有所守焉腎主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心主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由是萬化生乎身精神生乎道以此治人事天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唯其如此則无不治矣莊子曰同手無知其德不離同手無欲是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若然者天下焉知賢之可尚不可尚貨之可貴不可貴者

黃茂材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方且和其
光惟恐人之知何賢之可尚故民不爭不
爭者各安其性之自然方且室其欲惟恐
物之擾何貨之可貴故民不爲盜不爲盜
者取足於身而有餘不見可欲非閉其目
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
者甚多將不知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
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何者毛
嬙麗姬天下之美也人莫不欲之而魚見
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推此
以言誠無見其有可欲者則心不亂矣是
以聖人之治至實其腹南郭子綦隱几而
坐仰天而噓嗒然自喪其偶能養其心至
此則可謂之虛矣一飽之外雖有珍羞百
味列於其前惟恐其不亟徹而去此腹所
以欲其實也經曰聖人爲腹不爲目弱其
志自強者有志今乃弱其志何也自強則
可以進乎道弱則可以到於日損之地矣
強其骨老子之道深乎強強故曰強梁者
不得其死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

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夫道獨立不
改非自強者安能致乎常使民無知無欲
老子以治國治民沉於其身所謂使民即
是其身無知無欲非頑然如木石之無所
欲也其始也不能無知去其知至於無知
其始也不能無欲去其欲至於無欲則自
非有道君子其積所至其孰能之使夫知
者至則無不治矣夫道自然豈可以智爲
之惟能爲無於無所爲斯可矣
程泰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
其人賢矣表而出之以暴耀天下則必有
恥其不若而強與之爭故莊子曰舉賢則
民相軋也責難得之貨則必有棄業趨利
而不惜爲盜者故曰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也爭且盜皆其覩可欲而生心者也若上
之人藏好惡而不示下之人無所趨以爲
利則凡其可欲者不復見前心自不亂而
爭盜自息此老氏正本澄源之道也蔣閻
勉之言治曰必拔公忠之屬而無可私民
孰敢不輯勉之此言蓋堯舜以來舉善而

教不能凡致治者之所共也而季轍譏之
曰若子之言則其自爲處也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蓋譏其表而出之則昭
昭乎如觀臺之招物也則見可欲而往焉
以爭者多也然則見賢而不尚豈其無別
哉泯迹以息爭忘焉耳矣凡老氏之教所
欲藏用自晦者其意皆類此也見之讀如
現上之人出而示之之謂也是以聖人之
治至強其骨常時存想者爲心臨事欲爲
者爲志腹所以飲食也骨所以負任也老
氏書有寓言有實言此之腹也骨也誠即
其實而命之也後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
稅之多是其當實而虛之者也又曰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此惡其強而求以弱之者
也唐桑子之居畏皇也其臣之畫然知者
去之其妻之挈然仁者遠之不使其心得
有仁知焉是求以虛也擁腫之與居執掌
之爲使擁腫執掌非骨強而耐負荷者不
在數也此其立唐桑之則而譏堯舜之舉
賢任知者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有

知則智多而難治者是也其有欲則親可欲而爭且盜者是也老氏之貴無為也欲以無事處天下而使天下亦安於無事也莊子之言治效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天下之性得矣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使民無知無欲將以愚之也而其中有桀黠不受愚者是所謂智也智則不復可愚矣於是舉天下皆順吾教則皆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安土樂業不可誘之為亂矣雖有智者知其無

與附和則亦意消而不敢復為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正其自謂可復結繩者由此其致也莊子取是語而託之上古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正明此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既曰無為矣而又有夫為無為者焉則豈委事功而不作也哉以無為為居而以無事行之是之謂為無為也我以無為鎮之而下以無知無欲應之

所謂無為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者也則安有不入於治也

詹秋園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安民章所言不欲尊尚賢人使民不狂僭而爭名不貴珍貨奇寶使民不為盜竊不見可欲紛華盛麗使心不生妄亂是以聖人治民久欲與之相安在我必虛其心而去嗜欲常使斯民無知無欲雖知亦不敢為則為無為而無不治安矣

張沖應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矣老子出乎上古其風淳俗厚人皆質朴日以无為名利俱忘聲色不作五神不亂蓋自上古降民改而皇皇改而帝帝改而王官以鳥名繼以龍名又繼以王侯卿大夫以美名之則虛名日盛而世所尚者行權之賢是以比干爭而死夷齊不能爭而隱以激紛紜征戰之苦又自鑿山耕海鑛石淘沙良金美玉惑之未已奇珍怪寶惑世愈甚世所貴者罕獲難得之貨是以虞氏懷玉而喪國石氏藏寶而喪家以成滅

身傾德之禍又自笙簧之淫聲逆耳于女之淫色迷目異味逆口異香逆鼻異服逆身神昏精亂而以所欲之形狀罕露是以商亡以長夜之飲陳破以後庭之曲以起弑逆暴亂之階皆此三者之故也故上古

聖人所以治乎其無他不高行權之賢不貴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惑則上行之下效之斯無以動人心之爭之盜之亂者矣故虛心下而不為三者之所拘實腹運道而不為三者之所耗弱其志而不

尚不貴不欲強其骨而常健常康常寧人有以觀我之无為則自然无知无欲矣或有知者欲尚其賢欲貴其貨欲華其五鬼心鼻口耳身欲亦不敢為也故人皆為其所无為而人无不治者矣

張靈應曰心不虛明如何得其炁沖和以實其臟腹志不卑弱如何得其精膠固以強其筋骨心常虛而炁不虧志常弱而精不耗這腹便充實骨便堅強更有何趨蹌夢遺之患大凡人一時趨蹌皆不沖和

中來寢夢遺失皆精不膠固中出要皆然不冲和只是心不虛精不膠固只是志不弱

白玉蟾曰不尚賢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爲盜如意無他^三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是以聖人之治^四虛其心^五實其腹^六弱其志^七強其骨^八常使民無知無欲^九使夫知者^十不敢爲也^{十一}爲無爲^{十二}則無不治矣

治矣
廖梓然曰不尚賢有道之士不務榮華使民不爭默識如愚無爭三昧不貴難得之貨觀世財如灰塵不貪而不欲以內丹爲至寶自愛而不自貴使民不爲盜知是不欲不見可欲外不著物內不自見使心不亂同太虛空如如不動是以聖人之治主上以道治國吾亦以此修身虛其心以虛爲身以無爲心實其腹神炁冲然清淨自守要將坎位中央畫點化離宮腹中陰弱

其志專然至柔頑然不動強兵戰勝功成後齋齋俄然出地雷強其骨潛形於身而不出藏神於心而不見水火抽添丹就日金筋玉骨自堅強常使民無知無欲國安民富更無他吾之子孫亦無事使夫知者

○省得此理不敢爲也何嘗妄作爲無爲
○道常自然則無不治矣子能知一萬事畢也則豈不快哉
陳碧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有爭乎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賢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君依違大臣回倭雖尚賢求士則外忠內僻情毒言之才至至則姦僞生而交爭起嚴君平曰盛德者爲主微劣者爲臣賢者不萬一聖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也又曰譬如使鴛鴦駢駟並馳於夷道鴻鵠鵠雙翼於青雲則賢不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

由尚也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鴻烈解引神農之法曰丈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或情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爲見而爲無爲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是不爲色聲所惑亂則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朴之風可致矣嚴君平曰世不尚賢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爲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求不求則不爲盜世絕三五

則民無喜無害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君子佩請飲楚莊王莊王許之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博奕者義曰古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本作使心不亂亦通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大聖人之治先治其身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无邪思也不役心逐境泊然內寂欲頤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實其腹夫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泊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弱其志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今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全矣強其骨骨者體之幹夫淳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強亦自然之理也常使民無知無

欲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淳悅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偽之迹者然已被其清靜之風淳樸之化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為之欲心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為無為猶言行無為之道也無為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為皆無為也物物無為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謝圖南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任賢使能人君當然之事但不當有好尚之名好尚之名立則小人將假託賢者之名以爭之矣難得之貨物之無益而反貴之重之无好下甚則有盜思奪之者矣可欲之境事之無補而耳目與接反動其心則將有變亂其所為者矣在上意向豈可不謹是以聖人至其骨虛其心則不使人欲入於內實其腹則不使天理餒於中弱其志則意向不流於驕伏強其骨則躬行不憚於勤

勞此所以為聖人之治常使民至不治矣欲生於知無知則無欲矣故上以無知無欲化則下以無知無欲應或未能使之無知而其間有矜知逞能者亦必陰消潛化而俾之退聽於不敢為之地此所謂知者乃私心血氣之知非良知也若使敢為必至害治故在上者為之以無為則在下者無不治矣蓋嘗論之民之於上不從其今而從其所好意向之不謹則視儀聽唱必有甚者古之聖人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

身修身以治國平天下精神念慮密運於一堂之上而風聲氣習奔走於四方萬里之遠應感一機不疾而速後世人主窮情極慾靡所不為而反歸咎於天下之難化人情之難馴吁亦惑矣林慮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焉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實貨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

也人惟不見其所欲則其心自定不見
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
慕也實其腹飽思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
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
於食寸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
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
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
爲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
亦无所容心其爲治也皆以无爲爲之所
以无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
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
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
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
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无事其言未
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范應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好也賢能
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
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
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
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
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不貴難
得之貨使民不爲盜難得之貨謂金玉之
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无以至爲
盜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治理也理身
以理天下也上無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
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
質朴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
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
志乎上無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
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无知
无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
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常使民无知至
不敢爲也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
貪而爲亂故常宜使之无妄知无妄欲而
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爲也爲无爲則无
不治矣聖人无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
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
爲出於無爲也爲出於無爲則事无不成
物无不和乃无不爲矣

薛庸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
不尚世俗之賢則民不致爭矣不貴難得
之貨則民不爲盜矣不見可欲之事則使
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聖人
治國猶治身虛其心則德大有容矣實其
腹則境土不食矣弱其志則治道尚柔矣
強其骨則股肱不惰矣常使民无知无欲
至則无不治矣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
无欲是謂素朴能使民若此雖有智者不
敢爲也夫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
淵靜而百姓安非无爲之治乎

休休庵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无不治
矣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无所好
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
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
或爭功或爲盜進道有德者又富一念不
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己靈明不
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情作惑
亂真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虛其心无我而量寬其无爲而物自化
以道爲懷實其腹也弘无評之德弱其志

也力行此道強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減而无所知情亡

褚伯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古人所寶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耶爲時人多尚己賢以啓爭嫉亂所由生惟其不尚己賢斯能識天下其賢非謂棄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必真尚者未必誠君街求賢之名士負自賢之志以詐逆詐淪胥于惡而賢爲虛器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賈還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禽獸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交盜矣若夫流行布帛絲麻粟帛民資以生養者未嘗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惟學而知道界限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

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兩古凶稱有無所享有限所求易足心無企羨何所動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自入焉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好強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強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无知實腹強骨使民无欲則雖有知者亦不敢以有爲干上之无爲在上能主无爲之道行其所無事則天下事无不可爲者末句古本作無不爲矣義長於治

牛妙傳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賢者明敏聰慧才能也不尚者不自矜尚謙辭也既謙則先矣天下何爭之有哉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讓於賢早已以尊人蓋自卑則民敬尊之先儒有言曰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我崇高矣崇高於我何有哉我專於人矣而我寧自其哉苟於此振而矜之則我之不賢矣若我之不賢則人將拒我非爭而何耶此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說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如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斯可謂難得之貨也苟子之不欲雖實之不竊天下何盜之有耶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昔宋人以玉遺子罕子罕曰我以不食爲寶子以玉爲寶以與我皆喪寶也却而不受此可謂不貴難得之貨之說也莊子曰絕聖棄智大盜巧止撻玉毀珠小盜不起此非使民不爲盜之謂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欲者意之所遷也大凡目有所見則必心有所思心有所思則必意有所爲意有所爲則是之謂欲也夫欲之所蔽心而得而清矣豈不亂耶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大修行人常謹外視使不見可欲之事則自然身心清靜煩惱不侵毋致於亂也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者淵懿聰明者也其能繼天體道故常虛其

心也所謂虛心者達其實也蓋天下無心外之理而聖人有窮理之心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所有也惟虛以養之使無一毫私意撓乎其間則天地之與皆可以察之也老君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无而和氣歸此聖人治身虛心之義也實其腹夫實腹者非飽膏粱充實其五臟也謂積精累氣以成其真也是以聖人故常尊其氣貴其形質其命愛其神使真境長守生氣有精九戶不塞體得生神此聖人之治也。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使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夫根本者即神氣精之說實其腹之謂也弱其志弱者謂持也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善存養者常於平旦未與物接之時其氣清明之際常持其志無暴其氣使浩然充塞不致挫亡則庶幾三百六十骨節之間無諸滯礙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

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弱其志之說也強其骨夫強其骨者謂握固趺足昇腰凸胃此修行之道也蓋聖人之治先虛心以造其理又實腹以固其精復弱志以存其氣今強其骨以行其道然夫強其骨之道可無說耶蓋大修行人行功既畢乃退火抽鉛使元氣自尾闕夾脊上關透入泥丸氣化為津從上脘出滿口含津凡三叩齒分為三嚥以意送之丹田復以周天火候養之是名玉液還丹此則強其骨之說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者淳也無欲者朴也淳朴者無為也常使民者謂聖人先能服行然後使民無知無欲淳朴無為也蓋以其昭昭方可使民昭昭也如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蓋上無為則下亦無為也君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不偃天下無之然夫無知之俗淳朴之風玄古至德之世是也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直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實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此可謂淳朴之俗也然則先自上以風化下故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謂上古之世風淳元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可知無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可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其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民得性矣設使渙渙散朴之人特達聰明之士雖有其知無所用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也明此而南面亮之為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而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而處下玄素聖王之道也以此而退居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

以此而進爲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故云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楊智仁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者富貴非所欲爵祿非我有上不朝天子下不謁公卿如是有不爭之德

不貴難得之貨者奇珍異寶良金美玉皆

外物耳我心坦然民心怡怡外不見欲內

心不亂蓋明了之人見亦非見縱橫自在

古云我若無心於萬物不妨萬物常圍遶

聖人之行虛其心而不挂一物實其腹而

養乎至精弱其志而常處謙和強其骨而

養吾浩然我心淳淳民心朴朴無欲無知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無爲而無不爲則無

不治矣書曰頽子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

智不尚賢也草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貴難得之貨不爲盜

不見欲心不亂是矣順以養正謙卑而專

此聖人虛心實腹弱志強骨无知无欲无

爲而无不治矣

喻清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

矣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汝惟不矜天下莫

與汝爭能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爲盜即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之意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語乃太上教人

最喫緊處子貢出見紛華盛麗而悅見可

欲而心亂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不見可

欲而心不亂也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亦是

此意賢訓如我獨賢勞之賢大抵事事有

求勝之心皆謂之賢如好大喜功窮兵黷

武每每欲加於前人非特矜尚智力而已

漢文慕黃老之清靜早辭厚禮和親遠人

而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不尚賢也齊高

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

價不貴難得之貨也大抵好色人之所欲

也富貴亦人之所欲也大馬聲色子女玉

帛綾宇雕牆皆足以啓人之欲心惟目无

所親于外則心自不搖于中聖人之治天

下豈有他道哉納之於無思無慮之域虛

其心也而八口之家必使之無飢蓋盜

賊起於貧乏也化之以寬柔以教之政弱

其志也而必使之勞其筋骨以趨事又慮

其飽食逸居而無教也虛實弱強四字是

子母字實其腹強其筋骨乃聖人詳致曲

慮處以此而治但見斯民游於不識不知

少思寡欲之天雖有智巧亦無所施是皆

聖人之治以無爲爲之天下其有不治者

乎

胥六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有國須得

其賢輔共治之不得則無以致其治夫不

尚賢非不任賢也不尚之而已若上啓尚

賢之門則下有爭進之心故曰不尚賢使

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夫貨

財天下人皆欲得在上者貴之愛之在下

者雖欲而難於得也難於得則竊竊之私

明於中耳如在上者視貨財若土豈不貴

不受使民無難得之求彼焉有盜賊之心

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有二說一作見

字論謂國君不見其可欲示民民心自定

上見可欲下民效之焉得其心不亂歟作

見字論謂以修身言聲色玩好充滿眼前

不見有所欲者心之定也如見有所欲惡得不亂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是以古聖人治國必先治身欲治身必先虛其心者不以人欲擾之心自虛矣虛靜也心靜則氣定矣氣定則腹自充實矣故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者謂與物無競也無競則神氣和悅而血液盈蘊滿骨強此養生之正必信之徵以之治國則國富民安又奚事焉常使民無知無欲至無不治矣民之欲其有不可免者欲使無知無欲何如然謂人君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上行下效如草從風民性反淳各安其分衣食飽道遠而遊又何知何欲歟然上行之篤民有未化雖有知欲亦不敢施其為者化者衆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者謂人君尚賢貴貨見可欲三者之為而誠能無為者天下自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蘇敬靜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此章老子本心只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語上著意賢者人之勝於人者也人之

勝於人而我崇尚之則不勝者必起而爭較難得之貨至寶也我貴寶物則民起竊盜之心此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寶之不竊即此意也大凡民心不見可欲中心自不擾亂易之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釋者曰艮止也人之欲心每止於目所不見背无所見之處有見則欲心生欲心生則不可止艮其背不獲其身不得見其身也目且不得見其身則欲心自然不生雖庭除之近而不見所行之人以艮其背也出見紛華而悅則中心擾亂外物不接心无所亂自元過咎此即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老子託言古聖人之為治務使民心虛腹實志弱骨強心虛者不使外物亂其心也腹實者但欲民飽食而已志弱者使民不見可欲而无爭競也骨強者但欲民有力以負荷也民无知无欲則淳朴務實自成風俗其間雖有智巧桀黠者百中無一淳朴多而桀黠少尚何敢出而為亂至今山林

之民與市廛之民便教朴智巧不同無他市廛之民多見可欲山林之民不見可欲故也此聖人所為皆安靜先為自元不治不尚賢不貴寶皆使民不見可欲心自不亂豈若後世賞功勸能而徵天下之爭重貨殖財而起天下之盜皆非无為安靜之治也拾遺○乘文曰虛心實腹即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知無所慕不敢為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諸子旁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韓非子宋之鄙一人得璞玉而獻之于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實也宜爲君子器不宜於細人用于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于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

而貴難得之貨文子大丈夫恬然無思淡
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
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
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
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
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
而不芳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
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
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
救也東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
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假其知見故漠
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
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
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
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
名為可欲而民為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
利為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
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

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
二者例其凡耳林慮喬以不尚賢為不自
矜黃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為不見世間有
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處其心
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
虛矣心不為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
曰實其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
弱一氣不為志所動而骨益強故曰強其
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為無為
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為無為而已而能
使民不為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
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
於無為蓋無為所以體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詩四

張達大師常懷慈心妙觀諸聖觀世音菩薩
前對東太玄府尊像集義院編修丁貴校正

道冲章

考異何上公作無源章趙實
唐明皇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

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冲
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釋紛
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
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

細入毫髮濔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
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
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
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張冲應曰此章謂天子至于庶人惟能運
行此自然之道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
不可知可已故曰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
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考異或或存一作或似不盈一作似不盈
子誰之

河上公曰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
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
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
為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
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也解其紛
紛結根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和其光言
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摧亂人
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
湛子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
亡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
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
先天地生也至全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
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王輔嗣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執
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
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
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勝也
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

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
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
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
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
捨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乎似
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
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
乎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
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
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唐明皇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言道動出
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
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正言也淵乎似萬
物之宗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
妙本淵乎深靜故似萬物之宗主也疎沖
虛也謂道以沖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
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
其光大語沖則道常不盈滿或妙本深靜
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
正言爾他皆倣此挫其銳解其紛道以沖

和故能抑止鉅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
則彌結矣疏挫抑止也銳鉅利也解釋散
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鉅利之心多擾
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
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
云滑欲於欲俗學以復其初言鉅利紛擾
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
在塵皆與為一一先塵爾而非先塵湛乎
似或存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乎似
有所存也疎道之沖用於物不墮在光則
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
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先塵妙本則湛然不
雜故云似或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
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
也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
見至道沖用生成俱物尋責所以不測由
來既無父道之人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
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杜光庭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

寂靜為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致敗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為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速大求

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効於此不敢正言也挫其銳解其紛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

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和其先至湛兮似或存沖和之道散被群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眾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之絕故云常存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官少陽之位御極為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

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以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王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淵然澄淨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舍塵垢以居專其無為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宋道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

補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合
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曰鯢桓
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
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
群實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茲萬
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
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挫
其銳至同其塵銳則傷紛則離挫其銳則
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
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無物委
蛇而同其波是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先而
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
驚愚修身以明行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
傷物物亦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爲
用智不斷焉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
若是則無泰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
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湛兮

似或存心若死灰身若槁木之技泰定之
中天光自照儼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
神此其道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
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
道實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其
誰之子象帝之先
王介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體有
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
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爲天五
在地則爲地六蓋沖氣爲無氣之所生既
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字說沖氣以天一
爲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又水平
而中不盈而平者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深也道之爲物淵深而能萬物不應於
物而物自恃以生又能供萬物之求故曰
似萬物之宗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挫其
銳至同其塵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

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耀
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湛兮似或存湛靜
也言其道湛靜雖不見其迹然又似或存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是
誰所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
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
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
蘇頌頌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夫道
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
山河之廣無所不適以其無形故似不盈
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
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
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
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
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先生
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先至潔也
塵至雅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
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
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吾不知誰之子象
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

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呂吉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生於沖而用之而已矣沖則和合矣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似者皆疑而不斥之辭也以其沖虛而能資物也故曰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得也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然則何以保得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晦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曰同之而不異湛兮似或存夫惟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吾不知誰之于象帝之先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安能知其

所自生者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于象帝之先蓋有吾有知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帝則其為形祇之先可知矣

陸農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以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挫其銳至同其塵不與物競故曰挫其銳不與法縛故曰解其紛不繳其昧故曰和其光不遁不離故曰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有似乎有而非有有似乎無而非無無所從生而又象乎帝之先也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于象帝之先湛者淵之容形乃謂之體見乃謂之容故始言淵兮而終之以湛兮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終不可得而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生物之主也王元澤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充塞無

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德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雜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之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以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雜說以其淵深而常生於物也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同其塵挫其銳者銳挫則渾然矣銳火之形是也解其紛者不與物構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者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而著同其塵者道乃性之常莫足珍尚故至人有道而不自異於塵雜說彼銳則挫之紛則

解之先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
湛兮似或存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
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
有之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即今所
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
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象有形之兆
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
劉仲平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所謂沖者
不高不下不深不淺不左不右不先不後
不遠不近不出不入沖而已沖者道之體
也其應物則常由於虛虛則無所於盈此
道之用也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
似萬物之宗以夫沖者其體也故無乎不
在而萬物莫不宗我而后存故曰淵兮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以夫用
之或不盈者其用也故亦無乎不為而在
於銳則挫其銳在於紛則解其紛在於光
則和其光在於塵則同其塵而似或存於
萬物之間也故曰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其體也在有

無之先有無者所謂象也其先則亦無有
無者也其用也在有之先有為者所謂帝
也其先則無為之為也故曰吾不知其誰
之子象帝之先雖然無有無者才得之子
則生無者其父也生無者其父則生乎所
謂生無者則祖矣自此已往則不可致詰
矣無為之為於用也才謂之子則使為者
亦其父也使為者其父則使乎所謂使為
者則祖矣自此已往亦不可致詰矣
劉巨濟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也者以
沖氣為用虛而和則能應物以生故曰
不盈或者不正言其有之謂淵兮似萬物
之宗淵深也道也道之體也虛則能應能
受能深萬物之生成一出於道則非俄而
可測也於用言或故於體言似挫其銳至
同其塵銳言道之利也紛言事之多也事
曰以紛而非道以解之使散事何以勝乎
然非挫銳則亦不能解蓋太銳則有所不
入猶今解結者不利雖先言其道之昭也
虛言俗之昏也俗曰以昏而非道以同之

使自昭焉則異俗為高何所賴於道乎然
非和光則不能同塵也蓋太昭則無以容
其塵故也莊子所謂與人並游意亦是也
湛兮似或存虛則深深則止止則合體用
為有在焉湛止貌也世之亂以事俗多者
無窮而已唯道能解而同以救事俗之冥
冥則可謂無所不在矣而實非有去也似
或者兼上二者為辭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道出於無則道者無之子也而曰吾
不知者道之極雖老氏不敢正言其有也
象者形之兆帝者生之主雖萬物之母不
尸其生而尸之以象帝則道出於無象帝
又出於道矣無猶父也道猶子也象帝猶
孫也莊子曰太極之先章言治故次之
以道沖也
劉驥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
道無乎不在亦無乎不為沖而用之其用
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
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之而不知
主故其為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

見淵兮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先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已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兮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為喻以其先天地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趙實庵曰初疑獨二一以為用道冲而用之自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而繼之以道冲而用之者道非不為實有為也雖有為而見無為之功者用中也天下之事貴於平和苟能用中則上不至於太過下不至於甚卑此帝王用大中之道也故顯有為以為治治至中和則所謂太平也太平豈

有象乎歸之無為也然此章先言用而後言妙妙者不敢正示也故經有一或二似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亦擬之之辭也謂道本無形實無定體今且用之以中者是道亦從制從法也道若從制從法則一定而不易既有所定則不能從應為從而妙哉道則神動而天隨故或似之而已御註曰冲者中也中者中之氣也其本自一至二自二至三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氣從一而分三清升為陽降為地陰陽交感中氣生焉經不云中而曰冲者何也天一在下天數一也一從坎起坎為水也兌門在頂兌字圍五五即土也在五氣則水土同包在兌門則泥丸所屬蓋五五為十十為物母一即五焉其中有信則包於元首天五曰中而從水有和理焉故冲者中也是謂太和經曰其中有精精即一也其中有信信則五也今言用中者道以氣為用氣之在物則信也氣所以包裹六極今天地內外皆以一氣而包之既包內外則

盈也盈則太過故有制命者存焉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以冲為用也蓋可知矣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二其道守中或似不盈謂道無常體以體為體不可正名夫盈不可久也用九者所以知變焉抵既平無咎在坎者則或未盈焉或不盈者其在也孰窮其在其深也孰測其淵天一性也其果在中乎天五命也其果遠一手故淵兮似萬物之宗擬議者且不得而當也三不主故常淵兮似萬物之宗虛無者道之體晦冥者道之色淵虛者道之原恍惚者道之用無體而體洪纖皆其體無色而色玄黃皆其色藏於淵虛而用之不窮故曰淵乎其居且孰為正位邪凡以無體為體無色為色而已而欲窮其所自來孰測其真凡以似之而已故曰道不當名次正申妙用一損靜晦隨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者皆人事也以人事未離乎道用道以中而應之也御註曰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

自得也。今夫四者應在外而用在內，皆性分之事也。挫其銳，一氣生人，充足四體，氣之在我，莫不充焉。苟不養之以平和，而以性則爭有時，而作則盈於外，而為太剛。太剛則傷物，知此者，凡遇剛為敵，則自抑也。故曰挫其銳，自挫其銳也。解其紛，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事者，萬機之務，事來于我，我必知之，盛之以一則靜，而止焉。隨之以動則和，而流焉。靜而止之，則明矣。隨而流，則滂矣。故解紛者一而止之也，和其光者，明之散，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之在我，如揭日月而行，欲以我之明而勝人之明，曾未知人之光亦照我之光矣。不若相忘乎道術，美彼此之異邪？同其塵人之生，未嘗無上下之分，有之則幾乎辨，無以自

湛然而已。湛明也。喻道之體，道非事也，亦非水也。謂之明而非明，謂之幽而非幽，及感而遂通，似或存耳。後明無始，二一顯無宗，吾不知其誰之子，出自太虛也。太虛無名，父其誰邪？二獨立窈冥，象帝之先。此章先言用後言妙，是因用而顯妙也。及顯妙又在夫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御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有象與物豈道也哉？其上文但初言用，次言治心，至於不盈或存，皆正言道之大體，也不盈者非極數而盈也，似萬物之宗者非自以為事任也。湛兮似或存者，有無不能以盡之也。然後象帝不得而先焉，是誰之子不可識也。邵若愚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炁為主，乃知一炁處陰陽之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氣而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歛，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

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兮，似萬物之宗。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釋氏喻為慧燈，朗月，術家以為大藥，金丹。孟子以謂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之帝在陰陽之先。王志然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通天下之一氣，何所適而非道？人處域中，得陰陽之正沖和，委順中以為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同體，且用之得其中，則謂之中，道得其常則謂之常道。沖者中也，無過不及，時適其中，沖融恢廓，周流無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挺乎仁義之分，通乎性命之情，味者不知，故老子諄諄于是，而學者常恐失其

所性養之正靜則與陰同德動則與陽同
 波或散或殊或歛或止以至言默事必有
 君言必有宗宗者宗此者也用者用此者
 也況道生萬物而道未嘗離物物亦未嘗
 離道譬之百川不同同歸于海眾說不同
 同歸于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常寓之於
 有無之間固不可指其物象於一定之辭
 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或曰湛兮似或存
 用之或不盈之類是也挫其銳解其紛者
 莊子曰聖人處物而不傷物而物亦莫能
 傷銳者有此不待挫而自挫何銳之有聖
 人虛已以遊世淡然無極衆美從之不與
 物交渙若冰釋紛者有此不待解而自解
 何紛之有嗚呼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故
 有間言古之至人不就利不遺害不榮通
 不醜窮不藏是非美惡內直則與天為徒
 外曲則與人為徒充實光輝光矣而不耀
 初無間斷崖異之說所謂先者未嘗不和
 塵者未嘗不同豈汲汲而欲和同之哉亦
 猶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視之猶衆庶也老子謂鄰國相望雞
 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謂安
 時處順得其宜矣若夫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老子自謂吾不知
 誰之子象帝之先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
 則知生天以先象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者
 則知神帝以始帝吾不知吾則吾而謂誰
 也此非大道之所自出其能若是者哉學
 者所宜知所先後力探而執索之焉
 黃茂材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一陰
 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
 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
 靜可以宗群有也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
 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
 藏諸身也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
 存者常存而不壞也吾不知其誰氏之子
 象帝之先耶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
 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程泰之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者
 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為和皆

以不極乎盈為義莊子之喻道曰充滿天
 地夫且充且滿則其盈也盈也者道之無
 乎不在者也既貴盈矣而又貴乎沖蓋用
 道者固當如此也如曰知雄守雌知白守
 黑是兼有其雄而能居其雌兼有其白而
 能處其黑是皆不於盈乎為居而於減乎
 其處夫是以謂之沖用也莊子曰彫琢復
 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
 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夫
 一性之天能盡有之而若未嘗有得焉是
 沖其盈以求及乎虛者也故謀府也事任
 也知主也凡涉迹而實者固皆無所不能
 而常不肯究為也是非惡其盈而求以虛
 之者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無
 者萬物之宗也既已用道則是道且將出
 而為德而德亦且分者乎仁義禮矣則安
 可正以命之為無也於其不容無者而求
 其近焉則惟沖以殺之而已或之者疑之
 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
 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

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運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此皆推其在人者而配乎道以言之也挫其銳解其紛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挫其銳則渾厚而不暴露解其紛則易簡而不支離和其光善信充實而至於光輝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其為光固有淺深而淵中窺外理則一也若體道之盈而見之於用則其光昭若日月人將莫之能覩固光矣而不曜者求以同乎物也莊子推原舍者避席起於形謀成光其竝和光設戒也乎同其塵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於此而能與之同則白可入涅而袒楊裸裎者所不能晚也若夫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反乎此矣湛兮似或存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先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大盈若沖正其地

也後章於守雌守黑皆言常德不失者又與此語相發明也既曰似又曰或者亦從人所不能盡見者言之也若望而驚其辨捷敏給則直才且智耳非道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之無者實母天地而莊子廣之曰神鬼神帝生天地則是道也者固嘗先乎天帝矣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凡萬有之出於道者皆其子也此章言道之用共舉前章之元且無者而被之於人也人之於道苟能沖之使不盈晦之如或有則其所蘊或幾於無矣若人也吾不知誰能子之歟擬其等倫殆且為天帝之先矣甚言深乎德而借乎道世自無能上之者也揣切其至尚或先乎天帝也論世之有為者患其智力銳遲不能及事耳而老教則掩抑蓋藏恐其或露故其自處者為柔為弱為雌為黑為辱為卑賤為孤寡為受垢為下流為不敢先此非獨遇事之際期其物我不忤而已也蓋有深於此者焉道本於無而任

道者皆涉於有苟其居有而行有是為以膏濯膏祗益其垢無由及潔故必本無以運有而求般有以近無也行之以柔而宿之於虛雖未遽無而其於無也亦幾矣其謂得母可以知子知子而復當守母良有以也蓋從無可以觀有而由有可以通無表裏實常相符也又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其以弱代強者知夫有之當復於無也首章立有無二名以總大道之要而此章對出沖盈以總用道之情人之體道而能及此則天地且不能力子而由無入元由元出妙無所不可矣詹秋園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無源章言道以沖淡用之使不至於盈溢而淵深潛涵毓以為萬物宗主猶必挫其鋒銳而質樸解其紛亂而條理然後可與和合光照混同塵俗則此道淵浩澄湛不見涯浹為無源我不知其所從生豈在主宰象帝之先而迎之不見其首歟張沖應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地法

天天法道法自然蓋自然之道流行無間無形無迹其道沖虛運用不息時春則和時夏則熱時秋則清時冬則凍而陽施陰布不見其偏盈也人固此血肉之軀稟此陰陽之氣上頂其天下履其地中有自然有能沖虛此道而運行之或致於不盈滿偏失者則其道淵微而身與天地為一矣萬物為得而不相宗哉故志銳矣則退以挫之母使介推勇於火死鉏麋勇於樹亡事紛矣則務簡以解之母使激六國以攻秦兼多務以死亮和其光不恃已之明以滅人之明當如日月並明而無闇昧之失同其塵不恃已之潔以黜人之潔當如珠玉墜泥而無窺害之危則此心湛然澄清無滓不致紛擾而道以之常存也故同天地以享年而吾不知誰之子先天地以立道而所以象帝之先

張靈應曰勇銳害氣之本紛冗喪精之原自明則易傷其神自傲易損其身欲學道者使當謹此見銳便挫見紛便解與眾光

相和與眾塵相同則氣不害精不喪神不傷身不損以遂長生之望德經玄德章復舉此四者蓋欲至藏道有德之地亦當謹此也

白玉蟾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虛中淵兮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廖粹然曰道沖而用之道氣本浩然無之以為用或似不盈淵兮如水之澄深無滿而無溢似萬物之宗靜則如海納百川動則百川來赴海挫其銳斂神欲起與之一刀慧刀無利刀能斷絕群魔解其紛萬慮頓除一絲不掛滌除玄覽浴養金丹和其光返照內觀欲歸其明要知產藥根源處蟾光日夜照西川同其塵心身一如形神合德坎離顛倒銜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湛兮似或存純朴靜定性天明徹吾不知誰之子攘故不識自家面

目這箇畢竟喚做什麼象帝之先太上自然根深元不動何處不稱尊

陳碧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為用大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雖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常不盈滿也嚴君平曰為沖者不沖為和者不和不為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道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害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又折其

鋒曰挫銳鉅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鉅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懣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湛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田結恨也謂陰賊順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夫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其光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其塵與塵而不異應物則且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者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道也挫其銳至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外無圭角也解其紛者內無膠擾也和其光者洞徹表裏也同其塵者混合流俗也湛兮湛兮道其在茲矣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故曰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在天地天地法斯道者也道在萬物萬物母斯道者也越穹壤窮古初不知道之所從出者誰乎是不可得而知也放像而言則在天帝之先矣蓋嘗論之有始者未始有始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昔者混淪之初昏昏默默聖人強而號之曰太易則曠蕩彌冥周疏無竟者也曰太初則胞胎混沌有無合併者也曰太始則或感而彰若存若亡者也曰太素則非濁非清非陰非陽者也蓋至乎太極而後函三為一萬物之樸無一不具自斯以往生生有不窮者矣然皆為道所生非能生道可以父吾道而不可得而子也可以君吾道而不可得而臣也然則道果無所從出乎曰道法自然則生是道者非自然而誰吾

故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林慮齋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謂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瓏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湛然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范應元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可盈以其無形也

然而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行其真則道常湛兮似手或在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

薛庸齋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道之為用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淵兮似萬物之宗道體淵靜雖為萬物之宗萬物不知其所以為宗故曰似之挫其銳至同其塵體道者挫其鋒銳解其紛亂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昧湛兮似或存湛兮存乎萬物之表而不流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物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五太之先誰其子之。

休休庵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深廣虛明謂之沖造道者致虛極盡玄妙然後發用則不為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所不容為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

當劉其銳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影同凡而絕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不能覩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存老子讚曰吾不知誰之子者特言此道自然而然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帝者主也。

褚伯秀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至象帝之先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言議索以虛而運無乎不在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地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朕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子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為物則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成礙教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而不與之淥則湛兮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篤

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而又尊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不可得而名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賢談道何若此非靳而不言至此不容聲矣使學者深造豁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無隱手爾。

牛妙傳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沖者中也且道之為體包含造化孕毓乾坤起四大以居先龍萬法而獨冠道之為用可謂大矣然其只云沖者是不自滿也由是而觀不盈之義豈不宜乎太上說此以勸人謙沖則亦自無滿而必溢之理也如三皇五帝之時有勸戒之語名曰宥卮孔子見之使弟子取水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筆客曰善哉持盈者此古先明哲以爲至誠嘗置之座側蓋體道之用於沖也非斯之謂歟淵兮似萬物之宗夫萬物之宗者道也蓋道生天天地地生萬物所以稱爲宗也夫道爲萬物之祖宗可謂尊之至矣然其只云似者是不自尊謙辭也此舉喻世人使之常用謙沖則自無高而必危之理也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是也故君子多聞約而守之多志賢而晦之精知略而行之是以處上而人莫不重處前而人莫敢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何故哉以其謙沖故也挫其銳挫者抑也銳者鋒銑也如人之氣銳者或有激於中則形之於口世謂之唇鎗舌劍有時傷人甚於鋒銑故善人君子則於人何所不容常反求諸己乃挫折其鋒銑抑其銳氣使不致於傷人此則挫銳之說也解其紛紛者紛競解者自慙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語蓋不平之氣忿然於其中則溢惡之語勃然見乎外兩

相抗拒故謂之紛競也故大人君子常懲忿窒慾自不致於爭競也和其光先者謂聰明才性也和者謂韜晦之也夫韜之者使聰明不彰也晦之者使才性不露也如孔子大聖也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顏子大賢也於終日則不言如愚此皆和光之說也嘗聞諸先哲曰我聰明矣聰明於我何有哉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苟於此矜而恃之則我已小矣吾惟降吾氣於謙和合吾心於端莊順吾神於肅穆焉克可容庶人可謀而左右卿大夫皆吾所禮也而不知我之爲尊彼之爲卑耳易曰君子以蔭衆用晦而明此之謂也同其塵塵者謂暗昧愚魯也同者謂同仁一視也夫同仁者謂無他暗我明之分一視者謂無伊魯此賢之別大率爲人之道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故大人君子常韜光徇俗晦迹混塵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內藏我智不示

人技我雖尊高入弗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能自卑耳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斯非和光同塵之謂歟湛兮似或存湛兮謂無或存言有盡道之爲體似無似有若存若亡故云湛兮似或存也所以古先明哲體道有無故常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然則體道爲義云如何耶道之爲說其體無方其用無窮性之所有不虧不缺得之於人生而靜之初形之於感而遂通之際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於意必固我之俱無凝然而正湛然而明惚然而太虛之無塵恍然而若四時之有約無爲而無不爲此湛兮似或存之說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子自稱誰者無名可擬子者謂道象者如也帝人也且如天地萬物之形其生也有自來其可以言母子獨道之一字虛無自然生無所自固宜太上稱吾不知其誰之子也且道之爲義極乎不聞不見之境則道之妙者爲難名藏於無聲無臭之天則道之至者爲難

知推之於前則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則不見其終之離孰知其誰之子哉象帝之先者蓋老子歷爲帝師古帝曾問老子道爲誰之子太上所以云象帝之先者言象如帝之未主已先是何面目是何光景也

楊智仁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沖而用之者剛健純粹虛而不盈也故道爲萬法之深淵人可行之挫其剛銳解其紛紜和於中而順於外同其波而隨其流專心內持使元炁上下沖和降心猿無今走失體性湛然真常不動有若無實若虛明微表裏獨露堂堂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古云還識這箇麼今古應無墜分目前在目前

喻清中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譬則海也道惟虛故受海惟大故容道體本虛用之者不越沖虛而已或不盈一語就下文說方見得明天地間之至大者莫如海道實似之淵乎深哉美其能容也江漢

朝宗百川赴焉不舍晝夜而不見其少盈或不盈者人常疑其不盈也然則其用安在哉鋒銳鈇於不露之天非挫其銳乎釋紛離俗於是非之外非解其紛乎和其光者不察察以自耀也同其塵者不皎皎以自潔也湛然二字庸齋林氏以爲微茫而不可見之謂道本無形於恍兮惚兮之間指其空爲實有故曰似若存道超乎器形之表吾不知誰氏之子而能克肖之清源劉驥曰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有子字方下得象字象肖也猶繼世象賢之謂也

存此一段語蓋以丁祝知道者便不可止乎知而已必須摧挫其銳利追圖之志解釋其紛亂之情和融炫耀之光混同塵世之俗四者皆爲知道者之病須力去之方除得淨始可言沖虛至道湛然常存矣似或即常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似也老君謂沖虛至道吾不知其所由生然究其極似未天帝以先卓然獨立矣李是從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道者沖深潛行而爲用之或不盈者無出其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心清若淵觀照萬物往來形影映現業識所生由此宗有也挫其銳解其紛者挫折其萌動之尖銳解開其怨結之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者和順時俗所見之光同其時俗所欲之塵也湛兮似若存者返心內照澄湛清平見其真性似若不離常存定也

柴元皐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曾滿終日取用不竭況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

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如此沖妙則自己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銳紛爭皆能挫解失和其光同其塵身中既沖虛則外貌必和同順境矣湛兮似若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子不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箇蘇敬靜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在天地間無一不有無一不在本為盈滿然道有理而無形人以沖虛而用之則有時疑其不盈或云者疑之也沖虛用之即後章知雄守雌之惡莊子曰雕琢復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此道盈而用之以沖虛也萬物之宗宗祖也萬物自無而生淵深也其淵深不可測為萬物之祖不盈則未能逮及乎亦似之而已既曰或又曰似正以道非不盈用之以虛則虛非真虛故曰或曰似銳才之露圭角者挫之使無紛爭之處纏擾者解之使散和其光明之淵中彪外也和之而不使露同其塵土之停滯汙雜也同之而不欲異

湛清也若存若士而似乎清不清也此皆沖虛用道吾不知此為誰之子象肖也帝天也其肖象實居天帝之先乃太極也太極虛無也道本太極生天地然後生萬物萬物自無而生即用之以沖虛亦當然而然也首章以有無二名總道之要此章沖盈對立總道之用則由無而玄由玄而又玄妙不可及矣拾遺圖師曰在光同先在塵同塵兼文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諸子旁證曰莊子夫道有情有俗為無形可傳而不可愛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因存神鬼神帝天生地地太初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石潭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虛則不盈虛而不盈則不露

不露則深矣故以淵乎言淵者深也雖云不露而實為萬物之宗焉似者不敢指定之意言道不可名也宗乃祖宗之宗實萬物之所自出也言物自道出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此皆虛而不盈深而不露之意挫其銳無圭角也解其紛無外物之擾擾也和其光光藏而不見於外也同其塵人不知其為皎皎也此皆淵深而不露之意湛兮似若存湛澄微也似若雖存而似未嘗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為物之所出為物之祖宗也不知此道又為誰之子乎蓋就宗字上又生此說謂道亦有所宗也而體之曰象帝之先者帝天帝也象似也似乎在帝之先也蓋有名雖為萬物之母而無名實為天地之始天地自我出則道為帝之先矣此言不但為萬物之祖宗又為天地之祖宗也此章皆指道體而言非指體道者而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詩五

疑遠大師常德錄云妙觀提隱常則惟本編宗

前朝奉太宰府學憲經院錄于書校正

天地不仁章

考異河上公作虛用章趙實
唐作大化公行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爲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窮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衆篇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杜光庭曰夫以仁爲仁則有執不以仁爲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群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爲功群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爲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爲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爲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爲理身之要妙矣
張沖應曰虛者空也太虛無象運行兩間無聲無臭而所用則成此萬物所以生而

無窮也人能達此虛而用之則道無不成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考異虛而愈出
一作愈出

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爲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青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青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空人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有養精神愛氣希言
王輔嗣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天地

在自然無爲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思有爲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思有爲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爲獸生窮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惠由已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衆篇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爲之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衆篇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已任物則莫不理若衆篇有意於爲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唐明皇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不仁者不爲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爲狗也大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犬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

人亦如人於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皆為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手疏仁者兼愛之自也狗狗者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為仁思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視彼天下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者籥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至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疏橐籥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獨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

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則不酬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也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也

杜光庭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獨狗古之祭法有為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蓬豆之間故有獨狗之設矣夫犬以吠守今獨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獨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為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獨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為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子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焉也君之路

馬死埋之以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帑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況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愛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橐籥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為橐五氣為籥為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洋化均一者淳和之德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萬方百姓日用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冥昧不以功為功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撓亂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

多言之失豈無辱乎夫言者雖堅合異反白為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召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為美善矣

宋道君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然而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虛而能受而能應故應之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凡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憤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橐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辯者之固多言而未免手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閑汝外收視反

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王介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非不仁也惟其愛則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盛之以篚衍巾之以文綉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其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之時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物理之常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且聖人之於百姓以仁義及天下如其仁愛及乎人事有終始之序有死生之變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聖人之所固為也此非前愛而後忍蓋理之適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莊子曰至人無親大人不仁與此合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道無體也無方也以沖和之氣鼓動於天地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出言則有方有體大言所以明道也

有言則有指指則不能無過故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以應萬變蘇頌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害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窮以為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排之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刑者亦若是而已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呂吉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

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爲窮
狗金義窮狗者祭祀之用也受之則無所
用不可闕矣猶之天地之於物也無心於
物而似手無所愛若夫春生夏長則似乎
有所愛聖人之於民亦若是也聖人不仁
以百姓爲窮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事
仁以百姓爲窮狗窮狗之爲物無所事仁
而畜之者也萬物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
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窮狗
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天地之間
至動而愈出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
事仁哉夫惟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
之間其由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爲物
惟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則人也體此道者言出於不
言而已言無言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
數窮不如守中之爲務也

狗之爲物其未陳也盛之以篋衍覆之以
文繡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樵者焚其軀
所謂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者也天地之間
至動而愈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爲窮狗聖
人不仁以百姓爲窮狗與世推移與時運
徙而不拘於已陳之迹不膠於既踐之緒
矣故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而知橐籥焉故
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虛而無屈無所
屈也動而愈出有所示也無所屈而有所
示者神也虛而無所屈動而有所示故能
赴物之感言出如此而未始有窮也若夫
述古人之土梗語先王之窮狗屈於已陳
之迹膠於既踐之緒欲以有爲於日徂之
世此其所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愈也
此一篇與莊子窮狗之意大略同焉

實何足禮敬乎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
又非以偽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
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爲之父母故不得無
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
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及
要其終則棄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聖人
不仁以百姓爲窮狗仁者人也以人道愛
物之謂仁彼人貌而天者何足以名之故
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
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
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
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
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
往故比橐籥之無窮也虛而不屈者虛其
體也動而愈出者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非言則窮矣舉言則爲可知且聖
人之事言而不爲者也守中所以應萬變
劉仲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窮狗仁者
惻隱以致其愛也夫窮狗之爲物惻隱以
致其愛可也不惻隱以致其愛亦可也蓋

方其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齊戒然後將之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身存見踐於行者又見繫於樵者而無復有用散亂埃滅則漠然無惻隱以致其愛也天地於萬物亦然方其雷風鼓舞雨露滋濡覆載包函姬照宇育欲生者使之生欲成者使之成而有形者必立有性者必遂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霜霰冰雪酷烈慘毒折屈摧敗而陽不敢進日不敢烜大者毀小者絕剛者缺柔者滅又無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特天地之於萬物也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方其感之以恩擾之以教恩涵惠霑悌弟來與與响响若保赤子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罪大則殺罪小則刑支解屠裂牽磔焚棄僇什於市朝狼籍於原野而崇城有骸耳之痛紂紂有流血之多又無有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以其無心於愛

與不愛也此天地之所以能神也蓋神者有所示而無所屈也以其無所屈也故如橐籥之虛而不屈以其有所見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身而為言見於事而為故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亦不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舍不能適與道相當也不有不無不取不捨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不已則如橐籥之動而愈出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聖人法天地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言者所以應物也蓋法天地而出為聖人矣固不免乎以言應物也然言而多則非所謂當於理而止也非當於理而止則不可以推而行之也惟守乎中則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常當於理而

止也於是乎可以推而行之而不數遭其窮矣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夫守乎中者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然而老氏專惡夫多言何也曰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道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易也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
劉巨濟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莫慘於兵刑而雖盛德不能去之則因其理而已或言萬物或言百姓其言各有序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此申言天地也天地之兩間能虛故入則止虛者橐籥之體也不屈則以虛故也橐籥之用也橐籥以風動籥以氣動動而後應此其所以愈鳴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以虛應萬物而無所言聖人亦以虛應百姓而風波之來非言不荏持不以多勝而已易曰尚口乃窮中之體一可以守者也中之為用虛可以應者也猶天地之謂間乎

丞相新說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靜而不汙潔而不垢其祭祀足以隆禮而致恭者芻狗之為物也始之將用則被之以文繡盛之以篋衍及其已用則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不膠其所愛不泥其所有通則用之與時宜之過則棄之與物從之而天地聖人之仁豈離乎此哉蓋天之體不能生生而生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嘗生地之體不能化而化者真宰也而真宰未嘗化則出顯諸仁故凡在天地之間形物聲色也皆制於我而物不得以踈及夫已生已化則入而藏諸用故物有分之類有群各以附離而忘有於我而物不得以親雖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能治聖人者出而治之也是故體顯以為仁而其出也同吉凶之患故凡萬物之生皆轉相而不失其宜體藏以為用而其入也雖聖人不與之同憂故泯迹冥心而視物以異嗚呼聖人之於天地又豈以仁憂累其心者歟故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

物之入與之入而不拒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萬物有以稱亦有以憾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言豈離乎此哉後學者專予子之仁而忘古人之大體故為人則失於兼愛為己則失於無我又豈知聖人不失已亦不失人歟與時推移與物運轉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故動而愈出則正已而無我者所以應物而非以敵物虛而不屈則無已而喪我者所以絕物而非所以成物噫天地聖人之道其仁以百姓萬物為芻狗者可以一言而盡矣

異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陰陽鼓擊不息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為器也此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趙實庵曰前引二一天之至公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混一性於大同孰仁孰不仁以私愛而在物有義有不義仁之生而義之殺本乎天運之自然仁為恩而害隨至見乎人事之返復經言不仁大仁而已大仁無私至公而已當生即生陽和之始物當殺即殺金氣之肅如謂時運即殺之不可留謂生死之有定數震動則萬物昭蘇兌交則衆用彫落雖生之而衰相以啓

雖殺之則生意又明此天之公者如斯而已若乃當生即殺當殺即留此非天道之公行是亦人為之私愛以公平私天地之正以私害公邪侈之行道者為之公所以言及天地不仁而喻以芻狗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是以聖人之治體天法道絕仁愛之私正賞罰之令立仁與義何容心焉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凡所以絕私愛也是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俾後世聖人與道同流同應變不滯莊子曰仁常而不成又曰不多仁恩是也老子以天地之仁配於道也道大故不私即非五常之仁為可及也此意指世之仁義為小也不然何以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乎故喻之以芻狗即聖人用不仁之為仁也能體不仁之仁即體天而同乎道也二聖人體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之治百姓也無私之用與天地同次喻二一就體舉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御注曰橐籥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

蓋道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道體之無則能泛應也以理觀之虛則能運量也道以至虛而泛應不知其自來人以無心而運量誰測其所以天地之間不上不下用氣於中猶橐籥之動也二橐籥之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二子列子曰子莫貴虛虛者無貴也以虛為貴則有礙於中以其本虛而已非虛可貴然虛之可貴者在動而愈出以橐籥觀之虛故貴矣雖橐籥觀之虛非貴矣聖人無心物來則應應而不窮凡所以當而不失也謂之規矩則與之為規矩謂之權衡則與之為權衡彼其自得之以為用也吾誰名之哉雖然應帝王者體道為心在事則曰無心在物則曰無有其如禮義法度何而有義禮法度者吾亦豈與之為名彼因之以為用者且自名矣吾不自名焉豈得屈即其愈出而愈有愈應而愈多者謂此後至理存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此篇自道沖為用至橐籥虛應終又結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較之前

章猶是以言為中也老子以橐籥喻聖人不言言則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以其無心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亦取其適當而已守中者無過也非徒無過而有法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故言不可不慎君平曰言出則患入言失則亡身韓子曰亦慎於水火夫道本無言不得已而言則應之有常是也夫欲有言豈得已哉故三緘其口聖人所以示象為學者求聖人之意

邵若愚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疎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一心為德故以百姓心為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為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籥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

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

王志然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大道無心於天地而天地待是而後生。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待是而後起。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且人處萬物之最靈者，莫不皆稟賦自然，初無愛利之心。以仁爲恩，不亦小乎？天地無情焉，視萬物亦猶芻狗爾。而天地且未嘗責萬物之報，而萬物亦未嘗知天地所以生生之恩，而大恩自生焉。聖

人無情焉，而聖人未嘗責百姓之報，而百姓未知帝力於我，何有哉？則大仁自成焉。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而自成其上下之序，曾何容心也？推之無厭，日用不知安所事仁哉？且芻狗之爲物，潔而不汙，祭祀之用，方其用時，亦猶太廟之犧，牲衣以文繡，致敬如神，初無貴愛之私。及其用已等於糞壤，亦非厭棄之故。汲汲於用舍之間，是聖人有心也。邪？故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矣。

吹虛元氣，鼓動群有如橐籥，如籥焉，迫而後動，應而不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喻如道之應物，萬變未始有窮。化聲之相待，亦如人之有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之言，不圓於辯言之足，則終日而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辯，貫穿默該至理，其或燭理不深，言不明道，益辭固多，去道彌遠，須有惠施之舌，懸河之口，考之大義，一何有焉？曾不若默識而深造之爲愈。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黃茂材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芻狗。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逸，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逸，故物無不遂。此其爲仁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之芻狗，以芻爲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爲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之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

不失老子之意哉？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容運造化，潛移人所不能知也。今以橐籥喻之，天地之道，幾無爲蘊矣。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初無內外。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體知橐籥之理，則可以煉精悉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唯守中爲得之。

程泰之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結芻爲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稻秀而麥枯，瓜生而薺死，麋鹿之解角也，春冬相反，鴻燕之賓去也，南北相避，物之種性有萬不同者，於此而皆可類推也。此之性非彼之性，則此之宜非彼之宜也。居其總者，苟有心於爲仁，其將孰爲乎？爲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爲仁亦勞而小矣。緊運一氣與物爲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既加被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真相忘也又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是亦澤及萬世而不自知其為仁者也是謂不仁之仁也若夫擇物施愛惠不出乎意鄉之外是直虎狼而不啗其子者耳不仁之仁非其得預也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則其施置之方也謂耕鑿嬉游皆非帝力則其効之成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索治輔也篇其管也管之在樂則為羽篇在關鍵則為管篇在治器則為素篇至其為管則一而已也素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治鐘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一虛一吸之象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者矣故天地之間寒暑相推而為四時生死

遞代而成今古正猶素篇之虛吸也賈誼以天地陰陽萬物之造化而配之治鑄義正出此也一虛一吸之迭起是一作一復之相催者也神奇之必為臭腐臭腐之復為神奇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其曰天地之間猶素篇者言凡受形於兩間莫非由此之虛之吸以為張歛也莊子之論物初曰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消息滿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是物初也作復者即生化之有迹者也消息滿虛者陰陽之動而司素篇之虛吸者也改化生死者物之迭為芻狗者也老子借素篇芻狗以言其理莊子則直傳諸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諸家皆謂此中為中庸之中蘇黃門獨不然曰此其篇之虛而處中者其說是也老子務成一家言凡六經紀道之名悉已易而他之六經之謂中者即老氏命以為善者也通一書固未嘗言中也然則此

之謂中如域中弓中環中皆命物而名其地也非如中庸之中造極而命其理也則此之中中正指素篇之中以為之守如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言者先事而有所稱說如曰某事其德皆吾之所能為也然此特其自言之耳而措之於世或當或否或順或逆未可必也不待其當然而先形諸言則億之而中者固或可屢而億之不中者亦不勝其多也其勢自至於數窮也若其守中待感者初若遲鈍而要諸其終決不至窮也故曰不如守中論天地之間猶素篇則居於天地之兩間者其作其復皆仰治工之鼓輔也治工者即主執造化者也其能虛之以聽化工之操縱則陰陽消長之源是其地也凡有形之物虛則通通則可以致變實則室室則塊塊而已耳素之能吸也篇之能虛也皆以虛也非素之虛則無以納其吸非篇之虛則無以效其虛也素篇常虛則能受生生者之生以為作而變化化者之化以為復也是

蓋借橐籥中空之地以明不室之可以有受也夫惟不室故播氣者得以入之也動者發橐籥之機而鼓之使作即其能操縱生化者也惟其虛而不屈也故能受其有而出之於世也陰陽之氣隱乎太虛而形於有感感之而應則能出其無以為有矣橐籥非太虛也以其虛而有受受而不留者有萬物出機入機之象故此機不息則作復無已也是故寂然不動者乃能感而遂通也論橐籥之妙即幾於谷神矣而不能與之齊同者谷神能自制有無而橐籥之虛及則有待於化工也動之而出則與自受而自應者有間也故此章既出橐籥而後章則言谷神也

詹秋圃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虛用章謂天地不以偏私惠愛為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以偏私惠愛為仁而以百姓為芻狗蓋芻足以牧馬牛狗足以護家宅是皆有用之物人所資以為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中虛而可扇動生風乎故雖中

虛而不屈折此為虛用之妙迨扇風而愈動愈出其妙有難名言未若確守中虛則為用不可窮也

張冲應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之為道廣大而不可得以形容也故孔子所以罕言老子所以不居罕言者謂其不可得而形容而罕言也不居者謂其不可得形容而不居也天地不以仁自居故能覆能蓋而萬物生長於其中不知其所以生長聖人不以仁自居能包容而百姓安養於其中不知其所以安養皆視之如芻狗芻狗畜愛之植之惟恐損朽而無所介其心以蒂報也天地之所以不仁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即此一元之炁運乎上下猶橐籥之能包容籥之能吹周流無窮包藏無極雖虛焉吹之而不致於屈乏廣焉動之而愈見其有為仁之為道廣大也如此是以孔子有曰天何有言哉四時行焉則天地萬物之心又何有聲音於其間人欲學道无此天地之仁而乃尚乎其言則舌勞神

亂精廢炁虧數者皆窮矣斯曰不如守中當守此方寸布仁於物而不發見其迹也白玉蟾曰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以百姓為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一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廖粹然曰天地不仁天地本於人若其自返本以萬物為芻狗則視萬物象為無知之物在人亦當克己如此也聖人不仁人主亦根於仁自返本而歸根以百姓為芻狗則棄萬姓於無用之物如在吾人亦當復禮也天地之間範圍之內其猶橐籥乎其於天地則虛空焉此我身則臭皮袋也虛而不屈放之則滿六虛欲之不盈一握動而愈出元炁冲然源源不竭多言數窮與之一點守口如瓶不如守中抱元守一無窮無盡人若如此道炁存也

陳碧虛曰天地不仁至以百姓為芻狗芻

章也謂求芻爲狗古人以用祭祀除穢不祥用已而棄之言常之時不甚愛及手棄之亦不爲惜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且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也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也蓋天地之自然也嚴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泊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懷惻惻流愛加利布恩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懷心拯志損精費神不釋慮慮惶顧顧人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者籥也謂以橐鼓風

而吹火者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爲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違若橐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含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嚴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井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爲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利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瞻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又曰蟻蝨動於毛髮則寐爲之不妄蚊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爲之慘痛未害於耳目則百節爲之不用此言愛利之存于胃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盡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

見徐鴻於周徐鴻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謝國南曰天地不仁至於芻狗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百姓受聖人之恩以成謂之非仁不可也而榮枯成敗付物自然死生禍福惟人所召天地聖人於此一無心焉謂之不仁非不仁也蓋不得以用其仁矣芻狗者祭餘之物聽其自成自壞而不復屑意焉爾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地人物之理自然而然故陰陽二氣往來於虛空之中初無間隔如橐籥然無底曰橐有孔曰籥橐之中虛氣所流通不可屈折籥之有孔聲所振動愈出不窮此皆自然而然人物之在天地間始終變化亦自然而然故多言則屢窮不可致詰也不如守一中之理理至中而止天地聖人百姓萬物皆不外此中蓋嘗論之萬物萬民同此一氣天地間人同此一心天地何心以生物

爲心也聖人何心以愛民爲心也然生之於始而不容不變於終愛之於初而不得不異於後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生陽也而不能無肅殺之陰愛養仁也而不能無剗制之義理勢然也芻狗微物然方其養祭則惟恐一體之不全及其既祭則委之無用摧毀決裂有不能免人物之在天地間均賦同稟其生皆可愛而成形之後散殊不一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善者祥之惡者禍之各隨其分而異焉于斯時也天地生育之恩聖人愛養之德有不可得而全之者謂之不仁不得以盡其仁也矣天地以中虛靈爲萬物聖人以中道酬酢萬民故蔽之一言而曰不如守中中也者其至公無私之謂乎其無過不及之謂乎

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爲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爲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爲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亦不容辭其責矣篇者彙之管也彙篇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彙篇之於風何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容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閑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欲無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爲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范應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爲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綉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彙底曰簞竹管曰篇皆煥燦之處用篇以接彙彙之風悉吹燭中之火屈者曲

也音辯云俞羊朱切俾與引廣雅云益也漢史有民命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系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橐籥之愈動則此橐籥之愈出籥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籥未嘗言仁愛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萬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倘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薛庸齋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爲窮狗天地生萬物而無心於萬物聖人養百姓而無心於百姓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不爲物撓而虛其中則愈動而聲愈出矣天地所以能生^{萬物}化萬物而不窮者亦以其虛而能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惠施之口談不若顏子之心齋也。

休休庵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窮狗者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綉巾覆之祭

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爲之妙生育萬物不望報恩亦不爲主任萬物自化如窮狗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虛如講囊一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虛明亦如是也靈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者講囊也橐籥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然譬喻之數有窮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虛之妙可以見微造化。

褚伯秀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神道之具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總衆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已成人博愛善教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謂不顧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借喻束縛爲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以真燭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

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束縛成狗踐狗還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其管爲而生道自遠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亦言其無心自運橐籥鼓風爲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吸而不暫停爲人爲物者感受其鼓鑄焉唯其中虛無屈塞所以運動氣愈出此理妙合造化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如守身中橐籥究自己天地豈無生萬物之理哉或以聒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不貫此章大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已矣。

牛妙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夫天地大德曰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天地生成之德也而云不仁者是天地不自有其德也萬物者盈天地之間品類也芻狗者如古先明王郊祀必束芻爲狗以爲祭具所謂芻者茅也夫茅之爲物薄其用可重也狗者畜也其位乎戊而應乎乾故古

人束茅爲狗以爲祭具意其重也天地以萬物爲芻狗是亦不輕於萬物也或者以天地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責望其報也此說不通蓋萬物與天地分一氣而生但得夫形之小者若天地果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天地其自^謂大果不仁耶庸所見如此明者鑑之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聖人者備物致用百世師也故百姓戴之如同日月仰之如同父母然其稱云不仁者不自居其仁謙尊也○

亦猶夫聖孔子不居之義也百姓者民也民與聖人均稟一氣同生於天地之間但貴賤窮達不同耳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者是亦不輕於民也他說以爲聖人視夫百姓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望其報也此說恐誤夫人者與天地並位三才鼎立豈可視如芻草狗畜之類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聖人果以百姓如芻草

狗畜之比則是聖人果不仁哉與我同志者切希鑒之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者鼓芻爲者管芻爲之屬猶如也動用也夫天地之間虛空以四時五行爲用其芻爲爲物亦其中空虛以五音六律爲用故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也老君曰夫橐籥之器在其用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爲不與人爭喜人在於天下也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爲故也此蓋言天地以虛受爲生成之德任物自然從民所欲不與物爭猶橐籥之任人所爲音律也多言數窮夫言者心之聲也在心爲志發泄爲言數者頻數窮者悔吝也蓋多言則多過故云數窮也古人有言曰一言而喪邦此上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凶此中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辱此下多言之人也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言不可不慎也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良爲是也昔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有一金人三

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多患詩云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此之謂也不如守中中者樞機也守者謹也且夫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然言語在口譬舍鋒刃不可動也如弦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可得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即不如守中之義也易曰括囊元咎元譽蓋言謹也非斯之謂歟楊智仁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者天地施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不責望其報聖人亦如之謂學道之士不著一毫物欲所累體若太虛湛然常寂著天地之間坎離運用乎其中橐籥發揮乎宇宙元炁升降於黃庭塞兌垂簾含光默照虛而不屈守以沖和不可輕動動而愈出古云全身放下一念不生若

多言數窮則有損而無益不如守中久矣
純熟自然打成一片矣儒曰聖人之道仁
義中正而已蓋天地聖人視萬物如芻狗
者不著於一切也廓然人以配天地其猶
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至簡至易豈
難知哉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君子黃中
道理不失其正矣

喻清中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生物而不自
以為仁忘乎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
力何有於我哉聖人養民而不自以為仁
忘乎民也芻草也謂東芻以象狗莊子天
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
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
爨之言貴之於未祭之先賤之於既禱之
後即是而喻蓋存神過化之意云爾蓋嘗
讀柳子郭橐籥傳而於養樹得養人之術
矣橐籥之種樹也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
蔕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父之於子易嘗自
以為愚哉其蔕也若子生之養之不自以

為仁也有其所有者也過而執忘其所有
者過而化其置也若棄既祭之芻狗也天
地之間鼓之動之一橐籥耳橐籥者藉也鼓
風之具橐籥者管也風之所自出虛其中而
不屈其用愈動而愈出愈出而愈有其來
無端其出無窮天地聖人之仁亦猶是也
天地之道不可以言盡而聲色之化民末
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默然而
自存也

胥六虛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以萬物為芻狗者覆之載之
聽其生者自生而枯者自枯天地無所與
此天地不有其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者仁
之大矣芻狗之設未祭則貴敬之既祭則
委棄之非容心也時適然也故聖人引之
為喻聖人體天地容養百姓寬之宥之由
其生者自生長者自長耕食織衣家富國
安而聖人無所與此亦聖人不有其仁而
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一氣蒸陶萬
物生化古今不息其猶橐籥之器中間空

虛鼓動之聲氣愈出也此贊美聖人之德
蕩蕩乎仁養百姓不為己有夫何然哉亦
虛而已矣是以應感天下之動無有窮極
也若不體天地不仁之實察然自好縣法
作刑飾以文言示民從化違天悖理鬼怨
人怨乃疾取窮極之道故勉之曰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飾以文言辭多理
寡不如及吾之中默識窮行謹守不失天
下觀風而化不言之教寧有窮乎修身亦
法此矣

崇元集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
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茅也轉如狗狀
以祭享初禱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
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
然聖人不仁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
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東茅
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靈倫乎橐
籥無底橐籥三孔笛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
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
一呼吸間不似天地使民失所脩身體用

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不窮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若自矜其仁尚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

蘇敬靜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結芻狗祭則用之祭已則棄是芻狗之用所過

者化天地雖生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雖養萬民而亦不自以為仁亦猶芻狗當祭則用祭畢則棄過化相忘何嘗自以為仁索治輔也篇其管也管在樂為羽篇在

關鐘為管篇在治器為素篇其為管一而

已素吸氣滿之播諸治爐者也管者受此吸而虛之所以播也一虛一吸之間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也即生生不窮之機也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動而司素篇之虛吸者也以虛受虛吸之氣而未嘗屈折也虛吸之氣動而愈出未嘗見其損折而息也素能吸篇能虛皆以虛也若室則實矣夫唯不室故播氣者得以入之天地一大爐輔也造化一大治工也萬物陰陽虛吸之氣自生自遂自消

自長何嘗以為仁或者見天地生萬物之功盡言以論天地之功不知天地不容以言而盡多言每每自至於窮極則不如默默忘言但守素篇虛中而思之則其生生之不窮皆陰陽之氣自然而然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未嘗煦煦然仁之也亦惟使之自生自化無以害之而已猶以芻狗為祭則奉之已則棄之非有好惡之私也時適然耳況乎消息盈虛乃理之常雖天地聖人知之何

哉惟使之遂其生若其性無橫風暴雨以摧折之無外政違令以迭逼之則其仁也亦至矣素篇之為物一張一翕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消息盈虛相為終始亦若是而已先儒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即此意也又以此理推之語默之間多言所以數窮有張而無翕也守中則能虛而不屈所以不窮也拾遺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

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素篇之無心也素篇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在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諸子旁證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陸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熱者爇之而已將復收於陸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是不將隣乎行者之踐爇者之爇也惜哉文子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王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達於德害

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達近者行遠而感聖人之道入大不達行遠不感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石譚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以生物為心而謂不仁何哉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亦曰不仁何哉聖人以其情揆萬事而無情者也芻狗祭祀之物說見莊子以萬物為芻狗其成其壞時焉而已物各付物生者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聖人之於百姓亦使之自生自養自作自息而已以其皆無容心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所以生生而

不窮者蓋猶橐籥之能出風也虛而不屈天地生萬物而不屈於萬物也言不為萬物所役使也動而愈出風未嘗窮也天地之生萬物亦未嘗窮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數窮謂若以多言形容天地聖人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谷神章

考異河上公作成象章雖實虛作靈根善養義章

疑遠天師常侍臣等觀經聖訓卷之十一
前朝奉太府寺卿張繼撰錄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詩六

唐明皇疏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為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為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張沖應曰人生天地間一吸一呼皆此精炁所由往復也鼻受陽而成象口受陰而成象人無口鼻則陰陽精炁不能升降上下而象不能成矣此章開悟陰陽升降之旨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曰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言不死之有在於玄牝玄

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魄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同故曰為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吸喘急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用氣常寬舒不當急疾動勞也

王輔嗣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谷

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棄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勤

唐明皇曰谷神不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明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是謂玄牝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神之應聲如道之應以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為久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明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實實為根本矣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

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實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之義響應養神分為三別第一謂谷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析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為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為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元之和之氣慈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養氣則與天為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為徒久而不已生疾致

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實形，絕穀食氣，為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輪發洩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在懷，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急，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脣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萬葉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宋道君曰：谷神不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死生萬物之理也。谷應群實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具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

不滅，故云不死。是謂玄牝，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孰得而見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若存，然天造一氣之自運，依爾自化，委眾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王介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能虛也，能容也，能盈也，能應也，有此四德，不知所以然，故謂之神。有其神，則不死，死則不生，不生故能生生而不見其迹。牝取生物之意，生物而不見其迹，故謂之玄。易曰：太極生兩儀，是亦玄牝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其門則天地所由生之本也。謂之有，則若存而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遠而不絕之辭。天道之體雖綿綿若存，故聖人用其道，未嘗勤於力也，而皆出於自然。蓋聖人以無為用天下之有為，以有餘用天下之不足，故也。

蘇頌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即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也。

呂吉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

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能生是之謂玄牝玄牝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云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觀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亡無所容心體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陸農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谷神者玄而以容以應玄牝者妙而以雌以雄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者生天生地是也所謂玄牝之門者其子由之而生不得見之是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有乎生莫見其門此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似乎非存也其行非是也有似乎存而又似乎非存也其行

未嘗有間其用未嘗有為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莊子曰且然無間謂之命而老子亦曰神無以靈將恐歎蓋往來不窮而無間無歇者神而已矣是之謂綿綿谷神者言其用玄牝者言其體。

王元澤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始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體陰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攝門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谷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勤者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劉仲平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者虛

而能容能應玄者妙之門牝者柔靜幽深有和而無竭有納而無出谷與神未嘗生未嘗死而獨曰谷神不死者蓋言不死則不生可知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之用若存而已用之不勤者無用之用也。

劉巨濟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神之為神其虛不屈其應不窮而莫見其迹故以谷為象而曰谷神谷虛而應故也蓋有生則無不死者唯不死以生生生不死則能生矣常無欲是也不死則謂之神生生則謂之牝其貴一也故曰是謂玄牝牝母也加玄焉則道是也如玄覽玄同玄德之類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以生出為鄉猶之門也天地流形本於玄牝猶之根也唯常無欲能生不死故謂無為神既有生則有母故謂神為玄牝既出則有形故謂玄牝為天地根無即道是也道即天地是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生出不絕貌不絕則其生之緒若有存焉而實非有存也若者亦不正言其有之謂也如蠶

為爾如珠為網列之不窮求之不得也用之不勤者謂神用之非人用之也所以不勞者虛而應前特言以為應則安能不勞乎前章言橐籥之喻故次以谷神此章雖至道為論而養身之神亦無以異此蓋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不死不生矣

劉驥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一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其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靈樞以鼻為元門亦謂之天門口為牝門亦謂之

地戶元門引氣上通於天牝門納食下達於地故是謂天地根天地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綿綿者不絕之貌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為妙用何勤之有故用之不勤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趙實庵曰初舉道要二一虛中宅靈谷神不死道降而為氣氣住而為胎胎結而為神神升而曰仙故道為修生之法從無入有有即氣母是也形為神之舍養形可以存神氣為神之母有氣可以住子則氣母二字真長生之本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者即谷神也谷神引氣下歸玄牝論其本則先玄牝而後谷神入之生自土至癸而兩腎滿之始終故也原其用則先谷神而後玄牝人之呼吸自兩鼻而丹田為之受納故也氣自谷神綿綿而不撤用之於至微也其久則氣止玄牝不復引於谷神是為胎息氣在玄牝如子在胎不

假呼吸呼吸自內故其法始於綿綿若存而終以呼吸不外為胎仙也諸說以鼻為玄口為牝鼻入清口吐濁又曰閉地戶即知在鼻而不在口也又曰口鼻非玄牝而玄牝在下田蓋不從其出入之門而言也

強分之爾谷神亦曰神虛玄牝亦曰丹田黃庭曰呼吸廬間入丹田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度人經曰開明三景是謂天根三景即玄元始氣是也此云氣母其後生天生地列為三辰亦曰三景有內外故也玄牝是內谷神御注曰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亦猶前云橐籥虛以待氣凡以明大道之體如此其本謂谷中有神即虛中有神也是養靜而致之也非若空谷之空黃庭曰虛中恬淡自致神夫性以心為用心以性為神動往機守在氣希夷之象者道也道之體者虛無之一氣也一氣之為用者性也性也者谷神也一氣靜者性也性靜則萬化安一氣動者情也性動則萬化生聖

人守元神於天谷天谷者空洞之間也空洞者虛無之界也氣清性淨變化萬物之根也正元君以宮室言以谷為天谷天谷者泥丸宮也泥丸宮者虛無之室也人能守神五氣自來朝見下行玄牝玄牝者天地升降之道路也由是觀之則知一氣上下通流在天谷則為金精在玄牝則為玉液又曰玄牝既定百息其氣過靈關上動天門下沉地戶可謂妙道靈樞曰玄牝上通天谷下達地戶然自養氣至於住氣多入少出則見於震時多出少入見於離卦日沒收之乾卦鍊之此學者日用採取之法也住而不出不入故云胎息一升一降而為龍虎此又煉丹之法也氣一而已法有不同故神仙之事不可一塗而取也胎息論以氣住神在則為神仙可得而考焉二牝前正指是謂玄牝鼻有兩竅下通於腎腎有二門玄為陽牝為陰兩腎亦然日用之功在一左一右吹指流歸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御注引莊子曰萬物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此善言也夫道之於天地萬物之於乾坤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性者自性命者自命孰為根邪孰為門邪以自然言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以真宰言豈無門無根邪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無見者不得其門而入無門者不識生生之根此事在天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玄者一也牝者母也一自虛生牝以動合求陰者陽承陽者母一不期生而生自者矣母不期合而情自感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此必然之理也故自乾坤交合於亥一陽始生於西北壬為陽水合丁之陰火而生丙丙為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為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為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為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此為夫婦之義也人有兩腎左陽右陰左為腎右為命門方士之聲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生丙

心生肺肺生皮毛法辛生庚有肺然後生肝肝主筋法乙之生甲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己之生戊脾生腎腎生骨髓法癸生壬有腎則與命門合而為二由是觀之自天元一氣為根既以為一矣且得無名乎有名萬物之母也在乾則始而亨者也始者元始也乃統天則知乾統元氣也出則為陽入則為陰谷神之所以呼吸玄牝之所以收藏萬物受命於此也豈無根而植無門而出邪欲見之者即此而見矣是故自一氣而分陰陽天地得此以大也始於士而生五臟人身得此以成也其在天地有所可得而知即以身二氣升降呼吸喘息有所合也惟深機者能之三明調御之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受命於陰陽者不離陰陽之數委形於生殺者不能逃生殺之權蓋人之生也稟於常數天地之理也用數制人凡用數而不知數之有窮則中道天關者有之得數而超數於事物之外則長生不死者有之孰為數邪一三五

七九二四六八十是也數從何來起於黃宮天元一氣是也故人身法一天地上下八萬四千里二至之所交坎離之運用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之間脉行六寸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其半陰其半陽自亥至巳管氣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合十二時漏水百刻之數消息盈虛以成歲功以和五氣無先之以太過無後之以不及則陰陽適平也苟失其平則五氣乖沴在天則為勝復在人則亂五藏由是而諸疾生焉凡所以用之在能與不能爾經曰綿綿若存者綿綿者一氣也引一氣於谷神之間極使微弱耳不聞其聲毫不覺其動似無而有似有而微故若存也如定則管衛常調六脉不過清濁升降不失其時喘息呼吸不致其暴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亢倉子曰體合於氣氣合於心心合於神神合於無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凡氣合於神則陰陽不得以制命易曰

陰陽不測者是也生殺不得以用權莊子曰彼為生殺非生殺者是也皆在用之不動若夫居天地之內有非陰陽之數者是不能專氣也外物所誘反為氣奪也又安知所謂盜機者乎故天地長久者由是而致焉
邵若愚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為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為也
王志然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夫玄牝以天地為根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人易以乾坤為門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見之者必曰聖人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谷者有形者也中含虛故能應神者無方者也中體性故不虧玄者天之

象牝者地之象通乎晝夜之辨極乎陰陽之原冥乎性命之機達乎死生之變隨一氣造化升降綿綿而不絕谷常虛而受命於天神常寂而賦形於地一出焉而生一入焉而化莫不皆本之於自然其本未始有生原其所以生者來無所從其本未始有化驗其所以化者去無所至莊子所謂未嘗死而未嘗生者是也列子曰有生者有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無知也無能也無不知也無不能也而吾之所欲學者必欲學夫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未嘗呈之妙體陰陽乘變化乎日月挾宇宙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為友趣是而得生者必曰玄牝嚮是而得死者必曰谷神夫是而欲不死不生者未之有也

莊子曰性脩及德德至同爲初真人息之以踵其息深深謂之綿綿者存用之不勤者嗚呼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以學者未明深根寧極出生入死之妙妙通乎此可以官天地府萬物達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入於杳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得夫天地陰陽之至蹟則知玄牝谷神之所歸矣黃茂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爲妙道之門牝爲生物之祖求之吾身果何物乎求之不可得則求之生吾身者果何物乎天地與吾同生於玄牝知其生吾身者則知天地之根矣經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即此是已綿綿者存用之不勤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者存亦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

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大焉程泰之曰谷神不死老氏有取於谷者多矣曰曠兮其若谷以其廣也曰谷得一以盈言其有所受之也曰爲天下谷曰江海能爲百谷王皆以其善下也惟此章特出深況曰神曰不死曰若存此其至理所寓深妙而有功用不與他語之喻谷者同也諸家無他發明獨以虛言夫谷之虛也固可以爲神而虛非也從其不死也若存也而想其所至則一虛不足以盡其形容也唐明皇釋之曰有感而應其應如神則正以應聲出響爲義也諸家因明皇之既發此指也而後始能踵之以附出其見前此未白也夫聲之生響與形之生影其理一也然影之寫形也不一其他日也月也水也大也凡有光則有影故欲推影之起者求諸日月而莫之得則移而求之水火亦可明也若夫聲之出也則與影異故乎野則散觸乎山則室惟谷也外曲而中虛聲

其入之回復掩冉始能和附以爲之響故舉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能出響於無者則惟此谷而能有此神也洪纖疾徐長短多少隨感出應一一肖似苟不於此乎取神而安所得神哉惟知夫神之屬此而後不死且若存者皆可得而推矣始大昌之得此理自以爲當而未敢深主及得列子引黃帝所言以發揮老語而後確乎其無疑也列子之言生化也全引黃帝谷神本語以證夫生生生化之相續即谷之所以能神也不死也若存也皆命此也已又申言萬物生死皆出機入機且援黃帝遠語以明之而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其理之所配與前語正合故大昌意黃帝此之二義本是一章特列子語言偶有更端遂亦析而二之也讀者當合其語言之異以求其脉絡所貫乃有明也若夫谷之能神則可得而推矣當其空也在道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夫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者動

而能觸無者空而能受故谷之應聲而生響也生生而不自生之象也聲寂觸止空者仍空人意神者不能常神矣重有觸焉其應如初然後知化者之不自化也此其所以得為不死而常存也易曰無忌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其無思無為而又寂然未動則谷虛無感之象也或以感來即以通應是其出響應聲而不測以神者也易言卜筮之神則又曰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卜筮之受命如響即易之感通而應者也故又借響應以為之喻也老子之書期自立無務為不肯述易故雖甚神此谷而不肯正做易之應響也若求其理則無二也列子於此實能有見故合黃老二語而通之然後其理始昭昭也大昌於是參萬理以觀而自主其見曰谷外無響則響外亦復無神也彼其專主一虛以為之義者推而致之老語則其謂不死也若存也皆無歸宿

也是故不敢苟隨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凡謂之元皆取窮深暗晦之義元德元同元覽與此之玄牝皆為夫德同覽牝四則者已涉乎有而可見故從四則之上又益深晦焉乃遂加元以究命其宿也推而高之常無之上其妙已甚矣而遂去無之目單命為玄則其象可想矣牝也者應而不唱谷之應響待聲者是矣聲苟不感則響終不出其可謂不為物先也矣夫惟天下之雄且強者已皆知之而能自屈於牝則其虛已甚矣於虛之上更加元焉則其變化所出是為生天之地之所也故前章曰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也是皆探端命初而知夫元之受感而應者其於凡有皆得命其宗而司其出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形有質目可觀手可捉則謂之存可也若谷之能應也以爲序耶則漢乎其無有以爲不存耶則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也綿綿者僅得相屬而不絕也莊子之謂際者

此其地也際者兩異之交也姑即四序之易見者明之春之已季即夏之欲孟季孟之間則際也有季則必有孟而元氣未嘗自為季孟也則列子之命往復而曰其際不可終者是也從其際而觀之則今之為孟者即昔名為季者之代也孟者起而季者去則夏應而春往也惟夫制往復以出生化者則無際而無終是其所以常存也此之存者雖常不亡而不可得見故綿綿相屬若存而不見其序也故以若存言之也夫其生生化化無時或息無時或留若甚勞矣而先後有序雖有作用而不費運動也自生自化自消自息元無勞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愔兮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非夫能神而不亡若勞而寔不勤者耶論列子之生化本於老氏之作復老氏之作復本於易之消息而其所以生化作復則皆不出乎陰陽之進退也陰退而陽進則為生為作陰升而陽降則為化

為復自進退之漸而言之則為消為息也此易老之所同言而老氏則常探大易之所不肯盡者而既言之故越消息而言有無也有無也者又其制消息之機而不自圓於消息之數者也故作復之證則為鼻狗消息之機則為橐籥而生化之原則為谷神此其淺深之辨也

詹秋圃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成象章言凡物谷養神氣則生生不滅是謂天主陽為玄地主陰為牝玄牝為品物生育之門是謂根於天地而生物成象無窮已也張冲應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我有此身稟天之氣舍地之精即此五臟之神也鼻者氣之升降所係口者精之運行所關氣五十一動息從鼻而為之升降精一刻凡七十四運從口而為之運行則谷神得此精氣所養而不死也是謂玄牝故也玄牝之門者乃鼻為天氣之門口為地精之門運動有常則腎不虛海不寒而天地之所以根也誠能息其精氣綿綿如常用之

無窮享年為無已矣此乃男女通行之法切宜詳味而養之則成真入聖皆以之也不然精耗氣虧谷神無所養則顏無光采而氣化雄精化雌神化鬼即謂三尸者也人生于世身有此妙而不能保養之惜哉張靈應曰玄為天屬陽而為元氣牝為地屬陰而為元精元氣以子時而升此一陽生也由腎宮從左道流入五臟卯時與精會於腹入肝是謂春陽分也已時至天門鼻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午時降居右道入骨絡復還腎宮元精以午時而升降此一陰生也由命元從右道流入骨絡酉時與氣會於背入肺是謂秋陰分也亥時至地戶口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子時降居左道入五臟復還命元精與氣一升一降玄牝交合不虧不盈則神居天谷守衛此形而後可以見調理不死之方白玉蟾曰谷神不死此心本無老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

勤無為而已

廖粹然曰谷神不死空氣在身為神之母子母相養形神長生是謂玄牝萬物之母玄牝之門生生造化衆妙之門是謂天地根萬象之本綿綿若存左右逢原這是本來面目之為用之不勤周行不殆綿亘古今不消用力

陳碧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而深冥又能母養故曰是謂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也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

去則何道之可存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太虛造化萬類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且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類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是謂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於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且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

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也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通暢而不勤勞也此方可與天地同根眾妙共門也謝圖南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經曰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天地有之人亦有之陳希夷曰山自天之上而墜故觀良畫則知山自天來人之首象天頂曰崑崙鼻口山根神藏其間是曰谷神一身之主宰也實未嘗死玄牝者指乾坤二元而言乾為首坤為腹二元之氣升降往來在乾曰玄在坤曰牝玄牝即二元之氣二元即谷神之主也邵康節詩云一物元來有一身一還有一乾坤正謂此爾門則指兩鼻也天地清寧之氣自人之鼻而入流布身中乾育坤腹胥此養之故謂之根是氣之

入綿綿不絕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不必勞力也故曰用之不勤或者過於閉其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常論之太極摩分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此三才之道也首為天腹為地心居其中吾身之三才也康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心居首腹之中以彌綸上下使玄牝升降精神往來吾身可以常存矣存養既深體認既熟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者可識矣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微三者可想矣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三者可存矣反觀內察天地與我相似其曰谷神不死老氏豈欺我哉林蘆齋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

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

范應元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猶言虛靈也不死猶言無極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無極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字傳奕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

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開闔不忒生育無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無根之根也玄牝之門無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無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無窮以為本無孰主此身以為本有竟居何所故曰若存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薛庸齋曰谷神不死至是謂天地根谷者神所居神者形所載以形養氣以氣合神不死之道也神本無死賦于形而有死雖死而未嘗死也谷神因玄牝不死天地以玄牝為根玄牝者內焉而藏精外焉而調息一開一闔一呼一吸呼則至於深根吸則至於固帶於是有神人焉離斗轡歷天

廷騎日月披雲霧騰手食歸于大有之室亦猶姑射山有神人居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調息似有若無用之要不至勤勞爾

休休庵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虛明謂之谷靈妙謂之神虛明靈妙無窮謂之不死即玄牝也玄者大道也牝者母也一氣生於虛明之中然後分清濁立天地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道無為一氣運行不絕是謂綿綿若存應時應機利生濟物不勞而辦故云不勤虛明靈妙在人曰心心為萬法王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玄機妙用任運無窮隨緣應感不勞而辦悟明者不言而知已

緒伯秀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人能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則隨感而應應已無迹生尚不知死乎何有玄謂道妙難測此乃化育之地其為用也妙萬物而能生生是之謂不死此發明虛心養神之道借天地造化為言

始於虛心而任化終於無心而化自己出凡物之生本莫不由斯故稱門焉莊子云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以易言即太極以人言即性初乃一化之所待萬理衆甫之都會也人人具足而放不知求則

第六

第七

谷非其谷神不自神如天地萬物何夫形者生之含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三者住而生成身中玄牝見矣綿綿守而無失若存恍惚之間則亦何勤之有此章語簡意深猶孟子論浩然之氣在人充養而後見通身是道悟者自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前輩議方外談道多詳其精而略其麤有上達而無下學混元置此章於美惡賢貨囊籙之後亦該貫而無間但語極玄與學者憚其高遠而不教即今不揆淺陋借於影外描影云谷神猶無極玄牝猶太極綿綿法太極之氤氲布化而生道不息也谷神言其體玄牝言其化綿綿言其用人能反求諸身則自己天地之根不言而喻今世之養生家其論亦以谷神玄牝為主

但泥於形質取諸心腎上下口鼻呼吸之間此皆後天之土直耳至於天地根萬物宗者皆遺而弗究何足以明谷神之妙哉按列子稱黃帝書云乃全載此章蓋古有此語混元亦述而不作之意

第六

第七

牛妙傳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養也神者上藥三品中之一也玄牝者鼻之左右孔也故大修行人有胎息法從外玄牝通內玄牝導引太和真氣注想丹田久而行之則其身長存故云不死也玉清胎元內養經云胎元妙道以外玄牝合內玄牝以外真神補內真氣聚集天之萬寶我胎之元精使神生於胎氣懸於神心君潛御氣息調勻綿綿若存而不息用之不窮而見功谷神不死合我真宗此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玄牝之說有內有外外則前已釋過內則乃口相傳之機不記文字所以張平叔悟真篇有曰玄牝者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三焦非膀胱非丹田然則審何所耶又曰玄真玄牝真

牝玄牝都來共一竅然此真理不遇明師終是難知愚嘗讀道藏修行論有曰玄牝者居二腎之間號稱神室乃神明所會之府精氣交感之區人之命門故稱天地根蓋人身號小天地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胎息導引之法不緊不緩若存若亡之間任其鼻息綿綿來往不待驅而使之故云用之不勤也玉帝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通靈出入玄

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極成神神含有氣氣合體真神依氣生精依氣盈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三品一理妙不可聽一得求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化寒瓊此之謂也

第六

第七

楊智仁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者天谷元神也鴻濛始判先有此神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生神之來則生神之去則死然生亦未嘗生也死亦未嘗死也為陰陽之主為萬靈之尊淵淵浩浩日月不得

此則不能耀明五行不得此則不能發生萬物不得此則不能長育其不死者玄牝也玄為真陽牝為真陰上通於天下蟠於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在丹為真鉛汞在易為坎離在象為龍虎人能修之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炁熏蒸而無寒暑純陽流注而無死生是謂玄牝之功也且門者乃日月之門戶也非心腎非口鼻非泥丸非臍下非臍中一寸二分圓如環者非夾脊雙關非心上一穴非閉炁而行之若執此則謬之甚矣何不返觀天地之根乎易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玄化之門也動而未形之間者幾也天地之根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曰聖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喻清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老氏一書治國愛民修心養性服氣鍊神精粗畢舉本末兼該此章大槩主於修養當合儒道之書而互相發明之自儒家之說言之谷者虛也神者虛中之神也自道家之說

言之谷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泥丸宮是也神存則生神去則死谷神之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陽神為玄陰息為牝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黃帝陰符經曰口通五臟出者重濁之氣屬陰謂之地根鼻通六腑出者輕清之氣屬陽謂之天根口鼻二者陽神陰息往來之門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聖人運用此氣於升降之頃存鍊此氣於呼吸之間綿綿續續勿令間斷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未嘗至於勤勞迫促故曰用之不勤儒道之書其歸一揆列子全引此章指為黃帝曰則老氏之言似有所自或人謂人身中自有一竅非口鼻也非心腎也非穀道也其要未易言俟與談玄者商之

中有神陰陽不測古今常存故曰谷神不死以其不死是以謂之玄牝玄遠也牝生也謂自古以來不知其幾億萬年深遠難測其生生之理無有窮盡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通出也根本也謂玄牝之門天地由茲而出萬物由茲而生乃天地萬物之根本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微而不絕言玄牝之體也不勤者玄牝之功用也謂玄牝之門自古迄今微而不絕雖視之不見其生生之妙用顯若存焉耳易嘗見其有辭勞乎此章從首至末只是一谷神聖人鋪舒如此奇哉意此谷神人自生至老須臾不可離者其容狀功能與此更無毫分差忒信之者不勞餘力領解將去若生擬議鷄子已過新羅李是從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者谷乃空虛也天地大谷也山澤小谷也神乃靈性神在空虛藉氣而響山澤無情呼之應鳴我神非形賴氣而聲不死者常存不亡也玄靈心也牝意氣

也心用未發而人不知曰玄氣化未成而事不見曰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用捨出入放去收來之門道從此一氣而生天地萬物人從此一心而生出用在萬事機發所由之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繼續不斷常存不亡也施用徐緩勿可動勞傷損神氣也

榮元奉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不死常惺惺也萬念動底根本物欲昏了時便見虛時使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乾開坤闔出入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具人息以踵不動也常人息以唯勤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不勤之用也非乾坤易之門邪

蘇敬靜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以養氣為言者何上公張仲應皆以玄牝為鼻口鼻口為呼吸出納之門根元也言鼻口乃通天地元氣所從往來綿綿不絕其微妙若無又若存氣得其養則用之不勞餘力自然長生久視至唐明皇方以谷之

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老子書中取谷為喻不一也曰嘖兮其若谷曰谷得一以盈曰為天下谷曰紅繩能為百谷王皆以其能下也惟此特曰谷神不死曰綿綿若存從其不死若存而求之則能下不足以盡之必如明皇應聲出響為義方可盡不死若存之意夫影響一也影之寫形日月水火也若夫聲之出響發於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聲出於空谷則能出響於無而若有神然後知其不死若存者真為不妄黃帝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谷之能神信可推矣當其空也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觸斯應此其不死而若存之神也玄者妙也牝者應而不倡谷之應響待聲是不倡也苟聲不感則響之應終不出聲出則響應神妙如此是謂天地根天地生於太極太極本於無無能生有有生於無響能應聲即無能生有不謂之天地根而何故前章言

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根與始一也綿綿者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谷神不亡若用而愈有似勞如實不動動以其虛以其無虛能生實無能生有非神而何若夫養氣之說又是人推廣以為言也吳環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環中吳坡曰老子一書中寓懷意魂常養魂不耗散而水火交其說甚異愚聞之師曰谷神先天一氣神氣歸虛玄牝念頭動處假神托用非口鼻也玄陽也牝陰也真陰真陽也莊子云萬物莫不有生而莫知其根有乎出而莫知其門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金丹大藥其要不出乎精神魂魄意神火也精水也乃真一之精魂木也魄金也意土也五行非土不成潔意以養氣養氣以凝精凝精以始神四象和合打成一片工夫純熟專氣致柔久則凝結綿綿若存不可間斷用之不勤晝夜一致自然之理古儂隱顯其言體之為陰陽擬之為

鈴乘喻之為日月効之為男女比之為龍虎曰震兌曰坎離曰金砂甲庚丙壬戊己水火君臣子母嬰兒姤女刀圭金木溫養主賓浮沉沐浴生殺刑德戰鬪圓缺抽添文武炎涼進退斤兩等語皆玄牝上事故立象以寓言欲人之自得也只可身上討不可身外求豈不聞虛靜先生神御氣氣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之旨乎今學道者雖識藥材無下手處既知下手不識法度於玄牝上茫然莫知神者生之本形者神之舍神全則氣全氣全則精全精全則形全形全則神旺神旺則氣靈氣靈則神徹始與道為一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公讀書豈不曉物交物之際每膠擾於旦晝夜寐之時視聽言動之間又復來往於耳目心思之所不及此古昔上仙屏棄利欲超出物表雖是剛毅壁立萬仞然後能之苟神不能御氣氣不能固形既不能安其居又自毀壞其宅欲求一得永得之妙難矣子聞師語心悟神會笑而不言師

索酒滿泛歌楚詞一章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豈氣孔神兮於中夜若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一揖而去子因暇日吟三頌以自警未必邪魔果若重來向仲前說癡夢謝仙舉火本同心揚子江頭看一閑獨運之時正好看霏霏霏霏不為難自有青銅三二百時時澆善語喚乾雨不雨風不風無疑無慮笑烘烘團團樂看取丹砂地獨自開來獨自封又一詩云下手莫教遲金丹有甚疑一團和氣定火候謹差池四象纔和合靈機自可窺欲知真妙處孤月照潭時月屋刊石潭所註道德經按借易附此章子谷神章後悟真先生詩曰莫怪天機都漏泄為緣學者太迷蒙呵呵

地萬物而此不言萬物者有天地則有萬物根者所以生生不窮則物在其中矣人能體道於身綿綿若存則谷神玄牝亦將在我而道不可勝用矣綿綿無而非無若存有而非有不動不勞也若曰取之左右逢其原為耳老子之意大抵推本道妙於天地萬物之初反之於身體而存之孟子之過化存神谷神近之釋氏之真空妙有玄牝近之綿綿若存則釋氏之無作止任滅孟子之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

拾遺集文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上公曰玄牝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諸子旁證 列子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石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段有兩說。有以谷神為谷虛之生響者。有神者此以理言也。有以谷神為天谷之神。謂吾身之神居於天谷中者。此以氣言也。雖若兩說其實一也。何則。虛中之神此道也。天谷中之神亦此道也。虛谷之神與吾身之神同出於道。安有異哉。玄牝二字有以牝為物之所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之者。故以玄言。蓋因則子之引黃帝書謂此為天地之能生生者言之也。有以玄牝為吾身之玄牝者。即修養家所指者是。知以理言之則空谷之有響。斯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聲之出者。常是在是。蓋能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以吾身之神居天谷者言之。則天谷之神所以不死者。以玄牝有以生之也。玄牝之門是謂天

地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二說不同。以理言之。則程泰之之說是也。若以吾身之玄牝言之。則有以人之二腎為玄牝者。有以二腎之間為玄牝者。有以口鼻為玄牝者。有以鼻二竅為玄牝者。要之二腎之間之說近之。口鼻乃玄牝出入之門。通乎天地之氣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理言之。則綿綿若存者。天地之氣生生不已。未嘗間斷。綿綿不絕。以其不絕。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不見其迹。故曰若存用之不勤者。用之不勞也。若以人身之玄牝言之。則玄牝之門。天地之氣往來乎鼻息之間。使之綿綿不絕。存若不存。息微氣定。則上通天谷。下通玄牝。而谷神常不死矣。用之不勤者。常寬舒而不當急迫勤勞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讚一

敬遠大師常德錄玄妙觀。據觀事劉惟永編集。前朝奉天太府寺簿。張德源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長地久章

考異。河上公作。長。光。章。越。實。應。作。生。生。不。生。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為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義。將欲勸勤此行。

杜光庭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以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所歸矣。

張仲應曰。韜藏也。亦養也。謂韜養其晦然。

運其道不發。見其光明於外。則其道有成。此章引天地及聖人不自生。以成身其說。深有奧旨。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考異河上公嚴君平本以其無私王弼古以其無私邪

河上公曰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天地所以能長至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望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已者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長外其身薄己而後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爭故能成其私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輔嗣曰天長地久至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至成其私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唐明皇曰天長地久標天地長久者欲明

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

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陶跖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故身存疏是以聖人做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

先存之私乎

杜光庭曰天長地久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氣無氣地積塊也無塊無塊積氣為象象虛也積塊為形形實也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華生萬物也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都主人之例也立題發問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為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坤用之氣生育群品群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為衆庶熙熙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是以聖

人至而身存理國不矜貴以有為不勞人
以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
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
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名其功也其實
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
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世之衰也其
君則不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
以奉其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
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
頭之裘罷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
代名光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啻棄爵外其
身也不為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
德未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及於
此者道遠乎哉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
私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
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為天下之先故能
處人之上不為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
所以億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
安寧此之為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為私
故成比光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明

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遂
欲成就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
歡遂欲前樂後苦何哉極其逸樂而墜於
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
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
天也
宋道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宮隆
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
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
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
於萬物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隤然而常處
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萬物則天
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
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焉能長
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
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
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
交而為三靈者有元妙之神然天地之與
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者亦
天地而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

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
獨取後曰愛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則不
與物爭而天下真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
而身先枉塗不爭陰易之利冬夏不爭陰
陽之和外生死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
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
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
運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古俗之間
人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其効歟非以其無
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
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
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王介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者言
其遠也久者言其恒也以其不自生故能
長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任萬
物之所生既任萬物之所生乃能長生萬
物而無生之累也又曰於天言長於地言
久則重於久可知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

聖人無我也有我則與物構而物我相引矣萬物敵我也吾不與之敵故後之外其身而身存萬物莫不累我也吾不與之累故外之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字說韓非曰自營為私背公為私夫自營者未有能成其私者也故其字為自營而不周之形故老子曰夫非以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私從不從公公自營也公不能不自營然自營而不害於利物則無怨於私夫

蘇頌演曰天長地久天地雖大而不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天地所以能長至成其私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眾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

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吉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報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豈以其身為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上外其身而身存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陸農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食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故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者天地之合也屈已而已以之先忘我而我之以存故曰聖人至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

私非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然而屈已而易忘

王元澤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眾使其立已而與眾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外其身而身存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惟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即故能成其私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劉巨濟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地變之和也物物我生也矣不能不衰以敵惟不我其生為以成理造物則能長生矣天積氣也以遠為幸故言長地積塊也以固

為幸故言久不言久生者以長久之故也
積氣積塊雖理無不壞有存焉知天地之
有壞遂以長久者為妄者觀有而已是以
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則
身猶之不自生也身生身存猶之長生也
後身謂屈已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已則人
下之故先忘我故以外其身為存非以其
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與聖人
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
而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
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前章
言天地根故次以長久

敢有欲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人皆取先已
獨取後是謂後其身也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也後其身
而不先外其身而不有芒然彷徨乎塵垢
之外道遠乎無為之業陳支體熟聰明離
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
而先不期存而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聖人之後其身外其身以濡弱謙下
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次之以上
善若水

也以地得一固自久也長之與久義同一
體天何以長言地何以久言蓋天以氣言
故言長也地以形言故言久也清氣升而
上有形而同乎無形也蒼蒼者其正色邪
濁氣降而下有氣而不能逃形也廣大者
其自任邪然天地者道之所生大道無形
生育天地天地以無形者為之父母無形
則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原天地之本以虛
受性以性化虛此從有入無也以虛化氣
以氣生形此從無入有也所謂得一者真
元也真元者一氣也以其能長且久者二
氣交合不失於常也故能生生而不窮苟
以交合變化為無動無靜則天有時而裂
地有時而發當其一闔一闢一動一靜運
日月以分晝夜變溫涼而定寒暑凡以綿
綿若存故列子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
虧是其有節也非虛極而運神靜篤而專
氣其能與道同流乎天以氣運故穹窿而
在上地以形處故磅礴而在下此天地自
然之位也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闢此天

地自然之德也以萬物為芻狗此天地自然之公也以應物為橐籥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天以運言則運居乎中而六氣為之用動者未嘗不靜焉地以處言則隤然不動而含洪為之德靜者未嘗不動焉然天地之所尊者專乎氣而未嘗專乎物氣專則物自遂矣夫何容心哉道法自然天地亦爾故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萬物植植吾且生而不有之萬事總總吾且為而不恃之茲所以為長時生化之道也故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能者指人而對天地也何以知其然邪天地無為而無不為無能與不能有能與不能者指人也謂天地能者不自有其生故長生謂人有不能者認物為己有故喪生所以天地能長且久也又何以言且乎夫形之大者莫大於天地壽之永者孰過於乾坤且者且而已然天地雖大以道觀之未離乎形有形者不能以長存有數者不能以固久大劫之交必歸變壞然而未

壞者特曰且而已夫不壞者天地之性形虧者天地之數觀乎杞國之憂客者未及于此三故無絲窮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仙經曰形以道立神以空生蓋人之生與天地同得一氣而人不能與天地長存者守之不得其道也天地自然還丹以鉛龍汞虎卯酉隱藏上升下降天陽地陰兩至之所歸坤艮之所會行之有度運之有時坤巽行乎天乾艮歷乎地乃自然還返也故天長而地久夫人者一體之中五藏之內上法天地中合六氣無不合乎此道也所失之由在乎不能專氣以自御守氣以自持行氣以合道終日馳逐妄境屢趨之不正則氣亡矣焉能與天地同為長生邪黃庭曰氣亡液漏非已形是使人內不失其氣外不失其形形以化神神以化道則形不失道氣不失神二明忘已而顯德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前二句先以天地得長生之道在手不自生不自生者專氣而不專物專氣則靜定靜定則能應神不勞而

用有餘也天地生化之道如斯而已太上欲顯聖人後身之義先明天地而繼之聖人是以字牒前故也夫智微為明天下不見其智而見其明位極而尊天下不知其尊而見其位聖人於此每每藏其明而隱其智賤其位而卑其身則明者不為物所蔽尊者不為卑所逾如是則智愈遠而明愈博位愈固而身愈安此持後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若夫處物之先以謂天下莫我及尊我之身以謂天下莫我逾則爭者起而為敵矣賤者僭而逾尊矣位且不固身亦危然此太上欲聖人明謙下之義使天下莫先焉此存身之道也孔子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謙下者禮也又曰君使臣以禮亦足以鋤驕人之色也然則此義初以天地長存往不生後以聖人久於其道在謙遜先言後其身是不敢為天下先後言外其身不私於己也聖人處已臨物舍此而不可非徒治己道由此而寧亦可以致長生符天地之妙

用矣後結成其志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御注曰自營為私非以其無私邪即聖人之成能爾以後其身而先其身外其身而存其身是也私者機也機者微也事謀於心則微微顯於用則機機微者心之私也私出於事始事成而為公私之為用在心謀之以成在身身顯而後公名立焉言聖人我欲成聖道不以我身而先人此私也動容周旋不失謙遜之禮人反推之以為先也是用後而取先豈不私邪至於外身而身存夫不外其身則置身於可欲之地欲勝則害生害生則傷身今外其身者是欲其身而不欲於物然後能存其身存其身者是以身為私也至於身無所害而得長存乃為公也夫聖人之所行不當言私而以私者原其初不敢正言之故曰邪邪者疑似之也經所以指聖人之私謂非以其無私邪勿謂聖人無私以私故能成公故之字謂以後身外身而成私許由不受無為之名後其身也許由得其私

鮑叔有分財之義外其身也鮑叔成其公然天地之私者又在乎不自有其生而孰知道者為之公歟
邵若愚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江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為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効之虞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以世利皆為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為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微天地為而無為故能成其私王忠然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道貫四大者也四大中得道而大者莫大乎天地聖人焉而夫得一以清寧虛而位乎上以乾為體剛健中正萬物資始確然而常運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易矣地得一以寧磅礴而位乎下以坤為貞永天厚載萬物資生隕然而常處莊

子曰地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簡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乾則天之象坤則地之象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天得之所以長清地得之所以久寧天地既得夫至簡至易之道故歷劫以長存亘萬世而無壞而老子所謂天長地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欲以聖人況天地然天地能長且久蓋本之於真一自然之妙氣與道同體故能覆載萬物長養萬物成就萬物轉化四時運量無窮以至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初不容心功成自去未嘗自有其功及其生也亦未嘗知所以生之者而聖人體天地造化而位乎中達而為三才辨而為三極交而為三靈俯視天下而無兩心常以百姓心為心而百姓仰視聖人而無二道常以聖人道為道天下無為而自治聖人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是以後其身未嘗先人而身自先外其身未嘗先物

而天下樂推而不厭詩所謂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於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然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是亦天地之功未全也以人觀之天地能長且久固不可得而擬議以道觀之天地之長久如此亦猶瞬息之間耳是以聖人亦不世出之才藏大有為之用至公無私謙以自牧遊心於世俗吉凶與民同患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是果有私也耶果無私也耶莊子曰無為無形如無私焉有信如無私焉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學者其謂如何哉

黃茂材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不長生乎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其身者所以處世也外其身者所以體

道也今有人焉卑遼遼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已獨存物皆天已獨壽豈非能成其私乎

程泰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復章謂人之能長生久視者以其得年而求也若天地之長生則豈長年之謂哉易曰生生之謂易本有是生而易又生之是謂生生也以類推之生又生者生大業凡曰生者皆謂能增益其所無也天地不自生而能長出此生者即列子謂生生者不生不生者其道不可窮也正以敷暢此語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之能生萬物者本常有而出之耳而未嘗自入於生也蒼然隤然能使萬不同之種類受其氣以爲形而天地也者萬古無所增加是故所有者無損而已得者不壞也夫是以能生天下之生而無有窮已也列子又曰生之

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則又推此理而竟之者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後章固嘗明言此理而曰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後其身而身先者皆其自損而致益者也亦其不爭而人莫能與爭者也此理所出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久長其生者也外其身而身存人之自愛其身無貴賤賢愚一也然愛之而無其道則欲益反損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謂其重之營養而不惜犯死也又曰益生曰祥謂其役有涯之智而務生之所無以爲也若夫天生而失於厚有生而求以益生二者之於愛身可謂不遺餘力矣然從榮養而推之可以犯死從益生而推之可以致禍正惟不知致曲之理而求以直遂焉耳若夫聖人之存身則有道矣知生之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故棄世事而使之無累從無累

而得正平正平之道不偏倚不健羨而莊子達生之論明矣夫下之不至於傷生上之不至於益生則向所謂來不可卻者不於我乎舍而將安往則其能外此身者乃其所以致存也老子深明道與凡其話莫非形而上者既不容一見遽曉而又不肯直辭徑達故常寫其真於言內而藏其意於言外有類後世之設隱也非驚世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提耳諄諄愈無益也他皆倣此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下之理舉乎衆則爲公偏於己則爲私不必侵人以自利乃始爲私也處其身於人後外其身如無有不自私其身者也自後而人先之若無意焉而生理自存則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

詹秋園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韜光章言韜晦所以養明而延其光也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私於大德曰生乃能長生是以聖人體法天地自後其身而身居先自外其身而身固存此非以其

不自私乃能私於吾身乎皆韜光不自矜眩而然也

張冲應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清能蓋而長存地厚能載而久固何也蓋天長存而不自生其天則天忘其爲天之象而能蓋之道常默運而不盈天自然而長存矣地久而不自生其地則地忘其爲地之形而能載之道常默運而不息地自然而久固矣所謂不自生者謂道自生於我默運無窮而我求其所自生故天以無象而成象地以無形而成形則天地之所以長久也聖人者世之成道者也知夫天地之所以長久故以身運道不以道爲身尊乎人而不尊乎己則人尊而己自尊厚諸人而不厚諸己則人厚而己自厚自卑自薄而乃先乎人存乎其身韜晦不自生之功也晦而行之若出乎無私反而觀之成就乎我則日之所以者實私乎我矣學道者要當反推其韜晦之妙白玉蟾曰天長地久湛然無爲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地即我

廖粹然曰天長地久神生於形形能成神形神合同綿延不絕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形神同仙以其不自生形不得神不生神不得形不成故能長生故能更相生更相成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以聖人主人會事吾亦如然後其身而身先謙尊而光外其身而身存退藏於密如雞抱卵非以其無私耶本自無心何百情得故能成其私公事辦則私事辦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陳碧虛曰天長地久標也天以氣象廣覆今古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問也以其不自生釋也

故能長生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冲虛，復其香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無誠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育，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名，忘名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博，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久，以其長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難，嗜

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謝圖南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生乎大極，至乎無極，可謂長且久矣。所以然者，天地以生物為心，未嘗自生，此所以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法天地以生養萬民，為心後其身，不自為也。而身常先外其身，不自有也。而身常存，此所以可與天地並立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是無私也。而日月星辰繫焉，華嶽河海載焉，非能成其私乎？聖人不為己，是無私也。而國家天下安焉，宗廟社稷享焉，非能成其私乎？至公一理，不可磨滅，是乃長久之道。天地聖人皆不外此。蓋常論之天下之理，惟公而已。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奉無私以勞天下。經曰：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然則天地聖人皆以至公一理，並立域中，所以長久而不窮也。後世剝下以奉上，

瘠人而肥己，暴秦鞭笞六合，而混一宇內，孤隋并吞群盜，而奄有中原，可謂得志矣。然不再傳，而亡宗廟，不保社稷，丘墟則公之與私，其得失亦可見矣。

林慮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文，高似一層。范應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無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謙

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無爭不與物為敵而物莫能害之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謂聖人謙下無爭非以其無私邪此言其實無私也而人自然尊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無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薛庸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形數既具成壞便分天地豈長久者耶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也謙尊而先卑而不可踰後其身而身先也不以死生富貴累其心則神全外其身而身行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休休庵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有相之物難逃成住壞空四劫惟天地所以能長久者非自生也一氣發而現二儀真氣運行無始無終故能長生聖人者天地位後始現有相之身三才顯而世界成矣身

先者靈明真性在太極前而有已外其身而身存者人能建立世界而不滯著謂之物外身世界有壞直性無壞非以其無私邪真性異於物故善能成其私褚伯秀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專自

渾沌肇分輕清上浮重濁下墜有無道器相依而立亘古今而生化不息所以長久執使之然以其不自生故也自生則私已而不能生物惡能長生聖人所以後身外身者不過去私徇公效天法地以養民育物而已凡謙卑處下不敢為先辭功讓能退身曲全皆後身之謂而天下樂推之不得不先焉凡蒞食蓬居守真志我覺夢生死土木形骸皆外身之謂而賢於貴生不得不存焉夫君子為善分所當盡豈有求而然天之佑善亦無一毫私意以類而從如谷答響聖人體天無私法道生有唯恐一物失所是以天相神佑諸福畢集以人事觀似成其私而實出天之至公其得福慶亦無愧矣君子得慶豈已榮哉移以福

斯民廣天地之大德而已苟為善而懷一毫私利之心則非真善其末流趨乎惡者有之可不謹其始

牛妙傳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夫天者積陽而成其能職覆亘古不磨故云長也地者積陰而成其能職載歷劫不壞故云久也然其既長且久者夫何故哉蓋天地不自以為能長久所以長久不自以為能長生所以長生也列子曰有生不生不生者能生生生者不能不生故常生常生者無時不生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也非是謂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者謙讓君子也夫何故哉孔子不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說邪不敢居先而後其身者非謙讓君子之謂歟老君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孔子亦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昔堯丘子林謂列子曰子知持後則可以知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矣古人以你稱若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

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也非是之說耶外其身而身存夫身者乃天地之委形也故道包四大而德備五常稱物中之最靈善貴其身者置功名於度外存天理於胃中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也若逞其才能邀其功名則不免為身之患古人有言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象以牙喪身熏以芳自焚莊子曰功成者讓名遂者虧孰能去功與名還與眾人同老君曰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壽命長此之謂也今世俗君子多免身棄生豈不悲哉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蓋言聖人後外其身之事非所謂出於無心也迨至身先身存以成夫聖人之政者實由心私操覆而然也所以稱故能成其私也夫無私者謂無為也成其私者有為也且天下之事未有不行而至不為而成也無為者聖人之體也有為者聖人之用也體用兩全方成聖人之道豈可偏執無私

而礙成其私邪若人而無私則土木偶人奚以異也老子曰若說無心即是道無心猶隔一重山此蓋言知體而不知用也揚智仁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之虛極故長地之厚載故久以其不自生者因日月旋轉而生故能長生天不運轉日月不明地若枯竭萬物不生夫人之身本性曰天元命曰地若性命兩全依法修之可以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是以君子謙讓卑退而後其身人皆敬之而身先也能修身外之身能知神中之神性中之性道中之道者乃能外其身而得長存者也聖人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無私而自厚成其私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心悠久悠久則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一元之氣運於亨毒之表無間斷無止息故曰長地以隕然之形厚載萬物而常存無虧欠無傾倚故曰久而其所以長久者何哉以其生物而不自為功也萬物不能自生必資天地以生之天地不以生物為功而與萬物俱生是生萬物者天地也與萬物俱生者天地之所以生生也生曰長生言長則久在其中矣天地之心公溥之心也聖人體天地公溥之心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後其身而身先也不自有其所以全其有外其身而身存也豈非無私而後能若是邪無私公溥也天下惟無私者為能成其私天命之人歸之不期然而自然雖私也實公也胥六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長地久此一章之大旨以下乃注釋之義然以其不自生推之謂天地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謀生自然得其長久使天地有心謀其生焉能得其長久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者法天地不自生

執謙持後故天下推尊為先也外其身者
聖人知身非我有不以生之厚漠漠虛
靜物莫之傷身自外之其非用意外之也
是故得其身存矣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
其私夫聖人得其身先身存者由其法天
地不自生而致之非以私意為而得之也
是故能成其身先身存之私耳
崇元皋曰天長地久不變天地所以能長
至故能長久惟盡覆載之職而已賦形肖
貌縱其自然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薄已厚
人人自專之舍已利物不為物盜非以其
無私至其私忘我之私心逐物之私望此
聖人所以合天地長久之道也
蘇敬靜曰天長地久至成其私亘古今言
長久者莫知天地然豈知天長地久者太
極之道實生之而天地不自生若使其與
萬物同生則亦一物耳安能長生天地惟
立於萬物之表而不與物競故能長生聖
人知其然每先天下後其身每內天下而
外其身先天下如民之飢則我不敢厭飲

求先飽如民之寒則我不敢重襲求先暖
內天下則親之若父子而不敢疎待之若
兄弟而不敢外聖人雖後其身而天下必
先之雖外其身而天下必存之即天地之
不自生而能長久其生也聖人後其身外
其身不敢私於為己也而民之待聖人必
欲先其身必欲存其身聖人固欲後而民
固先之聖人固欲外而民固存之非成其
私耶以此知不自私者乃所以能成其私
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
成物者即所以成己世之人物我異見故
級級然欲成其私然自私者卒未見其益
而無私者適所以自成理固然也今夫天
地之於物風散雨潤鼓之以雷霆煊之以
日月凡以生物而已而運行往來其機不
息乃所以為長久也聖人之治損上益下
舍己從人然百姓足君孰興不足未有仁
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利孰大焉人知乎
此亦可擴無我之見弘大公之心矣

石潭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
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
能成其私此段解者不同古以為天地之
所以長生者謂天地之長且久如人之長
生久視也近世解者則以為生物之生謂
天地但生物而不自生所謂不生者能生
生也然以後段推之則二說各有所長所
謂後其身外其身則是生物之生所謂身
先身存則長生久視之生以其無私言則
是生物之生以成其私言則是長生久視
之生今一以貫之則所謂不自生者乃生
物之生長生二字則是長生久視之生雖
造化不可以生死之生言然其長存即長
生也以是詳之則老子之意正謂天地生
物而無己私所以長存人能無私已以求
生則亦能常存耳雖然老子之教正欲長
生今乃為是言何哉大抵此言與後卷出
生入死章相貫蓋人之求生每每握苗助
長反致傷生所謂動之死地也惟綿綿若

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孜孜以求生為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讀二

後漢大司馬傳云抄說無窮事則無窮義
前朝宋太府寺簿曹院編修丁某校

上善若水章

考異河上公作易性章趙寶
庵作柔順利正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若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

杜光庭曰夫水之為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應汰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為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為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為喻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銷之德故無尤過之事
張沖應曰此性乃人既長所為之性也人稟天地而生本來未有不善自生而長為情所亂則五欲動而性多不善矣故人所

以遺道陷身而不知及此章蓋勉夫人改易其長而所為之性不致於縱則進於其道矣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考異而不爭一作又不爭處衆人一作居衆人故幾於道一遺下有矣字政善治一作正又

河上公曰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草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

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輔嗣曰上善若水至衆人之所惡人惡早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至故無尤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唐明皇曰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

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

舍法喻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疏水性甘深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

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人衆流有坎與之安順在人

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故幾於道幾近也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之三能唯

聖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退故云近爾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

居下潤益一切地以早用水好流下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

地通用早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

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源也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

如水之性湛爾泉源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與善仁施與

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疏至仁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

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言善信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

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政善理從政

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

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事善能於事

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

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地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

能也動善時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

之春泮冬凝矣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

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

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疏尤過也至

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曾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杜光庭曰上善若水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

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鄰故舉水為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

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為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

洎棲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為喻以道為法以上士為能行之人

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甘者水之味也深者水之體也水為氣母王於北方以潤

下為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

同也道亦為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為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而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為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二能也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汙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為勝故為三能也故幾於道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舍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跡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此明處下樂卑為安國存身之

道也天之清淨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此明澄靜清虛為潔已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善仁此明潤澤品物為博施濟眾之行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此明信實無欺為真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理此明真正化物為華凡成聖之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于子方方數稱溪工之道文侯以為溪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言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為人

真人貌而天虛緣係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觀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事善能此明因機任物為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泮天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矣動善時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唯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為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運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擾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事忍必爭寵辱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與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

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
愆禮法不畏懼不容忍事乃興焉故爭城
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
爭之本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
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
為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
虛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
任性自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
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
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上善
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宋道君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
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
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
水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融為雨露雲霧以
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流為江河聚為沼
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
往資焉而不置以利物萬物執善於此善
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施而常處於柔

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
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居善地行於地中
流而不盈心善淵淵之而益深窮之而益
遠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言善信避
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政善治汙
者深之險者夷之順物自然無容心焉故
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
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
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洋陰凝之而冰決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
括宜在隨時而已夫惟不爭故無尤聖人
體道則治身為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
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之者其易邪易
之者憚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
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
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
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與之爭故無
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
王介甫曰上善若水善者可以繼道而未

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水善利至
故幾於道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
生然水之性至柔而弱故曰不爭衆入好
高而惡卑而水處衆人之所惡也居善地
居善地下也心善淵淵靜也與善仁施而
不求報也言善信萬折必衷也政善治至
柔勝天下之至剛事善能適方則方適圓
則圓動善時春則洋也冬則凝也
蘇頌頌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
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
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
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
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
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動善時避高
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
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
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
洗滌群穢平准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

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
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於
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
無尤

呂吉甫曰上善若水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
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
善之爲善也故若水爲水善利至故幾於
道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而上善亦然則未足以爲道幾於道矣居
善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
故以居則善地心善淵橈樞之審爲淵止
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故以心則善
淵與善仁言善信注然而不滿酌然而不
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而不失其信故以
言則善信政善治其派爲川谷其委爲瀆
海足以政則善治事善能善治天下莫柔
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
善能動善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
後進夫唯不爭故無尤要之出不爭而以

居地爲本故曰夫惟不爭則天下莫與之
爭先

王元澤曰上善若水者五行之首方出
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
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上善若水物理自
然水善利至故幾於道人有心心爲火火
騰上而明故好爭惟志心體道能離物而
無心勝物也居善地趨下而流心善淵深
靜而平內明而晦政善治任理而不任情
積柔而蒙重大事善能惟變所適故無不
能動善時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
亦不失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水體一而物
莫能遏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
下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爲德則不能成
其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劉仲平曰上善若水離無入有處惡不爭
而與物爲利水之用於此爲近上善者有
心體此而名已立故於水爲若而已矣與
善仁至政善治然水之爲物未嘗有政也
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

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動善時德性
體乎水而盡乎在我之善者善者善也是
以居善安其地心善存乎淵與善均其仁
言善行其信事善施其能動善隨其時難
說動善時蓋因時而動動之善也而書亦
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詩美南仲薄伐西
戎而言要要草蟲趨趨阜螽者以其動而
則應也自非因時而動孰能至於此乎

劉巨濟曰上善若水易曰繼道者善莊子
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故
也善不有其善爲上善如上德之善水善
利至故幾於道道生一一生水則亦以水
近道故也水以潤爲德之謂利善時之謂
不爭就下之謂處惡善加於人而不伐猶
之利物而不爭也自處以下猶之處衆人
之所惡也道亦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
惡而水如之水如道則上善如水矣此所
以近道也居善地善以處下爲居水以就
下爲地在善得之水也故曰居善地心善
淵善以安靜爲心水以深靜爲淵在善則

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善以教人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為言水以行險不失於信在水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政善治善以正已物正為政水以激揚

清濁為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

事善能善以和同為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為

能在善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也動善時水以冬疑春洋為時在善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言上善當如水以不爭為善也以不爭為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為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前章言聖人後身外身之事而六善不爭故次之以六善劉驥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曰繼道者善也莊子亦曰離道以善皆言自道以降莫近於善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至柔弱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者自處以下也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

之則流壅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趙實庵曰物象喻二一柔順繼道上善若

水前章言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明

天地與聖人以私而成公也夫能以私而成公則善探天人之機無所往而不適焉茲上善也故次之曰上善若水夫仁善為元我善為藏禮善為嘉信善為穀智善為淑各有其善而未盡善也惟水之德通具七善所謂智周萬物故稱為上善者歟善事事也事事則有備此其所以為盡善也故上善若水御注引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茲又見上善之義也二正指水德水善利至故幾於道前以善而譬水此正言水之善五行以金生水金所生處水繼體而前包是不離其母也然水生於坎坎位居子

黃官育氣乃正位也所包之地乃應神在已也洪範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自水生精一也神在於精神應次二三陽生於水水下而風上三陰生于風風上而水下陰陽合德交神應用雖曰一陰一陽一風

一水而其所自天一為元故水者上蒸而

為雲雲化而為雨百物滋水而生水之利

利天下也故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者水一言不能盡其善故無言之也不爭者水之性柔也柔則順順則不逆於物則無所不通孟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之則達皆柔之所致也然水之性就下下之情好上好上者惡下惡下者衆人之情就下者處卑處卑者上善之德夫不能處卑則好爭好爭則先人先人則不能外身外身則能謙處是義猶牝前也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知繼道者莫如善然道大故似不肖天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搏萬物無足擬惟水

之卑下乃能幾之次舉七德七一中合德居善地二水與土同包及其分也土靜而水動土性克水水泛濫則土為之隄防土爰稼穡水灌漑則土以之成功初同一氣則兄弟也既分其胎則夫妻也蓋不克則不生一六合則水乃生成也故水於地而行則水之利在地也地卑也水下也水土同德不可以須臾離二者所以合德合德則反其本矣異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者矣故地卑者平水土則知水之居善其地也

御注曰居於地中流而不盈二澄明為體心善淵夫有性者有心無情者無心水無情也焉得有心經所以言心者以人之心而況之水也夫心者道也道生於心心寂法滅故淵乎其虛不可得而見及乎心動神生道散為物焉能盡其用邪淵深也亦曰淵虛也心之虛故有善淵之理焉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莊子曰淵而虛靜而明其水之心乎夫不動則清莫撓則平屑巖於是乎燭焉重濁在下清明在上東止於是乎止焉此皆善淵之義也三滋生為德與善仁有心者與之不偏無心者施之則平水之不仁也而仁之至矣水無擇也而德之流行易曰坎有孚惟心亨以一陽居二陰之中苟不能進德修業以離乎險且何以見其至誠而不已方其在坎也一陽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本於生物復則止矣方復而止以向於生夫兼愛者聖人之心也不體乎道未免雙雙而為仁量乎澤若焦豈若時雨降天之謂乎所以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若夫水之仁與道同德兼愛無私施而無擇也庸有不被乎故曰與善仁四中有所主言善信根莖者物之本也性命者道所生也本其所自來因其所常性其於理也有所不違矣夫五行以水主智土主信水何以信言邪觀乎復以七日來復氣傳中孚中孚信也坎居復卦得自中孚言主信也太玄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中水准中孚中陽氣潛明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蓋先天

之靈者妙乎一氣肇萬緒之端者始乎智源信得智以不二於言智行信而不失於物智不主信在事也遲豫而悔生信非智行在性也則鬱勃而留滯所以蘊中為性形外為事至言去言大信不約故首尾可信非虛無因而大受者也則知言者非信而行之則失其本矣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謂是故也五循理而行政善治大道以理性為主政事在文學之先自有天地以來君臨萬方者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化民者也三皇以神化通五帝以仁同天而天下言治又孰知其本柔如水與物無迕而成其化彼有自立其德以亂大常者蓋不知治本豈免困吝歟夫水之性趨乎卑濕行乎地中萬折而注東避礙而通海此水之理也而政之本人情者如之以灌以溉動植待之以生以雨以露枯槁資之以潤此水之功也政之原民生者如之滌除穢汙而易之以潔受納眾汙而易之以清者水之德也政之善格民俗者如之隄

可以緒而江河不可犯防可以止而端急不可禦者水之勢也政以柔道勝天下如之源泉混混其流浩浩愈級而愈清彌出而彌新者水之本也政以日新化天下者如之水有是數者政皆兼而有之茲其為善治明矣嗚呼莫非水也彼彼而非惡湛湛而非美雖浪而不失其為良淨之而非止作之而非起濟而不失其為壽太上以謂上善若水取諸此矣而聖人體以為治豈私智哉六隨器方圓事善能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天下之事未有靜而不動者也方其動也而應之使適當其匪聰明睿智者為能斷焉水之性自天一發源洎流不息及乎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觀其在二陰之中則能處險一陽居中則心亨雖陽而處陰雖陷而出險未離乎險流而不盈習而出之其用大矣然未嘗與物爭因地而為曲直曲不為枉而直不為肆因器而為方圓方不割裁而圓無定體應萬物之變而不失其為常適時之

用而不失乎信實無能也而無不能也上善之功尤見乎此七流結有常動善時天下之事君子觀之以為進退在乎一出一處也出以其時則聖人作而萬物覩處以其道潛龍興而憂悶遣當出而處表而懷之者失乎不仁當處而出勉而行之則失乎不智知進退之道不失其時動斯得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夫水之動也陽釋之而洋洋陰凝之而冰在一體則內陽而外陰於春冬則有動而有靜故順以動者應乎豫之時則善也明以動者應乎豐之時則善也險以動者應乎解之時則善也剛以動者應乎大壯之時則善也昔之人藏器於身則欲待時進德修業則欲及時修身慎行則欲俟時明於適來則欲安時晦入冥息則欲隨時以時之所運天且弗違至於善養生者則迫而後應能交合者則進退有時苟若在世而不知出處修真而不識浮沉且何以達善時之善哉後結成二一總結柔順夫唯不爭水之性稟

乎柔弱水之德善乎不爭不爭之利見乎七事其治身也則不以剛勝人其處身也適足以柔自守若可犯也狎而侮之則溺若可汙也濁而辱之則忍侮者自汙濁而徐清終莫能勝其柔也豈可以水之勢就下而為衆人之所惡曾不知居於下而用於上豈可以水之性柔弱而為強者之所勝曾不知積於柔而用之則剛方其養也而涓涓及夫洶湧也而莫制不爭之道鮮能用之二無人道之患故無尤剛強凌弱衆暴寡皆以強自取也至於柔道以順動人亦無疵焉

邵若愚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為上善喻若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為不爭以無心為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

時夫唯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矣

王忠然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而五行之變化大矣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嶽在人謂之五常在身謂之五臟施諸色謂之五彩施諸樂謂之五音舌嗜之謂五味鼻嗅之謂五香各極其用謂之五材相生相殺更旺更廢而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不辭功用難名故幾於道者唯水能然何也以其水之性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融爲川流凝爲冰霜聚爲江河散爲雲霧萬彙資之以生萬寶得之以成源泉混混實焉不匱天一始生離道未遠既標上善之名萬物芸芸孰善於此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其不爭善勝如此若夫行流散徙不擇地而安平中准而用納汙受垢滿而不溢此所謂居善地者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則靜靜則明反本歸源太沖莫勝此其所謂心善

淵也兼愛無私智周莫及以仁爲恩不亦自小此其所謂與善仁者也正言若反淡乎無味不期而會不約而至此其所謂言善信者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人舍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其所謂政善治者也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絕巧棄利民利百倍隨時舉事事無不濟此其所謂事善能者也春泮冬凝時之使然因地爲利勢之使然壅之則止決之則流使民以時動合其宜此所謂動善時者也居善必能安而處心善必能淵而靜與善必能仁而施言善必能信而立政善必能治而定事善必欲盡其能動善必欲隨其時此聖人所以體之行之以治天下國家憂則與民同其憂樂則與民同其樂無爲而寡欲者易有爲而無尤者難苟能兼善若水之利上善水之性澤及萬世而不知所以利之爲利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有上善下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者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其小善七居善地者儲而爲澤心善淵者靜可以鑒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上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程泰之曰上善若水至而不爭凡天下可以利人之事我得擅而爲之則與我配對者必有所奪我之奪彼之失也彼我立而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於爲利者也能烹能澣能濯能載時其可而始爲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幾於道道之未動也爲無其既出而行乎萬有之上也爲虛虛之遇事而發見也爲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固未爲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能致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爲

差近也夫天下亦有知謙弱之益者矣而私心未克驕夸好勝慕以上人則安肯屈折耐辱以行謙弱之道也惟水也善下而不爭納汙而不辭以方人事則凡潔辱可恥者皆能忍而容之故雖未得爲道而中虛無我正求道者之要路也居善地居者其所止聚之處也窪下之爲居則大國下流是也故曰善地心善淵未嘗不動而深靜停平者乃其心也與善仁施予所及莫非潤澤言善信人之於事有當言而不言者有當大而少貶者有當淺而張之者皆非其當然而然者也水之停積者無聲而世以淵嘿命之則夫遇激而有聲者其言也大激則大鳴小激則小鳴每遇皆是之謂信政善治政者正彼之不正者也一經滌濯外垢去本質見是其治也事善能中準之平內景之明其能之遇事而見者也動善時遇坎固止而盈科則不辭於進值寒則凝而凍解則亦遂順下而逝善當其可者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應而不倡行

其所無事利雖及物而非奪之於人故所爲而莫或害之則上之七善不獨水之才力也已既不爭而人莫之尤則其上善亦易以遂也論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至於間且戰也彼已四對而不相下斯爲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亦有得手道者則不然矣知雄守雌是能爲而能不爲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縱常不肯爲天下先則安得有爭也哉蓋列子嘗言常勝常不勝之道矣

曰古之言強先不已者者至於若已而殆矣夫若已而殆是好勝而必遇其敵者也會必至於不勝也又曰言柔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是不與之爭而彼自無所與爭也此其勝所以可必也用此理也推而極之則雖兩陳相加已戰而勝猶得謂之不爭也主柔以待須其可斃而後從而乘之則皆名爲不爭此所以爲常勝之道也雖然此之謂常勝者主我而言也利則進不利則姑自保已是重於獨善而輕於爲人者也其在老語雖其深妙者亦常先存此身不殆之理乃肯出身而任事不然則否蓋古之爲是學者必已多矣故晨門之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荷蕢者亦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此二子者非無愛世之意而度天下莫與已合則舍之而聽其自然爾凡此類疑皆治道家語而不肯任事者也乃若孔子之規模則不然矣既聞荷蕢之語則自歎曰果哉末之難矣夫愛一身而忘天下此豈孔

子不能哉。蓋重於敎世。寧有不可即而即之。未有可即而不即者也。此五就五去。與夫七十二聘者。皆能任天下於其身者也。故夫老氏之見。雖不失為道。而孔子之所忍也。若揆之其身。則重於為己者。獨得決不能及也。故削迹伐木。老氏之所不遭也。詹秋園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性章。欲以吾性而易利物之水性。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然水利萬物而水溢。水涸亦害物。惟善處衆人之所惡。則幾近於道。何則。人善處身於平土。而居心善淵。深而靜。與博施以仁立言。善主以信善治。本乎正善。能辦乎事。善動順乎時。無非兼利物我而安便。所以天下自無怨尤。且人性本善。上善何取於水。此又不易之易。而持以類求之耳。

張冲應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之為性。卑下而柔順也。探之而虛視之。而明運之於天。則為雨。為露。運之於地。則為江。為河。動者以之。而浮植者以之。而生汙者以之。而潔剛者以之。而柔萬物藉之以有成也。是以萬物歸之。咸被其澤。而無此可入彼不可入之爭。辯也。衆人者。謂世之衆人。孰不歸尊而視卑。恃持剛而侮柔。殊不知夫水之所以卑下而柔順。其中有妙用存焉。此無物不為水之所制也。人生而長。所為之性。有如水之性。則為上善之人矣。故其妙幾微。而日進於道。凡見之所居。則潤澤。滂流而居善地矣。運之於心。則虛明沉深。而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物因以成。而與善仁矣。發之於言。則真實不妄。而言善信矣。用以正人。則彼非此。是自然明白。而正善治矣。用以處事。則方圓曲直。泛應而當。而事善能矣。晨昏晝夜。升降消息。不耗不為動。有其時矣。七善既備。默運於中。惡性易而善性生。斯不校於人。亦無所尤於人。則進於其道深矣。斯曰夫。唯不爭。故無尤。白玉蟾曰。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為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

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真實正善。治無往不正。事善能。無為無所不為。動善時。與時偕行。夫唯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亦不以為福也。廖梓然曰。上善若水。大道妙用。如水之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柔弱。故任人所為。處衆人之所惡。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道體。故幾於道。可謂真常居善地。故能處平心。善淵。方寸澄澈。常能清淨。與善仁利濟。一切言善信。謂能中正。正善治。常主公平。事善能。清淨道。然動善時。行止有節。夫唯不爭。任人所使。何害。運人故。無尤。終無怨憾。人若如之。故能成道也。陳碧虛曰。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夫水能方圓。疑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聖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至。

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夫水性平靜散潤一切故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皆高趨下墜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亂今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

○ 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遠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道亦謂之一道一者即無一之一也水一者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也故曰幾於道也居善地至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

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聖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

夫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

謝圖南曰上善若水至幾於道大學之道

在止於至善此曰上善其至者夫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則以水喻善皆取其能下者人惟能下所以眾善歸之水惟能下所以眾流歸之其趨一也水能滋利萬物而不爭其利利物而不自利者也衆人之所惡者卑汙窪下之地而水樂處之行乎自然無所決擇故可幾及於道此雖言水其實為善人言之也居善地至故無尤高下不擇地故居善於地澄清不可挽故心善於淵隨取隨足故與善於仁不平則鳴故言善於信可鑒妍醜故正善於治載沉載浮故事善於能流行不息故動善於時利若是其廣功若是其大而未嘗與物有爭焉又何尤怨之有此雖言水之善而實言人之善也善也水也無非道之所存也蓋嘗論之天一生水水為五行之宗尊莫尊於水矣水行地中水為萬物之利大莫大於水矣專而不居其尊大而不有其大此所以為善而不爭也所以

不爭而無尤也。善人之爲善也，友一鄉之善，以爲未足；友一國之善，猶以爲未足；友天下之善，則可以爲上善矣。而方宜善與人同，若決江河，善世不伐，同流合汙，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則人之善，則水之善也。水之善，即道之善也。道在吾身，反而求之，有德於衆，泉通氣於咸澤，而收功於既濟未濟之水，火終焉，則善在吾身。水在吾身，吾善用之，可與斯道同其久矣。不然，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林肅齋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爲善，能利物而何害？自以爲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僂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

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多說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范應元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幾近也。水之爲物，得天一之氣，無定形而靡不通。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言而無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則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故無尤。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

治者，德惟無私，事善能者，無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無過，而全德盡善也。

薛庸齋曰：上善若水，至動善時，上善之士性明而德清，故若水也。雨露滋養，源泉灌漑，利萬物也。流濕潤下，停汙止坎，處衆人之所惡也。水生天一道，自無一故，言其近也。界而爲國之寶，決而爲國之利，善地也。鑑於止水，側之益深，善淵也。滋榮萬物，爲而不恃，善仁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信也。機汙以滌之高，下以平之，善治也。在盤則方，在盂則圓，善能也。冬則凝然，春則融然，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不爭，既不爭，復何尤之有？休休庵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道之至德，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衆人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衆而不矜，與善

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為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唯不爭故無過尤矣褚伯秀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人能利物不爭謙卑處下皆行之善者上善則善中之最積久而成猶云上德上仁之類夫天一生水五行之首離無入有之始從氣化形之初有形若無不可持捉儲積既久勢莫禦焉人之積小善而成上善理亦若此水之善利不爭納汙藏垢世間何物得以及之衆人所惡者穢汙下濕水則遠迤曲就而不辭又於其中洗滌淘澄化為清淨此所以為善之上而近於道也居善地所處而安心善淵志存深靜與善仁施恩不悖言善信不與行違政善治庶務畢理事善能通乎適宜動善時應機而發繫叙上善利物條目或指為水之七善牽強求合若然則經之宜云水若上善矣言有宗事有君觀者當求立言本意以衆善論之

爭為善之上所以成衆善也外而物無怨尤內而已無過咎入道之要莫先乎此牛妙傳曰上善若水至萬物而不爭夫善而又善故謂之上善云若水者謂天下之至善莫若水也且萬物之生皆從陰濕而生故云水善利萬物也夫水之性去留隨機不擇好惡器之大小方圓隨之俱得其旨任天下取與未嘗相拒故云不爭也然則人之性善者亦猶水焉其能隨方逐圓辭高就下海涵川納不與世事亦猶水之性在天地間無往而不入矣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衆人之所惡者惡居下流且天下萬物之生皆沖而上之水之德不好居高惟能處下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其水之為德也然則何謂幾於道耶夫幾者近也道者淵也蓋水之用在世間猶道之在天下無物而不被需無往而不被潤澤故云幾於道也雖云水之性無

有不下然人之性亦無有不善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惡得而不幾於道哉居善地謂水之為德其有七善居五行之首為百谷之王不決之不行不盈科不進地稍峻則無回瀾既倒之說地稍高則有川流不息之義惟平穩處方停注故云居善地也心善淵心者謂水之中也如江海之中淵源浩渺攪之不濁澄之愈清其能容納百川靡所不載隨形見影鑑物無私故云心善淵也與善仁仁者生生不息之謂也蓋水之德周流不息運化無窮泛地載形浮天浴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德可並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云與善仁也言善信言其水之為德不約而信古人稱大信不約是也觀其為用則有東海中去西海中來往來循環未嘗慙忒如尾閭泄水之運上流銀漢下至海隅一年一周靡有失於信也故云言善信也政善治夫水之為德其能泛十洲於物外浮六合於寰中幾更變於桑田屢遷移於島嶼洪纖兼

納淨穢靡遺稱天下之至柔譬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故云政善治也事善能謂水之為用柔而能剛弱而能強需澤群生需濡九有周流天地貫穿堅剛轉陸為沉鑽崖透石移高作下汰濁留清乾坤資運載之功動植荷潤渥之賜故云事善能也動善時蓋水之為用無時不流無時不動古人稱流水不腐豈不善耶經稱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如海水之潮必待時而至如人火之濟亦待時而動也故云動善時也人唯不爭故無尤夫唯語助尤悔者也此言水之德不與物爭故無悔者也昔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大水似乎德似道似勇似怯似正似察似志似善化水之德有若此者是故君子必觀焉由是之言何悔尤之有哉

斗則方盛之孟則圓江河因斯而長五行因斯而立化書云水實可以下溺者故幾於道能長養萬物居善地深而空明心善淵萬物得水而生與善仁影照其形不失其情言善信清且平順政善治能方能圓能曲能直事善能夏散冬凝動善時夫唯不爭其道淵深故無尤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

喻清中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曰潤下處至卑至濕之地衆人之所惡也水無情之物也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上善之人實似之上善者上德至善之人也按舊說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何謂三能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亢旱地無水則枯竭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舍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命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凡人之情而惡居下流水則處卑就濕令物潔鮮自納汙穢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天一生水一者道也道一者即無一之一水一者為有一之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何謂七善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慈惠及衆不間過退如水膏潤普需群物無有限止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誠懇不移與物符契如海潮應候晝夜盈虛不差時刻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平心待物自然順從無有不治如水清平善定高下妍醜自別物無遁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各當其材如水柔性方圓長短惟器是適無施不可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與世推移出處應機不滯於物如水之動隨時變遷冬凝夏液不爽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凡物之不平

者取決於水而爭心息又何尤焉觀水有術可謂善於形容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挹色必修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止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此似其盛而不求既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此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必觀焉古人有取於水良有以也夫

胥六虛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言夫有道者謂之上善上善者謂其善無以加唯水可喻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利潤萬物而不爭舍高趨下而自若者謂無大小高下之二天下之人出幽谷遷喬木乃其所喜舍其高趨於下乃其所惡水獨居之是故近於道故曰幾於道居善地至動善時水固幾於道聖人則之又推而擴之以明夫有道者之善略言有七居善地

謂有道之士平陰方圓所遇皆適若水之居善地也鑒照萬象湛然不擾若水之心善淵也懷抱慈愛親疎平施若水之與善仁也至誠內修號令外發若水之言善信也操守公平賞罰善惡若水之政善治也利濟日用為而不辭若水之事善能也否泰有數行藏無必若水之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尤罪過也夫唯有道之士若水之善也而不與物爭故天下亦無可責其過矣

崧元舉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穢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漑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為體以不爭為用故每用無過蘇敬靜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矣此章老子之意只在不爭上善者世間第一最善

之理也譬之物真如水萬物皆以得水而生是善利萬物而水何嘗爭言利邪人惡居下流惟水流濕處衆人所惡之地而不嫌人能如水有濟世潤澤之利而無好高慕遠之心則為上善亦幾近於有道矣有道之士如之何能與水同為善哉所居必就下如水濟物存心必淵靜如水渟涵所與必博施濟衆如水灌漑枯槁立信必務信實如水衝激必作聲為治必有修理如水順流下處處事必任才能如水湍流迅快動必善識時如水夏漲秋涸此七者皆如水之善矣而未如水之善也水之上善其在不爭言利乎夫惟不爭故亦無怨尤此即為惟不矜天下莫與與爭能為惟不伐天下莫與與爭功非天下之上善而何老氏之學莫切於不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是謂不爭之德曰天道不爭而善勝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心聲之發自不能掩凡襟舒可恥皆能忍而

察之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為上善也

本一善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

之可名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爲恥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也善淵者水之靜深不撓也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止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滯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涸也人之七事兼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水之不爭然後爲善若有七善而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

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

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爲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鑿物高下妍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怨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仿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而已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讀三

疏文師常德路玄妙觀經觀經劉世編集

前朝奉天太府寺簿曹權密院編修丁易良校正

持而盈之章

考異河上公作運夷章趙貴

唐明皇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憊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今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爲喻顯明修學之行

此以持盈爲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仲應曰夷者謂太空虛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虛明益使夫人不得而窺之則藏其神而不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嚴遵揚牟王

郭並同古本

何上公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知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賤貧貴當吝賤而反驕恣然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生王輔嗣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今利勢必摧鋤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今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銳銳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僞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疏揣量度也銳銳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銳銳欲心以揪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也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雖亦為儀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富貴而僞自遺其咎此明銳不可揣僞由心生故咎非他與也疏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也故好凌人僞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僞獲咎僞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慶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

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之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杜光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滿盈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利厄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大王若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得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為用賄夫名德之與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難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篇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冀免為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志不及難矣不食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

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詞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富貴而憍自遺其咎財多曰富故人求之位高曰貴故人下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諺曰富貴不與憍奢期憍奢自至憍奢不戒凌侮於人人以報之禍將及矣遺與也咎非外來由自己憍慢致之爾故云憍自心之生也若能貴而不危富而不溢人無咨怨災害不興安國修身斯為至矣憍矜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功既成矣名既遂矣而不知退者鮮不及禍夫何故哉寵則有辱盛則有衰亢極則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大夫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則秋

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跡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而臨億兆之人先宅萬方廊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堂之戒乎

宋道君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復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有不知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近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恃而有者也實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曰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者

驕名成者虧日中則具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虧之有數超然自得^三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王介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抱持其器之盈者必易覆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摩其物之銳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四富貴不期於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夫聖人功既成名既遂則身退之者矣此乃天之道也夫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書又曰謙受益滿招損之謂也蘇頌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

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天地尚然而況於人手哉呂吉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滿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也王元澤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無溢矣揣而銳之不

可長保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持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聖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可應不窮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外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有物與為驕者何異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寒暑相推物極則反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詔以為已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惟聖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宵然不知其在彼耶在我耶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以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劉巨濟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力持而滿之求必富者也滿而能虛則何所事持

有不勝持則覆矣故曰不知其已已止也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情度而人之求必
貴者也銳而能銳則何所事度有不勝度
則數矣不可長保非謂可以幸保謂難得
之必失之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中不
如其已之義堂與足以藏金玉而守者也
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富貴而驕
自遺其咎此中不可長保之義富貴則慢
生慢生則過生以驕與人則以名自與矣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利人曰功聞舉施
身曰名功譽則富貴之實也名譽則富貴
之華也功欲就名欲達夫富貴功名聖賢
之不免然而不傾敗其苟滿非以其時得
也其利入非以揣得也而又能虛守之不
驕保之則身退是已蓋據功成名遂之基
衆人以此進而聖賢以此退則非體天道
者能若斯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天之道
也前章言上善若水則可以處富貴故次
以此篇章也

夷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爲以
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以致其盈
盈則虧矣故不知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
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
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
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衆故自遺
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
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
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
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
捨諸人而求諸已故次之以載營魄
趙實庵曰初四不居四一非至虛之道持
而盈之不知其已一身不難治大道不難
窮不難者在乎識心而已心者本無也始
也因愛而生身四大之所聚五蘊之所集
血氣依倚百體互成皆因妄念而有也今
既識心百骸九竅六臟骸而存焉吾誰與
爲親詔而有之皆惑也以心執妄惑則生
焉以心識虛妄自破矣聖人知其然則曰
我既有身身已是妄外物僮來我忘外物

身與外物二者兼忘誠忘之中天光內發
不知物之忘我我之忘物虛室生白道自
來矣烏觀所謂持盈者耶持盈則有物也
有物則去道遠矣經持而盈之盈則器之
滿也持則手之用也無中取有以實充虛
傾之則不忍執之則不忘其行也步不能
揚塵其坐也身不敢側視勞神苦心在於
一器物未有損身已焦勞妄計偏執有如
此者蓋不以身觀之身本無身物焉所寄
我自忘我物莫爲焉舉其親者疎者可知
能已之者是名解脫二銘利自傷揣而銳
之不可長保性欲靜不靜則吉凶悔吝主
氣欲平不平則憤怒愛欲起敵物之心必
務求勝不動則不獲欲其獲則靜者起而
爲爭矣不利則不入欲其利則平者銳而
致鉅矣傷廉而得豈能保乎蓋知靜者則
息爭不爭則與物無傷和平則自寧自寧
則與神爲守不以利累形不以養傷身批
大卻導大窳與一世而得淡漠之中此古
人存生之德也豈可觀觀小利猗猗狼貪

見利而忘身食權而取竭坐取危亡之道哉不知此者如彼晁錯削諸侯之地國未富而身亡鄧艾起東吳之征議未及而先死皆銳之傷也可不戒哉三非性固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善求道者求諸已善守德者得所得不求道則無以為德不立德則無以明道顛沛於是造次於是則外物不可得而入也道德既亡所保在外山節藻稅峻宇雕牆非金玉以實之則不稱其善矣金玉者純陽之精也世所寶焉凡得此以為富者非可久之道也徒能潤屋而不能潤身能致盜而不足致福故好利為膏肓之疾致富為豪縱之由儻來之寄何所必哉四君子戒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而終不言貴蓋富則貴可致矣莊子曰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能致富貴亦隨之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雖欲不驕其可得邪勢使之為爾若能於富貴而先之以禮施之以仁行之以義雖富貴亦何足以累德邪有良

貴者勝之矣驕所以害德害德者能免於患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彼范氏之儻見辱於丘開而終以自沮虞氏因腐鼠而中俠客誤以致傷斯皆素有驕人之色者也後番其退一大名無久居功成名遂聖人之於事每每忌之至也當其有大物而持盈之持終日戒不知無物而不戒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無為者易有為者難有為不免智慮先焉智慮所出焉能與物無敵焉敵則求勝我勝則彼敗矣揣而銳之是豈長保之策邪於金玉而不累心處富貴而不驕物皆人之難能者也是有之不若無之為之不若已之二體天而行身退天之道日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天為徒者功成名遂耶退矣彼曰鳥得而累邪

也揣而銳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其咎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

王志然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制之形器之內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持而守之常恐其自盈自盈必有傾覆之禍所以古人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睢盱戰兢唯懼失所以修省之方禮義廉恥四維之常居其實不居其華每處其厚不處其薄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美至矣哉其本在此其末在彼執古之道未嘗不貴其謙要其極致戒之在溢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持盈不如保盈揣銳不如挫銳揣者度物之情銳者入物之利銳不可利利不傷物孟子所謂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此其所宜揣而

性之不宜揣而銳之者也其進銳其退必速其可長保乎亦其義也外物不可必人或認為已有故聖人引而闢之且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金與玉是人之所貴苟知積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亦與大盜積者也至有橫一己之私卒世無厭忘性命本源之養反害乎身死而弗覺者多矣何愚之甚老子特言之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所以達人知富貴果不足以全吾生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不王天下為處顯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膏壤異分小大由之而身貴富之地而心泊然未嘗以一物芥嘗習次雖金玉滿堂未嘗驕吝動與言會何咎之有有身之患固亦大矣視履考詳所貴無咎既無咎則凶悔吝何自有焉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功名苟遂而或自驕自恃自矜自伐天下孰不與之爭功者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天無私唯德是輔天地

陰陽造化萬物四時行焉歲功成焉功成者去天何言哉人能體此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學者其敢不勉之哉

黃茂材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也貴己而賤物故已至於驕奢恣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致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曰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

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程泰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名富貴極其分量是之謂盈盈之上不可復加則有覆溢而已耳與其兢兢執持引而上之求致其極何如泯滅此念留餘地以舒盈溢也故曰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以祿位不盈為念則進取惟恐其鈍故先事揣度有見焉則銳於有為人之趨操及此者豈不或逸然揣在我中在彼億而屢中其中者幸也中雖屢而有不可屢者存焉是不可必而強必之者也奈之何欲以其無揣而幸中者之為常也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貨財已聚不能保而有之者以滿而驕驕而敗也察盈虛之相襲棄功名而不有是與天為徒者也不驕不足以言之論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即老子之謂天道也然世人聞之如不聞者利成功之可居而不見虛盈

之實理也齊景公顧戀國邑之富以死為悲晏子笑之曰使古而無死則太公威公常守之君將被策筮於壠畝何暇念死乎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而至於君也而獨流涕是不仁也夫其為此言也是推四時之運^{十六}運^{十六}運相盈虛者而致之生死得喪者也故列子極論生化之相催也曰生者不得不生化者不得不化又言損盈成虧之相對也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夫化者不得不化為方生者之無以生也此之盈成若無取於彼而彼必虧損者不彼之損此將何所資藉以致其盈成也由此言之迭去迭處正老氏之論謂功成名遂而身當必退者也且夫功名者職業之有成者也富貴者爵祿之所聚焉者也合天下論之一世之爵祿固有定數則職業之託乎人亦不出乎此世之人也若使有才有智者常得而專之則師師謁謁者將無地以受其來也故方來者至而已成者退正四時之不容不相代謝者也是以

道家之於天下其初固不肯輕任人責而其終亦不肯久居成功也如張良圍絳之徒至能下視蕭韓之禍辱而竊笑焉則皆有見於此者也若夫上之而為聖人則又大矣曰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進退存亡自不失正則又非畏盛滿而求安全者可得而匹矣
詹秋圃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運夷章運用也夷平也持而極於盈溢揣而極於失銳金玉廣積而滿堂富貴奢靡而自驕皆非平夷之道皆取禍敗之由安平亦在運之而已是必功已成名已遂而身即勇退揆之天道本如是不可知進而不知退也
張冲應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日盈則月盈月盈則闕暴雨則不可以終日也天道猶此而況人乎人知夫天道惡盈而持謙謹銳而勿長故所持諸己者盈矣則疾為自止之思而每進貪財位以取傷神害身之禍所揣諸人者銳矣則速為挫銳之

思而勿長惡害人以招報怨陷身之危忘盈而不知止則金玉滿堂適為召害莫能守矣富貴驕縱揣而銳之適遭咎矣此石崇所以不能守金玉以受刑張華所以不能保富貴以王法形分神散精烝何劫復聚人身難得因此不還皆盈銳之失耳故佐天下而有功立此身而有名世皆奇之矣又當反其奇易生怪信易生疑樂易生悲退其身以避之此陰陽升降之道也故曰六之道
白玉蟾曰持而盈之無久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為不可長保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潛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涼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有餘地
廖梓然曰持而盈之為道之人不能自滿莫如其已莫若守己自有長策揣而銳之不得妄起念頭須要一刀兩段不可長保

免致後患金玉滿堂不貴外財惟愛自寶莫之能守若能保守豈不妙哉富貴而驕不貪奢華榮華自至自遺其咎我若無爲何咎之有功成名遂以道守己水到渠成不得執著身退退藏於密天之道乃合天道自然而然從前到家人不曾擡一步陳碧虛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滿盈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其休止也此垂誡也嚴君平本作殫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又治也銳錐利也言人但知錐利欲心而貪趨富貴殊不揣度其情思治憐憫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若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膏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反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堂徒爲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惡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嚴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爲利失之以爲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

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

謝國南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其哉滿盈之念一毫不可萌也易一盈而四損一謙而四益天地人鬼之心亦可見矣持者持守其在內者也揣者揣摩其在在外者也內有盈溢之志則易以驕人盈者必虧故不如其止在外者有芒銳之末去則易以傷物銳者必折故不可長存此聖人之所以不爲大不爲高也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至寶人誰不愛然積不能散所畏必多富之與貴人誰不欲然驕恭輕人讎者必衆咎誰執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人生斯世用功不能及物君子恥之沒世而不稱君子恥之功既成矣名既遂矣則能事畢矣奉身以退知止不殆天道代謝自然而然者也蓋嘗論之天有四時功成者退名亦造物之靳子既成且遂不能全身遂害退處假伏貪榮冒寵禍將尋之是蓋未知有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陽亢則悔陰窮則戰乾坤不免而沉於人乎黃帝所以屈廣成之問子房所以從赤松之遊是或一道也

林慮齋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多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銳也治器而至於極銳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

耶

范應元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極貴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

薛庸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有坐之器滿則覆雖持之無益也不若已其所持而使中且正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人之圭角不假磨磨則動必有傷雖揣之不可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石崇臨市曰奴輩利吾財耳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韓信有多多亦辨之對而復示王於齊是自遺雲夢之禍耳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

馬復何咎之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范蠡子房固知其道矣大夫種李斯豈知其道乎

休休庵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盈揣銳達士不為也持守待滿足者富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磨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乃可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褚伯秀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已而勿為揣磨其銳銳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保無傷奔競之徒忘生殉利至于金玉滿堂寧不蹈為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盡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責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不知止長

惡格禍終於滅身耶。鳩金谷之事可鑑。然則持者勿使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為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為。但當明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蓄其德。斯有以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浼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是理。錯亂天經。況人事子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可為太息。惟見幾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爭得回頭冷處看。信哉。

牛妙傳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誠也。如所持之物盈滿。則必溢也。由是觀之。與其滿而溢。曷若誠而已之處。夫中庸則自不至於盈溢也。故云。不如其已。昔者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守廟者曰。此名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古先明君以為至誠。斯非不如其已之謂

乎。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者試也。銳者剛強也。試之而見其剛強者。必不仁也。孔子稱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也。古人有言曰。與善人交如霧露中行。雖不濕。人時時有潤。與惡人處如刀劒之中。立雖不傷。人時時有害。且衣冠不正人尚若將浼焉。望望然去之。況剛強之人而可與之長保哉。孟子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蓋不仁者知不可與其長保。守故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者天下之重寶也。雖滿堂屋彼自貴耳。於我何益。於事功哉。此即莫之能守之義也。天尊曰。世人以富貴外物為真實事。一旦五天使者無常殺鬼執其魂去。華堂邃宇。不復居處。高車大馬。豈得相隨。金玉珍寶。乃為他玩。此即莫之能守之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者尊榮也。驕者傲慢也。遺自取也。咎悔吝也。古人有言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

乎。諺言富貴不驕人。其驕自來。傲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且不安。泰處即是悔吝也。書曰。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非自遺其咎之說歟。如昔者周家仁厚。故成八百年之治。隋場肆行。驕奢海內。怨叛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旋至滅亡。非自取而何耶。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之謂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身在廟堂。名書竹帛。其可謂功成名遂者矣。其知求退掛冠不仕。斯名身退也。夫身退不盈者。乃天之道也。如張良事漢。高位列侯。不敢當。三萬戶。但云封留足矣。既而不仕。從赤松子遊。非身退而何耶。范蠡事越王。勾踐以霸。乃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解相印。泛海而行。此二子者。其可謂功成不居。名遂身退。得天道不盈之說可。不賢哉。

楊智仁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而盈之者。日盈則月盈。月盈則虧。修真學道亦然。九三陽長。二八陰消。鉛汞產成。至寶火

候然足退而不行者不知止必有大辱故
不知其已蓋持滿則盈不知止也其或末
然必有貪心揣而銳之何可長保金玉滿
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退藏乃合天道也疏
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
身退天之道宜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
悔而驕奢慾必傷神氣是自遺其咎也功
成而不恃名遂而不彰道備

喻清中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政此章之意也器之
滿者必覆善持者莫若知止器之銘者必
折又從而揣摩之終不可以長保借物為
喻所以欲人之知進知退也金玉滿堂可
以已矣又從而貪多務得焉雖有此金玉
莫之能守兼天富貴宜知止矣又從而驕
矜自肆焉是自遺其咎也日中則昃月盈
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成名遂此身
知退豈非順天道之自然乎范蠡霸越而
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
却帶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願藏蹤項

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
物之上此功成而不居其功者也易曰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數子有焉

胥六虛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天下之事
執持而極其滿亦必有傾覆之患故勉之
曰不知其已已止也謂不如及早止之則
善矣權勢尤甚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道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今用心揣摩銳志進圖縱復所
欲非道德仁義之所致去古人有益於得
遠矣不可長保不亦宜乎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金玉天地至寶天下共愛之雖堆滿
華堂其貪心未足者誠莫之能守也夫豈
知為大盜積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侯
王天下之至富至貴者能以謙卑自牧天
祿長享若以驕矜矜天下自與其身為禍害
也又誰咎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
古今聖賢之重大者唯成遂而知退乃能
保之此有大德之務豈區區小知之所能
乎故曰身退天之道如春生夏茂秋實冬

落而復退歸于根矣

柴元象曰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持久必厭
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進銳必退速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
蘇敬靜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四時之運
成功者退此天道也正以四時不容不代
謝也此章老子本意在功成名遂早退著
意滿盈必溢銘銳必折器盈而持不知已
之而勿執雖銘而揣不可保其久不折揣
者銘之使愈銳也金玉滿堂盜賊之招不
能保守富貴驕傲禍咎乃至理之必然老
子為此言蓋欲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
在世間不過欲圖功名而已功既成名既
遂身便可退此天道惡盈而好謙也不然
持盈揣銳富貴而驕不知止足殆辱必隨
之
本一庵居士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盈則
必溢銳則必折慮其溢而以力持之不如

不盈之不必持也慮其折而以手揣之不

如不銳之不必揣也盈以勢位言銳以才

智言金玉滿堂以才智言富貴而驕以勢

位言功成以勢位言名遂以才智言夫金

玉可喜可慕之物藏之室猶懼難保而況

於堂寘之堂且不可而況於滿如是雖視

以離朱術以賁育亦將為盜所奪矣翁人

之才智矜滿街露必將為物所敗此盛名

之所以難居也富貴易危難安之也謙退

自處猶懼不免沉重之以驕縱是孽非天

作禍不外來一一皆已自遺耳此大功之

所以難保也惟智者於功成名遂之時則

身退所合於天之道也退兼二義自執位

言則為閑退自才智言則為謙退天道即

易所謂虛盈益謙之類傳所謂四時之運

功成者退也晉人謂林公可謂金玉滿堂

亦指才智而言世以守財釋之淺矣後章

聖人被褐懷玉豈亦真玉耶

諸子旁證文子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

布施惠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

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備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石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

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

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矜持自滿

不若止也揣摩而有圭角不可以長保也

金玉滿堂有時而去不可以為長守之物

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則謗生家富

則盜窺也故功成名遂身必先退則可以

無咎蓋盈者必虧息者必消天之道也易

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章之意

先儒曰老子得易之謙信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謙四

幾遠大師常懷謙者妙觀提點事劉水編集

前朝奉安太府寺簿蘇雅堂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戴管颺章

考異河上公作能為章趙貴

唐明皇跡前章明縱欲溺情憐盈故有咎

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管颺以下

至肅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

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

功之被物也

杜光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

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

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

道生畜之功顯注益玄深之德

張沖應曰第五章既關示精氣出入之門

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為氣之說故曰能為

者謂精能化為氣也

戴管颺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肅除

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

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考與一本云玄德抱一能無離乎專氣
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
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富之生而
一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營
本或作無離非無離為乎一非無離為
離能無為乎一作無離為乎一非無離
民理固能無知乎明
自四達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載營魄營魄魂也人載魂魄
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哀懼傷
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
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
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
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
於天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
一以為正平人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
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
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
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
精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
心居玄冥之虛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
能無疵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愛民治

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
安能無為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
治國者布施德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
天門謂北極紫微官開闔謂終始五際也
治身天門謂鼻孔開闔謂喘息也治身
能無離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
變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
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
無知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生之畜之
道生萬物而畜養之生而不有道生萬物
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
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
器用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
欲使人知道也

王輔嗣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
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
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
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任
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

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除
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
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
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任
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
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
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
為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
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
門開闔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

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
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
王若能守則萬物自賓也生之不塞其原
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
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
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
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
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唐明皇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
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滿
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
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今抱守淳一則無
離身乎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
但有虛象魄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能
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先生矣
故春秋子產曰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
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則散陽氣復成虛
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
故今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純一
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沖氣使致
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疏專專一也氣
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為本若染雜
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今專一
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就著乎此
教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照
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

病乎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
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
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
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為乎愛養萬
民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古
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君也疏
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
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
言而化矣此無為也能為之乎天門開闢
能無雌乎天門層數所從出開闢謂理亂
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
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闢一闔謂之變
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
雌牝亦如天門開闢盈而益謙矣疏修
德可以為君為君雖承層數即天門者帝
王層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闢謂廢黜天
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
云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能
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照
猶雖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疏帝王既

受層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
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為
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生
之畜之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
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淨今物得遂其
生成效德弘濟今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
之畜之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今物各遂
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
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
是謂深玄之德矣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
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
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
者今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已有也為而
不恃者今物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已
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
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
矣
杜光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載
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
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

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起九天而為仙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為鬼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為基今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為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先生者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

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晚行疾也天對曰衝其光如日日先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

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詞也以其利患生禍陽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不離者除垢止亂無今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來降於已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客况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客况制魄各有存念况術具上清品中久久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

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和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淨制之則動淪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淨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還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為乎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以無為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為暴矣賦重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為基以德為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修愛民理國之事為無衣南面之

君猶須恭已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棣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繞樞然復稟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眾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曰雷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闔一闔之謂變者易繫云謂開闔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順膺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

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闔戶謂之乾乾陽也開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闔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雌靜以化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慧照也慧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思念念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務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今忘功息照亦猶黠獮塞耳以閉其聽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生之畜之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天任物生畜各遂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生而不至是謂玄德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反聽體道生物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為政而不恃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

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道君曰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魄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道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歲之行寒暑往焉心與天遊六鑿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乎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切嘗中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已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其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載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遊抱一以守

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深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專氣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離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之道術於是乎在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默之若是則體純素而不累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化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

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已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裕聖人體天道之變化表舒肱閉不違乎時剛柔幾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入而嘗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乎於是乎在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意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曰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曰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曰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辨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王介甫曰載營魄營止也載來也如易之下乘剛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魂陽也故常動魄陰也故常靜陰者陽之配亦陽之

賊魂者魄之輔亦魄之冠惟其魂動而魄常至於止故使魂常載於魄而陽常勝於陰則全其天守矣蓋魂能營魄魄能載魂而不載於魂者有為嗜欲之蔽魂雖在而有生始死矣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志者氣之帥氣者適善惡之馬氣之所作志使之然今專守其氣於內而致極其柔能如嬰兒乎言如嬰兒之柔弱也夫嬰兒者終日號而乃啼不嗔終日視而不瞬目孟子言其氣則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老子乃謂專氣致柔何也孟子立本者也老子反本者也故言之所以異蘇除玄覽能無疵乎蘇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餘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

子為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山與民同患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也是謂玄德道之在我者德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三者歸於無我故謂之玄德

蘇頌演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

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是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蘇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蘇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治亂興廢

所提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闢變會之間衆人責德而患失則先事以徵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爲雌者亦不失時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而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

呂吉甫曰載營魄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爲功名之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

與精爲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管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意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抱一能無離乎雖已爲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爲如其生之始化則能離矣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如嬰兒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我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天門開闢能無離乎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爲則天門當在我而能離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真知也所以人貌而天夫何功名之累哉是謂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爲矣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陸農師曰載營魄魂爲陽陽爲動魄爲陰陰爲止魄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

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能無離乎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然後可以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後其心可以疏淪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而繼之以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言其洗心除者言其利心洗之而無不淨利之而無不虛超然坐視萬法俱空然後可以因空而立法而與民同吉凶之患故言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其於民也以不愛愛之其治國也以不治治之道無不爲矣然後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常不得已而後起求而後應也故言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而繼之以天門開闢能無離

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無有也精神往來一闔一開萬物皆出於此皆入於此而其變無窮也天門開闔與衆雌而無雄矣然後可以圓覺普照大通四關其微至於無障無礙其冥至於無知覺故言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而繼之以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此聖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此神人也

王元澤曰載管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爲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爲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而

已抱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能無離乎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已故喪精失靈沉爲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爲之配也魄陰故管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爲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散散其名曰罔罔固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王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大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爲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神爲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妙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

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師儒而衆悖則師必亡焉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爲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曰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妙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爲至妙倘觀一疵則非識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如上所說爲已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於復性有爲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爲此道之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聖人無心於作精神出

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生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常無知惟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妙何足謂知也切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聖人之知也生之畜之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為而不恃不得已而為之於已然之時雖有為為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長而不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枝豈有分割之功乎是謂玄德玄為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尤稱玄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劉仲平曰抱一所以精義抱一所以應變反一所以入神故君子之道始於致一用於抱一藏於反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之生在嬰兒則氣專致一真之至也及其長則情生偽之至也惟其知道者管名則失其真為利則流於偽是謂能復者也天門開闢能無雌乎天門開闢能為雌乎開闢者變化之用也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謂乾道以大為用也夫然以乾道而變化者亦用乎大而已矣守其雌者蓋言吾所自守云耳夫能守其雌則其用也必大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夫欲明白四達而汲汲乎以事平和者不亦小乎故有知小而無知之知矣○劉巨濟曰載營魄人之生諸陽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游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

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生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魄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先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世固有載魂不載魄載魄不載魂有魂魄兩載之者載魂不載魄上士也載魄不載魂下士也兩載之中士也上士全陽清以浮仙下士浮仙濁以沉鬼中士則修其形者也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其事在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可以制魂為魄為上士矣夫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然精常營人而人常費之竅瀉無度至於中乾以死則其離也非精離之人自離之耳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曰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氣謂氣不柔致

柔謂極和此嬰兒之天也學道者能如此則氣全矣黃帝曰所謂生氣之原謂十二經之根本謂腎間動氣也蓋人鼻口所出入手足所動作皆五穀所養五畜所益五果以助五菜以充醪醴以滋芳草石藥以補瀉和調灑練入脉以為榮慄疾滑利循皮膚以衛皆生氣之別使而已其母則守於腎間萬三千五百之息釐此母故也流於知欲則此氣不專而柔喜怒哀樂形其中少壯死老形其外七尺之軀猶糞壤也。○嬰兒未知牝牡之合則氣可謂專矣終日號而嗷不夏則和可謂極矣蓋人委伸和以生而所以乖戾者不能專氣而反暴之故也全氣之妙理故如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藏神心譬則鑑也神譬則谷也窮天下之理於一照者心而已然能以神照者其晦冥深眇宜有道焉故曰玄覽人心本自玄覽孰垢使之不明孰礙使之不曠哉惟不能勝物則精離氣衰而神去之神去之則

昏厥中物之皆垢也物之皆礙也如人夜行一無親若此其明也亦自洗之此其曠也亦自去之耳然則玄覽之病非由外至也蓋惟聖人能不假滌除而神照自然非學道之事也莊子所謂達之入於疵也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此言養氣無疵以言其養神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視以芻狗則得之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成人事者必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成乎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知也四達無不知也知自為與為人則可謂知無不知也不退於客能無知以含其聰明則魂魄將恐無以載而精神氣將恐無以全庶幾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可得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

也謂如上言則非體道德者不能故也生而不有我生之不我有之不我有之則我生非我有也為而不恃生而不為則生理絕雖為矣從而恃之則復喪所為焉長而不宰我生我為足以長物矣無我有長之至也是謂玄德以玄為德安能不有之恃之宰之哉能不有不恃不宰故謂之道也既為既長則道降為德故謂之玄德也玄德者上足以該道者也前章言身退之事而冀親乎身故次以載營魄。○劉驥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陽物也魄陰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故以魂載魄而營之使其陰陽調和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然豈他求哉一以致之而已一之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故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聖人抱一不離心無一物渺渺漠漠之內其間守神杳杳凝凝之內其神自真專氣而不雜致柔而不暴所以如嬰兒也嬰兒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此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

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體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無為則無不為天門自開地戶自閉天門者精神往來之所天門開闔則神能出入可坐於一席之間神遊於無方之境然神遊不已則神有所不及所以欲其靜而與陰同德也故能為雌乎元神既靜真性自明可以鑑天地可以照萬物然用智不已則智有時而困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知恬交養與天地同其體與造化同其功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

天下故曰生之畜之生之而不有其功為之而不恃其為長之而不為之宰此經所謂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也

趙實庵曰初起根宗金火奪形載營魄識天時之有限知外物之無常去彼取此有長生之道焉故繼之以載營魄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相求之物也一身之神曰魂與魄魂魄者相交之道也魂為陽魄為陰魄資陽而生魂因魄而立魂滿而魄生魂消而魄入乃日月往來之數陰陽消息之期茲天之常也書曰哉生魄謂月也生明於東哉魄於西謂一月三十日五六之數也後晦三日前朔三日除六日也上下二弦四六二十四也前後六日合三十日也自初生至上弦有滿之漸則曰魂自十六轉異位有缺之漸則曰魄漸缺幾晦魄乃亡也是時太陰在艮與日合氣震來受符以鍊生魄至于三日哉生庚地此乃載營魄也雖謂之魄其實魂也謂其

有質質自陽來今謂之魄者月屬金也金主肺肺主魄從其體言止云魄也方其生明於西而望東是金奪火也東方木主震木生火火為陽木為肝肝者陽中之陰肝主魂為陽陽屬火是金得火而成形自初三至望魄中魂滿乃具乾體乾之六位皆言九九陽也陽火也月之圓也乃具乾體金奪火形即四九生金九居離位虛以象月故離為中女女乃象陰又震受庚符西方之坤一變成震三日當初九也八日出辛再變成兌乃九二也至十日乾體既成滿甲東方乾主六甲飛龍在天九三之位蓋陰陽消長見於月也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應一年之數也煉丹必先火候火有從天而得故卦為天符火記取易為準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不預焉止六十卦朝屯暮蒙為首前十五日進至大壯終焉退十五日自晉至未濟終焉火候之進退氣候之推遷以日為準見乎太陰之圓缺也上弦則進下弦則退經載營魄為虎龍

交合嬰姤牽神鍊成玉液藥苗初新初九
進火慎護之時不可差失故抱一也脫之
則亡失之則死使確乎不可拔至于陽胎
下投其息自任道乃成也故經不言數而
言數不言藥而言藥鉛汞之理盡在此矣
次甲丑養六一馴致金虎抱一能無離乎
六易者道也易之字日月合體未合則無
陰陽既合則配水火此天地自然還丹也
自然還丹天地固有抱一不脫此言抱
者謂人不得同天地之自然以水火金三
物託於易象以奪自然之氣運變爐鼎修
成至藥故法天地自然以人言之故抱一
能無離乎是未許之詞也凡人言抱一執
為一邪以一為有數或者曰屢乎數也一
為有迹或者曰泥乎迹也當滅其一以證
湛靜此皆滅法而非生生變化之道也故
太上曰能知一萬事畢不能知一無一之
可知此妙言也以數言之因一有二因二
有三以氣言之為始氣始即先天與道
為體與人為命欲立命本非一而何一虛

無形散乎萬物今之抱一乃抱陽也性命
由此而生焉列子曰易無形乎謂之抱虛
而非虛象不可欺謂之抱實而非實道本
無情此有無不能以自存乃道之妙也由
是則知一即道也道即易也易即陰陽也
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言
陰陽相生變易不窮如彼日月離合有度
消息自然於是月之初生奪火為養一變
而九九即九陽故抱一而不可離也火記
曰天有象日月星地有象水火金月雖為
金金豈有形乃西方之氣也神和子曰西
方無金元借氣北方之氣為水水亦無形
南方之氣為火火亦無象此真水真火也
故仙經曰黑鉛水虎者天地妙化之根無
質有氣紅鉛火龍者是天地之妙用發生
之氣有氣而無質蓋人以有形之軀虛一
心而奪天地自然之氣取金於月互用水
火水火鍊金乃成丹也則知易為陰陽之
體一為水火之原乾體是金資火為養欲
奪其氣非一不全謂太陰初生即魄也非

魂不致其明魂為火非抱一不足以取太
陽之氣又以金水兩半而圓滿今不言水
而言火以運言太陽水也火記曰星因日
月而生金因水火而成故藉三光以明至
道之用非徒得象就亦忘形茲其妙乎二
喜怒哀樂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一者陽
之始生也如子在母胎以柔守之故謂之
專氣所謂聽之以氣也經曰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此專氣之道也蓋陽之初生以有
剛性當慎其初方復之時專以柔御浸而
剛長過則失中乃所以致之也致取也取
柔以御剛不欲以失其和也月之既望金
水兩半上弦如繩平而直也不可差勝和
理出於性性與情合陰陽之道焉金之得
大體變為乾乾轉異方變體歸坤五能養
一母立牝基經所謂而貴求食於母不可
不致柔是故如嬰兒無麗暴之理也三深
明色空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化而為性
利欲之情泯迹而不見性隱而心生妄想
之緣觸塗而擁底欲窮道要深察天機外

境未忘邪心愈勝蓋大道在虛心而得天機斯堂淨而明原夫一自無生匪然然而無由索隱乾從坤變須智微而可以觀微句睿欲之昏理乃天機之蹇淺滌除二字務在剏心玄覽之功必先忘已所以水漸流動海瑩天空滌雪精神疏明究竟非玄不覽惟道是從此禁越問衛生之經類回契心齋之妙四字言治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經之大旨在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疏之所歸在性宗命宗常道輪貫玄顯單修齊修不能會之則分流以理達之則一致此篇初言載營魄其理在日月往來交合火候藥物進退次以專氣致柔滌除玄覽皆原性命之本至此忽言愛民治國言涉世法何支離邪不然以一身之言心為君也血氣猶民也心淨神和神和則榮衛周流而血氣條達陰陽四時自得其序不馳不驟是猶愛神貴氣一心融和而致無為之道也靈樞曰天地潛冥六元自經此天之自然無為以至治世之道以民為本

愛之則子來利之則庸至誠而服之悅而使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陶陶焉居仁壽之域豈有為哉所以與陰陽合用天地同功其於治道又何間焉五調御剛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柔者不能剛雄者不能雌性也能柔能剛知雄守雌道也一於性而不合於道非聖人也聖人動與道合用與道同莊子曰天門者無有也以無有為開闔則不見為雌之義夫天門者乾也乾以六氣言之至巽己為天門以八卦定位言之戌亥為天門巽為地戶即坤也乾至己為純陽可謂雄也而居坤位是不離於雌也當剛之時與柔合德豈不曰能為雌乎戌亥乾之位自午分六氣亥為純坤乾居坤位得非為雌乎此乾坤自然之理故東南巽陽氣所出天門開也西北乾陰氣所入天門闔也又自東辟至己己乃未也未為入門所以巽為地戶非特正未是也至於人用之亦然凡言能與不能化性而入道也蓋營魄為月坤主月也非鍊四象而

入中宮歟蓋道能生物雄則獨陽不生託乎陰陽以生為義故取其母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為法則陰陽以月為準一月之內自朔既晦乾坤互體而成其道月之初三日再生震震受庚符坤一變為震八日變丁坤再變成兌十五日變乾十六日轉巽乾之一變十六日出辛二十三日乾再變艮平明出丙三十日甲地表明三變坤沒乙至于晦陽德以虧會陽於艮資陰以養日月煉形陰陽相奪月得魄而生庚日得魂而告朔俱自艮始艮為門闔莊子曰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夫乾坤者畫卦則顯象不畫卦則象安在焉六陽為乾氣之變也六陰為坤時之行也乾復變坤乾何有也坤復變乾坤何存也不一其形且何定位一出入物自乘之故萬物出乎無有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六脫落知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智者自知也見者自見也自知者有所悟因知而發天光自見者有所明因心而探

妙本見無所見洞然通照非徒無法也而
法法無遺焉陰陽之變化日月之交合乾
坤之互用出入之有無了乎一心曲盡其
妙則可謂明白矣夫智以自知在內而不
在外也見以自見在己而不在人也若以
智為謀所謀在物非盜機也以明為見所
見在事非了知也常用其光而復歸其明
豈可昭昭然如揭日月雖自知自見亦不
可以知見自知也楞嚴曰知見立知即無
明本解脫知見即為真如聰明其可不誑
乎言辯其可不忘乎則知至人之心知之
而不言而言者不知矣後總言妙用用一
功用用在物生之畜之道者天地待是而後
生日月者萬物待是而後作陽唱於始易
曰首出庶物是也陰成於終無成有終是
也萬物由之以生以化故道為物之母生
之也德有成之理畜之也非道無以生非
德無以畜畜養也物在天地之中道乃涵
養之也又曰畜以聚之然一性之大道以
具矣非德成之性或虧矣此篇自載管魄

以至抱一專氣滌除愛民皆自有為而至
無為也何哉天地有自然還丹之道人法
金火修成自然之道故以無為終之又天
門開闔獨守其母不淳不動若無知者則
道盡於此矣魄營則生之成魄則畜之為
而至於不為知而自為不知則還金之道
生而不為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有無為功
焉夫無為則道之妙也二不居其功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此三句義重明
無知字也夫學道者初貴乎忘物次貴乎
無心所謂金丹之道與天同功雖存師法
而畢竟執天之行不可拂其自然之理也
然不可不知不可不為知其至要則反乎
無知始於有為終合無為金奪火也豈有
取之之心取猶不取也故生而不有為而
不恃者存乎陰陽之妙用也豈以其功有
所恃邪此道雖用之以陰陽而其運機也
陰陽不可測長而不宰言月之初及其圓
成也何加手焉楊雄曰聖人以不手焉聖
人宜與於斯乎三牋前言不有其德是謂

玄德是謂者牋前也總結一章之義讚嘆
其微也謂前文露天地還丹之旨乾坤愛
鍊之機不測其淵徒為世法豈知藥物備
具火候無差造化不能隱其微體用無以
出乎此陰符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乃玄
德也
邵若愚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心無定名
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
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
陰其名曰精又名曰性性向外也為視為
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情向內也收視反
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
曰心乃知心者載身之主無不經營本言
魄者為魄屬陰陰以靜為法制心為內靜
則精魄佳精魄佳則神魂佳精神魂魄混
融相合為一謂之抱一抱一雖能治二炁
於黃道會二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
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
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
微清靜始曰無為此名真心乃大道也如

專氣致柔者既言專氣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玄如玉有疵能有心執玄能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政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而無為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為雌乎心本淨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至礙不能虛靜能無知見乎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為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為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為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報此之謂也

王老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至人以體性抱神為入道之序以寂然至無為體道之用夫載管魄者以雌靜為體柔伏為用控適制御必待陽魂為之配魄則依形而能靜不能動者也魂則載形而能動不能

靜者也離合自然唯神是主亦猶車之有輪軸輻雖具何因自行當其無車之用方其用也是須臾不可得而離之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嘗試論之神不一之謂用精不一之謂兩由物而之於周兩何靈之有蓋以人之有生不明此道自喪已靈殆其將啓手足之際精華耗散魂魄悠揚魂必隨識而散於空魄則隨屍而沉於地舉皆不得其歸真之趣與夫靜曰復命之說不可同日而語施有吾曰精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莊子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三者既全所謂形精復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心志久寧天光自發學者所患乎有學道之心無學道之質有學道之質無學道之心爾畏所失者失其所以治心養性之本故老子設問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喜怒哀不形乎色好惡不入乎心諸境對忘不立一塵何疵之有身猶國也國猶身也未聞身治而國不治也國治而身不治者也始於有為終於無為外雖從於

有為之末內必保乎無為之本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大易以乾坤為門戶谷神以玄牝為門戶天地陰陽養舒啓閉出入開闔不失其時人之有身不失其為天地陰陽之用每順乎天未嘗違天每下於物未嘗先物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聰明智慧大丈夫之能事達則兼濟天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遷怒不二過盛德賢貌終日如愚孔門弟子顏淵一人而已黜聰明墮肢體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大白若辱明道若昧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若然則衆德妙行大備於我是將為造物者同功道生萬物其在我也生之畜之何難之有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私愛私利之心故生不有無自矜自伐之心故為不恃無小智小巧之心故長而不宰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孰得而稱之偉哉道足以利物德足以利人行足以利己而又能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宰所謂人貌而天天德深矣遠矣

廣矣大矣人侔於天而不謂之玄德而何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讀五

從遠大師常懷路玄妙觀能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朱文公言傳義經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黃茂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動也
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
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
者唯此為可以生無有二也專氣致柔能
如嬰兒乎能抱一矣久而自能忘形而專
養乎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
於形也能忘其形歸於嬰兒則無爭之之
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滌除玄覽能無
疵乎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
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愛民治
國能無為乎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
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
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
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
其身也民譬則其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
同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天門顯門也今嬰

兒腦顙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
天道故謂之天門雖與牝同明白四達能
無知乎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
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
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
凡六進而後至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
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
以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經凡兩言此
矣前者所言道也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
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程泰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總
萬之名也方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聰明
知慮欲形而未形管萬為一精粹無雜即
由道出一之初也道一而已本道而著諸
事其可名以德者則固異於道矣由所得
之德而分仁義禮智信以名之則原遠而
未益分向之著述而全者今遂列敵為五
而五之支裔又有不可勝數者焉故老子
薄之而為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義禮也夫其謂失者非亡逸之謂也去

本轉遠則命數愈多益與一戾也是以老子之所最貴有存乎妙微混同之初而伊尹自言其得則亦屬乎德善克協之地也稽合初終率皆準一以爲之則也列子之論多岐亡羊也曰惟反同歸一爲無得喪莊子曰德總乎道之所一曰總曰歸則皆從夫命復也故此之體道必以抱一爲首也人之神氣爲魂形體爲魄月之質不受日光者亦命之爲魄此之營魄即易之遊魂而對出者也遊者能輕揚出入而營魂之營則如營舍屯聚然有所拘制而不能自主其運動矣故形神之或升或降最爲一身機要也神能載形則趨向施爲惟我所運若神之不王反爲形體之所屈伸則衰矣今也以神爲車以形體爲物車行而物乘其上是其神已能載形矣人而能此則意之使形如車運物欲東而東欲西而西惟所欲之有聽無拒以之抱一殆不難矣特不知其於載形而抱一也能終不舍去以否焉耳故手之乎之者疑之也以疑

辭審諗末者使之循以自省也故莊子論衛生之經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正此意也凡此章皆爲望道已見而守之未堅者言之也若抱一而能不離致柔而能如嬰兒直與道一矣若使老子從此地冥言則疑辭當爲決辭矣凡此章下文設乎以示疑者其義皆類此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手列子之形容嬰孩也曰氣專致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言其生厚而未遷於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言其雖已交物而不忘其初也合二者而言故惟常德不離者爲能復歸於嬰兒也人之將有爲也氣實奉志而行焉其於致志如風之暢達寒暑也苟惟氣不他用專以致柔及其致之而至則和不傷物者復矣特不知其能及此否耳濂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者窈深不測之謂也玄札玄德玄同玄覽皆從窈深而形容其地也覽者以瞻視言之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是其見之窈深者也是見也人皆有之惟

其心源不清隨物而往則耳目之官且復蔽翳而何曉之能見也哉南榮越之問老子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老子略舉性情之本以警之越遂有寤於是退而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而復見老子老子嘉其能自灑濯也越之問者目力也而老子所告則性情也越能灑濯其性情則蔽翳自去得其本矣故夫濂除玄覽者非致力於目也究其何以致翳從而灑濯之則凡其可以見曉者還復其初矣復初而其覽玄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愛民治國必有具以行其意乃能有成則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既以有具而又戒其作爲者莊子固嘗明之矣曰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其在宥之說則黜聰明屏賞罰順性命之情而安之從容無爲而萬物不累焉有超乎紀綱法度之上者矣此其所謂無爲者也故夫務因循者則不能以有爲而求治甚力則常失諸多事故此之致戒猶曰孰能愛民治

國而不至於出意作爲也乎夫任理無作則後章之治大如烹鮮者是也是其所以得云無爲也天門開闔能無離乎莊子嘗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則是天之天門也又嘗論道之不可言傳者而曰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則又以人心爲天門也天之天門既爲生化出入之地故人之天門亦其天機出入之所也造物者之翕張陰陽迭運生化也是爲能制天門之出入者也人之涉世能謹存亡於操舍審當否而迎拒則一身之天門亦能制其開闔矣存養至此固已蓋天下而出其表尚能當可而動不爲物先豈不益善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則無所蔽障白則不至黜闇四達者無門無旁四皆通徹也所謂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是明白而能四達者也人之能及乎此也患在銳於用智無事則太察遇事則太鑿也若有得乎道則不然矣未嘗有

見也而見因物生著龜之智水鏡之明皆其則也苟其持養未及乎此則聰明庸智而愚以守之或能不暴其有也乎生之畜之本無而矜有故得云生知道生一一生二者是也因其已生而堅凝之則爲畜如以畜其德者是也凡此章所指自抱一致柔已下皆其執德而求復乎道者也一柔元達之求以德言也無離無疵之是冀則求復乎道也載專滌除之類所以致其德也能致則能生矣一柔元達於我乎居則其能畜者也孝悌之生仁可欲之生信也皆其所謂生也仁既生矣而有以樂之使不去善既信矣有以充之而至實則生而又畜之謂也生而不有本無也而我爲生之顧不肯攬爲己有此體道者之高致也前之生畜以成德也此之不有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不居其成者也爲而不恃莊子所謂當而不自得故不恃也長而不宰高出其上而賤運之不明施其宰制之方也若真付之不宰則孰幹其柄是謂玄德

前之八乎而八疑者慮其未能有及也苟皆確乎能之則其德備矣備此八德而又將之以不有不恃不宰則其爲德勃然幽深矣故揆諸衆德而此獨爲玄也德者道之著乎事者也非與道異也謂失道而後德者惡其迹之著耳若上德不德則其迹藏而深矣故凡言玄德者其名固不離德而其深與道等矣莊子設爲孫扁問答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俗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何暇乎天之怨哉於是從其揭日月者對觀而反求之則玄德之地可想矣論後章之言道生德畜也又極諸不有不恃不宰者正此章之復出而詳盡者也而有異焉此章追德之在人者也後章則夫人文具也於是老氏之言有及乎天地聖人者或時不加別異槩而言之以示天人無二致也此又其一書之通例也不可謂言天則專於天言人則專

於人也

朱紫陽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類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葵同而為晶明老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

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魂于東其邇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邇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弄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

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魄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三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楊子者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執解魂為光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腦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望則魂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然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

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
唐秋國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能爲章謂人能有取於無知無雖乃能終始相忘於無事也廣推愛惠以安民治國者吾能使之不知其所自來天玄也雖札也天門開闔而能使之不爲雖札隨聲以相應和此心已各明白四達而能使之泯其知識終始相安是能無爲而無不能爲矣

張冲應曰載管魄抱一至是謂玄德魂屬於肝魄屬於肺魂以天之炁而爲魂魄以地之精而爲魄人有此身包載其魂以管守其魄也有能抱天地純一之精炁交感相生不相乖離則專氣致柔而精化爲炁陰消陽長而魄寧魂清寂然其中神如嬰

孩塵垢除滌無所操雜耳聰目明所覽玄矣安有疵病其身哉推而用之以之治國則屬我之精生民之炁而愛民治國自有不可知之妙反而行之天門開闔則百竅不塞而雖魄化爲雄炁雖魄不可得而亂地戶潛通則不言而化行明白四達而道滿天下人有不可得而知故曰生之畜之謂之真炁既生則加畜養之又曰生而不有謂炁生矣不可有虧耗之失又曰爲而不恃謂精化爲炁不可恃其已化而起彫害之心又曰長而不宰謂之生而必養之養之而又加愛護之母容宰割其炁以害其生則其玄我得之矣是謂玄德

張靈應曰人有此身得天之一而有此元炁得地之一而有此元精于時而一陽初動午時而一陰初生把握得此精不失炁不損這我神如何得而不寧也藏精養炁工夫只在子午一升一降時抱負得穩却從漸而入自然日積成功

白玉蟾曰載管魄安心抱一（一）能無離乎

○
甚處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絕點能如嬰兒手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怡神養氣能無知乎無念無爲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疵乎一而不二明白四達一理燭物永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有同太虛爲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廖粹然曰載管魄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抱一靜心能無離乎道不可須臾離專氣致柔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能如嬰兒乎返歸童蒙無欲無爲滌除玄覽不見不聞內外清虛能無疵乎故無病患愛民治國人主以道愛天下吾亦愛神而守神能無爲乎故不妄作天門開闔頂門辟破陽神出入能無離乎陰鬼自消決無魔障明白四達神光烜赫統躬八方能無知乎自然而然不得而知生之畜之道自生我德亦成我生而不有返本歸根忘形忘我爲而不恃

施恩於我不望我報長而不宰長我成我故無害我是謂玄德所謂有道德自成矣陳碧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敘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曰載來也營魄也又謂營護陽氣也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遊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靜感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秉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猶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夫人欲要抱一之術當能心無散離乎若無散離者即是秉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

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眾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能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淵覽心照也疵瑕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已躬無有疵瑕之病乎若能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若

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闔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胷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闔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口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怡然自在

無為也今解曰能為雖乎者言天門開闔
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離靜謙下故陰
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
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
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
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
道今解曰能無知乎者欲得智慧明白四
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當能常守無知
乎若能無知者即是智慧明白四達之原
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
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
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
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聖人豈有乎哉羣
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
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
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
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也
謝圖南曰載營魄至無離乎非曰哉生魄
指月十六日也月自既望之後魄生則明

死陰初長也人之一身魂為陽而魄為陰
當陰生之時魄方營營求進而能守一不
離則不為陰所勝矣一者天之玄也陽也
施之國家則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同一道
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石公曰柔能
勝剛弱能勝強養身之道以柔為本其氣
不專則強暴之陽得以間之當如嬰兒之
未孩柔之至也人之多慾必為強陽所使
不可不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經曰聖
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玄覽之謂也垂
旒蔽目不欲目與物交蓋外交乎物則內
心從之修身之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
除其外則棲乎吾前皆玄微矣無疵者人
欲不得以間天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修身所以為治國乎天下之本內心清明
不為嗜慾所奪則以之愛民以之治國可
以為無為事無事矣堯之非心舜之恭已
皆此道也天門開闔能無離乎經曰塞其
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天門指在上乾宮也
離陰也天門開闔貴有常度而陰邪之氣

不得以間之則吾身理矣施之國家則闔
四門而小人勿用者是也明白四達能無
知乎視非以目而以道則明可四達疏通
無蔽而物來能名也私欲間之近在目睫
且不及見而況於遠乎能無知者不求知
也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此
豈可以有知知之乎關尹子曰一情冥為
聖人生之畜之至玄德人偽既銷天理自
長施之吾身則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自
知者也施之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生育
長養之內而未嘗以功自居此所以為玄
德玄天也宰主也蓋嘗論之陽之有陰陰
之有陽不能免也而聖人常欲進陽而退
陰豈非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乎陰在吾身
則足為吾身之累小人在國家則足以為
國家之害治身治國無二道也是故無思
無為而不失赤子之心不識不知而盡屏
外邪之氣則一身可以優游矣推之天下
國家復何為哉茫然天運窈爾神化蓋有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非玄德乎舜之

天德出寧文王之順天理物其謂是乎
林慮齋曰載管魄至是謂古德管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管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管則為眾人管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手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穩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

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從說橫說不過此理
范應元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管魄魂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管身之謂魂靜以鎮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管魄魂魄也魂屬陽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之一項刻無離人能之手專氣致柔至能無疵乎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手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

如王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手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謂抱一專氣滌除等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為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手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為出應已為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知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為雌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為雌謂吾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為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亦和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虛也

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爲之人能之乎蓋此心無爲而無不爲也無爲是本無不爲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萬歸一而無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畜養本也蓋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爲己有爲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爲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

薛庸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玄玄先生曰運載魂魄抱守真一能不相離乎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之交通也然後運載日月之精華呼吸天地之根蒂子母相守猶魚在水此長生久視之道也王褒謂聚精會神得非有所知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養氣而致骨弱筋柔能如嬰兒乎除除玄覽

能無疵乎能玄覽萬物之化而不能無瑕疵者猶有玄覽在焉耳若能滌除玄覽則無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心君也身國也精氣民也君能無爲而治則國以富而民以安其或有爲非徒無益而返害也

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天門開闔元神所以出入也若靜而有其靜則神其室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神室廓然無一物則明白四達矣或有所知其能明白乎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生畜萬物不恃賴其功成長萬物不宰割而用使萬物莫知所謝豈非玄遠之德邪老子之道長於治身除清靜無爲之餘清深隱奧莫之能測者其惟名神載營魄乎古今解義各不相師論理性者譏其小工修鍊者失之粗疎不知此聖人之機要也文人不能騁其辭談士不能利其辯會當耳授心聽志勵力行然後可與釋其義爾

休休庵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人之靈明宇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魂神氣曰魄前

因妄爲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寂機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無失乎專一真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任無爲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情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闔能爲離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闔者放收也離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或柔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妙玄通廓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凡然如無所知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爲造化之主而不恃其尊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

緒伯秀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爲首載宇諸解難通蓋以前三字爲句抱一屬下文與後語下類所以費辭牽合當深考其義得之郭忠恕佩解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

字為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眾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千載之惑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之道哉句末字加次章之首傳錄又訛為載耳五十三章末非道也哉句法可證今按玄宗是作載以載初解此九章又以運載解不音離章作載不知靜忘起集中所出合以補其引用定觀經云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反歸其根日消月損葉去樹枯矣聖人教使魂魄皆抱于一者道之所生為數之始為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遠專守其氣使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為喜怒所動守氣不專則強陽得以間之過觸而發暴逆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然一團和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息法出於此多流入旁門罕得其正道本乎夷恬淡不離日用虛心無為道自居之

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寥廓之表愈求愈跡漸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乎古本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其用聖人容弘此道必以雌靜為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為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為猶云無所為恐聰明妨道故教今無為已上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為心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專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牛妙傳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者再也營者生也營者生也魄者月也抱一者月之始生也夫魄消謂之月盡魄載營謂之月一蓋月之初生始有一點之明月能抱之漸而增長以至於圓滿著明也由是觀之月尚不能離乎一點之明而常抱之而況於他

乎此喜言從微方成著從一方到萬夫一者道也凡天下事物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曰生曰死在夫能抱一與不能抱一之間耳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蓋人生天地間呼吸往來而為命者不過氣而已矣夫所謂嬰兒者天理純全人欲未萌及其既長感物而動人欲漸起以失其固有之良心遂致好惡無節於內聲色知誘於外由是衰相自見也人能一其志無暴其氣則其體和而柔輕而使其猶嬰而處于也列子曰嬰孩也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此之謂也條除玄覽能無疵乎條者洗洗滌除者掃除玄者道也覽者觀也疵者瑕疵謂過失也言為人之道常洗滌身心掃除外慮覽觀近妙使為窮理盡性之人於天地之間可以無大過矣安有瑕疵之稱哉庸常論天心其猶鏡也不滌除不明道猶影也不觀覽不見是以道學君子常

加存養省察之功使無少有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為嗜欲所昏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淪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則鑑明塵淨心照道明此則下四除玄覽之說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故治國者必先於愛民愛民之道在乎無為也無為者不撓也如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於中出於是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自是之後海內昇平人民衣食有餘外戶不閉行旅野宿此非愛民治國無為不撓之說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口也蓋口為一身之門戶人頭圓象天故以口為天門也開闔者謂呼吸也雌者雌雄也夫開闔呼吸雌雄謂陰陽也陰陽者動靜也易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是之謂道能繼之者善也此蓋言人孰能有呼

而無吸耶有靜而無動耶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也真定經云夫動二以為陰靜一以為陽陽一則有變陰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此論陰陽不偏枯動靜等對故云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下五明者聰察也白者明敏也達謂通也夫聰察明敏之人其能四通而八達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其孰謂之無知乎夫知者謂能察四方咨四岳知四民也非明白四達之君不能知之矣如堯之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夫君天下者以四方之耳為耳而不私其耳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四方之目為目而不私其目則天下之明皆我之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其孰謂之無知乎此明白四達之義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生者謂生成也畜者謂長養也不有者謂不自有其功也且如天地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為天下之功如聖人也聖人仁育天

下而天下未嘗以為聖人之惠非天地無功聖人無惠也蓋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知其功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於此見天地聖人之大矣向使天地聖人自矜以為功則非所謂生而不有也經曰天地不仁又曰聖人不仁此皆生而不有之說也為而不恃至是謂玄德夫聖人者為人之尊然其未嘗矜以自恃蓋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不牽手卑辭之語不聳乎眾多之口故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然聖人未嘗自尊而未嘗不遵聖人之德愈大愈小愈高愈下愈明愈晦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故云玄德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非斯之謂乎楊智仁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魄者魂魄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驚悸傷魄安靖則壽命延長人身如船筏屋宇能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使之歸一不可須臾離也出為行布為德專而無二之謂也使一燕柔而抱純素而守之其性如赤子之慕慈

母若嬰兒之未孩，滌除心垢不染一塵，善惡俱泯，心意雙亡，藏其器而待其時。愛民治國，喻一身也。治身者愛身，即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其人之自性。輝輝明明，純清絕點，內則明微，外則如懸天者，本性也。門者收放之謂也。明白四達者，天之明無非日月輝光人之明一性湛然，雖然，德應亦有無知暗昧者。易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生畜之說。生陰陽而畜至精，向無中生有為而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妙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

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魄為一，離而言之則管魄為二。抱者合也，人能常合而一之，則真精不散，不然則一者離矣。故老子痛下鉗椎而曰：能無離乎？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其氣靜而專，又能柔順以致之，謂無暴其氣也。是能合而一之矣。滌除邪妄，觀覽玄冥，豈無瑕疵之可指？治國愛民，必如文帝躬修玄默，是蓋傳黃老之清靜外，此則皆有作為之勞。天門開闔，乃精氣出入之關，純陽用事，雖陰也能無離乎？若慮陰氣以乘之耳。明白四達，固無所不通矣，不在乎察察以為知也。毓之養之生機流動，而不有其功，事卒能應而不恃，其長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無宰制羣動之勞，是謂之玄妙之德。此章是修心養性工夫中有治國愛民之方。老子勉時君以無為自然之治，故發為能無爭之語。皆警省之言也。三代而下，惟文帝知之，說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

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則為春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皆闔。四時之例如此，或是一說，今並存之。

胥六虛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形備載魂魄，猶車之載物。經曰：管魄不曰魂，魄者蓋魂主動動者能管運一切，故曰管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管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抱一，能無離乎？者非別有箇一可抱使之不離也。言其魂魄二義，不一者魂則變遷無定，魄則固凝不化，故教之抱持為一。則魂魄無偏開之失。若然者，其動也一其靜也一，無所往而非一。何離之有哉？寧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夫精專氣浩，極致柔和，如嬰兒乎？者嬰兒終日不知不識，渾全樸全，氣專志一，骨弱筋柔而握固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謂洗滌其嗜慾之心，除謂去其好惡之情。玄天也，覽照也，嗜好既亡，天光自發，照覽真源，能使無一點之疵，則善矣。疵病也，如或去之有一點不

淨乃世生生沉迷之病根矣已上三節語進志於道者之要已次論國君愛民治國之道也愛民治國能無乎愛民治國事分二義一以無為言者蓋愛民以無為則民安治國以無為則國寧夫無為者非拱默端坐也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愛博因國之當治而治之其治大此能無為也通玄經曰夫無為者不先物為也又曰因即大作即細如欲以小惠為愛民以嚴峻刑法為治國其細也夫天門開闔能無雌手天門者天下之大本吉凶治亂之所從出造化自然之門戶也夫道有通塞時有否泰此造化自然之理猶門戶之開闔不可得而度也知者居雌靜以俟之則無不善否則作雄作偶多見其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聰明博識無所不通明白四達也能輟晦其知而委賢受能端拱垂裳國治而心不勞壽長而天下泰生之育之至長而不害人君牧民任其自生自養安於無事故曰生之育之也雖寬之宥

之由其生養亦不以為有其恩上下相忘民受其賜故曰生而不有凡所施為無非澤利天下及其功成事遂不以為己有故曰為而不恃君者兆民之長也居民之長而宰制之令不施民知有其君而已矣優哉游哉故曰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天也君脩若此是之謂與天同德也
○
紫元子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謹載之常防覆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不從眼漏則慧志固愛民治國能無為主宰不為形體役則筋骨強天門開闔能無雌闔闔無間斷則不離母明白四達能無知精氣不為聰漏則心識淵生之育之善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蘇敬靜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此章老子本意只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着意却以載營魄抱一為題營舍也魄氣

也魂神也載猶車之載物營猶舍之居人魄雖為魂之營舍然魂所欲行則魄無不從猶載之以車而行也此為魂魄合一魂魄二者當合而為一不當離而為二離而為二則有魂無魄有魄無魂人非其人而死矣老子遂設譬言魂魄抱一五事嬰兒純一柔善其氣專其柔致致極也故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純固也滌除垢覽觀玄冥則多索疵求若滌除玄覽而不索疵求則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心也愛民治國而能以無為而為則清靜自然自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清淨也天門開闔天理所從出也雌雄交感陰陽相配有其理而無其心則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欲也明白四達而能若無知無識則藏明於晦自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藏明也大抵純固無心清淨無欲藏明則魂魄二者自能抱一魂魄抱一為生生之源天道以生養萬物為心而尤以人為心生之育之者天道也而魂魄相離則不能生老氏以

五事教人而天地生物之仁爲無窮然天道生而不有何嘗自有其生之功爲而不恃何嘗自恃其爲之功雖爲萬物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妙之德以魂魄抱一爲生生之本而以不有不恃不宰爲無容心生養之恩天與聖人一而已矣本一庵居士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魄之義先儒辯之詳矣愚按記禮祭義孔子曰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耳目之精明爲魄此語最爲簡切朱氏謂營與榮同爲精明光炯之意是營魄者形體之神靈也夫人形生神發耳目鼻口之精明皆本於一性釋氏所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者是也惟其爲物所引流蕩忘返是以形弊於外識亂於內忽焉而死魂升魄降不可復合欲其死而不忘難矣故知道者收視返聽迴光返照以復一性之源載者安住而不馳之謂抱者保合而不失之謂一則性也釋氏所謂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明不循根寄根明發者是也寄根明發載營

魄也返流全一抱一不離也此復性踐形之要道非真修鍊形神長生久視而已專不雜也致至也嬰兒無知思之誘以動其氣故其氣也專無物我之競以傷其柔故其柔也至人之持氣尚柔者能勉於斲而不能常必如嬰兒然後爲至也此二者皆反之於有生之初惟滌除玄覽乃神聖之極功蓋滌除塵垢固具見所自出外物有一塵之不盡則明府有一毫之未了惟滌除之至使吾心目朗然則洞視萬物淨者因淨穢者亦淨無所揀擇不見瑕玼是爲至也治身既至於是推而治世應物愛民治國其常也天門開闢其變也易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是也爲雖者和而不倡後而不先之義其處常也無有爲之迹其臨變也無先物之心蓋無將無迎安乎自然而已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則所謂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也生之畜之者德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德之而無德之心乃德之玄也老子此章 身治國之

道備矣拾遺陸曰載由天也發語之端也石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古註以爲魂蓋魂即月之明也魄即月之魄也月受日光以爲明魄必載魂則生而不死抱一者魄與魂合爲一未嘗離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人賦形氣以生陽氣既盛不能自制未免流蕩而失其真惟能專守其氣而使之柔如嬰兒之雖蟄而未嘗知牝牡之合則善矣即下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意除除玄覽能無疵古說謂心覽於萬事易於感物而動故必滌除外欲而無一毫疵病可也愛民治國能無爲古注謂治身者受氣則身全治民者愛民則國安全此兩意能無爲者以治身言則上章用之不勤也以治民言則所謂無爲而治也但何上公本作無知却與下段同意當以無爲爲是天門開闢能無離程泰之謂莊子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爲天門雖者安靜柔弱能爲雖者言陰陽闔闢雖有

生物之功而未嘗自以爲能生物也即生而不有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明白四達而能無知蓋此心雖無所不知而未嘗求其知所謂不思而得不慮而知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上文載營魄專氣致柔除玄覽專以治身言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則兼以及物言此乃總下三句而言生之畜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即百姓不知帝力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讀六

嚴遵師常傳老子以觀復觀事劉中永編集
南朝奉天大府寺簿兼振案院編修子易東校正

三十輻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用章道實
華作隱顯玄彰義章也

唐明皇疏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爲大易之輻輳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爲喻存利用之結成爾

杜光庭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爲用也車以運載器以盛受室以居止心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爲大易之蘊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蘊積之根源與易爲川府與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輳廂爲車之質輳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

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張沖應曰無者虛也然非虛則不能運用而化爲神故曰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衆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衆弱共使強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去行轡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埏埴以爲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爲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鑿戶牖以爲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爲利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

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爲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王輔嗣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數所以能繞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繞衆也埴埴以爲器至無之以爲用木埴埴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爲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爲利皆賴無以爲用也

唐明皇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此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道車共一轂因言

少總衆夫輻輳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輳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輻輳之有皆爲棄物矣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動植衆類磅礴羣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也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輻輳有實車中空無

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輳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輻輳之數皆爲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靈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爲瓦缶之器也疏埴和也埴黏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黏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鑿戶牖至有室之用古者陶穴以爲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疏鑿穿也門傍窻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官之之室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體利無以無爲利無體用有以有爲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靈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

實無故有以無爲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爲用也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杜光庭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數總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輻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湊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湊而成於人既爲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羣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羽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恍惚中有象即

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譟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渾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轅廟之有成車中之空無也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轅廟爲車之用乾坤爲易之蘊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爲喻以喻妙道故云蘊喻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爲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乾土曰陶者尚書之詞

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鑿戶牖至有室之用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室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室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子上古之人夏栖木上冬拾橡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戾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空不蹊路蹊蹊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爲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鬭爭也此謂室

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爲宮通衆所居爲家室屋宇室室等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爲內外分爲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有入室者則堂爲通稱室在堂內復爲分別矣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不能生成道非物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爲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爲器畫卦觀象制以文字制木爲舂制木爲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制爲宮室結爲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爲兵揭竿爲旗斷木爲耜耒爲耒一事以上以

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爾皆易
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
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
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
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
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
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
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
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
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
爾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
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
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
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其端默
為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
賞罰之利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
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
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
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宋道君曰三十輻至有室之用有無一致

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
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
在運器之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
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
至人用心每解乎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能具貌象聲
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
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
有必歸無本挽而水潤火燁而金堅土均
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之以為利
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
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
觀其迹故有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
此三者推而明之
王介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
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不假乎人之
力而萬物之所生也末者泯乎形器故待
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
而萬物以生則是人可以不無言也無為也

至平有待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
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之聖人
之在上而萬物為已任者必四術焉禮樂
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
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尸
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
然以為泯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
也故大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
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也夫道之自然者
又何預乎惟其泯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
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
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故在於車之
無用然工之斲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
於自然人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
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
成者蓋轂輻具則亦必為用矣如其知無
之為用而不治轂輻固已疎矣今知無之
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
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
無之所以為天下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

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爲用也則近於愚矣

蘇頌演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竭智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

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

所用也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東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有有之以爲用

無無之以爲利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爲用而無有之以爲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爲無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爲有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農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爲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爲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王元澤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無有爲用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

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大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因爲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

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真妙有也

劉仲平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聖人之於天下也亦然觀其所有之利然後可以知其所無之用

劉巨濟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轂利轉輻直指相與爲輪者也三十輻以象月埏和也埏埴也陶人和土埴器而後

大之車器室皆有爲利者也而車之利有無室之利有大惟器之利有雖寡且少

然而非假有則不成蓋凡利有者無多寡無小大無不出於有故也三十輻共一轂特爲輪而已其利多如此而蓋軫輶尚不在焉故周官曰一器而二聚者車爲多古

者穴土爲居鑿戶以出入鑿牖以通爲君臣父子宗廟朝廷寢處之制皆以隱於成則利有亦大矣故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棟宇蓋取諸大壯器則瓦甒甒之類是也

而又其間寡有所尚數有所滋圓有規方有矩曲有鈎直有繩莫非利有也而其用則主空無而已老氏歷陳是言者以明無雖假有以彰其用不可去無以獨利故有之體壞而無之性存利用之爲言合則一

離則二蓋用有利有不利而以利用爲善此合則一也車之利在輪器之利在埏埴室之用在戶牖而其用皆在於空無此離則二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無之爲用於斯見矣

前章言玄德而玄德相於無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

劉驥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爲之形體以身爲爐三官爲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罷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聖人假有爲之體鍊無爲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真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

趙賓菴曰初示無用爲用祖三。一申乾坤往復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道以虛而爲用未見用之功因實而方顯物以實而爲體未見虛之利取虛以爲容一體一用互相發明一有一無方能顯著大率無用之用道理昭然無功之功道妙莫測乃知實不爲用虛則理通假三物以露機試二端而窺測一者丹雘月法進退三十日而利復自然矣一爲轂一雖有而不用三十爲輻一月之數咸周此則以虛運有非轂則輻無所安猶之以道御時非日則月不生體陰虛待實借晦朔以成明陽實虛養蟄蛰而孕魄此修丹者取乾坤往復明有無之利然爾故道本無象而丹生自然引轂輻彰五六之宗陳有無爲利用之本是知道者虛而應萬物之用實則礙而不通故明無之以爲利有之以爲用輻與轂車之成體也輻之用在轂虛以運物若使轂實輻輓安焉又云車上屋也當其無者謂轂之虛處也以輻實空車斯用矣至于運載不已則車之利始存焉是以有者爲利無者爲用二指以擬埴埴

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埴埴者埴和土埴黏土爲器也今飛盞之類是也取其虛中以爲用可用則器之利也天地以虛無而生萬物大道以虛無而函天地人以虛心而應萬有埴埴以虛中而受諸物則知埴埴爲有之利虛中爲無之用前舉轂輻之義已明再申埴埴而曉蓋有無體用全道之功其義淵微未易通矣此實性與天道者也故又舉之以次戶牖三指以戶牖鑿戶牖以爲室堂其無有室之用障所以礙明虛故能容物凡以取其虛中爲用也半門爲戶交木爲牖戶以開閉爲功牖以實明爲用戶牖不鑿室堂矣存去礙者以爲虛室取虛處以爲起居故戶牖爲利室爲用蓋戶牖有可室之用因之然後能成然非止此三者取虛爲用物物亦然谷以虛故應簞簞以虛故聲器皿以虛故容舟船以空故載太上指此三者餘可例之後明有無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以器顯道通即明於器中以無爲用用

即非於實處然器不可毀毀器則用不可明託物顯言非物則言無所寄是以車虛成運載之功取乾健能生萬物者如之埏埴有虛中之用取坤虛而受萬物者如之戶牖有堂室之用比心虛而供萬事之求者如之則知無自有成道因器顯孰謂虛無無用不知終日之用止謂形迹為真不知形迹之用為蔽莊子曰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利用雙明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虛實通照然後知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

○ 邵若愚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為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古之三十輻共一轂為輪藉輪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為車之用也埏埴埴以為器藉器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為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為居鑿戶而出入為牖以視外然後君臣

父子宗廟寢筵之制以為室藉室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居處乃知無者為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為利便無之以為妙用是以藉幻身為利以無心之心為用使學人體無理有無而道之利用

○ 王志然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夫人之有生寓形宇內日用之急務有身之所欲斷不可無者有三曰車馬曰器具曰室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利用利用稍不得其所安反為有身之大患也決矣人不能知之者必先揣己之合宜然後從事之可否且車之為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盡各有分天子之車必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卿大夫曰百乘而庶人不過疋馬單車而已少則不為不多多則必出乎僭更加飭之雕鞍綉勒而不謂之詭譎亂常而何所以古人尚其質樸乘騎步趨亦必有禮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是也或秣馬脂車似亦嫌其過分馳騁失吾聖人執古御今純素之道

○ 至有出為畋獵攜輪折軸終馬不及之繆豈其宜哉若夫埏埴者則乾坯黏土陶器之屬是已古人適得則用用已弃之初無愛吝終無厭弃之私民用飲食亦足自樂豈知器具所以美惡如何哉近古以降所尚特異貴富逸豫世無與匹猶勝不貴難得之貨以資口體之適曾莫之知至有自盈傾覆之禍無他焉所失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戒之失漸矣經曰鑿戶牖以為室以此則上古巢居穴處之謂初避寒暑庇風雨而已而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民則安其居樂其俗天下大治禹五霸與古相去幾何則其雕梁峻宇棟宇橈雲猶狹其所居耻其未盛土木之功藉要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之虛恬不自覺良由不能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不觀其後之過歟於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之與無虛實相假虛則莫觀其跡跡則因有而有之以無為論豈知夫跡之所以跡哉故

老子推此三者以明有無利用之極致車則善載器則善盛室則善藏設為形器無非有也失之於無則不能為用失之於有則不能為利所以無之與有利之與用雖古大聖人亦取法焉學者不可自蔽者也程泰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運載者車之功用也輻輳皆具然後可以運載則車無輻輳其功用遂無託以自見也然而審求其理則夫碾地發軔者常在體質皆無之外則是車之功用常屬乎無而不屬乎有矣器之可盛也室之可居也。用不著乎有而皆出於無其理一也故老子借而言之以見無之可貴蓋如此也是故造車者必先營致輻輳以為之資而期其功用在輻輳皆無之地也其曰有之者求以致之也其曰無之者則求以去之也此意蓋喻道學益損而寄其理於體質虛實之間而已也論世之疑老者為其徒手無具決不可以治也不知老氏之無蓋欲起乎有以用有而非表裏初終一皆空空

也詳在臨川王氏之語曰治車者知治其輻輳而未嘗及無也然輻輳具而無必為用矣如其廢輻輳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求其無之為用則亦近乎愚矣此誤認老意也老氏之論欲致禮法以為利而超權法以致用其謂有之無之猶曰益之損之也益之者求以致其所未有也損之者求以化其所已有也此其推車理而致之人事者也方其求有此有即是積信善以充諸已而使之實且大者是也及其求無此有即是取其充實者而損之期其迹泯而用存也有之無之云者夫人致力之地也而王氏之論遂即有無而命其成則是老子不知無輪之車不可推挽也蓋老語離隱難曉雖王氏最嗜其書而猶不免徇言失意也詳在西晉之禍正出此耳彼信老氏無語而蕩蔑禮法以自附於絕仁棄義之域聞老氏之貴無為也遂欲不設輻輳而冀車之自行也抑不知矯語之中常存正道無為之中更有無不為者在焉特將

出輻輳以用其無而未嘗舍輻輳而不資其有也老教之效於治也自漢始也曹參之相孝思文帝之紹高帝以清靜而致寧一以元默而致醇厚則雖未能化有為無而亦可謂能超形器以集虛者矣而其清靜元默又非付天下於不為也高帝之創垂在焉蕭何之制作在焉則輻輳之所從具者固已有素故曹參文帝得資其利以為己用欲靜則可靜欲默則可默也若元無高帝之法蕭何之規而一切付之不肩則西晉已黃茂材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有有中

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輳以為車埏埴以為器戶牖以為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詹秋園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無用章無用中有實用存也凡造車以三十輻而循環共湊於一轂雖當古初無車之始固已有車載之用為不可廢凡埴埴坏陶以為器雖當無器之始亦固已有器皿之用為不可闕又鑿門戶窓牖以為室亦當無室之初已有室處之用尤不可無庇覆以安居此三者利用土木之工各有實用存焉自無而有無非因利而利無之以為用也

張冲應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五行水木火土金也天地始分水為之先人始成形水為之本水主腎為命元其地數六而生木木主肝為魂其地數八而生火火主心為神室其地數二而生土土主脾為意其地數十而生金金主肺為魄其地數四而復生水五行在地相生之數凡三十此身之炁因之以運行而不悖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謂人生而圓形於地五行法地數之三十而運行則六炁流通

猶輪輻三十之數以為一轂之運也或者又謂五行相生六炁相和五六為三十之數其炁自為之運皆一說也然數貴運行非虛其中則不可運矣五行三十之數非虛以相生則六炁何從而流轉數以虛運則車以轂運能載而為用炁以虛運則身以炁運能養而為用故無中生有而有得以為用也若夫土之為器非埴和其水木大金以虛成之則不能以盛其物鑿戶牖以為器非空虛其門庭則不能容其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當其有者各當其自然者也車能載物器能盛物室能容人此有之以為利也有之以為利又自夫虛無運用之所致也車器之與室其無中之用如是而況人稟五行運此六炁化為神者乎此章乃老子指墜地之象以發明之也

張靈應曰人身上精為輻炁為轂炁出於無推動精輻精結為有相隨運轉炁一升精便降精一升炁便流轉相養不曾停住這炁却不可自虧分毫精亦不可自耗分毫只要有無相用悟此輻轂之用這長生又何難之有蓋精屬陰法地數三十為三十輻炁屬陽法天數二十五為一轂輻不得轂如何轉精不得炁如何運其用如此白玉蟾曰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有月小亦成一月埴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惡同性志內逐外故有之以為利得其父母之身為用無之以為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內無外

廖糾然曰三十輻此如日月合璧一月一周天共一轂比身中元炁亦月一周天當其無以一貫之有車之用可為吾之衆與埴埴以為器以黃庭陶庵鑄魄以水火鍊而成質當其無以道御之有器之用可為

我之大器鑿戶牖以為室開路為後門使於水火開窓於尺宅以通神明當其無以比之用有室之用可為我之神舍故有之以為利太上言之其詳無之以為用毋勞重下注脚八字打開兩手分付

陳碧虛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輻地運轉無窮是故古車以象月也既而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嚴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遠遼男女負載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使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斕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

貴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感受諸物之用也嚴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熱不別乾漬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熱酸鹹而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剝胎殺殺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於手模散為器一至於斯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窓謂之牖門戶窓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嚴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蟲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窓假望堅固開闢

聞疾利蜂蠹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開守險築城為國士卒疲僂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耳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者而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者而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內外資塞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夫形而上者曰道謂道之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若無其有則道之功何由而彰矣形而下者曰器謂器之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若亡其無則器之用何由而成矣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且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而有能利物也利物在

乎有而致用在乎無夫無有虛靜之謂也
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也虛靜則
至無也妙有之為利而利在乎存生也至
無之為用而用在乎致神也且存生致神
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故曰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謝圖南曰三十輻至之用車之轉也以較
三十輻共一轂以象三十日為月之數也
物之實者以虛而運輻輳於轂較轉於虛
故當其有者不足以見車之用而無乃有
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之用埏陶也埴
土也陶土以為器有用之物也而器之受
物在於中虛故當其有者未足以見器之
用而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戶牖至之用室
人之所居也戶牖人之出入也室以中虛
故可居戶以中虛故可由當其有未足以
見室之用而無乃所以為室之用也故有
之至為用非輻不可以為車非埴不可以
為器非戶牖不可以為室故有之者所以
為天下之利而無之者所以為天下之用

實以虛而容有以無而運故也蓋嘗論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形
於有道隱於無故有不能以運有而無者
所以為有之用惟人亦然四肢之運車之
義也胃臆之設室之象也有物有則非器
之謂乎而靈臺中虛所以包容於內運動
於外而應不窮之用者此也否則塊然一
物何益哉

林慮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較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較惟虛
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圓
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
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
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
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處乃
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埏
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埏和黏土以為器
也半門曰戶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
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
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
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
明吾心虛通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故凡有形之以為利者皆無形之
以為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
之身有形也其中有無形者之以為用也
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

薛庸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此三者有無相資以為用也
褚伯秀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
較輻為車虛中以載物埏埴為器虛中以
貯物鑿戶牖為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
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為故有成毀無者
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
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目

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為皆有使之者則無之為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奇逝而土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室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皆精於立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強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丹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為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

車較轉輸之用始自黃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以負重致遠後世奢侈飾以金玉丹朱其較太上見風俗漸侈淳樸散矣乃作而嘆曰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者和也埴者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夫器者器器也古人以乾坤為器器也以道言之則當其既泯獨立之時元無乾坤安有器器之說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之世人在道中性質質朴飲用瓢食用手後世聖人範金合土以為器用三代以來朴散淳漓乎尚奢侈飲食器皿琢以犀玉製以金銀刻鏤雕璣崇尚稀詫太上憫其世降乃歎之曰當其無有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者開鑿戶牖謂窓櫺室乃居室也古人以天地為神室以日月為戶牖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太極未判之前元無天地日月也乃道也以居室而言之則上古之時未有官室夏則居橧巢冬則居營窟後世聖人易之以官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中古以來世漸澆漓俗好侈靡宮殿盤鬱樓觀飛鸞縱情任意極侈窮奢太上憫其世衰故太息曰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有者謂有日月運轉以來往寒暑有乾坤鼎器以陶鑄萬物有天下神室以覆載羣倫有車較荷負以便其轉輸有器皿什物以便夫飲食有居室戶牖以易其巢居此皆聖人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云有之以為利也無之以為用者謂當其天地萬物皆無惟道虛無而已蓋以虛無為用故云無之以為用也休休菴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悟達大道謂之得體又須得用得體不得用謂之死物得用不得體謂之弄業識道德體用全謂之達士老子特以造車器鑿戶牖為室譬喻顯無為而有妙用利濟世間故有道之士所為皆利益也世間無者得之以為應用捨道與德何以成人世界楊智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喻車輪也三十輻法一月數也機輪也運轉也天

以斗為機人以心為機使元神轉運於中官真炁流運於一身輪旋造化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皆車之所用也埏埴者作瓦器之轉輪同喻之機輪也若無此輪焉得成器人若機變於中間機子轉處無所不通戶牖者孔竅也喻如混沌之生也塊然而已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人有七竅收視於內則生繼之於外則死故有無之說人能為之若用於無而無所不為無中生有得其用也有稟生無妙合先天然謂有則謂無弊能於有無之中具一隻眼方是到家底人無之以為用也莊子曰天其運斗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未有器之利也而器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器之用當鑿戶牖之時未有室之利也而室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室之用按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與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漆而成輪者埏和也埴黏土也陶人運轉以成器者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窻曰牖一說無空也虛也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車中空虛得以容人是空無之處有轉行容載之用也陶成形器外實內虛當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古者穴居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做為戶牖之制當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居出入之用故有之以為利者利在乎器形也無之以為用者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乎外外實空用而內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以言形而上之道有以言形而下之器道非器不彰器非道不成道器之相資不可舉一而

廢一也又一說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具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宮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按魏伯陽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政是此意諸說皆有理存之以俟明理之君子云

胥六虛曰三十輻至以為用此章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至于器室意觀者體物知身之道匪徒事其文也夫車室器之理先賢論之極詳此不復贅若夫體物知身之道言之鮮耳且知身之說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共成吾身各有攸司雖然塊然一物耳其運動言笑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無所指的處得非無位之吾為有數之身用哉此經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者也讀是經者試詳味之

紫元華曰三十輻共一轂輪板也轂實諸輻者也轂為體輻為用如心總萬法當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用乎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之妙用皆誰為之乎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用以心為體利為用也

蘇敬靜曰三十輻共一轂至以為用此章老子之意只在於無轂車中容軸者輻車之輪股轂惟虛其中故可容軸以推輪而有車之用埏埴陶者之器所謂鈞盤也鈞惟虛圓旋轉故可成器而有器之用鑿戶為牖而後室明牖惟其虛則有室之用轂之虛鈞之虛牖之虛皆無也是三者無以為體而有用遂有故有車有器有室皆自無而生此亦有生於無之意也

本一菴居士曰三十輻至以為用物有也所以用是物者無也持有以用有是以物而相物耳故無有則無無所寄無無則有無所宰非特車室器皿為然自天下言物

其微而道其妙自一人言身其實而心其虛也然無以有為利有以無為用兩者未嘗不一也則天下無道外之物亦無心外之身矣此用乃利用之用非體用之用若以體用言則無為體而有為用

石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三十輻共一轂所以為車也然其安軸之處必虛中乃可以運此車苟實而不虛則轂何所用埏埴所以為器然埏埴以陶必有虛以為之橐籥而後可以成器若非埏埴以虛為用則器何以成鑿戶牖以為室然必因其通明然後可以起居苟不虛通則室亦何所用哉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有之以為利者車與器與室也無之以為用者皆資於虛無也以喻人必虛心乃可以受道所謂道集虛者也或以為器虛然後容受室虛然後可居者却於埏埴戶牖即所謂虛也又或以為

未有此車此器此室之前已有此車此器此室之用者亦恐非老子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序

卷一

序曰珠胎玉乳云太上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累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微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為造化之本為天地之根攝氣分先生成品靈自五太之首逮殷周之前為帝王師代代應見即變華錄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華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翦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橫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老昏朕位衰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于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為居先德以有稱為次亦猶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載非之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挂鉅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諂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為無事為理舜雖力而行之實

道德真經廣聖義序

凶舉相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百姓而怡和清靜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商陽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令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羣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開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尹喜與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想爾二卷道法所注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河上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山陽王弼注為高者即南陽何晏字平叔魏河南郭象字叔玄向秀弟鍾會字士季魏隱士孫登字公和魏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沙門羅什字西國胡人玉門關人沙門圖澄也注上下二卷沙門僧肇字則人梁隱居陶弘景白先生注四

卷二 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松靈仙人名氏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思二秦人京兆杜弼卷注二宋人河南張憑字明帝太常博士梁武帝蕭衍以因果為義梁簡文士注四卷梁武帝蕭衍以因果為義梁簡文帝蕭衍作通德清河張嗣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梁道士實略與武帝釋什所陳道士諸條六卷隋道士劉進喜卷隋道士李椿二卷唐太史令傅奕注卷唐高士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法師宗文明作義泉仙人胡超作義十卷道士安丘作指歸道士尹文操作簡要法師韋錄安丘作指歸道士尹文操作簡要法師韋錄夫肅明觀主尹惜作新義道士徐邀注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歸二卷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鑑十卷洪源先生王觀注三卷玄秋二法師趙堅作講義太子司議郎楊上善卷注其言二十卷史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卷道士車弼作七卷任真子李榮二卷成都

道士黎元興一作法義太原少尹王光庭一作吳

二道士張惠超一作法義太原少尹王光庭一作吳

郡道士任太玄一作法義道士沖虛先生殿中監

申南一作法義道士張君相一作法義道士成

玄英一作法義漢州刺史王真一作法義道士

士符少明一作法義玄宗皇帝所注道德上下

二卷一作法義即今所廣疏矣所釋之理諸家不

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爾推因果偏執

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空寂莫不並探驪

室競擷珠璣俱陟鍾山爭窺瑤瑤連城在握

照乘盈懷敷印則光榮縑細演暢則彩文編

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霽霽於丹田九轉琅

青晶瑩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夾

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

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

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位

矣而愍內外之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

我聞元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

先戡內難以乘乾咨中興而御極無為在宥

四十五年汾水裏城靡勞輟迹具茨大隗自

得朋遊廓八溟為仁壽之庭普萬寓為華胥

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

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

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奧妙之門

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

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修身之本

囊括無遺外即理國之方洪纖畢舉震藻遐

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

以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

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

大風朱鷹之誦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

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魯史

且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

嘗本源輒採撫眾書研尋篇軸隨有比況咸

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燭

火不休巨澤溥天而灌浸不息誠不知量粗

備闕天文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

子序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叙經大意解疏序引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

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

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為天地原根老君乃玄

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

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

公楊鑄自得述修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

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藏陶顧孟實舉於

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

否臧未盡發揮執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

為註解下詔曰在昔元聖強著玄言

義云詔者勅命之書也在天子為詔為誥

為勅為制在皇后太子諸王為教為令皆

君命於臣上命於下之詞也曰者字林云

曰者從口出言為曰亦云張口吐舌為曰

說文云曰詞也從口乙聲象口出氣有聲

而成言詞也故云曰昔者往也在者存也

元者始也聖者靈通之德也書曰睿作聖

是也強者力取也著者述作也玄者深妙也言者詞也謂老君爲道化之宗元弘廣聖之至德闡微妙無名之道爲強名演暢之詞將以恢振玄風化導於代理深義奧故謂玄言居萬聖之先故謂元聖矣

詔曰權輿真宗

義云權輿始也真者純正不雜也宗尊也詔曰啓迪來裔

義云啓開也迪進也通達也來謂將來也裔嗣續也邊也謂此道德二篇垂於萬代傳範後王廣化人天永數秘妙也

詔曰遺文誠在精義頗乖

義云遺留也謂老君玄化既畢上登九清所著真經遺留於代百王所仰萬古常存誠信也信爲不刊之典也精者純粹深奧也義者經之文理也頗甚也乖爽也謂此經玄奧精純之理世所未窮雖百家詮註尚甚乖爽謂下句也

詔曰撮其指歸雖屬嚴而猶病義云撮者採結之謂也指者趣向也歸者

義理會聚也蜀嚴者仙人嚴君平居於蜀肆作道德指歸一十四卷恢廓浩瀚爲時所稱蜀都楊子雲昌言於漢朝曰蜀嚴道德沈冥言其識量深厚玄德隱微非常俗之所知而猶病耳當時以爲道德之說文止五千指歸之多將及數萬演之於世謂爲富贍廣博議之於理傷於蔓衍繁豐故云雖屬嚴而猶病也

詔曰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

義云摘者採擷分判也章者截斷音句也句者言之所絕也自從也河公者河上公也太極葛玄仙公道德經序訣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皇帝時結草爲菴于河之濱常讀老子道德經即今陝州黃河之側有河上公廟路左有漢文帝望仙臺存焉時人不知公之姓名常見纖履爲菴居於河上故號河上公爾或略者聖旨以爲道德尊經并包萬法圖制三才理國理家之宗修身修道之要無所不攝無所不周而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局於九

九之數有失大聖無爲廣大之趣故云自河公而或略也

詔曰其餘沒微固不足數

義云其餘者言自蜀嚴河公之外五十餘家註義也隱遠也微細也數計也嚴雖猶病可以議於重玄河雖或略亦足明其至妙自外諸家隱遠微細不足比方固非聖旨之所計數也

詔曰則我玄元妙旨宜其將墜

義云我者皇帝自謂也玄元妙旨謂二經玄妙之旨也聖旨歎道德隱奧之文上下玄妙之趣未有了達解釋之人自蜀嚴河公之後注疏者去聖逾遠述道益疎豈可墜廢湮絕而不弘暢於代矣

詔曰朕誠寡薄常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理

義云朕我也古人相謂皆呼人曰卿稱已爲朕莊子云雲將鴻蒙皆自稱朕是也自秦始皇制法以天子一人自稱曰朕其餘臣庶不得復僭而稱焉寡者道未廣也薄

者德未豐也聖旨自謙之詞也每仰感此經恐玄理抑絕不得人皆開悟而我紹聖祖之玄庵居萬寓之至尊安可使無為之文壅而不流道德之訓晦而不顯也有後者謂老君垂裕光啓聖唐是也且夫弓冶之子尚不失於箕裘折薪之家或慮曠于肩荷況庵德光於堯禹聖文邁於古先固當潤色玄玄之功使炳煥于千古也

詔曰每因清宴輒扣玄關隨意所得遂爲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遠聞之文

義云聖旨以萬機之暇深入玄關扣寂求音探真達妙以契合希微之理聖文釋冲寂之文得自神襟諸於祖訓矣茲表也解也註釋也尚以謙德不欲同呂氏丘明自爲一家之述作但備衆人所註解未了之義爾

詔曰今茲絕筆是詢于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

義云絕筆者經理既暢製述已周釋筆罷書是謂絕筆如昔仲尼自衛反魯因魯史

而修春秋自隱公訖哀公一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褒貶行事至哀公十四年戊午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馬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夫麟鳳五靈王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今註經既終乃下明詔將以宣行聖作博問羣賢絕筆之義雖同非因感歎之事是表聖德謙讓問于王公卿佐逮於道釋二宗旁求辨博之才更俟發明之理也

詔曰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懷苟副斯言必加厚賞

義云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論語八佾

篇云子夏問於夫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

夏曰禮後乎諸家所註云此詩上二句在

衛風碩人之二章閔莊姜之詩也其下一句逸也此喻莊姜有盼倩之色而能以禮

自持喻如繪畫締繡先以五彩分布廢映成文然後以白色分別其間乃能一一彰顯分明也夫締刺之成文爲繡畫之成文爲繪此夫子喜子夏聞繪事後素之言即知以盼倩美色須以禮自持故云禮後手夫子乃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蓋喜卜商明了夫子言詩之意故云能起發我言詩之旨也左氏者左丘明也夫子著春秋丘明傳之經有所誤則丘明正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春秋之得丘明若良醫之鍼疾矣聖旨延佇羣才共暢玄理若仲尼之於子夏春秋之俟丘明不拒直言唯在進善以虛懷後望以厚賞訪求明聖情採納之至也賞以勸善亦以報功也

詔曰且如使臣自聖幸非此流

義云使臣自聖者尚書同命篇云僕臣詵厥后自聖是也賢良在用固無使倭之臣

英數垂範豈有自聖之失誠非此流也

詔曰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咸可直

言

義云懸市相矜者背旨不韋為秦丞相封萬戶侯威望之冠冠於海內聚賓客著書書成懸於市曰有增減一字者賞千金疏曰呂氏春秋大誇於時今聖旨註述既成下訪才彥開直言之路垂不諱之恩則懸市矜誇誠為小道矣不韋後得罪始皇竄之於蜀也

詔曰勿為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

義云不德者謂失無為之德也玄經與旨演暢既周再垂博採之言乃下熒庭之詔則九圍之外八極之中孰不仰感聖明朝宗至道矣登明年乃御書四石幢註經立於左街與唐觀右街金仙觀又諸州節度使刺史各於龍興觀開元觀形勝之所各立石臺以傳不朽又尋御製此疏宣布宸瀛勅曰道德五千實惟家教理國則致手平泰修身則契乎長生包萬法以無倫冠六經而首出宜昇道德經居九經之首在周易之上以道德周易莊子為三玄之學

仍以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字為通玄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庚桑子為洞靈真經惟明經例赴舉其老君傳內析出轉非不令同傳

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入解正文於中大分為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今初也先解疏題曰

老子道德經疏者疏題即經題也向下當辨所言疏者疏決開通之義也謂經含衆義玄妙幽深難詮註已終而文義未盡故述此疏開通幽蹟疏決玄微分釋意義今可會入故謂之疏亦云疏者條也條理經義令人易曉或云鈔鈔以抄集為名或云記記以紀錄為目此蓋隨時立名皆是包括義理之義也疏釋題訓者釋以銷解為義言將疏決經文先當銷解經目題者訓視之首凡經籍記傳史策篇章先標首目視之可會總以此義名之曰題即標舉綱領之意也訓者教言也隨文訓解之義謂六書不同也大凡文字之興雲篆初凝傳於天上倉頡象跡興於人間大體

有六一謂象形日月字是也二謂指事上下字是也三謂假借行雖字是也四謂形聲江河字是也五謂會意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反正為之是也六謂轉注考老左右字是也製文字六意不同形聲假借轉注等意以成文字須以訓之乃明其義理爾雅有釋訓毛詩有詁訓即其類也

疏御製者向來已明所作疏文明御製述作之聖即謂玄宗皇帝也乃太上老君三十六代孫睿宗第三子大唐之第六帝也龍文表聖曰角標奇叶太平之符應壬辰之運母曰昭成順聖太后實氏以則天垂拱元年乙酉八月五日戊戌生於東都生而聰明睿哲及長寬仁孝友好學善屬文英武果斷尤工楷隸兼善騎射三年閏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閣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封臨淄王居於興慶里景龍二年出為潞州別駕是時州境日抱戴月重輪逐鹿渡河赤龍據按嘉禾合穗黃龍乘城仙洞自開童謠累應黃龍再見赤鯉騰波李樹連理神著翹立

寢堂瑞氣壺口紫氣伏龍疑山巨人留迹夏禹表氣聖人金橋及神人傳慶凡一十九瑞編於史策唐隆元年入誅韋后平內難迎睿宗即位至開元元年自相國平王登極在位四十四年天寶十四年傳位皇太子寶應元年壬寅崩年七十八歲御者臨制之稱如御寓御天義也製者作造之謂如制禮作樂之言也

上來釋疏題已竟次入正文將釋下文約疏大料二段一曰總標宗意二曰開章釋

文總標中又分爲二一者所詮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二者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經國理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謂吳王孫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第一教以無爲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

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爲乎又云我無爲而人自化

第二教以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

第三教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以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第五教不以尊高輕天下經云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第六教不尚賢不貴實經云不尚賢使人不能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化人以無事無欲經云常使人無知

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第八教以等觀庶物不滯功名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行不言之教又云爲而不恃功成不處

第九教以無執無滯經云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第十教以謙下爲基經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爲下又云善用人爲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以上皆本天子而言

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云以正理國又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禍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

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云理大國若烹

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又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武功經云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又云兵強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

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勝而不美

第十四教諸使守道化人經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第十五教諸侯不戰兵顯武經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為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

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淫奢輕徭薄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經云魚不可脫於泉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第十八教以理國修身等行三寶經云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云

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強又云柔弱勝

剛強又云柔弱勝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又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為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

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於食母又云綿綿常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

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為本經云含德之

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

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

云絕學無憂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成功不居又云為道日損又云名與身孰親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

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競不銜已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

者強

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又云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知不知

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與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

道若昧進道若退

第三十一教人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

第三十三教人修身外身而無為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虛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

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汎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

第三十六教人理身絕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口爽馳騁敗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

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

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為存教義汎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若為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為臣之無道德如胃腹之無五藏理家之無道德如尸殭而無氣由是

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離言教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上來總標已竟向下開章釋文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老君事跡氏族降生年代

疏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義曰前明所說之教次釋能說聖人能說聖人所謂老子者于即太上老君也太上謂證果尊位玄元皇帝謂顯冊鴻名內號謂真經共所標載今就老君位號之中分為三十段以解名號之由起也

第一起無始者所言老君也老君生於無始起於無同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色無緒幽冥冥其中

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大道之身即老君也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也

第二體自然者大道元氣造化自然強為之容即老君也虛無為體自然為性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自然而然葛玄仙公序訣云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

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是也

第三見具身者老君乃無生之至精光形之至靈也昔於空洞之中結氣凝真強為之容體大無邊相好眾備自然之尊上無所攀下無所躡處虛空之中如日月之光也

第四應法號者老君挺生空洞變化自然智慧無窮聖德周備形既莫測號亦無邊在天為萬天之主在聖為萬聖之君在仙為萬仙之總在真為萬真之先在星為天皇大帝在教為太上老君或垂千二百號或顯百八十名或號無為父或號萬物母與大道而輪化為天地而立根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約而言之凡有十號即降生之後空中十方聖人讚十號是也具降生段中所解

第五啟師資者老君將顯明大教布化萬方乃曰道不可無師尊教不可無宗主乃師事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弟子也道君審道之本洞道之元生於億劫之前為道氣之祖也天尊為五億天

之主億萬聖之君亦生億劫之前為道氣之根本也所以道君為老君之師天尊為道君之師二聖既立乃曰老者處長之稱君者君宗之號以老君天上天下歷化無窮先億劫而生後億劫而長存天天宗未帝帝師承故賜以太上老君之號三聖相師乃垂教尊卑之本矣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以為義澤及萬世而不以為仁長於上古而不以為老履載天地雕刻眾形而不以為巧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為高居六極之下而不以為深先天地生而不以為久是也

第六歷劫運者老君生於萬物之首起於無始之前經歷劫運甚為久遠劫者天地成壞之名陰陽窮盡之數陽盡則生陰故為大水陰盡即生陽故為大火太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大數八十一萬年為劫終老君長生行化經此劫運不知其數矣西昇經云上世始以來所

更如沙塵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勤是也第七造天地者老君乃天地之根本萬物莫不由之而生成故立乎不疾之途遊於無待之場御空洞以昇降乘陰陽以陶埏分布清濁開闢乾坤懸三光育羣品天地得之以分判日月因之以運行四時得之以代謝五行得之以相生故於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萬氣之初運玄元始三氣而為天上為三清三境即始氣為玉清境元氣為上清境玄氣為太清境是也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三境合生九氣為九天第一鬱單無量天第二上上樺善無量壽天第三梵監須延天第四寂然梵術天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第六洞元化應聲天第七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氣為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天為三十六天則四民三界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為慾界第一太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天六七曜天是

也次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皇始天七虛明天八端靖天九玄明天十極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上揲阮樂天十八無極曇誓天是也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元洞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是也此二十八天名爲三界劫運所及陰陽所陶氣有窮極人有歲數則初第一太黃皇曾天人壽九百萬歲一天加一倍凡二十八天年壽之數極於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下至日月所交四千四百四十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億氣一氣三千里也此上又四天名爲四種人天一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天超出三界不生不滅無年壽之數無輪壞之期大劫之災所不及向下諸天諸地隨劫淪滅劫運再開混沌復判則此天之人承太上所命下化人間教世行法一如此劫

之初三皇總理矣又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大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巔三尊所處萬聖朝軒爲極道之域成化之根也既分諸天即以三十六天滓除之氣下爲三十六地每天立一天帝每地立一地皇七十二君同稟命於老君矣其諸天境域分布凡有五億之殊皆三十六天之氣所生也地中有三十六洞天亦與上天相應日月分精玄照其間則天文地理六甲五行陰陽變化皆老君運玄妙之機生之成之行之化之矣故曰道者萬物之宗元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物得以生神得以靈海嶽得之以安鎮王侯得之以太平道士得之以神仙枯朽得之以發榮也太上老君乃陰陽之主首萬神之帝君元氣之父母天地之本根先王之師匠品物之寬魄陶冶虛無造化應因於帶八極載地懸天遊馳日月運走星辰呼吸六甲叱御乾坤改易四時推移寒溫驅使風

雨脅鼓雷雲分別玄黃歷數虛盈君臣父子禮義備矣是知陰陽雖廣天地雖大非道氣所育大聖所運無由生化成玄矣第八登位統者老君大聖之功生化天地運育萬物豈復有品位名稱哉然上有元始之尊次有道君之聖老君次道君之位演化立功既以三氣運行萬天周布衆法顯著玄功克明乃登證極道之果居三尊之位紹嗣太上之位爲法王之尊上總羣聖中理衆真下制諸仙而統攝三十六天三十六地七十二君星辰日月微瀆萬靈陰陽變化一切神明主領天上天下地上下五億天界有情無情有識無識有形無形皆太上老君之所制御焉由是常在太清境太極宮丹臺紫闕玉堂之中有三大仙九太帝二十七天君八十一卿大夫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七萬仙童玉女五億天丁神王並羅衛雲衛巨虬師子金翅孔雀鳳凰靈獸天馬麒麟備衛左右老君時亦上朝元始疏奏罪福中謁玉宸賞

授九宮下統三界生死之簿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仙官靈洞福食之曹無幽無隱莫不仰隸之焉或下理九天在太微勾陳六星中號天皇大帝曜魄寶所以乘三使六把九樞機統攝萬一千五百二十物兼持仙籙主領神人真人仙人聖人賢人行人悉係之焉但見百億天王拜手在前諮求風雨水旱豐儉運順生死喜惡之事焉遊行萬方以玄通化而一老君常在太清太極之宮也

第九隨機赴感者老君極聖洞真總領萬化隨方出降德屈身自億劫之初至混沌之始歷羲堯一十八氏三紀五十八統一百八十九代代爲國師及神農之後或爲國主或爲師君或爲賓友或爲人臣乃有鬱華錄圖等號以道德妙旨更相發明所謂應物無擇者道也赴感隨機者聖也常以經圖戒律應化一切分形應感無量無邊而老君之體端寂無爲凝然常住於太清之宮也

第十演上清者老君於上三皇時人尚淳樸以龍漢元年號玄中法師以上清聖教一十二部大乘之道開度人天也

第十一傳靈寶者中三皇時老君以赤明元年號有古先生降靈寶真經一十二部中兼之法開化一切救度凡人也

第十二出洞神者下三皇時人心機散老君以開皇元年號金闕帝君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小乘之法開度萬品也

第十三垂文象者伏羲之時人已澆漓未有法度老君以清濁元年號鬱華子下爲師說元陽經教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取法於地制嫁娶叙人倫焉

第十四示好生者神農之時人食禽獸茹毛飲血老君以清漢元年號大成子下爲師說太上元精經教以化生之道播百穀以代烹穀和百藥以救百病嘗桑得木柳得柏榆得棗槐得豆桃得小麥杏得大麥荆得麻五穀既登禽獸免害止殺所以長善

除惡所以全生不食血肉人無疾苦五穀養性人無宿業其利人也大矣

第十五教陶鑄者祝融之時人食生冷未知火食老君以天漢元年號廣壽子下爲師說按摩通精經教陶鑄爲器以變生冷人保其壽焉

第十六制法度者自下三皇以後伏羲以前未有典禮鳥獸同羣老君以道開化漸漸生心辨形食味參以五行廣施經法勸化兆人矣

第十七作形器者自伏羲之後老君示以世法制禮樂以叙尊卑造衣章以明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爲舟車以濟不通置棺槨以代衣薪造弧矢以威不順立刑獄以戒兇暴造書契以代結繩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未耜耜曰之利重門擊析之規並老君教於時君以化於物也

第十八崆峒演道者黃帝時老君號廣成子居崆峒山黃帝詣而師之爲說道戒經教

以理身之道黃帝修之白日昇天

第十九衛微授經者顓頊時老君下爲師號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

道

第二十江濱應化者帝堯時老君下爲師號錄圖子居江濱授帝黃庭經教以清和之道

道

第二十一姑射宣真者唐堯時老君下爲師號號務成子居姑射山授帝政事離合經教以廉謹之道

第二十二傳道德者帝舜時老君下爲師號尹壽子居河陽授舜道德經說孝悌之道

此上下二經出於茲焉

第二十三教理水者夏禹時老君下爲師號真行子居商山授禹戒德經說勤儉之道

又授靈寶五符微召神鬼濟九江通河海決百川矣

第二十四述長生者殷湯時老君下爲師號錫則子居滿山授長生經說恭愛之道

第二十五寄胎慧者老君賡時凋弊欲反神

降生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十七年度申之歲託孕於玄妙玉女就此門中分爲五別一曰大道應化託孕人間衆日精爲五色之象以明陽德也二曰乘九龍之車凝結變化五色玄黃入玄妙玉女口中又明九龍陽精之華也三曰處胎寄慧與俗不同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然後乃生四曰玄妙玉女感夢之後因而有孕容顏益少神氣安閑八十餘年悅豫無比以明聖人降跡之異也五曰玄妙玉女所居之室四時和暢六氣調平冬無凝寒暑無煩燥祥光照室靈風滿庭衆惡不侵萬靈潛衛八十一年不覺爲久當殷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之歲降生也

第二十六顯降生就此門中又分一十七段

一曰老君降生迥異凡品雖依聖母之孕乃剖左腋而生也二曰老君生登行九步步步蓮華陸地開敷大彰神異三曰老君降生之時日童楊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陰真四靈翊衛玉女捧接聖母因攀

李樹忽爾降生矣四曰老君降生之時九龍吐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于今見在亳州真源縣太清宮中也五曰老君降生之後即行九步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代間之苦何足樂聞六曰老君降生者爲念時澆穢散大道不行委迹生神以救於世七曰老君以衆迷難曉正道難宣降生之時故顯現種種今物信悟八曰老君欲明妙道須在修功示有鍊丹以勸修習今亳州宮中有鍊丹井鍊丹檜並存焉九曰老君教人習道內外俱修既鍊金丹又習真氣今有虛無堂在亳州宮中乃習氣之所也十曰老君明此妙道修之必得昇天示彼功成輕舉而去今亳州宮中有鹿跡檜即老君乘白鹿昇天之所其樹見在十一曰老君降生年代即殷武丁九年庚辰歲二月十五日也今詳數周以子月爲歲首二月即今之十二月丑月也十二曰老君降生郡國即古之楚國之分苦縣因城爲名潁鄉因水

為名曲仁里九井之西靈溪之側其縣本名苦縣漢魏以來名谷陽縣乾封元年改為真源縣中和二年昇為赤縣十三曰老君降生之後九日之中身長九尺七十二相八十一好踏五把十美眉方口雙柱三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也十四曰聖母玄妙玉女老君降生之後聖母乘八景玉輿羣仙侍衛白日昇天大唐追尊為先天太后今有宮在真源縣太清宮之北一宮在樓觀升天臺上十五曰老君昇天之後歷代帝王欽慕真迹漢桓帝隋文帝皆崇修宮廟命文臣刊碑以旌道德故漢有建韶碑隋有薛道衡碑今並在十六曰聖唐受命之年亳州舊宅枯樹再生以彰子孫興昌享無疆之祚其樹見在號再生樹十七曰真源舊里果降樹祥甘露乍垂卿雲時布或具容顯現以弭妖兇或雲霧凝空以護宮宇或神鳥銜箭或瑞雪驟飛或神龍躍九井之中或文字顯三檜之上代代昭驗載在簡書漢桓帝時感夢老君修

祠宇之日卿雲見在其上隋文開皇五年卿雲白鹿現於祠庭帝遂修崇庭宇武德三年枯檜再生其年卿雲現於其上上元元年枯檜樹於木枝上有朱書乾元亨利貞字重重分明太極元年卿雲現於其上天寶七年鳳凰集於虛無堂上寶應元年有紫雲屬天神光夜照明日龍見九井之上大曆三年卿雲現於宮上甘露降於檜樹會昌二年甘露降於庭樹咸通十年徐州連賊龐勛欲領徒據太清宮老君應現有黑氣過川賊徒迷失道路其日賊賊中和廣明之際黃巢侵逼宮宇縱火焚燒陰雲升現雨降火滅賊徒奔潰又連賊遍地白刃圍逼亳州其日黑氣大雪賊徒殞仆陳死解圍而去又黃巢餘黨攻圍亳州神鳥遶城銜箭有黑氣自官中而來賊黨驚奔解圍而去中和二年勅吏潘綱奏自黃巢入關之後一十八度兇徒侵逼宮宇攻圍州城皆有祥異賊遂奔散遠近戶口多就官避難垂獲安全請移縣就宮安置勅

旨不允遂昇為赤縣光啓元年七月九龍井中五雲成蓋高千丈以來如此現者三度許州畫圖聞奏此之符瑞皆載於國史矣

第二十七彰聖號者老君瓊胎寄慈八十一
年誕聖之辰生而白首聖母為之立號以示世人於此門中又分五段一曰聖人降迹與俗不同聖母欲謂為老又是初生欲謂為子又乃白首兩字兼稱因立老子之號焉二曰道與俗反夫老者長年之稱子者幼稚之號世人先幼而後老老君先老而後幼欲明攝迹還本也三曰老者考校眾聖為名子者以尊生萬物為義所以老君為萬物父母眾聖祖宗故有考校尊生之名以為老子之號老子二字起於此時老君之號先於億劫非此一時四曰聖人垂名反終歸始老者終也子者始也世人先始而後終老君先終而後始欲令世人修道反老還嬰故號老子五曰委述和先以循於世者老君以生而白首故號為老

子者男子之通稱亦如孔子孟子莊子列子等以姓為號老子聶冠子抱朴子淮南子因事為號序訣云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杳杳冥冥邈久遠矣斯乃不以降生而老為號乃以長於億劫之前故以老為號爾夫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前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此序訣所證也今考詳眾說既不以因生主號即是老君歷劫垂教應代表形常現老容故有老子之號爾。

第二十八明胃胤老子本記及諸家史冊皆云生於李樹之下指樹以為姓斯理為當矣今按大唐天演玉牒即云嗣項之後生大業大業生鳩鳩娶有喬氏之女感月光貴帛而生生於繇答繇生伯翳伯翳之後代為士師至理徵避桀之亂適居伊侯之墟食李實乃改為李氏此言答繇之後以理徵為功遂姓理氏其後子孫或改里氏至伊侯之墟避難遂改里為李徵生利貞當

殷湯之時也利貞生昌祖昌祖仕陳為大夫因居苦縣昌祖生明明為陳相葬潁鄉之北立廟因有相城明生慶慶慶生靈飛一名慶慶慶靈飛皆曰曰昇天所言陳國乃古之陳國非周時所封胡公滿之國也今按湯至陽甲一十八王二百五十餘年自李徵至慶會五世相承年代相類當此之時太皞之時已為陳國及周封舜後當是此陳既滅乃封胡公而王其地也靈飛之妻玄妙玉女感日精之夢而生老君此一說也又按本記云老君生而能言指李樹曰此我姓也因遂姓李故隋內史舍人薛道衡老君祠庭碑云感日載誕英測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吹律之本是也又樓觀先師傳云老君既因聖母攀李樹曰此汝姓也三家之說經傳備載今並明之以彰國姓宗緒矣聖母者按玄中記云李靈飛嘗教之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慶年百餘歲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於所居雲龍下迎曰曰昇天靈

飛感父飛昇之異深隱不仕內修其道以天水尹氏之女為妻居於潁鄉其妻嘗因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人捧日出於其處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化為五色之珠大如彈丸夢中得而吞之因即有孕八十年容色益少常若處女靈飛亦百餘歲而昇天既誕生老君之後即有五色雲輿迎之昇天而去又李氏大宗譜云李氏之姓其先黃帝之後姓公孫曰軒轅元妃西陵氏生昌意昌意之妃方雷氏曰女節感台光貫日而生少昊曰青陽氏少昊次妃名脩房生大業大業之妃名扶始感白雲覆己而生皐繇皐繇生伯益伯益一名翳帝舜封之於嬴因姓嬴氏翳妃姚氏生若水若水生昌貴昌貴生景僕景僕生仲行仲行為周成王諸侯諱曰非公至宣王賜姓裴氏裴氏之孫庭堅有女貞潔不嫁居楚國潁鄉曲仁里因食李實而有孕歷八十年安愈無苦常有神明潛衛其身以周惠王之時二月十五日因攀李樹生於

左脇生而髮白左掌中有玉印字右掌中有七十卷經字左脚下有敕字右脚下有治字生而能言問父何在母曰吾貞潔不嫁今則老矣吾因食李實而孕汝無父也吾以處女而孕於汝恐為鄉里所笑欲飲藥而去之神人告吾不令吞藥及今八十一矣因食李而生李即汝姓也既生而老號曰老子老子作七十二經以記天地鬼神之名述無為長生之道堅天水尹氏之女生于名貞利當定王之時此一說也。今詳尹喜是康王大夫昭王時為關令老君已度關授經此即年代縣殊先後差爽雖諸書所載恐非真的然李姓所起今亦載得姓之由也又玄妙玉女元君傳云老君在天為眾聖之尊先億劫而行教以無為常存之道化於天人長於億劫之前為萬聖之君長故天尊道君賜其真號號曰老君即在大太之前歷劫有此號矣雖代代應見為帝王師而未有降世誕生之迹乃於九清之上命玄妙玉女降於人間為

天水尹氏之女嫁李靈飛為妻老君乃乘日精駕九龍化為五色流珠下入玄妙玉女口中而寄胞託孕歷八十一年因攀李樹而生老君誕於左脇當孕之時神靈衛聖母之身既生之後玉女捧接祥雲滿庭日童散暉月妃擲華眾聖來集老君乃指李樹曰此吾姓也在代凡有九名一名耳字伯陽二名雅字伯宗三名忠字伯光四名石字孟公五名重字子文六名定字元陽七名元字伯始八名顯字元生九名德字伯文或云三十六號或云七十二名或云姓字耿耿從劫至劫非可悉記老君有九變以法太陽變化生育之功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故為聖中之聖具中之具矣聖母在天即號玄妙玉女既降育大聖即為太一元君元君乃授老君化世行教之旨內修九室三一之門萬善萬惡之戒百病百藥之訣虛無清淨之規九丹餌鍊之品將以示世人有師資授受之法而太上大聖為萬化之主宣復待師受業學學受

道既畢即有天樂懸空流雲駕野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九光八景之輿迎聖母元君歸于玉清之上至今為太一元君國朝尊為先天太后具在前解詳諸家所載聖母本起即玄妙玉女為老君之母證太一元君事跡為勝國朝所尊云母益壽氏為先天太后是宗譜所明道經之中未親其事所言降生年代以殷武丁時為是自餘諸說舛誤不同前後差謬今則載而不取也。第二十九與帝業者老君道包萬有澤被諸天貽厥孫謀光膺大寶是以三十一代孫高祖神堯皇帝光宅天下奄啓我唐矣所以天潢流瑞源出於上清瓊海澄潤涵於萬寓德明皇帝佐堯翊舜與聖皇帝握紀乘時始輝映於唐虞之間復恢拓於秦梁之野比夫后稷古公之德文昌武成之典卜代卜年帝枝帝葉固無讓於姬周矣第三十冊鴻名君乃向下明乾封元年冊尊號也。

向來所解老子兩字汎舉三十門以彰應跡垂號也

釋老君聖唐冊號

夫所言太上者統教之尊名證聖之極果也太者大也上者高也太者大也無大於太上者高也無高於上乃修因證果極位之稱也世人修行自凡而得道自道而得仙自仙而得真自真而得聖聖之極位昇為太上太上者六通萬德無不畢備紹法王位統臨萬聖即得居此尊名亦如代間皇帝代代紹位皆得稱之自元始天尊之後即有太上帝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太上高皇帝皆極此位而太上丈人高皇帝雖兼有尊極之名而不行教其傳祚行教為萬天主唯道君老君耳玄者深也妙也亦云道也天也至道高妙不可言詮約妙與深以玄為證言深妙玄遠以明道體故謂之玄元者初也始也祖也爾雅云肇道根源萬物宗祖處世出世之法皆為之本始故謂之元皇者大也謂大道也道大曰皇尚書序曰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帝者天也其德配天次於道也德大曰帝道德兼稱故云皇帝又云法道法天謂為皇帝秦始皇既一統天下垂法後代上採三皇之尊名下取五帝之美號兼而稱之曰皇帝尚書序曰五帝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內號者隱號也老君千名萬號不可備窮以當時天下所稱謂之老子亦乃道尊德貴不可斤名天上人間咸稱曰老子是則以老子之內號也我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乃老子三十三代聖孫大唐之第三帝太宗文皇帝之第三子也承平嗣極極紀垂衣耀仙李之靈葩展昇平之盛禮迴鑾苦縣謁聖真源表大孝於承先膺玄元於聖號以乾封元年太歲而寅二月二十八日下詔曰東臺大道混成先二儀而立稱至人虛已妙萬物以為言粵若老君朕之本系爰自伏羲之始暨于姬周之末靈應無象變化多方遊元氣以上昇感日精而下降或從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神化譬陰陽而不測與日月而俱懸屬交喪在辰晦迹柱下大弘雅訓垂範

將來雖心齊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絕聖棄智安排寡欲寂寞玄冥之際希夷規聽之表澹爾無為宛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而還淳跡玄覽而遺累邈乾坤以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矣哉國無得而名也況復大聖所寶克昌寶祚上德所履允屬休期朕躬膺靈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而風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盡孝敬於宗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淨之化承太平之業登介丘而展采坐明庭而受記飛烟結慶重輪降祥鶴應九臯山稱萬歲越振古而會休徵冠帝先而為稱首大禮云畢迴輿上京迂駕瀨鄉躬奠椒楮仰瑞栢以延佇挹神泉而永歎如在之思既深敬始之情彌切宜昭元本之典以彰玄聖之功可追上尊號曰玄元皇帝仍改谷陽縣為真源縣當縣宗姓特給復一年冀敦崇遠之情用申尊祖之義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主者施行又永淳二年癸未十二月四日下詔曰君崇於道定業微以垂教臣修於德罄丹心而作礪若使上守於

義下尊於禮名教所以垂淳忠信由其漸薄
在昔胥庭連陸媯燧伏義不宰而天下化軒
項堯舜禹湯文武至公猶行深仁尚積及秦
居潤位奢泰之漸事興漢魏霸圖玄默之風
已替遐觀魏晉近鑒周隋代益蠶浮人踰僭
修窮百王之弊俗極千年之否運以承大亂

之後方開大聖之期既逾交喪之辰必興交
泰之緒我高祖神先皇帝受鑪宮之景命蕩
鬱野之妖氛重懸日月一匡宇宙太宗文皇
帝披圖汶水杖鉞參墟降斗極之神兵滌懷
裹之巨浸張四維而安赤縣勞百戰而徇蒼
生聲教遐覃隄封遠亘緬惟洪業無得而稱
朕以寡昧忝膺丕緒未嘗不孜孜訪道戰戰
臨人日慎一日三十四載於今矣況下安則
上逸時弊則君憂雖身處九重而情周萬姓
建本之懷愈切抑末之念遽深今庶績雖凝
而淳源未洽朕之綿系兆自玄元常欲遠叶
先規光宣道化變率土於壽域濟蒼生於福
林屬想華胥載勞寤寐所冀內外寮案各竭
迺誠敦勸黎萌俱崇簡賢舊滌薄俗咸與惟

新憑大道而開元共普天而更始宜申需澤
廣被絃埏可大教天下改永淳二年為弘道
元年仍令天下諸州置道士觀上州三所中
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彰清
淨之風佇洽無為之化主者施行是則奉先
尊祖復朴還淳之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義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疏序上

疏玄道宗降生伊亳

義曰玄深妙也亦不滯也宗主也專也言
太上老君為深妙道之主也老君既不滯
有亦不滯無因果兩遺靈妙難達先天後
劫尊為教主故云玄玄道宗也降生伊亳
者自上而下曰降言老君居三境之天為
大道之主懸鑒下土降化人間運大慈心
分形表瑞舉九龍之駕化旭日之精下入
玄妙玉女夢中因而託孕寓生於世示見
同凡有出生之相為立化之首故曰降生
此明表應化迹也伊亳者伊即伊侯之墟
是老君祖微避桀難之所其地在苦相二
城之間也亳者亳社之地古謂之亳後乃
殷墟殷自湯受命至第十九王盤庚八度
遷都方都於亳即殷之都也或云陳國者
即太皞之後所居謂之陳墟在宛丘之側
也按禹別九州苦縣是豫州之分武王伐

紂既有天下乃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此即古有太皞之子孫已爲陳國舜後亦已爲胡國胡小而陳大胡在沈蔡之間陳在今潁川武王尊舜之德追獎其後故遷之於陳此陳國自胡公滿之後歷春秋時凡四十餘世爲楚子所滅漢祖滅秦改陳爲淮陽郡郡大縣小郡管於縣故有陽夏寧平若柘四縣隸爲淮陽後漢章帝改淮陽爲陳郡或云楚國者楚以熊繹爲始封之君都於荊陳自淮之阻其地連楚春秋楚子滅陳因而縣陳故亦屬楚遂爲楚地或云楚國或云楚縣或云陳郡春秋之日郡小縣大以郡屬縣故云楚縣秦并楚縣置三十六郡郡大縣小以縣屬郡或云熊國者今老君舊宅太清宮東北四十里有熊城是也或云相人者官側有古相城也或云苦縣亦春秋純鄉之縣也故苦縣城在潁水東基址存焉其苦縣後改爲谷陽縣大唐乾封元年高宗皇帝封釋東嶽迴駕幸老君舊宅封冊事號改爲真源縣中和

三年癸卯亳州刺史潘綱上表於成都行在以太清宮累有應見自黃巢大寇之後一十八度寇孽侵犯皆有迅雷烈風震擊其賊或顛沛而失道或因至敗亡侵官宇不得遠近居人就官避難者數千戶皆保安全請移縣就官安置奉勅移縣就官必恐襲潰所奏宜不允遂昇真源縣爲赤縣以太清宮在部內故也仍差使臣齋御詞修齋告謝雖時代遷貿名號不同其於處所由來一耳後漢桓帝夢見老君特詔陳相邊韶於生處舊宅修祠立碑祠側有李母廟祠內古有虛無堂堂之前有三檜及餘檜千株九龍井鍊丹井昇天鹿跡樹古跡依然左帶靈溪右環渦水其地顯敞寔惟勝所又潁水在宮西以水爲鄉名故爲潁鄉或爲厲鄉文字訛也其宅累代帝王每加修飾隋開皇六年文帝勅內史舍人薛道衡立碑修廟唐天寶七年戊子改爲太清宮以汴州節度使爲官使亳州刺史爲副使國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肅宗玄

宗六聖真容並列侍於老君左右焉
疏肅肅皇祖命氏我唐

義曰肅肅尊嚴莊敬也皇大也祖初也老君乃大唐尊嚴之祖也命氏者氏族也言得姓之由也我唐者言唐之立極自聖祖垂裕乃老君裔孫也始因老君誕生指李樹而爲姓李氏之姓始於指樹已具在前解義中故云命氏我唐也薛道衡碑云感日再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肯京房吹律而定其姓也

疏垂裕之訓無疆之祉

義曰裕福善也無疆者無邊廣遠之貌也祉福也老君垂善應之福流廣遠之裕光啓帝業幸與我唐也訓教也

疏長發遠祥系本瓜瓞

義曰長發商詩篇名也潘哲維商長發其祥祥善也言商家之德久發見其頌祥契布五教寬大之德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而湯有天下也系本也系者單絲聯續之貌不絕之象也言聖系天枝長

發不絕也瓜瓞者文王之什綿綿篇也綿綿者瓜紹也瓞瓞也瓜本實繼先一歲之瓜必小狀似瓞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以喻后稷矣后稷帝嚳之冑封於邠其後公劉失職遷居豳于涇沮之地歷世亦綿綿然至大王而益盛得其民心而成王業舉殷周之二代興業久遠之事以明老君垂裕久遠方興我唐業將明受命建國非一朝一夕人事之所能乃積德傳裕其來甚遠乃能奄有天下如殷周之興也。

疏其出處之跡方冊備記

義曰方謂方所也冊者編竹為之長尺有二寸以記邦國之事春秋序曰六事書於冊小事簡牘而已是也出處者出謂在朝即老君伏羲之後代為國師或為藏史或為柱史或為太史儋或云伯陽父咸顯明於朝廷也處謂隱逸即老君西等流沙東巡碧海幽演傳經等是也雖晦名隱世其行藏之迹化導之事國家正史簡冊之中

及諸子史道經之內無不具紀也易曰或出或處是也

疏道家以為玉晨應號

義曰道家者按太史司馬遷著六家之說先黃老而後六經道家居先最為通美馬遷曰陰陽者繁而致惑傷者博而損虛靈者苦而傷性名者華而少實法者酷而少恩唯道家之教為大道焉以其清虛無為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以大順與時推遷應物變化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之主此所謂道家也淮南子曰道家者理性情理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寧德而安貧聖賢之所貴家國之所賴故曰道家也玉晨者即太上大道君之別號也老君本紀云或號天尊或號太上或號大道或號老君即明玉晨君亦老君之應號也太上虛皇

常居紫微宮在玄都玉京之上亦名紫微宮亦名玉晨宮即玉晨道君乃老君之應號爾

疏馬遷謂之隱君子

義曰馬遷者司馬遷也遷字子長河內溫人中山王相司馬喜之孫太史令談之子顯頊之裔生于龍門年十歲誦古文尚書年二十遊江淮九疑為穴之間仕漢為郎中使西蜀父卒歲餘為太史令而作史記遷嘗因言李陵非罪枉害其妻子遂為人所譖下獄受腐刑西京雜記云遷發憤而作史記先達編有良史之才叙屈原賈誼詞旨抑揚蓋一代之偉才也桓譚新語曰遷修史記未行於代其後外孫楊惲題為太史公或為諱為太史令遷繼為世官而身受腐刑恐辱先人我同太史家走使之入耳故題為太史公也遷為中書令卒有集二卷史記云老子或隱或顯二百餘年西入流沙不知其終蓋隱君子也子者有道之稱古人稱師為子如孔子列子是也

君子者君師也禮記云為學者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為君為師其德光大故謂之君子又解云有德有道雖在眾庶之中為人所敬則為君子寡道鮮德雖居高位亦謂之小人故道比於君德比於師然後謂為君子凡世之人理猶若此況玄元老君為道德之主帝王之師號曰君子不亦宜乎潛龍單袂故謂之隱也

疏而仲尼師之

義曰仲尼者孔子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殷之後也按史記殷本紀云帝嚳之妃吞燕卵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於商賜姓曰子契裔孫湯名天乙亦名履滅夏而為天子至湯孫三十七代其王名帝辛號之曰紂無道周武王起兵滅之封其庶兄微子之子於宋宋閔公有子弗父何長而當立讓其弟厲公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三命為宋正卿故其昂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莫敢余侮三命蓋恭故春秋美其德焉考父生孔父嘉別為公族遂以孔為氏或云吞乙卵而生後賜姓予以子配乙為孔字乙即燕也此兩存焉或以滴溜穿石而為孔姓此尤不經今所不取孔父嘉為宋司馬生木金父木金父生阜夷父阜夷父生防叔防叔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即孔子之父也孔子居魯國闕里鄉鄉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戊申十月十三日庚戌生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庚申歲四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初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欲與諸侯落之召昭公孟僖子仲孫獲為介遂如楚三月過鄭鄭伯勞之僖子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四月楚子享公于新臺九月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二十四年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者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弟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

戴武宣三命茲茲恭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殺必屬說叔也與何忌孟懿子也皆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以定其位故何忌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王之命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象養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戎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國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君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之非也博辨閭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惡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來吾車也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師老君得禮之要也

疏繙經中其太謾

義曰繙帛亂取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以老君曾為藏史因而問焉老君不許於是繙六經以悅老君老君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君曰仁義人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老君曰噫幾乎後言夫蚊蟲嗜膚則通夕不寐今仁義惜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此斥孔子不宗大道而徇有為也

疏問禮歎乎龍德

義曰孔子問禮於老君而語老君以仁義老君曰夫鳥不日黔而黑鶴不日浴而白

黑白之別不足以為辨名譽之勸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子之所言其入骨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良寶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孔子歸三日不譚弟子怪而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有人用意也浩如飛鴻者吾飾意以為弓弩而射之未嘗不及而加之也有人用意悠然如遊鹿者吾飾意以為走狗而逐之未嘗不及而頓之也有人用意若井魚之沒於九重之泉者吾飾意以為鈎繳而投之未嘗不得而制之也及吾見龍則不能知也夫龍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遊乎杳清吾不能逐也吾今見老君其猶龍乎使子口張而不能喟舌出而不能縮形窮神錯而不能知所居余又何規老聃哉

疏在周室久之

義曰老君自殷武丁九年庚辰生於楚國苦縣至紂二十一年丁卯居岐山之陽號變色子風伯前驅彭祖為從以觀西伯之化西伯聞之徵為守藏史作赤精經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行之禮賢好義鳳集岐山故禮記云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陽即此時也遂以岐山為州之名鳳翔為府之號乃其事矣老君所居去鳳翔城北一十八里唐既受命於其舊所置唐聖官也武王克殷老君號有成子作璇璣經武王師之

疏將開道西極

義曰本相經云昔妙梵天王為貪快樂不修功德下生窮賈為煩陀力王復好畋獵殺害無道故老君以昭王時西入流沙授以浮屠之術而度之焉又西戎雜俗好淫

多殺皆學邪幻之法好事邪神老君乃往歷化八十一國胡王及九十六種邪法外道等也故云開導開即開悟導即化導也西極者在中國之西乃流沙八十一國等也

疏關令尹喜請著書

義曰尹喜者天水人也明習五經天文緯候陰陽之書無不諳博仕周康王時為大夫至周昭王二十四年知有聖人西度請出為函谷關令遂遇老君傳經就此門中分為八別一曰示見預祥者昭王之時天理星西行入昴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度漢融風三至紫雲浮關尹喜見之請出為關令以候老君也仙公序曰尹喜宿命合道預占見紫雲西邁知有聖人當度是也二曰託試尹喜者昭王二十四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老君乘青牛薄板車徐甲為御以來度關云吾家在關東田在關西明日當臘天寒取薪耳喜再拜稱弟子曰今日見君乃聖人也願少留焉又謂之

曰竺乾之國有古先生吾欲昇就皆寓託他事以試尹喜三曰傳授道德者道德序訣云老君謂尹喜曰爾應為此究利天下棄賢世界傳弘大道于神仙者矣以其月二十八日中時授太上道德經則是昭王癸丑年五月壬午去周十二月二十五日度關二十八日授經自殷武丁庚辰年生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文王受命凡一百八年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又一百年通前二百十五年乃西度關史記云老子在代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是也四曰示見神通者老君御車人徐甲本是枯骨曝露草中老君因見哀之以太玄生符投之遂化為人隨老君周遊二百餘年老君約云日產百金往至大秦安息以黃金償償之甲至關悅一婦人不欲隨老君西去遂作牒詣喜以訟老君索日雇之直老君謂甲曰爾本枯骨我以太玄生符救爾所以為人今還我符當償爾金也言訖符從甲口中出甲復化為枯骨喜見之驚怖為叩頭

請謝願乞超之老君又以符授之甲乃復舊尹喜見此神變彌加勤敬也五曰同還續觀者喜為關令即函谷關也在陝州桃林縣南十二里今有故關墟大唐天寶元年壬午正月七日老君於丹鳳樓降見告陳王府參軍田同秀出天寶靈符云在函谷古關尹喜舊宅勅道士及內臣往求之於枯桑下有紫雲白兔之瑞掘獲石函得天寶靈符於其地大赦天下改桃林縣為靈寶縣於其地置靈符觀御製御書碑銘今存焉尹喜以二十八日受道德二經後乃與老君同自函關歸盤屋終南山之陰尹喜所居之宅宅即喜結草為樓觀星望氣之所其宅尹喜昇天之後相傳謂之樓觀周穆王招隱士杜沖與喜弟軌居之有老君車板及支草樹秦漢累朝謁板始皇墨跡皆存焉六曰昇入太微者老君與尹喜說經及授九丹諸訣畢以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於喜宅南山上升入太微西昇經云說經畢忽失老君所在斯須館舍

光矣五色玄黃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示以一要得以守元忽見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重謂喜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七曰約會青羊者老君將昇太微謂尹喜曰千日功成求我於蜀青羊之肆也喜遂稱疾棄位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至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入蜀見老君於青羊之肆也其青羊肆在成都縣西南五里前臨大江古老所傳常有靈應以中和二年壬寅僖宗皇帝駐蹕在蜀因獲靈輅古篆符瑞喜動行朝皇帝駕幸其所致禮瞻敬勅置青羊宮其輅篆文曰太上平中和災六字自獲輅之後明年收復長安後年駕迴京闕矣八曰俱化西極者尹喜三年之後千日功成以丁巳年入蜀於青羊肆見老君老君與喜自蜀川乘雲駕遊天水昇三洞歷九天然後西化流沙八十餘國矣中和二年九月十二日以獲輅符瑞下勅曰昔者聖祖玄元皇帝與弟子文始先生講真經於樓

觀之臺約復會於青羊之肆共乘雲駕俱化流沙仙記傳聞地圖標載自周昭王于此日曆數約二千年景象寂寥蹤基罕落今因翠華巡幸玄輅昭彰珠光跳躍於庭前靈篆申明於樹下輅合古色字驗林徵中和之災害欲平厚地之禎符乃見足表玄宵降社太上垂祥將殲大盜之兵戈永耀中興之事業宜模勒文字告示諸道及軍前仍於其地賜內外行庫錢置青羊宮以旌符瑞綿付史館者即流沙西化益彰明驗矣著者表記也亦述作之謂也今詳此經乃帝舜時說已曾授舜今重授喜非時著述也疏於是演二篇焉義曰於是者發句之端也演者廣暢之理也二篇者指道德二經也王子年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書經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時

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刺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皆經國之微言濟生之大用則非止道德二篇而已今明此二經是函谷間所授尹喜之經耳疏明道德生畜之源固不盡此義曰道生德畜爲化之本也一切之法因道而生故云源也亦喻泉源能流其水無有窮竭同無也言此經所載法源化本無所不盡而無窮也疏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義曰文子通玄真經曰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理化淫敗以爲朴淳德復生天下安寧此道德之理國也道德務者百禍不能罹險阻不能危刑罰不能加謗讟不能隨代悖而不謬代泥而不汚人惑而

不疑人欺而不詐人善而不悅人懼而不怖內存其真外和其人幸無窮之壽而上賓于天此道德理身也

疏理國則絕於高棄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

義曰文子問老君曰理國之本如何老君

十六

曰本在理身也末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

國理者夫理國者靜以修身全以養生則

下不擾下不擾則人不怨為理之本在於

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

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

去就去就之本在於無為夫天致其高地

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期陰陽和非有為也

正其道而物自然化也此乃絕於高棄華

薄無為不言之旨也下經首章曰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是也

上經第二章曰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是也教者訓教於人可以垂訓

於永久也論語云子以四教詩序云教以

化之是也易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教者

以教於人而世之眾教皆以有執有為為

本今老君此教以無為不言為化故為眾教所尊理道所貴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蓋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御疏序下

疏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

義曰少私寡欲虛心實腹者上經第十九

章云見素抱朴少私寡欲上經第三章云

虛其心實其腹也及上所引經文並解在

正經中向下當辨務者惣事之名也君子

有常務論語云君子務本是也

疏此其要旨可得而言也

義曰要謂機要旨謂指歸此經乃理身之

指歸理國之機要可以言述固得而言也

疏又平窮理盡性閑緣息想

義曰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者窮極

萬物深妙之理究盡生靈所索之性物理

既窮生性又盡以至於一也又解云窮理

者極其玄理盡性者究其真性玄理真性

考幽洞深可以神鑒不可以言詮也閑緣

息想者隨境生欲謂之緣因心繫念謂之

想於此門中分為四別一曰意隨善境而

生善欲謂之善緣二曰意隨惡境而生惡欲謂之惡緣三曰心繫善念而生善想四曰心繫惡念而生惡想雖同因境所起分爲善惡夫初修道者既閉惡緣又息惡想以降其心心澄氣定想念真正稍入道分善緣善想亦復忘之窮達妙理了盡真性想緣俱忘乃可得道故云窮理盡性閉緣息想也

疏虞實行權

義曰處者居也實者真諦玄微所謂妙本之道也。大衆之趣也。權者因事制宜隨俗立教謂中衆之道以誘開悟亦猶理國理身之旨先實權教後入大道實教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云執大象天下往又云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又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也。權教者上經第三十六章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是也。疏坐忘遺照

宣止可以心照既用照得悟其照亦忘故曰坐忘遺照此皆大衆之道也。疏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殆不可得而言傳者也

義曰爲道之人遺塵達妙損之又損漸入玄微玄之又玄即階真趣下經第四十八章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上經首章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是也此乃得之於玄會契之於無爲非文字能詮非言句能述老君曰道若可獻則臣獻於君道若可傳則父傳於子斯固非可言傳也損者毀滅之謂也玄者深微之謂也

疏其教圓

義曰行有五教分爲五別一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初教也二曰見素抱朴虛心實腹漸教也三曰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先教也四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則無不理滿教也五曰清常存用之不勤天地有終大道無變圓教也合此爲教五者俱備萬行惣包故

曰其教圓圓者圓通一切道無不在之謂也

疏其文約

義曰約限也省也不出二篇包羅萬法不曰約乎

疏其旨暢

義曰暢通也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事有君不曰暢乎

疏其言通

義曰通近也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不曰通乎

疏故遊其廊廡者自以爲昇堂親與

義曰廊步廊也廡堂下也與內也西南隅謂之奧言世儒之士習道之人始觀此經自謂窮理盡性以極玄微耳

疏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義曰沉研鑽極考情運思探道之奧極道之源箋註詮疏以求聖人之旨所得之理逾少聖人之意逾深郭象曰秋毫之端細

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也秋毫者鬼秋所生之毛也端者末也

疏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義曰此引上經第二十五章以證妙道之名也有物者無中之有恍惚之物也混成者天地未分謂之混沌天包於地混沌無端天地浮載於水中積聚於氣內謂曰混元以其道氣化生分布形兆乃為天地而道氣在天地之前天地生道氣之後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莊子曰大道者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吾者老君自稱也混成之狀恍惚之象先天地混然獨立名號未彰言語路絕所以老君強為立名字之曰道強為立名名之曰大其道廣博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故名大道也

疏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
義曰大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見在太極之表而不為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故謂為虛極之妙本也以其生天地神鬼神帝故言其通生也道者通也虛者至無也極者至高也妙者至玄也本者化源也

疏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邑人也當趙太王齊宣王梁惠王時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隱於抱犢山服大丹昇天署位為太極韋編即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師涓子居世時為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皆言大道放曠無為之理大唐天寶四載四月封為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此則引第十二天地篇也太初者未見氣也有無無有無名者無有故無名號也此名未立強名之道以前大道無名強而名之謂之道強名之初天地之始也

疏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
義曰道通也通以一氣生化萬物以生物故故謂萬物之母母茂養之稱也經云者

指此經首章之詞也引此首章以證大道之名爾

疏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

義曰莊子天地篇之文也虛無不能生物明物得虛無微妙之氣而能自生是自得

也任其自得故謂之德也

疏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為德

義曰德者人之所得是也夫三才萬物資道妙用各得生成無不遂性故謂之德旁

通者周通之謂也品物者衆物也資者取也用也妙本者道也

疏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

義曰此下經第十四章文也引此正文重明道德生畜之義用合莊子物得以生之

理此明有以無為本無以有為用道德相須為上下二經之目也

疏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義曰真實熒然之謂體應變隨機之謂用者冥之道變化生成不見其迹故謂之體

也言妙體也莊子曰其來無迹其去無涯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也因此妙體展轉生死生化之物任乎自然有生可見而不為主故謂之用此妙用也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是也

疏而經分上下也

義曰冥冥之道上也昭昭之德下也太聖說經本無道上德下之別而詮釋之家強為箋解言道非德無以顯德非道無以明道無為無形故居化物之先德有用有為故在生化之後道居先故處於上德居後故處於下由是分上下二經亦猶天清而居上地濁而處下爾

疏先明道而德次之

義曰妙無生妙有由精以至羸次者亞也先後之謂也

疏然體用之名可散也

義曰精羸先後可兩言之體精而為本樸也用羸而為末器也故言散爾

疏體用之實不可散也

義曰同契乎無故不可散散者分別之謂也雖因用而有分別在生化終始倚伏相須詣理源實故不可散言萬形之殊舍妙道也

疏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義曰妙體妙用生於妙無是同出也由精而羸是異名也混而為一是同謂之玄也疏語其出則分而為二皆其同則混而為一義曰分而為二者體與用也混而為一者歸妙本也莊子曰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

疏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

義曰體用雖異是何散也相資而彰不可散也

疏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

義曰道經之中明此德者則明道資於德也

疏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

義曰德經之中明此道者則明德宗於道

也

疏是其體用互陳遮明精要

義曰道資於德德宗於道是互陳也互者交也差也陳者布也互觀其理皆達精微斯所謂不可散也

疏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義曰外分道德之殊而經有互陳之義不可以道經為上德經為下今異之者強而異之非玄理精要之旨也

疏經者徑也

義曰習道之踐路登具之徑門左丘明曰經者不刊之書也精要之道由徑而通

疏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

義曰因經通道斯道常明故曰常也因凡悟仙自仙極果垂文永劫普度無窮太平

長生皆由茲教故云通徑常行之道也

疏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

義曰每數也惟思也訓教也貽與也厥其也謀圖也數思者虔奉之義也虔奉聖祖老君垂教之旨與及聖孫詩文王之什文

王有聲篇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大其成功而傳國於子孫言玄元聖祖垂此無爲清靜之訓以及我唐子孫興此帝國傳弘道化也

疏聽理之餘伏勤講讀

義曰天子垂拱南面以聽天下之政理亦政也聽政之暇講讀二經亦猶乙夜觀書之義爾臨文曰讀演義曰講既宣其文復講其義遂爲註疏焉伏勤者尋繹不輟之義也餘暇也

疏今復一二詮疏

義曰詮評也講暢真義詳考玄微一二救陳蓋得其理國修身無爲清靜之旨也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

義曰要精要也妙玄妙也精要玄妙非書可傳理絕於言議之間故云書不盡言矣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無言之言窮理之理庶乎神洞幽蹟了悟忘言此故非文字可詮評也

疏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義曰粗不精也麤也略也裨益也助佐也網絃繩也網之上下有絃繩以惣之故張羅網者整其網猶衣之舉領耳淮南子曰舉其綱萬目張斯乃總衆目之稱也舉其大綱衆目可見矣言此疏可以佐益講學

之人開廣其聞見耳竊惟天章煥赫揭日月以齊光聖藻精微與乾坤而並運深入自然之室宏開衆妙之門竦崑閭於詞峰濬滄瀛於義海滯邪者望風而懸解忘返者悟教而知歸真粗闡至妙於前睿探讚古微於後二聖垂作萬古無倫而猶申裨助之言示謙冲之訓益明聖旨矣

疏凡六卷

義曰凡者凡例之言汎舉之謂也春秋序曰發凡以言例也上下二經疏各三卷亦粗明一生三之意六者陰數也三者陽數也三以象乾合乾爲坤離之則爲陽合之則爲陰言此疏包天地乾坤之要窮陰陽變化之微故成六卷爾又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

○

○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

羔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釋疏題明道德義

義曰老子者太上老君之內號也釋解已具前篇道經者此經兩卷上經以道爲目夫化導羣生貫穿萬法居衆法之首故三皇尊其道焉爲萬教之先故大演虛其一焉故一若道之數道者一之本下經云道生一是也夫其道也極虛通之妙致窮化濟之神功理貫生成義談因果縱之於已則物我兼忘蕩之於懷則有無雙絕道與德有相資相崇之義故云道德經也今於道德義中分三門解釋一者釋名無名方了玄教故經云虛無常自然強名字大道所以道義主無理物有病德義主有理世無感故藏玄靜云道者通物以無爲義今就明之道有三義一理也二導也三通也理者理實虛無以明善惡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通者通生萬法變通無壅上經法陽象天數奇故三十七章也老君說經本亦不執上經爲道下經爲德昔賢相承分

判故有道先德後其間經文互相明證具如序中矣吹道衰而後有德德衰而後有五常是明道德爲衆行之先五常之本故道經居先而德經次之也今依名釋道即前序所謂導也通也理也夫道德變釋分三門者一釋名二明體三用釋名第一道德玄絕自應無名開教引凡強立稱謂故寄彼無名之名者宣彼正理今誠名之無名方可了達玄教強名道德其義者何藏玄靜曰道以通物以無爲義德者不失以有爲功道無則能造物有累德有則能祛世空感今明道三義者理也通也導也德三義者得也成也不喪也所謂理者理實虛無言一切皆無故云道在一切有解云理者兼通善惡善道亦名通惡道亦名道善惡性空不乖此義但惡道稱道其意不然正以徒類稱道非闢就理爲釋若言隨事近理此說不妨所謂通者謂能通生萬物變通無壅河上公云道四通也所謂導者導執令忘引凡入聖自然經云導末歸本本即真性末即妄情也德有三義所謂德者得

於道果太平經云德者正相得也所謂成者成濟衆生今成極道此就果爲名亦實成空行就因者經云熟成之所謂不喪者謂德不失也故云不喪太平經云常德不喪是也此六義者互可相通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道中有德義者昇玄經云德等無等等無等是道也故云道有得義道有成義者河上公云非但生之乃復長之成之道有不喪義者既言常道常即不喪也德中又有理義者生神經云感應理常通應既是德故得有理義也德有通義者河上公云德一也一至布氣而畜養之德有導義者謂有開導之德論語云道之以德是也此就通門則如前解矣但道之言通通無所通而無所不通德之言得得無所得而無所不得故能忘已忘功生物成物今就此科更分五別一依名釋者前義也二因待釋者明非德無以言道非道無以言道德德相待強立假名故離道無德離德無道道是德義德是道義經云長短相形是也三所表釋者道德爲教正表不道不

德之理所以說道則言可道非常道明德則言上德不德故不道不德為道德之義四無方釋者正一德名有無量義如因述有成並其義也道無不在名何言屬故謂無方以釋其義五無釋為釋者既以不為名亦以無義為義故自然之義名無所有原其所由即是無義義曰道者因生以立稱德者從教以言名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有德故稱道有道故稱德德義取有體無為言道義取無通有為說陸先生經云虛寂為道體謂虛無不通寂無不應也臧玄靜云智慧為道體神通為道用也又云道德一體而具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而不二由一故二一而不由二故一不可說言有體無體有用無用蓋是無體為體體而無體無用為用用而無用然則無一德非其體無一用非其功尋其體也離空離有非陰非陽視聽不得掉觸莫辨尋其用也能權能實可左可右以小容大以不容小體既無已故不可思而議之用又無功故隨方不示見今不異此但知道德不同

不異而同而異不異而異用辯成差不同而同體論惟一不異異者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不同同者西昇經云道德混沌玄妙同也知不異而異無所可異不同而同無所可同無所可同無所不同無所可異無所不異也今更舉七義以通釋

一本迹者本則為道迹則為德本為道者以大智慧源常寂真身為體迹為德者以上德之君太上應身為體

二理教者理則為道教則為德理為道者悟說正性為體教為德者悟說正經為體

三境智者境則為道智則為德智理為道體理智為德體

四人法者人則為道法則為德人為道者以本迹二身為體法為德者以理教二法為體

五生成者生則為道成則為德道以應氣化生萬物以應氣為體成為德者德以成就眾生法教為體

六有無者無則為道有則為德無則為道以

因地空觀果地空智為體有為德者以因地有觀果地有智為體

七因果者果則為道因則為德果為道者以果地萬德為體因為德者以因地萬行為體以上七義互相交絡二而不二一而不

一是知道德為正體非果非因非本非迹不本不迹而開本迹欲明顯本由迹不果不因而開因果欲令修因趣果其餘五雙不言自顯明義用第三德是不有之有既能理無亦能理有道是不無之無既能理有亦能理無惑者謂玉貌金容道為實有今明道是虛無此即理於有惑河上公云道者空也王輔嗣云道者無之謂也惑者或謂常道乃至上德實是虛無今明是以有德此則除其無病故經云杳冥中有精此是一往相離聞名遺病及其進悟義則更深明道之為無亦無此無德之為有亦無此有斯則無有無無執病都盡乃契重玄方為雙絕故經云仙道無不無有不有也此則道必資於德德必稟於道老君說

經亦不執言上卷爲道下卷爲德二經文義互相包含後賢相傳強分其義是則道經含德德經含道聖旨序內已具舉明至於五千餘言亦不確定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不可局字數而妨文勢而就數皆失其大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經字諸家所解凡有四義一由二徑三法四常一由者三世天尊十方大聖因由經教證聖成具也二徑者開通道理導達衆生爲學者津梁登真徑路也三法者具趣玄妙至理精微可以執法羣生楷模衆聖也四常者妙理深遠冥寂玄通萬代百王不刊之典也具茲四義總稱爲經或結氣成文擬雲作篆字方一丈八角垂芒或紫字瓊章龍書鳳札劫初降世劫末歸天或刻玉鐫金竹木縑紙流傳演化篆隸隨時雖復羣妙不同皆玄聖之真訣爲理病

之良藥乃出世之妙門假使代變時移金銷石化而此經垂教常布於人天萬劫長存故云經也故題曰老子道德經疏卷上之上夫此二篇玄微五千幽奧統包萬法冠冕衆經而所說李代及過關時日降生先後宗趣指歸諸家所說未爲準的今別演四門以祛所惑

第一重明降生者老君至道之祖元化之宗長於上古而不爲先生於末代而不爲後況億劫之前即弘道化豈復待胞胎誕孕而謂之生邪今言降生者蓋表跡人間示有始也託形聖母示有生也母事元君示有尊也今此按經誥前後降生有三一以上和七年庚寅之歲九月三日甲子生於北玄女國天國靈鏡山李谷之間聖母曰玄虛之母當生之時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以浴其形因李谷而爲姓名玄元字子光乃高上之胄玉皇之胤位爲長生大主太平正真太一君金闕後聖元玄帝君今詳考其時亦是劫運之前朱靈上和前

劫之年號也二以殷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卯時生於陳國苦縣瀨鄉聖母曰玄妙玉女乃上帝之師後位爲元君詳此卽是亳州降生年月也據皇甫士安長曆所證甲子仙公云太歲丁卯下爲周師此卽

紂元年丁未二十一年丁卯老君居岐山爲周西伯之師自武丁九年庚辰至紂丁卯凡一百八年又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出關一百七年通計二百一十五年司馬遷云二百餘年是也惑者妄云平王定王

幽王屬王時老君降生此皆曲說信爲謬矣何者若幽厲平定時生卽不得與文王武王相見矣三以老君自棲觀與尹喜辭訣當昭王二十六年甲寅約會於蜀青羊之肆遂卽降生於蜀乃昭王二十九年丁巳尹喜千日之後到蜀重見老君之時也三度降生此義爲定

第二過關年代者老君以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西化與關令尹喜相遇因授以道德二經授經既畢卽以二十六年甲寅

四月於樓觀與喜相別昇入太微二十九
年丁巳尹喜入蜀訪尋老君乃於青羊肆
相見戊午年入流沙即此過關年月也何
者尹喜爲康王大夫至昭王時爲關令與
老君相見若據臧玄靜云幽王時西出隴
關即與出天寶靈符故關處所不同矣況
幽王元年庚申十一年庚午已滅年內又
無癸丑此爲誤也又文如海云成王二十
二年癸丑度關此又與尹喜不得相見亦
爲誤矣又云平王四十三年癸丑度關此
又在尹喜之後年代懸遠不同皆誤說耳
今詳按今古以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度關
爲定年代相合可無疑焉

第三說經時節者葛仙公內傳云黃帝時老
君爲廣成子爲帝說道德經及五茹之法
又應號五聖圖及紀聖老君內傳云老君
舜時號尹壽子居河陽說道德經教以孝
悌之道舜行之退身讓物導道貴德天下
之人從而化之所以舉十六族寬四兇達
四聰明四目外撫百姓內親九族得道於

蒼梧之野九疑之山又諸家所引皆言周
昭王時癸丑之歲於函谷關爲尹喜作道
德二篇上下經焉史記亦云老君爲關令
尹喜著書五千餘言又王子年拾遺云老
君周時居景室之山常與五老人譚天地
造化之事著書十萬言後刪其繁無作五
千言矣今按河上公授漢文帝上下二經
章句謂帝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
凡傳三人連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成玄英
法師解曰傳三人者務光美門子高丘子
是也以此詳之莊子云湯伐桀後讓位務
光務光不受抱石自沈於清冷之泉湯時
務光既死即授經在桀之前也足明此經
非是周昭王癸丑年及景室山中所著又
按黃帝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全載此
一章則是黃帝時說經所以黃帝著書引
此一章爾又按年代推之若是昭王時函
關者經至漢文帝時未及一千年則與注
經以來數不同益明此經是黃帝時及帝
舜時說爲定矣且帝舜在位六十餘年一

百一十二歲傳位於禹禹子孫相承十七
帝四百七十一年爲湯所伐湯子孫相承
二十一代三十五王六百四十四年爲周所
滅周自武王至赧王子孫相承四十一代
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九年爲秦所并秦昭
襄王四十九年丁未滅周歷始皇終子嬰
共四十五年爲漢所代漢自高祖惠帝呂
后至文帝元年相繼二十八年自舜至此
凡計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則明說經在黃
帝時注經在舜時非是函關特爲尹喜著
此五千文明矣願鑒之士宜詳之焉
第四宗趣指歸者道德經經包含衆義指歸
意趣隨有君宗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
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
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後趙
圖澄梁武帝梁道士寶略皆明事理因果
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
諸隸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
蔡子晃黃玄牝李榮車玄弼張惠超教元
興皆明重玄之道何異鍾會杜元凱王輔

嗣張嗣羊祐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專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又此經以自然爲體道德爲用脩之者於國則無爲無事自致太平於身則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駕景入規長生於國失道德則必敗亡於身喪道德則致淪滅故在手上士勤人抱之爲式也又道德玄序開元二十一年頒下其所分別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則上卷從第一訖第九章以無形無名爲宗明春道從第十訖第十八章無知惚恍爲宗明夏道從十九訖第二十七章以有精有信爲宗明秋道從二十八訖三十六章以歟重清靜爲宗明冬道其下卷自第一盡第九章明仁德次第十盡十八章明禮德從第十九盡二十

七章明義德從第二十八至三十六章明
智德從三十七盡四十五章明信德仁以
履虛抱一體以不恃不宰義以柔弱和同
智以無識不肖信以執契不爭其大旨亦
以玄虛恬靜冲寂希微爲宗體強名則有
五有四契理則無執無爲而諄諄之家執
文則多舛謬古今所釋獨學則或不周今
廣引衆文窮其指當明者詳採則可明年
代先後宗趣是非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美大

通可道章第一一就此章明妙本之義由
 曰此者斯也章明也分判一科段後義
 使彰明託文以樂十數之終謂章字
 章蓋因風雅凡有件段皆謂之章焉
 明者收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
 與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內從之謂
 源本之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之謂
 萬本之宗本化既從道而興則生諸法
 如木之源流
 無首標虛極之強名特名爾雅云初
 起○義云首者元也始也名東妙之歸
 為名道也此標者樂也虛極妙本也○
 為用本歸師範妙妙之門攝道歸可名
 向也復歸師範妙妙之門攝道歸可名
 用也合義七體用一曰可道之可名也此門起
 則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
 或空或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相或明
 是知體用是相因之義一體者形也
 庸也明者實也義云也二曰無名有名
 者明本迹也義云也二曰無名有名
 述也本不可無述生迹也述以見本無
 述而不可無述生迹也述以見本無
 老君謂仲尼曰六本者根也述者末也
 林也述者復之所出而述宜復哉述
 若通復明迹為復而復三使人復哉述
 若明兩觀也義云觀者所行之行也

資以為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義曰大道吐氣布於虛無為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名混漢寂寥邈為化主元氣資之以為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令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

疏易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三才生萬物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義曰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為三才也爾雅者周公所造以教成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通詰訓之指歸辯同實而殊號者也成九流之津梁泐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譚輿輪翰者之華苑也蓋興於中古陸於漢氏言中古者亦五帝之後三王之間故易繫曰作易者其在中古乎

有名萬物之母

注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與天地天

地資始故無名也有名者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也

疏有名者應用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為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義曰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眾物也眾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迹彰矣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注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靜解心釋神反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遂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違微矣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為欲亂以欲觀

本既失冲和但見違微矣微違也

義曰夫機械之心藏於胃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為理規聽逾速為理愈亂可謂見違微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通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手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為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慎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注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矣疏此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

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出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也

義曰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是迹從本而生也若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

○

同謂之玄

注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義曰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為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能修鍊俗變傳和則返

樸之風可臻太古矣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注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達玄示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達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

名色各自生意因令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達之又達可謂都忘

義曰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昭合乎道有欲既達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契都忘之者爾

疏正觀若斯是為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也

義曰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手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為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

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為觀音覽之觀也神照者觀音行之觀也道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于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門有三觀法一曰假法觀謂對

持也二曰實法觀謂心照也三曰遍空觀入無為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一曰無常觀二曰入常觀三曰入非無常觀四曰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一曰妙有觀二曰妙無觀三曰重玄觀四曰非重玄觀

聖何門中復有三觀一曰真空觀二曰真洞觀三曰真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羸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為之門爾無為有為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為五別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七

第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知章第二此章明德教義名同萬物而不同境則流注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要情次示有無傾尊結以聖人之理莫遠還淳之由義曰夫德怨衆生森森羣生涉境起情去道遠近聖人獨其志遠居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注之變則可以言虛心實腹之漸已矣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已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美善無主俱是妄情皆由分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

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已心所甘美者為美已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

曰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可道為體道本無也可名為用名涉有也二曰以有為體以無為用室車器以有為體以無為用其無也三曰以無為體以無為用自然為體因緣為用此皆無也四曰以有為體以有為用天地為體萬物為用此皆有也五曰以非有非無為體非有非無為用道為體德為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為二別以無為本以有為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為本以無為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無有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茲階級然在於冥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相澡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六

遠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是也

義曰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知美善為是而莫能為皆知不善與惡為非而莫能改聖人歎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伏義抱道守謙忘孝君親友悌骨肉乃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為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拿況於修無為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真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為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北遊篇黃帝謂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之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名遊執是非互生臧否理身理國者能無為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義曰老君歎彼常徒迷乎正道妄生封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夫執者著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即斥有執難即斥易○執易即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矣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而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於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

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義曰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為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伎之稱也陶者和土為器也各擅其伎則為易更而使之為難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之相形亦如鳬脰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脰非長因鳬脰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情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

義曰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亦在茲乎滯之則為執通之則為道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鳬

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不任自然之旨也

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無定位

義曰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羣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乎

音聲之相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
彼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
體非耳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
觀之譚

義曰夫天地噫氣而衆竊作焉律呂合和
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
樂怨怒哀思慙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
強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
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
方為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穀猶無有也樂託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心感於物而形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
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感羽旋謂之
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
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
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
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
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壹其
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聲音
之道與政通矣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

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為慙慙之音也
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官亂
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官壞角亂則憂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
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
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
音而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
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
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
知樂者樂於禮矣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
好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趨數煩志
齊音傲假驕志四者害其德非正聲也春
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清五味以和
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
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
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
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
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

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
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
製七日為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
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
西方曰閭闔西北曰不周北方曰廣漠東
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
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旋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
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
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
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
身之士閉視反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
道矣

前後之相隨

注六者相連遞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
生由是妄情有此名故
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故以新如
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
名名由妄立誰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

在三時空故旋旋還改亦美惡無定名也
義曰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
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派
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爾投足者舉步
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
絕前後之競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
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
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
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
乎道本雖先榮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
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
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
不知生死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
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
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
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
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
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
後之別忘變動之機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注無爲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
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
拱默非無爲也任其素者雖終日指揮而
未始不妄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
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用純德百
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爲
之事乎言出於已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
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邪
義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
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一曰得道之聖太
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二曰有天下之位
兼得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
也三曰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
文武是也皆廓然六合不言昇天矣四曰
博瞻之聖無天下之位周公孔子制作禮
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
合德之美也五曰有獨長之聖而無博瞻

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爲鼓
琴之聖子卿經明能碁之聖鍾期延州知
音之聖韓娥秦青謳譚之聖龔叔文擊智
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
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
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
爲哉所謂處無爲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
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爲於上物自
化於下可謂行不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
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
萬物作而不辭
注今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
人也
疏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
無事無爲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
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
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義曰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
豈待爲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有動作
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爲其

下自遂故開殿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爲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遊歌曰擊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

生而不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注今物各遂其性不爲已有各得所爲而不負恃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

○日不敢寧居

○疏今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爲已有今物各得其營爲聖人不恃爲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注云日慎一日尚書大也

○日尚書大也

○義曰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

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勍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爲之功也日慎一日以具疏解言聖人有反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藏其功故日加畏慎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慎謹也聖人無爲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注夫唯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不居而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老宅而天下安故云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義曰夫唯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夷而不爲有澤被萬物而不爲惠功濟天下而不爲已德冠

四海而不爲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其德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歛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爲不恃之利信哉博矣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降殺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八

卷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不尚賢章第二

前章明萬殊逐境
善化則歸標此章明
貴上不行無為則
以無為明化而後
聖人爲理賢人補
不用上自三五之
則國建功仗賢爲
街之行也賢人用
則志爭與不而於
手麗家珍貨則人
聖人虛心實腹無

不尚賢使民不爭

注尚賢有迹徇迹則爭與使賢不肖各當

其分則無事矣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人君崇貴才能則有徇迹徇迹則失真失真必是尚賢之由徇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爲使雲自從龍風常從虎則唐虞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義曰徇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辯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偽

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偽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無爲御人陶以太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則爲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叙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爲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陳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嚳之子母曰慶都帝嚳之次妃感赤龍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初有聖德十六歲以唐侯即位七十年都於冀年八十六

知子丹朱不肖明揚側陋廣求有德遂舉舜而歷試之聘以二女用觀其德二年禪舜舜即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堯壽一百一十七歲葬於濟陰成陽里中謚法曰胡善傳聖曰堯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裔牛之孫瞽叟之子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孕生舜於姚丘因爲姚氏名重華以孝聞舉用歷試二年乃即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舜年三十而徵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巡狩南方死於蒼梧之野壽一百一十二年命禹嗣位於九疑之零陵舜以其子商均不肖不傳位於子舜既入蒼梧不返二妃望之蒼梧九峯處處相似不知求舜之處望皆疑之泣竹皆斑故號其山爲九疑書云舜陟方乃死史云舜登遐蓋言舜昇於高遠之處而遂不迴道學傳云堯爲太微真君舜爲太極真君九疑山記云舜時降於山中此乃皆證位高真差肩大聖是則得道登遐而爲神仙明矣昔魚鳧遊於瀟山飄然

飛翥望帝居於石紐遽致起騰軒皇昇龍
於崑湖夏禹來瀝於鏡水莊子大宗師云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
氣母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
玄宮所以神農司於南極穀湯在於北玄
武丁位為紫府陽甲位為蒼元文王位為
太虛武王位為太平康王位為少華穆王
位為九元漢景位為太一漢文位為通玄
八帝位為八魁漢武位為玄成此皆理國
之君登真得道上列真官之任則堯舜登
仙固其宜矣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愷也
昔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伯翳仲堪叔獻李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
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
遍也元善也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璜
鼓搗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齊中也
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此十六族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為堯
臣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五教者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高辛帝之
後八元其苗裔也乃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也舉八愷使主后土乃稷百事莫不時叙
地平天成高陽顓頊之號八愷其苗裔也
及僅為咎繇益之倫也咎繇子庭堅是矣
禹作司空徒五教在寬禹在八元中矣禹作
司空平水土后土地官禹在八愷中也內
平者內諸夏也外成者外戎狄也舜舉十
六族而天下理外內和平此春秋文公十
八年皆僕弑其君而奔魯季孫行父使史
克引此事以諫魯宣公也伊呂者伊即伊
尹生於伊水之上空桑之中佐殷為相以
輔太甲謂之阿衡其先伊摯佐湯立社稷
致太平伊尹之子伊陟佐太甲之孫太戊
三臣之勳著於殷朝也呂者太公望也姓
姜字子牙釣於磻磯獲大魚剖之得玉璜
中有兵符子牙習之年逾八十周文王卜
畋渭濱其繇曰非熊非羆唯王者師遂畋
獲子牙載之以歸後以兵謀佐武王克殷
肇興周業初封於呂或封於甫故尚書穆

王之時有呂侯或云甫侯是其後也太公
既克紂乃封國於齊召康公命太公曰五
侯九霸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太公之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後桓公小白為諸侯盟主至春秋
之末其臣田和遂遷齊康公于海上乃奪
其國焉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
象三台三台六官者太尉司徒司空太師
太傅太保也三台六星上中下台各二星
在紫微之南以拱衛帝座起文昌抵太微
天階主三公九卿士庶九州色明而行列
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從上台至中台十
六度中台至下台十六度二星間相去半
度析則為奢狹則為迫又上星主天子中
星主伯子男狄人下星主卿大夫小句而
明白吉搖動變色為兇一星去天下危二
星去天下亂三星去天下不可理矣太師
者師範一人儀刑萬國太傅教以德義太
保保衛其身太尉掌武統兵司徒敬敷五
教司空主平水土謂斯三公上應三台也

阿衡者阿倚也衡平也天子倚三公以平正天下尚書云伊尹佐殷為阿衡也覲覲者希望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使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實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

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

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為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

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矣

義曰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冲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蒙由

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饗猶有尚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下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為盜也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注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也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義曰希慕羨望也性識有限而羨望聰明是為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

特願行未同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器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廓未能絕欲惡境所牽仍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具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

是以聖人之治

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

義曰天真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胃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脏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以安國也恢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

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昂之焉

虛其心

注心不為所欲所亂則虛矣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虛全具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也

義曰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矣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淨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

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士縱心而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兇以勸人者皆為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今不有也定心者今不惑也息心者今不為也制心者今不亂也正心者今不邪也淨心者今不染也虛心者今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其心矣

實其腹

注道德內充則無矜拘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矣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傳閭沒汝克諫魏武子之詞也欲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

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名也天子有史官諸侯有國史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孔子述經左丘明為傳起周平王四十八年魯隱公元年太歲丁巳歲星在降婁當晉鄂侯二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楚武王遼十九年秦文公四十四年宋穆公和七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燕穆公十八年乃春秋之始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太歲戊午凡二百四十二年歷周一十四王魯一十二公行事當晉定公午三十一年衛出公報十二年蔡成公怡十年鄭聲公勝二十年齊簡公嘉四年楚惠王章八年秦悼公十一年宋景公頭曼三十六年陳閔公越二十一年無敬公六年吳夫差十五年乃春秋獲麟絕筆之年也其書凡三十卷三十五萬

二千二十五言十九萬四千五百九十字
本十五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字解晉征南
將軍杜預字元凱註問沒汝寬諫者春秋
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爲政以其子
戊爲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戊
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詎人之太宗以
女樂爲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
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
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
○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諍曰惟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
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多食饋之始至恐
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
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
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止是以三歎
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諡也疏云武子則武
子名穎諡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
之言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腹則易
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賂小

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
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
弱其志

注心虛則志弱

疏志者心之志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

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義曰詩序曰在心爲志夫心之所起爲志
所行爲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
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爲理之本矣

強其骨

注腹實則骨強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
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強也

義曰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
堅固有備於內爲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

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
政清則民靜實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
謂也力豐者骨強之謂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注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

疏聖人所以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
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義曰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與爭欲既無
清靜自化矣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注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
爲也

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
漸陶淳化不敢爲循迹貪求而無爲也
義曰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

皆返無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注夫於爲無爲而人得其性是則淳化有
乎矣

疏夫得其性而爲之雖爲而無爲也且絕

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
全其於爲無爲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
人因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義曰無爲之理其大矣哉無爲者非謂引
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

滯而不流撓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跡泥用橈山用標夏漬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為也乃

十三

無為矣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行為表

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

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

則羣臣輔轅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

也無聲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大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

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

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

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

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道沖而用之章第四

疏前章明貴為理此章明妙本之用不行為則至標道沖示至虛之宗本坎云性解明

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

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微今蓋知其趣爾○義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無盈行之於身則先虛後一運之於內則紛和和平歸乎德動之前乃為象帝之所歸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為萬有之所歸也

注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之功曾

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不敢定言

淵兮似萬物之宗

注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

淵兮深靜故似為萬物之宗主也

疏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為用也夫和氣沖

虛故為通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

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

深靜常為萬物之宗注云或似者道非有

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我曰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

其中深玄寂靜為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

道必致害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

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

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

以安為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速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倣於此不敢定言也

挂其銳解其紛

注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鉅利釋散紛擾若

俗學求復則彌結矣

疏挫抑止也銳鉅利也解釋散也沖虛之

用物莫之違故鉅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

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

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繕性於

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鉅利紛擾因欲而

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義曰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鉅銳之情以

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

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事不

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

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

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

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

資於道也。莊子騁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結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

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

和其光同其塵。

注：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焉。

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

○湛兮似或存。

注：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

疏：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

義曰：沖和之道，散被羣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衆同也，匱乏也，道雖散被羣生，至妙之本，寂寂沖

虛常不之絕，故云常存也。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注：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宰象似也。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

至道，沖用生成萬物，尋貴所以不測，由來

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

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

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與

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義曰：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

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

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

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

爾，亦如上帝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

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

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為出

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

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育

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

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

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

物生也。齊乎巽，萬物絜齊也。相見乎離，聖

人南面而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

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

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

終始也。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

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

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主。天地之元

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泉然澄靜，以

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

天光而燭物，含塵垢而居尊，其無為之化

可齊乎象帝矣。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九

卷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地不仁章第五
陳前章明妙本沖華明倫愛成私偏私則難善首標窮明用虛而不恃結以多言數窮門今必守中和義曰夫以仁為仁則有執不以仁為仁則無私帝王之視尊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為功尊生愛物自處帝王不以為意任妙氣以鼓絳任女化或以生成乃為至北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矣草木有榮華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錢未若不仁為仁之大也運彼仲和守其清靜為理身之要妙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注不仁者不為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聲蓋之恩令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視芻狗無貴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之無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

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中以文繡及其已陳則庖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羣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注云弊蓋之恩者權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禮運文者也

義曰古之祭法有為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邊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莊子天運篇孔子西遊於衛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魯人也小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孔子曰自吾有顏回也門人曰益回以德行者名居四科之首孔子所以稱其賢也三十二而早死孔子哭之慟故曰苗而不秀秀而不實不幸短命死矣回顏路之子也回問師金夫子之行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乎顏回曰何謂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筐衍中以文繡尸祝齋

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筐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聚弟子而實之故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是亦將隣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仁恩之為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為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高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立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愛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注橐者籥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

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生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注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

疏橐籥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故動而愈出也

義曰橐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橐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兩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為橐五氣為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虛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周

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言百姓日日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蓋道冥昧不以功為功故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注多言則不調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適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適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調者訓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訓答者也

義曰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難堅合異反自為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招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

為美善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疏前章明兼愛成神者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玄功之母物結以神神妙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心義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養為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為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

谷神不死

注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名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

是謂玄牝

注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

疏谷神者明谷神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為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

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義曰：谷神之義，響應若神，分爲三別。第一謂谷神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所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爲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爲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爲鼻牝地也，於人爲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食氣則與天爲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爲徒，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實形，絕穀食氣爲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注：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爲根本矣。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泄，故資稟得一以爲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

義曰：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泄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注：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也。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其若存，無私故用不勤。倦爾。

義曰：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急，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柝層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

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章第七。疏：前章明谷神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皆明此。天地以爲喻，則舉聖人以轉明。結曰：無私成私，蓋將欲勤此行之。義然此標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聖人之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歸矣。

注：此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

疏：此標章間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義曰：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處無氣，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爲象，象虛也，積塊爲形，形實也。

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

注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

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

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羣材而皆資稟

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

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

養萬物不自競益其生故能長生

義曰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

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郭主人

之例也立理發問因自答之以顯其事爾

為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

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羣品羣品得生

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

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

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

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為衆庶熙熙

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
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
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
久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注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

泊故身存

疏是以聖人做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

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養故身先

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

畏害故身存也

義曰理國不矜貴以有為不勞人以自奉

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窮不有其

位也其死無諡不多其功也其實不聚其

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

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代之衰也其君則不

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

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

身之道也豈若辟璵珀之枕焚雉頭之裘

羅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
竹帛平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
為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
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
遠乎哉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

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

存是成其私也

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

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

已乎

義曰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

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為天下之先故

能處人之上不為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

長所以德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

廟安寧此之為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為

私故成此先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

明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

遂欲成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

歡逐欲前舉後苦何哉極而遠樂而墜於
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
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昇乎九
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上善若水章第八

此章明主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有標
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
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
也○義曰大水之為德也柔弱平細
居順處下隨時應決往而方圓流作
衆源散為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
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
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
為礙其利物之德雖沖之用近於
道矣老君舉水為喻以勸修通之人
欲今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之
以不爭之德誠無尤過之事矣

上善若水

注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
喻也

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至虛懷於法
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
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也

義曰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
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
以水與道相隣故舉水為喻上善有善而
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其功
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為善

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洎栖巖之人能
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為喻以道
為法以上士為能行之人也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

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

義曰甘者水之味也涼者水之體也水為
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為德其色黑其性
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
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為一即無

一之一水亦為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
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則明水

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
成以能潤故耐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

疏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能鑒

人衆流值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
爭此二能也

義曰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
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
柔矣夫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為

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之二能也

疏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義曰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污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爲勝故爲三能也

故幾於道

注幾近也

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義曰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系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迹謙光則神仙可冀矣

居善地

注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下流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本好流下同至人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義曰此明處下樂卑爲安國存身之道也天以清淨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

心善淵

注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義曰此明澄靜清虛爲樂已洗心之術也

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

與善仁

注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滋潤品物也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

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義曰此明潤澤品物爲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

言善信

注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之詞也

義曰此明信實無欺爲真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

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與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食去

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

政善治

注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羣物令其清淨也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

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
洗滌羣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

義曰此明真正化物為華凡成聖人法也
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
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

方數稱谿工之適文侯以為谿工子方之
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

富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
為人也人貌而天虛錄葆真清而容物物
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心意也銷無擇何

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
其容儀心冥于道物觀自悟邪志盡銷亦
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適也哉

事善能

注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

不滯於物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
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
川壅之為他停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也
義曰此明因機任物為樂應圓通之用也

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得天
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
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
之治矣

動善時

注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津冬
凝矣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象物感斯
應如彼水性春津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
善時

義曰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戒津
散也春布陽和層水釋散冬有寒洄流水
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
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
夫唯不爭故無尤

注上善之人虛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
流既不違迕於物故無尤過之地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
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曾不違迕
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義曰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
無爭為爭之者其事眾也亂逆必爭暴慢
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
必爭違慢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
必爭專恐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
則與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
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
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愆禮法
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者殺人
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
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
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為而不
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虛心無
欲也曲全者曲已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
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
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
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七善遵彼三
能國泰長生之要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疏前章明至人善
行柔弱故無尤此
章明凡修潤情偽盈故有咎首標持
盈損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在食求結以名逞身退今急功而不處也○義曰前章舉水為喻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為首更彰持盈之非欲使急功退身以將盈人之美簡

注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止也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戒云不如休止

義曰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

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盈滿三者

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持祿至於

盈滿大凡知進退不念善道執滯不廻

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藏

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功劫侵奪報惡

行盈滿者得刑危殘害報權祿盈滿者得

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注揣度也銳銳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

富貴必僞生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疏揣量度也銳銳利也凡情滯溺今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銳銳欲心鬼瞰人然生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

義曰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功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注此明盈難久持也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

萬而焚身難亦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

實坐貽致寇之憂以其實害豈云能守此

覆釋持盈也

義曰假令明能揣度銳銳貪求金玉珍奇

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

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放其死亡豈能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今德而聞重弊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今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注貳離也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今

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無壞亦無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今名

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注凌取也

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雖斷尾者春秋周景王于子朝之傳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已不全

冀免為犧之用雖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智不及雖矣不貪之

實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實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

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

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

以下原開

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文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月中則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處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疏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臨億兆之人先宅萬方廓無四海而不守持盈滿室之戒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羊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載營魄章第十疏前章明欲情

載營魄章第十疏前章明欲情

載營魄一能無離乎

注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

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

陽氣盈滿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

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

淳一能無離身也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

象魄然既生則陽氣盈滿虛魄能運動

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故春秋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言

人初載虛魄營護陽氣常使盈滿人則

生全若動用不恒散散陽氣復成虛魄而

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

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淳一不令

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義曰載運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

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

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

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

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為鬼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魂制魄守道為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虛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

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日望之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眺行疾也天對曰衡其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圓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鄭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

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伯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辭也以其利患生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渾一者渾和也不雜者除垢止亂無今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來降於己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窈窕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

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窈窕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注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矣疏專專一也沖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今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也義曰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氣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加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注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今清靜能無疵病乎

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靜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

義曰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徧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靜制之則動淪染欲既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靜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遠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其心也

愛民理國能無為乎

注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則德全故可為君也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此無為也能為之乎義曰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以無為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

苛則為暴也賦重役煩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為基以德為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注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闔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

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天受闔謂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乎

義曰修愛民理國之事為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己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

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火電繞樞然後稟裁降賢誕皇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眾叛親離兵

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且實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闔一闔之謂變者易繫辭云謂開閉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

謙者易謙卦辭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順曆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開戶謂之乾乾陽也開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闔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

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
守雌靜以化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注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須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
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
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
無知乎

義曰明白惠照也惠照之心照無遠近煥

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息念忘心
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
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
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今忘功息
照亦猶黠纒塞耳以閉其聰冕旒垂目以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茲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義曰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德任物生畜各隨其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注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
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庠長而不為主宰
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
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

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
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令物各得
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長而不宰者
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
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義曰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

動法天時雖靜平和收視返聽體道生物
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為政而不恃
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
愛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三十幅章第十一

[illegible]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注此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衆夫轅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轅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容無則轅廂之有皆為棄物矣

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
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
利也

義曰轂總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

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轆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虛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轆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虛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

疏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衆類磅礴群材通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乃一象也

義曰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群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昆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惚恍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

疏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原天下之動用

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義曰衆竅者莊子齋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諠者叱者吸者叫者諠者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之動用者易繫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淳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

疏且就車而論則轆廂有質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轆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轆廂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

義曰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轆廂之有以成車中之空無也

疏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麤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義曰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

不彰亦猶轆廂為車之用乾坤為易之軀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為喻以喻妙道故云麤喻也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注埴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缶之器者也

疏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

義曰和土為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

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辭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是故云鑿爾

疏鑿穿也門傍總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

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爭路也爾雅宮謂之室義曰毛詩文王之什絲絲篇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父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歸之者衆狄人侵之公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曰狄人之所好者欲吾之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策杖而去之踰梁山而邑乎岐山之下邠人曰仁人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未有宮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室室也箋云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窰也此言其在邠創業之時爾邠者所封地名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

宮室蓋取諸大壯以製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室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上古之人夏棲木上冬拾杼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蹊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鬬爭也此謂室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為宮通衆所居為家室屋宇堂堂事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為內外分為房室故孔子弟子有外堂者入室者則堂為通稱室在堂內復為分別矣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羶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義曰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則不能生成道非物則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疏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義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為故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故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為器畫卦觀象以制文字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剡

木為矢制以官室結為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為兵揭竿為旗斷木為耜耨木為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

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實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習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

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十一致爾

義曰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無端

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科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二十三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疏前章明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即發狂首標色聲滋味咸傷當所以為病決云收攝貪食明逐欲所以為病結以聖人去取示金真保性之要
爾曰義曰前章明利有用無此章戒用之太過色聲之所以養耳目也過之則盲聾食味所以養身也過之則為病復馳騁食貨甚於三者之傷耶且耳目口之所急待之以養命可去也尚欲損而去之馳騁貪貨非性命之急而欲害甚於聲色味而能去是速之甚矣夫君明此使肉去外損以為理國理身之要旨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注目悅青黃之觀耳耽宮徵之音口嗜芻豢之味傷當過分則坐令形骸聾盲爾疏五色謂青黃白赤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甘苦酸鹹辛與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與差失味也

義曰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宮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

發生也徵者杜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五色者按王叔師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皂則黑而為五色也目不見五色謂之盲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別尊卑之師獸而辨之匪曰盲乎耳不聞五聲謂之聾五音之設本以通天地之氣彰五行之聲悅而辨之不曰聾乎口不辯五味謂之爽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以養於人美而耽之不曰爽乎姚信士緯曰五音成而鄭衛作五色成而綺縠生傷當過分內以致疾滯而不已外以害德雖不傷於視聽無廢於飲食其於滯者不移亦同乎病也易順卦辭曰慎言語節飲食斯亦戒之旨也春秋富辰諫周襄王曰耳不能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昧盲也理國者滯於一隅民必壅闕而成蒙理身者滯於一隅氣必憤薄而構病所宜戒哉孰又況耽滯代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唯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爾

義曰夫目悅妖麗之色耳耽鄭衛之聲口嗜珍鮮之味則心有滯著不通而流遁忘返大則忘天地四時之序次則違事卑禮樂之倫小則生侵凌怨爭之禍惟國惟家皆失理矣則自古及今以色以聲亡其家國者衆矣豈獨末婁婁已喪似麗姬而已哉味之起爭亦有羊羹解龜之禍矣羊羹者春秋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楚子之命伐宋宋華元樂莒帥師以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以食士其御羊斟不預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宋師大敗鄭人囚華元獲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羊入華元逃歸立于羽外告而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答而叔棼奔魯叔棼字也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馬小雅所謂人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矣解龜者宣公四年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靈公太子公子子公之歸子家子家名歸將入見子公之食指動第二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于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樂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謂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子公懼譖而從弑故書首為惡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名其實子公樂指而戕斯禍爾復有滯金石之音者不能聽無聲之聲耽玄黃之狀者不能見無色之色嗜甘辛之味者不能知無味之味自喪其道以擬死亡矣

馳騁敗獵令人心發狂
注馳騁代務耽著有為如彼敗獵唯求殺獲日以心關逐境奔馳靜而思之是發狂

病耳

疏此言耽滯聲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耽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騁而觀之是心發狂病

義曰耽獵者國之正禮也時而行之則為禮不時而溺之則為亂亦猶人之四肢百體屈伸動靜得其宜則合於禮違之則為狂矣禮天子諸侯每歲三畋一為乾豆祭祀宗廟也二為賓客交二國之好也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時而不畋則曰不敬畋不以時則謂之暴所以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俟農隙以講武事也獮未祭魚網罟不施於川射未祭獸豕不遁於野鷹隼未擊爵羅不張於林修祭禽之禮展三驅之仁順天時也天子仲春教振旅遂以畋獵仲夏教蒐田遂以蒐仲秋教理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大司馬以掌其事山虞澤虞以供其職蓋以教武事示民時也則有不違典故外作禽荒暴物犯時十旬不返馳騁莫已遂為發狂人怨國危失

禮致禍也況人之心馳騁逐境爭奔外弱色聲內傷神氣發狂於身乎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注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妄求難得故令道行有所妨傷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材器為貨難得之貨即性分所無求不可得夫不安其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倪所以妨傷道行義曰材器者性分之貨也珠珍者世間之貨也性分所無之貨矯竊即行傷珠珍難得之貨貪求則身辱所宜任其性分守彼天常矣人君貪求珍異則下怨民殘理身貪求珍異則行傷身辱是乖失天倪也天倪者天然之分也莊子曰始卒者若環莫得其端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物均齊豈有妄哉皆天然之分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謂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

義曰不為目者以其妄見妄視滯於色塵傷性乖和聖人不取為腹者懷質朴抱忠信養元和薄滋味可以致道可以化民聖人為之何者目之視也聖人為之方故制

禮經以檢之日無浮視將入戶視必下視瞻無回其乘車也立視五雋式視馬尾顧

不過較不妄指不妄視斯謹戒而敬慎也不敬不慎者理國則傷政理身則傷性聖人所以不為之矣色塵者有形可見為色

有染而不可見為塵塵細色蘊皆妨於行

修道之士先除其色反神照內次除其塵

滅心忘外塵者染之於心關之於念即名為塵故六根所起則為六塵染六塵塵淨猶有六細塵染六細塵淨復有六輕塵染六輕塵淨方契於道見於無色聞於無聲

味於無味入於無形了於無為乃謂之證道果也

故去彼取此

注取此含受之腹去彼妄視之眼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義曰腹者容受而無情故取之目者觸見而有欲故去之夫人君之心膺聖為本理國之道清淨為基其逐獸荒原奔車絕轍六龍逸足萬騎莫追與鵬鵠以爭先共熊羆而賈勇日月虧蔽旌旗糾紛敗獵忘歸殺獲無已風雨恒若宮室或空此謂之騷狂也若復貴遠方之物產貪無用之土疆嗜藟暫而討西夷伐大宛而取名馬關塞有不歸之魄遠城有怨曠之魂天下流亡戶口減耗赫赫宗社幾陷冠讎青史具書百代為戒曷若去彼取此遵老君之明詒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寵辱若驚章第十三
此章明寵辱皆驚貴身則樂遂首兩句標宗以起開次十句因開以明理故貨既下既寄託以結成○義曰寵辱食貨既下既寄託以結成○義曰

寵辱若驚

注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未忘寵辱故須驚也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矜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位自驚於卑辱光寵則矜拘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義曰聖人膺鑒得喪混同尚以死生為一條豈復寵榮而辱懼故戒之曰得寵亦驚

貴大患若身

注身為患本故矜貴其身即如貴大患矣此答云貴身如貴大患而乃云貴大患如身者欲明起心貴身即是大患有貴即身

寵辱若驚之旨爾

此則寵辱齊一得失混同也所以言驚者寵為辱本安得無驚且人君富有天下事繼百王告類上玄君臨萬有亦當馭朽自戒納隍軫憂乃能享此大年保其遐祚矣人臣之遭遇也九遷三接之澤既已厚矣兵符相印之任亦已重矣高冠大旆長轂朱輪氣墜伊臾權傾衛霍亦當夙興夜寐履薄臨深乃能克保福祿免貽覆餗矣故今尹三已而無愠考父三命而益恭達其理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苟能達道則富貴賤寵辱得失無所驚也易繫曰吉凶與民同患正義謂非獨凶者人之所憂患吉者亦人之所憂患也何哉既得其吉又患失之此亦

是大患故云貴大患如身若如此此上兩句正標

疏貴矜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耽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貴乎貴大患矣即身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只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忘身是知患猶貴生身為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義曰夫至人順道忘患忘身內忘肝膽外遺耳目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此即有身亦猶無也豈復憂其患乎所以世人之身內則飢渴苦惱晝夜相攻外則風寒暑濕循環相害疼痛痒聲色繁華嗜欲是非利名得喪六情中撓萬境旁牽皆為患本矣西昇經曰身為惱本痛痒寒溫意為形思愁惱憂煩吾拘於身知為大患觀古視今誰存形完是也患隨身立身存則患生寵與辱偕寵極則辱至老君恐世人不曉故兩舉以明之將細指陳復下句發問矣列子天瑞篇云人自生至終

大化有四嬰兒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兒神專志一德充氣和善莫偕也其在少壯血充氣溢欲威心侈德殆衰矣其在老耄也欲慮桑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方於少壯氣已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也此四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惟得道者反之矣理身之士其自昂焉爾

何謂寵辱寵為下

注前標寵辱如驚恐人不了故問何謂寵辱夫得寵則憍盈無不生禍是知寵為辱本故答云寵為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則憍盈憍盈即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也

義曰老君恐人未曉前義舉問欲以重明既立問者之詞乃為對答之理云寵為下者辱因寵至寵是禍階世人視寵以為榮聖人觀之以為下也恃寵憍盈者春秋隱

公四年衛公子州吁恃寵而好兵其臣石碻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不納於邪僑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者不憍憍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公不聽明年桓公立州吁弑桓公衛人殺州吁焉是則因寵獲禍可謂寵為下矣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注寵辱循環寵為辱本凡情感滯驚辱而不驚寵故聖人戒云汝之得寵當如汝之失寵得辱亦如吾戒汝得寵而驚懼也故結云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夫寵辱循環寵為辱本代間衆生得寵則忻喜得辱則驚懼聖人戒云禍福循環譬之紉纒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僥逸其驚相若故結云寵辱若驚義曰得寵不驚得辱則懼者常情也寵至而懼其僥逸辱來而知其禍患者君子也得寵而驚日慎一日即無禍患之辱矣得

寵不戒以憍以矜必有危亡之辱焉人君恃天之寵不恤於人則景命遘華矣人臣恃君之寵持權傲下則刑悔將及矣纏索也糾結也糾纏相循之貌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

注恐人不曉即身是患本故問也

疏恐人不曉故設問以明

義曰亦如何謂寵辱之義世人得寵而不思其辱故辱至則驚老君欲戒於恃寵之人故重自發問爾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注身相虛幻本無真實為患本者為吾執有其身痛痒寒溫故為身患

疏吾所以有此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

內竭於貪欲形體外勞於奔競然疲役非患而何

義曰疲役也吾我也指名身也身相既有患累隨之勢利相高故好榮防慮亡危故惡辱若夫強干人事妄辯是非得則僥

侈以恣情失則憂驚以損性損性則心神內竭恣情則奔競外勞或憔悴江濱或恹惶澤畔形疲心役為患深焉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注能知天地委和皆非我有離形去智了

身非身同於大通夫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繫於大患乎哉

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承答辟問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者也

義曰無身者非頓無此身也但修道之士能忘其身爾業報經云衆生苦惱常為有

身生死輪迴不能自出以何方便妄想得除太上曰妄想顛倒皆從心起強生分別

繫念我身觸境生迷舉心皆妄以此流浪論乎生死但當定志觀身盡皆虛假既知

虛假妄想漸除妄想既除內外清淨自悟

真道謂之忘身既忘其身患累息矣莊子曰適來者夫子時也時自生耳適去者夫子順也理當死耳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此達人之忘身也幻者假妄變化之謂也真實者解道之謂也坐忘遺照者安坐忘身

之謂也外忘萬境內忘一心心若死灰形如槁木不知肢體之有不知視聽之用體黜聰明遺形去智以至於大通通無不通汎然無主此達人之忘心也顏回得之以告於夫子焉如此則天地之大吾不知也日月之明吾不有也何榮辱愛惡之

可滯哉帝之懸解者性命之情得矣寧復繫於大患乎則無身無患養生之要也委和者莊子知北遊篇承答為曰身非汝有

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言天地結氣而生氣上氣下曰順爾若身是汝有美惡生死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成非汝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皆在自然中也達此則近於道矣何大患之可憂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注此章首標寵辱之戒後以寄託結成者

夫寵辱若驚未忘寵辱貴愛以為未忘貴愛故以辱校寵則辱不如寵以貴方愛則貴不如愛驚寵辱者尚有寵辱介懷存貴愛者未為兼忘天下故初則使驚寵如辱後欲令寵辱俱忘假寄託之近名辯兼忘之極致忘寵辱則無復驚忘身則無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也

○疏言人君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

義曰夫人君自貴其身而為天下者必自尊自大作福作威以臨於人以肆其欲窮華侈之飾極奢麗之求外則殘物虐人窮兵縱武內則理臺瑣室酒池肉林飲天下之怨嗟資一身之逸豫尊其名號深其溝隍賞有臺榭陂池宿以妃嬪嬪御不知人

十二

十四

之離心離德而欲為萬世之基淪滅不暇若暫寄於天下爾

○疏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慈人則推樂故可託身於萬人之上長為之主矣

○義曰夫人君自愛其身而為天下者必以恭以謙以儉以約謙恭則怨敵不起儉約則嗜好不行無怨敵則人安無嗜好則人富如此內睦九族下親萬民遠懷近悅上下交愛却千里之馬惜十家之財非飲食早宮室外無征伐境無勞人享祚久長可以永託於天下

○疏然此一章首驚寵辱結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存貴愛不若忘貴愛寄託天下不若忘天下故為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則未能無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為有德矣

十二

十五

○義曰身為患本寵辱由身而生能忘其身則忘寵辱矣忘寵辱者寵至不喜時之來也辱至不驚時之去也不充詎於富貴不墮獲於貧賤非至達之士孰能與於此乎忘身者身與道合昇為雲天與道無為當有何患乎非至道之士孰能造於此哉忘天下者遊心澹漠冥神虛無任物自然而然不以汨其慮無私而天下理然後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氣無所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功蓋萬國而不自已化貸品物而不為有無名無稱使物自遂豈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與萬物為體而歸乎虛無故黃帝得之以登天太皞得之以昇玄此聖人忘天下而至乎道也太上之君下知之臣解在十七章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十四

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章明妙本無聲故在而用而皆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聲故在而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於色聲次六句尋實必歸於無物又五句以證今之義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之義

視之不見名曰夷

○ 注此明道也夷平易也道非色故視不可

見以其於無色之中能色故名之曰夷

○ 聽之不聞名曰希
注希者聲之微也道非聲故聽之不聞以其於無聲之中獨能和焉故名之曰希

○ 搏之不得名曰微
注搏執持也微妙也道無形故執持不得以其於無形之中而能形焉故名之曰微
○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聲色形法故竟求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

無色之中能應衆色無聲之中能和衆聲無形之中能狀衆形是有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夷希微矣夷者所謂明道而非道也夷者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搏者執持也

○ 義曰目之所視者但見平易而不能見道道無色也耳之聽也但惟希寂而不能聞道道無聲也手之搏也但惟微妙不能得其形道無形也以神視之見無色之色以氣聽之聞無聲之聲以慧照之識無形之形而衆色之具衆聲之和衆形之立非道不能生非道不能成道也者獨能應衆色和衆聲狀衆形故強名之曰希夷微爾道不可言言之非矣所以明道皆強為之容而非道也莊子曰無視之以目而視之以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能以微妙而合於道矣

○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形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夷希微爾道非夷希微故復混

而為一也

○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夷希微爾謂夷希微則三也夷希微但假名欲明道用道

非色聲形等則夷希微復混同為一矣

○ 義曰夷希微三者假標以名道亦皆無也三者凝化為三境次為三界下為三才明為三光於身為三元於內為三一皆大道分精運化之所成也混而為一復歸於妙

○ 本之道也三境者三寶君之祖氣所凝其色青黃白亦名也玄元始三氣乃諸天之祖宗萬化之元本也三界者欲界六天以統九仙色界十八天以統九真無色界四天以統九聖三才者天一地二人三冲虛真經云清淨之氣為天濁滓之氣為地冲和之氣為人謂之三才也三光者太陽之光為日太陰之光為月日月之餘光為星辰謂之三光也三元者人身之中腦為泥九宮以主上元心為絳宮以主中元臍下

為丹田以主下元三元專神各統陰陽萬二千神氣以養於人三一者上元所主謂之元一中元所主謂之真一下元所主謂之正一三一元神主運氣固精實神留形上清有迴風混合修三一之道昔黃帝以竊先生所教詣峨眉山謁天真皇人以受之遂精思千日與三一上真統三萬六千神乘黃龍而昇天矣天浮於上地結於下人生其中三者互相生化未始有極列子云天積氣也地積塊也日月者氣中有光耀也三一乃有中之無三元乃無中之有以有無相感而為精神氣三者共生於人故世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神者天之陽氣所生人之動靜對答運用計智是也精者地之氣百穀之實五味之華結聚而成是也氣者中和之氣也道一妙用降人身中呼吸溫暖以養於人是也三者混合而成於身是謂混而為一也

其上不昧其下不昧

注在上者必明在下者必昧唯道於上非

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疏瞭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昧惟妙本恍惚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昧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

義曰其為明也必瞭然在上謂積陽也其為暗也必昧然在下謂積陰也陰陽有定分明昧有定相是則有形有質皆有定方也惟夫大道處於上不瞭然而明道非陽也處於下不昧然而暗道非陰也故曰非陰非陽而能陰能陽不可以定相觀不可以定分求天得道而能清是能上也地得道而能寧是能下也陽得道而能動是能明也陰得道而能靜是能昧也故為天下之至賾易繫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乎言至道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至極精妙誰能參與於此也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注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不昧不昧運動

無窮生物之功名目不得非物能物故常生物而未始有物妙本湛然故云復歸於無物矣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非物而不物生而不生尋貴不得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

義曰道惟妙本生化萬殊運用生成繩繩不絕物物而不物物自物也生生而不生生自生也道之無迹不恃其功深妙湛然不可為有是無物也物者象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注是謂無形狀之狀無物質之象不可名有不可名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惚恍

義曰道以生育動植成形故能於無狀之中成其形狀無物之中作其物象謂其無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此平世之士也語大功立大名正君臣明上下此朝廷之士也就藪澤居閑曠釣魚避世此江海之士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龍經鳥伸此導引之士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理無江海而閑不導引而壽者為道之士也前之五士其用可測其事可涯唯為道之士道微妙應變玄通其用沖寂難以智察無不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是不可識也。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注夫惟德量難識故強為容狀以明之下文也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為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義曰善為道之人正其身而人化正其行而人隨觀其德容物自開悟德宇泰然而定其所發明者天光也非人曜矣天光自

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則德宇泰然而定不可窺量示委心順物之方為化俗引凡之行故莊子承蒼舛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豫若冬涉川

注豫閑豫也善士於代間法如涉冬川衆人貪著故畏懼今我不染故閑豫

疏豫閑豫也若如冬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衆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涉冬川故多閑豫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陷墜之憂爾

義曰疏解以閑豫無憂冬川可涉堅冰不能陷愛欲不能侵以喻善為道之人此聖旨也夫豫之言疑也猶豫皆疑難之象爾

亂流而渡深曰厲淺而揭由膝以上為涉冬月涉川寒涇侵骨將為涉者固亦疑難

冷既傷心冰仍痛足至人觀世俗貪求之事無益於身如冬涉川有疑難也且代之愛欲逐境生迷萬緒雲蒸千途蜂起功名聲色爭先銳進之心厚利豐財競起貪求

之跡或烹燔取樂或傷殺悲情投身於愛欲之川隨流不返溺性於漂沉之浪有去無歸豈獨冰痛為難抑且報應明驗何者溺利欲之人涉遠營求有水陸邀劫之報凌抑於人有忿爭刑網之報上綱於君有誅殛喪家之報下虐於民有召寇起讎之報況於傷生害已破國亡家之甚乎至道之人知此為憂故設涉川之喻斯為至戒信可寶焉

猶若畏四鄰

注猶豫疑難也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及觀行事甚疑難如今代人懼鄰戒也

疏猶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難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之知而加戒慎

義曰猶犬也攏右之人謂犬為猶亦云古有良犬其名曰猶言犬隨主行必豫於其前偵遲疑有善惡須復來報其主故云猶則多豫狐則多疑故言狐涉河冰聽其下流水聲絕然後敢渡今北人渡河冰見有

狐跡則車馬於冰上無所陷矣此則猶豫皆疑難之象也且常人不知修道恣欲任情無懼無疑動貽陷溺為道之士知愛欲而不為若冬將涉川有疑沍之憂畏居將為事懼鄰里之間知既暗室不欺每屬垣為戒也此為道之行也夫人為惡於幽暗者鬼神知之為過於明顯者鄰里知之得無戒慎矣論語曰毋與汝鄰里鄉黨乎此言十家為鄰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注雖則儼然若客無所造為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
疏善士於愛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渙然若春冰之釋散無留礙爾
義曰儼肅敬也渙散也釋解也出門如見大賓言主之敬客也儼兮其若客言客之敬主也賓主盡敬各慎禮容世之常也至

人靜默戒慎檢身常如對主之恭固無肆情之欲為善不滯散釋變通若律春冰豈復膠固矣

敦兮其若樸

注雖渙然冰釋曾不自矜而能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矣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義曰至人也外雖散釋通變縱橫順物內則溫柔敦質凝寂其心故無紛競之傷自得恬和之趣

曠兮其若谷

注其德量曠然寬廣無不含容有若彼空谷矣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惡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義曰德既敦實量乃寬弘善惡無所不容是非固當無撓曠然吞納若虛谷焉

渾兮其若濁

注和光混俗若濁而清

疏善士心照清淨而能容物和光同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義曰水之清也能鑒物之善惡而物亦測水之淺深及其秋潦乍興濁波初鼓澶漫也牛馬莫辨洶湧也深淺難知望之茫然

詎可揭涉至人和光接物混跡隨流不顯其機有同濁水其容可見其跡難窺人君理國乘時在於明德不為察察之政示以淳淳之方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斯為道化善莫大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注孰誰也孰能於彼混濁以靜澄止之今徐徐自清乎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撓則自然靜止故云孰能於代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靜止之今愛欲不起亦如水之濁而澄靜之今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義曰至人外示混濁將明不異於常因本澄清固亦常同於道亦猶水之濁也而清

明之體常存心之清也。渾濁之塵不難若世人能澄其塵染淨彼心源如水。可以徐徐自入至人之境。老君愍世之耽欲念俗之澆浮。爭投跡於愛欲之津。競競意於利名之浪。渾是非之濁。溺生死之河。不務競修。誰為拯拔。演法喻用。救迷途。善趣澄鍊之門。冀速清虛之道。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注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更求勝法運動修行令清淨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

生猶動出也

疏此教法無滯也。誰能以清淨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以久滯滯則非悟未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精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徐動出也。

義曰大道好生誘人垂法千門鍊性萬行修心因悟乃修因修乃證修證之理泛舉其綱則有吐納元和咽漱雲液茹松食柏

絕粒餌芝或隱朝上清密伺玄斗或五金八石或水玉流珠陰鼎陽鑪五華九轉或素文丹籙微召鬼神金鈕青絲質盟天地則有正一道德昇玄洞神靈寶明真三清衆法並華凡登道證品昇具又有奔二景

朝五辰據極攀魁驚網飛紀吞日月月制魄拘魂八道望雲九真受事昇玄卧斗方諸洞房左右靈飛陰陽六甲三部八景二十四真存服三元注想三一紫房黃闕絳景朱嬰紫虛南嶽之篇青童東海之訣內視五藏下制六天導引太符御風養氣騰舉之道溢於真經或修勵一門便可得道遂能拔玄祖於長夜飛我身於太虛瞬息而歷九陟那慙若士顧面而周六合豈讓鴻蒙而世之大迷不能耽味即曰神仙之事非積學可求又云得道之人皆有壽限運終數盡還至淪滑殊不知得道者自仙登真從真證聖登聖極果與道合真無壽考之期無終盡之數斯須而經億劫指掌而越萬天文選曰少別十年暫遊萬里步

虛詞云八天如指掌六合何足遑皆其事也。但修之既契即忘其修旋修旋忘無所滯著。即為妙矣。夫法者所以詮道也。悟道則忘法言者所以觀意也。得意而忘言若滯於法則道不能通。滯於言則意不可盡。故令於法不滯轉更增修於言不滯旋新悟入。次來次滅者。西昇經云子能按行次來次滅。此喻小乘有為之法。以教初門既得其門漸以中乘之法以熟其行既熟其行乃以大乘之法令忘其執則目凡而得。

證果證而階聖雖仙真聖果二十七品而所修之行不可執滯斯謂徐生徐清。次來次滅之旨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注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執滯若執清求生是謂盈滿將失此道故云不欲盈爾。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滯著得無所得今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盈滿則妨道故

云不欲盈

義曰能明次來次滅之法是得徐徐生之要保此要旨不滯滿盈當契下句之理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注夫唯不盈滿之人故能以新證之行爲弊薄不以其新成而滯著

疏夫能無欲凝滯以至無爲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爲弊薄更求勝致不以爲新成而便滯著爾

義曰既了舊法又證新法謂自小乘入中

乘道也中乘之道或權或實猶滯於修又捨此權實有修之門求入大乘無爲之趣若執於修著不悟無爲是曰新成還爲盈滿故當損之又損階羈入妙矣其於國也則古之聖主賢臣謂之善爲士者玄通道德德不可稱猶復如冬涉川履冰爲懼畏隣表戒若客無爲通變從民屈伸不滯而冰釋含容若谷懷抱樸素以飢人政昏昏而外濁心明明而內照無滿溢驕盈之變守弊薄不新之規祚必延洪人其清泰淳

古之跡復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辛四

致虛極章第十六

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通之命爲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則明以轉明理同歸於用道致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義曰保道知常修前章得徐徐徐生之用致虛內守此章明歸根復命之常雖公正以爲王必法天而體道體失體

致虛極守靜篇

注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及形有受納則妙本離散今欲今虛極

妙本必致於身當須絕棄塵境染滯守此

雖靜篤厚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爲正性

義曰虛極者妙本之道也人之受生稟道

爲本所稟之性無雜無塵故云正也既生

之後其正遷訛染習世塵淪迷俗境正道

乃喪邪幻日侵老君戒云修道之士當須

息累欲之機歸靜篤之趣乃可致虛極之

道爾篤厚也

道爾篤厚也

道爾篤厚也

疏及受生之後六根受樂五欲奔競則正性離散失妙本矣

義曰稟道之性本來清靜及生之後漸染諸塵障翳內心迷失真道六根者一曰眼根能見諸境二曰耳根能聞諸聲三曰意

根能生攀緣四曰鼻根能辨香臭五曰舌

根能知諸味六曰身根能生諸惱以此六

種生諸罪因長轉相生障弊真性喻如草

木結花吐實相生不窮尋其所起不離六

種如根生物名曰六根五欲者眼欲諸色

耳欲諸聲鼻欲諸香口欲諸味心生衆欲

障弊五情煩惱縈纏皆由此起內心悅慕

謂之愛外境著心謂之染因境生心謂之

欲制止不已謂之奔意想交侵謂之競正

性流散隨念生邪以生邪故乖失正本

疏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

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狹而不默則

虛極妙本自致於身

義曰隨念生邪既云失道欲其妙道却復

於身者當須守雌柔貞靜之行篤厚恬和

之性以制其情情者末也性者本也自性而生情則隨境為欲自情而養性則息念

歸元歸元則五欲不生六根不動無狀其

氣無狹其心則妙本之道自致於身矣無

狹其所居無狀其所生德經第三十四章

之詞也西昇經曰心之虛也則和氣歸

疏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

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

義曰水流濕火就燥者易乾卦九五爻詞

也言水火二者無情之物而以形氣相感

水流其地先就於濕火焚其物先就於乾

無識無情猶感應如此況虛心靜慮而不

能致道乎固可不求而道自至也致師者

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王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卜行成不吉國人大臨楚莊退師鄭

人修城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楚王既而許之平潘尅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及敖鄭之間楚莊乃求

成於晉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師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麾累而還樂伯曰

致師者左射之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

掉鞅而還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斬

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樂伯

左射馬右射人遂不能進時魏錡趙旃有

憾於晉請使於楚皆欲晉敗虜子又不設

備戰于郊晉師敗績焉以此致師師必成

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注老君云何以知守此雌靜則能致虛極

乎但觀萬物動作云為及其歸復常在於

靜故知耳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

形動作不同觀其歸復常在於本

義曰物雖動作萬殊必復歸其本人能虛

心念道道必集其虛故戒今虛心以念於

道也

疏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

靜則歸復動則失本

義曰易復卦象曰雷在地中復者雷是動

物復卦以動息為主故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取動息之義以復其本也萬物並作者動也以觀其復者息也當息而動當動而息則失其本矣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注又云所以知萬物歸復常在於靜者為萬物花葉芸芸生性皆復歸於其根本或有作云云者云云動作也言夫物芸芸動作者及其歸復皆在於根本爾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乃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生

義曰芸芸茂盛貌也百草衆木芸芸茂盛及其枯落則各歸其根而更生茂盛動作也歸根復息也物理皆然矣人稟道而生本源澄靜既生於世利欲所牽妍醜感衰富貴貧賤萬途千慮勞性役神或轉地迴天有非常之勢或立功懋績有不世之名或扛鼎拔山或伸鉤索鐵或輕車肥馬或

高蓋朱輪權傾於許史金張榮遠於五侯七貴芸芸之盛固不可偕及其數極勢移俄為丘壠此以歸其根而靜矣若能散棄榮祿了悟游華虛心谷神靜慮思道豈不能致道哉

○疏虛極妙本人之所稟而生也今觀性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義曰熙熙佚樂之貌也人之情欲熙熙如華葉茂盛也茂盛則不久枯落熙熙則必

○致傷生故今去欲閉情以復於道云云者或為衆多之貌爾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注花葉者生性歸根則靜止矣人能歸根至靜可謂復所稟之性命也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之人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義曰物以茂盛為動作周落為歸根人以逐欲而動則違情息念而靜則合道還情

則流道合道則還元所以靜而致道者是復歸所稟妙本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

○疏能守雌靜萬厚以致虛極妙本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

義曰去情欲守沖和復郭章首致虛守靜之教則得其常矣

知常曰明

○注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也

不知常妄作凶

○注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然矣

○疏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恒不恒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義曰常者垂久不移之義也天地日月得常而清寧久照人君理國得常而貞正無為人能守常則終始不易故常者道德之紀也去欲守靜復命得常可謂照明了達

矣反於此者乃是妄作非道故致災凶不恒其德者易恒卦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常也處不得中進退不定雖在恒中而乖恒體實可恥惡故曰或承之羞象

知常容

注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

含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

容故曰知常容
○義曰恒常其德即有所容此反郭前象詞之義也得常體道玄鑒無遺應物順常含私光大也

容乃公

注含容應物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

正矣

公乃王

注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為王矣

義曰知常順道故能公正而為王也有道之人不言而自化不召而自來故天下歸往也王者以物歸往為義

王乃天

注羣物樂推如天之覆則與天合德矣

天乃道

注王德如天乃能行道

疏惟天為大惟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曰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天乃道

○義曰以物歸往乃可配天子育萬方告類上帝法天廣覆法地無為王以法天天以法道也

道乃久

注道行天下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殒身不殆

注同天行道則終殒其身長無危殆之事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乃能行道道行乃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

雨望之如春故終殒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曰殒身不殆

義曰此教人君積德之謂也人君雖承平御極握記臨人若乖道德豈能長久所以先虛其心次守其靜虛靜致道乃復於常而能公正無私人所歸往應天合道行道化人道化大行天下欣戴故能運祚長久不殆不危如日之照臨如天之覆育如雨之潤澤如春之溫和雖終殒其身盛德不泯如今之歌詠堯舜鼓舞義農矣戴之如天就之如日者堯之德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五

燒造厝窖成造算倉頡造文字風后造五
兵而萬慮興焉名迹顯焉帝乘飛龍周遊
四海名山大川皆有其跡於是採首山之
銅鑄鼎於荆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龍垂胡
髯而下迎之黃帝乘黃龍而升天其大臣
同升者七十二人其小臣有攀斷龍髯而
墮抱帝之弓而號故號曰鳥號弓其升天
處今在號州閬鄉縣皇天原亦名鼎湖是
也帝堯睦九族親百姓師務成子定歲時
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師尹壽子以孝德

彰間代堯為天子其解具在第三章中言
黃帝堯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親其
德而譽其功乃真親真譽也非黃帝堯舜
使民親譽而民自親譽之後代則不然覲
覲前跡而有矯親矯譽所以矯竊之患生
之矣

疏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
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歲之後故爾
義曰親譽之迹起於黃帝堯舜千載之後
人慕其迹而生矯徇莊子庚桑楚謂其第

子曰夫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以其捐讓
相禪而後世法也且舉賢則人相軋任智
則人相盜固不足以厚民于有裁父臣有
裁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大亂之本必生
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必有人
與人相食者此言尊賢任能遂至大弊更
相蠶食起自唐虞之間人矯徇不休失其
真性故至於大亂也
其次畏之侮之

注德又下衰君多弊政人不堪命則驅以
刑罰故畏之懷情相欺明不能察故侮之
疏黃帝堯舜氏殺下及三王五霸浸以陵
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
議罪而求功上賞茲而生詐相蒙若此可
為寒心

義曰堯舜既歿三王繼之三王者夏殷周
也夏禹姓姁名文命高陽氏之孫也母曰
修己於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吞
之而孕生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
為治字禹父鯀為堯治水九年績用不成

舜殛鯀於羽山舉禹代父使之治水通九
江濟百川百谷既同四海無壅手足胼胝
鑿龍門開伊闕濟九河所經者七百餘國
乘四載而奠名山大川靡不周遍其為人
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師
真行子得太上靈寶玉符檄召鬼神移山
塞川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舜遂
禪位作九鼎立九州五岳名山皆刻石科
斗篆文以表其高下在位四十一年年一
百歲子孫十六代都平陽起癸亥終己巳

四百八十七年禹既禪位自以德不及堯
舜去帝稱王即三王之一也其後夏桀無
道殷湯以諸侯起兵伐桀而代其位焉殷
湯桀之後也黃帝十七代孫子名履一名
天乙佐夏征葛伯有功開三面之網歸其
仁者三十六國夏桀暴虐天下叛之湯征
桀於鳴條之野放之於南巢有白狼之瑞
師錫則子以伊尹為相大旱七年以身為
牲天乃大雨四海美之在位十三年年一
百一十九歲子孫二十一代三十三都於

毫起庚午伐桀即位終乙酉年紂滅周興共六百五十六年三王之二也其後殷紂無道斷朝涉之脛剖比干之心置炮烙之刑剝剔孕婦天下叛之周西伯以丁卯年霸於邠岐武王以己卯年嗣位至乙酉年代紂於牧野克之遂興周業而代殷位焉周后稷之後姬姓后稷名棄母曰姜嫄帝嚳之元妃出野見巨人之迹悅而踐之感而有孕期年而生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避之遷於冰上蜚鳥以其翼覆焉之姜嫄以為神遂收而養因名曰棄為兒時吃好相地之形善耕農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封於邠號曰后稷其十世孫古公亶父積德行義國人戴之亶父娶大姜生季歷季歷娶大任生文王昌昌為西伯殷紂疑其賢因於羑里其臣閔求有熊之馬有莘之女異方珍怪以獻於紂紂赦西伯賜以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師老君於岐山之陽驚鷺為瑞天下之人歸周德者三有其二焉西伯以丁卯年受弓矢之

錫當紂二十一年也武王以乙酉年克紂正位放牛於桃林之野歸馬於華山之陽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有亂臣十人而天下大理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孫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終報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三王之三也五霸者在三王之內諸侯之間以兵服四方為盟會之主內扶天子外威諸侯以禮樂征伐權於當代不及於王故謂之霸夏之霸者有昆吾黃帝之後也殷之霸者有大彭豷韋帝堯之後也周之霸者有齊桓僖公之庶子名小白魯莊公九年立管仲相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惠王襄王之時也晉文公者獻公之子名重耳母曰狐姬以魯僖公二十二年立文公以僖公四年避驪姬之禍奔于齊歷曹衛陳楚鄭秦諸國凡十八年秦伯以師納之于晉周襄王加九錫賜彤弓彤矢圭賁秬鬯得專征諸侯教民二年欲用之子犯請教之以義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伐原以示信

大蒐以示禮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言其能任禮智征伐以取霸威與兵得眾盟謂之霸霸者把也謂把攬英雄以致強大也夫仁義禮智征伐之道也嚴刑以束人心峻法以鉗人口法愈細而民愈亂網愈密而罪愈多禍起而不知奸生而不悟上下相詐故或畏之或侮之有道之士見其危跡為之悚慄所謂寒心也沖虛真經孔子對商太宰曰三皇善因時順物而理五帝善任仁義彰善而成功三王善任智勇智以決之勇以行之五霸善任機權因勢以制宜託機以成務而猶檢之以禮約之以信禮信或虧即霸道隱矣信不足有不信注畏之侮之者皆由君信不足故令下有不信之人疏此覆釋畏之侮之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義曰言著而不欺曰信賞及無功罰及無

罪則為不信教今失信民得欺之矣形曲則影邪源混則流濁上行下效其應若斯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鄭及櫟鄭大夫子良曰楚晉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及楚子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此乃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猶其貴言

注親之譽之者猶君有德教之言故貴其言而親之舉之也

○疏此覆釋親之舉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仁善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之言而稱舉之爾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義曰君教今不一民畏侮之君教今仁善民親譽之書曰民靡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賤其苛暴之令而貴其仁善之教猶者尚也從也古文或少故通用之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注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謂我自然而成遂則所以太上下知有之也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義曰首標太上之化次述澆淳不同末以此句覆釋太上無為之理當太上之代家地為樽杯反水而飲不親其親不子其子

○上有生成遂長之功不矜於下下見物得其所不知上化所為以為自然而然也淳樸不殘者莊子馬蹄篇曰淳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梁書劉香答沈約曰古者彝器皆刻木為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醴朝有人於魯郡野中耕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樽形亦為牛乃知皆古犧樽之制也夫太古上古之時大道之行上德不德人知其上有君長焉中古之時大道既隱仁德可見恩惠及人故有親譽之美焉下古之衰道德皆隱教令鬱興信義滿薄其上失信下則以不信應之故見其峻今則畏之聞其失信則侮之老君所戒欲使後代帝王棄禮智之末跡慕道德之古風遺功忘名復歸大樸矣親譽者有仁愛之跡則親之有美善之跡則譽之報施者上加其恩曰報下立功勞曰施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使狄伐鄭有功富辰諫王曰報者德多施者未厭言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也此為周王怨鄭使狄伐之狄有功而王欲以其女為后大夫富辰諫王之辭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周易之辭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十七

羊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廢章第十八

疏前章明步驟殊

此章明風俗頹廢道失則仁義遂
行先施而病者衆難云由愈數未
將以明其發其遠達於譯古也○

義曰前以淳樸散流薄生原其
澆薄之由乃彰道德之廢步者徐
仁與化驟者趨急於帝功俗靡風頹

詛人亦由既充而加勉求研已病而
求醫望愈矣淮南子曰數米簡髮頹
而不察有為之甚也何異乎以膝接
背以踵解結矣能明四者之非可致
還淳之望也○

壞也廢傾也擗梳也類

大道廢有仁義

注澆薄散樸大道不行曰仁與義小成遂

作濡沫生於不足凋弊起於有為然則聖

人救代之心未嘗異而夷險之跡則不得

一爾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民淳競玄風斯

泯穠清之化不存失夫至道無為之事故

云廢也

義曰廢者陵替不行也皇道帝風陵頹已

遠與王圖霸誦詐交馳時既遷訛情惟淳

競玄深宴安之風日以泯滅穠和清靜之
化日以銷平大道不行斯為廢矣禮運云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也澆沃也漓者水
入地也淳古之質如水沃地散不可收故
云澆漓也

疏廢則有兼愛之仁義非之義蹴躐於其
間矣

義曰蹢躅為仁強行兼愛之貌也蹢躅為
義詐立裁非之貌也皆局促其狀勉強其
容非廣大也去道日遠聖跡已彰仁義不

真禮樂離性徒得其強飾之形表皆非自

然真一之誠心也

疏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

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

義曰大道既隱上德亦隱仁者自仁義者

自義不能混然同化各成一名方之於德

固以小失況於大道乎道隱小成者莊子

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道於乎隱而

有真偽言於乎隱而有是非道於乎往而

不存言於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

於榮華此謂小成仁義之道也榮華窺句
之辭也執言滯教故為隱故有儒墨是以
其所非以非其所以此紛紜莫能質定
亂由是而作焉

智慧出有大偽

注用智慧者則將立法也法出而莠生則
有大偽矣并竊符璽不可信然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
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惡其不信作符璽以
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

人乘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

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義曰智心慧也慧識解也檢束約也詰責

也符信也璽印也道德隱而仁義行仁義

與而智慧用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而

人愈亂也夫弓弩畢戈機變之智多則鳥

亂於其上矣鉤餌網罟罾之智多則魚

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罾罟之智多則獸亂

於澤矣智詐漸毒頡頏滑墜白解啗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好智矣法則也謂立法則以束於人也
典常也茲詐也謂作常法以詰責茲詐也
符者刻文相合以驗若金虎符使兵信之
符也璽者天子曰璽諸侯曰印上下等差
以為信也斛之所起起於圭六十四泰為

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五斗四升曰斛所
以量物也智慧之人設此符印斗斛之法
將以限量拘制以驗其盜安知不為大盜
之積者乎田常矯仁義於齊國一旦弑其

君而竊其國傳十二世齊之符璽斗斛聖
智之法皆田常有之是則智慧作法而生
此大偽其後竊國者往往因田氏之法焉
王莽竊之於漢司馬宣王竊之於魏梁武
帝竊之於齊隋文帝竊之於周豈若焚符

破璽而使民模範拊斗折衡而使民不爭
彈戔天下之聖法而民可以議於道乎

六親不和有孝慈

注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也疎戚無倫不和
也各親各子有孝慈也皆由失道故有偏

名也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
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寬恩斯起則
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

義曰大道之世天下為公無非親也澆末

之代六紀有辨孝慈彰也有不慈則慈者
著焉有不孝則孝者顯焉天下為公則大
同之俗也寬屈折也恩惠愛也扇枕溫席
者宋有劉苞字孝嘗三歲而孤其伯父悛
等皆顯貴苞見之常泣母陳氏疑其畏憚

而怒之苞曰自慈早不識父今見諸父相
似心中慈爾因感歎母亦悲慟苞素其母

夏則扇枕冬則溫席焉孝者事親之名禮
祭統曰孝畜也釋名曰孝好也謚法曰至
順曰孝總而言之則事親之道恒言在心
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違之義也爾

雅曰善事父母為孝也

疏出類入復謂之慈者慈之名有自矜
之色疎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
綏自然之分視人如己不獨親其親則天

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
其子則天下之幼皆可慈也孝慈之名復
何所施乎

義曰禮運篇云仲尼仕魯與於蜡賓事畢
遊象魏之觀見祭禮之不備觀象魏之舊

所喟然而歎弟子言偃問焉仲尼曰大道
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人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夫老有所終
世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
必藏諸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是
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
不閉是謂大同此則扇枕溫席出類入復
無所施矣人盡親也何偏名之有乎矜恃
也哉

國家昏亂有忠臣

注太平之時上下交定何異名乎昏亂之
日見危致命有忠臣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乎

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規
君於昏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
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

義曰謹正曰忠春秋曰忠社稷之固也為
臣事君以忠為本事親孝者則事君忠矣

阿諂曰佞不明於理曰昏上下不理曰亂
夫佞臣在側君鑒不明不能退佞進賢陷
己於昏亂昏亂既作紛爭生焉外有寇敵
之侵內有蕭牆之釁所以良臣致命排難
扶危或生著功名或死節王事忠臣之目

由斯立焉向使唐堯為君虞舜為臣上得
臨御之宜下盡弼諧之道則忠臣偏美何
所顯哉

疏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思皇多士盡
是夔龍舜倫攸叙無非作又

義曰大道之化玄風廣行上既無為下自
清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多士衆臣
也夔龍舜佐也尚書曰夔作典樂八音克
諧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
儀龍為納言出納王命舜法也倫等也攸

所也叙次也又理也書曰舜倫攸叙言舜
得良臣而典法不失其正也

雖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
臣乎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焉得不返
之於淳樸乎

義曰類墮也弊替也四者謂仁義智孝
慈忠臣也道廢智生家爭國亂而四者是
顯因類弊之極而立其名大樸壞墮淳風
訛替德義道喪可勝言哉所以大道既隱
下德有為仁義用而巧智興小惠成而大
偽作忠臣名著於昏亂孝慈彰於不和
弊極風類所宜反樸反樸之謂詳具在於
下章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疏前章明風俗
類前章明風俗
義曰此章明絕聖棄智之理而仁
義無有首六句且絕捨之速次三
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
由總曰義曰道廢俗亂偏名達立將
復樸素類絕偏名厥前章四者不行
則此章三者宜絕孝慈自復盜賊不
生乃專朴素之風除私欲
之患天下之利其何博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注絕聖人言教之迹則化無為棄凡夫智

詐之用則人淳樸淳樸則巧偽不作無為
則矜御不行人抱天和物無失性是有百
倍之利也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御之
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御之智則非真失
真是生巧偽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
而全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御不行是人
有百倍之利也

義曰無為之聖內明之智應物周徧隨時
感通比之聖智查冥無迹制作之聖矜御
之智既有其迹人往迹存以所存之迹非
應變之具執而用之去道愈遠何者聖智
設法所以守國也大盜至矣則聖智之法
并其國而竊之其故何哉若不盜其聖智
之法則無以取其國是知聖智設法本以
守國智詐極矣乃翻為盜國之盜資也老
君戒之忘聖則為理涉迹則為亂能忘其
有迹之迹棄其矯智之智則淳樸復而巧
偽息矣人復怡和無傷無失俗臻樸素無
怨無爭各保其生是有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注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章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矣

義曰六親不和則孝慈之名偏立天下有道則淳樸之化復行淳樸既行人皆慈孝可謂無私親矣斯則絕名迹之仁義復玄同之孝慈無私親者是不獨親其親也

疏今六紀廢絕則孝慈名彰若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義曰六紀者亦曰六親是君臣父子夫婦也六者和則皆孝皆慈六者不和則有孝有不孝有慈有不慈不孝者衆則孝者顯其名不慈者衆則慈者彰其美所以然者仁義制於其間而昭其名迹若化之以大道鼓之以淳風棄名迹之仁義則民復於

皆孝皆慈矣魚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何者相吻相濡言其相愛矣相忘於江湖各得其適豈俟濡沫之小愛乎偏孝偏慈濡沫之謂爾莊子天運篇老子謂孔子曰子以仁義之道行之

於世亂莫大焉夫仁義愔然乃憤吾心豈若使天下無失其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又奚桀桀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矣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魚相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人相仁愛不如相忘於道術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注人矜偏能之巧必有爭利之心故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斯不為盜賊矣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拘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今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人各自足復誰為盜賊乎故云無有

義曰雕琢淫過之巧工既不當雖巧奚為則衛人之刻棘猴宋人之琢楮葉徒云悅

目終曰蕩心所宜絕也徇財則妨行兼并則奪人乾沒則欺詐有一於此非盜而何斥而棄之循分而足矣何盜賊之有乎又脩道之人宜絕心內嗜欲之巧身外浮華之利六情銳進之巧六根耽著之利則三元清淨六賊自無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注此三者但令絕棄未示修行故以為此文不足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也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

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謂下文見素等是也

義曰聖智絕棄則人享其利仁義絕棄則皆復孝慈巧利絕棄則民無盜賊三者既絕既棄將示修真復古之方故云此為未足屬於下文屬著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注見真素抱淳樸少私邪寡貪欲矣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真素

義曰同乎無欲則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無知無欲則合真素真素合則聖智之迹絕矣

疏欲求絕仁素義則懷抱質樸

義曰淳質敦樸以守其心則兼愛之仁裁

非之義絕矣

疏欲求絕巧素利則當少私邪寡貪欲

義曰私邪不汨於性貪欲不起於心則淫

奢之巧專冒之利絕矣

疏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

欲禁邪於中心故必取實於內行

義曰聖智仁義巧利此六者行之初以極

物執之末以妨道故戒詐盜竊因而生焉

絕而棄之可復真素真素已復乃資內修

顯四行於結成為真道之要妙矣夫有迹

之聖作則矜詐之智生仁起於不仁義出

於不義孝彰於不孝慈顯於不慈能絕有

迹有為自復至慈至孝斥淫巧則私利息

私利既息盜賊不生然後凝旒於樸素之

鄉社念於私欲之境人登富壽國致遐長

此人君行道之效也若夫心除嗜欲身落
浮華前銳進之情鋤耽著之本六賊不作
三元坦夷四行克修久視何遠此行人修
之之效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羊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疏前章明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賊無有此章明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異於以明理又一句標門俗學若欲獨
對辨後而論行以結成凡聖曰

則無憂之學以傷德和除修華之事
與不絕之理爾絕與不絕皆出於心
雖通不絕則智見而相與同出於
心口而無尤則愚見而相與同出於
罪與良真而不不能知見而相與同
衆人行反於道聖人故獨異於絕學也
字之滋味開春臺之心日除明察之
弊去有以之為絕絕之門內氣無
如嬰兒之行以

絕學無憂

注絕有為俗學則淳樸不散少私寡欲故

無憂也

疏絕學者絕有為之俗學也夫人之稟生

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絕

不為是使物無修習今即乃絕有為過分

之學

義曰絕者除斷之義老君將今後代之人

漸慕淳和斷絕妄習故有絕學之文有為俗學者謂俗間有為之學也自三代以下內為終以賞罰為事則天下之人何暇安性命之情哉故悅於明者是淫於色也悅於聰者是淫於聲也悅於仁者是亂於德也悅於義者是悖於理也悅於禮者是助於詐也悅於樂者是助於淫也悅於聖者是助於藝也悅於知者是助於死也此八者學之大也安其所稟之分則無過求之悅矣若所稟之外越分過求悅而習之則致淫悖之患而傷其自然之和亂其天稟之性矣若令都絕又失所修但任其常於理為得

疏莊子所謂俗學而求復其初者爾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故曰絕學無憂

義曰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求復其初者謂世間之人已治性命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則愈非其道也斯為蒙蔽之民去道遠矣曷若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

雖智周萬物而恬然自得矣分內者謂因其性分而任其真素也夫任真智則智矣矯於分外則為詐也任其真禮則禮矣矯於分外則為亂也任其真忠則忠矣矯於分外則佞矣任其真仁則仁矣矯於分外則諂也任其真義則義矣矯於分外則盜也任其真信則信矣矯於分外則誣也矯於分外則失而多憂任於分內則真而無懼故曰絕學無憂也上士勤行者守真樸不妄為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注唯則恭摩阿則慢摩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恭摩則善慢摩則惡以喻俗學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只在心識迴照豈在相去遠哉

疏唯恭摩也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義曰唯者聲謹而貌恭摩摩客也先生父兄師長也召呼召也父兄之召若摩之以諾尚慮遲迴聞命即往故唯而起也論語曰有酒食先生饌注云先生謂父兄也從

先生不得越道與人語言恭謹而從之其義皆同於恭謹也

疏阿慢摩也漢書曰不誰何詒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絕否只在於心而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

義曰此明恭摩慢摩同出於口而善惡異焉絕學不絕同出於心而憂樂異焉不絕則憂心役慮絕學則志泰神和學無學者日損之謂也化胡經曰文始學無學能伏于闕雄言以無為之道能伏強橫之俗也西昇經云吾學無所學乃能明自然德經云學不學服衆人之所過此皆絕除之旨也能知此旨則學相皆空矣夫世間萬法無非有為有為之事皆當滅壞故皆空也唯上無為無事清靜恬愉內合真常外無分別以此則唯阿齊其一致善惡以之謂兩

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注凡人之所畏者慢與惡也善人之所畏者俗學與有為也皆當絕之故不可不畏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十七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不畏而絕之義曰慢與惡招過人知畏之而不知俗學增長是非動生尤悔而不畏也故有道之士畏於俗學越分傷性棄而絕之愈於俗中之人畏慢之與惡也

荒兮其未央哉

注若不畏絕俗學則衆生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棄絕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

義曰央中也亦旦也止也俗學者明則生苛察智則生是非邪則生荒淫妄則生誇

誕少則生企慕多則生疲勞勇則生紛競藝則生優劣惡勝已而求勝慕多聞而求多苦忘勞神役心損性是乖於真素也故曰夫真既乖真素則荒廢正性如彼美土本無穢雜而蒿蘭荆棘滋蔓於其間荒而穢之傷土真性俗學荒人真性亦如草之滋蔓故云荒也春秋曰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不可除是其義矣

疏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

義曰俗學之長觸類而生若不絕除方將日益故荒亂渺然殊未央止也周詩小雅庭燎篇云夜未央旦也未央言夜未巨央也俗學不絕未可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注衆人俗學有為熙熙逐境如臨享太牢春臺登望動生貪欲也

疏熙熙者情欲淫動之貌也此明不畏絕學之人也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

境役役終身若飡夫之臨享太牢恣食滋味治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

義曰治容者易繫云治容諂淫言女之容色大治而不精慙其行動生淫佚況春臺登望乎熙熙和悅之貌也俗學之人動溺其性熙熙自悅不覺為勞然而逐境牽情是非相擾吉凶得喪由此而生則有六印垂腰五府交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繁華忽其滿志富貴樂其當年五鼎列食獸太牢之盈味衆芳悅性喜春臺之縱目至有燕姝洛豔楚舞吳歌八音隨其聰五色熏其墜樂則樂矣終復如何其或泰往否來福終禍起廢熙熙之樂為惴惴之憂也仲尼謂顏回曰昔吾以樂天知命之不憂今乃知樂天知命憂之大也聖人猶若此況於常乎豈若縱神於自得之場適性於忘知之境乎

疏太牢者牛羊豕也

義曰禮器云太牢而祭不必有餘言稱牲之大小也又云諸侯七牢大夫五牢故春

秋吳徵魯之百牢是矣夫牛羊豕三牲通謂之牢牛者祭之牢也天子以犧牛謂全色也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牽生求得即用無所擇也牛謂一元大武將祭必繫於牢芻之三月所養必有其式以備不常如左傳麇鼠食郊牛角乃改卜牲也羊者天子豐廟開冰告朔皆用之謂之柔毛孟春食麥與羊是也豕者天子之祭皆用之以備三牲則牛曰太牢羊曰中牢豕曰少牢曰剛鬣是也禮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犬羴謂其皆祭禮所用非祭而殺是日無故也牢者取其四固以養犧牲故通謂之牢矣

疏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升木滋榮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邵詩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

義曰築土曰臺又曰因高為臺言昇高肆望也夫春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交感和風舒暖陽景遲遲登臺肆目煦然蕩矣倉

庚既鳴春之候也采繁生蠶之時繁暗萬也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之苦也春女感陽而悲生秋男感陰而思起此固陰陽常理物化使然也迨始也及與也思歸嫁於公子故言同歸禮二月為匹偶之月女心傷春思匹配也邵詩國風七月篇之辭也倉庚箋云驚黃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注我獨怕然安靜至於貪欲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孺也

疏我老君自稱言也我畏絕俗學抱道舍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始誰

義曰怕者安靜無為之貌也兆形狀之初也老君見代之人物變化云為馳騁利名耽營俗學留連情欲凋喪天和皆歸於空非為了出乃教其冥視聽之域絕思慮之源令若嬰兒無所分別不知不識深合

玄虛嬰兒者未分別於人孩者有分別也萬事無形兆忘懷之至也莊子天運篇老君謂子貢曰三皇五帝之理天下不同舜為天下也使人心競故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此言心競者有分別也既有分別和氣將離五月能言時漸急也自此物多大落也家語本命篇曰人生三月而微眴然後目能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期而生臍然後能行三年間合然後能言今五月而言和散而澆急也

乘乘若無所歸

注至人無心運動隨物無所取與若行者之無所歸乘乘運動貌也

疏乘乘運動之貌衆人動生耽著常有所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則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義曰衆人耽著所求者趣於俗學有求勝之心耽其世欲有營為之念運動心慮奔

逐所求故若有歸也者若無心不著諸見
悠悠自得何所滯焉喻如水也決之則流
壅之則止不與物競亦無所求故若無所
歸也

衆人皆有餘

注耽著塵務矜誇巧智自為有餘以示光
大也

而我獨若遺

注常若不足有所遺忘也

○ 疏衆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

為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樂故

若遺忘

義曰衆人矜誇俗學以立功名巧智相高
財利相勝於彼世法各言有餘矣老君忘
心息智無滯無矜恍惚任心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注我豈愚人之心遺忘若此也哉但我心

純純故若遺爾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
則若愚人之心也哉但我心純純實樸無

愛欲故若遺忘爾

義曰老君為化物之本源乾坤之宗主萬
智周備聖德玄通而示以無心而泯合乎
道者所務世人傳其志以反澆漓收規
戒聽以歸道德爾非謂本來所秉愚冥而

若遺失也

俗人昭昭

注矜巧智也

我獨若昏

注自韜晦也

俗人察察

注立法制也

我獨悶悶

注唯寬大也

疏昭昭者自矜街巧智也若昏者如昏昧

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於教立法以繩下也

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街

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為故聖

人長絕若昏默也

義曰上惟君后下及兆人徇俗學之心忘

大樸之本理國則昭昭矜其聖智察察中

其典章聖智愈作而政愈煩典章益明而
人益弊老君昏昏默默不化而自行也莊
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昏昏者韜光默
然者不言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注容貌忽然若昏晦而心寂兮絕於俗學
似無所止著也

疏絕學行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

然曾不變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 義曰晦昧暗也寂虛靜也既絕俗學不矜

其智不著有為不佳有法不止於有不滯

於無空有都忘深入玄要矣

衆人皆有以

注衆人於代間皆有所以逐境俗學之意

者也

我獨頑似鄙

注頑者無分別鄙者陋不足而心實了悟

外若不足故云似爾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常有所以耽滯逐

境未曾休息我於代間獨無分別有所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衆人熙熙下皆對明也義曰世之衆人動循俗法皆執有為故云有以有者為也老君內了萬法深洞道源外示昏愚若似頑鄙下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亦此旨也自衆人熙熙下六番聖行以對俗學是俗明其必須絕除而宗大道也

我獨異於人

注人有情欲我無愛染人與道反我與道同爾

而貴求食於母

注求食於母者貴如嬰兒無營欲爾故上文云如嬰兒之未孩下經云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先無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無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君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

不必以五千為定格也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

義曰首標絕學兩字恐人未能頓明相次對持凡有十一別一者絕學無憂不絕學則多憂二者唯則恭磨而為善阿則慢磨而為惡三者善則人所尚惡則人所惡四者衆人有太宰春臺之美我則守淡泊嬰兒之行五者衆人有所趣我則無所歸六者衆人矜有餘我獨若遺忘七者俗人昭昭而我獨昏昏若暗八者俗人察察立法我獨悶悶寬大九者衆人有所止我獨無所著十者衆人皆有為我獨若不足十一者衆人耽榮味我獨喰元和此十一者與俗對持即明俗學可絕而無為可習也故疏云衆人有愛染我獨忘情欲衆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無是非所以異於人也疏老君戒人守撲金和少私寡欲絕視聽

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義曰如嬰兒之行無外所牽但知求食於母而無紛競之累也此聖旨所解今詳其理母者氣也人之稟象因氣而生氣為茂養故謂之母十一門中皆明有為之學無益於身習道之人俱令棄絕行與俗異故云獨異於人俗學既已絕除唯餌氣養和歸根復命是所行之法爾黃庭經曰人皆食穀與五味我食太和陰陽氣又曰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寒那能及老得還嬰何不食氣太和精故能不死入黃寧是也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理無疑矣大約理國則在於守靜默除淫奇人君服道而羈居臣下崇德而弘道前則修身之旨此乃理國之規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廣義卷之十九

手八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疏前章明畏

故獨異於人此章明德而向明德人則能聞衆首標孔德而向明德人之精真自古下五句辨應用之名結

生或之德○我曰前以俗學為滯對持示繫絕之門此明至道非常恍惚對表接真之所窮衆南之本始惟至道之可依爾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注孔甚也從順也設問甚有德之人容狀

如何言此德人所行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

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之人容狀若何言

甚有德之人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也

義曰道無名也唯德是顯之德無本也自

道而成之至人能順於道德乃彰矣故云

甚有德之人唯能順於道德夫帝王君臨天

下資順道以居尊統御域中必抱道而立

極故尚書堯典舜典皆云曰若稽古者言

順考古道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注此明孔德所從之道不有不無沖用難名故云恍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

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

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

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謂之無則

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義曰恍惚者不無不有非有非無謂之有

為乃隨迎不得謂之無也乃應變多方

義曰道者虛無之稱也以虛無而能開通

於物故稱曰道無不通也無不由也若處

於有則為物滯礙不可常通道既虛無為

體無則不為滯礙言萬物皆由之而通亦

況道路以為稱也寂然無體也而天覆地

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殺萬象運

動皆由道而然不可謂之無也及乎窮其

動用考彼生成豈見其所管為豈知其所

運化不可謂之有也乃是無中之有有中

之無不得指而定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惚兮恍其中有象

注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自無而降有

其中兆見一切物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

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

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

象從本而降迹也

義曰自上而下謂之降妙本之道出乎虛

無虛無之體清浮在上欲生化品物運道

神功於妙無之中而生妙有妙有融化自

上而降於人間兆見物象妙無為本妙

有為迹本則澹然常存迹乃資生運用由

是言之一切物象皆由道生一切形類皆

道之子矣

恍兮惚其中有物

注物者即上道之為物也自有而歸無還

復至道故云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

生兆見物象修性返德則復歸無物無物

即道也

義曰物是妙無之本象為妙有之迹既從

本而降迹則是道生萬法循迹歸本則萬法復宗於道言自妙有却歸妙無無始無終常生常化矣

疏言人修性返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義曰自道所稟謂之性性之所遷謂之情人能攝情斷念返性歸元即為至德之士矣至德之本即妙道也故言修性返德自有歸無情之所遷者有也攝情歸本者無也既能斷彼妄情返於正性正性全體德為道階此乃還冥至道也冥者契合也妙物為道故云攝迹歸本此乃攝有用之迹歸無為之本也

杳兮冥兮其中有精

注恍惚有無杳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返德攝迹歸本妙物存無杳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者也

義曰初則妙本降生自無而顯有次復攝

迹還本自有而歸無明此二句強為終始恐世人迷惑言道不復存執有則必無執無則必有兩邊為帶不悟中道之門故示之曰其中有精其真甚信則明妙道常在

不始不終了悟玄言即契中道矣又就生成門解之則恍惚之象者清虛之氣也在上為天恍惚之物者厚濁之氣也居下為地杳冥之精者沖和之氣也此三氣交感而為人焉人者三才之中最靈之智用天法地無所不能亦自妙本分氣而生若失性性情則離本而湮滅若修性返德則得道而超騰其沖和之氣稟於身中修之則存甚真甚信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注杳冥之精本無假雜物感則應應用不差故云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羣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義曰被及也差與也違失也道之至也微

妙玄通不可以有推不可以無喻去此之外不名為道豈有諸法可假雜乎可謂真矣垂變化之功效無不在彰感應之信用不可窮故為至精至信也尚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一是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注言道自古及今生成萬物物得道用因用立名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

以閱衆甫

注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至道應用度閱衆物本始各遂生成之用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本真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

義曰渝變也杳冥真道化育羣情物有始終道無今古常為物本而道本無為也

疏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真精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今各遂生成之用也

義曰前解云天覆地載日照月臨皆道與之用也天清地寧谷盈物生皆道與之名也此名此用則今古不移至信至精則古今常在不稱功於萬有各被其生成但著用於羣情羣情豈觀其終始為化之主玄

哉妙哉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令萬物皆稟道妙用生成故耳

疏又詳質云吾何以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必度閭之令遂其生成之用而然

哉答云以此以此者以此甚真甚信凡今萬物皆稟妙用生成故知之爾

義曰道之生育萬殊度閭衆類為物之本

為化之先天以之清地以之寧萬物以之生日月以之明其既然矣何以知其然哉

以其甚精甚信今古不移物稟道生道為

物本故也然則甚大之德者天地也至明

之象者日月也用道法天者帝王也帝王

富有天下尊居域中子育萬靈首出庶物

安靜以象地被袞以象天職官以象四時

明賞罰以象秋夏而能體道清淨法道無為撫之以至仁示之以至信使衆生知道為本始各捨末而歸元知道為祖宗慕還淳而復樸洪圖克固玄化克昌矣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疏前章明從順

以曲全首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

至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釋曲全

義曰前既彰明和教以時行之曲功

此則標示金和教以時行之曲功

少能究諸因緣而益光抱一之為法將明

誠全執於爭者

曲則全

注曲已以應務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義曰理身之道先理其心之理也必在

乎道得道則心理失道則心亂心理則謙

讓心亂則交爭謙讓則曲已而順物交爭

則飾躬而非過曲已順物者不與物逆物

亦順之曲已全人人必全之不與物爭乃

全身之道也尚書曰萬方有過在余一人

余一人有過無以故萬方此帝王曲已責躬之道也

枉則直

注枉已以申人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

曰正曲曰直言人雖不與物逆物來枉已

已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已之

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義曰得道之心不與物逆物來枉已已能

受之彼必知慚及自修整者如廉頗藺相

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

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塗見

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

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強秦而

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

畏吾與廉將軍耳耳若與廉將軍相遇兩

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之利也吾

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

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

已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正曲曰直者春

秋襄公七年冬十月晉卿韓獻子厥告老其子穆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已心也正曲為直正人曲也三和為仁德正直三者備為人也如是則明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韓起朝獻子遂請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為公族大夫焉

窪則盈

注執謙德則常盈
疏窪坳下也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義曰地道變盈而流謙者謂丘陵山谷之屬也高者漸下則下者益高是故變其盈者而流布謙者也盈則被變高不可恃也謙則流布下可以守也地坳下水則就之

以致盈滿人謙下德則歸之以致光益矣撝謙者指撝謙讓無非謙謹不違法度動合卑柔德乃歸之亦如地坳水聚矣能曲能枉窪者皆謂下其心也則全則直則盈者皆謂益其德也理國之君納汙含垢下士禮賢遠近歸之國乃昌大也

弊則新

注守弊薄則日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云弊則新
義曰薄惡之處弊屈之事人所不取今我取之自處薄惡則為衆人所歎美矣修道之士行人之所不行學人之所不學安人之所不安樂人之所不樂為人之所不為得人之所不得所行所為無非謙靜澹泊故能德光而道成可謂德行日新矣少則得注抱一不離則無失矣多則惑

注有為多門則惑亂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注聖人抱守淳一故可為天下法式
疏謂少自取也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歧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注法也
義曰廉士可以分財言其自取必少也自取其少者無貪心無貪心者人不爭人不爭故得矣自取多者必不平不平則爭起為人所奪反乃失之故惑矣此舉喻以明修道也修道之法則有萬殊其致道者在於守一爾守一不失者理身則得道理國則無為無為化物物自寧泰故聖人抱一為天下法矣理身不欲多其事修道不欲多其門多其事者萬慮營營以害一生生能無傷乎萬人譽以射一鵠鵠能無中乎多其門者女教萬途丹經萬卷以一人

之心兼累聖之道形疲於外神亂於內故去道愈遠矣理國多事者晉政多門故諸侯不附秦網煩密故四海心離一國三公自然難理十年九牧詎可化人亡羊者歎於多歧喪生者由其多事理故然矣

不自見故明

注人能不自見其能常曲已以應務則德全自明矣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常委順於物則其全德日益明白故云以

故明

義曰自見不美必有爭尚之心故不能委曲順物矣能委曲順物不自見己美者是以德全而益明也夫德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表裏無隔洞

見八極則不自見之明其明廣矣

不自是故彰

注人能不自以為是而枉己申人則其直自彰矣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己為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

義曰自是其事者必有執著之心故不能枉己從屈矣能枉己從屈不自執是其事故直顯而益彰也夫直彰則善彰善彰則

德彰德彰之人則萬物歸之德益光大則不自是之彰其彰明矣

不自伐故有功

注人能不自伐取則其功歸己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當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

必盈焉故云有功

義曰自稱己善曰伐也人好自伐必有貪競之心則不能坳下守謙矣坳下守謙不自伐其善者故善著而有功矣有功之人

人荷其惠物受其賜善功所及孰不悅隨則不自伐之功其功大矣顏回曰願無伐

善尚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不自矜故長

注人能長守弊薄不自矜衡則人推其長疏此覆釋弊則新也人能守弊薄不自矜

衡則人必讓善行能益長故曰故長

義曰矜恃也自恃己長之人必有矜衡之心則不能自處弊薄矣能處弊薄則人必

共推而美之則其不矜恃之美益長矣尚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是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不與物爭誰與爭者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是直則天下人物

誰能與不爭者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義曰夫好爭之人故非道矣不爭之德德之大焉前舉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四者為

因修之行覆明不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彰果應之功行四行之人謙虛柔弱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而得故明故彰故有功故長四善之報矣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注古有曲全之言豈虛妄哉實能曲者則

必全理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義曰此所明曲者是柔順屈曲之曲非回邪之曲也聖人抱此曲全之道以垂法於天下天下既理聖人不自見其美不自是其行不自伐其功不自矜其能萬物歸宗於聖德聖人謙順而處之則曲全之德自然歸矣自古及今此言久著行而必効信實非虛但人君抱一撝謙歸根安靜必顯誠全之德臻乎太平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辛九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希言自然之意也則自同於夫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申論以申教故從下理而論希言自然之義曰夫言教不繁必於自然之道風雨為暴國非長久之資希言將漸於忘言舉國咸令其息暴息暴歸靜過必應之信不足則民建應之以不信大為暴而不信風雨且能常貴夫忘言之言漸輕自然之理爾且風雨於天地間非自然之神明暴風雨於天地間非自然之神明暴風雨於天地間非自然之神明暴風雨於天地間非自然之神明

希言自然

注希言者忘言也不云忘言而云希言者明因言以詮道不可都忘悟道則言忘故云

希爾若能因言悟道不滯於言則合自然之理矣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也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

都忘悟理則言忘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曰希言自然

義曰教必因言言以明理執言滯教未曰通途在乎忘言以祛其執既得理矣不滯於言是了筌蹄之用也筌蹄者莊子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者以竹為之取魚之器也蹄者以繩為之取兔之器也魚兔既得則筌蹄可忘若執筌蹄乃非魚兔矣若執於言又非教意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注風雨飄驟則暴卒而害物言教執滯則失道而生迷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

義曰此風雨者喻也夫狂疾之風暴急之雨理身理國於教為喻其別有三何者風

之散物雨之潤物若其狂疾暴急反害於物也氣者所以生身也心之所以總神也若其狂疾暴急反以害於身矣政之所以理民也令之所以齊民也若政嚴而狂疾令峻而暴急則民散而國危矣言之所以明理理之所以宣教也若執滯局守則於教不行於道不通矣

疏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者若執言滯教則無由了悟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

舉飄風驟雨之喻

義曰夫執滯於言教則致不通失至道之宗迷言教之說能明筌蹄之用則無封執之迷亦無飄驟之害而彰散潤之德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注天地至大欲為暴卒則傷於物尚不能久以況於人執言滯教則失於道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義曰老子欲明飄風暴雨不久之義以喻理國修身之人恐人未曉此意託以發問因自答之以彰其理言天地有形之大也為狂暴之事尚不能終日人君統臨邦國之大也而為狂暴必傷於民修道之士而為狂暴必傷其行皆不可矣凡人乃欲恣性縱心狂猛躁急以為政執言滯教以修道了無通變但局一隅而能致國泰身安可得乎必不得矣

故從事於道者

注故從事於道之人當不執滯言教

疏從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而順事者不

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者

義曰大道圓通物感則應由謙和柔順可以致之君剛狠躁戾之人如飄風暴雨之行即失道矣所以人君執道以理民也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性無不順

也大行之大得福小行之小得福深淺之應由人感通爾如下文焉

道者同於道

注體道者悟道忘言則同於道

疏順事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

於道則不凝滯了悟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義曰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淳樸素樸

此六者道之形體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

道之用也淳樸素樸者道之幹也行此六

者謂之道人行與道同故曰能順事而不

滯悟言教而同道也

德者同於德

注德者道用之名人能體道忘功則其所

施為同於道用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惟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

義曰德為道用故次於道所謂大行之大得福者指上同道之行也次行於代則思及生靈功濟邦國上未階於至道下復越於仁義物得遂性各得所得故謂之德有德及物隣於道乎蒼蒼廣遠之色衆同之貌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遠而視之則有色象近而觀之與庶物同言庶物資道而生有情無情有識無識動植飛走皆曰蒼生矣

失者同於失

注執言滯教無由了悟不悟則迷道故曰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筌蹄者乃取魚兔也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義曰取魚之器曰筌以竹為之取兔之器曰蹄以繩為之取魚則器包其身故謂之

筌言其可生全而致之也取兔則繩束其

足故謂之蹄言可致足而致之也愚人不知筌蹄可取魚兔執筌蹄以為魚兔失之遠矣言者所以宣理教者所以告人道不可無言而悟因言以宣之法不可不告而悟故立教以告之愚人不知言教所以悟道執言教以為道亦失之遠矣夫至虛至靜方能集道滯言束教何以契真至虛以忘言至靜以忘教不可執矣經云執者失之是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注方諸挹水陽燧引火類族群物斷焉可知矣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起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
義曰夫習靜則道降積功則德充氣之相從其來尚矣故彈官則官應彈角則角應

者聲相感也枯桑動而天風暑雨降而礎

潤氣相感也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有情感於無情也銅山崩而鐘應類相感也葭灰缺而暈虧事相感也鶴鳴子和性相感也積善餘福積惡餘殃行相感也同舟共濟胡越不患於異心勢相感也流濕就燥無情感於無情也西昇經曰行善善氣至行惡惡氣至同於失者固當失之矣肝膽越者性分異也夷夏同人者所志同也君子千里同風小人隔陌異俗此之謂乎

疏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

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義曰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焉長尺有二寸者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帛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若杯或類鏡焉以玄纒索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此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能生水火古者祭法尚潔必以方諸之水陽燧之火薦於神明焉物之無情猶資感應況人之最靈

道之通變而豈不能感致乎言可致也
信不足有不信

注執言滯教不能了悟是於信不足也自
同於失失亦樂來是有不信也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
信悟不足而生感滯既生感滯則執言求
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
故云有不信也

義曰通既無形無狀在精感而致之但云
精感則人無由可悟故廣叙應感之事以
勸於人欲使世人知物有感通事有因應
然後能推誠於道爾能推心篤信靜默恬
愉道豈不應哉所以不應者由世人不能
靜默其心恬愉其志知者則執言局教疑
者則若存若亡信既不足了無感應是有
不信也其有初則銳精於習道中乃懈惰
於修行一念退心前功并棄不能專精勤
久而謂大道我欺若知道能行之勤久
玄鑒非遠寧無應乎人君法道化人以信
御下推誠待物布德如春上有推誠之君

下無不言之士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難求伐
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
或勤令有通之人不憂爾○義曰上
文以不信不足於道有不信之疑自
復泮而求行政而求久自是之疑自
可致去同道逾遠如餘食費行豈
於此修其之士
以斯為成焉

政者不立路者不行

注政舉踵而望也路以路挾物也以喻自
見求明明終不得何異夫政求久立路求

行履乎

疏政舉踵而望也路以路挾物也此舉喻
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政則危故不
可立以路挾物物必為礙挾物為礙必不
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政則不
立路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
可知矣
義曰以足指躡地謂之政暫有延望或可
為之而希久立斯為難矣延頸舉踵者陳
后長門賦望幸之辭也路挾於物而求久

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
於道暫興一念使望有成無冥心澹寂之
功無隨體點聰之漸而欲振衣汗漫接軫
崆峒亦如政立路行欲希長久爾
自見者不明

注露才揚已動而見尤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之殷鑒露才揚已欲以
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已之事
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義曰聖人之明也精神四達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猶泛然若無不以為有
也凡人以己之見蔽人之光露其微才揚
其片善以此為明其可得乎

自是者不彰

注是已非人直為怨府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為是且欲大誇諸
己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
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
云自是者不彰

義曰聖人之行也內修其本外抑其末屬

其精神假其知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猶怕然若虛不以為是也凡人以己之行敵人之善銳於出衆務於矜誇以此為是其可彰乎

自伐者無功

注專固伐取物所不與故無功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行况自專固伐取以求其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義曰聖人之業也操天為蓋無不覆也以

地為車無不載也四時為馬無不使也陰陽為御無不備也而猶因自然之用不以為功也凡人以己之美掩人之能內懷專伐外無謙讓以此為功其可全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齊放其大夫高止于比蓐傳曰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及於難也春秋趙簡子與鄭戰為鄭人所擊路於車中失其蜂旗公孫龍率徒五百人助之宵攻鄭師取蜂旗鄭師大敗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衛太子

崩賸為右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御者卻良曰我兩靽陣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此言簡子不讓故其下皆目伐其功故不克和矣此乃自伐者之無功也

自矜者不長

注矜街行能人所鄙薄故不長矣

疏威德若愚昔賢通議矜街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謂自矜雖欲求益胥忘物不推長故云自矜者不長

義曰聖人之德也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謀而當不慮而得其為樂也不訢訢其為憂也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而猶超然不居不以為大也凡人以己之短易人之長緣醜飾非街耀名器以此為長其可久乎威德若愚者史記云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論語云回也終日如愚斯之謂矣胥相也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疏餘食者殘餘之食也贅行者疣贅之行

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

義曰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四者之弊妨於修道比之於物如殘餘之食取之於身如疣贅之病疣者結病也贅者餘肉病也亦如餘食為衆所惡也

疏謂為贅行者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義曰累仁為德景迹為行自見自是非累積之仁自伐自矜非景善之行其以此於德行愈於疣贅之病乎不食吾餘者春秋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饗之祁侯之三甥離甥甥甥甥甥甥請殺楚子祁侯不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若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祁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也對曰若不從三臣之言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弗從伐中還遂伐鄧十六年復伐鄧滅之
即莊公十六年也附贅贅者莊子外篇
曰附贅贅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言物長
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駢贅皆出於
形性非假物也於衆為多故曰侈也侈多
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注自見等行於道而論是曰殘餘之食死
贅之行凡物尚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處
斯事矣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如餘食贅行凡物尚
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
此事

義曰累仁為德習善為行有道之士修行
累德及其證果了出乃復忘之以合乎大
通而歸乎無有況四者之弊如附贅餘食
豈肯安而處之哉此四者理身處之則雖
德傷性理國用之則拒諫矜已亂政害民
亡之本也豈餘食贅贅毫芒之醜而可比
方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羊十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為餘食贅行未云有見自是於道
大曰逆費道乃先天混成終今法道
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不知妙
之緣起物故其功次云吾不知妙六
句表強名之由諸名亦不可得故道
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有申戒人君
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為
清靜爾○美曰在昔三氣未分自然
者惟虛實猶隱恍惚莫窮混然首出
天地生焉萬物實顯其功用或大為
化母然復定以名實顯其功用或大
或遊或遠或返包三才而運氣首四
大而居尊遠為憲章以施法度首四
混融不罕然自然宣大道沖用之
功功成復歸於道本也有物混成者
道之宗也先天地生者道之元也寂
道之常也周行而不殆者道之用也
可以為天下母者道之曰道者道之
其名者道之無名者道之曰道者道
有也強為之名曰大者道之體也道
深也遠也遠者道之故妙也逝者道
曰逝者道之故妙也逝者道之故妙
中天地大者道之故妙也逝者道
最靈天首當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
當法天首當用道也三才相法明王
戒人君用道法天
而常宗清靜也天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注將欲明道立名之由故云有物混然而

成含孕一切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也
疏有物者有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
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稱道故云有物爾
言有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
化乃在乎天地之先故曰先天地生

義曰道之起也無宗無祖無名無形沖而
用之漸彰於有其初也示若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無物之物無名之名天地未立陰
陽未分清濁未判混沌圓通含衆象於內
而未明藏萬化於中而未布不可以名詰
不可以象言故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
九天經曰天地未有而先有道氣謂之玄
元始三氣而生三清三清各生三氣合為
九氣而成九天自此而分方有圓清方濁
之別陽日陰月之異三才於是乎生焉萬
類於是乎立焉衆經之中皆明此理斯則
先天地生者大道也其五太之次具在第八
卷中解之太上下知章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

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
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義曰寂寥者無之謂也無聲可聞無色可
見無形可執無象可求無名可稱無法可
擬故云寂兮寥兮也獨立者道一無侶也
周行者道氣旁通也不殆者在高非高在
大非大無窮無竭玄妙常存不危殆也殆
危也

可以為天下母

注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常寂故
獨立而不改應用徧於羣有故周行而不
危而萬物資以生成被其茂養之德故可
為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徧於羣有羣有之物無非匠
成萬物被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
兩母以茂養為義也
義曰於至無之中而妙氣旁通生育萬物
萬物非道無以生成以其生物故為天下
之母然道之生成於物有形有類皆從道
立故不拘於天上天下今言天下者舉其

六也而道之生化無所不生矣字林云茂
養於物故謂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注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
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目其體強名之曰
大也

疏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
生化應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
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族氏故云吾不知其
名但見其大通萬物欲表其通生之德故
字之曰道

義曰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
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唯
大道之用居乎物先物象未彰乾坤未開
而道在其先也運道之用施道之功而後
有天地萬物也以此功深用廣無形無狀
不可以氏族求不可以名字得老君取其
通生萬物之美字之曰道道者通生之謂
也道之為通也無所不通西昇經云夫道
也者包裹天地秋毫之細道亦居之莊子

云道在操擇道在衆物無不在也故有形有生者道皆居之失道則死矣

跡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字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是以從本而降迹焉

義曰夫物有體則能包含於物故大能容小外能藏內者物之常也今道無體而能包含萬物者以其無體之體體大無邊也以其體大因體立名故名曰大大者無不包也無不容也有形無形皆在道體之內矣凡物先名而後字者禮男子生三日以桑弧一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以示男子有事於四方也既三月妻以子見其夫入門升自阼階妻抱子出自阼階父執之右手孩而名之撫其首焉二十而冠謂之成人冠適子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有成人之道也三加其冠始以緇布次以皮弁次以爵弁言益尊之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女子十五而笄笄而字之故冠禮者禮

之始也嘉事之重也此則先名而後字取其自小而成大也人倫之道始則有終故自小而成大自大而復終也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大夫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為義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為象若孔子像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為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不以國以國則廢名不以官以官則廢職不以山川以山川則廢主不以畜生以畜生則廢祀不以器弊以器弊則廢禮不以隱疾故名終將諱之故晉以嬴侯廢司徒宋以武功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吳地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或以諡因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為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夫道也先字而後名言道無所始亦無所終示用降迹故字曰道妙體廣遠故名曰大無始無終也而此名此字其獨立焉大道之妙名言路絕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注妙用無方強名不得故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若能了悟則返在於身心而證之也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

義曰天下之至通者道也滯於一方者天地也夫天地日月春夏秋冬皆天之所運也天運氣廣大為生物周普焉能覆而不能載能清而不能濁能上而不能下也地布氣周徧焉載物廣厚焉能載而不能覆能濁而不能清能下而不能上日主晝而

不能於夜月主夜而不能於晝春職於生而無長養收藏之功夏職於長而無收藏發生之力秋主於成而無生長閉藏之用冬主於藏而無生長肅殺之効風職於散而不能於潤雨主於潤而不能於散若此局於一方者衆矣唯大道能覆載照臨能生成長育能寒暑散潤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令能古能圓能方能清能濁能短能長無不可也無不能也故用無定方雖名曰大而不拘於大此可謂天下之至通乎

○
疏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之身心矣故云遠曰返莊子曰大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義曰求之於大則彌大矣故曰逝而往也求之於逝則彌遠矣故曰遠不及也求之於遠不離乎身故曰返也人之起居運動上下屈伸不離於道道豈遠乎於大不終者莊子天道篇老君謂士成綺曰夫道也於大不終於細不遺故物備矣廣乎其無

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然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仁其孰能定之此言大地形之大者也秋毫形之小者也物之至大道復大之其大無極故不終也物之三細道之在焉故不遺也道無不在何足以測之哉

匪一方之可拘豈四者能詰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注因其所大而明之得一者大地王天大能覆地大能載王大能法地則天行道故云亦大

○
疏因得名曰大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顯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凝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姓此三大也者吾道一以貫之

義曰天之清也積氣於上體乎純陽運動不息剛健而文明故次於道也地之濁也積形於下體乎純陰寂然不動柔順而安貞故次於天王之正也總二氣之柄居萬靈之首順陰陽之序法天地之宜仰觀俯察順考古道清以則天靜以應地故清靜

其化無為其心而齊於三大也此三大皆局於一方之德無圓通沖用之能故我妙道通貫三大而為之主矣一以貫之者論語仲尼謂曾參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顯頂也玄遠也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注王者人靈之主萬物繫其興亡將欲申其警戒故云而王居其一欲以警王今有所法謂下文也

○
疏域者限域也今云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亦不在域中矣夫遺語以存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申文以防疑難衆說皆未盡通義曰夫限域之域理自多途大約有四其一生化之域二氣之內陰陽所陶之所也其二妙有之域在二氣之外妙無之間也其三妙無之域居妙有之外網緼始凝將化於有也其四妙無之外謂之道域非有非無不窮不極也此域中者言道之所化自無生有分別二氣而天地生焉天地之

中而萬兆形列而君王統焉亦如道大而有天地有天地後有王也則四大之名遞相統攝自無入有自有歸無終始包含也況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此既遞相法象則四大互相統攝矣

疏今明域者名也名為體域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名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即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其一欲令法道自然

義曰聖旨以名為體域者則包統衆義復為妙焉此亦以道為名體外包天地天地之中以王為首其義同也夫王者有道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甘露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景星見卿雲生神龍遊於沼麟鳳來其庭四氣調和而為玉燭萬物遂性而洽太平也人君無道則天返時為災地返物為妖人返德為亂沴氣咎徵時見於上物妖形怪或出於下星亡日

闢冬雷夏霜天裂石實川竭山崩事興於人而氣感於天是天地蒙其害也王之為大繫天地之安危豈可不抱自然而法天任無為而體道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注人謂王也為王者先當法地安靜既爾又當法天運用生成既生成已又當法道清靜無為今物自化人君能爾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也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謂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則合道法自然

義曰道職生成天職包覆地職厚載而乾坤之象著品物之形列王居其間行道之化順天之時法地之宜民則安靜而自理生化而有常清靜而無擾合大道自然之理也

疏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倣於自然則是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

義曰疑惑之人不達經理乃謂大道做法自然若有自然居於道之上則是域中兼自然有五大也又以道為自然之子無為之孫皆為妄見故具下文以解之塞源拔本者春秋昭公九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以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故也周景王使大夫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固而以敬之先王居擣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偏我諸姬入

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
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
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
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奈

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
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自文以來世有衰
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修諸侯之貳不
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
姻喪使趙成如周予且致閭田與棖反頤
俘王亦使賔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
人禮而歸之也

疏且嘗試論之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
有物故云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
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
無非通生故謂之道約體用名即謂之虛
無自然道爾所以即一妙本復何相做法
乎則知虛者之難不詣乎玄鍵矣
義曰鍵闕鍵也此明大道以虛無為體自
然為性道為妙用散而言之即一為三合

而言之混三為一通謂之虛無自然大道
歸一體耳非是相生相法之理互有先後
優劣之殊也非自然無以明道之性非虛
無無以明道之體非通生無以明道之用
熟詳茲妙可謂詣於深玄之關鍵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羊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前章章句
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為君以成身
兼言以神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
末兩句述輕躁以為戒也○義曰前
以人君為理體道法天今示重靜之
文戒輕躁將明重靜之益舉喻以
至人修德至主垂拱必重慎為先安
靜為本以重靜為固則俗和而化行
以重靜保身則通而神泰若其輕
躁而守器躁而處身若輕躁則身無
遠心輕躁而神無所保神散則身無
固為深戒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注重者制輕故重為根靜者持躁故靜為
君爾
疏根本也草木根蒂重花葉輕花葉稟根
蒂而生則根蒂為花葉之本故曰重為輕
根夫重則靜輕則躁既重為輕者根則靜
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
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續斯舉心靜則
朵頤之求自息
義曰重者安靜而合道躁者輕浮而喪真

舉喻則花葉為輕根蒂為重花葉輕則易敗根蒂重則難傷此比於行也若夫重靜於國則民安重靜於身則神泰故政將亂也積德以鎮之心將躁也積和以制之可謂得制輕持躁之術無朵頤貪婪之請所以周勃以嚴重而蒙顧託郭莊以弁急而委炎燼惟君惟臣此乃明戒朵頤者易顧卦初九之辭也言人之開發言語咀嚙飲食皆當動順君子觀此順象故謹慎言語裁節飲食也先儒曰禍從口出患從口入

○宜慎於順也初九朵頤言陽處於下而為動始不能使物賴已而養在自動以求養是躁求損已是以凶也順養也順者口之樞機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得不戒哉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注輜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輕躁者貴重靜亦由行者之守輜重失輜重則遭凍餒好輕躁則生禍亂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德可以君子人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所載之物也

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行者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亂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蕢曰人君之重靜也則事省而理求寡而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而不為而成懷自然抱真樸而天下泰矣人身之重靜也則和氣積心慮平視聽不惑於外情欲不櫻於內而壽命延矣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注人君守重靜故雖有榮觀當須燕安而處超然不顧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高臺深池鐘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居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義曰榮觀華盛也若人君飾榮觀於耳目竭人力於淫奢麗色治容以蕩其志則國亡身辱不俟旋踵乎有崇臺華觀之盛當忽之而不顧勿以蕩心也燕安也超遠也

雖有榮觀其可樂之乎高臺深池者春秋昭公二十年冬十月齊景公疥遂瘠暮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欵二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回

○史歸以辭賓公悅告晏子晏子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

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王也五君文惠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僻違縱欲耽私高臺深池鐘鐘舞女斬艾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避忌不思謗讟不
憚鬼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
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
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於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
曰不可為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舟鉞守之數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析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福介之關
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市當無藝
微飲無度官室日更淫樂弗違內寵之妾
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人若病夫婦皆詛呪若有益
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遠億兆人之詛君若
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飲已責十二月景公敗于
沛此言晏子言之所利而景公從諫修德
而疾速愈遂能敗狄也

亦示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注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
也言人君奈何以身從欲輕用其身令亡
其位乎

疏天子提封百萬出賦六十四萬出戎馬
百萬足兵車萬乘天子是為萬乘之主奈何者傷歎之詞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
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今子孫千億本枝
百代善建則無為僵化善托則有載歸仁
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克欲淪胥
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
傷歎故曰奈何

義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告類上帝承統昊
天謂之天子亦云法天行道子育萬人謂
之天子提封者疆土四方之內也萬井者
井田也方里為井百萬井則得十萬里出
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與賦之多富有四
海故云萬乘之主也齊大司馬田獵其為
兵法有車乘之賦其法起於步人舉一足
曰跬跬三尺也兩足曰步步六尺也百步
為畝即其地廣六尺長百步六百尺為一

畝畝者母也既長百步可植苗稼有母養
之功曰畝也百畝為夫夫者農夫也王制
云上農夫食田百畝也三夫為屋並而言
之則長百步廣三百步謂之屋者言人一
家有夫婦兒三百具則為家為屋也三屋
為井一屋長百步廣一里則三屋之地方
一里也名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
為井字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
耜廣五寸兩耜為耦耦廣一尺長沮桀溺
耦而耕是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耦耕倍為
畝以通水流畝然因名畝也而夫田四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凡夫為井
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相通如
井字故謂之井田十井為通並之其地長
一里廣十里合三十里相通共出士一人
徒二十人十通為城者地方十里謂之為城
言兵賦一乘成也城出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千乘之國則其地千城出士一
萬人徒二萬人也萬乘之國地方萬城出
兵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此司馬

法所出也王制云一城之地九萬頃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地甲士三萬步卒七十二萬人王制與司馬法不同故兩存之大寶之位者易繫云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大寶可愛者天下之位也位是有用之地實是有用之物以居盛大之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何以守位曰仁言人居此大寶之位當須保守之以仁愛為心道德為體重靜為用儉約為基今四海同文萬方述職天枝帝業傳於子孫善崇建於根蒂善抱守其津樸使天下慕其仁而歸之不可以耽樂耽遊荒禽惑色飲天下之力以養其身率天下之怨以充其欲使運窮祚滅眾叛親離以天下之大而一身輕失之如夏癸殷辛周赧漢獻以萬乘之尊死匹夫之手故傷歎之曰奈何也

輕則失君躁則失君
注君輕易則人離散故失君臣躁求則主不齒故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則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

義曰人君懷輕易之行不重靜其心或耽獵為荒或巡遊不息或朝令夕改或變法易常事多則政煩政煩則人困人困則兵戈四起戶口流亡人散民流失臣之謂也則如夏后洛汭之敗十旬不返隋煬遼東之役百萬淪亡蓋此謂也

疏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跡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逐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誠人臣也

義曰謗誹也干求也許詐也竄逃也逐殺也申重也人臣貪榮躁進亂侮國常大則有誅逐之凶小則有竄逐之戾非天作孽自失其君況習道之人懷輕躁之行則恬和虛寂之旨安所容其窺伺哉申者重戒之也竄三苗逐鯀之例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疏前章明以誠身輕天下此章明言行無轍跡今常善教人守重靜理固在無轍跡言行貴乎忘遺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教之應善人下暢衆忘之訓雖知下結妙要之旨獨云義曰前聖輕跡之戒乃君臣守位之規此標玉善之表無妄之慈為師為資暢相須之旨再彰要妙戒彼又迷爾

善行無轍跡

注於諸法中體了真性行無行相故云善行如此則心與道冥故無轍跡可尋求也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籍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滅行無行相心與道合故云善行如此則空有一齊心境俱淨欲求轍跡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跡

義曰法性清淨本合於道道分元氣而生於人靈府智性元本清淨既生之後有諸染欲清亂其真故去道日遠矣善修行之人聞其六欲息其五情除諸見法滅諸有

相內虛靈臺而索其真性復歸元本則清淨矣雖約教法三衆之行修復其性於法不住行相之中亦不滯著次來者修次修者滅滅空離有等一清淨故無心際可得而見於內曰心心既寂失於外曰境境亦忘之所以心寂境忘兩遂不滯既於心而悟非假遠求無車轍之跡出於四外矣帝王以清淨之道以化於人混然大同萬國風靡固不煩車轍馬跡布於天下此謂理身與國皆得善行之妙也

○善言無瑕謫

注能了言教不為滯執遺象求意理證言忘故於言教之中無瑕疵謫過也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言教也夫善行無跡則能了言教不為滯執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
義曰疵病也聖人知代人不可無言以訓故立言以明教因教以訓人衆人則執教

而滯言故有瑕疵之病謫責之過不通於理不達於道言愈多而道愈遠矣善修行之人因言而悟教因教而達理尋理而契道契道而忘言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也易略例云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

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存言者非得象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象者似也以所詮義理非言說所及非心智所思不異忘言絕慮之真體故云象似也喻如臨鏡照影影非骨肉之身若執影為身即失真影若不因影無以識其真身鏡喻言也影喻象也身喻意也言得意者但冥契真心矣於法有三謂言象意也言喻能詮意喻所詮象通所能是則道象而存意得理而忘言達於此者則無瑕疵謫責之事矣
善計不用籌算
注能了諸法本無二門一以貫之不生他

見故無勞籌算自能照了計無計相非善而何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計異門也夫執言執行辨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算籌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不用籌算

義曰籌計策皆算也算長尺有把握者算之本手執處也握外長尺矣投壺射皆用算以記勝負故射禮云多算飲少算是也
○投壺禮曰左右告矢具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卒投司射執算請數二算為純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或多或鈞勝者飲不勝者是知凡籌量計數皆用算以定之故國有算學始自黃帝之臣隸首始以數演算數者生於道也春秋曰道生而有氣氣生而後有滋滋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數由是而算興焉夫明天地之度察品物之數考陰陽之變窮律曆之元皆以算而後能定其少多也故數之大約

有數有度有量有衡數起於一至十至百百至千千至萬萬至億億至兆兆至京京至垓垓至棟棟至壤壤至溝溝至間間至正正至載下數言十即變中言萬即變上數言萬萬而變也度之所起起於忽十忽為絲十絲為釐十釐為毫十毫為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十尺為丈丈三尺為跬六尺為步步七尺為仞八尺為尋尋倍尋為常三百步為里二千九百三十二里為度矣量之所起起於圭六粟為圭十圭為抄十抄為撮十撮為勺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石四升為豆四豆為甌四甌為釜四釜為鐘十六斗為度六斗四升為斛十六斗亦為數十六斛為東聘禮又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東鄭玄又云斗二升曰斛矣衡之所起起於泰十泰為索十索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六銖為分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碩二十兩為鎰是矣此四等之數蓋人間等算之法大則品量天地考校陰陽造化不能藏

其機鬼神不能逃其數矣若修道士不計異門守一而已何用計術乎夫一者道也至貴無偶一而不一萬化之首靡不由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恍惚之象杳冥之精皆謂一也聖人抱一以法天下至人得一以昇雲天故一者能存能亡能晦能光能圓能方能柔能剛渴者思一一與之漿飢者思一一與之糧守一以成道固不用籌算而為善計也

善閉無開鍵而不可開

注兼忘言行不入異門心無逐境之迷境無起心之累雖無開鍵其可開乎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堅曰鍵夫善行善言不耽不滯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開鍵其可開乎

故云善閉無開鍵而不可開

義曰夫開鍵之設所以限內外也易繫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謂開鍵隔限時其啓閉若善閉於國則均一玄化遐邇大同外無干戈邊無烽燧不設關墜而人無交侵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是也不善閉於國者則四郊多壘堅境與師雖有山川之險關防之固守之非德靈生牆廩敵起舟中雖有國防莫能制也豈可謂之善閉乎善修行之人守真抱一無欲無營知萬法之門是階修之漸不滯於法不執於言不計異門不求博瞻開三關而自靜祛衆念而自安聲色不能惑其心軒冕不能放其志此之善閉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注體了真性本以虛忘若能虛忘則心與道合雖無繩索約束其可解而散乎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為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義曰繩約之結可解可散世之常法也結

人之心或離或合世之常交也理國之善結者其德如天物無不覆其仁如地物無不載其明如日物無不照其利如水物無不潤則六合之心億兆之衆可結而不可散也不善結者臨之以威峻之以令檢之以法脇之以兵人或畏之暫結而散矣其散也雖誘之以賞喻之以利榮之以爵貴之以位已散之心不可復結矣理身之惑者務以博聞旁求術數學日益而心日散法愈多而神愈勞欲以澹泊結其心不可得也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二靜契於道與真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不能誘此之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冥寂教則流通故常用五善以救人今必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隅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義曰聖人者謂用道之聖人也聖人常以善道廣誘於人人聞法音皆能悟解隨其

深淺必獲利焉開悟之門數以甚衆或因言得悟或因教得悟或聞經得悟或觀相得悟開悟之由不一誘勸之法亦多大慈悲心等無憎愛一一接引令入法門既入法門捨惡為善人皆為善則無棄人矣夫棄人者謂其為不善之行與害物之心物被其害與之為敵惡積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惡積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為人鬼所誅者是為人鬼所棄矣今若皆修善行無惡無尤悉變善人何棄之有五善者謂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等行也論語云孔子善誘於人誘者導引之也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注是以聖人常用此五善之教以教之故無棄者也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或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今動植咸遂無有天傷者也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義曰用道聖人以前五善之教教人為善人皆化善故無棄人又以無事無為不勞

於物物皆遂性無害無傷信及豚魚澤周草木人皆化善不害於物此明聖人救物也物無所害各遂其常此明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注密用曰襲五善之行在於忘遣忘遣則無跡矣故云密用密用則了悟矣故謂之明爾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也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於有轍跡必存故雖常善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能了悟故云是謂襲明

義曰聖旨以密用善功了悟無滯不存於跡謂之襲明又解襲者承續也言人靈府之性本來明淨為塵所翳迷惑天真今以五善之行內洗其心真性復明慧照如本然當常行善救無起妄塵承襲慧明無使昏翳不矜於跡不滯於常可謂襲明也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注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受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

所鑒者照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
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師法

疏曰夫不為諸惡守法循常無侵於人無
傷於物者善人也人之為善者天地愛之
神明護之不習道而行合於道不明法而
心弊於法不傷於物物亦不傷之不害於
人人亦不害之如此則動靜運為常履貞
吉惡人慕其貞吉亦當化而為善是可為
不善人之師也春秋云鄭人以鄉校論其
執政然明以其謗議國政欲毀之子產曰
若朝夕游之聞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
怨若遽止之由防川也夫決傷人必多不
克救矣不如小決使導然明悅之孔子曰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書曰能自得師
者聖人也夫師者有法可範之謂也學記
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雖
離師輔而不及也若隱其學而疾其師若
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君子知教之所由興

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為人師獨學而
無友孤陋而寡聞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義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天恩然
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
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者所
以學為君也當其為君不為臣也太學之
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
者師逸而功倍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
從而怨之言先王事師之道無北面王行
而西折而南面東而立師尚父面西以道
書之旨以教於王故曰在三之義君父師
也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是則為
師之道不亦重乎況至人心無染著於法
不滯應物而為鑒鑒物而無心乃真道之
師也善人者邦國之所貴也春秋羊舌職
曰吾聞之禹舉善人不善人遠矣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善人在上
也此謂宣公十六年晉滅赤狄士會獻狄
俘于定王王以覲冕卿服命士會將中軍
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故羊

古職美之曰善人在上國無幸人入之多
幸國之不幸無善人之謂也若此則善人
者邦國之寶豈惟師乎

不善人善人之資
注師法也資取也善人可師法不善人可
取以役使也

疏資取也夫火有其炎寒暑附之開道勤
行必資宗匠既悅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
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使役耳

義曰善人既以善行能化不善之人則不

善之人景慕服從為之使役論語云有事
弟子服其勞先生者父兄師長也則弟子
事師服膺從教也夫人之立身有三尊焉
事父母以孝事君以忠事師以敬身體髮
膚父母生之也道德禮樂師以教之也爵
祿品位君以榮之也雖道在即請學無常
師凡申請益之儀便有在三之教矣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注此章深旨教以兼忘若存師資未為極
致今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實為存教相於教忘教故不愛實貴愛兩忘而道自化矣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法師資兩忘是謂玄德凡俗不悟以為大迷以道觀之是謂要也

疏夫初地修進兩存學相未能忘言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悟行門則學無所師師資之名既失貴愛之目不存

義曰初地修行者謂從凡覺悟回向正道捨凡從信初入法門謂之初地本際經云

夫為學者初修十事以為階梯如人緣梯從初一枕至第二枕乃至於頂昇階之人自下至高要須先習此十行法然後乃能深入正觀一者初地之人先因善欲有欲樂心乃能進趣二者親近善友導引其心深信正道三者遙詣明師師有妙法廣能宣告示以要術四者既聞正教能受讀誦五者能出家專行柔弱永斷有為離諸桎梏六者參受正戒防身口心七者幽隱山林棲進獨處求離羣塵修寂靜志八者當

念大道是真法王能度衆生超生死海猶如船師拯濟沈溺九者當念經教是妙醫

方能示衆生理煩惱藥十者當念法師是真父母善能生我法身慧命以是十法為初地因次以小乘乘伏之法又進中乘

修之法後入大乘觀行之法以此法故貴愛師資師者父也我若無師不能得道

故應當遠近隨逐心眼觀想恒在目前不替須臾無他雜想非師不度非師不仙既了悟已學相皆空諸方便門本無文字解

了大道貴愛兼忘入衆妙門達真常境

疏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遺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資示修進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

所貴所以愛實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實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旨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於量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矣

義曰師資之道相因之義也玉因琢而成器人因師而悟道言於教則有念師禮師之法垂以訓人歷劫典憲非同不善之人暫為資取矣故天子上下釋奠於先師太

子太學謁先師皆存其道以垂教也若以違觀之理大則忘天地內則忘其身物我

都忘豈復有師資之限如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

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腫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

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廢廢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言其初與變化俱來而獨化者也當此時也齧缺形骸天地俱忘矣豈唯忘其師乎

師資貴愛之道於斯達矣其於理國也不立德於人不銜仁於物百姓日用而不知固無師資貴愛之尚郭太古忘言之道衆人不達初為大迷了而達之信為要妙矣濡沫者莊子天運篇老子答孔子之詞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羊主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疏前章明言行
教人比事明雄雌為行常德於焉所以
於極次云損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
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
以結成其深旨。曷曰夫前明事行
善言既為不執較人殺物力以行惡
皆外助之行也此標知雄即白以全
和氣復嬰復損所以成功即上文修
要也。行於外五善之應也。如上文修
於內三知之極也。如下文說既復損
可不守模而不移。聖人能宰制其
彰功廣大唯聖人能宰制其無以
傷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辯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
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
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
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
躁守雌則可知雄則敗敗則妨行持戒守
雌能守雌柔是為謙德物所歸性如水歸
谿矣

義曰夫於內修也辯識剛躁知必敗傷故
以雌柔之道制之矣亢極也篤厚也性剛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躁而雄則多亢極亢極則允過生焉所以
厚其柔靜之心制其雄剛之性乃無亢極
之敗谿者衆流所歸以其謙下故也人謙
下則物歸地謙下則水聚上清有雌一之
道又有三奔五雌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
其神以致長生也理國以謙靜則萬物從
順如水之赴谿矣

注雄者患於用壯故知其雄則當守雌謙
德物歸是為天下谿谷則真常之德不離
其身抱道含和復歸於嬰兒之行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性為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會不離散常德
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思寡欲泊然
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義曰理國在於謙靜理身在於雌柔萬物
順從衆德歸湊則常享其祚充全其身嬰
兒者未分善惡未識是非和氣常全泊然
凝靜以喻有德之君全道之士其德若此
乃合道真理身則神所歸理國則民交會

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富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以為天下法式矣

義曰為君有獨見之明為道有昭顯之德皆當若昏若昧不銜不矜則垢庶攸歸淳和內足以此為天下法式也史記老君謂孔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是也夫有德不矜有明不銜豈唯內充道行固亦克俱聲光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注能守雌靜常德不離德雖明白當如暗昧如此則為天下法式常德應用曾不差違德用無窮故復歸於無極也忒差也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德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義曰為君為道外晦其明內積其德淳和既著天下化之於國則聖德無窮於身則長生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包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天下谷也

義曰人君富有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是卑辱也名號所設則古之制也能當理思亂居安懼危戒慎卑躬畫乾夕惕則德廣體弘如虛谷矣為道之人外其德譽自守卑柔如庚桑避崦嵫之祠莊子歎擁腫之木則其材德不顯心虛德全若空谷矣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注德雖尊榮常守卑辱物感斯應如谷報聲虛受不窮常德圓足則復歸於道矣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矣天道為德體

德為道用語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語其體

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義曰既富於德則合於道道為德體則體寂無為德為道用則施行有作人君以五

善之化誘民於無為以廣濟之德積功而合道故云復歸於樸夫道無為而無不為也通生萬物應變無方故謂天下之至通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推而行之謂之道是也夫聖人之理國至士之修身當知其雄強明白尊榮三者非持久之益乃當執雌柔暗昧卑辱三行而制之則前五善外以化人此三行內以修己人化則道彌廣已修則德愈昌道廣德昌理國理身之至要矣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注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用則散而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故聖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疏器形器也自知樵下論性修德反則復

歸於道此云樣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樣散則為器聖人弘濟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義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惟無非是可見可傳之質乃是虛寂之

妙本也器涉有乃是可知可稱之用非是質礙之常形也聖人理天下用材用德垂

以牧人共振玄風以私道化故云為官長也夫四海之廣兆庶之繁不可下人以為

理故立羣官師長各司其任在昔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周漢所立愈多以德居官以

材莅任各當其器而萬方理焉若為道之士則布德施惠救物立功亦猶器用以利

於人爾為國則用材化物為道則施功濟人合於道樸之化也尚書曰學古入官左

傳曰能官人則民無鯁心是也春秋昭公十七年秋鄭子朝魯對昭子曰黃帝以雲

紀官炎帝以火紀官共工以水紀官太皞以龍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以鳳鳥為司曆

玄鳥為司分伯趙為司至青鳥為司啓丹

鳥為司閉祝鳩為司徒鵲鳩為司馬尸鳩為司空爽鳩為司寇鵲鳩為司事五鳩以鳩民王雉為五正九尾為九農正尾止

也止民使不淫放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以民師而命民為官設官分職止

尚矣蓋以宜道行德以教於人者也官非其人物罹其害豈可輕授哉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斯之謂也

故大制不割注聖人用道大制羣生雖然似春蒙澤不

謝動植咸遂曾不割傷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羣

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今動植之物咸遂其生曾不割傷

以為已用故云大制不割義曰聖君臨極宰制萬方德被羣生各遂

其性故動物植物有情無情自生自成不宰不割所以玄德之世太上之君不言不

化惟清惟靜下知其上有君而不聞其制今之法此所謂大為主宰而無所制割也

修道之士不察察於存祝不孜孜於漱咽無為無欲自全其和可階於道矣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疏前章明

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於樸必失故神聖不可為首標得於下六句明實

位之一句示曆數之不于常將警淫昏之王故物下辨物倚伏之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若泰之尤數是以聖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注天下者大寶之位也有道者必待曆數

在躬若暴亂之人將欲以力取而為之主

者老君戒云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

羣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

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力取天下而為之

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

戒云吾見其斯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

助也

義曰晉天之下人君統之人君之位皆上

天降命曆數所歸應天之心順人之望而後君臨四海子育羣生而為之主也莫不世傳積德身有殊祥履巨跡而誕伏羲感神龍而孕炎帝軒轅乃電光繞斗少昊乃星彩流虹顓頊高辛生實曆唐虞堯舜禹天表神奇竟大運於赤龍舜土德於虹瑞月精命禹鵠卵降湯紫氣霑於礪山赤光照於漢室此並身有殊祥也積玄勲而黃軒受命稟前功而顓頊叶符黃帝十七世而祚有殷湯后稷十三世而興西伯此皆積世累功也或生而神聖或誕而能言日角犀文龍顏鵠步重瞳八采反羽奇毫玉斗橫身鱗文偏體或全於固圉之內或逃於溝瀆之中而復兆應天文德諧人願然後驅雄駕傑拯溺救焚康濟黎元克昌帝業斯可謂生靈僕望曆數在躬者也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是矣若乃器非神授才乏天資積善不顯於先人鍾異靡聞於奇兆恃水草之力縱豺狼之心假狐媚而竊國權因佞倖而窺神器興問鼎之計運

肘腋之謀王莽董卓則集戮於前侯景桓玄則敗亡於後流惡名於萬古取大笑於四方欲以力而為之其可得也況劔閣神授力可拔山喑鳴則鬼伏神驚叱咤則堅摧敵潰終乃戴舟莫濟刻頸陰陵不聞聚井之祥徒益五侯之賞苟不及於此者又何矯竊而欲非望哉老君戒曰吾見其不得已大寶之位已具前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注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故曰為者敗之此戒姦亂之臣也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惶惴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得姦整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義曰天神曰神地神曰祗日月之照曰明言天地日月之間森羅萬象必有主宰而司牧之故天地神明以此司牧之大位授於聖德之君而今布和平悅樂之化以養

民也愷樂也愷易也詩大雅洞酌篇召康公戒成王曰愷惇君子民之父母言樂強教於民易以悅安於民民敬愛其君父之尊如母之親故云愷惇之化若凶之夫力取天下必以強兵殘忍誅害於如吳國為封豕長蛇項羽比狼貪羊狠則生民罹其蠶毒矣毒出於口曰螫毒出於尾曰蠆明此凶暴之夫姦整天下必不得其大寶之位而自致敗亡故云為者敗之矣

執者失之

注曆數在躬已得君位而欲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禍淫亦當令失之此戒帝王者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殄亂離斯作誰奉為君亦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義曰人君繼體承乾不以其德毒流海內

禍起彙中號令不行戈鋌內向天下既亂
海嶽沸騰眞主應運救人撥亂反正如夏
禹殷湯周武漢祖創業之君也天下既定
授於子孫故嗣主繼明守文承統如夏桀
殷紂周赧漢獻為繼體之君也且創業之

君必資聖德塞違補過明德顯仁招懷隱
淪求採瘼病初有大寶罕及敗亡蓋其勵
精求理故也而繼體之君不知稼穡長於
婦人之手生於深宮之中八音五色亂其
心麗服淫聲溺其性或窮兵四境流毒九

州視赤子若仇讎顧生人如草芥動致戾

刈不循憲章反道違天凌虐神主神主者
民也於是干戈四起水旱不時神怒衆離
鬼哭人怨遂有南巢放逐牧野梟夷殲身
黔庶之中失政姦雄之手洪圖一去大業

不歸此明執者失之足為後王之戒昭德

塞違者春秋桓公二年宋華督殺孔嘉父
而弑殤公立公子伋是為莊公以郕鼎賂
於魯桓公公納之於廟大夫臧哀伯諫曰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百官猶懼失之

今寘其賂器於太廟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又何誅焉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義
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禮之賂器於太
廟其君之何瘼病也疹妖氣也內起曰眚
外起曰災亦天火曰災也

敵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註明為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或
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扶
之則強或抑之即弱有道則載事無德則

輶廢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
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輶壞也
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
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

使寒或扶持之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

引而載事或推之而輶壞且同輶輶不可
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不厭其其
義曰物之倚伏固以不常人事推移女能
長保是以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或後者居

前或前者反後或寒者變暖或煖者反寒
或弱者為強或強者為弱或成者毀壞或
廢者獲全如紂纒之榮紆無準繩之正定
矣經大索也準的也繩正也無道之君以
人從欲有道之主以欲從人以欲從人者

天下悅樂而推尊之不戢其德也以人從
欲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
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
鮮濟言屈己之欲從衆之善也明年秋宋
公與楚陳蔡鄭許曹盟于孟諸侯執宋公

以伐宋言宋公無德爭盟衆共執之如文

仲之言也文仲魯大夫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註聖人親或物之行隨知執者之必失故

去其過分耳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親行隨之不常知
矜執之必失故約已檢身割貪制欲去造
作之甚者去服說之奢者論名數且分為
三日徵其實乃同於一條甚奢泰者皆謂
之過分耳

義曰聖人之於天下也觀倚伏之勢見推
移之機於施為之中不使過分知甚者必
極奢者必貪奢者必威極則必反貪則必
怨威則必衰有一於此必為亡敗故皆去
之為道之士明執失之理知奢泰之非謙
抑自居沖虛內保則可以參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去其奢者泰此章明兵強則失是以
輔佐即之所處下明好兵必敗不祥
故言者下示不得已而用果物壯下
強特強而必敗○義曰前明人主理
國上奢泰而為若此或人臣事君用
文德而臣強若此或人臣事君用
事是明兵強好還不可引引為事
也言章且或人臣改言用兵非為事
也言章且或人臣改言用兵非為事
也言章且或人臣改言用兵非為事
也言章且或人臣改言用兵非為事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注人臣能以道輔佐人主者當柔服以德
不用兵甲之威取強於天下何則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抗兵加彼必應之其事既
好還報則勝負之事未可量矣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
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
肱舞于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今執大
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海清者震耀天
甲之威窮潰侵伐之事抗兵以加彼彼必
應之其事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料

也哉

義曰夫臣之事主以道為先所宜清靜匡
君勿以兵謀輔國化既清靜君遂無為平
泰可圖堯舜何遠致者言臣以道德助
化則君德自齊於堯舜也股者足也肱者
手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猶一身耳君臣
之道其可忽乎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是也舞于羽者尚書大禹謨曰舜以禹之
功命之嗣位時有苗之民數千王誅命禹
徂征之於是會諸侯之師華眾而往奉辭
伐罪三旬苗民遂命益謂禹曰惟德動天
無遠不届至誠感神況於有苗乎禹班師
振旅誅數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而有
苗格有苗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
京師二千五百里征之不服不征自來言
以文德道化撫之也千楨也羽翳也舞者
所執之物既還師振旅不用干戈乃修文
德以文舞舞於賓主兩階之間以抑武事
而苗人來格格至也禮曰舞者所以飾善
也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容貌得莊焉

行其繼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羽籥干戚舞之器也。屈伸俯仰舞之容也。繼兆舒疾舞之列也。故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六十人也。諸侯六佾六人為列。四佾四人為列。也。二人為列。夫執大衆者第三十五章之詞也。太階者三台六星為太階。六符起文昌。抵太微以主三公。君臣和法。今平則其星光明。行列相類。星或明或暗。或狹或闊。或變色或亡。失不見。皆為災凶。若三星亡。失革命易姓。六階勾明。天下太平也。今若大臣以兵謀輔主。不能以文德懷人。侵伐圖功。加兵於彼。彼必還報。則勝敗之勢未可知也。或自焚為負敗也。抗以手抗拒也。潰亂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注軍師所處戰則妨農。農事不修。故生荆棘。兵氣感害水旱繼之。農廢於前。災隨其後。必有凶荒之年矣。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夫興師動衆。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退則妨工。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賫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義曰。人臣以兵輔主。主則習用其兵。主貪不急之功。臣冒無狀之實。或慮凌下國。侵伐隣封。危器一施。生民受弊。行者有齋糧之苦。居者有轉饋之勞。男廢耕。農女妨蚕。績所以云。惡軍十萬。日費千金。杆軸其空。輓輸莫息。田生荆棘。人遂飢荒。設無水旱之侵。已有耕耘之闕。夫和氣結則祥瑞降。

兵氣感則災害生。疾疫流亡。由斯而作。窮兵之弊。可勝言哉。惟君惟臣。所宜深戒也。修身之士。以嗜欲交。侵猶國有兵戈也。真氣耗散。猶生民殺弊也。所以嗜好不節。則神氣散亡。神氣散亡。則疾疹交播。氣亡疾作。何福善之可冀乎。何延益之可希乎。於國於身。俱可深戒也。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疏春秋傳曰。殺敵為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

尤君云。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敵。令不為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今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義曰。王者化人。貴乎道德。道德未洽。恩信未孚。或有外敵來侵。不得已而方應。應變制敵。宜在教人。能取勝於伐。謀自可期。於止殺。故於文曰。止戈為武。但止其敵。不在殺人。可謂止戈矣。其者封尸流血。白刃相交。或勝之於前。或敗之於後。好却還報。非

曰。能軍不敢取強。是今天道矣。殺敵為果。者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楚之命。伐宋。宋華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司空樂官。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讎百人。宋大夫狂狡逆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殺。易之戰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戮矣。

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毅以聽之。謂禮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殺。易之戰也。言易而反之。必為戮矣。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注善輔相者果於止敵蓋在安人和眾不敢求勝取強故雖果於止敵不敢為寇慎勿矜功伐取以自憍盈憍則敗亡故以為深戒也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能止敵慎勿矜功矜功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為憍泰憍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義曰矜誇大也伐自稱已善也憍慢也安人和眾者春秋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子將舍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敵楚子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趙括趙嬰齊為大夫士會上軍郤克佐之鞏朔韓穿為大夫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荀首趙同為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林父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曰善會聞用軍觀壘而勤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狂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疲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也而舉商農之實不敗其業而卒棄輶睦事不好矣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違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先穀曰不可晉之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耳成師以出聞敵而退非失也命為軍帥而卒

以非失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荀首曰此師殆哉易有之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威逆爲否有帥而不從臨執甚焉果遇必敗先穀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厥林父帥軍逐濟楚子北師次於郕

聞晉師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欽戰令尹叔敖不可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衆誰適從此行也

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敖鄒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杜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驕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敗楚師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之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激怒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次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師叔楚之崇也入盟于鄭子良鄭之良也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智焉莊子曰趙括趙同咎之徒也趙朔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會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為誦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使

於楚請戰而還趙旃請入楚君盟二子皆欲晉敗却克曰二憾往矣不備必敗先穀曰鄭人勸戰不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人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會曰備之善者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楚若無惡除備而盟先穀不可士會使鞏朔韓穿師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具舟于河潘黨逐魏錡錡楚子乘左廣逐趙旃晉師使鉋車逐二子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陣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車馳卒奔疾進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逐下軍潘黨屠侯從上軍却克欲待之士會曰楚師方壯若卒於我必盡不如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退不敗及昏楚師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

頌曰載戰千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令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遠民故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以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入楚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卒未鄭殺石制魚臣君子曰無怙亂者謂是類也且夫伐謀而得勝彼敵敢侵止救濟危信為善矣若矜伐其善自衛其功身享功名心必慙泰橋泰則凌物

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齒紉於杜郵矜伐生憐因憐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往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情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情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為須

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情強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李審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

之眾皆號百萬信為多焉而非道恃強敗不旋踵兵強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

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兵強天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

城子嬰降於軹道廣揚鵠視夫何足云聖人以為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

復性亦猶兵焉若制欲捐情澡神滌慮止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

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為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屈於敵亦為老焉故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疏前章明強兵之旨則陳明佳兵物惡不得已而用

云勝而不美示樂禮處之為非吉事非樂戰○義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國不以兵強今明佳兵乃是不道佐國不

亡所以直指佳兵物之所惡敵來伐已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

此不以勝敵為美而以正教為先此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

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園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今古開濟成務

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

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

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今四曰虎

韜善用爪牙群兇自挫五曰豹韜膚時戰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

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為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黄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可為帝王之師亦機鋒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國進德者德冠五帝為美行之一首修業者業兼六藝為習學之先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習學之業慎其初始習文儒道德則為君子習食驕殘暴則為小人昔孟軻幼孤居近葬者乃學為墓軻母賢見其所習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軻又學為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學之家軻乃學習墳典後為大儒道亞周孔名高韓墨昔孔子為兒好以俎豆為戲後為禮樂之祖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後稷為兒好以耕農為戲後為農正播植之業功濟天下漢張湯為兒時因鼠竊肉為父所責湯薰穴得鼠及所殘肉皆鼠訊鞠論報狀占其辭如老獄吏後仕漢為法官詳定律律垂

法著今所以習為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時動有結閔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剋矣言君子有可大之德可久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乎道德閑思在乎興墳園圍也典謨典也墳三皇之書為三墳也語訓詁也如湯誥酒誥例也林叢木為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為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園圍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為能賢先昭令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慎其所習遊心大道閑思無為道可冀也若其滯是非之境東言教之墟迷嗜競之津窺浮誕之壩其道彌遠夫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微王業霸圖罕偕其清靜矣況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
疏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兵鈴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爾
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鈴之術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故以正為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閑張詭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為貪殘於身為不善於物為憎惡豈可習而行諸且人之所

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善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今習兵道以詭詐為本欺誦為能殺獲為功誅伐為事誦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為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為不善之事矣老君說經之時但有戰鬪之說則是版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調誦詐相傾得勝為功殺人為美非為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今引韜略之書取近而證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往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之君子為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質簡正靜合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為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

義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為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為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主利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為陰而通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故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尚兵謀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利爾

義曰君子所習也稽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孔之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時之過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及也則卷而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用兵之旨明在下文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為上

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污降太上之君以道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訛時翦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謀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為本而武為末文為體而武為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宣武備而斬俳優齊侯畏之歸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為文之輔文為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為謚焉冠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偽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秦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

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為謚矣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殺獫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運運帝王執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為終始闕一不可也師稟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為師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辟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梟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斥類蚊蚋之嗜膚非為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緩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為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難叔敖安寢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不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以勝為美者是樂殺人義曰聖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內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跖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弊蓋埋獨弊惟埋馬弊車廢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殺伐草木者其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仁憫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誼乎安肯勦衆命而取功名斃殺人而圖富貴哉若以伐殺之多為美誦詐之勝為能恣毒貪殘必為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橫之心欲求得志於天下信為難矣東齊歸命昌邑高洋禍敗滅亡足為鑒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䟽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義曰左為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賓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為上而尊也右為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而倣之

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吉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為亞聖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然瞻視塵躅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謀也

言以喪禮處之
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䟽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

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老事投之死也豈非喪禮乎偏將軍既不專殺居右位而處左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䟽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本本固那軍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內人稱最靈國之得人猶魚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人惟那本本固那軍此言太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羿因民不忍拒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
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爲不
祥之器何必爲素爲質也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
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
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
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
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
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
處以喪禮也兵爲不善之器戰爲殺伐之
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
哉聖人以之悲傷君子以之惻憫故當處
之以喪禮也縗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即
宜悲慙何必縗杖然後爲哀乎或者云古
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
典之內皆無此說以此無據疏特明之典
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

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
鄭秦大夫杞子成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
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
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
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
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
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崿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
避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襄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
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
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
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吾子淹冬於弊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
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吾子取其麋鹿
以間弊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
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
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
戎襄公墨縗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
辛巳敗秦師于峭崿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
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
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聞秦囚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
力而拘諸原婦人輟而免諸國墮軍實而
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不虛此章明後王守道則萬物有
實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華守道而下
能降臨無名下廣其制用道下將
示然成。義曰兵之性也為天下之
凶橫雖小也為天下之大玉德能中
萬物所宗造化既行天地降臨不煩
我今民自和平君保制得之勿物得
依歸之所為國能附如水朝宗于海
不以益善化之義也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

於常無名

跡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
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為用無為而無所不為統御
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
生也為天下之至通焉其應與也為天下
之至順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
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澹
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
名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匠
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者

跡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
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應用
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
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為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
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
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

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
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為
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
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
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自
古及今無敢以道為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注侯王若能守道精一無為而化則萬物將自賓服矣

疏言王侯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八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服矣

義曰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周設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亦有五等而兼王為其制服土地禮節降殺亦有五等則以王統天下諸侯各理其國卿大夫士以為陪

臣佐王者也言侯王能守道者舉其有土之尊能守道化物則八埏四海之人仰其道德歸其至仁沐其盛德飲和煦而自賓服矣埏封域邊陲也賓順也外國順化謂之賓服要荒之外來附中國則客禮而賓附率服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沴災害地乎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洒甘露善瑞侯王也

義曰諸侯守道於其國王守道於天下則能致天地和平無災害沴之變地乎天成不失其序天地二氣交泰和合而能降瑞也易泰卦彖云天地交泰又云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夫天地

之道陰陽相感寒暑相循氣交則萬物生化各得其宜萬物得宜和氣交合則積祥降焉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甘露一名天酒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則甘露降稽命徵云稱謚正名則甘露降於竹

相孝經援神契云德至天則甘露降甘露者中和之氣也鵲冠子云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物無不感也得而飲之壽八百歲天文錄云

天乳一星在氐宿北主甘露星明則甘露降也逸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言地平其化天成所施上下相稱為宜也凌者氣相亂也沴妖氣也災禍也害傷也瑞祥符也致者不召而至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注侯王抱守精一則地乎天成交泰致和故降洒甘露夫甘露之降蕭蘭俱澤不煩教令而自均平取譬侯王稱物平施者夫踈莫無也言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

今自均若一亦如侯王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和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義曰蕭艾蒿也蘭香卓也澤潤也侯王以

道化人天賜嘉瑞國既有道人自和平不煩施令自然均普尚書洪範曰王道平平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無偏無黨民既和平無偏曲之私黨附之勢也稱物平施者易謙卦象曰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言物之多與寡皆得其施哀其多者以益於寡是曰均平矣惠化仁化也大同者天下為公也自東自西者詩文王之什文王有聲篇云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武王作邑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

感其德心無不歸伏自從也用也謂有道侯王天致善端人自和平東西南北無不率服不煩教令均一平普亦如四方之人樂文武之化也

始制有名亦既有

注人君以道致平始能制御有名之物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既盡也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端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事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王侯所有矣。義曰有道侯王天地合德善端應之上下無間四海歸之有名之物皆歸善化矣四海者侯王所統也弘道建德人皆化之境寓之內率土之濱孰非侯王之物亦猶山林非欲於飛鳥虎狼茂威深密飛鳥虎狼自來歸之江湖非欲於魚鱉蛟龍廣大渺漫魚鱉蛟龍自來歸之王侯非欲於有名之物道德仁惠有名之物自來歸之修身非欲於道虛無沖寂道自歸之萬物感致

在於所修也均一周普天下和平在於所化也善之歸已道之感通物之從順在於崇德也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注若侯王能制有名之物則夫有名之物

而將知依止於侯王知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義曰侯王道化合天中外寧一壘域之內動植有名之物皆隨其壘土為王侯所有物依有道之境故無殆壞之危任春夏秋冬生成隨秋冬之搖落不天不殞無北無瘡不為外敵所侵不為淫刑所及一一遂性何危殆之有乎此聖旨也今釋侯王以道化人應天降瑞人歸其化天下均平侯王當守道撫謙膺受符瑞知止畏慎以副天心則無危殆之事若觀其天瑞東此人

縱大其心改易其志矜功伐善則祥不勝驕其身危殆矣昔紂官中小鳥生大鳥以為國興之瑞矜驕肆欲連作多端以至亡滅老君恐後之帝王恃有祥瑞因此僞矜故戒之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注天降甘露以瑞有道之君在宥天下天

則應之猶川谷與江海通流爾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

義曰守道侯王德與天應善化和合以感太平天應之禎祥如川谷之通海此聖旨也今釋云若侯王上感天瑞下得人心四海萬方率為臣妾復能因其感瑞夕陽競修翼翼乾乾日慎一日既無危殆之事遠人慕其善化重譯來賓如川谷之朝宗江波之赴海遠近歸往國祚繁昌美理身者以心為帝王藏府為諸侯若安靜心王抱

守真道則天地元精之氣納化身中為玉漿甘露三一之神與已飲之混合相守內外均和不煩吐納存修各處玉堂瓊室陰陽三萬六千神森然備足栖止不散則身無危殆之禍命無殂落之期超登上清沆然若川谷之赴海而無滯者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疏前章明侯由自實此章明以實服有道之君皆張詰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義曰侯王所以守道化行萬物歸宗足不貪動行於道所以道合天地不
失其常得全分理之終不為大枉之喪故能允合不違天理之戒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注智者役用以知物明者融照以鑒微智則有所不知明則無所不照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

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

義曰心之惠照無不周偏因境則知生無境則知滅所以役心用智者因境而起也境正則心與知皆正境邪則心與知皆邪苦樂死生吉凶善惡皆由於此也故心者

入虛室則欲心生入清廟則敬心生萬境所牽心隨境散善之與惡得不戒而慎之乎夫知人者為智尚書所謂知人則哲也知人者昔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知是為穆公春秋隱公三年秋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諸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孔父曰群臣願奉公之子憑也穆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本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乃以其子憑出居鄭以讓與夷而立是為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而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受殷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斯知人之至也既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觀其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

人者智自知者明

義曰世人因境役心乃至分別察他人之善惡考身外之短長不求所以知而求所不知捨己做人以術其智是捨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澹無為而悅夫享享之意以亂天下者智之過也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端蟻之蟲蚋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矣孔子謂顏回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於智忘智在知忘知觀妙守無是為明了此莊子云孔子語顏回心齋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注能制勝人者適可謂有力能自勝其心使柔弱者可全其強矣

疏勝人者謂以權智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謂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故云自勝者強

義曰人或持君之權以制於物運其威勢以臨於人人望而畏之是為有力矣而不知自以無為之道內伏其心心既無為志則柔弱心虛志弱物不敢侵是為強矣勝人者力盡勢移則歸於死自勝者心冥道粹必至乎仙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注知足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強力行者不懈怠可謂有志即矣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單食

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即矣義曰貪之與廉由心而已失心足者雖顏子一瓢之飲揚雄十金之產不改其樂而常足焉心不足者雖申侯之專利不厭駟秦之車服滿庭而未嘗足矣則顏子揚雄可謂富也強力為善守道不回可謂自勝而強有不渝變之節矣夫強者在用道也強大有道不戰而冠小弱有道不爭而得信可強行於道而堅其志節也易曰君子

以自強不息簞食者論語云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小筐也以簞為食器以瓢為飲器陋巷隘巷也言顏回固貧而守道以自樂也

不失其所者久

注知足強力不失其所恒則是久於其道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云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義曰知足不貪安貧樂道力行趣善不失其常舉動通時自得其所者所適皆安可以長久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則人之操行務於恒久不失其所也失其所者必蹈禍患如鄭太叔段寵而無狀大夫祭仲諫莊公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乎莊公不從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侵地至于廩延乃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車乘將襲鄭公命大夫子封帥車三百乘以

伐京太叔入鄭公伐諸鄆五月太叔奔恭遂克之初以莊公之母姜武寤寢而生莊公名之為寤生遂惡莊公而愛太叔段及段欲襲鄭武姜將嫁之至是既克段乃寘武姜於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穎谷封人考叔因食捨肉而諫莊公納之掘地及泉與武姜隧而相見為母子如初春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譏其失教也此言縱太叔之過使其貫盈而後殺之是不早為其所失所之致也若太叔

○不失其所安及此禍哉死而不亡者壽

注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夫知人勝人必招殃咎知足強力動得天常得天常者死而不亡是一期之盡可謂壽矣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天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雖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生理不全雖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

義曰人生天地間有生則必有死生者天地之委和死者天地之委順安其和而處其順是得其常也及此者庸非天子河圖

曰人之生也天與之算四萬三千二百算主日也與之紀一百二十紀主年也此為生人一期之數矣得金丹不死之道者則延而過之無修養之益有滅奪之過者則不足而夭枉之矣黃庭經云百二十年猶

可還過此守道誠為難唯待九轉八瓊丹要復精思存七元日月之華救老殘此明修之可以延益也若守其素分委任天和乘化而來任化而往生也若得死也若休盡所稟之一期亦謂得其壽矣不及此者夭枉而亡也莊子達生篇田開之謂周威公曰祝腎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曾有卑弱若巖居而水飲不與人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為餓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以內熱之病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教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也謂其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者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耳是二者不終天理為夭枉而亡也

達生化之旨當生不樂將死不懼則殤子為壽彭祖為天也莊子齊物篇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兕秋生毛曰秋毫也凡人年十九已

下為殤此明道與俗及爾人世之情小則企尚大則驕盈以道觀之無盈無企其致一也死者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人之死生雖賦以天命然亦繫其所履君子察其所履而知其壽夭易復卦云視復考祥是也春秋楚伐宋還師鄭人享之九獻用周人上公之禮也庭實旅百加蓬豆六品享畢夜出取鄭文姜之女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以壽終乎為禮卒於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服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其後果敗於城濮終為商臣所殺焉春秋僖十一年周襄王使內史過賜晉惠公之命惠公受王命而墮史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墮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夫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四年惠公與秦戰於韓原為秦所擒二十三年卒皆如史過叔詹之言是則君子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道餐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景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疏前章明有由能自知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有之實皆為法道心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大有之實○義曰既明而不自知自勝之用能成無毒而不令舉若之德行之用能成無毒不能成其大業汎兮之道言不可大物不物一方也封境也○中道也○國通不貴大其身故藏其毒大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注大道汎兮無繫而能應物左右無所偏名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衆象亦可左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義曰大道之體也疑而為真一融而為萬化汎然不繫論彼虛舟無塊然之質不昧然而昏者非陰也無赫然之象不皎然而明者非陽也懸天載地乾健而龍行非柔也委和順物細入毫芒非剛也能顯能晦

能微能章汎汎然無所繫著也刻彫類狀無所不為能應衆象也旁通萬境不局一方可在可右也一以貫之為天下式無所偏名也未始有封無涯無畧渙而散也無所不無寂而歸也無所復有生化萬殊也莊子齊物篇曰古之真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此言天地初分人生其內品物咸遂性識真淳心跡無為故無封執其次以為未始有是非非既彰道所以虧也道既虧也則有偏名矣修身之士當體道虛心無所執著以臻其妙理國當坦然無為以合於道通乎大方歸於至理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生化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倖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義曰天之高也道氣蓋之地之厚也道氣

載之萬物之繁也道氣徧之非大道運氣孰能致其高廣厚大繁多之功哉由道之所化各得其生生生成成全備之理矣道之生物也無為而物自生道之化物也無為而物自化雖因道而生化而大道不以生化辭勞物亦不以生化之恩歸功於大道亦如雨露之施也物自潤澤於下物既不辭謝雨露之德雨露亦不以灑潤稱功所以聖主臨人達賢利物如大道生成雨露膏潤爾聖人忘功於上民忘帝力於下則合乎至化矣

功成而不名有注言萬物恃賴沖用而生化而道不辭以為勞功用備成不名已有疏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道之生物雖則功成其功雖成會不名有言忘功也義曰言於有也則萬物之形各稟道氣物得成就皆道之功非夫道氣稟之則生成之功廢矣而道之妙本無有無名道之妙

用無窮無已物成而道不恃其力物生而道不其功既不恃物為我功亦不執物為我有無皆依功用都忘不獨忘生物之功亦乃忘萬物之有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注愛養群材而不為主宰於物無欲可則名於小言不可名小也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成就而不為主宰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耶故云

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於小耳

義曰聲解義者知修詞之人云其可得乎是不可得也是詳之則經所云可名於小是不可名於小也道之生化萬億之類和氣周備巨細無遺畜之養之成之長之愛護之功至矣茂養之恩普矣不為主宰各遂生成無心於物舍育之恩大矣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有情有形飛沉動植纖芥之小丘山之大道氣覆育力無不周仁愛畜養而不為主物賴於道不以為功雖

覬鵬大軀固乘道而變化焦螟細品亦資道以裁成故秋毫之小也道氣存則溫柔潤澤道氣去則枯瘁凋零秋毫不無可謂之小充塞天下可謂之大不為主宰可謂忘功斯則道之用也能小能大而非小非大無所不小無所不大也

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注愛養之故萬物歸之有萬不同而不為主可則名為大言不可名大非小非大故以難名矣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而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義曰道生成於萬物物稟生成之功各歸功於道而道不為主任物自遂非道之大故聲解云可名於大乎所以可名於小是非小也可名於大亦非大也非大非小難可定名是難與為名也有萬不同者莊子

天地篇孔子曰夫道覆載萬物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無為之謂也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此言有萬物之不同

我獨同之可謂富有天下也道無有二物

則萬形於物則有萬不同於道則統之惟一此聖旨所解也今釋云大道匡德藏名怕然無象是可名於小也萬物生者自生化者自化使各遂性不為之主是可名於大也亦猶帝王以道育物以德御民考六

氣之和順四時之令恩以篤之義以正之仁以愛之禮以齊之信以教之賞以勸之殺一草伐一木必以其時孜孜焉煦煦焉恐其失所也可名於小矣及夫物遂其性

民得其宜上下交歡天地和泰謙恭端穆讓德於天不為已有不為其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注是以聖人法道忘功不自為光大故能

成其光大之業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澤風化
物遂生成治道忘功不自為事大故能成
其光大之業爾

義曰聖人之理天下也愛民恤物巨細申

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
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
和之風被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
高故其盛業可大聖德可大以其不為大

故能此事大理身之士然無若若雲之
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
於常物來斯鑒物雖廣不拘應用之心利

物雖多不矜利濟之德仁遠發動未始為
私眾善歸宗不為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
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金真之大
道矣

道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澤風化
物遂生成治道忘功不自為事大故能成
其光大之業爾

王所以成先大之業也象者道也亦
謂聖人無象之政以傷官之故能
致天地之氣聚散而人歸者喻以
樂舞所以八音卡未聞者悅其心百
才交陳嘗者道其口則行客為其駐
上義天下之人歸於有道亦猶此也
至言不文出口無味大象無水觀聽
莫求歷代用之其明
日新而永寶焉

執大象天下往

注大象道也帝王執持大道以理天下萬
物往之矣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大道以
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俟日觀風皆
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義曰執用也大道非形不可執有聖人用
道可以理人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動植飛
走各遂其生則航海駿奔梯山履至皆歸
用道之君矣俟日觀風者昔聚密洲在巨
海之中使者朝貢於漢言於武帝曰臣之
國去此三十萬里國中常占候於天若東
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
中國將有有道之君矣臣國之主所以仰
中土而慕道風薄金玉而厚靈物故乃步

天林而增猛獸搜奇輒而出神香濟弱水
度飛砂而朝於闕下艱苦道遠十三年矣
斯則有道之主其德動天風雲效祥遠
慕德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注物往而不傷害則安於太平矣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
綏撫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
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義曰綏宴安也撫安養也泰康泰也平和
平也害傷害也四方之人慕我道德觀風
俟日歸於聖人聖人因而綏安養之不以
教令督責之不以刑法傷害之故遠近之
人安其太平之政矣政教和平人俗康泰
然後功業光大故曰安平泰也論語曰遠
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斯
則帝道皇風無遠不屆矣

樂與餌過客止
注樂音樂也餌飲食也言人家有音樂飲
食則行過之客皆為之留止如帝王執道

以致太平亦為萬物歸往矣又解云樂以聲聚餽以味聚過客少留非長久也是以遽虛不可以久處仁義觀之而多責故人君體道清靜淡然無味始除繁繁之政終化淳淳之人故下文結云用不可既也

疏樂音樂也餽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衆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之客皆為留止爾

義曰人君有道天下慕之如行過之客過飲食聞音樂而為留止莊子至樂篇云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是也夫樂者歷代之所用也樂以象天奏之圓丘則天神降奏之方澤

則地祇升鼓之以和八風樓之以政四特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王周公有大武樂以和之人則安其性故為人之所重王者功成而作樂理定而制禮所以通天

口食畢而衆離雖留止於一時故難期於久永唯無為理國則衆歸而不可離有道理身神全而不可散故下文云道出口淡無味又言用不可既則非同樂餽有竭盡之期也遽虛者結草之舍非久處之所仁義者以兼愛而親不可以久交非若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詎可散乎察察者苛急之政也淳淳者和樂之風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注人君以道德清淨為之教初出於口淡乎其無味不如俗中言教有親譽畏侮等

爾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若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

義曰甘言美詞所謂有味也無為之理清淨之訓至道之言其出淡然安有滋味乎俗中親譽之說即此經第十七章之詞也謂甘言以親之美詞以舉之或威令之言

以畏之狎慢之言以侮之雖其有味皆非

至道矣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注道以鎮靜初無言教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淳風大行萬物敦阜歲計有餘故用不可既既盡也

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澹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急又不為滋彰之法今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餘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品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義曰道之無言其於言也無味於口道之

無形其於形也無見於目道之無聲也無聞於耳故呬嚮不得其滋味視聽不得其

見聞不同苛急滋彰之令驚民耳目矣物得其所曰平直無私曰正法細曰苛微賦迫促曰急禁令太明察察也法外立辟滋

彰也滋多也彰顯也阜積也所以民之耳目日有見聞畏淫苛狂暴之刑逾於復薄

懼賢察滋彰之令甚若臨深投足措手不知其所矣豈若以道臨御不可見聞淳風潛行萬物和暢用之不可以窮盡矣歲計

有餘者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廣桑楚者得老聃之道居嶺嶺之山三年其俗大穰其民相與言曰廣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言其德惠澤及於物而致豐穰況帝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以道垂衣天下蒙其化信夫人之修道於身者心無思慮則神氣全情無嗜好則愛惡息不感於規聽不泊於恬和玄德潛充道可冀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八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五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歸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人所歸則安於平泰利器則不可示人初標歛之喻以明權道之微○義曰道之為化應變隨機其於上古也則君任於道臣當於德民於和故視不可見聽已通於德民不可既及乎代云達欲歛歸導機遠疏使滿至者寂寥寡求進退聖人教理代之主持權變之機示歛歛開張之門以過舒張變之於為良東回耶可歸於正直明此權變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變非至理之本亦乃助理之方故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蹠歛歛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眾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利根眾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畧示方便深達根原

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畧具四門夫根者謂智性之根也人之所稟真元道性能生眾智如草木之根生花結實展轉相生故名根也性之生智亦如此焉稟受之性由其氣也有清濁不同性有利鈍差別氣清和者生乃穎利才智過人明古達今問一知十此人根性既利了悟圓通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見善如不及聞惡如探湯故能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明方便之法知進趣之途不俟權道誘之自達真實之教矣四門者歛弱廢奪也

蹠鈍根眾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今其歸往故將歛歛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今自困於愛歛即當自歛歛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諂下文又云不可

以示人者正為權道之難故爾

義曰鈍根之人稟氣濁雜者則生頑鈍智識不通莫辨是非豈知善惡或復貪性狠戾徇欲恣情動陷罪纏永乖人域聖人常善救物俯念含靈示以權門令其自悟故

開四門權道以攝化之第一將欲飲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虛則道契心侈則過生

因修獲過自思獲其廉矣此飲飲其心之權矣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也此伏性性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為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

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平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其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矣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陰符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此之謂歟

是謂微明

注經云正言若反易云巽以行權權反經而合義者也故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則為詐語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矣故老君前章示執大象斯謂之實此章離以飲張是謂之權欲量衆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却相明令必致於性命之域而惑者乃云非道德之意何其迷而不悟哉故將欲飲衆生情欲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則飲欲矣強弱等義略與此同此道甚微而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爾

疏權道攝化其理甚微按其所中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義曰權道至微用之則明校量其效可謂彰顯矣著明也夫聖人屬念上士遊心玄契無為冥符至道而權實之教安所用哉所以權教之設為中下之智耳亦猶用兵之道也上智伐謀制敵不在於興師坐籌決勝折衝千里而下智昧於機變必俟交兵上決頭領下剗肝肺然後方知勝負之勢徐議進退之方如此昧於變通必須示其權法因權變正可謂無毒於人矣巽以行權可與立之義已具別解

柔弱勝剛強

注巽順可以行權權行即能制物故知柔弱者必勝於剛強矣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翕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飲弱者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勝剛弱勝強義曰易下繫云巽以行權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制變則權不可行矣夫巽者齊也順也東南之

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

君用權道也得其人則爲善失其人則爲

外惟一真正無邪然後屬心動念可以昭

通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爲矣

義曰道性無雜真一寂寥故清靜也玄深不測如彼澄泉故湛然也寂然不動無為也感而遂通無不為也無為者妙本之體也無不為者妙本之用也體用相資而為化生矣若扣之不適感之不應寂然無象不能生成此雖無為何益於玄化乎若復循迴不息動用不休役役為勞區區無已此之有為也何所寧息乎當在為而無為以制其動在無為而為以檢其靜不離於正道無滯於回邪可與言清靜之源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注妙本清靜故常無為物恃以生而無不為也侯王若能守道無為則萬物自化君之無為而人淳朴矣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靜無為無事則萬物

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朴矣

義曰君王理萬方諸侯率一國俱能用無為之道清靜之化萬物化於下侯王靜於上可謂至理矣教而後化是從而化也不教而化是自化也教而化者無不為而能

化物也不教而化者無為而自臻於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注人既從君上之化已無為清靜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將以無名之朴而鎮靜之無名之朴道也

疏無名之朴道也欲作者動作有為也吾者侯王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朴以鎮靜之令其清靜不動作也

○義曰夫應用則為道道有強名也攝迹復

歸朴朴無名也侯王以道化人人稟其化皆清靜矣若復他境所牽人欲動作者侯王復以道之妙本無形無名之至朴鎮靜其心不令有為動作常合於道化清靜也

人之修道融心寂神已有通感而世塵妄起外念忽生將起躁競之途或溺是非之境即可急詣靜室思玄念真以無為之道鎮其心靈制於妄想如水之濁徐以澄清則三尸不能千百邪不能擾魔試都息遣

於虛無之階矣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者人君則將無名之朴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朴亦將不欲者夫所以鎮無名之朴為衆生與動欲心若復執滯無名還將有迹今此衆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

義曰凡人既化清靜而復動作有為以積習生常沉迷日久亦猶水難清而易濁性難澄而易昏心難靜而易動志難久而易退人君當以妙本之朴鎮而靜之亦既靜矣又當無忘所執都令泯然則冥寂玄通洞達真妙是令衆生不滯於迹聖人不滯於空空有兩忘盡登正觀矣

疏故初用無名之朴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常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義曰既已靜於人性復能達其無名如既濟而忘舟病愈而忘藥可謂達真修之要矣夫舟藥者喻言教也眾生輪回世網迷惑有無漸染六塵牽緣衆惱而爲病也老君演無爲之訓叙弘救之功以此真經爲理病之良藥因經開悟迷惑自祛純內染之塵絕外牽之惱積病既愈世網盡除然須遺教忘言混融歸道矣又以世間衆惱生死輪迴派浪真元漂沉正性有如巨海陷溺衆生逐境隨波無由超度老君以此經玄妙理國濟人於憂欲海中拯拔群品因經得濟如乘巨舟橫截逆流超登彼岸欲波不能蕩其性愛浪不能溺其心出積苦之庭踐長生之域既已濟矣然當忘所乘之舟捨所執之行栖神無何之境遊心自得之鄉是可謂虛而保真清而容物人貌而天泛然皆順獨任自然矣若執所乘之舟保所餌之藥不達而生患宜虛言哉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注言人君既以無名之朴鎮靜蒼生不可

執此無名而令有迹將恐尋迹喪本復入有爲故於此無名之朴亦將兼忘不欲於無欲無欲亦忘泊然清靜而天下自正矣疏夫無名之朴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爲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

義曰衆生動作之心既已靜矣而又忘舟藥之喻仍遺無名之朴不欲之欲亦復都忘是則了出有無曠然不滯君於上也不言而自信人於下也不化而自行不言而信是無爲而上理也不化而行是遂性而下化也化及於此何教令之有哉天下正平可復於太古之道矣理身者因教而明道悟道而忘言不爲譽故無怨不爲利故無害理心術理好憎適情性不惑禍福不妄喜怒混然與大道冥通而忘其所習達其所執心寂於中神化於外修於無修學於無學得於無得可謂明真經之玄曠窺大聖之堂奧矣上經法天故奇有三十七

章此章居其末更復顯明至道妙用重訓人君侯王明此微言可臻於了悟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九

失迹涉矜有比上為麓故云是以無德也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
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跡尚迹為劣故
云下德迹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
不失跡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
是以無德

義曰下德之君體德而行德既昭著上配
於天下民知之或見或聞德及於物物歸
其德可稱可顯故不失其德矣執而不失
矜德有為有矜有執去道甚遠以有跡處
比於上德之君是無德矣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注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
無為者至矣故上德之無為非拘無為之
美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
此心迹俱無為也
疏覆釋上德也夫上德潛運無為而理淳
樸不散故無名迹今言上德之無為者但
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
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唯無跡可矜抑

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跡俱無為也

義曰上德之君性合乎道而命令乎一體
自然為用運太和為神動合乎天靜合乎
地與道相得而無所為也神無思志無慮
者此心之無為也不顯其功而功著天地
不彰其明而明並日月此迹之無為也夫
此無為非偽學無為而為於無為是無以
為也陰陽為之使鬼神為之謀進退推移
與化無極玄默寂寥而與化俱此謂心迹
俱無為矣然德以包育於物亦所以彰其
跡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注下德為之者謂心雖無以功用彰著跡
涉於有為故云為之言下德無為有所以
為之此心無為而跡有為也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謂心美無
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曰
無為論跡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
德之為有所以為之也故注云心無為而
迹有為也

義曰下古德衰心迹明著其君知有為為
非知無為為是有為則澆薄無為則淳和
有此分別故輔心藏用行此無為之事制
彼有為之為故云為之心欲於無為遊行
無為於迹乃涉矜有也知無為為美有為
為惡捨惡從善慕此無為以分別故是有
所以而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注仁者兼愛之名下德衰而上仁見所以
為兼愛之仁故云為之行仁而忘仁亦欲
求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則心有為而迹
無為也且上仁稱無為者據迹欲無為而
方止義未可以語下德之有為也

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
以仁為上他皆倣此仁者兼愛之名也大
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
明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
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徧終
是小惠未孚是以語心常為有事故云為
之論迹則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注云此

則心有為迹無為也

義曰無愛萬物博施無極謂之仁也素書曰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則隱之心以遂其生成是也仁者博施於物乃所以生偏私也比夫德則劣矣夫至道之代兼包諸行無所偏名故實寂玄寥通生而不宰者道也物稟其化各得其得者德也成之熟之養之育之者仁也飛行動植各遂其宜者義也有情無情各賦其性者智也時生而生時息而息者信也順天地之節固四時之制禮也鼓天地之和以悅萬物者樂也故恬澹無為無所不為矣及大道既隱而德化行焉至德之化亦兼之以大仁大義大體大智大樂大信而共化焉泊乎德之廢也仁獨為仁義獨為義不能兼而化矣夫何故哉行仁者以慈愛為心故無剛斷之用是則義缺矣行義者以決斷裁非有取有捨是則仁缺矣所以仁獨為仁義獨為義故不能兼化也然上仁者雖有兼愛偏私之迹能於仁忘仁則忘其迹其迹

雖無心有博施之念周旋憫物皆欲其安故心涉有為也上仁忘迹故迹無為也小惠未享者春秋莊公十年魯人曾對魯公之語也是歲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聞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此言小惠未徧小信未孚故皆不廣況兼愛之人必不周普雖力於行仁其去道德也遠矣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注義者裁非之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斷割今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疏義者宜也謂裁非斷割今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為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為之故而有以為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義曰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也素書

曰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淳樸之代則無是非非生而淳樸散矣辯是與非裁制斷割者義也故知其是而明之知其非而制之明是制非則心迹俱有為也然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也理國理身偏執仁義而無道德何異乎鑽冰求火北轅適楚乎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注六紀不和則為禮以較故云為之禮尚往來不來非禮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

臂而怒以相仍引

疏禮復也謂可復而行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世也夫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淳源一失衆務事就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王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而仍之

義曰謙退辭讓敬以守和謂之禮素書曰禮者人之所履風興夜寐以成人倫之緒禮以成謹敬亦所以生情慢也夫摘辟為禮澶漫為樂而天下始分矣徒得形表而不由中也威儀者言其恭肅矜莊有威可畏謂之威進退俯仰有儀可法謂之儀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進退恭敬屈伸俯仰之容舉其大數爾禮之大者婚冠喪祭邦國之本動靜容止執非禮裁禮者敬之體也如首之在上足之在下

尊卑自列不乘天理故君臣父子猶一體也上下相忘道之實也後之為禮者外備容儀內懷欺侮忠信不足則更相誅責王弼以表其志指讓以飾其情施而不報往而不來則怨怒起爭因以為亂故攘臂仍引易者大禮與天地同節之美我以禮為翼者莊子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也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刑為體者縛手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道德既失仁義公行仁失則兼愛之迹乖義失則是非之儀亂君子犯禮小人犯刑聖人觀事觀時以行禮法夷狄知運命之誅臣子識尊嚴之敬因人情而設教斯之謂舉報施者樂記曰樂者施也禮者報也樂以彰德禮以報情往來之謂也由為之防者防記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防與防民所不足者也大為之防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子曰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

以為民防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憚於上故亂盜亡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防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事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示民不嫌也以此防民民稱得同姓以弑其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偕死而甞無害子云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殷人吊於墳周人吊於家示民不偕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防民諸侯猶有薨不葬者升自客階受吊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以此防民子猶有弑其父者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父母在不敢有

其身覬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事也以此防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以此防民民猶有貴祿而賤行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車士不坐犬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禮者防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憚以為民紀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防民民猶有自獻其身于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春秋猶去其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郭公娶大仇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防民陽侯殺緣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于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避遠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不入其門以此防民民猶以色辱於德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自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不問其所疾以此防民淫佚猶有亂於族者子云婚禮娶

親迎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娶忌事之遠也以此防民婦猶有不至者斯皆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此所以明道德既喪仁義又墮世亂而存禮禮極而為亂去無為之化日以遠矣理世之君豈可背道德而專於禮哉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往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渚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返渚樸則上德之無為矣跡此却明智弊之由也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云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在而此亡大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渚則大道公行

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代俗渚樸之殊聖人適時之務爾故渚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衰則失德而後仁無愛遂存則失仁而後義義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渚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代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跡不得一爾義曰五者之失隨代澆薄而然也大樸既散全德守之德既下衰仁愛繼之仁愛不足義以制之義之不行禮以救之夫禮以救亂亦所以生亂何者禮煩則俗渚樸俗渚則交爭交爭則亂生矣然而理國之急禮為之上春秋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曰禮之為國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謂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而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也則理世之道禮爲急矣道德既喪禮復不行其異類乎道德仁義日以喪矣禮所以救亂理民可不矜乎故君子導節以明禮斯之謂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酌在人情而已矣

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注制禮爲忠信表薄而以禮爲救亂之首

爾用禮者在安上理民豈玉帛云乎哉

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所以行

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

忠信復異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

防亂則但可爲理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

化也

義曰亂者理也如周有亂臣乃理國之臣

也忠信既薄上下離心聖人設禮以教之

約法以檢之明尊卑上下以勸之著降殺

等倫以節之雖忠衰信薄人不救爲亂者

由行禮以理之矣四者既失而不以禮節

之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上文所謂曲爲

之防民猶或踰之斯禮所以救亂致理之大務也禮經曰安上理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各因時而無教歷代以沿革不可執古之道守常不移矣子曰達於禮樂者民之

父母也能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

無志氣塞乎天地禮樂通乎神明所以樂

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

哉斯可以施及四海以畜萬邦故禮之救

亂致理先王之所以急也若反疎橫教太

和復道德然後禮可廢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注識者人性之識也謂在人性識之前而

制此檢外之禮雖欲應時實喪淳樸故云

道之華禮以救亂所貴和同而失禮者

則將矜其玉帛貴其拜跪如此之人故爲

愚昧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

人識性之前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

存外跡以之此道垂失質素所以爲道之

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殺之貴在協和歸於淳樸而代之行禮者不務由中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識爲愚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義曰制禮之意所以救弊也夫何故哉道

德既喪仁義復衰不制之以禮則奸亂生

矣故制禮以救其弊焉於人識性之間制

禮以節之進退動靜未始不拘於禮矣謂

聖人達知其事預爲之防也故云在識性

之前謂之前識道以教素禮徇容儀淳

樸想懸故爲道之華矣華者不實之謂也失

禮生弊弊極則亂救弊而亂息故云靜亂

也禮得其所謂之協和端兒飾容內無其

實則爲愚之首也夫因親以教愛因嚴以

教敬愛所以事親敬所以事君愛敬不由

於心玉帛以表其外非愚而何禮之作也

叙尊卑明上下別同異正人倫使君臣父

子不失其序今之爲禮者中外相違華威

而實毀末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信

威不及義德不達仁為理之末為亂之首
詐偽所起忿爭所因也有其禮無其心動
不由中者其教弊也不足於致亂也有餘
何者禮之繁也則進退盤錯一成規一成
矩從容逶迤一如龍一如虎其諫人也如
子其導人也如父習之變也以質為辭以
文為高實以風聲擅其虛飾作巧以誇競
尚華以檢束此謂禮煩則亂智變則詐所
以升朱非成池所化商均非九成所變是
禮樂雖設不克救之矣故俗之亂也禮何
為哉詠詠雅頌而風不能移也鍾鼓絲簧
而俗不能變也謙退辭讓而天下不之信
也守素復雌而天下不之親也懸爵設賞
而賢人不至也攘臂執手而君子不來也
兒謹辭豐而心誠不施者徒有禮容無益
於救世矣是知感天地動鬼神盡敬於心
推心於道明德惟馨神饗之矣潢汙行潦
之水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可羞
於王公可薦於神明斯由中之禮也苟不
及此所謂愚之始矣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
注有為者道之薄禮義者德之華故聖人
處無為之事其厚也不處其薄矣退禮義
之行其華也自居其實也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
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
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
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義曰有道之君體真之士志趣廣大道德
弘深之謂也大者言道德之大丈夫者數
極於十人之長大極十之數十人為丈故
云大丈夫舉其全與大也所以老君十號亦
號大丈夫大聖師是也夫抱道之君行上
德之化無為無事惟精惟微以道教人人
宗於道居其實也以德育物物宗於德處
其厚也不以前識之華弊薄之禮而化於
人故云不居其華薄矣通玄真經曰大丈
夫恬然無慮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
息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

見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
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
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推
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
去取耶設教引凡託言之爾
義曰此自大丈夫已下謂欲令行化之君
尊道尚德復樸還淳去禮義之末跡變浮
薄之華態使處於道德之厚不處禮義之
薄居淳樸之實不居玉帛之華樞有識於
玄同躋舍靈於道域而言去彼禮義取此
道德也所謂設教垂戒非聖人實有去取
之分別矣若人君能捨禮而行義去義而
行仁除仁而尚德違德而適道去末之華
薄歸本之實華以茲為化豈不至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景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此章明物得道而後生之理。物得道則存，失道則亡。此章明物得道而後生之理。物得道則存，失道則亡。此章明物得道而後生之理。物得道則存，失道則亡。

昔之得一者

注一者道之和謂沖氣也以其妙用在物為一故謂之一爾

○ 躁者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一故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者將欲原始要終抑末歸本引昔得以證今得待一之數畧於下文

義曰老君將欲明沖和道氣道生萬物歷叙得一之妙以明生化之由道之生化無終無始借古昔久遠之義以為布化之源所以謂道為一者萬物之生也道氣皆降

之氣存則物生氣云則物死物之稟道所稟不殊在物皆一古今雖移一乃無變故云不二是一謂之一道非陰陽也在陽則陽在陰則陰亦由在天則清在地則寧所在皆合道無不在非陰陽也而能陰能陽非

天地也而能天能地非一也而能一周旋反覆無不能焉昔既得之今猶昔也是知虛心則道合冥寂則一歸能冥寂虛心者是謂抑末歸本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繫之辭也一謂之無無陰無陽乃為之道一得為無者是虛無太空不可分別惟一而已故一為無也若其有境彼此相形有二有三不得為一故在陰之時而不見為陰之功在陽之時而不見為陽之力陰陽自然無所營為此則道之謂也以一言之為數以數言之謂一以體言之謂無而物得間通之道微妙不測謂之神變化應機謂之易總而言之皆無謂之道故聖人以人事隨其義理立其名號不一而一故能常一常一非一亦非非一而為一者蓋天地

之始萬物之元生化之本有生之壽也自一而能陰能陽所以一生二也原始要終者原本也要明也本其始而明其終易繫詞也

天得一以清

○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宮陰廣覆資始萬物

義曰陽氣始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萬象之物皆資取乾元而得其生故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也夫天積氣也故為氣象之大形如倚蓋故曰穹隆是有穹天之說言天穹隆高而圓包覆萬物天乃純陽虛無之象非有礙之質然夫天也非沖和道氣所運則不能清淨而不息矣易繫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正義云此明天之得一剛質確然示人以和易由其得一無為物由以生示人易也若乾不確然或有隙裂是不能示其得一簡易之道也

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盤礴厚載資生萬物

義曰陰氣浩大坤體廣厚生長載物合會無疆地積形也故為形質之大柔順安靜

萬物資生焉然大地也非坤和道氣所運則不能厚載而安寧矣易繫曰坤天下之

至順也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正義曰此明地之得一以其得一故坤隤然而柔自然

無為以成萬物是以示人簡矣坤木隤然或有確然則不能示人以簡是乖其得一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

義曰在天曰神在地曰祇在人曰鬼通而言之謂之神也神者陰陽不測隱顯無方

然夫神也非坤和道氣所運則不能變化通靈矣不能變化無方通靈不測是乖其得一也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深潤盈滿不竭

義曰溪谷得坤和道氣所運而水注盈滿道氣去之則深谷將為陵矣若深谷為陵

水涸川竭是乖其得一之用也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坤和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義曰萬物舉其大數也春秋曰萬數之大也物者有質可見總謂之物該約也動者

謂鱗甲羽毛裸蟲飛走之屬也植者謂山川草木之屬有情者謂有形而有情識者

也無情者謂有其形而無情識者也此物之衆拘於億兆之類然不得坤和道氣所

運則不能生不能成矣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衆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

正也

義曰王者人君之通號也管子曰通德曰王古之製字者三畫象天地人連其中畫以通其道故曰通德為王亦云人所歸往曰王居尊位統三才三畫而中畫通之以

貫天地人而為之主故為王字春秋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昔堯舜之前皆稱為帝舜

授於禹禹以謙讓自云德不及帝故去帝稱王亦云禹殷禪位於益禹之子啓居於

箕山啓賢故諸侯去益而朝啓禹雖有禪益之名而天下之人皆歸於啓啓以德不

及五帝乃自稱王自是之後皆以王為號至秦并天下吞滅諸侯獨為一統乃上採

三皇下兼五帝通為皇帝之號焉今之王爵居五等之上漢法非劉氏不王非功臣

不侯自是相承以天子之衆子為王嫡為太子自周有天下王之子為王子王之孫

為王孫國朝定法以皇帝之孫姪為郡王承嗣者為嗣王異姓有功則封王或別錫美號或封郡王然皆無列土之位矣侯者

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言侯王者取文之順而舉其一餘可知也然夫侯王既居尊極富有萬民常用伸之道無為之理以守其位乃能長為人主理化平正故經曰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也無思不服者詩文王之風言文王之德東西南北之人皆感其德心無不歸服也

其致之

疏物得道用因用立名道存則名立用失而實喪矣故天清地寧神靈各盈皆實妙用以致之爾故云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各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明失道之為損

義曰言天地神各萬物侯王六者能保其常安其所者何哉由得伸和道氣而各臻其妙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靈各盈萬物以生侯王正平能不失其道則各當其

分矣其有失者如下文所明矣
天無以清將惡裂

疏無以者致誠之詞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用則致清淨若不守道伸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義曰天陽氣也人君象之陽氣充極則為災衰伸和氣散則致破裂矣故占云天裂者陽氣不足君德衰微天乃開裂晉惠帝元康年中人君德衰天示災變天裂數丈殷然有聲是失伸和得一之道氣也自此西晉版蕩惠帝末帝皆罹其咎君象於天氣之相感信矣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靜將恐至於發洩不成形也義曰地陰氣也人臣象之亦主妃后女主之位陰氣既極伸和氣散則有發洩之變矣史記云周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老君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人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衍而人用也土無所衍人乏財用不亡何待斯乃失伸和道氣之用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有五又有梁山崩沙鹿崩石言等災異洎秦漢已降不可勝紀大則淪陷城邑小則摧圯廬舍皆分野為災人罹其咎矣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指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

義曰夫天地質象萬物稟形皆有神明主之神明者乃氣中之精靈者感化而為神焉其大主天地其小主邦國山川若守常循和則能變化不測若肆其威福見係於人乖其道氣將致歇絕矣春秋僖公三十二年七月神降于莘號公享之周惠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與神

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亦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矣魏名涼德其將亡乎後魏國遂滅昔阿神為虐嬰女於人西門豹投巫於河其害遂息神亦歇誠是乃神不守道氣

肆害于人自取珍賊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跡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忘其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義曰谷之所以虛受不竭者由其得神和

道氣而能無竭道氣去之則為變恠繫於邦國廢興也老君曰伊雉竭而夏亡阿竭而商亡周幽王辛酉川竭山崩周亡之微也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及於十紀猶極也十一年庚申西周為犬戎所滅平王東遷是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跡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若矜而用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為生靈也

義曰有形之物有情無情之眾稟沖和道

氣則生矣沖和道氣則死也西昇經曰氣散生者死內觀經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形謂之死神與氣皆道之一謂也道存則生道去則死信哉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注蹶顛仆也言侯王得道之謂而能為天下之王當須忘其事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仆不能正定天下也

蹶得一者不可矜其用故戒天無以其清而矜之將恐分裂地無以其寧而矜之將

恐發洩神矜則靈歇谷矜則盈竭物矜則生滅侯王矜其貴則將顛蹶矣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只在於侯王守雌用道爾故下文云

義曰侯王用道化民所以安其尊位貴居人先高居人上若守謙沖之志戒盈滿之非因百姓之心行清靜之化則其作長久天下樂而推之欣而戴之矣易謙卦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若違道反常肆行凶德失沖和之妙乖執一之方則身喪國亡顛

蹶顛仆矣侯則晉靈公夷皋宋昭公杵臼齊懿公商人陳靈公平國是也王則夏之太康殷之武乙周之幽厲漢之桓靈是也皆違逆天常反道敗德以取滅亡矣

疏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者書云天生

萬物惟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戒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戒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義曰惟人萬物之靈者尚書泰誓篇武王

十三年大會盟津誓衆之詞也聖教者指此上下經垂文於代本為愛養生靈令遂其性故戒王侯使取則此經清靜行化生靈者言人為有生之最靈也元長也后君也一人天子所稱也尚書曰在余一人是

也天子應天順人為人父母當法於道化愛育于人如父母之愛子爾先引天地清寧發裂之義以戒侯王守謙慎靜之規言天地至大失於道氣猶致其禍況人君乎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注侯王貴高兆人賤下為國者以人為本
基當勞謙以聚之令樂其愷悌之化不然
者離散矣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
庶得貴是知賤下為貴高之本基也

義曰夫理國者功在一人不可一人以為
理必資於眾然後侯王得深嚴其居尊崇
其位行其教令布其恩威而理於眾焉黎
庶者皆眾也

疏書曰人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
○
眾人可謂固邦之本也

義曰人惟邦本者尚書五子之歌太康在
位畋遊無度畋于有雉之表十旬不返厥
弟五人御其母以從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婦愚夫一能勝于言
天子當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也太康啓
之長子啓乃禹之子此言太康失德以速
滅敗故有窮氏因人不忍距之于河不克
反國夏祚遂亡及少康年長方復杜稷矣

務謙者言人君當以謙下為務易曰謙德
之柄也謙亨而光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以
下人故為德柄如刀斧之有柄然可執而
用之人君執謙可御天下位既專矣而能
守謙益致光大謙則人眾歸往故曰聚人
邦者國也本者基也人為國之本基豈可
不愛而有之乎

疏注云今樂其愷悌之化者詩云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君子有樂易
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父
母也若為德反是者則人離散矣

○
義曰詩者大雅洞酌篇之詞也召康公戒
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侯王有道
則天饗之有德則天親之與天相通則民
歸之如子之親父母矣若違道敗德則眾
叛親離不能克有其位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
非乎

注孤寡不穀凡情所惡侯王自稱以謙為

○
本非乎者則是以賤為本也

疏是以者結前義也侯王自為孤寡不穀
者按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是也
義曰孤與二三臣者春秋昭公七年二月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
成祭之為落也太宰為啓疆曰臣能得魯
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
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盟蜀盟在成二年奉承以來弗
敢失須而致諸宗祧自我先君恭王引傾
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謂
恭康郊教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
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
遑汎能懷思君德令君若步玉趾辱見寡
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
寡君既受貺夫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
實嘉類之宜惟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
期寡君將承贊帛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
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公不果行襄

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導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鄭勞四月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之弓既而悔之為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此言

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遂令南宮敬叔已下學禮於孔子孔子與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焉

疏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

義曰春秋隱公三年宋穆公和有疾將立其姪與夷謂大司馬孔父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舍與夷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殁先君若

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憑也公曰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憑出居于鄭八月穆公卒立與夷是為陽公所謂先君者宣公也乃穆公之兄也雖弟繼兄位亦稱先君言臣繼於君也謂之先君得其禮矣

義曰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伯次于王城使大夫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以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時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導之以伐晉諸侯是以睦賓於晉呂相語秦伯曰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殺惡其無誠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懼就寡人寡人率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寡人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之晉欒書士燮韓厥趙旃將四軍郤穀御戎欒鍼為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羗及不更汝父此言秦伯背盟秦曲晉直有是敗也

疏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王侯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義曰孤寡不穀皆非美稱侯王以謙下為基故自以不善不美為己之號而稱之也自牧易謙卦云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牧養也矜誇也大此明居人上者以謙柔為本

卑讓為基故經云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此其謂歟古人有言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衆悅而身安樂身者衆怨而身殞理國理人之主得不戒哉

疏此其以賤為本耶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應答云實是以賤為本爾

義曰老君欲顯明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發問答之辭用彰其義夫有問即答有唱即和亦猶形分即影見聲出即響隨假為問答之端重彰戒勸之意爾

故致數與無與

注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將戒侯王以賤為本故致此數與之譚

疏故者仍上之辭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與以況之極與

之數竟無與名乃是輪轉假合為與之名本以喻侯王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賤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轉為與本當存本則有與無本則無與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

受養下人不弃悍獨爾

義曰聖人說經義有多種或直指事理徑入法門或假借論辭用符玄意欲明侯王貴位以賤為本輪轉衆名為與之號意欲存輪轉則有成與總號存卑賤則有侯王尊名不忘其源不弃其本爾所云貴無定相者自混淪之始逮堯季之前變化殊方立名著號德有優劣世有盛衰民命不同風離俗異故有冥寂玄默無名無稱即有鳴蒙廣大而為皇漢然沐浴而為帝或廓然昭顯而稱王或通達泰錯而稱霸其下則后辟公侯子男卿相大夫元士皆因時立名隨世興號紛綸等級卑高不同皆貴而牧人者也既處其上臨御于人不宜以尊極自高抑人矜己自高必傾覆侮物必

危身當以謙下持心損抑為志故聖人立號垂戒以孤寡悍獨之義不穀非善之名使以為稱表其以賤為本貴不志賤尊不忘卑則可以天祿永終爾景福者矣逮於此者未敢不忘又與無與字或云車無車亦指就車而求無車之實但有廂轂雜號

棘輶衆名總而為車爾莊子則陽篇曰太公調者少知曰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立其馬於前聽其百體而謂之馬此明合皮毛蹄尾則為

馬總輪轉輶輶則為與與此義同矣或云譽無譽者欲尊位之人尚其質朴不貴得譽此義雖異亦戒勸之旨也又想爾注云故致數譽俗人貪名譽也無譽不欲俗人無有不欲名譽者也此析句分理亦申戒勸之人惟當恭己下心愛人恤物以從玄元之教也

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注碌碌玉貌碌碌石貌以賤為本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

自謙也侯王既以賤為本不欲瑋瑋如玉而自尊貴當碌碌如石以守謙卑也

義曰夫王與石者所以明貴賤也車與與者所以諭總衆也此兩句重結侯王以賤為本之義夫上德之君託神太虛隱貌玄

冥動反柔弱靜歸和平戴規復矩鏡規太清而不以名稱自尊充極自大也下世德

衰君有九重之尊萬乘之貴四海之富六合之殷崇高擬天地光明配日月出令象

寒暑震威象雷霆不以萬物為心不以羣

生為念繁奢自處尊極自居雖有孤寡不穀之言而不達其意洎秦始皇虎噬天下

鯨吞諸侯并滅海內總為一統而鄙斥孤寡不穀之名自稱曰朕朕余吾我也以此

為號失其謙光之旨而彰尊大之名矣自

此人君矜尚浮譽比堯舜以稱榮輕陋賤

名將凡石而同奔斯則輾敗亡之轍踐凋

落之塗可不痛也太上格言殷勤垂戒者

欲使冥心於玉石之間不多不少不貴不

賤以一為紀綱以道為楨榦德制天下而

不為有理身之士其志若此則處貴而無樂處賤而無憂高而不殆卑而愈恭待不勉而修之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雖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成

於此章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

可與權欲今深悟道元所以弄元色

用○義曰夫沖用之道妙本之元色

和為無實會天地地得之以事以

必矣故戒之以無為不可徇名稱而於執

故示之以權變為用權變以及本

合沖用於古功矣此章之大旨也

反者道之動

注此明權也反者取其反經合義反經合

義者是聖人之行權行權者是道之運動

故云反者道之動

躁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

也言衆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

動設權本物反俗順道爾

義曰夫物順道則生失道則死其故何哉

道本無事無為人尚有為有事道本無情

無欲人尚有欲有情故俗與道反而去生

從死也經云動之死地以其生生之厚又

云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所

謂求生之厚者孰欲獲利徇俗趨名役性勞神圖功慕賞奉為養身之具不知求非其分反喪其生吳子云天地之生禽鳥也猶衣之以毛羽供之以蟲粒況於人乎衣食者雖養身之所切亦可委心任運宜在躁求乎不能體道全生委心順命者是謂執其生而失於道矣若能祛躁求之妄安順命之懷體彼恬愉生可全矣理國者任物之性順天之時息苛暴以惠人輕賦徭而育物無拓土開疆之欲自戢五兵無崇臺峻宇之奢自清庶務躋生靈於壽域斯可謂反俗順道乎

疏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令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順合於道故謂此之為運動也

義曰經者常法也垂訓而不移義者通理也因宜而適用世以高貴為重卑賤為輕威慕高而弃卑捨輕而從重經文垂教言高因下而顯貴假賤而明故以賤下為高

貴之基孤寡為侯王之稱使其貴不忘賤受福於無窮高不忘卑保身於不殆斯為道之動用使反常俗之情各復自然之道也

疏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當謙之喻言其華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也

義曰論語子罕篇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人適於學或得異端未能之於

道或能之於道未能有所立未必能權權者量其輕重也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逸詩也棠棣移也其花先反而後合賦此詩意蓋喻權道先逆思後至於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思者當其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思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也故謂權道者為國之利器用須得其

人得其人則反俗而合道非其人則反而為亂矣

弱者道之用

注此明實也弱者取其柔弱唯靜柔弱唯靜者是聖人之所實處實道之常因故云

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和柔而勝剛是知柔弱唯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

義曰道先柔弱俗貴強梁柔弱為保生之徒強梁為取敗之本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執此以訓使人弃強守柔捨躁歸靜也夫教有權實兩門上士達識以實教示之自然冥合中於道智下士則以權教悟之亦猶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義耳理國之道務先愛民為國本不可棄也然而上古淳朴與道相符故以實教教之末代澆李奸詐互興則以權教教之權教者先以善道誘之不從以恩賞勸

之勸之不從以法令齊之齊之不從以科律威之威之不從以刑辟禁之刑辟者所謂五刑之屬也謂刻其顙而涅之爲墨刑截其鼻爲劓刑男子去其勢婦人幽閉次於死也禁其淫也曰官刑則其足曰判刑

處死曰大辟五刑者先定其兩造之詞兩造具備聽於五辟五辟簡字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言從輕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應罰者正於五過而從赦免五過之與其罪惟均刑疑從罰罰宜從赦將

用刑猶當嚴敬天威不可輕用刑也故墨刑之罰百鎧劓刑二百鎧剕刑五百鎧官刑六百鎧大辟千鎧所謂金作贖刑是也墨劓之屬各千剕刑之屬五百官刑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故五刑之屬三千其言鎧者黃鐵爲之鎧重六兩書云功宜惟重罪宜惟輕雖權法以禁勸於人而聖人哀矜之道好生之心亦云至矣故爲教之所不及而後用刑也是故刑之使民懼賞之使人勸勸以趣善懼以止惡雖刑之及

人謂爲害也而懲一勸百被刑者寡而從善者衆如柳髮焉惜而不拂踰旬而一柳則棄者多矣且旦柳之理者多矣權教者帝王南面之術也理身者體柔順之道去剛強之心久而勤之長生何遠乎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法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故行權者貴反於實用有者必資於無然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若能兩忘權實雙泯有無數與無與可謂超出矣

駭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標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

義曰無者道之本有者道之末因本而生末故天地萬物形焉形而相生是生於有矣考其所以察其所由皆資道而生是萬有生於妙無矣能自有而復無者幾於道矣若執有而不移者趣於終矣莊子智北遊篇夫子謂冉求曰未有子而有孫可乎是祖父子孫世世相續形相相生天地萬物皆形而相生者也理身養神以存形形

可長久勞形而役精神將不守神因形而生神從道而稟神形俱全可以得道形滅神遊道何求哉理國者執法以訓人人趣善矣人趣於善而和氣應之國泰民和隆昌之道也

駭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形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天地之源言此者欲令衆生窮深識本而悟道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

義曰形動不能生形者列子天瑞篇曰黃帝書云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聲動不能生聲而生響此言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自然而生俱出俱沒豈相資先後而差哉非謂影隨形生響因聲出而立爲喻此自然相感因待之理也道以妙無生成萬物謂之自然物之生物形之生形謂之因緣言物之形兆大若天地微若昆蟲皆資自然妙道氣化而成然而因形緣類更相生更相成修道者縱心虛漠抱一復元

則能存已有之形致無涯之壽形與道合
反於無形變化適其宜死生不能累則可
謂自有而歸無也具子曰修道之士道與
俗反自老而反壯自壯而還嬰自嬰而得
道此所謂捨其麤有歸其妙無還元復本
也世人不能察道之元窮道之本自人於
死淪化隨時故可傷矣聖人憫之設以權
教使去奢從儉去偽從真若有欲有為行
無為無欲徇此權教漸階實門默契真修
可以得道矣理人為政以權實化俗理亦
然哉

疏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諸法性空不
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寂寂非權
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
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與無
與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
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義曰道惟沖寂不可名稱隨代化凡假說
言教言教者即諸法也法以約人使革惡

為善垂之訓俗事有多門故云諸法爾因
有法故得悟於道悟既得道諸法亦無教
立權門國垂權法權以化俗除其惡根惡
既已除俗歸正理因正為善權法亦忘若
執權實而不移局教法而無改者不可與
言道矣能忘權實而達道者可謂了然明
悟出代登真者矣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
伯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
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此言近以循理
守常權以臨機制變大人通理誰害之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疏前章明是道
之動用此章明道若非唯上士動
行如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達言
下明道德之行門復失唯下士善言
之功用義曰至理幽玄非下士能
曉明道若非唯上士動行既性識之
不同彰信毀之無要要在被權教以
善誘俾建德之有歸不可任性職以
所拘求沉淪而無救故下文問悟今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入法門新謂
善覺之功夫

注了悟故勤行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
則柔弱聞斯行諸曾不懈怠故云勤而行

之

義曰人之生也氣有清濁性有智愚雖大
塊肇分元精育物富貴賤壽夭妍媸得
之自然賦以定分皆不可移也然道無弃
物常善救人故當設教以誘之善法以訓
之使啓迪昏蒙於悟真正琢玉成器披沙
得金斯之謂矣按孔子所云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民斯下
矣此與三士事理玄同又論語雍也篇云
子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
以語上也此謂教化之法也師說云就人
之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細而分之
則有九品上上品者即是聖人聖人自知
不勞於教下下品者即是愚人愚人不移
教之不入所可教者謂上中以下下中
上凡有七品之人可教之耳所謂中人已
上可以語上者即以上道語於上分也是
則以孔子之道教顏回以顏回之道教閔
損是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其中人已下
不可以語上者猶可語之以中及語人以

下知以閭損之道可以教中品之上此乃中人亦可以語上也又以中品上道教中品之中以中品之中道教中品之下斯則中人亦可以語之中也又以中品之下道教下品之上斯則中人已下亦可以語中又以下品之上道教下品之中斯則中人已下可以語下也此中人已下大畧言之耳既有九品則第五品為正中人也其二三四為上六七八為下惟下下之士教而不移聞道則笑矣其先生曰上士不教而自知下士雖教而不移神道設教為中士耳夫中士者語之以善則遷善導之以惡則趣惡故教之所設為中士之人可上可下也太上之旨誘以多方教以善道俾其遷革漸脫愚迷俾有向風進善之門則所謂人無弃人矣上士既悟之於自然故勤行不急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注中士可上可下故疑則若存若亡踈中庸之士明昧未分聞說妙道或信或

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昧則若亡而疑或未果決志故謂若存若亡
我曰若存若亡者可上可下之意未果決也代俗之情為富貴所誘利害所牽娛樂難忘驕奢自恣聞玄默之道執肯勤勵而修之遂乃五色瞽其明五聲瞶其耳迷情溺性自擬敗亡苟能聞惡如探湯慕善如不及知過必改見賢思齊效上士之所修捨中庸之所樂皆可以躡景凌虛矣
下士聞道大笑之
注迷而不信故笑之
踈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爾義曰大笑者謂愚昧之士智識昏庸不聞聖人之言聞亦不曉不見先王之教見亦不知所謂識不及理也聞真真之道能生成天地孕育乾坤包舉陰陽彌綸造化修身則延生久視理國則凝拱垂衣反為虛誕相與嗤笑故云大笑之章甫者鄒魯之

冠也越人者百越之國也夏禹理水極于東夷子孫居之遂以為國其舊俗被髮文身至勾踐平吳方通中國既不高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致賤爾和璞者下和楚人居荆山之下得玉璞焉以獻楚王使玉工視之曰石也以為欺妄則一足如此歷二王再獻之則其兩足和抱玉璞哭於荆山之下楚王知而召之使玉工琢石得玉因而實之後傳入趙自趙入于秦秦皇平天下廢諸侯為郡縣刻其玉為傳國璽焉言下和三獻其璞方為時主所知故云見遺於楚也莊子秋水篇海若語河伯曰井蛙不可語於海拘於墟也曲士不可語於道東於教也所謂曲士者執一家之偏見滯彼有為河伯恃秋水之滂流不知其小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止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計四

海之在天地間猶壘空之在大澤耳夫雖越俗賤冠楚人遺璞泊乎刻秦皇寶篆集中國衣璽垂範後王同軌六合和璧章甫何幾乎理化之端隨機設教道之從善引之向方雖下士至愚亦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爲道

注不爲下士所笑不足以爲玄妙至道
跡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所以致笑若不爲下士所笑未得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爲道道非代問法

故爲凡愚所笑是以爲妙道也義曰道惟潛還寂默希夷不察察以繩人不昭昭而顯狀體道之士其行亦然內合虛無外混塵滓故至明若昧人所不知豈惟順俗和光兼亦守卑處下所以下士侮而笑之然至人之隱身修道不爲下士所笑未合乎大道也理國行化亦在乎澄澹無爲任物自化以慈柔潛布恩煦周行使其民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昏昏默默不知帝力不知其上之有君也雖下民不知帝力而聖

德遐被玄風普覃所以爲至化矣
建言有之

注建立也將欲立言明此三士於道不同也

跡建立也將立言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指下明道等也

義曰太上將立言顯道以表三士不同之由故有此句

明道若昧

跡明照了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昧養明遠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義曰夫大道之君體道而處神與化合處於自然萬彙任真莫有聞見性合道之玄妙命得一之精微動作順於太和取捨合於天理無思慮冥寂鴻蒙齊日月之照而民不以爲明均雨露之恩而民不以爲惠其至明也而若昏默默焉上士修道隱智

藏輝含見匿知反視內照而外若嬰兒此固非中士之所及乃爲下士之所嗤也若有若亡柳亦其寔矣又言天之德也雖赫赫在上常如冥昧耳

進道若退

跡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似如退敗

義曰弘道之君也天下童蒙四海爲一務其損而不益其事然而不作所爲若寡所守者約民忠厚而敦信世和順而質朴王如天地民如草木不以萬彙爲尊不以九重爲樂謙弱攝退恬和無欲而其道博施其德恢廓此若退之道也上士以此理身而玄德潛施而不矜不銜陰功默運而不識不知讓善於人退身度物而其升籙之名克著青華之簡昇聞李意期乞食於人寔陰長生受辱於都市侯道華寓跡於傭保皇甫穎正跌於丘林聲子伴狂壹公輔晦皆卑躬損志乃者習景沖真也又言地之德也雖蒸蒸在下常如卑退也

夷道若額

注上士勤行於進若退於夷若額故中士疑而下士笑

跡夷平也額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淨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額

有額

義曰絲之無額即爲人所用齊統楚練霰較雲羅皆入彼化機忘其本質以至靡壞不復爲絲矣人之捨道即爲俗所運馳各競標滯色耽聲深浪惡緣迷喪真性以至淪滅不保其生矣達士理身內則夷坦外

示同塵履苦遇樂隨時應跡若絲之有額也仲尼大聖之德而伐柱藏書行化絕域此玄元大聖之尊而伏柱藏書行化絕域此其內懷至道外若有額焉又言君之德也

雖法地則天不敢標異常若有蹄額焉上德若谷

注虛緣而容物也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無不含容故云若谷

義曰有道之君託神太漠隱見玄冥被道舍德無不包括萬國之廣貯於胃中不恃其有萬物自化曠乎域中不矜其大豈若谷之可喻乎又言國君舍垢如溪谷之受汙也上士體道德無不周固亦然矣

大白若辱

注純潔而舍垢也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磔石之數民無墊溺菜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垢矣修道之士外汙若于吉託形而齒劍惠風示跡以況泉內明道功旁泥塵濁亦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執謙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史記曰良賁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兒若愚

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

大白若辱

注純潔而舍垢也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混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義曰堯湯之德至明也而時有襄陵磔石之數民無墊溺菜色之憂亦大白之有塵垢矣修道之士外汙若于吉託形而齒劍惠風示跡以況泉內明道功旁泥塵濁亦斯義也

廣德若不足

注大成而執謙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史記曰良賁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兒若愚

義曰上德之君化被九圍不恃其德九圍

自化不知其功固若不足爾修道之士功濟幽顯德洽昆蟲立功不息崇德不倦常若不足良賁深藏者史記云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君老君曰子之所言其人骨已朽矣獨其言在爾吾聞之良賁深藏外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也此蓋責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汨亂於人不尚大道矯飾禮義豈若善爲賈販之人藏寶積貨外畏人知常若虛匱之者耳

建德若脩

注立功而不銜也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彼盜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

義曰人君施德行道潛育於人不伐不矜惟沖惟寂不令天下知覺故云若偷上士修身常持密行故有若偷之義又偷薄也論語大伯篇孔子曰君子爲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包氏注云興起

建德若脩

注立功而不銜也

疏建立也偷盜也言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彼盜竊當畏人知故曰若偷

也君能厚於親屬則人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此言建立陰德之人所行之行有功則立不計其名有善必行不務其厚吳子曰功不在大過物斯極是也
質真若渝

注薄一而和光也

踈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義曰質素也真淳也真淳質素之人惟善是適方圓任器不局一隅若可渝變爾大方無隅

注不小立圭角

踈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東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不緇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義曰至道之君玄德浩遠無不包容蘊虛無而不為大且天地而不為遠若鴻風之昇寥廓若神龍之逸層霄豈隅可以圍測

哉上士弘道異夫儒術不局名分不拘廉隅坦然其量也眇若太虛泛然其志也香若冥鴻不緇不磷有在於是矣論語陽貨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及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乎薄也至堅之物磨之而不薄緇黑也至白之物涅之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世不能汙也聖人不為世俗所染知至堅至白之物也上士之行聖人之德固無方隅可拘矣

大器晚成

注且無近功

踈備物之用曰器以晚成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義曰積和而成人積功而成道非朝夕之可就故曰晚成用道之君化於人也抱無為任因循忽忽昧昧而不苛察純純問問

大音希聲

注不歸小說

○踈夫道能應衆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

義曰大音希聲不可以四時震擊聖人微旨不可以終日誼傳此明道不可聞也必在藏智內求灰心默契然後聽之非耳聞之以神得無聲之聲證真道矣一乘者大乘之道也道貫萬法而演為三乘初法以戒檢心以律檢行以存修靜其內以齊繫嚴其外然漸進中道習於無為體體聰聰忘形絕念而次登大乘之行次來次滅隨

念隨忘不滯有無玄契中道證此道者鍊凡以登仙超俗而度世陵倒景之上享無窮之齡天地有傾淪而真道無渝壞法音周普拯度羣生此聖人一乘之用也

大象無形

注故能應萬類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惟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眾形故曰大象無形

義曰大象道也道非象故搏之則微豈善

○清浮為天渾厚為地大為日月小為星辰而昭昭可見乎必在乎反觀內明含光中朗然後見非色之色觀無形之形也夫道惟大象寂寥無形能成生眾形彫刻萬象萬象生化在大象之中矣唯得道者能窺其形兆焉

道隱無名

注功用不彰無名氏也

疏語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詔體而妙本無象則體

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義曰道無名稱本非有法法既非有故曰隱焉能忘強名之名可階眾妙之妙道生

萬有不矜其功是忘其功用也道應一切不為主宰是隱無名氏也是曰無象之象無名之道自非反神內鑒胡可得而言之

夫惟道善貸且成

注雖隱無名氏而實善以神和妙用資貸萬物且成熟之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歎也唯獨也貸施與也歎美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熟之故曰善貸且成

義曰道之功也生成不息運用無窮秋毫之微庶類之眾皆資道氣假借而後能生

能成貸假借於物也無名無氏為萬有之根無聲無形為萬物之源布氣十方成就一切非妙本之道孰能與於此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元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萬物此章明萬物生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今萬物施以氣和以強氣不教或三公以強氣之元

義曰天地不能自生者天地者大道運周惟一為先故云生一則明

前章三士所關之道也道生一則明或笑乃關明昧進退之昔示世人修習之由又述云善貸萬物之方世上士

謙虛之行既云善貸萬物之方世上士謙虛之性卑下之基損焉而

資三氣者即聖實生神意也云氣至清境之元氣黃帝所掌元始天尊號九聖靈寶君所掌大道君號九真居之

境靈寶君所掌大道君號九真居之玄氣育教為大境靈寶大赤天上帝生三氣下為九天通三境每氣上

天又以其精氣為三才即始氣為天也又以其精氣為三才即始氣為

天也又以其精氣為三才即始氣為天也又以其精氣為三才即始氣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道之理不可思也

注一者沖氣也言道動出沖和妙氣於生物之理未足又生陽氣陽氣不能獨生又生陰氣積沖氣之一故云一生二積陽氣之二故云二生三

三生萬物

注陰陽合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故云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於應化之理猶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純陽又不能生更生陰氣積陰氣以就三故謂之三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氣化醇則偏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

義曰道以無形無名不無不有自然妙化而生乎一者道之于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長存萬物得以生故此妙一修道者守之抱之存之得之以為證道之根矣所言一者即前始氣為天也一生二者即玄氣為地也二生三者即元氣為人

也所以沖和妙氣生化二儀凝陰陽之華成清濁之體然後人倫畢備品物無遺四序調平五行運象若交感而順則物保其常或否塞而逆則物罹其患故周易乾下坤上為泰天地交而萬物道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故陽氣在上而下感於陰坤為陰也陰氣在下而上感於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是則孤陰孤陽不能生化其或反此則坤自居下

乾自居上二氣不交天地隔塞在易為否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亦不能生化故疏云陰陽交泰沖氣化醇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注萬物得陰陽沖氣生成之故故負抱陰陽合養沖氣以為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養沖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

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固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氣生之陰陽氣長養之一晝一夜一陰一陽更相進代養育萬物其大也陰為寒陽為暑其細也陽為明陰為晦以寒暑明晦晝夜長育萬物各成其形非妙道沖和之氣無以生也雖有寒暑而無道氣者亦祖落矣二氣更為內外故萬物負之抱之不可離矣人之生也道以元一之氣降之為精為神天以太陽之氣付之為動為息地以純陰之氣稟之為形為質生神經曰人之既生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故三萬六千神氣一時生形夫向之者陽也背之者陰也故曰負陰而抱陽至矣哉人生天地之間驚天駭地三元育養九氣結形萬神恭諾司馬敬順天真鑒映握形太陽亦不輕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保其命愛其

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豈不痛哉莊子在
有篇黃帝於崆峒山問廣成子理身之道
奈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杳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昏然無現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
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
為汝達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汝入於杳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十二百歲
矣而形未嘗衰此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
岳瀆百川皆有尊卑通相運用帝王無事
物自昌壯矣豈在多事乎廣成子乃太上
所化之身應號於世以道授於帝王豈有
生死終始之數寓言十二百歲耳又曰得
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
光而下為土又曰人其盡死而我獨存此
得沖和之妙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注萬物皆以沖和之氣為本而沖氣柔弱
守本者當須謙卑柔弱故王公至尊而稱
孤寡不穀者以謙柔為本
疏沖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
救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
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至也言
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
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取
謙柔為本以致魏魏之功
義曰守柔弱者生而不墮懷謙抑者高而
不危所以柔弱為保生之元謙抑為全高
之本故大國者宜為下崇臺者固其基此
守道之常立身之要但人不能行之耳具
者親也居尊高之位衆所瞻仰毛詩小雅
節南山篇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既居高位
為師長尹正故能宣行風化以育黎元詩
序云上以風化下言王侯以德風化於下
民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言民從順其上之化也王侯行

道德四方之人歸從其化故曰歸往解云
民所歸往之謂王王公有道其功崇高如
山之固故曰魏魏乎其有成功魏魏者高
峻之貌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注自損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損之故朝宗
者善於下謙弱者德之柄孤寡而稱不亦
宜乎
疏故者仍上之詞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
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
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
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
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義曰理國以謙光為本立身以柔弱為先
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或及於此必昭
其損易說卦曰緩之必有所失故受之以
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
必決故受之以决則損益倚伏終始相循
若謙已不已物常益之故無顛覆修道之
士割榮華去繁盛捨悅樂甘寂寞損之甚

夫其得道也延景福享遐年道遠無為天地齊永豈非益之乎滿招損者尚書大禹謨辭曰咨爾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往征禹乃會群后誓師征之三旬苗人逆命益贊禹曰惟德動天無遠不届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常乃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格故理國理身謙為本也

人之所教亦我教之

注老君曰人君所欲立教教人者當以吾

此柔弱謙虛之義以教之

疏人謂人君也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昌言之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也

義曰理化之本其惟元首乎元首者人君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人君教之善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人君叢脞細碎而無大略則臣下懈惰萬事隳廢此言人君教之

不善也政教由於元首可不慎耶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天下之事形于四方之風謂之雅風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人君以謙損柔弱以教於人人醇朴而宗道矣以仁義苛察以化於人人智詐而歸於亂矣理身者謙靜而事簡事簡而心泰則生可保躁動而心競心競而事繁則去道遠矣昌大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

注強梁之人動與物亢求益而損物或繫

之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必自天其夭素不得壽終而死嚴仙人曰強泰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

義曰老君所戒柔必勝剛弱必勝強故言柔則存齒堅則亡是則強梁非全身之道為失生之基耳剛暴非進道之階殊保壽之旨矣深宜戒之嚴仙人者蜀郡嚴遵字君平常於成都市以卜筮之道潛化於人

人有不正之間必以陰陽之理制而止之日閱百錢而閉肆下簾以受老子乃作指歸數萬言明理國理身之要其解此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者言秦皇吞滅七國一統天下威制四方殺伐無已違謙抑守柔

之道故子嬰降而作滅不得其死理實然乎秦嬴氏顛頊伯賢之後至非子與周孝王養馬封於汧謂之間平王東遷秦襄公衛助有功因命則為諸侯至繆公乃下士

用賢得由余子桑百里奚乃強威昭王五

十一年伐周取九鼎寶器三十六邑遷周於憚狐昭王俾卒孝文王戊立一年戊死莊襄王子楚立三年而卒始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八年卒二世胡亥立三年卒

子嬰立四十六日降漢於軹道項羽至斬之國滅漢祖劉邦字季彭城豐沛人帝堯劉累之後父太上皇端起布衣推賢用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靈智士為之謀賢士為之輔相三傑而成

帝業約二章而安厥人有長者大度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皆孫王蜀亦及兩世此柔德制強之驗也理身理國足為鑒乎

疏強梁者失道則武者失神生主以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元亢敵也物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義曰理代者以強梁失國理身者以強梁喪生與物抗敵宜能無患或擊之者易益卦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言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是心無恒無狀而求人莫之與獨唱莫和適是偏辭人道惡盈忘者非一故或擊之也益與也擊傷也神為主主人為神主相須而立闕一則亡用剛失神故非善也

吾將以為教父

注吾見強梁者亡柔弱者全故以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父也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

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

眾教之本如子之於父故云以為教父
義曰父者尊也柔弱必全專於眾教眾教之末謙柔為先故易曰謙尊而卑卑而不可踰言尊皆能謙卑而益明卑者能謙不可踰越禮曰微不可長慎以避禍恭以遠耻敬讓以行皆謙慎之旨也尚書曰愚而恭愍應而恭恪也柔而立和柔而立事也詩云靖恭爾位守柔敬也春秋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教之以務開之以義經曰兵強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此眾教之中皆以柔弱謙敬為本也為教之父豈虛也哉理天下修其身守柔行謙無思不服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畢

天下之至柔者水也
注天下之至柔者水也此章示人正性之能先○義曰既以前章示強梁極則之於死此乃明至柔不失即為至堅人捨強服柔柔無去有從處入妙深契道元本

天下之至柔者水也

注天下之至柔者正性也若馳騁代務染

雜處境情欲充塞則為天下之至堅矣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義曰道以至柔無乎不在貫通萬物流注

群形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保養道存則生全而柔弱馳騁氣散則枯槁而堅強理國有道則極負而歸仁無道則蕭牆構敵矣染著代塵者謂六根起於六識六識恣於六情六情生於六欲六欲謂之六塵六

塵謂之六染六染謂之六入從根而生染有輕重皆在修鍊漸而制之所以理身所務眼絕五色耳絕五聲鼻絕五香口絕五味身絕五觸心絕五緣即六塵淨矣六塵淨則世利不能動聲色不能誘自歸柔弱之道豈有堅強之患哉

無有入於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淨混然無際而無間隙矣

義曰天地有形位清濁殊矣陰陽有分別昏明殊矣氣象有代謝四時殊矣惟道廣包天地微貫陰陽總四時運氣象無處無道故云無間隙也人能融神觀妙返一歸元息則為人消則為氣與道為一常存不亡乘無有之和入無間之道何四序之能運生死之能局哉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注無為者不染塵境今心中一無所有無

間者道性清淨妙體混成一無間隙矣不為可欲所亂令心境俱淨一無所有則心與道合入無間矣故聖人云吾見身心清淨即能合道是知有為之教不如無為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戒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衆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者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淨無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此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

義曰老君無教以清靜為用無為為宗清靜則國泰身安無為為則道成人化夫道德無為也天地成焉萬化行焉萬物生焉天地無為也四時運焉六氣和焉八風鼓焉聖人虛心以原道德靜氣以存神明案其聽聽於無聲杜其明視於無形覽天地之變動觀萬物之自然以是而知有為者亂無為者理所以至柔之性本無為也至堅之志由馳騁也息馳騁之有欲復柔弱之

無為以教天下弘益之道廣矣照了心境者神奇莫測內察於一心妙用無窮外忘於萬象理國則忘其所理修身則忘其所修洞入虛無泯然合道是謂內照內明之旨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注言天下衆教少能及之也

疏至道無言物以之生聖人無為化以之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派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也

義曰人君以無為為理率土以自然而化復何言哉夫無為之至妙包於道德統於仁義合於禮樂制於信智囊括萬行牢籠二儀至廣無涯至細無間凝寂玄寥與道混合是無為之至也九派者漢書云道家派者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與時遷徙應物變化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儒家派者蓋出司徒之官助

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垂其言於道最高此其所長也或失精微而僻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容後進僻儒之患名家流者蓋出於春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微爲之則苟鈞鈞析辭而已爲君者慎器與名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縱橫家流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又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也。邪而爲之則尚詐而棄其信矣雜家流者蓋出於讖官合儒墨無名法此其所長也。墨者爲之則羨無歸心矣農家流者蓋出於農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洪範八政其一曰食此其所長也鄙者爲之欲使君子並耕夫小說家流者蓋出於稗官稗小米也王者欲知風俗立稗官采街譚巷議之說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亦苟是狂夫之義也墨家流者出於清廟之宇茅屋采椽無受選士教者爲推也陰陽

家流者出於天官五行之說使人多拘忌也兵家流者出於司馬之官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無弱攻昧以遏亂畧以靖四國此其威也止戈爲武武有七德佐文而理文武之道不可廢也百氏者六經正史之外自爲述作自周已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倖於六經皆目之爲子爲論爲記爲書或以姓氏主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荀子荀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列子魏朗任昉裴玄蘇彥傳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半子符朗孫武祀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篇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者舊記法訓五教篇堯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士緯通語

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皆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見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與義或探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自然有爲或作乍絕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爲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追蹤大白矣。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王性柔明。執勝所以至聖此章明名與身孰親。於兩句詳發致意之由後知足下結。動本官分則可長大爾。○義曰貨者。有美無之皆溺於名則有損於貨。則。藏貨變名斯爲大患矣。君哀世人之。執名貨不知致禍之由故三句問之。於前兩句答之於後示以止足之善。是其藏貨之心當處寧生斯亦至矣。

名與身孰親

注名者實之賓代人徇名以亡身設問誰親欲令去功與名而全其真矣

疏此以名較量之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者與保壽全身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全其真

義曰聖人憫俗間之士貪愛功名名立於前身危於後誰能棄名而修道絕俗而全身所以伯夷死於仁聶政死於義尾生死於信比干死於智荊軻死於勇龍逢死於諫伍員死於忠介推死於怒是皆名顯身歿形骨飄零披面剖心大焚水溺齒齧抉眼自取滅亡殊不知儒者之訓全而歸之賈彼虛名去道遠矣

身與貨孰多

注徇利者將以求財財得而亡身設問孰多欲令擲玉毀珠以全其和矣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孰者既別誰可多貴重耶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

之詞也

義曰老君以舉世所惑財貨為先貨積而身憂財多而禍至誰能散財却害樂道安貧所以慶封死於富馮谖死於侈齊簡公死於貪榮夷公死於利故莊子至樂篇云

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味服聲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饑寒憂懼也而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以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常若不足其為形也亦以疎矣而至於豐屋蔀家名亡身辱殊不知達者所謂積財累惠保壽全生固亦遠矣擲玉毀珠者莊子胠篋篇云胠篋則齒寒聖人生而大盜起若指擊聖智縱捨盜賊而天下始理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泉實聖人已死大盜不起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擲玉毀珠小盜不起此所謂聖智者作盜之利器珠玉者起盜之貪心棄而不用奸盜自然息矣

得與亡孰病

注問得名貨與亡名貨孰者病其身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耶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層然珠智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

義曰大聖說經義存匡救將願以身為重名貨為輕輕重設問辭復為詳答殷勤指喻迷者尚或惜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注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手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必大費此吾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必厚亡者此吾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劬玉實害璧諸懷璧詩書發塚只為含珠惟貨之損可為殷鑒
義曰徇名則害已藏貨則亡身已如前解河上公云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劬玉實害者春秋桓公十年虞公之弟虞叔有玉虞

公求之弗與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足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實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狀也無狀將及我恐將殺我也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洪池也詩禮發塚者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美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梧橘口中有珠詩固有之青之麦生於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大儒曰接其鬚堅其顙徐以金鉗控其顙無傷口中珠大儒大殺也小儒小殺也東方作美言日將出也詩古詩也麦宜下田今種陵陂非其所也生不布施施惠乃含珠非其藏也致有發塚理亦宜然詩以溫良禮以莊敬先王理世之法也今用發塚稱儒為盜識有之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注知足者不甚愛知止者不多藏既無辱殆故可長久也

跡辱損累也殆危亡也不適聲名知足也不適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

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殆乃可長存而久壽也

義曰人之生也大道降氣三元炳靈九天所錫稟有其數修道者積功而延壽為過者負登而大年既貪過分之名不稱實又積難得之貨貨必致災小則恥辱及身大則危亡其命身辱命大自貽其殃深可憫也老君戒之使絕其叨名之過華其潰貨之心知足知止無貪無欲則却大年之禍遠延壽之庭固可長久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所以為是此章明成若缺其用所以不窮初七句標立行之指機次而句明若缺之便方後清靜下結得清靜則可為天下正爾○或曰上德之清靜道之士其履行也有子無實焉若虛然與天地同體清靜然與陰陽同德不與盈虛之所能故若神缺之不足代人觀屈屈之外狀同知可直之內明若神缺之機明神缺之要為天下正無以如馬頭前章名貨之非求後章實欲之皆以此大旨如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注學行大成常如玷缺謙則受益故其材用無困弊時

跡凡曰學人功行大成衆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春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則無窮

義曰人君以大道化物與道相符上士以大道修身與道冥合是以天高地廣日照月臨寒暑陰陽自相運代道不伐其功矣人君法道為理上行下隨不伐其功與道同矣修學之士功圓德備不矜其能直益彰矣故皆若虧缺而其實圓成也於國則聖理常存於身則體和無挫雖云若缺固無弊竭之時矣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注標位盈滿常若沖虛儉不傷財故用不窮

跡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標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也

義曰不矜其有故盈而若虛不恃其盈故

用而無乏主有餘德民有餘財周流六虛
故曠四極爲國則民自富理身則德自充
其用無涯何窮匱之有也

大直若屈

注直而不肆故若屈也

跡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下三
句但出其體不著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
知也夫潔已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
不執是以辨非不正已以矯物大直也曲
隨物宜故云若屈注云直而不肆此卷之
經文也

義曰道以和氣順物物自生成君以大道
化人人自貞正上士體道與物逶迤物感
其和者從其直此直廣博旁該萬殊可謂
大矣此化隨順忘功不宰可謂若屈矣舉
直措枉者論語爲政篇魯哀公問孔子曰
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枉則民
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目春秋
隱公第十二君名癸謚曰哀時哀公失德
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從

之法也直謂正直之人措置也枉謂邪曲
之人若舉正直之人爲官則邪枉之人廢
置民服若德美若舉邪佞之人廢正直之
人則民不服矣此孔子譏哀公捨賢任佞
欲使政之爲理也直而不肆此卷第二十
一章經文也

大巧若拙

注巧不蕩於分外故若拙也

跡矜粉飾之工運鈞繩之妙小巧也因材
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
割不見其功似若朴拙爾莊子稱造化刻
彫衆形而不爲巧

義曰天地大化陰陽大鈞吹萬流形不見
其用人君端拱垂教萬方各盡其能萬物
各施其用方圓曲直盡得其宜貴賤賢愚
各宜其力大巧之謂也天地爲而不宰陰
陽施而不有人君化而不恃故若拙焉粉
飾之工者論語八佾篇云繪事後素言以
五色畫成文謂之繪五色既具然後以素
分布其間以成其文素者粉也是謂粉繪

馬鈞繩者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
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
曲者應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
規矩鈞繩哉然且世稱之此言土之性
也種之得玉穀掘之得甘泉木之性也曲
則爲輪直則爲楠今陶者以規矩匠者以
鈞繩圓者則矩之使方方者則規之使圓
曲者繩之使直直者鈞之使曲此失其真
性誠至小巧爾造化刻彫衆形者莊子大
宗師篇意而子問許由曰願遊於至道之
藩由春曰意吾師也整萬物而不爲義澤
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
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此
謂吾師自然之道無心自爾莊子師之吾
師之遊自然而已

大辨若訥

注不飾小說故若訥

跡合譬飾詞結繩家句小辨也行不言之
教辨彫萬物窮理盡性大辨也至言去言
無所抑揚如審訥爾

義曰合譬者引事合意譬喻故譬非真理也結以華文實擇詞句非至言也聽言則對小說也夫聖人之旨上士之行出名言之域超諸然之津無迷作而萬靈區別無稱喻而重玄了悟此辯之大也無言無說然誠無為此若訥也聖人鵠居以撫伐上士擬拱而通玄真化自派不知其力可以臻於清靜矣

躁勝寒靜勝熱

○ 躁舉此論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知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冲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以表死明躁為死本威為表源喻功成不敗者必敗持盈不冲者必傾有為則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氣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

躁者取有大成太滿而能缺能冲所以無弊無窮至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超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折生不當輕躁而赴死也

○ 義曰至理之君修道之士革惡除患虛心審神猶躁能勝寒靜能勝暑躁體春夏極則萬物凋落靜喻秋冬極則品靈發生矣種經曰春者蠢也萬物蠢然而生夏者極也萬物得陽而盛此則仲冬既至一陽漸萌陽動而生故謂之躁躁極則凋落而死矣秋愁也物將凋落故謂之愁冬藏也物則閉藏陽氣潛伏潛伏未動未動故謂之靜靜極則照極而生矣二氣則靜為生之本躁為死之根陰符所謂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是陰陽相勝之義終始之機也天元經曰立夏之後日行於地北入也少故夜短而晝長為熱立秋之後日行地南入地多故夜長而晝短為涼日行去極遠近不同故有暄涼寒暑之異是則寒暑躁靜陽氣之所運也若夫用道之君無為致

理政靜而物泰國安而人康四表來王五兵不用清虛凝寂澄默恬和奸詐不敢侵強梁不敢暴蜂蟻不起蟻析不驚海內晏如此靜而勝矣及其化之至則謳誦洽歌讓與九族雍和四門穆穆制禮作樂舉賢

○ 用能梯航屬望而來庭者軌順規而稟化八表磨至群方駁奔天地感通人神交暢熙熙然一變於道內絕窺竊之孽外無伺隙之隙誦之詠之舞之蹈之此靜理無為之所致也若其君以躁升臣以詐欺動搖

○ 甲兵振耀威福強師百萬北登單于之臺旌旗千里來涉浪遠之岸老弱疲勞役婦女助轉輸四海沸騰六合搔擾及其人之弊也戶口凋耗生靈轉移野絕人煙晝間鬼哭此躁勝之所故也前以靜理而勝則煦然而人和此以躁強而勝則寂然而寒薄可不戒哉

清靜為天下正

○ 注於躁勝者則寒寒薄也於靜勝者則熱熱和也故若虛者大直清淨者為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陽氣之進退知躁為趨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以務清靜之道則可為天下之正爾

義曰聖人知沖缺之行可以持盈澄靜之方可以制動成其動則清靜自著抑其躁則柔和自彰可以率天下於無為歸萬方於貞正法陰陽寒暑之運見生死得失之源於茲明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張前章明五帝之門此章明三大之行用廣成之辭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以成貪榮之所由後結知不足之為德
御中也身齊而南面而王復史卜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百辟在職文德以維遠近道化而育人使俗洽和平家興禮讓東環寶於四塞息訟於三邊倒載千戈休牛解馬然後樂舞轉真田囑多稼如雲餘糧加餼或遠此則則敵交使戎馬載甲兵復用天何故哉以其上有食得可歌之非道如土無獸之禍窮兵憤或必致自焚從者焉可以知不足之文欲使安其分分雖常足可以言於理道無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注天下有道之主無為化行既不食求園無交戰屏却走馬之事人得糞除田園疏却屏却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得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車走馬之事人得做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義曰古人有言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人非君不理舟非水不行舟水相須不可暫

失故理國之本養人為先有道之君守在四夷外無兵寇戈楯不用鋒鏑不施却甲馬於三邊闢田疇於四野深耕淺種家給國肥食為人天邦之大務也做載南畝者詩小雅甫田篇之詞也做始也載事也春

作既興始事南畝南畝田名也詩云南東其畝畝百步也廣六尺長六尺言可以毋養於物故云畝也修道之士以意為馬以情為田却意馬之奔馳神將靜矣使情田之逸暇心將泰矣而後道可修也禮記

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四時為柄日星為紀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情田無為幾於道矣天下者統官理國矣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注天下無道之君縱欲攻取故兵士戎馬寄生於郊境之上矣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

天下無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邦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義曰理國不以道則開拓邊土侵伐戎夷封域不寧征役無已或貪餉蓄起番禹之役好名馬起大宛之師骨委窮荒血塗草莽營魄流飄於異域戎車淪滯於遠郊綿

歲月以長征及瓜時而不返轉輸莫息紆軸其空人怨國亡禍非天與所宜深戒也

豈若宇內不擾諸侯咸賓君民協和上下相保使壯士無所施其力辨士無所銜其

詞武士無所銳其鋒智士無所申其策錯劍戟以為犂鋤貨佩刀而市耕犢無為無役以全永圖也

罪莫大於可欲

注心見可欲為罪大矣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

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

義曰法者所以禁民戢亂懲惡繩違于而

犯之斯為罪矣罪字從囹下非言網羅以制其非法也罪之大者欲莫大乎因心起貪謂之欲也興可欲之心於富貴者則雕墻峻宇潰貨稱兵外禽內色之荒迷而莫返屬塞龍堆之役困而莫休以至于天下

離心舟中敵國然後傾敗其何惑興與可欲之心於其身者騁利馳名馳聲滯色悅

黼黻雕華之觀彌目不迴徇輕肥膏酒之娛終身不寤以至于筋骸疲茶耳目聾盲

然後喪身何其愚也故春秋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魯大夫臧文仲聞之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已之欲從衆善也明年宋公為鹿上之盟宋公

子目夷曰小國爭盟幸而後敗是年秋楚人執宋公遂伐宋此言以人從欲垂其遺

也若君設教無訓明此罪之因申能制可欲之心必享無涯之祉理國可期於九五

理身可企於神仙勉而行之道之要也禍莫大於不知足

注求取不已為禍大矣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大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也

義曰夫罪之與禍皆起於身身之生惡由于心想故身心口為三業焉三業之中共

生十惡十惡之內貪罪愈深故生死途爭皆因貪致貪者心業之一也人君貪則外

殘四境下困羣生既上求取不休則下供應致闕人怨神怒由此而興國將亡敗矣

理身而貪則嗜欲無厭馳神遊福喜不祐年天身短苟能內制貪源外覓資取既

無仇怨身安國昌即知足常足終身不辱者矣

答莫大於欲得

注殃咎之大莫大於欲所欲必令皆得皆得則禍深故云咎也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後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敗不旋踵自招

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

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之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已得欲心尚未厭足則咎之為過斯又甚於禍也

義曰得而復求求之不已民則應之以怒而兵寇興焉仇敵起焉為咎於斯為

大罪者言人達於禁令初犯其非名之為罪若君悔過經曰初犯為罪亦名為過過言誤也犯過一千八十為禍禍重於罪矣

犯千二百六十過為咎咎又重於禍矣夫欲者莫過於色言愛重而可欲也禍者莫

過於財言貪不知足也咎者莫甚於名言苦求欲得也人之過罪條目甚多財色與

名三者為大傾家殞命亡國殺身職此之由可為明戒也

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也若心知足此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故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

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于交讓

而常足也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義曰貪之與足皆出於心心足則物常有餘心貪則物常不足貪者雖四海萬衆之

廣尚欲旁求足者雖一簞環堵之資不忘其樂適分知足惟在於心所宜易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疏前章謂天下有道欲令知足

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下為而後四句語無為而化成○義曰聖人達觀不出戶庭上士安心玄契天地

不行之謂矣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

爾又解云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矣

義曰聖人之理以身親身身正則天下皆

正身理則天下皆理故曰恭己南面而已矣夫何為哉且既闢混元是生萬物羣分

類聚魚沉鳥翔華卑地矣天地位矣雖六合之繁九有之廣亦猶四支百體耳可以

心鑒豈在足行不出戶而知之信矣君子出其言善者易上繫之詞期謂言出乎身

加乎民行發乎通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遠猶若此況

於近者乎

不窺牖見天道

注垂拱無為不出教令於戶外是知理天下之道人事和則天氣順故不煩窺牖而

天道可知也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陰陽由其舛悞

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心已象著于天宜俟窺牖然後能見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勸天地也

義曰帝王之理也法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

以順天之道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法天之行也。既法順天象正已而行，則人君所為天道交應，吉凶在我，理亂在心，得不乾乾而夕惕，耶象緯者，垂文謂之象，占揲謂之緯。自大慢法謂之威侮殛次，差錯謂

之舛，候此由人君行之所感也。風若雨若者，尚書洪範傳曰：休徵則蕭時雨若休善也。言人君行敬而時雨順也。蕭，敬也。咎徵則蒙恒風若咎凶也。蒙，暗也。恒，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蒙暗則常風順之也。言行動天地者，易上繫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此謂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注：若不能無為，假使出令彌遠，其所知理

天下之道彌少也。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已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今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寡少。

義曰：其身正者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人君不能拱默謙光，融心體道，無為以化天下，雖廣行威令，人不從之，豈若任賢勿疑，從善不倦，恭已於上，推誠於下，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哉？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注：不出戶，故云不行，無為諄朴而知為理之道也。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遠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

義曰：理國聖人率身從道，道與天合，冥契上玄，萬方順之，應猶響答，不俟行化而後能知。近取諸身者，易下繫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言以身之耳目鼻口與八卦相應身之所行，告則應之，凶則違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我無為而人自化者，此經第五

十七章之詞也，不見而名。

注：不窺牖，故云不見人，和天順而能名其太平。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則子和，行感則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已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也。

義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天人相感影響無差，凶吉合符，由乎其行身既理矣，固亦宜然。天應人和，不俟窺牖矣。鶴鳴子和者，易繫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此明擬議以成其變化之理也。若擬議於善，善來應之，擬議於惡，惡亦隨之。鶴鳴則子和，脩誠則物應，鶴鳴幽陰之中，子和之人欺於暗室，物必知之，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得失者在乎樞機。君子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慎微之理也。雖微必應，夫何遠哉？不見而名，道既玄同，心與道合，萬物符契，故不俟見。

之而後名也
不為而成

注不為言教而天下化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優今聖人凝神端履玄默朝堂

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義曰凝靜定也端莊肅也展龍屏也朝堂

聽政之所也聖人無為致理無事化人不

出戶而自知不窺牖而自見融神觀妙造

化生乎身垂拱端旒宇宙在乎手民不知

有君於上君無所求用於民倉廩豐盈家

給人足夫何故耶以其上無為而國泰神

既凝寂故不言而化成矣展謂倚也形若

屏風畫為斧文於明堂之中牖開而設之

昔周公輔成王於明堂以朝諸侯負斧展

南面而立以正君臣之位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為學為道則至

乎無為之至而句示進修之意達之

漸次三分明張有詳無之益其四句

歸其意或為有詳無之益其四句

曰理世之教以動學而成功修身之

階以損知而契道動學則日益而進

業與道則日益而無為修德本殊歸

點五致此明日益之為易句世居常

日損之為易句世居常

不損不窺之實益也補道固以符合於

勢示無為可以理國有

事不足理國此其旨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注為學者日益見聞為道者日損功行益

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為悟道之門是

故因益而積功忘功而體道矣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

聞見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道功行為

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

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

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學之漸益言

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也

義曰學道之人先立功行後忘其心所以

契無為之道理國之道先弘德化後忘其

迹所以成太平之基也此亦一致也夫立

身之道不可不學春秋曰學者短也不學

將落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白虎通

云學者覺也悟也言以先王之道開達情

性使覺悟也勿則迷昏而不悟未可以學

長則悍格而難入不可以教學有三時一

就人身中為時者十三歲之後可以習業

也故學記云發然而後禁則悍格而不勝

時過而後覺則勤苦而難成二就年中為

時者內則云人之養子六年教之數一至

十甚至百千萬也與方名東西南北也七

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

即席飲食必後於長者教之讓也九年教

之數日朔望與甲乙至壬癸六甲也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

舞勺誦詩背文而讀曰誦也十五年成童

舞象學射御先舞箭箒似箒執而文舞也

後舞象武舞也二十而冠始學禮三十有

室理男事學無方四十而仕出謀發慮五

十而後立

十服官政是也三統日中為時者言此時
節氣受業易人王制云春夏習詩樂書春
夏是陽陽體清詩樂是聲聲以輕清故也
秋冬習書禮秋冬是陰陰體重書禮是事
事以重濁故也以輕清之時習輕清之業
以重濁之時習重濁之事故其氣相感皆
易入也然三時之學雖有定規所習善道
日不可廢豈可拘於三時哉故學記曰斯
馬修焉息焉遊焉是也若修道之士先務
博聞後乃日損反身冥寂以期通玄奧藏

亦自有而歸於無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

跡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
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跡後
損忘心心跡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
為矣

義曰修道之階漸臻其妙初則由學而開
悟因悟而遵修修則以立功補過積微成
著功不在大過物斯拯過不在小知非則
復過在改而不復為功在立而不中倦洞

玄經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生
降雲車斯皆從凡慕道誘勸立功之旨也
夫立功之義蓋亦多途或拯溺扶危濟生
度死苟利於物可以勤行或內視養神吐
納鍊藏服餌導引猿經鳥伸遺利忘名退
身讓物皆修道之初門也既得其門務在
勤久勤而能久可以積其善功矣善功既
積不待自恃其功矜伐於眾為而不有旋
立旋忘功既旋忘心不滯後然謂之雙道
兼忘之至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忘
德不恃其德蓋彰忘功不居其功蓋廣理
國契無為之化修身成不死之基矣
無為而無不為
注為學者積功行為道者忘損之雖損功
行尚有欲損之心兼忘此心則至於泊然
無為方彼鏡象而無不應故無不為也
跡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
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不為也此謂
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
為而無不為也

義曰功行既忘忘心亦道無為之智了能
自明既達無忘之智於道與道冥契則無
所不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為細舍于綈綈
秋毫大合于陰陽天地非無非有非有非
無無所局滯始可與言道矣道常無為而
無不為者上經第三十七章之詞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注無為無事天下歸懷故可取天下也
以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
天下必須為無為為事無事無事則天下不
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莅于何不可
言常有無事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義曰取謂聚也為國失道乘叛親離為國
以道入必悅服離叛則散悅服則聚聚則
國泰而昌散則國虛而亡欲聚人之法常
以無事為先莅猶臨也御猶制也攝連也
易萃卦正義云萃聚也情同而後聚氣合
而後群故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聚而無主
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正道得常
通而利正大人為主聚道乃全此謂理國

聖人以道德聚民而安天下也故曰取善言取天下非人力所能乎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有事則有勞煩勞煩則弊故不足以取天下矣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有此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

義曰以道以德為有國之基無事無為乃

聚人之本及其有事不足安民但有叛離故難復聚矣秦皇法嚴而人叛以一統致亡漢武令峻而刑煩故三邊起怨所以秦季年也法如秋察網如脂凝致生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土崩瓦解一旦隳亡苛細也煩急亂也理身者常以無事則心逸而神安及其有事則神疲而心擾擾則長道遠則契真不可不戒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示德學品遺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語聖人無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注聖人之心物感則應應在於感故無常心心雖無常惟在化善是常以化百姓心為心矣

疏聖人虛心物感斯應應必玄感感既不

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以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

義曰廣無不覆微無不通大道也化無不周感無不應聖人也聖人化既周普心亦無常從善者固以感通不善者亦令開悟惟德是輔人無棄人周布慈心不遺毫末而聖人無心未始有滯也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

心而應物以兩句示聖人混同而用
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明聖人
時象之德爾○義曰理國共在於無
事應化亦在於虛心虛心則應物不
常無事則聖人可久所以不為不善
以善應善化收同信不為不善以
信誠無間所謂感心混化萬國所歸
安而無之無為素子此聖人之大旨
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善也

義曰人不知善之可修惡之可改積習為

惡迷而不迴聖人慈其執惡亦以善道開化化惡為善賴于聖功人無棄人於是乎在信邪者謂世人不知正道迷溺於邪亦猶墮者不預金石之青替者不悅玄黃之色邪既增迷故背於正道矣聖人亦以善教教之使分別邪正而歸於善也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也
義曰信者亦起於心因疑以彰信信因疑

而立信勝則疑忘人既信焉聖人因而信之所以勸其志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令百姓感吾德而善信矣
既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導化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

義曰人之滯俗積習生疑不知信之可行疑之可捨執疑守惑不信正真此弱喪之志歸同下士之大笑聖人亦以正信之理漸開悟之知信捨疑賴于聖德德信德善其在哉乎強梁背教者謂執疑之人以疑為是以信為非亦猶夏蟲疑水井蛙陋海以並執見封彼邪心聖人亦誘而教之使分別信疑而歸於信所以誘之歸善歸信者聖人恐其因疑獲罪滯惡罹殃勸而勉之蓋惜人憫物之至也

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澤其心
注聖人在理天下化引百姓常慄慄用心

今得善信而聖人疑寂德照圓明澤同用心皆為天下故云為天下澤其心

疏此明聖人澤跡用心也慄慄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中懼衆生不歸善信故慄慄憂勤也然聖人無心復何憂善今所言慄慄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故云為天下澤其心

義曰聖人應天御時順人臨極黃屋在素黜纘垂旒雖身處九重而心周萬國察臣子邪正知稼穡艱難宥罪寬刑輕徭薄賦既闕闕而不撓亦慄慄而垂憂導惡化疑今歸善信而聖人澹寂常若無心以其無事無心物亦自寧自化矣宥者寬而簡正也寬宥故道行焉混者內外混融無分別之貌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注百姓化聖德為善故傾注耳目皆觀聽聖人也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仰淳化而觀風故

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則於聖人

義曰聖德所覃人皆率化上行下效君唱臣隨四海生靈傾耳以聽其言目以觀其事是則是倣以歸於道焉聽者側聞也觀者徧覽也

聖人皆孩之

注聖人念彼蒼生猶如慈母凡視百姓皆如嬰孩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視之如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從善今如嬰孩無所分別

義曰有道聖人慈育萬有萬有奉之如慈母聖人視之如嬰孩如此者則道德周行上下交感人和俗泰不亦宜乎理身者實氣畜神氣全神玉形神交固則命紀遐延斯神仙可致也聖人化使為善誘以修真先祛不善之心盡歸崇善之行善行既著乃忘為善之心無知無為不矜不伐淳淳默默內外混融如彼嬰孩無分別相可謂

合於道矣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此章明出生入死之理。前章明聖人無心，此章明聖人無死。無死則無生，無生則無死。此理之妙，不可言喻。...

出生入死

注了悟則出生迷執則入死此標也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名爲出生迷執人

我動往死地名爲入死此標章門也

義曰元精播氣大治匠形稟陽和則出生

歸陰寂則入死將明報死延生之路喪生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以養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泛論衆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爲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而論十中有三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義曰將生不以爲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於澹然順其神和則神守於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至矣

死之徒十有三

注此泛論衆生當生安生得生理處死順死得死理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亦泛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爲順一無驚惶如此者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將死不以爲憂而順其死此死之徒也達人處世了悟有無知道之運化養和

所稟有厚薄厚於陽和之氣者則壽薄於

淳粹者則夫知壽大皆由於分則生死可齊夫生死既齊則憂樂不入泰然而身心無撓也況觸腹見夢於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無四時之事汎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而王樂不能過矣莊子不之信曰吾欲使司命復子之生可乎髡髻深

願必頌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爲生人之勞乎此雖寓言立理而莊子以世人樂生者爲生所拘樂死者爲死所繫滯於生死所以有死有生唯至人在生無生不爲生之所繫在死無死不爲死之所拘既而不繫不拘故能無生無死然而變而生也不可以止變而死也不可以留但冥契大道則爲達生死爾其出死之表長生爲期者在乎修真鍊形可以與語議其玄要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注狗生太厚以養傷生既心矜此生故動

往死地此則生理既失死理亦虧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趣死之由標此章門似若設問具如下句

雖欲修生不能悟了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義曰愚迷之人不知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以生為樂以死為哀畏死貪生故養

生過分希生乖其道則反喪其生十中有

三人約其大數爾又解云人之稟生有三

業十惡三業者一身二心三口業也十惡

者身業有三惡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心

業亦有三惡一貪欲二嗔怒三愚癡口業

有四惡一兩舌二惡口三妄言四綺語此

三業十惡合為十有三矣人能制伏三業

十惡則可得道長生可謂生之徒由此十

有三也人若縱此三業十惡則必從生趣

死可謂死之徒由此十有三也且眾生善

必難攝惡乃易成三業十惡日有所犯犯

即趣死之徑故云動之死地亦由此十有

三也夫三業十惡眾罪之源捨之則可以

出生行之則可以入死修身之戒戒之尤

急此十惡事又各有四緣皆為罪惱之本

何者殺生罪中有四緣一實是眾生二

起眾生想三有欲殺心四令斷他命偷盜

罪中亦有四緣一實是他物二起他物想

三有欲盜心四使移本處邪淫罪中亦有

四緣一實是邪境二起邪境想三發邪淫

心四身受染樂事兩舌罪中亦有四緣一

是所聞人二起前人想三起離間情四發

分構語惡口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罵人

二起前人想三起惡罵心四發惡罵語妄

言罪中亦有四緣一是所欺人二起前人

想三有欺妄心四成虛違說綺語罪中亦

有四緣一是所對人二起前人想三發綺

語心四吐非義語凡此十惡三業計五十

三條動權此罪即之死地慎哉戒哉

夫何故

疏此設問眾生動之死地之由

義曰將攝化之要趣死之因重自設問謂

下句也

以其生生之厚

注所以動之死地夫緣何故但以其求生

此生太厚故也

疏此正答言眾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

有為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

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義曰天生蒸民愛之甚矣五味以食之五

色以章之五聲以悅之五香以填之五利

以用之五氣以和之五官以司之五緯以

主之五教以勸之五常以稟之五福以將

之居五靈之首為萬彙之長得不自貴而

保愛之乎而縱欲適情樂生畏死養之過

分自擬死亡非天怒神責由貪生太厚所

殺爾故前之十惡三業五十條罪動有所

犯寧無過乎且夫躁進者亡勇退者傷得

其中者可以議於修身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

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

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

攝

義曰其生也有涯而事也無涯以有涯之

生彼無涯之事能無傷乎善攝生者於事無事以全其和不以欲嬰心不以利傷已任冲和之自運託虛寂以冥懷忘生而生能全體道而道自致虛室生白冥心與玄攝生之善也

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

蹠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兇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曰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求遇於兇虎入軍不被帶於甲兵故虎兇甲兵無傷之意

義曰瀟水湘水出九疑零陵其地有犀兕焉兇虎皆害人之者也兇虎害人甲兵傷敵過之必有所害敵之必有所傷而善攝生者不干預於兵甲故不為其所傷不求遇於兇虎故不為其所害昔晉人郭文宇文舉栖於餘杭大滌山與猛虎同處每出城市虎必隨之人或問之曰先生有道乎何執獸之馴擾若是也文舉曰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害人之意亦何術乎

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注善攝衛生理之人心照清靜無貪取之意則凡是外物不可加害陸行不求遇兇虎入軍不被帶甲兵此不求害物則物無害心故無投角指爪容刃之地

蹠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求遇兇虎此明設使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害指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鵬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遊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義曰攝生之人性與道合意心廣運已無傷物之心和氣內充物無傷已之執雖遇兇虎必無爪角之傷或值甲兵亦無鋒刃之害以其道德充備物皆柔服焉狎鷗者有人居於海上其子每於海濱與鷗為群相狎而戲其父異之將往觀焉其子先詣害遊之所群鷗見之飛翔而不下以其無機心而鷗為狎之今有機心則翔而不下則知苟有害物之意虎兇軍容不傷所

不傷者機心息於內也神仙傳劉剛字伯鸞與妻樊夫人俱得神仙之道剛為上虞令遊四明山遇虎虎見剛俯伏不敢起以語天人夫人徑往以繩繫虎而歸如家犬焉蓋道德所攝也如此措置也容受也狎近也習也無置不受刃之所也

夫何故

蹠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指其爪角無害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

義曰欲明善攝生之人無趣死之地復重發問將以勉勵於修行耳

以其無死地

注夫何故兇虎甲兵無容指之所乎以其順化無私不以死為死則物不得害其生故云無死地

故云無死地

蹠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

兵力能害其生乎

義曰大聖演經廣弘道要欲使人皆趣善衆盡實生趣善則無過無疵實生則懷道懷德無過疵則不復死地懷道德則可致遐齡自無兵力爪角之傷可合清淨希夷之道理國之君不懷五兵之力四境協寧能開三面之羅百獸率舞何所加害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景王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門此章明道生德生不宰有自然之實皆妙本應成生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被道生之下覆實生富之功生而不下雖歎忘功之德口義曰道為妙本能生萬物德為道用能富衆形動物屬于天推物配于地天地之所長育造化之所生咸非道氣物莫能生非道用物莫能通明道而三領道之功有德不忘之徒無情無識之類專道貴德不忘重乎道為萬物所尊者非有爵位之重非有權勢之威蓋以失道必亡國邦非其之功難道無以成萬行而道功功德蓋自玄樞爾

道生之

注妙本動用降和氣

德畜之

注物得以生養萬類

疏道生之者言道降冲和之氣陶冶萬物萬物得之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氣者妙本道也至道降氣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道畜養

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義曰生而不畜德無以表其功畜而不生道無以明其妙生以從無為始畜以養有為終終始循環惟道為本故云妙本道無動用物無以生既有稟生賴乎畜養是相循之理也

物形之

注乾知坤作兆形位

勢成之

注寒暑之勢各成遂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之者言為萬物化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去勢成之也

義曰萬物之生也道德稟之以氣乾坤稟之以形氣稟道德之功形資天地之化因寒暑之運假陰陽之資以生以成以終以始生成終始斯謂勢乎乾知太始者始初也乾是天為陽氣萬物初得天陽之氣而

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為陰氣萬物得地陰氣而形既分動植形位然賴寒暑之氣以成其功然生化之本皆本於道豈天地寒暑能生化哉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注萬物由道德以生畜故尊貴之

疏以道德有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德重於德此勸示眾生今教本而崇道也

義曰尊者高上之稱喻於父也貴者重教

之義喻於母也道生德畜物受其形以道德為父母得不尊而貴之乎苟忘其本非人也哉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注言道德之尊貴非假爵命但生成之功

被物而常自然尊貴爾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義曰人之處世上以事君其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物為物所貴生生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而不窮故成物之功不極則常

尊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其次於此者則孔子以文教五常之道垂於萬世百王之尊太公以武教七德之訓傳於萬世百王貴之顏閔以德行夷齊以仁義十哲以四

科貽則於後世歷代仰而行之此固非當代之君爵命所及而其德常尊貴但玄功廣大不階於太上玄元之道德耳夫爵命者人君尊賢任士所重也古者帝王以萬彙之殷四方之大不可一人以理之故設官命爵長之於民爵者祿位也命者名

品也正則官不濫官不濫則各當其材如此則人理矣官者管轄之謂也亦猶綱之有綱衣之有領舉綱領則物自理矣故大昊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各以其端為其官矣從

少昊以降德不及遠不能以他物命官以氏為紀皆佐天子以理四海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居方以理俗策名以叙功所以爵祿以尊之威權以重之使萬物瞻仰而遵行其教令聖人在

上賢以為佐如魚水相須不可闕也爵之大者有皇有帝有后有王有君其次者公侯伯子男列五等之國是以帝王之域四面各五百里為甸服方千里也千里之內所納有五等百里納采二百里納總三

百里納采四百里納采五百里納采甸服之外五百里為侯服分為三等百里為采侯王事而已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也三百里諸侯侯為斥侯也以衛於王此合三為一名也侯服之外五百里為甸

服綏安也服王之政教而已亦有二等三百里揆文教揆度王之文教而行之一百里衛武衛天下所以安之綏服之外五百里為要服要約也要約東以安文教也亦有二等三百里夷夷平也守平常之教事

王者而已又外二百里蔡蔡法也差簡而
已要服之外五百里為荒服言其簡略而
遠也亦有二等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
不制以法也二百里流言流移也政教所
及隨其俗而已五服相距五千里分一十
四等遠近不同也又王制公侯之國地方
百里方伯之國地方七十里子男之國地
方五十里此古之設官命爵差以等級佐
於帝王共理天下古之制也稟帝主之爵
命而長於民矣

○故道生之言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始之為生養之
為富

義曰初言道生德事今只云道生之富之
然德為道之用生富於物皆道之動用功

爾故不復言德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義曰萬物既生則陰陽之候寒暑之勢增
進撫字之非人之功亦道之力也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遂終曰熟

義曰道既生萬物秋成冬熟亦道運四時
之氣而成熟之也輔相者輔助也相佐也
周易泰卦云輔相天地之宜以佐佑民是
也

養之覆之

注是以人莫不尊道貴德也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
之謂所以萬物尊之而貴之

○

義曰生富長育成熟養覆八者以利於物
皆道德之玄功也故天人萬物合識有情
至於萌翹動植未有不資道化功用而有
其生也得不得之貴之宗於妙本乎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生忘生之

功結上道生之義也

義曰道能生物不恃為有而物稟道之功
道亦不矜其力

為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
結上德畜之之功也

義曰德以養物不矜其功而物稟道之力
道亦不恃其有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
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貴望於物言此者欲
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義曰道生物而不為有德畜物而不為功
道德長於物而不為主故能常為物所尊

○

貴人君化育萬物不伐其能施及四海不
求其報澤普天下不矜其恩讓德於天推
功於物超然其心不以九重為貴故保其
社稷享福無窮矣

是謂玄德

注具如戴營魄章所釋彼章明人修知道

此章明道用同人爾

疏此歎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
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
普而名跡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義曰道德之功不恃不宰可謂深玄矣聖人之德不恃不矜可謂廣大矣道德玄深故常為萬物尊貴聖功廣大固能克永宗桃修道之士積德而不居陰功而不恃享壽彌遠而證道登真可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疏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無自然之實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令守母存子六句示絕欲之功開塞對明復六句默美修證之功結成終章之行曰義曰道化既彰天下有始道為物母舍母求道則理窮矣若生守道而居用道而理則則無危殆身保寧長也夫守道之要枕聽聞視口靜身察微抱素歸先返照常所服守至道可階若斯明於功進去遠矣此其旨也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注始者沖氣也言此沖氣生成萬物有茂養之德可以為天下母

疏寶氣曰始資生日母言道能以沖和如氣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始母雖殊於道氣布化第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義曰寶氣也物稟道生道為物本仰舍育之德同母養之慈當須親流識源鑒素知本用道守道理國理人可以泰寧矣沖中也無名天地始者上經第一章之詞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注萬物既得沖氣茂養以知其身即是沖氣之子

疏言人既得沖和之氣茂養為母當知其身是沖氣之子

義曰道為身母有生成茂養之恩身為道

子識茂養生成之本能知此道當體用於中和以全其身也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殺身不殆

注既知身是沖氣之子當守此沖和妙氣不令離散則終獲其身長無危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氣之子從道氣而生常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氣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却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殺身不殆者言人常能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義曰既知身之所稟道生我身即既心返神復守其道無是非之感絕聲利之塵終身行之道可得矣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注兌愛悅也目悅色耳悅聲六根各有所

悅縱則生患是故塞之不縱六根愛悅則禍患之門開矣故終身不勤勞矣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

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

義曰惟道集虛惟神集無反心藏智道自歸之不視之見與天同明不聽之聞與天同聰不為之事與天同功六根不染行與

玄通六欲不起與道相同身安物順而終身不勤矣易曰兌之言乎悅也又以兌為目門為口亦以戒其開絕禍患爾西昇經云鼻口所嬉香味是怨是也此言六情嗜欲相因為用眼見耳聞心則運動心既所

悅口則興言口為禍患之門心為愛悅之主故可塞而閉之夫此禍患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國俱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注開張六根縱其視聽以成濟其愛悅之事則常有禍患故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身不能救理也

義曰道不欲煩力視損其明道不欲謹力聽損其聰心智競撓道不可留耽聲冒色貪利悅名萬慮溢起衆患並興動貽悔吝坐陷災蒙神明不能祐造化不能生者以其縱欲害身故終身不能救

見小曰明

注人能於事微小見而改行可謂明矣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則存乎纖介今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於未亂能如此者可謂之

明

義曰守道之人理國之主防微於未兆慮患於未萌杜邪佞之門賢良進用閑嗜欲之鍵朴素日臻矣憂悔吝者易繫辭云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纖介言吉凶

凶悔吝之來雖纖介之微不可慢也防備豫也杜閑塞也萌微兆也漸小至大也理於未亂者此經第六十三章之詞也尚書云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管防其萌漸也夫萌者如草木甲坼先有萌芽漸者蓄惡之來非一朝一夕必由其漸故要杜而塞之勿使滋蔓難圖也

守柔曰強

注守柔弱則人不能加可謂強矣

疏守柔弱之行若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義曰力強者人折之智強者人害之勢強者人謀之氣強者人制之德強者人伏之守弱體柔不犯於物其德如此可謂之強如道之用執救害之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注見小則明守柔則強若矜明用強將失守柔見小之義故常用光外照復歸守內明則長無患累矣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先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

義曰外明者其照有極謂五里之外牛馬不辨也內明者其照無窮謂一心察照則遠近皆察也所以外則萬境所牽勢伸傷性內則重玄默悟造靜歸根復其內明幾乎道矣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注遺與也言還守內明則無與身為殃咎者如此是為密用真常之道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反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能察微遠害守柔舍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守守

母審用真常之道

義曰既了復明內照之理故無殃累及身
殃累不侵真常審契矣理國者矜其外照
察察繩非其政益煩而人益亂復能見微
防患譖已守素晦智舍輝任賢垂拱三五
之理夫何遠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七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明無遺身然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
道有唯施之良初三句明有知則行
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
有知之生弊後兩句歎益考之非道
而以為成爾○義曰前以歸明襲常
為所發之至要此章有知行道所施
畏有所傷且曰廣虛處人趨邪徑雖
處華服修且曰廣虛處人趨邪徑雖
財豐在下者家空力竭以此為理藏
謂益考欲使介然者身之豐饒固其未
三農之報備使萬井之豐饒固其未
罕人不為益考身者約已室欲務道
謀財介然獨修
可俟飛者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注老君言若使我耿介然於其有知欲行
大道既與道不合故惟所施為是皆所可
畏也

既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詞也介然謂耿介
然有知之兒夫道非知法而代人欲以有
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言曰使我耿
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
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
所施為將害於物故可畏懼也

也道不可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此則介然有知欲行於道既非道矣能無畏乎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注大道平易是畏有知而人多故欲心求捷如彼行人好從邪徑邪徑之弊其如下文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為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以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義曰道本坦夷無為即可致人好邪徑涉迹則乖真邪捷則行之者多平夷則好之者寡其故何哉邪教順俗率下士之易從大道澹然非上智而難守故造邪徑者多也孔子弟子有澹臺滅明字子羽居武城行不由徑樂道安貧為儒教之所重況修真參道而溺於邪徑者過莫大焉理國者在於去奸邪崇正直進忠讓然使人然後

至理可期太平可致爾焚和者莊子外物篇云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言害生於欲欲火焚其真性而傷天和也朝甚除

注尚賢矜智生巧偽除理也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注云尚賢矜智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義曰上即進智巧之人矜朝廷之理次則竭生靈之力壯華侈之居用巧智則朝雖崇嚴下民困弊華侈則君迷隆盛百姓崩離宜若茅屋桑稼垂衣教理修身者被褐懷玉無徇繁奢以傷其行也峻宇雕牆者尚書五子之歌詞也夏啓之子太康嗣位樂于盤遊兄弟五人作歌曰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峻宇者宮殿崇高也雕牆者垣牆雕麗也

田甚無

注浮食惰業廢農事也疏草長曰蕪蕪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垣之積

義曰智巧在朝邪佞居位尚浮華則墮業重雕峻則傷農田畝蒿萊人力疲瘵何以致人安國霸乎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夫士農工商各守其業則無墮遊冗食之人矣既廢農尚詐則浮食者多國力困矣知垣者積土曰垣言豐年稼穡所積如京如垣多也京大也倉甚虛

注南畝不收無儲積也疏年登則康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義曰肆邪任智害政傷農浮冗既多倉廩不實理固然矣欲使君慕清虛臣懷端慤奸邪徑塞正直門開無華宇崇臺絕浮遊冗食勸農則康實靜理則人安至於際雲修真洗心守道於身於國何莫由斯也服文彩

注刻雕綺繡害工利

疏青亦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義曰朝既除理君尚淳華文彩飾裝理無
爽也

帶利劍

注文德不修尚武備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
武功者文德之補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
專事武功是弃本而崇末也

義曰利劍之用制敵所先非理國之大器

今重而帶之是輕於文而弃於本矣武備

者春秋定公十年夏與齊景公會于夾谷
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
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諸侯出疆必具官
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會所為壇位

土階三等以過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已
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
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
為好而齊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

盟兵不通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
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
有頃齊侯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公
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足夫
而榮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
於是斬侏儒手足與齊侯懼有慚色既
盟齊侯歸責其厚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
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罪於
魯君乃歸所侵魯郭謹龜陰之田此文事
有武備也

獸飲食

注烹肥擊鮮重滋味獸飲也

疏獸飲食也庖廚豐厚獸飲芳鮮上多玉
食之資下有凍餒之患矣

義曰國用智詐君尚有為道化不行農畝

弛廢而嘉羞美饌獸於庖墻疲人有凍餒

之悲朝市有珍鮮之飲豈不痛哉

財貨有餘

注聚歛積實饒珍異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歛有

餘也未學不食為寶但欲多財累患爾
義曰古之所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藏我
言乎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則民
豐國安矣若積聚無已艱難盈裕藏有
餘民力困竭非王霸之道也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注矜其有知勳以成弊行同盜竊仍自矜
夸夸盜非道適令與歎也哉者歎之辭也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
而歛取於不足縱欲而實奉其有餘傲然

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

如此則非吾所行之道矣也哉者傷歎之
辭也

義曰不以道德臨人而任智詐為國內尚
奢巧下竭黎元私室不足於糟糠公府有

歎於梁肉貨財豐行壟畝榛蕪而伐善矜

能大為夸尚理身者聲色蕩心珠翠亂目

嗜欲傷性機智驚愚真氣耗於三田赤子

淪於六藏尸居餘氣而徇徕矜夸斯為盜

也去道遠矣老君以此垂文用申炯戒修

身理國可以為教鑒焉盜者說文云私利物者曰盜從次從皿次口液也口液在於皿器之上欲得物也故謂之盜字林云取非己之物曰盜言飲食珍異財貨豐財既餘而不修己德財富德薄乃竊無殊不自省猶乃復矜伐非盜而何特宜謹戒哉

○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疏前章明好李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李不投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蓋次教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歎患照所知之驗○義曰立國以道德固不可拔平人以道德人不可離所以李國無窮子孫不絕其何術哉身修道而正其國家修道而正其天下以修道之益觀不修道之損其理亂可知存亡可見矣肯在急之損李之行復好徑之心於國於身皆凶斯兆矣

善建者不拔
注善能以道建國立本者不可傾拔
疏建立也不拔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所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朴樹以風聲使儀刑作孚樂推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

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義曰立國不以道眾叛親離立身不以道犯危蹈禍敗不旋踵傾拔可期唯道德為基則無危殆矣儀刑作孚者詩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信也文王以道垂化萬邦歸信也樂推不厭者此經第六十六章之詞也言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處上而不重處前而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善霸國立身之旨矣風聲者德風之聲

○
善抱者不脫
注善能以道懷抱百姓者不可脫離
疏抱字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有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義曰聖人乘時立極任物為心四海歸仁萬方順化國之基不可以傾拔人之心不可以脫離昔周大王紹古公重父之德始

王於邠迫於犬戎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車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曰狄人所求者食吾之土地也不可禦備以勞人征伐以役人而存吾身乎與人兄居而殺其弟與人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狄人之臣亦何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策杖而去之民相連而隨之成國於岐山之下有三子其小子李歷生文王王王為西伯律身修德而興周業八百餘年此蓋善得人心不可脫而離之也樂餌所存者上經第三十五章之詞也曰樂與餌過客止言嘉樂所奏肴膳所陳過客聞而聽之見而美之為之留止況道德昭著人固悅而隨之也

○
子孫祭祀不輟
注言善以道德建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

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輟止也

疏祭薦也繼代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祀於祖宗也輟止也

義曰理國以善立善抱則祚流子孫修身

以善立善抱則年踰稟受祭祀不輟亦棄無窮矣愛其甘棠者詩甘棠篇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昔周武王之有天下使周公旦分理陝東召公奭分理陝西

召公有德民樂其化常不欲勞人之力乃

坐於甘棠樹下以聽訟焉後人懷其德而存其樹不翦不伐詩以美之也祖有功者

帝王立國必藉積代之福而有天下及功成制禮必本其先祖有功者而祀之有德者而享之宗享也后稷姬姓之後名棄為

堯之臣歷事於舜黎民阻飢后稷播種百穀以濟於民功格於物也為農正其後子

孫宣父至于文王武王乃有杜稷故其宗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地雖

親盡廟桃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

親盡廟桃其后稷文王始祖之廟世世祀

之至秦漢革命祭祀方止漢承堯後唐承有聖德功及於民其後子孫乃興漢葉代世宗祀及魏受漢禪祭祀方止德明皇帝景祿佐堯事舜種德及民故我唐承其遐福受命主國進壽為德明皇帝焉

修之身其德乃真

注修道於身德乃真淳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修

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淨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也

義曰夫千里之行跬步為始修身理國先已後人故近修諸身遠形于物立根固本不傾不危身德真純物感自化矣

修之家其德乃餘

注一家盡修德乃餘美

疏修道於家上和和睦睦故其德有餘慶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義曰身既有道家必雍和所謂父愛母慈

子孝兄友弟恭夫信婦貞上下和睦如此則子孫流福善及後昆矣積善者易坤卦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明吉凶有漸先明所行善惡故後彰其吉凶

一家修道善必有余美

修之鄉其德乃長

注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疏按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

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義曰君子之立行也正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其鄉尊其長若敬其幼少教誨愚鄙開導昏蒙少長得宜尊卑有序風教

肅肅禮樂誦詠由一身之所修乃萬家之所稟道之化物善莫大焉所以優長久矣

修之國其德乃豐

注一國盡修德乃豐盈

疏修道於國風易俗移還淳反朴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德猶未徧一國盡修德乃豐厚

義曰一國者諸侯之國也公侯伯子男各主一國所以藩屏王室輔衛帝居若一國之中自能修道則禮行化美君信臣忠境內無虞其德豐大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注若天下盡修其德施乃周普也

疏普徧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

堂德派海外者蓋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施普也

○

義曰道之行也先諸身而後諸物故曰未

聞身理而國亂身亂而國理也所以身修

於內物應於外德發乎近及乎遠一夫感

應尚猶若此況於帝王乎天子味道純玄

敬天順地凝心玄默端已無爲書軌大同

梯航入貢四夷款附萬國來王道德無不被

故其德周普矣廟堂者天子政事之所也

德施普者易乾卦象云見龍在田德施普

也言龍潛於初九見於九二當潛之時功

未濟時德未及物待時而動靜以全身及

九二出見布德行化周及萬方所以徧普

也夫龍者喻陽氣也陽氣當子月初生潛

於幽泉之底五月出見乃能生化萬物感

其發主之功故周施陽氣普及於物也

故以身觀身

注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淨者乃真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

清淨者乃真謂觀身實相本來清淨不染

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達知空亦空頓捨

二偏迥昇中道可謂清淨契真矣

義曰不修進之身動違正理名辱身危修

道之身外絕衆緣內染一氣除垢止念守

一凝神以慧照自觀證了實相不滯空有

深入妙門可以得道理國之君九執教中

則永享天祿也

以家觀家

注以修家之法觀家能和睦者有餘

疏以修家法觀家家人和睦則偏善有餘

義曰不修道之家不睦六親不遵五教動

撥災否上下崩離修道之家九族允和衆

善咸革易家人卦九五象曰王假有家交

相愛也此言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六親

和睦慈之於政即天下化之文相愛樂也

以鄉觀鄉

注以修鄉之法觀鄉能順序者乃長

疏以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進尊卑順

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

義曰不修道之鄉禮教不行長幼失序貴

賤陵虐上下交爭修道之鄉德既優長人

叶其序肅靜喜順境泰人和也

以國觀國

注以修國之法觀國能勤儉者乃豐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

德乃豐盈

義曰不修道之國干戈構役虐害其民疾

毒流行人罹其酷修道之國神明助祐風

雨以時善化所覃嘉祥自應人豐德富理

使之然矣

以天下觀天下

注以修天下之法觀天下能無為者乃吾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
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以道善建善抱自
然百姓胥附國作又安

義曰以不修道之天下者桀紂是也生人
塗炭震海判離骨肉仇讎社稷塗地雖有
謀臣武士不能用也雖有金城湯池不能
守也以萬衆之貴希死夫之生不可得也
○
修道之天下者堯舜是也四海之內比屋
可封慈惠浹於殊庭正朔頒於萬寓雖有
水旱之災年不害也雖有征伐之師人不
怨也其何故哉以正身九重天下自順然
後登真證道常存不亡昭昭乎萬代師範
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注以此觀身等觀觀之則可知矣

疏此假設之詞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
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

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家刑國由
內及外則知爾易曰觀我生又曰觀其生
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義曰老君至慈愍物垂教殷勤重明於家
於國理亂之由修之與不修之證再自舉
問廣示羣迷何以知天下興亡蓋以此五
觀之法觀其善惡損益之驗爾觀我生者
易觀卦六三云觀我生謂進退之象也我
生身所動也六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
之時又在上體之下復在可退之位遠而
非物不為童觀之早上非九四未能觀光
於國既居進退之地可以自觀我生可進
即進可退即退觀風相機其道未失此以
卦象之理進退則然若夫觀國觀身善在
力修道德道德修則國不傾拔享福登真
矣道德則國則祚危禍至身辱以為君臣
至誠得不自易哉所云觀我生者最處上
極高尚其事生亦道也為天下觀其已之
道故云觀其生也以為特處異地為衆所
觀既居天下可觀之地可不慎乎君子謹

慎乃得無咎正義云我生其生皆動出生
長之義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八

行一

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三十九

行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按而長存此章明舍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舍德所以不損知和骨弱下五句明金和所以不損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柔物壯下中動強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注至人舍懷道德之厚者其行比於赤子矣

疏舍懷也言至人舍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之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全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

害物之心故也赤子者子生三月而眼轉睛微胸能分別人其未分別之前即號為赤子和氣全也既有所別和氣分矣不可謂為赤子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注至人神矣物不能傷既無害物之心故無搏攫之地此至人之舍德也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蟻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物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充盈心冥

乎道故有毒之蟲不能螫猛獸之獸不能據攫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致也

義曰舍德之行與道混冥動順物宜物故

不害靜與道合害所不加雖蜂蟻毒螫之徒猛獸攫之類自然遠矣何能害人人君舍德臨人全和御物禍亂不作戎甲不侵外服四夷內清六合靡然物化其舍德之謂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之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今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乎

義曰和之所用其大矣哉禮之用和為貴

師之用和為先地利不如人和師克在和不在衆書曰紂有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周有十臣同心同德故春秋鄭人伐楚屈瑕患之閭廬對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所聞也屈瑕欲卜之曰卜以

決疑不疑何卜敗鄭師於蒲騷今赤子以和握持既能牢固立身以和處衆必無交爭王者以和君臨固能化洽和之全也與舍德理同所解赤子全和謂如下文爾

未和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峻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義曰上清洞真品云人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稟元一之氣為液為精天氣

滅耗神將散矣地氣滅耗形將病矣元氣滅耗命將竭矣故帝一迴元之道所派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長生可致矣

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

注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拳牢固未知陰陽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精粹之至終日號啼而聲不嘶嗷者由純和之至此知赤子之金和也

○ 蹠嗷聲破也赤子終日號啼其聲不嘶破豈非精氣純粹之能致乎

義曰含德之人全和之士德行周厚和氣精純如赤子也赤子純和既積元氣內充執握能牢啼號不嗷純之至也夫啼極無聲謂之嗷赤子和氣未散真精固存喻彼理國純和羣生貞粹玄化彌遠德聲益彰而不竭也又骨弱筋柔而能握固非因其力由赤子心專以喻含德之人屈身順物柔心從道衆欲所不能開由心業淨故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由含德之人無心應物動任自然非情欲所侵由身業淨故也赤子號而不嗷如含德之人法音演教以法利物聲化無窮而不衰歇由口業淨故也赤子純淨水欲不侵內心不亂自然而然也含德之人三業清淨有如赤子乃修之使然理國之道君抱淳素臣任忠良法網不施德化周布若赤子自然端樸如含德修勵日新和氣潛充人歸於道矣

知和曰常

○ 注能如嬰兒固守和柔是謂知常之行蹠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敗因之以示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

義曰五常備具曰和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於國和則化周而柞永處衆和則合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為義大矣哉

知常曰明

注守和知常是曰明了
蹠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

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歎同德之美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義曰既備五常是謂和矣復知其和不可斯須離而常行之斯謂於道益明於理益達理國以和為常加以明達所謂合天地之德齊日月之華矣以和御物物無不順以和從道道無不成太上五廚經曰和乃無不和玄理同玄際抱和守常道可冀也

益生曰祥

○ 注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知守常而求益生過分動之死地是曰凶祥

蹠祥者吉凶之兆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所亡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義曰人能知和知常也為明達於道更求益生過分是必兆其凶祥斯則求生之厚為妖祥矣而不益生者莊子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注既無愛染則嗜欲之門閉矣

疏具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淨以塞六根愛悅此則因教辦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行二

義曰欲忘言者塞其兌兌口也言語理絕自契忘言矣欲忘象者閉其門門目也形象混冥自契忘形矣塞兌則辨說不施固無滯於言教閉門則榮觀自息無溺於是非然後紛競盡銷光塵共泯方叶玄同之德矣人君尚不言之化教不宰之功其功益崇其化彌廣矣

挂其鏡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冲章彼則乾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重言之

義曰鏡以躁進挂之以歸和紛以交爭解之以歸寂光以獨顯不若和之為貴塵以衆晦不若同之為能此四行體道表道之

功於人勉人之行於國則刑賞合度於身則貞吉攸長老君重舉此言益明勸勵之旨

是謂玄同

注五句解如道冲章彼則約道此則約人

言人能體道是謂與玄同德

疏歎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

光混跡行符於道是謂玄同

義曰以上明四行體道於人既彰其利理身理國克叶其功是謂與道同德玄謂道也

故不可得而親

注玄同無私故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疎

注汎然和衆不可得而疎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

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疎而遠之

義曰心既玄同親疎混一夫世俗之常者偏愛則親之偏惡則疎之有道之士愛惡不關於心則親疎不彰於物矣理國之道

刑賞不濫功過無欺推之以公則無偏親偏疎之事矣

不可得而利

注無欲故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注無爭故不可得而害

疏恬懷無欲故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義曰迹既玄同利害不加矣夫有道之士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害加以其無欲無為

惟清惟靜故利害無由而入矣世人反於此故利可誘之勢可移之所以害可加矣

不可得而貴

注體道自然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

注汎然無滓故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義曰情既玄同貴賤一矣體道之士榮祿不能勸威刑不能沮如玉投泥不能汚也

豈貴賤干其慮哉
故為天下貴

注體了無滯言忘理暢紛競盡解光塵亦同既難親疎不可貴賤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紛競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

義曰既彰四行玄與道同心不涉於親疎跡不交於利害貴之不為貴賤之不為愛混合大道為天下貴人君弘此四德以化萬邦與道混同不言而理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三十九
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首三句標門以示義決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反無事可以取天下爾○義曰理國以政其迹必彰用兵以奇其詐非道不若無事以聚萬方其或多忌諱廣機權縱橫以明治今者道殊遠而國益危惟可以無事臨人去欲歸靜兵革不用奇詐不施政令不煩刑誅義指此章之大義也

以政治國

疏此下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言有為之君於用政教而欲為理不能無為

任物自化欲求政理未之前聞也義曰以道理天下者不言而民信不令而民從不刑而民威不賞而民勸夫何故哉民化其上皆歸於善不在賞而勸也民稟

於和自革其惡不待刑而威也民復樸素不待令而從也民齊貞正不待言而信也此無言教而理矣以言教理民涉有為也非道也哉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義曰以奇詐而用兵非於大道何者國以政刑為本政在於簡易因循兵以變詐為先變在於應權合理政失於道則刑賞濫詐失於道則殺害多濫刑賞以為功怨殺害而求勝而欲興邦致理不亦難乎與夫

任物自化有征無戰遠矣兵猶火者春秋隱公四年春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初衛

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賦碩人之詩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賊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早定之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修者鮮矣且夫賊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碯乃老二月戊申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來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額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與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宋公乞師於魯魯辭之隱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理亂理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夫州吁殺其君而虐用其民^{行三}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艷爲可曰何以得艷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

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九月衛人使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所謂子從殺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云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燕愛其子也

以無事取天下

注在宥天下貴乎無爲若以政教理國奇詐用兵斯皆不合唯無事無爲可以取天下此三句標也

疏此示標也有道之君無爲而理夫無爲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義曰政教理國奇詐用兵宜若無事無爲而化天下民聚國泰以致和平也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注以此下文知之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

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以下文云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爲而人自化驗可知矣

義曰以政教求理以奇詐用兵固不可以致理矣上多忌諱下多利器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皆非太平之本唯無事無爲乃可化物以此觀之理亂之道昭然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注以政理國動多忌諱人失作業故令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爲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而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也

義曰上多忌諱謂法令多門也動有拘於忌犯則獲罪民不聊生怨叛憂虞衆聚墮廢故其民彌貧釋曰無財曰貧君上無爲法令寬簡人無拘忌適性自安墾井耕田以飲以食故民富而國昌矣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注利器謂權謀也人主以權謀為多不能反實下則應之以詐誦故令國家澹益昏亂也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詐誦故云澹益昏亂

義曰昏亂不明也君好奇變民尚欺詒上下交詐正道不明故為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人主以伎巧為多不能見素下則應之以奢泰故令淫奇之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淳朴而好浮華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義曰淫巧悅目珍奇蕩心上耽玩而不除下增飾而彌甚華侈既作朴素遠忘固可戒矣春秋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楹書而議之臧文仲山節藻梲亦以為過蓋欲人

君尚於儉素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注無為既失法令益明竊法為奸盜成盜賊豈非多有乎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嗜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耻竊法而為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矣

義曰法令所以齊於民也令煩則民姦生夫奸詐既作盜賊日多謂之亂政禮運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郭溝池以為固禮

義以為理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春秋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殷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民是以亂免而無耻者論語為政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言為政者導民以法制齊民以刑罰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免脫罪辟而不服避於耻辱故注云苟免罪也民既免而無耻必假竊法制以為奸詐則弄法舞文害於人矣莊子云大盜之生

則弄竊聖智之法而盜其國況於盜賊乎蒙蔽也竊法作奸下欺其上上害其下上下相蔽恩化不行大亂之本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而人自化

義曰人化無為自歸於理也夫有為則多事多事則政煩煩政事多而民愈亂無為

則事簡事簡則政清政清事簡而不待教令而化於善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歛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人足故云而人自富也

義曰多財曰富君無勞民之事民得勤而耕農農功不妨穀稼豐贍故人富也鑿井耕田者古詩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言唐堯在上人遂無為不知上之有君不知君之養已自飲食無患無憂所以家自

給而人自足也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則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義曰禮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稟

生本乎道氣六塵未染六欲未侵任以元和體乎澄靜及既孩之後愛惡生焉喜怒形焉若人君靜以理之天下之人復歸簡

易則自清而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注無為則清靜故人自化無事則不擾故人自富好靜則得性故人自正無欲則可

全故人自樸此無事取天下也

疏人君誠能內守冲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朴矣

義曰人君無欲於物物遂其宜無欲安民

民自朴素此自然之理也理身之道莫大於無欲知足理國之道莫大於無事無為

誠能實而行之身泰而國理矣又一本有兩句云我無情而民自清此亦義理相符

而御註闕之故報詳載於此

其政闕闕章第五十八

疏前章明以爲之自化此章明以政之失無

福二門倚伏無準人之遠下政失無

注今使巧率下化人既非無爲是皆

其政闕闕其民淳淳

注政教闕闕無爲而寬大人則應之淳淳

而質朴矣

疏闕闕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朴敦厚也言

無爲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

故其俗淳淳而質朴矣

義曰政簡則人淳人淳則務省務省則刑

罰不用賞勸不勞君拱默而任賢臣因循

而順物國泰無爲之理漸於茲乎奇者法

細而急也暴者不令而刑也夫先令而後

刑民知教矣法簡而事緩民知禁矣苟犯

其禁而後加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矣

朝令夕刑民未知法得非暴乎況不令而

利害人甚矣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政教察察有爲苛急人則應之缺缺然

而凋弊矣

疏察察有爲嚴急也缺缺凋弊離散也有

爲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故人則凋弊而離散矣

義曰政刑則民亂民亂則國殘凋弊之事

漸於茲矣素書曰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

則枝朽人困則國殘固當寬政養人而康

其國也察察者伺人之過強明而急也缺

缺凋弊不全傷和害物也

稿兮福所倚福兮稿所伏執知其極

注倚因也伏藏也上言其政闕闕俗則

爲無政理之體人乃淳淳然而質朴此

稿爲福之所因也其政察察俗則以爲有

政理之術人乃缺缺然而凋弊此則稿爲

稿之所藏矣

惡而人反淳淳質朴敦厚豈非福因倚禍中而生也福乎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却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禍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故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有知其窮極者

義曰天地有休否日月有虧盈此倚伏之數也禍藏福中福極則禍至福隱禍內禍盡則福來拘攸俗纏此為常矣惟有道士上德之君抱道體和陰陽不能制全真反俗善惡不能移故禍不能加福不能利超然出得喪榮衰之外矣夫以國言之亦賢哲不能料倚伏不可窮齊有仲孫之難而桓公興遂霸其國晉有里克之難而文公起乃統諸侯是二國因禍而昌也衛方寧靜狄人滅之邢方晏安衛人滅之是二國無禍而喪也故伏藏因倚莫知其極故春秋云有禍而啓其墻土無禍而喪其守守不可知也其無正邪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邪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義曰常俗之人惑於禍福寵至則喜辱至則驚愈失其正致為妖祥矣豈知側身修德雖難不足以貽災垣廬忘懷失為未必

以為禍悔吝無準召之由人爾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注禍福之極豈無正邪但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為奇詐善者復以為妖祥故禍福倚伏若無正爾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衆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義曰修道之要在乎應變無心方面任器不滯於禍福不惑於正邪滯於福則善復

為妖矣惑於正則正復為奇矣帝王乘時任人隨才適用求正過切矯正者必來求善過切矯善者必至若虛心無滯惟公任賢奇詐妖祥幾乎息矣

民之迷其日固久

注以正為奇以善為妖如此迷倒其為日也固已久矣

疏此歎衆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所由來尚矣故曰其日固久矣

義曰俗之迷妄積習生常為日且久終不

開悟老君歎彼群迷丁寧垂訓將以祛其迷也迷謂失方也夫不為禍福所惑不為邪正所拘曠蕩乎襟靈均齊乎得喪則何

正善之能迷其方哉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以自

正非立言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義曰聖人正方以約己人自正方以從化

夫人既失其正所以迷方由邪正不分禍福所撓爾聖人於禍無辱於福無榮不矯

正以飾其心不徇邪而溺其志卓立物表允執大中則人皆向方從其正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

靡不申彼而爲直不耀彼而爲光修其身而天下自化矣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行四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標理人事天莫先乎高次夫唯下
通有義是謂下舉深根之喻以託
久之道○義曰前舉舉方無直先

人曰德以教理國此章明用審四
以教事天善理國其作延洪善事天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畜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

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

叶希夷之妙也

疏畜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

帝爲德之先無如愛費卽儉德也儉卽足

用可以聚人樂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

名齋

卷之六

義曰夫倫者理禮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

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節財則省費

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

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

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得爾爾恭恪乎案威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其大夫遠章求成焉軍於隨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開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矣而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以隨爲大隨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律且切比曰隨賢臣李良在何益開伯比曰以爲後圖李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李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羸其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文正詞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文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曰吾挂挂肥脂案威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也謂其備物歲有也秦案威而告曰案案威豐備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賓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三時無譴惡也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矣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夫唯畜是謂早服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疏夫唯畜壘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畜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倣此夫唯者發語之詞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爲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

義曰儉畜爲政國必豐財上無甚貴之奢下無箕歛之怨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矣何以聚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衆必先有財財豐則人可聚若財用有節正而理之民不爲非則可聚而安之也早服謂之重積德注夫能儉畜已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疏何故魯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普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博大也率循也濱涯也重積德則無不克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

疏克能也。若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言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義曰：偷以理國，教以事天，重積其德，四方率化，無思不服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其窮極。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萬歸王。九國貢責人，服德化，宜有限極。耶殊俗絕域者，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遠域，絕也。言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向道德所服也。觀風者，十州記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遣使貢送魂香，猛獸飛車而濟弱水，策天驥而度飛砂，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

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義曰：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速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詭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位守圖，厥德有愆，思化不決者，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易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道既合，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

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睦，故曰交相愛也。渙卦亦云：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義曰：積德臨御，用道養人，萬方歸之。君子之親於母也，則天道所覆，神明感通，下年八百未足為永固，可以長久享國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

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義曰為君以道天下悅隨鬼神無以見其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能于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鬼皆賤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達道德之君必無侵傷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歇滅而不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惟以傷人

○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秋之將與由人有聖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惟而傷人春秋曰其氣酸以取之

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休惟不與故國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之觀其惡也石言晉神降于羣乃鬼神之見惟也且童子冥心而大巫跛遁鄰令聲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

也其氣酸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傳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妖焉內地與外地閭南門之中

內地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酸以取之言若火酸酸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豐焉妖不自作人非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

○ 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患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

社杜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索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昔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君皆有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

聞命矣乃縊而死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注鬼見神惟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神所以不見神惟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

○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惟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 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自靜既絕有為之擾自無見惟之傷此乃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靜垂衣不勞役於群庶也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

○ 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匪神之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疏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匪神之主兩不傷害人故德交歸豈惟

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義曰人為邦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理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者神之主也尚書庸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億曰兆舉其多也天子以道不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傷害四海並安故云兆民咸賴賴倚賴也匱乏也虧損也此蓋顯明以道為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心信亦鬼神賓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千耶人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吹雅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鄆子也又用諸瀆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睢水自汴入

泗而有妖神東夷殺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為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況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而不相害可謂玄德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行五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之德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此大國者偏藏大國特宜用謙○義曰大國者德基下為貴本大國以謙為用乃德歸仁臣海以下為貴則百川以謙下聚人小國以卑領奉大國其位立得其宜理國身斯為至矣春秋昭公二十年鄭游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辭大國事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命取備而巳所以交其好也此因大國切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

之人交至

疏江海處衆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

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

今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

下流天下之交

義曰蠢蠢群生君為司牧開邦立國道德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

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樂推遐邇文會不其建歟

天下之交托托常以靜勝杜

注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疎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之故喻如托者常以雌靜為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托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為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施威武不恃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為臣妾國愈廣而眾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剽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偃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冬會于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群方朝會

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事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宮之朝在鄭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郕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

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強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君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固極亦知亡矣將恭犇賦以待於僚境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

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

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卑謙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為援助爾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宋也宋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

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鄭儀父盟于蔑地邾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貴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為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為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無霸句踐戶吳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畏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左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緣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冥桓公之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國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為援助也

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國用謙陳薦幣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為援助爾

義曰大國以小國內為臣妾小國以大國外為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薦進也贊執也幣帛也諸侯觀王兩國交聘則必陳進珪玉貨帛執以為禮故曰幣幣也小國求大國為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

鄭伯與魯公宴于柴鄭大夫歸生子家賦鴻鴈之什取其哀恤鰥寡之義使魯侯恤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為援助是也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邊所願故云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常以小輕

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禍鮮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義曰居匹夫之上亦以為難況居國之上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衆和民不以國大自尊不以兵強自恃謙柔為志長慎在懷

若履薄冰如馭朽索兢兢業業祇敬上玄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若君恐其恃強為失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

致戒謹身約己可以有終也若大國不能為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休人必離之夏

桀為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夷叛之宋襄為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為申之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綏不以禮人人各有心其可服乎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緣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冥桓公之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國時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三
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
化則善惡皆蒙所佑初探道體計
與功可謂專責爾○義曰前以下數道小
國各在謙光此以所實不保俱明道
用美言專行表以誠人開國設官傳
之行教不責挾璧不奔於人顯妙本
深奧之功故為天下之貴性情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
所故與言為萬物之奧奧內也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奧內也言道包含無
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西
○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吞納無不制圓蓋
之高方與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繁皆道
氣所有居大道之內故為萬物之奧內西
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
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
經既畢欲西化派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
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
太微西化派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
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

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為
虛無之淵數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
之而無患累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
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

義曰善人屬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
於道矣子罕曰人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
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為寶況於善人心不
遺忘道故以道為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
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
積習平居則忽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

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教違固遠於道矣雖
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
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寶言不善之人違反

於道故不寶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
人好強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
沖寂不善人好譁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
格擇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為道好生成
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
寶貴於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
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
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
而從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
而悅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
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
之者如慕羶而歸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
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弃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弃道之有
乎

謀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遠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懷惡不可弃之而不化故云何弃之有

義曰聖人弘惡道無棄物雖不善之人憫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使其從善無所遺弃後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疏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

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殷歷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專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

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存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為人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

咎繇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無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

人非其人則闕之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為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壁先導駟馬之乘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

疏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今化惡歸善爾

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

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為拱壁者瑞玉也合拱之壁瑞玉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過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贊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

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壁獻之於君有益渚者無裨

政理不若此無為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懷者懷心道化周行

帝德遐被何用壁馬之為乎輔相者輔毗也相助也亦云視其喜惡也天子象四輔

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闕失相其禮儀導以道德贊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傳公

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

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敕犒從者不腆

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注何問辭也

義曰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關於身也無事則身業淨矣口業所起有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道之言由於口也

塵塵累清靜昭郭真道此行人所修爾夫理國之無為者不滯於有作則三時不奪萬姓不勞垂拱握圖超然冥處矣無事者不勤力役不務軍功無瑤臺瓊室之華無阿房虎邪之麗則卑宮茅宇人力存矣無味者不酣於酒不味於珍飛走逐其生水陸全其命菲食自安矣忘言者正身化下言令不煩澹爾無營兆人自化如此則得於無為之道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注於為無為於事無事於味無味假令大之與小多之與少既不越分則無與為怨若逐境生心違分傷性則無大無小皆為怨對今既守分全和故是報怨以德疏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嫌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滅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義曰人君於為不為於事無事恬然自得獨與道游下無怨咎邊無又甲設有肆逆

必自馴柔舞干羽而格有苗斯乃報怨以德矣修身者三業既淨眾惡不生物莫能干豈有怨怨既無怨怨專任清虛亦乃報怨以德也

國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注肆情縱欲者於為無不難於事無不大今欲圖度其難營為其大當須於性未散於其分未越則是於其易細矣

疏圖謀度也為營也夫情欲傷性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

大若謀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難欲

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義曰無事無為固不為難大之事矣昏瞋

心之際已息機緣既不為之於大於難不

俟制之於細於易此理心則虛寂理化則

安貞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注明上文所以預圖為也

疏作起也此臺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

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

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繁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義曰防禍於未兆絕患於未萌慎之至也夫病生於稍稍禍起於微微早為之防寧有難大之患矣普言天下者欲使動靜防

微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注因云大事必作於細將明聖人所以能

成大者以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

爾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改作多敗

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大之事故能

成其尊大

義曰凡人觸途徇境屬念成非難事成而

過不可除大事構而罪不可解聖人了知

虛妄洞達真常終不為大為難故能證於

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注輕諾許人必寡於信動作多易後必多

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於然諸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行其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義曰立身之先忠信為首慎終如始禍患莫侵若輕以許人易為行事患累所及理亦信然所以解揚無貳命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注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也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

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義曰有道之君修身之士不為輕諾之約重靜以循常不與多易之心恬和而應物所以於國則咸服誠信於身則外息過尤自絕難大之瑕以契無為之道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疏前章明無怨修德之門此章明思慮預防之漸以六句舉養生之由復而論為執之達又六句中興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欲不學之意觀凡俗易持易謀之心不日前言戒二為之難自無患累此乃明四易之行周勸聖修戒慎其誠志建其為執將表聖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今不散亂則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義曰夫正性安靜嗜欲未萌就而守之執持為易絕堅氷於履霜之際理固非難復推輪於大輅之前機猶可觀任乎修鍊用舍真常爾感物而動者禮記樂記篇之詞其未兆易謀

注言人正性安靜之時將欲執持今不散亂次雖欲起心向未形兆謀度絕之使今不起甚為易爾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謀度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義曰欲之將萌未有形兆謀度除絕其易可知然而明在於察微能在於杜欲察而能杜善莫大焉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義曰欲兆既彰未成堅執破柔攻脆於理非難在於斷自誠明復其純粹爾

其微易散

注欲心初染尚自危脆能絕之者脆則易破禍患初起形兆尚微將欲防之微則易散爾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義曰欲既堅成事猶微細抑情以解散挫欲以安排滌慮洗心去道非遠此上四句通明防微之行言理國理身之道防患慮禍為先禍成而救之患成而攻之用力益多而禍患未可除也

為之於未有

注覆上易持易謀也所以易者為管為之於未有形兆爾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

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義曰為者為之防也防患於未然雖覆釋易持之意亦旁預防未然之旨文選詩曰君子防未然此所謂防患避嫌也

治之於未亂

往覆上易破易散也所以易者除之於未成禍亂也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

理爾

義曰理者救理也省欲之生亂於正性正性將復理之為先於理既明禍亂息矣此雖覆釋易破易散之義亦存救理之旨此六句約之於身以欲心興起之漸修行制伏之門割欲違情却禍除患是矣語之於國則安不忘危其安易持也理不忘亂理之於未亂也慮患於冥冥為之於未有也慎禍於細微其微易散也防萌杜漸其未兆易謀也與小善去小惡其脆易破也勿

以小善為無益而不修勿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以斯六者蓋理國之要焉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注此三者喻其不早良圖使成後患也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土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遠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義曰人之所以不防患國之所以不慎微禍形而務除亂成而務理此皆失之遠矣毫末至於合抱自小而成大也累土成於層臺自下而為高也千里始於舉足自近而及遠也世人但見合抱之大層臺之高千里之遠方欲執柯以伐之聚錘以壞之馳騫以追之勞亦云甚禍不可救亦猶倚都門而長嘯終亂晉朝崩沙鹿以貽笑與傾漢室然識遠鑒所宜留神矣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注凡情不能因任營為分外為事求遂理必敗之於事不能忘道動成執者執者求得理必失之

疏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義曰世人不能知道妄動營為非道營為必至隳敗或妄於教體執著有無不能任以自然守常知分有執必失有為必敗此乃常理也欲使化理之君無為則無敗修道之士無執則無失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義曰聖人知有為非道無為故無敗知有執違真無執故無失是知冥寂其心混通於道道尚虛寂修道之士當宜體聖人之心恬神安漠不思不慮無學無為然後虛

室生白矣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注人之始從事於善者常於近成而自敗也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

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忘敗也

義曰世態紛綸真心難固嗜欲牽復勢道

易忘始從事而立功忽進退而生惑亦緣

有為有執所以敗於垂成爾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注慎其終末常如始從善之心則必無禍

敗之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

始終常一則其事無敗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義曰修道之人不能委心順道分外營為

執著即喪真有為則墮敗故云修道如初

得道有餘弘道無已自致不死蓋墜其初

勤中怠誠不終也末常如始從善不移者

難矣故重戒之靡不有初者詩大雅蕩之

什也此言民初教之以誠信忠厚今則更
化於惡俗言其為善者不能終靡無也鮮
少也克能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注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今聖人於欲

不欲不貴為於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

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

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

不務於性分之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故

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義曰大聖之行迫出塵煩愛欲不能干榮

枯不能追外無潤屋之望內無越分之求

將勸理國之君惟賢是寶欲使修真之士

惟道是從矣珠者大或徑寸光照十二衆

乃古人之所貴也犀者南徼之外有牛重

千餘斤一角在鼻端可以為寶中斷其角

有文通達成形象者有辟塵者有辟水者

磨而服之可解蠱毒之疾難見之夜驚故

曰駭難犀亦今古所貴也寶者金玉珍異

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皆曰寶焉貝者出

東海中如螺有文有長尺者可以為寶在

海為介蟲居陸名燧在水名蜃音甘古者貨

貝而寶龜周有泉貝到秦廢貝而行錢貝

字者象形也今凡貨賄賄賄賄賄賄賄賄

財之屬皆從貝矣古詩曰積財為累惡明

財多累德也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黃金為

中刀布為下帝王以之御四海也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務尚以學性

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

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衆人

所過分之學爾

義曰聖人心冥太虛道貫天地固不營過

分之學所以戒學於不學是戒凡夫矜徇

之求耳行人能晤聖旨絕此矜求即無越

分漬財之過矣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注聖人不求過分之學是於學不學將以

歸復衆人過分之學以輔其自然之性故

不敢為俗學與多欲也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性本也衆生起矣失於性本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義曰俗學曼衍難復於無為多欲紛綸必迷於正性聖人令學不學以教素欲不欲以恬愉漸窺正道之光用輔自然之性不貪難得之貨不務過分之能自敗而反成慎終其若始密微防害復於易持之安國所以晏寧身所以貞固然後可擬於古之善為道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行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古之善為道者疏前章防道章第六十五思慮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主德大觀之規初明為道之化次辨以智之成知此下示料簡以爲法字如下教功用而勸懲○義曰古之爲道非欲明示於民使咸知之以令其輻輳智用潛起無有之律故以智理國則亂生智爲君則亂生智是謂深反俗而詳大順亦與夫法於學多欲之累而澄百谷朝宗之順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注人君善為道者非以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之以和使歸復於樸令如愚爾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爲化者貴夫無爲恬澹非術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淳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義曰古者玄古之時也善為道者玄古有道之君也其志玄默其心杳冥其爲理也無刑無德其爲事也無將無迎茫乎視之不可見聞乎聽之不可聞其人若姑射之人其俗若華胥之俗民不知脣數不連盈虛不以親爲親不以己爲己蒙兮昧兮將

無所有也固不以常道之教而教之但以無爲之化而化之所以天下質樸淳白若令其愚也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注君將明道以臨下人必役智以應上智多則詐興是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姦詐故難理爾

義曰夫上明道以臨下下飾智以奉君本用明以理人所務易理及變智而爲詐始

自有爲是由上明察而下詐偽欲求靜理不亦難乎舉此義者欲使法玄古之君示民以淳樸則易理

以智治國國之賊

注以用也人君任用多智之臣使令理國智多必作智法智法智作則姦生故是國之賊也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義曰用智爲政務欲理人智變姦生禍亂

激起所以詐妄賊害之事勃然而興矣曹
叅守法而漢以之安商君變法而秦以之
弊故上經云智惠出有大偽是也
不以智治國之禍

注若不用巧智之臣但取淳德之士使偃

息著魏弄九解難自然智詐日薄淳樸日
興人和則年豐故是國之福也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坐
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
國之福也

○義曰君猶表也表正則影端表邪則影曲
正則人隨而正邪則人從而邪邪正淳漓
匪由他矣用智謀之臣則權令起用忠厚
之士則風教淳人化淳和國乃豐泰此為
福也偃息著魏者段干木為魏文侯之師
以安靜為先道德為化故偃息無事而藩
屏魏國夫偃者偃仰也息宴息也藩籬屏
也弄九解難者楚白公勝與大夫子西兩
家舉兵相伐兩家大夫曰市南宜僚陸沉
之士也一人當五百人並遣使往召之宜

僚高枕安卧以見二大夫之使卧而不起
以兩手弄丸不止承之以劍不動二大夫
之使各還具論宜僚之狀二大夫曰高枕
安卧者示我無為也承之以劍不動者兵
不足恃也兩手弄丸者兩家也丸者形圓無
為之物兩手弄之不止者俱止於因也明
兩家稱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
歸是兩家難解也事見莊子也夫無為既
興有為遂息貞素既顯智詐自亡勢使然
也為國之福其在茲乎

○知此兩者亦楷式

注役智詐則害於人任純德則福於國人
君常知所委任是謂深玄之德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
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當
去賊取福如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
也

義曰用智則國亂息智則人安去亂就安
理之要也夫智謀之士辯說之徒飾智以
惑於諸侯縱辯以亂於時主離堅合異反

白為黑所務者在乎千名譽要寵榮逞是
非肆智慮不以安全為志不以惡殺為心
苟得恣彼笙簧鼓其頹舌以為榮矣理國
之主當鑒而斥之則淳素化行人復於樸
矣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注福德之臣是亦為君楷式以祐於國人
君能知此者可委任之

疏玄德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則兩者為
楷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義曰人君知用智以德以定安危常法之
而行則其德深遠矣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注玄德深遠能與物反歸復其本令物乃
至大順於自然之性爾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
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
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義曰大順者本乎人情禮記禮運篇曰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

序以理人情以情為田修禮以耕之和剛
柔也陳義以種之樹善道也誦學以耕之
存是去非也本人以聚之合其所成也播
樂以安之感動使堅固也理國不以禮猶
無耕以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
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之而不耕也
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耕之而不獲
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之而不
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之於順猶食之不
肥也夫四體既安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
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天子用民為順
則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
衆瑞出焉順之寶也君以玄德居上臣以
忠信處下其化廣遠深厚歸萬物於淳風
斯謂大順於道矣古之帝王皆順考古道
以行其教令任於樸素牧以謙和所以書

稱稽古帝堯之倒是也天下大順萬方歸
之江海謙順百川歸之故江海之章可繼
大順之德爾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蘇前章
生惠示古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好賢
為玉操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
而下則為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
而不取從結不爭之德以示修聖之
門爾○義曰江海處下百川所歸人
君用謙萬國期會由是處上而人不
重後已而人樂推江海以之為王聖
人以此有國前將古德之主克諸大
順之規後廣不肖之訓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
為百谷王

注江海所以能令百谷委輸歸往者以其
善能卑下之故百川朝宗矣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
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
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
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
狀爾
義曰下為高之本謙為德之基百川東注
以如歸歸於善下萬姓北趨而拱聖聖在

用謙庶人子來理在斯矣嚴君平曰天地
不舍群類群類舍之衆物不求為王物自
往之故天地億萬而大道為之王陽氣赫
赫而天為之王陰氣肅肅而地為之王生
靈億兆而聖人為王羽者翔虛而神鳳為
王毛者蹠實而麒麟為王鱗者水處而神
龍為王介者澤處而靈龜為王百川並流
而江海為王凡此九王不為物主而物自
歸之不施法式而物自理之不為信義而
物自附之不為仁愛而物自親之不任智
力而物自畏之其何故哉體道合德委任
自然而物自宗之江海所以為王者無智
巧以悅之無惠惠以懷之無威令以衆之
無刑法以勸之無機權以制之百川所以
朝宗者以其處下物自順之由是而言人
之處謙遜志恭恕不爭者有國聚人斯為
要矣地道變盈而流謙者易謙卦彖詞言
丘陵川谷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改變其盈
而流布其謙也子來者春秋昭公十年叔
孫昭子曰詩大雅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言文王經始靈臺作有急疾之意衆人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此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言謙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以其言下之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鳴業自然爲物所推尚爾

義曰聖人謙已固無飾詞所以孤寡不穀之名彰其以下爲本罪已納隍之志明其刻責之心故盛德日崇大業彌固鴻大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欲先人直爲撝謙後已先物物自先之爾

義曰聖人豈欲先於人而曲爲之後以其謹身順道不以物先故能爲萬物推之於先耳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注謙爲德柄尊用彌光以言謙下之百姓欣戴故處其上而人不以爲重以身退後

之百姓子來故處其前而人不以爲害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爲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爲害也

義曰君德謙虛人所翼戴故居上不重君德欽明人共瞻奉故處前而人不害夫勛華在上人皆戴之仰之如天幸葵在前人皆弃之視之若寇謂有道則昌無道則亡是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注以是不重不害之故故天下之人樂推崇爲之主而不厭倦也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爲春望之如日既不爲重爲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

義曰堯之理天下也六合群生就之如雲望之如日推崇爲主而無厭倦及其弃世也天下之人如喪考妣三載遏密八音其何故耶德以撝謙化以無爲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注聖人謙退不與物爭天下樂推誰與爭者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矣
義曰聖人御天下德化周普明並六合惠覃九圍以謙抑不爲物先以柔遜不居物上人自推戴誰與之爭如此則祚曆遐長亦業繁茂若巨海之納百谷不溢不盈若太上之持三寶以慈以儉故下章以三寶次之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四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章前
下為王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
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
釋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動
其用德又八句釋釋以慈之利捨慈
之害又四句結歎以慈之德○義曰
太上以慈訓人聖人以謙中位既善
下成不爭之德即道大生不肖之疑
以三寶彰德進之功用慈宣教衛之
利然德不美不慈用人
得入此章通前復之旨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注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之人皆謂我道大

無所象似我則卷云

疏肖似也老君曰天下後世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故下文卷之

義曰天地大也有清濁之形日月大也有照灼之明道之為大無臭無聲無形無象

故不可得而擬議之所以天下之人皆言

道無所似爾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失其細也夫

注夫唯我道至大故無所象似若如代間諸法有所象似則不得稱大久已微細也

夫

疏此卷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迥

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賸所知故得稱大若

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

大久矣是微細麤淺之法與俗不殊何足

稱大乎夫者語助也

義曰以大道包容廣無所以故稱為大若

如天地之有形位日月之有光華可稱可

謂可算可度則不得名為大道其為循常

之狀亦已久矣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注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此三行甚可

珍貴能常保倚執持可以理身理國也

疏此明所以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

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所象似然有

此三寶甚可珍貴於汝代人當須保持執

守以修身理國爾

義曰道雖籠羅衆法無包萬行化周天地

功洽無垠其於太上所寶以教於世者有

三寶焉若保而持之為國則昇平理身則

貞靜故為修身理國之要也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注慈則廣救儉則足用不敢為天下先故

樂推不取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

慈也節用後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

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

如下文

義曰道存愛育以應為先養人惜費以儉

為次先人後己以讓為終慈以法天澤無

不板也儉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讓以法人

恭謙不爭也此三者理國之本立身之基

寶而貴之故曰三寶夫三寶者道之用也

夫唯大故似不肖者道之體也抱道之體

運道之用理身理國以慈為先矣

夫慈故能勇

注慈仁憫惠則德有餘故勇於救濟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

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能

勇於濟度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注節儉愛費故財用有餘而功施益廣也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
益廣矣

義曰儉嗇則財豐財豐則惠普普施其惠可謂廣矣人君儉以臨御則朝無雕麗之奢野無箕歛之弊恩惠日以廣德教日以彰固無民饑力匱之患矣

不敗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疏損已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爲天下先也
也以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

所能成乃天地之大寶爾。主此神器爲民之長必退身讓物謙已。先人者人所樂推必居此位。乃爲四海兆庶之長也。此三寶者修道理國能行之者。即於身爲行所言行者。惡儉不敢爲天下先是也。所言果者行而獲報則爲果。果廣成器長三者所得之果也。

注今捨慈且勇勇則害物捨儉且廣廣則

傷財搶後且先則人怨傷財害物聚怨於人是必死之道故云死矣

疏且苟且也世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應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

義曰言常俗之夫違聖人之行捨此三寶肆其愚心強勇而不顧其慈奢侈而不崇

之資取怨傷生之本謂之死矣不亦然乎夫行慈不已則得勇於濟物之功行儉不已則得廣於利物之惠行讓不已則成羣德長民之美苟或捨之失道遠矣所以成三果者謂慈則濟物成其功也儉則利物成其惠也讓則先物成其德也詎可輕而捨之哉

注用慈以戰利在全衆用慈以守利在安人各保安全故能勝固爾

疏慙爲三寶之首故偏歎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衆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義曰戰者主客交兵之謂也陳兵於野白刃爭鋒此爲戰也若勇於殺獲不務哀傷

勝負之勢固未可保若以慈為先戰則勝矣勝在慈勝豈在於殺人乎閉門堅拒曰守夫守者以慈為先衆心固矣若以溝隍為險城雉為固守之堅勝未可知也故慈之所利不亦廣乎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注以慈戰守宜但人和天道孔明亦將救衛戰勝天救也守固天衛也是皆以慈故云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

䟽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言無

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義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謂行慈之人也善以慈惠為本慈以拯救為功故行

慈之人物不能敵以戰則慈者勝以守則慈者固上合天道旁感物心物不能傷是為天所救衛矣此以三寶垂訓慈儉者救

衛之功前彰大道無方後繼為士不武不以強武之理亦猶慈以捍敵而能配天成

功矣

古之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明前章不武標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為士

行次數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特

明古之要道○義曰大聖之德與道

法同非言理可窮非贊美所及而德

義代發聲譽廣示因修旁明謹

報所以紅三寶為可保之行數四善

為積善之階功可配天何爭之有次

明進寸退尺不

維謀戒之規也

古之善為士者不武

注士事也善以道為理國之事者尚德故云不武

䟽主事也武威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義曰有道之君其理國也先以道化之次以德教之復以文撫之示以淳和兼以仁

育和故不尚於威武也所謂以武為備蓋

備豫不虞非專用之事故曰不武言不用

武也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善戰者不怒

注事不得已必須應敵以慈為善故不憑

怒

䟽

䟽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

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

善戰不怒

義曰哲后臨人固無兵革設有戈甲必不

得已而用之所以高智善謀有征無戰苟

在勝敵非樂殺人或以悲哀泣之喪禮處

之宜憑怒而求殺獲也

善勝敵者不爭

注師克在和則善勝全勝之善故不交

爭

䟽善勝在夫以慈不爭由爭尚德若用力

爭勝非善勝也今柔遠能通蓋暢慈和不

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義曰既不廣求殺獲又不憑怒陵人服之

以慈柔之以德或射戟以和其敵或倒戈

自攻其徒或解圍於岑肅之間或悛逆於

干羽之際斯謂善勝矣

善用人者為之下

注悅以使人人盡其力必先下之是謂善

善

用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義曰握髮禮賢賢必致用吮癰撫士必相驅既感眾心必能盡力善用之道其在

茲予以貴下賤者易屯卦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此謂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盤桓也利建侯者息亂以靜守

靜以俟安民在正弘正在謙民思其主之時初處其首而又下之陽貴而陰賤以貴

下賤宜得其人此喻人君以謙為本以下為基而得民心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

者常謙而為下如是者物竭其能人盡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義曰禮而下士士得竭其能悅以使人人得宜其力不憑怒以傷物不矜武以伐功

以慈為先以謙為本不力爭求勝不專已侮人以此用材人效其命以守以戰則固而且勝理身理國則壽而求幸所向無前是不爭之德也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已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用

之力也

義曰聖人所教理國修身柔進則德彰謙和則人服使人則人盡其力弘化則化洽

無疆故曰用人之力也悅以使民者兌卦辭曰兌悅也順乎天而應乎人悅以使

人忘其勞悅以犯難人忘其死此歎美悅之所致亦申明應人之德也先以悅撫民

然後使之從事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施悅於人所致如此豈非悅義及人能使人勸勉矣是則怒而戰者危事也武為已

任者凶德也爭而勝者強梁也虐以使人者召禍也於身於國何所利哉

是謂配天古之極

注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

義曰惟后配天代天理物必資睿德以致人和且三寶以慈倫為先四善以謙讓為

要不伐功於武勇自叶止戈不求勝於戰爭果能合道然繼以為客退尺之義是懼

輕敵懼殃兵刃將交則哀者獲勝矣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疏前章明善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則戰則勝亡者實初一句標宗以故問故六句示行以辨明後四句中或用兵知意者必勝○義曰致理之君必應為本執謙守已以禮下人三寶四

華之功戒之至矣謙王為客之義四亦害焉既謙進而不能在勇退而為可無據無執何禍何憂所寶克全用

家為勝斯言顯矣而執知執行之者善者則者為貴此蓋通前後章之旨也

用兵有言

注老君傷時王幾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也

疏老君疾時輕敵致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也

義曰大道以好生惡殺代人以樂戰傷民為君則貪利土疆塵兵絕域為臣則圖德功賞轉戰窮荒膏血原血塗草莽老君憫其赤子念彼無辜演法垂文以陳至戒是知兵者非威德之器戰者是凶危之機好生之君不得已而方用用而不戒斯暴也哉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戒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義曰夫安居之世先動者為主後應者為客陳兵於野先動者為客後應者為主斯用兵主客之定分也兵法言之反有先後然客主之道勝負之宜決於善謀不尚武力若殺人而取勝輕敵而立功禍福不預萌存亡安可保故曰將者人之司命也生

死猶轉機得失如反掌可不慎乎老君戒今守柔使之端敵不敢先唱以始禍固在應敵而不爭苟在受人豈欲求勝以慈以讓庶必保全者體此而用之必天救而慈衛矣

不敢進寸而退尺

注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客無營為則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於寸而退於尺也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多愈得謙讓本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退尺

義曰夫以道為國不恃軍功用德牧人寧勞武力且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驅彼蒸人執持凶器深入敵境自招危亡豈為理國之務也且貪進必樂殺樂殺則殘人勇退必懷慈懷慈則體道能體道而退尺者可謂萬勝萬全矣

是謂行無行

注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也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

義曰應敵出師蓋不得已豈果敢於行師乎以慈守眾以德撫人既不銳於爭鋒復無心於克敵自然德勝也靈寶經云守道之士以戒檢心彼來加我志在不報此其謂歟

攘無臂

注攘臂所以表怒今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

疏注云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義曰夫士之怒也裂眦銜銜奮衣攘臂將銳於爭戰矣道之為理惡殺尚慈既已不爭固當無敵設有應敵不得已而出師非務力爭故若不攘臂矣

仍無敵

注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
疏仍謂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是若無敵可引故曰仍無敵也
義曰既無仍引非在戰事有敵不爭固若無敵矣

執無兵

注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與無兵同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

兵者將欲殺敵以慈為主自戢于戈則雖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義曰法道為君不務兵戰既非獲已應敵帥師兵克在和師出以律無拓土開邊之志無爭鋒歛怨之心行若無行敵若無敵

攘若無臂執若無兵推此四無叶夫三寶則射輒夾脰之矢烏號繫弱之弓魚腸昆吾之刀太阿巨闕之劍兵鈞楚牙蜀弩孟勞豈假執持無所用矣五兵者戈矛戈戟戟千言有五等也周禮廬人為廬器凡祕過

三其身不能用也秘柄也戈秘長六尺六寸是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言一丈二尺也矛常有四尺更矛三尋更長也長二丈四尺平野之兵欲長山林之兵欲短執欲其銳被欲其堅矛戈戟為鈞兵欲無捍刺

兵欲無撓戈是為擊兵欲上下強弱均用之欲其疾速也兵有鼓角金革牙旗斧鉞甲冑旌節旗旗旒旒弓弩弧矢各有制度其大約分為五等三制九章之法短兵有力劒匕首之異皆所以禦敵制勝也既以

○慈制敵以德行師雖執其兵執而不用故若無兵也說文曰拱手執斤曰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注為禍之大莫大輕侮敵人輕侮敵人則殆喪吾以慈之寶矣

○疏義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敵好事文爭如此則近喪失吾以慈之寶矣且夫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難散代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義曰用兵之道敵國在前先代其謀次料其敵勇怯既等眾寡復均然猶得天之時假地之利揣理之曲直因人之協和或高壘深溝挫孔明之銳氣焚舟示死雲泰繆之前羞須長星而告終封骸尸而歸國若不然者則五千深入永悲於鴈塞龍堆百萬橫行竟怯於風驚鶴唳晉山草木盡變人形昆陽羣象寧為我用則謙慈之寶於茲喪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注抗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也

○疏抗舉也夫兩國抗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義曰夫雖戎狄侵邊豺狼害國奸凶肆孽妖逆亂常推轂命師鑿門投律與民除害不得已而征之猶慮強抗則乖仁故哀慈則合道合道者必勝乖仁者必亡此天理之常然詎可誣而敵也以慈之感無或忽

諸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行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疏前章明用經教此章明悟理之教示其易知易明之旨成其
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御說不曉宗初
之由微歎聖之懷五以易動行之上
士爾○我曰既明行意者勝敵者
亡此言易知易行而達者不知不曉
以其不知於至道不能深了於戒言
善彼者家而拘辱是知我者少也
懷玉非常使之可識大道易知也而
人不知者信為愚矣不知而強知者
次而明之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注老君云吾所說言解理故易知簡事故易行

疏老君言我所言者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為故易行也

義曰吾者老君也明此二經老君言教三寶四善儉讓謙慈皆實易知易行可以理身理國以無為為本以清靜為基清靜無為事簡理暢知之甚易行之豈難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注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約故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歎衆生不能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義曰代人惑於圖功輕敵不能儉讓謙慈既莫知之豈能行也且夫五千垂教雖深契重玄而導世引凡且事唯簡要無為則易悟無事則易行而奔無為無事之門趨

執教滯言之路以斯致惑故莫能知勉語君宗早期了悟此老君所以戒勸也

言有宗事有君

注言者在理得理而言忘故言以無言為宗事者在功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事為

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知易行耶

義曰言無言有宗則易知也於事無事有君則易行也滯言執教則不知其宗有守迷事則不知其君在乎捨執奔迷漸悟於道爾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注夫唯代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我無言無事之教也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迷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惟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義曰無言爲了言之宗歸於至理無事爲達事之主辨彼無爲以世人不能知故難知不能行故難行爾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注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法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也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辨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

者則可尊貴矣

義曰知無言之宗固已少矣能體我無言爲法斯可貴焉然教本無言固言方能辨理教本無事固事方可探玄辯理則言自忘探玄則事自簡言忘事簡可與言道矣

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注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羶衣也玉者潔潤而可比德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以知愚之狀故云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義曰聖人之於道也隱顯同途出處同跡語默皆辨斯須不遺但代人不能窺聖人之間奧爾爾周萬行德冠九清御無爲之宗了無忘之旨外晦其用委跡和光內瑩其明鑒窮識遠故河上公注曰內雖昭昭外如愚頑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是披褐懷玉之旨也夫道至明矣而凡愚昧之又莊子曰無門無傍四達皇皇非明也哉

道心惟微何往不達而下士惑之披褐者

聖人混其外褐者賤衣與衆同也懷玉者聖人明其內也玉者石中之美有五德焉潤澤而溫人之方也體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

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攸絜之方

也玉比德者禮記玉藻篇云古之君子必佩玉焉右徵角聲中民與物也左宮羽聲

主君與事也趙以采菴門外之行也行以肆夏登堂之樂也周旋中規反行也折旋

中矩曲行也進則揖之謂小僂也退則揚之謂小仰也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

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不

使鳴也右設佩去之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君不敢使爲也齊則靖結佩屈之

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言王喪事也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比德於

玉焉喪與災者謂之故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使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玄組綬公使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玄組綬公使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玄組綬公使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玄組綬公使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玄組綬公使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瑞琇玉而緇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細綬謙不比德示不仕也環取其循而無窮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易知此章明心之知虛忘為上首標述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始歎聖人知是病故不強知此乃強知以知為病要忘知非道聖人能了此聖心復何病之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注了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強知是行之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有不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辨迷也義曰了知非知是謂真知而不知是以為上不和真知而強知之是以為病聖人

了知皆妄成彼修真於知忘知自息強知之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注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

疏衆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義曰知強知之病而能病之是以不病者無強知之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知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

義曰凡代之人識因緣劣未了知真之理乃執強知之非以此循環迷失正智聖智圓備不執強知之知又了真知之理能病

強知之病不惑強知之知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惑者說大道是有執有為是一人言道為無執無為是執無者則病於有執有者復病於無聖人知道非有非無兩無所執能病所執是以不病義亦然矣所以大辯若訥至知忘知顏子如愚孔光溫樹三緘戒慎其斯謂乎西昇經曰能知無知道之樞機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易知此章明心之知虛忘為上首標述悟有異執迷成病夫唯下始歎聖人知是病故不強知此乃強知以知為病要忘知非道聖人能了此聖心復何病之有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注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不畏拙於慎微則至大可畏也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為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義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人之立身以憂畏為本理國而有憂畏四時順焉六氣序焉神明交焉邦國泰焉其無憂畏者神明不交災害為生理身而憂畏官以之理家以之寧疾疢不作而志氣和平其無憂畏者反是則大威至其可逆也

無狹其所居

注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

○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義曰神者身之主心者靈之府嗜欲不入物我都忘是非不汨於智中則神栖於靈府也西昇經曰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此使人思謀絕慮少私寡欲又曰身者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主人安靜神則居之躁動神則去之以心能動靜變化故謂之神神能飛行并能移山此則神為靈妙之稱也神力之大不可思而議之

改修三奔行大洞則雲車龍駕出有入無飛昇三清嘯叱水火移山陷地何所不為若用之非道則敗國喪身淪滯六欲飄零苦趣往反生死善惡吉凶皆由於心矣故心為靈府也

無厭其所生

注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私寡欲使不勞倦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

○
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漬神管為滑性則精氣散越散越則生欲故勸云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義曰身之生也因道稟神而生其形夫神者陰陽之妙也形者陰之體也氣者陽之靈也人身既生假神以運因氣以屈伸神氣全則生神氣亡則死故形為神之宅神為形之主豈可厭而去之耶且所生我身大約有三一曰精二曰神三曰氣受生之始道付之以氣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精

三者相合而生其形人當受精養氣存神則能長生若一者散越則錯亂而成疾耗竭而致亡不愛此三者是散而弃之也氣散神往身其死矣得不戒而保之哉此三者能生其身故曰所生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注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也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

○
義曰貸假也資稟也垢惡也夫惟修道之人養神愛氣冥懷虛寂神則常存神不厭人人可長久除垢止念者西昇經云若將昇太微戒尹喜之詞也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吾道之要也惟精惟一者尚書大禹謨篇舜命禹踐位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惟精惟一可以允執厥中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

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材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義曰夫夫人不炫已能不彰已行故尚書曰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但內照舍光周鑒四海固無可畏之事矣理身及此則功名顯而道德充也

自愛不自貴

注自知其身防所畏之事自愛其身無朕神之咎

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貴其身以聚怨也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歇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爾

人從樂身則人叛也故去彼取此

注去彼見貴取此知愛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年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開教引凡寓言之爾

義曰自見者不明自貴者不長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故聖人去之而不取自知者明自愛者寧故曰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言聖人內愛其神外愛其民也高言者寄寓立言以教神俗言聖人非有去彼取此之行立理以勸人爾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六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疏前章明遠矣威此章明勇敢之為威殺身之咎初探敢與不取利害之殊次明天網之索或人勇敢後致天網之見報以壽考士之終○義曰前明去見貴之外行取如愛之內修此乃勸勇退以謹身或勇退以傷德用明利害遠復謹身或善勝善應之功弘不言不爭之旨示以天網憚之謹身然無以死懼之今畏司殺之咎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注敢謂果敢言人勇於果敢從事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者則可以理身矣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欲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也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義曰強梁者銳志而前自投禍患謙慎者奉身而退必保安真殺活二途昭然可驗

矣犯上作亂者論語學而篇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言強梁之人干犯已之上者而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義曰剛決於心俱謂之勇勇強梁而進則

害至勇謙柔而退則利來利來則生害至則死生死起乎心感利害歸乎人情若能勇退保身謙光約修道之要也雖妻情所起而吉凶利害不常故皆云或爾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注兩者敢與不敢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須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疏孰誰也故猶克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

能知其意故者乎

義曰天之道惡殺而好生惡惡而好善勇於進則有殃而必殺勇於退則有利而必生自然然而然豈知其故此戒人當勇於謙退以保其生也夫王赫斯怒以整其旅此文王之勇以安天下也逸書曰惟我在天下局敢有越厥志此武王之勇亦以安天下也匹夫勇敢傷於人而喪其身何足貴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注聖人猶難為勇敢之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義曰聖人不為勇敢之事此約聖人以戒

代人爾言聖人尚慮有害不為此勇敢強梁之事況於凡俗乎此愛人之心戒之至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注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天不

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勇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

義曰天道任於自然因無勝負四時代謝不令而行六氣推還不言而信物不違天則為善勝也惟善是與者此經第四十三章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天道平施者易謙卦云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也

不言而善應

注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也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感應故曰

不言而善應也

義曰天無言而四時行地無言而萬物生得時而與感物而應此自然之理也西昇經曰為善善氣至為惡惡氣至自然之勢影響不差也福善禍淫者尚書湯誥曰福

善禍謠言國之政教人之所修有善有惡
善者天福之惡者天禍之天降譴以告之
謫見以警之而不寤者禍乃及之此吉凶
所應人所召也
不召而自來

注天道不乃物使從已物不能違自來順
天爾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
使從已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
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義曰春秋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為
惡召禍為善致福理之常也今言天道不
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言萬物自順於天
也負陰抱陽者此經第五章之詞也
繹然而善謀

注天道玄遠繹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
之故云善謀也

義曰天道運四時垂曆象循環順氣以示
於人曆象不愆其常四時不爽其應寒暑
勝明罔有差忒此寬綏而善謀繹寬大也

緩也諱度也曆數也象法也變星辰差忒
也天以運度之數垂文之象顯示於人聖
人則天象而立教化故禮經序曰昔在唐
堯曆象日月敬授人時是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注天之網羅雖恢恢疎遠刑誥實善毫分
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
道網羅雖復寬大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
分毫也

義曰古人結繩為網為羅以捕飛走之物
網取其籠罩廣大之義也天道以吉凶之
應陰陽之數善惡之報以平籠萬物物在
其中無所逃隱為善善報之為福惡報之
故謂之天網天道無傷於物是故網羅籠
罩掩覆於物中此約體為喻爾夫天以氣

稟之於物物則受氣於天生形於地是則
天地為萬物之本物之善惡生死皆受命
於天天無網羅機械以制於物但使收廣
遠無不包容飛行動植風雲氣象陰陽寒

暑晝夜生死皆在包羅之內無所逃失故
若網之所籠爾其氣之所應時之所推曆
數昭然不差毫末毫者毛之細者也分者
數之微者也天網所羅微細無隱矣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為自成殺身之誓此章明有為則輕
死必犯司殺之誅首五句陳戒用刑
法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以懲罰
惡以刑猶寒暑以無私譬陰陽之必
應此天之道也人君無為御極民知
自勵於方有道修身天賜無疆之壽
各失其分必事大年在乎更慎於心
戒懼於禍不謂陷身刑求於察獄不
之殃於國則寬宥用刑求於察獄不
施代殺之法必無傷乎之非不行代
斬之權必無傷和之怨然後去手餘
有為之事備不身勇退之規以
繼前後章之大旨攝於人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注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為常曾無畏
若人君當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
誅殺恐懼之乎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
死地積習為常曾無畏若人君當以清靜
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而恐
懼之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義曰人君雖懸象順天垂法御極在於開物成務用道教人若民侮法亂常冒刑于禁自投于網不慎其身亦當悟之以革慮洗心捨惡從善使其懷省計以自新不當遽用五刑不開三面此恐失於慈恕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者得執而殺之孰敢

注若使代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情縱欲常畏於死而有獨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云。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而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者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義曰既以慈恕教人知人教謹身畏法潔行修生盡祛欲情俱畏於死而或獨有肆懷從欲干法犯刑人君亦當戒以自新使之悔過而開道之若之若迷而不返者亦不遽執而殺之以俟天之司殺此所以

示其善誘也
常有司殺者殺

注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天之司殺者殺之

疏司主也天鑒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義曰天之養人也厚矣愛人也至矣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墨簿紀過而主死天地萬神司察善惡以懲以勸俾其革惡而遷善也故有功者延年有罪者奪算毫分無失如陽官之考校焉天有司命四司之星在虛危之間人星之側以司於人司命二星主人之功過年壽貴奪司律二星主人之祿秩衣食司危二星主人之禍佚不正司非二星主人之邪忒多私此四星者三元經所謂天之司殺也糾察罪福使世人知修善戒惡為人君以善教人勸懷慈恕其獨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之照鑒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疎而不漏達天反道何逃其辜孔甚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天斷

注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若勢得執殺而使殺之是代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義曰設有不善之人必俟天之所殺人君執而便殺是代天殺之權下矣哀矜上辜天理若拙夫代大匠斲木所失當如下文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注拙夫代斲豈但傷材亦自傷其手人君任刑代彼司殺豈唯殘害百姓抑亦自喪天和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約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其人而喪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義曰大匠之巧也運斤成風所斲無失拙夫代斲材手俱傷亦猶人君執得不善之

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義曰皇天育人生有定分降年有永有不求必在養之得所任以自然但虛心則道臻室欲則心守泰定然後發乎天光則不求其永自延永矣若厚於奉養力以求生或餌金石以毒其中或因鼓怒而傷其氣但營難得之貨或求過分之能本欲希生反之於死是生生之厚也所以栖鳥於火林之上未念其寒養魚於沸鼎之中本哀其冷養之失理及以傷生世愚之情斯可哀矣聖人欲去其厚而適其分則道可得矣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注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過養其分過則生亡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為者是賢於矜貴其生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富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其生而生喪故知夫無

以生為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義曰稟生有分賦命有常守其分則可以永全矣其常必之死地是以聖人垂戒不欲厚以求生賢士知微自可任於天授此所以成人君違分則國傷人弊守文則物泰時順道循常斯為當矣可謂賢於貴生明於用道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疏前章明厚歛為之弊此章明有為則心歛故生有氣之柔初標生死之二後決榮枯和柔之兩喻結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義曰前以賢於貴生不為過分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百骸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流散四支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義曰人稟冲氣百骸以之和柔百神衛於百關六氣行於六府所貴者存神養氣體道懷柔者生品於南宮削死名於北府延

生人視其在茲乎如其神魄潛飛冲和稍散遽同草木委化泥沙矣彼至柔斯為痛矣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幹變表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義曰萬物與人同資於道道以運氣氣以致和雖有識無情肖形各異生之與死稟

受不殊而道在則能生道去則為死故經冬之草覆之可以延期大脆之年修之何妨降永所要服動於鍊餌豈宜甘委於幽泉遠道強梁可為之戒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注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知人為堅強之行者是入死之徒為柔

弱之行者是出生之類

義曰聖人念彼強梁重為戒訓舉草木生死之喻為人倫強弱之規強梁為入死之階所宜投革柔弱為出生之要必務堅持無曠精修自投死地

是以兵強則不勝

注見衰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為主故云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矣

義曰夫與師問罪薄伐禦戎先之以三令

五申教之以六發金版既定前偏後伍仍資地利人和蓋不獲已而行豈欲矜於勦戮符堅百萬秦繆二喙走馬不迴隻輪莫返此兵強侮敵敗也宜乎

木強則共

注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也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強梁者在下也

義曰木以本大居下固其宜然末大於本

固非其稱諺曰尾大不掉國之所戒趙氏

以之傾晉田氏以之易齊子之致疑於燕太叔見敗於鄭豈非末大於本臣強於君守理非順也合手曰拱昔秦殺生於殷朝七日大拱秦伯怒於蹇叔墓木拱矣皆木

大合拱之謂也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矣

義曰人以謙讓能制狂毅之夫枝惟纖柔遂居大本之上所宜克崇謙靜深戒剛強吞七國之贏秦竟亡七世統千夫之盜跖終喪形軀然後止水瑩心清恬養性處不爭之地居自得之鄉者景乘風斯可得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舉天

注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彰其用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其如下文義曰失蒼是在上廣覆

虛無之氣指喻斯見可明高下之規蓋以

人道乖真誠不足而為事天道惟正損有餘而表均所以舉下抑高類彼邊強撫弱不居不恃晦智韜賢法喻雙標此其旨矣

天道遠人道邇者子產語標靈欲懷火之詞也且天道雖遠而層象可觀將戒於人舉天道以為喻蓋欲世人遵仰上玄稽考天意稟而為戒理在必行爾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注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盈益

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舉下抑高之道

疏夫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者為架箭之時準的也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者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義曰天道玄微也而陰陽自運清濁分寒暑晦明靡差於晷度緯候躔次無爽於洪纖大則橐籥萬殊牢籠海嶽細則推遷泰累通貫毫釐誠哉信哉不素不惑其比喻也以天道惡盈滿張弓之抑高人道好謙和若張弓之舉下欲使人挫減高亢執守謙卑爾夫為弓者必品乎木性審以驛文合輕重之宜無偏邪之失然後貞金鏤矢神膠拂弦中則主皮射無虛發所謂舉下抑高為準也天道君德上下相應故當法天之用如弓之法焉人君所以振滯燭幽興滅繼絕者舉下也曷強禁暴挫銳摧兇者抑高也如此則賞刑允當名器不愆下無偏黨之非上叶太平之化矣周禮弓

人為弓聚幹角筋膠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彌而磻三色既具戴者為良則可以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

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均三謂之九和上制六尺六寸中制六尺三寸下制六尺於是控引有往來之體遲速有安危之名故有危弓安矢安弓危矢焉荆幹燕角材之美也和弓垂矢古之寶也矢之法凡矢人為矢矢田矢二箭三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水之以辨陰陽夾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刀夾而搖之視其豐殺之節撓之視其隅殺之稱第矢三分一前二後殺矢七分三四後前弱則勉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趨寄欲生而搏材美工巧雖疾風亦不之憚矣弓矢之

製選材俟時因工施巧乃能命中況於人乎虧盈益謙者易謙卦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謂減損盈滿增益謙退亦如日月虧是抑高舉下之義也又稱物平施亦謙卦之詞言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物之先者亦得其施多之與少皆得其益亦云多者用謙以衰之少者因謙以益之謙之施與皆不失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注天道平施衰多益寡人則違天翻損不足也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衰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詞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

反此誠不足而奉有餘所以富室厭其珍鮮貧者歎其藜藿則違於道矣衰多益寡者易謙卦之象地中有山謙君子裒多益寡衰聚也寡少也益與也多者得謙物更裒聚彌益其多寡者用謙物更進益是謂

均平之道亦云哀取也減取多者益於寡者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注誰能以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者

乎獨有道者能也

孰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

卹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

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調奉不足者乎惟

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義曰卹服救也損抑減也調贍也天道下

濟者易謙卦彖詞也世人所行反於天道

減其不足奉彼有餘豈獨害己既乃違道

誅歟無已凍餒莫哀老君深發聖言愍其

無告曰孰能減已有餘卹人不足順天育

物者惟有道之君乎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注聖人法天稱物均施施平於物而不恃

其功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

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義曰聖人圓通智慧因物爲心猶天地之

發生不言其德類陽和之煦嫗不恃其恩

雖不恃不處而其道愈廣矣稱物平施已

見上解也

功成不處

注推功於物不恃其成者賢能也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洽

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

功勛爾

義曰舉聖人之德況有道之君皆以法道

爲順天平施澤及物而不恃功配天而不

居道德巍巍與天並矣

其不欲見賢

注聖人所以推功不處者不欲令物見其

賢能也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

者聖人雖盛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

恃爲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

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義曰大聖之德實合玄功而內照應微外

混於物益恐德彰則慈愛立慈者則功用

存將欲隱功行於已成潛德化於不宰符

舉下抑高之旨契正言若反之文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八

仁是謂天下王矣

義曰惟水之德上配於道次配於王道以化育無私王以君臨有德夫有德之主用道居尊罪已撫譴責躬引咎罪己即是受國之垢也受國不祥也四方向化六合宅

心可以常奉社稷而為王矣社稷者帝王立國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者尊祖配天之位也社稷者尊稼穡備饗盛為生民粒食之本也言人以食為天故有國必先社

稷故王者社稷主也引萬方之罪者尚書湯誥云萬方有罪在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以汝萬方是也孤寡不報已具此經第三十九章解矣

正言若反注愛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

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反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却為社

稷主受國不祥却為天下王其言華背不同於俗故老君詳質云是必真正之言行

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義曰聞之若反於俗行之則合於道故俗耳所聞是正言若反也靈寶經云修道之士捨富樂棄榮華栖遁山林備受勞頓及其功成證道羽駕雲車享年長久自苦而得其樂也帝王孤寡不報已為其名引罪責躬以化於俗此受其不祥凶惡之事而人樂推故能長主社稷此正言若反斯之謂乎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疏前章明柔弱德之能此章明法今即生弊必為害是以下明有德無德其怨不生後天

道下明人道無德其怨不生後天

前以聖人體道無德其怨不生後天

社稷雖御天此則教養上善以舉

為美乃明惟善是與以表天道無怨

至於舟車與而不乘除甲兵而不周

此其言子和大怨必有餘怨注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無情欲故云和大怨疏厥初生人身心清淨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

之大者其惟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已困於情欲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為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云必有餘怨

義曰語之於身則情欲為怨禮記樂記篇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物

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智誘於外不能反窮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

故不可節矣且夫受生之始情欲已興積習既深難於除絕若凝玄守素尚虞試難

之侵或混世隨流未達恬愉之趣未能盡遣是有餘怨也語之於國則興滅繼絕是

曰至公推亡固存亦為巨惠而武庚起禍幾覆周宗是有餘怨也

安可以為善注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為善疏設教立法其迹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

以為善是知善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

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爲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爲善矣

義曰立教繩人欲除積習之弊胡可得哉惟陶以無爲率以虛寂飲以淳和之氣混其沖漠之心與道相冥反覆爲一者可無餘怨之弊洞合重玄之趣爾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莊子繕性篇云俗學是仁義之門初者是不生之本今人既學仁義已亂其心而求不生其欲將復內明之照不可得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

注左契者心也心爲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立教則必有迹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爲也

義曰聖人以立教誘人未能澄其情欲執心虛室可以契彼清玄心契則無爲無爲則人化不煩設法混合同真修固無餘怨之迹矣修心之法執之則滯著忘之則失歸宗在於不執不忘惟精惟一爾心法之中

唯定觀經得其旨矣經曰夫欲修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起於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心起即須除滅隨動隨滅務令安靜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於此修之務其長久久而習者則心有五時身有七

候心五時者第一時心動多靜少第二時心動靜相半第三時心靜多動少第四時心無事時靜事觸還動第五時心與道冥觸亦不動心至於此始得安樂垢滅盡無復煩惱此五者於所修之中即爲行相其七候者即爲修行所得之果身七候者心得定已覺無諸塵漏舉動順時容色和悅一也宿病普消身心輕爽二也填補天損迴年復命三也延數千歲名曰仙人四也鍊形爲氣名曰真人五也鍊氣成神名曰神人六也鍊神合道名曰聖人七也聖人設教本爲衆生爲其生死輪迴展轉繫縛流浪惡趣未失真常故出我心以滅他心上士若能法聖人之心去住任運不貪物色不著有無能滅動心了契於道既契

道已復忘照心動照俱忘然可謂長生久視昇玄之道爾夫仙果雖證而有氣象所拘年運所主自初天證位壽九百萬歲每進一天即壽加一倍凡二十七倍至無色界極上秀樂天合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

七百七十五萬五千二百萬歲此其所以有年歲之數者在陰陽二氣之內三界遷變之中其人有形有氣有神三者周備雖變化不測坐在立亡隱顯自由神通無礙須待鍊形爲氣方出三界之外然無年壽之數爾其鍊神成氣已爲真人鍊氣成神即爲聖人其真人聖人永超數運無復變遷以億劫爲斯須以萬天爲指掌道果所極皆起於鍊心故西昇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以其心有人我故形有生我無心者可階道矣靈寶經云道爲無心宗是也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微

注司主也微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將立法以通於人爲法之弊故未爲善也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已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爾義曰執心契則易化立法教則難通執契為有德之君可至於道立法乃無德之主行十二未始通玄矣此聖主所解也今竊謂有德者下古之君也無德者古之君也有德之君德既有名以心契理物物雖化善不能得道玄古之君德大無名化民於道朝徹而後能見獨無思無為玄契大道故能臻於定觀忘心之要證超真入聖之階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注司契則清淨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淳化放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

疏雖天道平施與善不欺司契清靜著天福其善則吉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逃豈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者乎

義曰司契之道由中以明故清靜而易化

立法之本自外而制故凋弊而難通立法方為弊源去善彌遠司契潛諧道要乃善之宗降禍降殃可以明矣降殃者尚書伊訓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行十二尚書蔡仲篇云天之於民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所謂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是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九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行三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疏前章明法今

怨之跡此章明淳樸則至理自無從名化則理復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義曰前以司契立法法勝負有殊此乃重死化醇積素為本特復結繩之理自無矣樂之興甘食美衣各全其分安居樂俗無喪其和雖云難久相聞宜尚往來為懷美信雙達如博亦忘無事無勞洞達聖人之道爾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注什伍也伯長也此明君舍淳和什伍伯

長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伍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

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

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

則事必易簡易簡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

適使有出人材器堪為什伍之伯長以統

於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義曰國小則易理民寡則易寧雖設官司

亦無宰執君臣循分外無貪益之求人庶

懷淳俱臻易簡之道若大國能徇斯法自然天下無爲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注少私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

䟽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義曰易理之境易寧之民懷淳素之風各全其性命無貪求之志肯慕於播遷乎所謂安其居樂其俗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斯大道云至矣

雖有舟與無所乘之

䟽舟與之設本以水通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與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

之代山無蹊行十三隧澤無舟梁

義曰剡木爲舟以濟於水斷輪爲輿以通於陸蓋通達之所用也國小地狹既無乘泛之勞遂性端居宜有盤遊之事固無所乘之矣山無蹊隧者蹊徑也隧穴道也莊

子馬蹄篇曰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而窺焉乎知君子小人哉是謂素樸之代矣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䟽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禦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却攻戰之事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義曰君既無爲臣惟樸素內無離叛外絕

冠雖雖有甲兵復何陳用行人心通玄默道合正真嗜好不惑於心繁華不亂於目雖有科戒詎假研尋斯固洞達生知不在修而後得亦猶民化淳和無煩武備爾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行十三

注舟與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所陳及樸還淳歸復三皇結繩之用矣

䟽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

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僞今將使民忘情去欲歸於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義曰以道德之主牧淳素之人無水陸遷徙之勞無甲兵攻取之事則結繩之理猶

謂其煩繫離之文具如䟽解夫上古未有書契先於結繩書契既興結繩遂息今使有爲之代多事之民懷道食和却歸淳素故云復結繩爾

甘其食

注不貪滋味故所食膏甘

美其服

注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

䟽食之甘者在於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於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玉食錦衣不足稱甘美也

義曰充身適口不尚珍華也尚書天子王

公皆有玉食夫錦者五彩相鮮女工精巧服之則過當製之則勞人況衣在蔽形所以禦寒燠也食則充口所以濟飢乏也溫

飽既適凍餒不侵足以安其身而樂其性
何在綺麗珍羞乎

安其居

注不餘棟宇故所居則安

樂其俗

注不澆淳樸故其俗可樂

踈無欲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君遠

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苛政且煩焉得復

樂其俗爾

義曰晉治淳和故安其居而樂其俗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注言其近也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注無求之至也

踈列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也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

爾

義曰君無境上之會民無身外之求雖接

風煙何煩來往在身則各安其分外絕貪

求於國則各暢其生民無勞役樂道順性

道之至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者以開來妙之門無絲毫偽飾
通得真意之跡故寄信美以彰言教
不積以教忘遺而有多以信示遠
不事以明聖人將今學者達信於
言象之中道答歸於性命之外信
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耶耶因言
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杜口下爾○義曰
可此章首目結二經之終始也自可
可名之始地其此篇美信辯善之理
幸配天法地其此篇美信辯善之理
然華實之可忘知傳有美信辯善之
榮忘之可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門者上經第一章之詞也言象者易
繫云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也
得者易繫云得象而忘言得象而忘
忘也蓋具理中已辭若彼得象而忘
自昧於真宗靈山神席竟迷於正見
豈若虛文演體用要明諸之弊身
幸主靜而九有清弄代宗師百王規
乘若美柱下者若若當周武王之時
居於岐佐武王為柱下史即今之
也

信言不美

注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

不美也

踈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老君欲以自

明所演言教化導眾生實為精信故與俗

相違代人以為不美

義曰大聖垂訓以暢道為先無華詞可悅
於人無曲說可誣於眾真理直致質而不
文故代俗所窺以為不美然而循理屬念
依經宅心不唯霸國和民抑乃長生輕舉
可謂精信矣

可謂精信矣

美言不信

注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俗故

不信也

踈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

合於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所以不美正

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義曰代間教旨以華藻為先無至理可依

無玄譚可採但以綺美為富瞻煩博為奇

能俗耳所樂聞常情所甘愛不可行化於

世但可娛適於情故美而不信也

善者不辯

注善者在行無辯說也

踈悟教之善在於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

滯故不辯說也

義曰知道能行不勞言辯故經曰知者不言是也夫辯者理闕而詞煩虛多而實寡但可誇誕於俗不能徑了於玄故善言於道者臻乎無言非假辯說西昇經曰道在勤行不在能言是也

辯者不善

注空辯說故不善也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為不善

○義曰夫懸河縱辯矣輒與詞其於言也亦以富矣但夫滯言則迷於了悟執理則貴

於真修詞多惑人故非善矣經曰言者不知是也能辯而不能行者西昇經云言出飛龍前行在跋緊後是也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者義曰道在乎知不在乎博知而行之者至道不煩一言了悟悟而勤久久而彌堅則得道矣知而求博博而不修言之於前行

之不逮則失道矣博溺心者莊子繕性篇云古者淳樸既散德又下衰唐虞之世智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能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此疾其捨無為猶有作也所以鍾鼓作荒淫之具玉帛為傾奪之資亂生於此矣人君理國若能去瑣瑣息奢淫削繁文薄禮樂化以真素無事無為豈患其溺心之博也

博者不知

注知了悟也博多聞也

疏夫多聞則滯於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盡物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義曰道之要者在乎得言而忘言知道而行道行之既得教亦俱忘守一則不煩無為則不亂故博於言教者去道遠矣豈能得玄妙之道哉

聖人不積

注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達妙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遺則於彼言教一無積滯故云聖人不積爾

義曰聖人無為無為之為亦遺聖人忘教滯言之教俱忘了達希微宗尚虛漠故不積滯於俗教矣修真之士亦當悟此忘言了茲妙道也

○既已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注此明法性無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淨法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眾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淨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減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

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教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義曰聖人清靜理性光明慧心外無所因內無所滯和之愈響如鍾在懸矣夫天地

行十二

之生化不窮而天地之用未嘗倦矣日月之照灼而不息而日月之明未嘗竭矣江海之注不絕而江海之流未嘗耗矣薪火之傳不絕而薪火之力未嘗盡矣亦猶聖人之慧解浩蕩而無涯隨悟立言隨方設

教因機誘導稱彼物情高下俱得法味而言教塞於天下而理性慧解愈有愈多矣惟教學半者尚書說命下篇云敷教也教然後知所因是學之半也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其惟學乎

天之道利而不害

䷗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牽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也義曰舉天道以喻聖人之道利於萬物物遂其生而無所害也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注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為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

䷗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義曰天授聖人之道以利於萬物聖人體道應天以濟於群生澤愈廣而志愈謙化愈彰而功愈晦故利物而不害應物而不爭且夫上下二經論道叙德首明可道常道為設教之宗源次標有德無德述因時

之澆樸此陳愈多愈有表聖澤之無窮信可以垂表萬天程式千古革瀦敗而復樸勝邪弊而歸真貫天地而燭幽明斯二經之大旨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五十

西昇經集註序

維一

夫世道交喪慰愍沉純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周之秉也老氏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已而厭世去官將反以无迹且天地閉賢人隱其來久矣當是時也關尹望氣知有博大真人西遊乃齊莊遮道邀迎至舍請問乙密於是復為著言若干其微言奧旨出入五千文之間紀而成書名曰西昇記云道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得者庸能曉焉能言者庸詎知焉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至若虛无恍惚是有物之根萬物共本是有物之元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唯得之者在已不忘故藏其狂言而默然故今之傳者非已陳之芻狗乎今之味者非古之糟粕乎然則為道日損非忘行乎為學日益非貴言乎故有得一萬事畢无心留德而鬼神服者是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密

行至言曼衍而无窮極也是故莊子多稱其言有在於是者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者凡五家先校取經之是者後實去注經之非者集成二篇今作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將示同學使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非徒因是因非蔽精神於寒淺而忘太清寥廓者也

西昇經集註卷之一

華陽真處玄 句曲徐道逸 冲玄子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集

西昇章第一

老子西昇

冲曰首標尹公記事之由用明老君行化之意也

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无爲

李曰西昇者自東祖而也開道者老君迹

處東周道行西極將開道彼土故云開導

竺乾者西極之國名也號古先生者謂元

上大道先天而生故曰古先生即老君之

別號也夫聖德廣被无所不適知能照境

雖明常昧體能起用雖動而常靜故妙契

於名理善入於獨立凝湛於无爲所謂道

常无爲而无不爲有物皆在在物皆无也

不終不始永存無餘

李曰有生故有始有死故有終道既无死

无生故云不終不始也真常不動自古固

存也

是以升就道經歷開關令尹喜見炁

李曰自茲春境適彼秋方演暢古先生之

道成就長存之德經途所履由函谷關冲

曰關即古桃林也關令尹喜見炁者蓋尹

喜著此經之首述相遇之由是時尹公於

終南山下結草爲樓瞻星望炁見天理東

行紫雲西邁浮關之炁狀若龍蛇之形西

庀天漢一月之內融風三至知有聖人度

關之象求出爲關令以伺之故云見炁

○ 齋待遇賓

徐曰積感玄應紫炁先浮清齋候待果遇

聖賓

爲說道德列以二篇

李曰知機請長存之秘寶虛應疏靈妙之

玄宗欲使理物歸真人皆得道列分也篇

編也謂簡編寫之分爲兩卷

告子道要

冲曰告者老君發言之初子者謂尹公也

將告至道修真之要用明登真度世之因

要者至妙之總言也
云道自然

李曰自然者內无自性外絕因待清虛玄寂莫測所由名曰自然不可以自他分其內外不可以有无定其形質不可以陰陽定其氣象不可以因緣究其根業所謂虛无自然之大道也

行者能得聞者能言

李曰代有封執曲士滯俗常流聞云道自然謂无修學致令行者入道无由故以此言勸令遵奉若能順理而習依教而行可以成真故云能得令聞道而行行皆得法以道而言言皆合理始曰能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冲曰既知妙道非形聲法不可以言理名之以形聲言道去道遠矣李曰理本无言借言詮理理既玄悟自合忘言故曰知者不言滯教生迷執言爲是既不達理故云言者不知

所以言者以音相聞

李曰相聞是通達也既其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云何聖人而作玄言本欲借言以通達於理而道本无言也

是以故談以言相然

劉曰啓悟未聞故須言告此言彼解是曰相然也

不知道者以言相煩

劉曰不會玄宗徒爭名理

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

冲曰了達之人无言无說自契真常世俗之徒无說无聞不能悟道故不知大道修習之因由也李曰所由然者本迹理教真偽善惡也若也聖人不言凡人不聞豈知善惡之罪福真偽之邪正教化開不言之機緣始知未聞之至理方可達其所以知其所由言之所說利在於此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

李曰音非虛發必自絃來理不獨明終因

言顯

心知其言口不能傳

冲曰知音之者因絃以辨其音商習道之人因言以辯其旨趣二者无形无色微妙玄深心則了之口不能述李曰心知音如利口不足以宣傳智體理微高辯焉能以窮究也

道深微妙知者不言

劉曰絲竹有聲音解者尚不能說况道无形相知者豈復能言也徐曰微妙之道肥于言說故知者不言也

識音聲悲抑音內惟

劉曰失親得親猶懷喜躍迷道悟道得不得聲悲抑音內惟者棄言思理也

心今口言言者不知

徐曰心能明道欲令口言言則成妄故曰不知也冲曰喻道難狀如彼樂音唯心了知非口能述述而言之已乖道矣劉曰言猶心發也口不知心固忘言以求意也

道深章第二

老子曰道深甚奧虛无之淵

韋曰奧者藏也深者極也夫道體虛无而

包含萬象故復謂之淵奧也徐曰其深也居宇宙之中其奧也為萬物府藏其虛也能包容天地其无也為大有生无矣

子雖聞說心不微丹

冲曰恐尹公雖有問道之心而无精修之

實欲為顯述故復戒之李曰此戒勸也微

細也丹赤也言深奧之道虛无之理赤心微細猶尚難知浮意羸情如何可了必須行之以深信之以篤可以證也

所以然者何書不盡言

徐曰所以不能窮微盡妙如此者何邪由

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也劉曰言以立理書以寫言理既无窮書何盡也

著經處文學以相然

徐曰著經處文書其旨略而不具曲細是

故不易明究欲令學者研精耽味原始要終觀縷微妙以相解悟如此也劉曰著經

以宣理得理故相然

子當實之內念思惟

劉曰保其教也思其理也

自然之道不與子期

劉曰道无今古勤修者得得者暗會不可

預期

喜則稽首再拜敢問學之奈何

冲曰老君戒勸慙勤方將開演喜則恭敬

拜受永冀宗修敢問為學之方何門契道

善為章第三

老子曰善為書術者必綴其文

徐曰為猶修也綏安也學人若欲修靈書

仙術存其觀妙為於无為者必須安心定

志求其文意意得而後善修善修而後業

成也冲曰夫文優則事順事順則理博文

簡則事當事當則理精既博而精可謂善其文矣

善論達其事者必通其言

冲曰文既精博言又該通著經之義於斯

備矣

勉而勤之得道矣

冲曰文精言通勉勵勤學得道之階也劉

曰學文者善書通言者能論勉勤者得道

以此而言故知道可學矣

為正無處正自居之

李曰夫修正道學无所學為无所為尚无

正可正有何處可處故言為正无處雖无

心欲處於正而正自然歸之

不受於邪邪烝自去

李曰邪者有為之外事不作非道之事不

作非為之累故云邪烝自去

所謂无為道自然助

冲曰舉念皆正孰敢為邪正存邪亡真道

為助可謂為无為矣李曰无處於正正自

臻之不受於邪邪自去之此是自然之道

而為福助

不善於祠鬼神避之

劉曰邪者求福淫祀鬼神惡奸嫉之

梗甚正者无求敬而遠之謙虛以居而鬼

神避之

不勞於神受命无期

李曰養生者其身清修心者其神靜靜則

不勞清則无染不勞不染與道同身身與

道同命无期蓋劉曰勞神養形出生入死
不勞不養壽命自長

無進無退誰與爲謀

徐曰建德若偷進无進也進道若退退无
退也和光不耀同塵无染與物同波人莫
知識故邪魔不能干試利欲不能傾動虛
空无心誰能爲謀害哉劉曰利害不懷何
進何退推理任運何所慮謀

爲是致是非自然哉

徐曰是此也爲此无爲事此无事致此正
道豈非自然哉李曰此結正也爲正正歸
遠邪邪去此爲是致是也非自然哉者言
是自然也劉曰金玉之質非有時而美至
人之是非有時而爲

喜則稽首今聞命矣

劉曰重道尊師致敬受誨

慎行章第四

老子曰慎而行之實而懷之
徐曰慎違科戒勸行梵行寶道貴德懷真
抱一也劉曰誠約使修行也

吾將遠逝不期自會

劉曰欲往生乾也同聲相應豈待期乎

尹喜受言誠深則於關稱疾棄位獨處空閑
之室

劉曰靜亂殊途事不兩濟非棄名利求道

良難

恬淡思道臻志守一

李曰清淨无欲恬淡也凝想存真思道也
情不流蕩故曰臻志心无分別故曰守一
劉曰全无爲也

極虛本无剖析乙密

李曰虛无者道體也言尹生思極虛无之
體窮本際之源也乙密者妙理也乙之言
一密乃語也妙理惟一道心惟微曉了分
判窮理盡性故云剖析乙密也

觀縷妙言内意不出

章曰雖觀縷妙言以應羣生而心中寂然
未始有言故曰内意不出也李曰妙言玄
教也觀者大無不包縷者細無不入研尋
大道窮究幽微暢此玄宗通斯無本唯法

是務无復外想故云内意不出也劉曰乙
密猶微密也探噴微言内以澄照不役神
思向外追求也

誦文萬過精誠思微

徐曰精妙之極也誠真之篇也微通也言

關尹誦經萬過極精妙之理篤實之誠
洞暢玄虛思通希微也按真誥太極真人
云讀道德五千文萬過則雲駕來迎以斯
而論豈唯經道遠妙亦由精誠思微故能
致雲車羽蓋也李曰積功於教玄悟於理
非由散漫必在精誠理教鑒无不通境智
照之皆洞故曰精誠思微
行真臻身能通其玄
徐曰修行真素歸身精耀留居故能通玄
達妙也

无極之源故能致神仙

冲曰此關尹自述老君傳道之後精誠修
道之因託疾退身素榮辭禄冥心虛室極
志歸真以恬淡爲道樞以虛无爲道室陰
修密鍊窮玄造微研誦二經精通萬偏遂

得通源達要長生神仙證文始先生之階
登无上真人之位也

道象章第五

老子曰道象无形端恍惚亡若存

章曰視之不見故无形尋之不得故无端
恍惚者變化无兆之謂也欲言其无萬象
以之而列欲言其有寂漠不可得而觀故
曰亡若存者也徐曰象法也似也道以精
神氣為體雖有法象似形而无形但有光
景然象端正題首是无狀之狀无物之象
恍惚而无惚元而有故曰恍惚若亡若存
者也

譬如種木未生不見枝葉根

徐曰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莖猶知道象
未見則窈冥空无也劉曰木雖復不見枝
葉不可言无道雖无象不得不有也

合會地水火風四時烝絳

徐曰合會四大以成象木四烝時絳時來
故有生成凋枯因絳聚散也譬如合會精
神烝絳化而為道象若玄一未復周徧不

成則有去來離合也

烝為生者地聚合凝稍堅

冲曰天地山川萬靈人物稟道柔和之氣

成其堅大之質漸積聚合非百之功也李

曰生必由烝故烝為生地初凝尚脆久聚

始堅謂形已大也

味異形不等甘苦辛鹹酸

冲曰因於五烝而生五味因於五行而生

五神神以內實味以外養五行有衰盛故

不齊等五烝有遷華故不並與人能體而

運之資而養之即上人生矣

烝行有多少強弱果不均

章曰羣生初受烝時有醇薄不等性行不

同故強弱多少不均一也劉曰動植之類

皆以烝始生之本至乎光大質性各異烝

行亦偏所稟自別

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

冲曰烝之相生同資於道隨所稟受名色

有異善惡強弱亦猶此也心之所生謂之

意識之所受謂之因也李曰俱資於道成

受於烝故言同出名氏既別色類亦殊故
言異名色其心清者正而善其識濁者邪

而惡立行既異志性不同故各自生意因

劉曰凡有生者同出於道名號既別章疎

又殊類聚羣分意因名異也

從是異性行而有受形身

李曰本性既殊為行亦異為善為惡受福

隨形六道流轉死生

含養陰陽道隨倚以為親倚亦

章曰既為陰陽所含膏胎和合而有其身

物情迷惑不知同出於道故隨所因寄各

親其親也劉曰中智之下受至昆蟲但受

其形倚而親也故莊子云一受其形不忘

以待盡

生道非一類一切人非一

李曰生化之道其數甚多人曰是人物曰

非人萬品不同故非一類也徐曰陰陽變

通謂生之道二烝交和謂生之德德之所

生道之所化萬物萬形種類非一切種

植人與非人皆稟道德而後生成也

本出於虛无感激生精神

徐曰虛无者道也言人物生化本出於道精炁和合更相感激遂生精神精神結化為人身神以言虛能生實无能生有也冲曰天地之廣萬類之殷動植殊形飛沉異趣皆因无而化有自道而受生積炁為神共宗化本也

譬如起音者撥絃手動傳

劉曰絃本无聲鼓之乃成樂由虛无本寂感激乃生精神

官商角徵羽口氣呼吸元

李曰撥拾也傳手拾於絃而音始發以口呼吸於炁而聲始鳴非口无以出聲因絃方能振響故知口為聲本手為音元况之於物非道不生也絃謂琴瑟箏筑口謂蕭

笛歌謠以此舉喻也

身口意為本道出上首元本靜在虛靜故曰道自然

李曰有生即具身口意身口意生從何而得必由於道以為元首故曰道出上首元

此合喻也冲曰口之所呼吸身之所運行皆起於意運意者神也生神者道也意澄淨无為即神安而契道意躁競有欲即神喪而傷生虛靜凝心乃合自然之道劉曰謂身口意本淨无諸垢累窮其所以乃是道性自然

五音所動搖遂與樂色連

冲曰五音隱於玄默則體道恬愉五音流於律呂則感物哀樂此喻樸散而為器淳散而為澆也李曰前明自然之道本來清靜无視无聽非色非聲斯乃至至洪源玄玄妙本今言受生之後遂欲縱情失虛靜之理喪自然之道聞五音之搖動耳遂注焉見五色之青黃目便滯焉為有為之迷惑乃聲色之所留連也

散陽以為明布炁成六根

劉曰樂與色連生生不絕於是散陽和之炁為情欲之明以成六根資身役用從是有生死道遂散布分

李曰三業為因六塵構染緣善惡之行受

罪惡之身流轉三界往還五道一生一死或共或樂无處不知故言布分劉曰六根資身翻為身害嗜欲不節故生死相連神去形留自然分散也

去本以就末散朴以澆淳

徐曰去其本源就茲流末散素朴以為仁義澆淳真而為偽薄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李曰散朴故言去本就末故曰澆淳失彼其源淪茲俗境喪敦厚之行競澆薄之風也

道要示非常欲使歸其真

冲曰內明者虛白其心外明者煩勞其慮因戚妄想遂溺死生道炁散而不淳皆忘本而趣末役役流浪舉世為常大道之源无名之本革此常性使返朴還真人能修之可證非常之道也劉曰示生死非常令歸依復命

西昇經集註卷之一

西昇經集註卷之二

維二

華陽真經玄句曲徐道邀中玄子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註

卷 虛 子 集

道生章第六

老子曰告子生道本示子之自然

李曰一炁之動萬類羅生成以自然爲宗至道爲本而逐末者衆歸根者希告而示之令其教本去茲有累入彼自然也

至於萬物生情行相結連

○冲曰生造化妙本自然之道爲萬物之父母天地之宗元欲令關尹敬而尊之重發此告也劉曰情發於內行之於外羈鎖相纏絆何止相連

如壞復成如滅復生

李曰因緣輪轉往還不絕如壞復成死此生彼如滅復生出幽入明劉曰此壞彼成彼滅此生

以成五行陰與陽并

徐曰四炁分王以成五行五行相生相殺

相壞相成陰并則滅壞陽并則生成冲曰

五行有殊道炁惟一陰陽有異道炁无偏丑行有滅有生即春秋代謝陰陽有成有壞則歷劫推移道在五行二炁之間一而不變故能爲五行二炁之主絪縕常存也

輾轉變化遂爲物精

韋曰五行一廢一起陰陽一往一來亦猶人道一死一生變化輾轉物精不絕也吾愚是道本出窈冥

李曰是道者是生死變化之道也物既有

○礙用實有窮實道得通始能无滯既本於道故曰本出窈冥道既不可思議有无難測不可分別寄曰窈冥非窈冥也劉曰皆自无形中来

愚不別知自謂適生

○冲曰道之元生始於元始窈冥絪縕爲萬物之根萬物之生皆受道炁本精一物得而生愚者不知謂不由於道耳李曰愚者无知言適爾自生不由於道迷本也子无道眼安知生靈

韋曰此明生死變化之道本出窈冥之中

深不可識而愚人竊然自戀一生以爲道樂既非體道之人亦安知人得一以生鬼神得一以靈者哉李曰道眼者洞視无外照幽微也人者有生之靈也言迷者遠不

能知道近不能知身故言子无道眼安知生靈至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始是智慧明了之人无所不知也

天地人物虛无囊盈

○徐曰二儀人物皆生虛无大囊之中盈滿宇宙之内也冲曰天地萬物道炁乃冲滿其中

一從无生同出異名

李曰高天厚地人倫物類大小愚智无有自爾獨化一切皆本虛无俱從道生故言同別性殊名故言異囊橐者舉喻也囊中出氣脩中有聲虛无中有萬象劉曰吹萬不同其名亦異

是亦本非在所用正

劉曰事有逆順理有變通是非無常執之

者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在所用正勿窮其本也

所字非字乃知其識

冲曰是非有異道用無差不可以名字詮不可以是非辯至哉妙道唯一而已矣劉

曰得意忘言信道斯篤

當與明義勿與愚爭

李曰就明師依善友議得失知是非徒爭

外事之可否不明修身之損益勿取之羣

小聞以無明虛勞辭費終無利益故言莫

與愚爭

子取正教勿信邪聽

李曰忘言得理無為契真正教也有為累

真遂欲傷性邪聽也勿信者當收視反聽

勿邪見邪聽也劉曰當機者正理僻者邪

何以知邪子為物傾

徐曰情奔色欲之境身馳名利之途邪魔

鬼物亂其神榮華富貴惑其志也劉曰不

會真趣為物傾動

何以知愚不察言情

韋曰不知大道之自然而外物之所傾者皆邪人也不察道言之情實而大笑之者皆愚人也劉曰抱惑守愚幾微不照

為道問道為經問經

韋曰知道為真問而行之是不邪也知經

為實問而思之是不愚也劉曰為道者應

用無方為經者議其陳迹

問不本末知愚冥冥

李曰道理也經教也冥冥無明之徒暗而

更暗也為道問道訪理須達理也為經問

經者請教須解教也今下士外不識教內

不達理不知本也不識教不知末也本末

理教俱惑不識如盲人暗行故曰冥冥劉

曰本者道也經者末也擬議不知其本末

者真是愚冥者也

但知求福不知罪嬰

李曰不知行正以立功而反信邪以求福

斯須之福未來究竟之禍已至此是為罪

之所嬰纏也

但知養身不知戮形

李曰以有為滋味愛養此身生生之厚動之死地不自外來正由六根遇此刑害也

劉曰愚者為善以求福而復作惡以招罪

方資衣食以養身而益侈美以喪命故斷

惡者福會棄欲者身存莊子云人皆求福

已獨曲全

嬰兒之姿育養厚敦

劉曰求福養身者當如嬰之厚敦

忽無就形知非常生

韋曰厚醇也敦朴也就成也學道者當知

嬰兒之貌所貴養其醇朴之性忽然而自

形而無心成其形也類然而自生而未始

知其生也

無復太白可令永存

韋曰履行也太者存生之過厚也白者知

見明了也無行此二事則同嬰兒之醇朴

近長存之道也

有何妙意乃欲相傾

李曰人皆去黑之白出暗入明今言無復

太白有何妙意太白異俗為俗所寬勸令

混濁始得長久意之妙也其在茲乎
父子恩深不足相聽

李曰師資義重父子恩深子有不是之事
必須從父之是弟有不善之行必須從師
之善是故貴之以師父重之以訓誨聽復
之者也

勿復噉情噉語遠近笑人

李曰數慨謂強梁誼諱也無義之弟不孝
之子不從父之命不受師之令悖惡於上
失子弟之禮故為人笑也今言勿者戒今
莫如此也

掩惡揚善君子所宗

徐曰宗尊也掩惡則惡匿揚善則善聞故
君子所宗

邪正章第七

老子曰邪正教言悉應自然故有凶吉應行
種根

韋曰種根正者自然而正種根邪者自然
而邪邪者行自凶正者行自吉豈非自然
乎李曰言人心既有逆有順為行亦有善

有惡行已乃爾教人亦然坦蕩君子教人
以正故曰正言嫉惡小人教人為邪故云
邪教為邪雖不欲邪而邪自來為正雖欲
正而正自來報之如此故曰悉應自然而
然邪者以凶應正者以吉應善惡無隱報
對不差猶如種稟隨根各別必然異也

如有如受種核見分

韋曰既受此生即受此形善惡吉凶各隨
所行如草木之生各從其種核而區分不
同也劉曰正邪之行立之於前吉凶之報
應之於後至於北見賭効方知故如曰如
有如受種核見分

道別於是言有偽真

韋曰道體弘通本無真偽真偽之起由於
言教

偽道養形真道養神

李曰動皆合理為之正舉必乖真謂之邪
邪是虛假故言偽正是究竟故言真真能
入妙所以養神偽乃是麤所以養形養形
者謂以滋味充身養神者謂以清淨修心

劉曰有為有欲者養形無為無欲者養神
養形者為灰為土養神者能亡能存矣
真神通道能亡能存

韋曰形不可留因欲養而留之故曰偽也
無為養神則寂然感通故曰真也若然者
死生齊度存亡等貫故不存其存是能亡
也不亡其亡是能存也徐曰神與道通千
變萬化能死能生能亡能存也劉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係累都盡出處無滯
神能飛形并能移山

韋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所不
能哉故能飛形而移山也

形為灰土其何識焉

李曰形者生為質礙本自無知死為灰土
復何所識劉曰養之雖厚終為灰土事既
不虛何用過泰

耳目聲色為子留慾鼻口所喜香味是慾身
為惱本痛癢寒溫

李曰有身有患非為困聲色苦於香味痛
癢寒溫皆為惱本也劉曰喪命者聲色為

疾者滋味有待之身無時而適也

意爲形思愁毒憂惱吾拘於身知爲大患

李曰身爲寒熱所惱心爲憂愁所毒唯心與身內外俱患其致云何必須外忘於身

內灰於心身心尚忘何患之有此勸捨有爲也劉曰能外其身則無憂也亦同於有累也

觀古視今誰能形完

李曰遠觀往古近觀當今爲變化之所流

逐陰陽之所代謝誰得完存者耳劉曰彭祖塲子皆同滅亡況庸庸之夫哉

吾尚白首衰老執年

李曰老君託神降迹尚見衰老猶自白首

沉俗徒萬境涼燠盛衰變化遷移詎得長久執年亦老也

吾本素俗厭離世間

李曰有爲紛雜人間穢濁不足可保厭而棄之

抱元守一過度神仙

李曰元一者道也懷道抱德存三字一位

參上聖果曰高仙矣

子未能守但坐榮官

劉曰未能守一也夫關今在任尚稱營官明世祿赫奕之夫固無時得道真也

子能不動神靈得安

劉曰不爲物之所動則神炁安也

子能捐欲舉事能全

劉曰無欲者百事皆當也

子能無爲知子志堅

劉曰若守志無爲非堅操不可得而成也

今爲子說露見數陳散解剖判真偽別分

李曰露見顯示也數陳演說也散解開釋也剖判決斷也縱情爲偽去欲爲真慮彼迷方未能玄悟是故分明開說今知善惡

子當諦受重道殷勤

劉曰道尊德貴不可輕也信不足有不信

故須殷勤也

道爲明出經爲學先

李曰暗者不解求真明人始能修道道非孤得必自由經故知入道之理經爲學先

也劉曰非明無以見道非經無以可依

授與能行不擇富貧教化與樂非有疎親

韋曰心能行道者則道亦出而授之心樂學經者則經亦示而化之豈擇貧富親疎哉李曰道無分別不以貧富隔絕不以親疎阻教務在行而聞化也

取與能行文與其入

李曰聖人虛應理在合機不信不行何教

何授要在堅心奉法然後授與靈文劉曰無私之至

學爾教爾不失道真

李曰爾汝也我教於汝汝宜學之必得成

也不失道也

天地章第八

老子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元

冲曰言二儀人物本皆道之元炁也

俱出於太素虛元之始端

李曰元根本也太素清淨潔白之道也虛无玄妙非有也三才雖大萬物雖多莫不同以清淨之道爲根元玄妙之理爲本始

若非道為端緒物不得生同皆如此故言俱出

彷彿之精光微妙之上玄

劉曰太素者氣之始質也謂天地萬物以道為元出於太素之始入於虛無之端也萬物既見其質彷彿乃有精光即微妙之玄體也

譬如萬里坑下有溪流泉視之甚濁微微見底沙難

○劉曰道惟幽微難以聞見指事為喻開悟有情也坑深萬里目觀數尋水尚不窺孰云見底水有形質明白尚不能見道無體狀暗默如何得知

窈窕而冥冥不知所由然亦如終者去不見其靈魂

劉曰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身以崇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斯言信矣且魂氣無所不之尚不能見往而況窈冥難測豈知所由然

淳陰共合陽不能顯分

劉曰陽生也陰死也死者無陽故云淳陰和合者雖有陽用之德不復分曉而能知也

過往與甫來視譬以見前尚不能了理安能知亡存

韋曰甫始也過去之與始來譬如視見前之事耳而愚者尚不能曉了見其理趣而況窈窕精微之道若存若亡者豈識之哉李曰過往過去也甫來未來也見前見在也以天眼智見未來事以宿命通知過去法以漏盡故知見在相今昏迷之士蒙蔽之徒不體三界之皆空未謝一身之俱寂至於吉凶禍福生死存亡都不能知此因緣如何可了真道之妙趣也

譬如瘡癰者不能傳人言

徐曰言道機妙不可言宣心知其意口不能言如瘡癰病人言尚不能傳何能談說妙道耳劉曰啞者不能傳言猶盲者不能見道也

為聾聵官商其人豈能聞

劉曰愚者之聞至道猶聾者之聽官商才辯有其智受教如語傳自謂通達情情衷不能丹

才李劉本作自謂通其辭情猥不能宣

李曰才辯始可傳言聰慧方能宣法訥士

自謂能傳其言猥情鄙見未能宣叙下愚自謂玄教已傳而心暗昧至理不明也

是故失生本焉能知道元

李曰明道事資於法識本理由於智無智故失生本心暗豈達道元是以滯俗者多

○歸道者少劉曰對教傳言自謂通理不知猥昧失彼玄宗既失玄宗生本亦喪生本尚喪安知道元

行道章第九

老子曰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

李曰慧以鑒空智以照有空有雙照理無不洞故名智慧然慧原頗微智本難窮窮之者必因於明師因緣不會智慧不起劉曰解道者名為上慧也智無善惡非緣不

起

各有行宿本命祿之所關

劉曰賢愚貴賤貧富壽夭皆宿植行本於前命祿關之於後

同道道得之同德有德根

李曰愚智明暗之殊貴賤善惡之異皆由本行並藉宿本命有短長祿有豐儉必關著於往昔始受報於當今是以善人同道故得道同德得德根惡人不同道故失道不同德失德根劉曰應報無差

宿世不學問今復與世隣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

李曰前生之時不好經法此宿代不學問也今身已來又無良師善友親仁善隣類彼面牆猶斯觸壁信其愚夫不樂經文故言是以故得失不樂於道文劉曰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夫絲無常染染習成性有教無類積習生常宿不學真今何慕道終身役役常與失隣

貪欲利榮寵受施念恩勤更以財相厚不衰

下寒貧

李曰同於上德本自虛元失於至道多生微濁以榮華貴寵為利遂則貪名以錢財施惠為恩交相往還減貧與富故言相厚曾無少慈愍念寒貧寧有志歸真向道也

劉曰矜孤憫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

必復多瞋恚無所處定原

徐曰處安也原本也謂心也夫心繫榮利情存名實寵辱驚懼冰炭傷和瞋恚既多情性奔蕩志操靡常無所安定其心也

學不得明師焉能解疑難

李曰狐疑未暢玄妙不通要在明師方能開悟守愚至死懸解良難劉曰達道者尋岐莫之知返悟者難遇識者復希師既自達焉能解惑惑若不解雖博非明故禮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

吾道如毫毛誰當能明分

李曰內無自然之智外闕善誘之師毫毛小物不分不知大道之原不講那解也劉曰言其細微難解

上世始以來所更妙如沙塵

徐曰更經也老君開闢以來混茫之中眇眇莽莽年劫遐廣典籍不載所經劫數如沙塵之多實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

動則有載劫自惟甚苦動

徐曰載年也言自開闢以來經歷死生變動則有年劫不可算數紀載自惟周遊八冥登山宅海履兵火涉風塵教化衆生難卒備至甚苦甚動也

吾學無所學力能明自然

李曰為俗學者日益則學有所學為道學者日損則學無所學學有所學則暗於至理學無所學則明於自然故知自然者非為而自然不為而自然也前曰勸勤修此文戒志學也

華要歸其實葉葉如木根

劉曰復命歸根方明其實

為歸道祖首以知始元端

徐曰祖首皆始也為道之體從流末及源本與太始合精終能會於常道以是方知

無爲首上玄之又玄也劉曰爲俗處於有爲爲道趣無爲有者生死遊魂無者湛然常存也

子當無相啓勿以有相關

李曰若能行於無相則衆妙自開必也封在有爲則玄關斯開劉曰無謂道也有謂俗也以道相關帝之懸解以俗相關生死繫纏也

西昇經集註卷之二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維三

華陽章處玄句曲徐道邀冲玄子

任真子李榮劉仁會註

碧虛子集

重告章第十

老子曰吾重告子子當諦受

李曰真道難明故以重告必宜詳審而奉受之

道以無爲上德以仁爲主

冲曰以太無爲上道以上仁爲五德主章

○曰道無體無爲而無不爲故最爲天地人物之上首物有顯然則不通得道以通之故德迹顯物有不得因施之令得故仁迹章上仁稟德以爲主也劉曰有物於無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

禮以義爲謙施以恩爲友惠以利爲先信以効爲首

李曰子欲行道者以無爲爲上有爲非道也子欲立德者以仁慈爲主殺害非德也修折旋之禮者必須在於分義行之謙退

無義無謙非禮也爲施之博者宜隆之於恩以恩爲親友也不友於恩非施也存之於惠先在利人不利於人非惠也復之於信定有徇驗爲先有名無實虛而不徇非謂信也能行此者可成道矣

偽世亦有之雖有以相誘

李曰道德之風無乎不仁義之化是處可行然則化有澆淳政有得失行之者六德皆具喪之者一道不成澆偽之時亦言有其道德備於仁義而不能實用假以虛行妄相誘引並非真信也劉曰如上六事偽世亦行者爲有希求以相誘也非爲行道以利物也

是以知世薄華飾以相拊

李曰不存道德之實亦失仁義之真唯有虛薄華辭更相拊拂劉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華薄之情孰能隱蔽

言處飛龍前行在跋覽後

章曰偽世浮薄矯仁義以求利詐禮信以求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故言在飛龍之

前而行在跛鼈之後徒有空言而行之不可及也徐曰古之君子訥言敏行今之小人言疾行遲也李曰輕諾急言言在飛龍前也無實寡信行在跛鼈後也

仁義禮信廢道德荒亡腐不以道相稽反以財相輔

韋曰徒詐稱仁義禮信之名而無其實故曰廢也世道交喪爲日久矣故曰荒亡腐也稽致也然不能以道相招致而以才辯相輔助也徐曰稽啓也啓開悟也輔佐助也忽無就形背真向偽華薄之甚以至於斯也李曰稽至也不能矣德往德來以道相至翻乃以財以貨更相輔益志在有爲也

譬如鏡中影可見不可取言如響中應風聲豈可緒偽世教若此如是迷來久

緒李劉李本並作聚韋曰先聖之教如鏡中之影響中之響隨隱去來鏡自常靜隨聲大小響自常元而偽世迷執聖迹應物之影響矯以治物何由可取而緒用哉則

知迷來久矣李曰鏡中之形取之實難風裏之聲聚之非易聲之與形取必不得輕諾薄行有爲事業實知無益澆俗昏迷是以自遠故云迷來久矣

天下之人物誰獨爲常主迷迷以相傳轉轉相受與

韋曰凡物云云皆自然而無有其主使其然者也而迷惑之徒謂道可以授人自然可以與人因相傳授豈不大惑哉劉曰聖人夷俗與物同波神無死生形隨變化教貽於後迷者相傳以迷授迷故展轉不絕也

邪偽來入真虛無象如有
劉曰昧者不明爲邪所入巧偽亂真像如有道

自偽不別真爲貪利往守

徐曰迷師自偽不辯真邪爲貪欲所纏殉俗逐利往而不返以此守身誰云長久哉李曰邪偽有爲也入真無爲也迷者將欲邪道以求正真有爲而入無爲必竟不得

也以此爲得是虛空有像而非真有自著有爲之偽不識無爲之真何以得然止爲貪欲財利以此相守遂失無爲真道也非常正復亡癡盲持自歆

劉曰守偽失真正復亡滅癡盲所致欲咎何人

如木自出火還復自燒腐

劉曰火自木生還自燒木邪自身作還自滅身

聖辭章第十一

老子曰聖人之辭云道當以法觀如有所生者故曰爲自然

韋曰道法當何所觀哉直以無法無觀自然自冥耳道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此之謂也如今所生者何以而生哉不爲生而自生耳故知道自然也劉曰凡是有生皆從於道

眼見心爲動口則爲心言鼻爲通風氣鼻口風氣門

李曰眼則視見外色心則動緣前境口既

能宣言語鼻乃通傳風氣此則誰使之然耶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氣從鼻口為風氣之門劉曰引聲色者耳目也通風氣者鼻口也

喘息為宅命身壽立息端

徐曰喘息促急貌也宅人所居託也立住也端首也人生迅速若白駒之過隙氣息促急在於呼吸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氣為生命之所居託也七尺之身百年之壽生死之去住以氣息為也劉曰命依氣氣依身氣絕命亡身謝氣散

譬如穀草木四氣時往緣

劉曰草木實四氣以生成形骸藉喘息為宅命

氣別生者死增減羸病勤

韋曰別離也人全離氣則死若氣有增減則有羸病之勤苦也徐曰四氣有盛衰四時有代謝故百穀草木有生成凋枯緣往則死緣來則生譬如人假四大而生四緣離別則死四緣和合則生陽并則增旺陰

并則衰減故羸疾勤苦生老病死也

以是生死有不如無為安

劉曰有為有欲生死遷流無為無欲常安不動

無為無所行何緣有欲愆

韋曰夫無為者無行無止無去無來無生無死變化悒然安之於命欲愆何緣而有哉

子不貪身形不與有為怨

徐曰貪樂身形厚其生養恣六情所欲任

三業所為有為有事致成生死怨仇也若知身非我有生是委和無生養過患又何怨賊之有哉

五行不相尅萬物悉可全

劉曰夫七尺之身五行畢備有為過當違

順相攻若外智遺形付之自治各司其分陰陽順序不相侵尅則百體俱全也

萬物無有常成者不久完三光無明冥天地常照然

韋曰有成必有毀無成則無毀自然之常

道也是以聖人雖成不成故能無時而不成也夫天地無心故能常照三光無心故無明冥聖人無心故能常成也

觀諸章第十二

老子曰觀諸次為道存神於想思

李曰為行之道多方修身之途非一前雖陳化道乃恐迷者未回今觀為學之徒修道之次第欲得長生不死唯有存神思道則智將道合存神則神與形同神與形同自入清虛之境智得道合默歸智慧之源妙果斯成方為道也劉曰觀心次第令亂想不生以思要道也

道氣與三光念身中所治

李曰道氣者導引也三光者身中之三一神也修身之道必須導引和氣令得致柔存三守一一不離身自當得道三一之神化在人身三宮之內念念不散其神自降神降則其道成也劉曰內明外照天地氣通澄神淨慮網維不散彷彿象夢寤神明忽往來

李曰人能念道道自來歸之若解存神其神自降忘情忘識如夢如寤彷彿神降同象得真神則出入無方故知往來不滯

徐曰懷當作惓惓惓惓無味虛靜無為志在思玄念真道遠無事而未能反心攝情形忘愛染猶有思情念慮追緣之想貪欲之意也

自謂定無欲不知持念異

韋曰次當遣存神之心懷泊志於無為此存神之思猶有相有意故當又遣之以定于無欲亦乃忘其思念故不知我之持心念神之異也徐曰言存神之人自謂安心定意無愛染之情而不知神有慮欲雖持戒閉空而邪念思想不覺已生也

或氣尚麤熾自知尚多事

徐曰麤作粗學者未能弱志精行虛和保神或意氣剛強好尚粗盛粗盛有為之法事乖淡泊故自知尚多事多患也李曰有想新生異念初起由細微也積念為大

增想成多紛綸有為感斯甚此感尚粗盛也人間之代有為萬境六情繫者觸遂皆染故曰多事

事興則形動動則外通謀

徐曰物事滋興則動用身形身形噪動則

心智外通謀慮得失李曰外事既興內心亦動心與事合共圖有為故曰通謀

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久將欲衰衰者將不壽

徐曰不能靜神內念而役智外謀謀慮既

繁神勞志失此乃傷性之由緣危殆之端首危者不久將致衰損也形弊于外神勞於內內外俱傷將恐不久衰然則神忘氣散亦將不能享壽存生也李曰無思無慮則安有圖有謀則危安則長存危則不久

不久則傷天故曰不壽

以身觀聲名物事難可聚

李曰身是內也名是外也內身猶為空假外名故是虛花以此而觀身尚不可久存物亦不可久聚何故以此一身板緣萬境

并欲聚前有為聲色名利可欲皆聚一身戒有累勿令貪染也徐曰物事者財貨之事也身為道器名為身賊故名成則身敗身安則道隆以斯而觀名聲財貨難可聚積也劉曰身為名亡執為聚物

以名聲僞號必為是所誘

劉曰夫嗜欲肆情徇名貪利志重聲色高尚侈靡者為嘗以為非哉故曰必為足所誘也徐曰言以高名令譽僞號尊榮而為是者以此貨利為心也既貨利為心是必

為名利之所誘引也

皆坐於貪欲貪欲為殃咎

徐曰坐者罪之所由殃禍也咎罪也言重名譽者坐由貪欲無厭則為三世之禍罪也李曰饕餮之徒貪婪之輩亡不以道自

為殃欲劉曰五刑之屬三千條例唯坐貪欲被刑未有廉貞致辟貪欲既為大禍人何不戒之

貪者為大病習貪來已久合會微漸漬非鍼艾所可愈

徐曰貪爲三毒之首爲生死大病由其前身積習慳貪至於今世故云已久也滋益也愈當作瘡病瘻也積習貪心其來久遠合會微細漸漸益多譬膏肓之病非鍼艾所瘳瘳也李曰貪可然身故爲大病積習生常故云來久微微而長漸漸而進自微至著從小至大患生於內病至膏肓難可救除故非鍼灸所瘳劉曰久植根栽觸類斯長病非形質豈鍼艾所可治也

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

李曰貪爲至病救所不除今欲除之其用何道但能無欲而貪自除若能忘身而害斯遣唯清唯靜守道守真端坐無爲儵然絕累也劉曰芸芸者歸根復命者自守大聖之所行不慕人所主

徐曰慕猶尚也聖人尚虛靜無欲凡人尚名利有欲真與俗及去取不同故不高凡人之所主也李曰小人所履耳目注於聲色心意住於貪欲反以此爲病不得成道大聖所以行清虛無欲心不主於有爲故

無人間之累也劉曰彼我尚喪豈求主哉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

韋曰我本無身忽然而有常忘其有身同於未生之時此有常可使無常也不以生爲生故常生而不朽此無常可使有常也

徐曰失道者有常使無得道者無常使有故莊子曰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斯之謂矣李曰俗人之所慕但貪名利唯求情欲志在於有不肯於無今聖人內遺心識外絕名聲非有非無能無能有不有能有可使有歸於無不無而無可使無歸於有無歸於有無有不成有歸於無有無不滅或隱或顯變化自在也

經義章第十三

老子曰經誠所言法義所推赫赫興盛不如妙微

李曰尋經誠所言依法義推究濟濟貴盛赫赫高門寵極則辱末樂往則哀集常嬰得失而患興衰不如懷道自安含真善見退不枯槁進不榮華逍遙木鴈之間放廣

市朝之際存妙微質朴也劉曰赫赫者亡妙微者常以義推窮必至於此

實不如虛數不如希

劉曰心實無妄故致虛妙事煩多弊故不如希

茂多卒天疾不如遲

徐曰卒急也邪教正言悉應自然故修習科法應急而易成禱鬼析神多有卒驗修爲正道應遲而難成難成而無敗入於不死不習學邪文易成而易敗不免輪轉生死故邪不如正疾不如遲也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

劉曰萬物皆然非止人事

聖人絕智而爲無爲

徐曰絕邪智去有爲明正智爲無爲也劉

曰絕智故無興盛無爲必無廢衰也

言無所言行無所施

徐曰言於無言之理終何所言行於無事之事又奚所施乎劉曰冥然順物與道同遊喪偶亡懷行安將寄

孰能知此偶不如奇

章曰道本無言應物而言故言無所言也
道本無行應物而行故行無所施也偶者
二也奇者一也能知無言無行者故當損
二歸一以趨道也劉曰身以偶神欲以偶

十二

身勞形者為贍形骸喪身者為多愛欲故
遺形者神靜棄欲者身安莊子云養志者
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焉
多不如寡孰賢難隨

徐曰寡少也隨從也多方博學泛觀衆流

不如專精味道抱一守玄故曰多則感少
則得誰謂仁義貞廉以為賢善然陶名蕩
德易生偽薄難以從德反道故曰仁可為
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
孰仁難可其義少依

李白無為之行難行不二之心少悟誰有
賢名之士仁善之人能以可於心而隨其
行仁賢尚為難可蒙昧故非易行日足故知
幽玄妙義少能依者也
能知無知道之樞機

李曰若能隨不言之教依无為之理自然
悟道智無不知雖無所不知而即無知能
忘於知得道樞機今言得者得道要妙劉
曰道以無知為宗體之者得其樞要
空滅成無何用仙飛

十二

徐李劉本作空虚滅無何用仙飛章曰遣
大賢仁義之名歸大賢仁義之實則漸階
於道也樞者要也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既漸近於道故能知道無知也此是
道之機要也則知道體不可以有心期故
復損機以至空損空以至無然後能飛仙
矣仙者無生無死之名也夫真人者通古
今等變化與萬物同體與造化同生故能
無時而不生無往而非可乘虛履空貫金
穿石何足為難矣徐曰神人守精反真空
虛滅無仙人養神長生舉形升天有形不
如無形故曰何用仙飛也劉曰去留離形
隨變任化曠然無時待飛仙何為
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徐曰大道高遠曠蕩無邊陶育萬物制御

於神範圍天地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李曰
玄而遠故言曠平而夷故言蕩控制一切
故言制也包羅萬有故言圍也
若能明之是所及非

李曰若能明之於大道至理無不通悟之
於曠蕩塵累無不淨則知從來小見舊日
俗情所善者非善所是者非是也

經言審諦孰知能追

李曰審諦真實也夷心則照之於寂路虛
已則達之於道原滅聞見於樞機絕是非
於曠蕩此為玄妙之教真實之言而迷俗
逐欲者多忘情者少誰能隨之劉曰道絕
情慮理超言象隱顯殊致固非淺識者所
知也

深妙章第十四

老子曰道言深妙經戒乙密天地物類生皆
從一

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
以生故曰生皆從一也李曰絕慮為深不
測為妙一者玄也密者微也經法深遠誠

律玄微所說之言極爲幽奧皆云天地人物俱從道生信而有微也

子能明之爲知虛實

李曰明之體解一爲物本知物從一生者爲實也言不從一生者爲虛也

子若不照顯之不別

李曰我非汝說若不能照了我雖顯示汝亦不能分別劉曰心若暗昧縱顯現亦不別

子志於有無爲所疾

徐曰疾猶病也有是無爲之病勸去有歸無也劉曰靜以憎亂簡以惡煩有爲多是無爲者疾

爲有所嬰億載無單

李曰若能志在無爲則脩然證道恕存所欲以此嬰繞千億萬載爲有爲繫縛無由了畢劉曰得彼迷此羈鎖相連愛心流注何時可單

道言微深子未能別撮取於略誠慎勿失章曰子既未能別了道言微深妙遠之旨

且可撮略其粗淺之誠言勿令心有放逸也徐曰東妙難明撮略要訣係德守具順戒勿失李曰玄章秘典未可具明采取要略唯當順從經戒捨惡從善出入無終始常行莫令差失謂達經也

先損諸欲勿令意逸

徐曰持戒制情先損諸欲塞兌則塵境不入閑門則心意無逸也

閑居靜處精思齋室

李曰無事即是閑居安心便爲靜處專情

刀曰精思洗心名爲齋室

丹書萬卷不如守一

徐曰飛鍊八石鑪轉九丹刀圭一奏上升清天雖曰神妙猶是方術豈若正性具根元一內法守而不失與天相畢故曰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劉曰爲道日損不假繁文

但能守一道自得之

經非不達終有虛實言有必無子未能別言無必有子未能決

徐曰經雖簡略理非不達世教虛偽道文

真實實中有實是以有不定有還歸於無無不定無還復生有有無相生未始有定尹子始學未能辨決李曰上言虛實其在此乎言無必有此乃虛爲實也言有必無此乃實爲虛也實而爲虛子當未能分別虛而爲實子亦未能決了能決能了知實知虛既達於經自保於道劉曰理有通變言有抑揚達文者喪其真執教者乖其趣微言隱奧剖其良難體解內明方可玄會也

但當按行次來次滅

李曰但可依按經法奉而行之先捨於惡次忘於善先破有欲次滅無爲有爲無爲並忘若善若惡皆泯念念欲起次次蕩除劉曰既不能決明幽旨但當依教次第修行耳目聞見不便尋思而生分別也

道有真偽福有吉凶

劉曰乖宗者偽會理者真無爲所致者吉有爲所致者凶故德經曰禍兮福所伏也罪有公私明者識密

劉曰為道者公也為俗者私也夫修道者不契玄宗情行尚起應物失當事或有違害害匪躬志在濟物篤誠於道理異私懷義屬中孚難過可亮也纖密猶羅網也占往知來不如朴質

李曰達於過去占往也明於未來知來也雖有智慧終始皆知而多敗必有顛蹶唯當存之朴素敦之質真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養親可以成道勤修也劉曰逆慮多憂知來近辱絕聖棄智純素以居

西昇經集註卷之三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維四

華陽章處玄 句出徐道遜 仲玄子

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 註

碧 虛 子 集

虛無章第十五

老子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二一生萬物

徐李劉本並作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章曰虛無者無物也自然者亦無物也寄虛無生自然寄自然以生道皆明其自然耳一者即道之用也天地萬物皆從道生

莫有能離道者復謂之一一之布氣二儀由之而分故曰一生二也萬物莫不由天地氤氲之氣而生故曰天地生萬物也李曰此謂有像之物也自上下次第相生也劉曰推窮生本以致虛無此乃名理相階其實不知所以也

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

李本作化生章曰天地萬物皆微妙一氣而化生也徐曰二儀萬物皆一而成人獨

得微妙之氣故能精靈變化也李曰天地人物並皆抱真一之道受微妙之氣所以方得化生是知一氣者萬物之本也人有長久之寶不能守也而欲益尊榮者是謂去本生天地之道也

徐曰長久之寶一也人不能懷微妙之氣守一以長生不保其所寶也而保人所寶增益情欲慕榮尊榮是謂去其本也生真實二儀之正道也劉曰長久之寶謂真性也夫貪益尊榮者喪其本生之性也

恍惚章第十六

老子曰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李曰至本空寂名曰虛無虛無即非空寂有無不定僂之恍惚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故知虛無者此即道之根本萬物得生皆由於道是知道為物之本元也在已不忘我默焉

默章本作異章曰言一切萬物莫不共道同其本源而羣生流蕩不能自同於道是以輪迴生死之波若能存道於我則其命

不滅不亡矣衆人皆不能存道唯我獨能存之故我異於衆人李曰道者物之元氣者生之本失道則死喪氣則亡若也不亡聖人默然不說今之廣說至言大教妙教而教其養氣抱道復本歸根人若能納氣於內抱道於懷水火之所不能災生死之所不能害長存入道端坐成真得意忘言故云默焉知而不默乃失之也

生置章第十七

老子曰生我於虛置我於無

徐曰置者立也虛氣和合變生我形精妙無物化立我神也劉曰實不生實生實者虛也有不容有容有者無也

生我者神殺我者心

韋曰生者存也我所以長生者心同於虛也我所以長存者形同於無也神無形兆故生我也心有所存故殺我也李曰形不自生得神始生身不自殺由心故殺心不爲惡足可長存也

夫心意者我之所患也我即無心我何知乎

韋曰夫有心有意則有所存故患害生焉若我無心則無所知又何患哉李曰心有分別之知能造有爲之過過成患我是實由心若也忘心無知自當無患

念我未生時無有身也直以積氣聚血成我身耳

韋曰此遺形存神之方也徐曰朕我有身大患思念未生無身無累也及氣血積聚成此肉身假借不足爲有而人貴重益成患累也

○我身乃神之車也神之舍也神之主人也

徐曰夫馬之運車如神之載形也神處人身若人居室舍舍全則人安身康則神樂故智士保身以養神運形而升仙也李曰身能載神神能乘人故曰車也身能容神神以身爲屋故云舍也自外來寄於身故云主人也

主人安靜神即居之躁動神即去之

徐曰身形靜神即止其官府也躁動有爲神即去其居館即者言應用急也李曰車

牢始能載物舍靜方可安人爲主既也諠譁作客何能久住必須堅守於身而神自乘之淨洗於心神自正之內外交靜神自居之若身有染穢心腹躁動神即離人故云去之劉曰神佳曰生神去曰死生由靜截死由躁危

是以聖人無常心者欲歸初始反未生也

李曰愛染罪垢躁競有爲是常人流俗之心也聖人清淨捐欲無常俗之心也有心者遂未入於生死無心者反本歸於真道

○無復生死也劉曰寂然無物

人未生時豈有身乎無身當何憂乎當何欲哉

韋曰夫有欲有憂皆由存身生生之厚也若反未生則惡有身矣何憂患之有也李曰已生之後方可有形未生之前理無身也有身則百憂競起五欲爭興無身則萬累都捐千愁并盡尚無有身之患豈有身外之災

故外其身存其神者精耀留也道德一合與

道通也

韋曰精耀神明也夫外其身者則精耀不去其形也精常留則其道德自然與一合體與一合體則其道通同也徐曰疎外逆旅之形親愛生我之神故虛心靜形存神守素則玄精光耀留止官室與道通一是謂無身之身也李曰營生之士學道之人必須外忘於身不得多養於味先宜內存於神忘之於道恍惚精微智慧自歸精彩光明無不照了故言精耀留若得智慧止乃將道德一合均之無德契以虛通故言與道通也

為道章第十八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莫不由自然

李曰古昔修道之士皆由有自然道德清虛無欲未待師教而自然修道無有不由自然也若強為之則不然矣故其道當然矣強然之即不然矣劉曰非有心而作之強為之則有心也是故不然矣李曰疑情合道無欲全真行之

有常常得自然之道若外不立行內不修心強令為之道終不得

夫何故哉以其有思念故與道反矣

劉曰何故即不然蓋道無思念有心者違是以素齋之器在其用者

徐曰篇有六孔如莞樂器也言器空虛在人所用喻聖人空虛無心有感必應在緣所用應物處方也

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為不與人爭

李曰素排素篇管籥也素能出氣籥能出聲皆悉無心任人所動氣之大小聲之長短若方若圓或廣或狹從人所為造不與人爭此舉喻也劉曰無心求用故不爭也善人在於天下譬如素篇手非與萬物交爭

其德常歸焉

劉曰應物而已聲氣之美常歸素篇無為之德常歸聖人

以其虛空無欲故也

韋曰天無心順物者使萬物各得其性天

下莫不歸之以為主也李曰此合喻也善行君子立德淑人外則與物無競內則無欲謙虛德自歸身道當在已也

欲者凶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

李曰有欲則傷身故云凶害之根無欲則會道故云天地之原而凡情迷亂蒙昧無知不知有欲是凶害之根不知無欲為福善之原故曉示也

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也

李曰外去貪欲自守無為唯有聖人方能以道輔其此身可以長存若同流俗未免凶害然則大聖宜有安危亦無纖淨今言去欲入無者亦教凡流以為行也能依聖行可以成道矣劉曰不去欲者非輔身之道也

聲色章第十九

老子曰人皆以聲色滋味為樂不知聲色滋味禍之大也

李曰常俗之人愛之以聲色悅之以滋味

暢情適意故為上樂然欲是害根聲是聲
原口以味真眼為色昏不由外來皆因內
起劉曰樂對以之喪國非禍朴之如何
故聖人不欲以歸於無欲也

李曰唯有聖人能虛心無欲清靜無為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化致太平正當歸道劉
曰棄禍本歸福原

道虛章第二十

老子曰道者虛無之物也若虛而為實無而
為有也

徐曰兩而皆如也無體若虛如為有實精
妙無物如為有狀故有無體之體無狀之
狀也

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也氣下化生於萬
物而形各異焉

徐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和化生
萬物萬物萬形萬形各異未如有同也李
曰虛而為實無而為有即是虛無之中能
判三才而生萬物三才有象故言實萬物
有形故言有舉大明小既言天受一氣是

知物稟元和天既蕩蕩清高無心分別不
失於一人亦須勤勤強志清淨無為不失
於道也氣雖是一形乃不同故言各異也
是以聖人者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

徐曰混沌無分別貌聖人體元一未分道

德混沌玄一太妙本同一也

亦和天地清靜皆守一也

徐曰天得玄玄之氣故清高在上地得混
黃之氣故濁靜在下二儀雖異守一同也

故與天同心而無知

徐曰心同玄無無知無欲也劉曰四時運

行非有知也

與道同身而無體

徐曰身同虛無無身為體也劉曰混同方
妙故無體也

而後天道感矣

劉曰弘之在人

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

李曰與人同心心無分別與道同身身無
形假將天合德共道齊真是名天道感矣

何以得同天道之盛制心意無意深還思
慮去繁想始可得矣劉曰群品云謂無心
者制

去而不可逐留而不可遣

劉曰應物之遠留者其體長存徐曰隨之
後無故去不可逐無體之體故留不可遣
也

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能窮之

劉曰曠然無際

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劉曰杳然無象

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不言不食內知而
抱玄

李曰懷道君子絀聰明絕視聽慎言語不
華綺節飲食斷滋味虛心玄覽故曰內知

不失微妙稱之抱玄

夫欲視亦無所見欲聽亦無所聞欲言亦無
所道欲食亦無所味

徐曰體空達妄即色非有情忘塵境又何
所言未聞見乎李曰悟萬境皆空心即俱

靜

侯伯寂哉不可得而味也復歸於無物

章曰外忘聞見則視聽之欲絕內忘心口則言食之欲滅內外絕滅然後能侯伯寂

然復歸於無物也李曰躁競浮動輪轉者

為之內侯伯寂哉復歸無物之道

若常能清靜無為無自復也

劉曰明得真之者非云為所致

反於未生而無身也

李曰內外無染故曰清淨恬神息慮是曰

無為合氣於漠反於未生體同自然而無

其身

無為養身形骸全也

徐曰清淨無為抱德養身和氣已復故形骸保全也

天地充實長保年也

韋曰道氣復歸其身則忘身忘身則德合

天地矣夫天地不自生故能長生若然者

身不保而自全年不保而自生也徐曰天

地精氣充實我身壽同二儀故曰長保年

也李曰無為養身無事安人功格四表道溢六虛此謂充實也修身者年命長理國者鼎祚遠此長保年也

哀人章第二十一

老子曰人哀人不如哀身

徐曰哀悲愍也學人哀愍衆人淪俗忘反

不如自悲己身不能養神守身也

哀身不如愛神

徐曰愛惜也神勞則去身去身則生亡若

耽嗜六欲傷神損性也

愛神不如含神

李曰雖愛於神而未免勞役猶嬰患害不

及含神含神者外則不執不染內則無思

無慮內外清淨神自歸之不出於身故曰

含神

含神不如守身

李曰神雖至妙仍不自立要託於身方能

運用今但含神不守於身身敗形離神無

所寄欲神長存先須守身守身者必津必

清同道同德通幽洞微則與虛極不二存

三守一乃共其神合契也

守身長久長存也

劉曰情欲所為者人也若無情欲直是身

耳人將安寄哀謂哀憐也愛神者為愛子

重母也含神者謂既貴矣而又深之含育

光輝不令散失也守身者謂屋靜人安主

誼客散身為神之舍故守身以安神也身

不躁動神明靜養形神兩全故得久存夫

客必不孤適不依主神不獨化必藉於身

故客非主不依神非身不立然則身為神

本主為客基故愛神者先須守身存客者

必須愛主故曰含神不如守身也

神生章第二十二

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

沖曰神為生形之用無用則形不生形為

養神之利無利則神不成也劉曰形非神

不生也神非形不成也

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

沖曰形假神以得生神含形以得成形神

不合無由生成也劉曰隨其神化以生形

類故曰形不能自生隨其形類以成神功故曰神不能自成

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

冲曰利用相須更相生成劉曰形神雖異相藉生成生成之道不合不得故曰形神

合同夫神由形用形為神生形用既彰神功所致則神生形也形由神生神由形用

神功既著著乃由形則形生神也故曰更相生形不自與必資神化神動形作功用

乃成成由神生則神成形也神不獨化動

必資形形作神隨神功乃見見由神用則形成神也故曰更相成

神常愛人不愛神

李曰神既託人亦欲人不死人乃資神亦須神不離不離必須修身清心能修之者

始是愛神今人多穢濁不肯修身身既不修是不愛神也劉曰神常愛人欲使安靜

人不愛神役用無涯

故絕聖棄智歸無知也

李曰聖人無名名既無矣復何所絕大智

若愚智乃如愚即是無知復何所棄今言棄絕謂聖有功名之累智有分別之機分別者勞心徇名者損身身心若損形離神散此是不愛於神不守於身有為失道也勸令棄名絕慮以歸無知此是愛神也

常安章第二十三

老子曰聖人常安與天地俱安而鬼神通

李曰聖人內遣心識外喪形骸與冥寂合其真虛玄同其體陰陽之所不能變盛衰

之所不能移玄德常靜故曰常安其天地均其覆載鬼神齊其正真包大納細通幽

洞微無屯否之期絕困窮之月故曰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將來舍也劉曰無事無為

幽冥通暢

衆人皆安其所不安即不安矣

韋曰得生以為安者得死即不安矣得富貴以為安者得貧賤即不安矣劉曰安於

有為有為非常失待則困

蓋天道滅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

劉曰虧盈益謙其猶張弓也冲曰日中則

是月滿則虧陽盛則衰陰強則弱此天道也聖人則天理物行平等之法損有餘補不足抑高強舉下弱也

損思慮歸童蒙塞邪智聖人之朴也

冲曰蒙本作朦不明也思繁則巧制盛慮

多則謀賊生奇物來於寇盜矯誣長於誑術故令損之歸於童蒙童蒙不明無為膏火自煎不飾智以驚物閉塞斜智開明正

慧則偽法不行真道流布去邪取正聖化之本也劉曰懲忿窒欲養蒙以正分正外

智都去者是聖人之質朴也

是以天下尚存可謂養母常能愛母身乃父長

長

劉曰生身者神也無欲安神可以養母也無欲故神安神安則長久李曰事親者以

孝為先修身者以道為本孝子善養揚名於後代學者能修成真而不死養神存道

故曰愛母身與道同故曰長久

西昇經集註卷之四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維五

華陽臺虛玄句曲孫道進冲玄子

性異子李榮 劉仁會 註

弟 虛 子 集

身心章第二十四

老子曰身之虛也而萬物至心之無也而和氣歸

冲曰體與道合是身之虛也心與天同是心之無也身虛而萬物自至心無而和氣自歸故虛無者無為之至妙也

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藏人於人而不見也

冲曰藏身謂陸沉晦迹而不出其才能也藏人謂混俗同塵而不見其智德也

故君子之治必先死於國

劉曰死猶遺忘也夫遺忘其國者雖居物首不為貴也富有四海不為利也不為利修靡皆捐不為貴則憐逸斯棄棄憐逸則力役不勞捐修靡則財用不竭夫財用不竭則儲積充力役不勞則蒼生靜蒼生靜

則國安儲積充則國實國實者則理之基也國安者則理之本也保失至理之基本者其由遺忘國乎如違此道敗忘立至稽諸故實詐俟斷焉

既死而不亡其國盛也民不敢散更復充也

劉曰遺而有之故不亡無為而理故國盛矣及群生逐性樂俗安居甘食美服不相往來李曰死猶忘也修身之者體即身無身即人無人忘身而身存理國之者體同虛寂德並太空兼忘天下故云必先死於國既亡於國在宥天下薄賦輕徭兆人安樂故云既死而不亡其國盛也政化太平人不流亡故曰不散國實人富積粟足兵故曰復充

若能知常施行反也

冲曰人能知素真常存玄德大道凡所施行與俗皆反也劉曰能知常道者凡所施為行事皆令歸反其真性也

衆人歡樂用生生也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韋曰死而不亡者壽之常也而行與俗殊

故曰反也衆人以生生之厚故動而失生而命盡也冲曰衆人以百年為常安身厚味為樂用聲色六欲以生生動則傷生失性致壽命竭盡也李白衆人用有生之命持以生身放情極欲以為歡樂而有害命傷身上既失道下亦失身故云動而失之壽命竭也

也

夫天下大物哉甚綿綿也冥冥混沌不可知徐曰夫大物者太極大道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道之奧也綿綿常存不斷不絕冥冥幽深混沌無分別不可以智知難以言論也

知之者去之欲之者離之近之者遠之

李曰使智求之而不得故曰去之以欲取之而不得故曰離之不可以為親故曰遠之

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亦非託於鬼神亦非託於萬物常以虛為身亦以無為心

李曰託謂因假也聖人所以得道者顯不

因於天下幽不假於鬼神外無賴於萬物
常以虛為身亦以無為心而自然成道人
若心忘有事志在虛無雖不欲成道而道
自成也

此兩者同謂之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
神

李曰兩者虛無也以虛為身此乃無身之
身以無為心此乃無心之心無心之心則
無心無身之身則無身至無身心是謂守
神雖曰守神可以虛無故神自歸之故曰
守神劉曰係累外絕神明內安守神之道
也

守神玄通是謂道同

韋曰神不離形故曰守也神形相係則通
玄而合道也李曰能以虛無守神神通虛
無之妙身同於大道之體故曰玄通也

無思章第二十五

老子曰智士無思無慮之變

韋曰大智之士以百姓心為心故曰無思
無慮之變也

常空虛無為恬靜修其形體而萬物育焉

李曰無智之者必貪有欲有智之士未肯
無為是以滯凡庸以能歸道聖人勸戒意
在虛空故曰有智之士勿多生思慮好為
變詐常須空彼我端寂無為身不躁競為
恬心無浮動為靜內外清靜是修其形體
於物無害為物所養故曰育焉

學者貪天下之珍以快其情

李曰積思慮好詭詐遂欲不止萬境遷改
為變也夫難得之貨是天下之珍懷貪無

已縱欲暢心禽色荒亂此快其情也情快
於前政敗於後必然之理的如可見故舉
下文以示之也

然後軍兵四起禍生於內

劉曰舟中之人皆為敵國

國動亂者而民勞疲也

李曰以道濟物以文柔遠百姓日用而不
知萬國自然而歡泰少私寡欲貴粟賤金
俗樂家安樂和禮洽此無為之化也若肆
情極欲奢淫好勝四郊多事五兵動作疊

起蕭牆禍生於內也君既昏亂臣不忠正
國動亂也征役不止困於轉輸人勞疲也
夫國以民為本民勞去者國立廢矣

沖曰身以神氣為本神守氣聚則長生也
若有為有事勞損神氣神去氣散則形廢
矣李曰為國之本要在安人人安則逸人
危則勞逸則人居勞則人去國之興也寔
在於人人既去焉是知國廢理亂由道興
廢在人以道愛人天長地久矣劉曰民惟
邦本本散國亡

所謂出其無極之實入賊利斧戟也

沖曰斧戟兵器也生命貴重於萬金神存
氣聚則生命無窮神亡氣散則身殞命盡
故曰出其無極之實也六賊外入三毒內
興攻伐甚於六軍殺傷利於斧戟也李曰
實者無為之道也賊者有為之兵也我無
為而人自化此用無為之道也若不用無
為之道是出其無極之實如用有為之兵
也兵能害物日費千金甚於鋒刃故云入
賊利斧戟也

是以聖人無爲無事欲安其國民也

李曰不貪欲故無爲不好兵故無事貪欲則人損戰伐則人勞無爲無事不損不勞百姓安寧聖人之化也

故曰子能知一萬事畢

李曰無爲用道知一也功成事遂事畢也內明達於至道知一也行成德就從因證

果得於真道事畢也

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

徐曰一者真一也德常德也知一者無一

而不知故萬事畢矣虛空無心常德留止故能官天地府萬物威振千靈鬼神畏伏矣內解鬼者精也真一一之至極常德德之至貴乃精神之根本道氣之元先故精神臣伏萬氣歸宗也李曰聖人無心不起貪欲道在於己德止於身故曰留也用道則道流遐邇懷德則德被幽明既爲人之所歸依亦爲鬼神之所伏從也劉曰有心爲德德斯去矣故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鬼不神故曰伏之矣

我命章第二十六

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

李曰天地無私任物自化壽之長短豈使之哉但由人行有善有惡故命有窮通若能存之以道納之以氣氣續則命不絕道

在則壽自長故云不屬天地

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

李曰不視不聽不爲色所盲不聽故不爲聲所聾不知故不爲智所困絕聲色而清淨去分別而無爲神不離人故云不出於身身將神合命與道同故云長久所言不屬天地其行如是遂與道同劉曰耳目之用廢心智之慮忘心神不出身契乎常道矣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章曰天地與我俱稟自然一氣之所生各

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絕耳目各守本根之一氣則與道同久矣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此之謂也李曰萬物俱資於大道三才同稟於一氣而人皆逐末遂至傷生老君守本故

能成道若能法聖人而爲行虛極自然可致也

非效衆人行善非行仁義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愛欲萬物即利來

李曰爲善必近名爲惡必近刑聖人遠之

刑名故不學衆人行善仁者殺身以成人義者裁非而正己聖人修生故不殺亡邪故無正非行仁義也忠信者道之華聖人棄華取實不行忠信也孝非天性禮異至誠心狠貌恭故非妙行所以不行欲爲凶禍之根愛是煩惱之源愛欲在己身尚不安如何得道聖人清靜非行愛欲也於物無害物利自來

常懷怕無爲大道歸也

李曰上文行善及至愛欲皆是有爲之事也老君懷道抱德恬靜無爲常行此行遂得成真故云大道歸也劉曰有益者物赴無爲者道歸故神人無光聖人無名劉曰內明無光德隱群遊李曰大道若歸

用無不可變化不測謂之神智無不通謂之聖人非有事神實無為智照幽寂故無先隱形藏用故無名矣

兵者章第二十七

老子曰夫兵者天下之大凶事也非國之寶劉曰兵動害物喪國亡家禍莫大焉豈曰國寶

寶之者而不用也

韋曰守道無為則天下各安其所安而兵不用矣此之謂大寶也安用此不祥之凶

器哉劉曰國寶者不用兵

用之者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

李曰克定禍亂義實由兵以應用之其戰自勝然兵既主殺救為凶事非國寶也好生惡殺重累愛人無為戰兵為國寶也故云寶之者不用用之者動有亡國失人之患此是凶之大也劉曰若用兵必至於此也夫安天下者當以無事况用兵乎不得以用之非樂然也

是以聖人懷微妙抱質朴而不敢有為與天

下交爭焉

沖曰聖人空虛無為懷道守德不敢趨競有為與天下之人交爭名利也李曰存之要道懷微妙也無失淳風抱質朴也無為去兵息於機戰伐不與天下交爭矣劉曰有為有欲爭者奪之無事無為樂推不去雖有猛獸不能撓也雖有蜂虿蟲蛇不能螫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

李曰心存正道行移質朴恕已及物內無害心雖有外毒不能加也劉曰子雖凶頑不能害於慈父獸雖猛厲不能害於聖人以其積德玄通故也是以天下莫能害焉韋曰德沖六合玄通宇宙宇宙者將與萬物為一體與天地為一心然則猛獸兵刃乃是我體之塵垢耳安能傷我哉

柔弱章第二十八

老子曰天下柔弱莫過於一氣氣莫柔弱於道

劉曰氣雖柔弱聚散有時道之為物無時而積

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

韋曰天地在空玄之內夫空玄之空不能空道故包裹天地萬金石堅剛不能墮道故貫穿萬物焉劉曰若非柔弱豈能包裹貫穿哉

夫柔之生剛弱之生強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以從生者乎

韋曰柔弱者道與氣也剛強者天地與萬物也根本即自然之道也劉曰剛強之質從柔弱而生之物各有之不知其本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是故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

李曰凡物有形必自無生故以無為母元無所有以有有故遂乃有無無本空虛起無見者從虛而來故以虛為母虛既空矣何能運行通而不墮必由於道故以道為母道者非無非有非實非虛不來不去不始不終非物使之非人所造不知所以號曰自然道既自然而來自然即是道之根

本此名無能生有次第且生欲結前能行柔弱則以生剛強也劉曰階淺以至深至妙莫知所由故曰自然者也

民之章第二十九

老子曰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民自令之耳

非天地毀鬼神害

韋曰天地之大者生也豈無故毀人命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亦安得害我命哉以其有知以其形動故也

韋曰用智逐欲勞動其身形廢神竭故中

道天而不終也劉曰智生形動逐欲取敗

自貽伊歲鬼神何為

是故無有生有無形生形何況於成事而敗之乎

徐曰人未生時本無有身雖於恍惚之間

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不能

清淨無為養神守身使長生久視况復生

養失理動為罪欲敗其成身善事致喪命

早終乎劉曰心本無為情欲斯起神體無

象形色乃生無象無為尚生形欲成事取

敗詎足怪哉

人欲長久斷情去欲心意以索命為反歸之

李曰縱欲傷身斷情益壽絕有為之想內

外都盡心意以索也年非外情命在己身

故曰反歸之

形神合同固能長久

劉曰夫欲保命長久不令早終者當須除

情去欲心意都盡命自歸之更無他術索

畫也謂俱無欲也李曰鬼離於人則身死

神將形合則命長也

天下章第三十

老子曰人雖在天下今意莫在天下人雖在

國今意莫在國人雖在鄉今意莫在鄉人雖

在家今意莫在家神雖在身今神莫在身是

謂道人

韋曰所在皆忘故能所在皆存劉曰涉遠

之賓誰留迎旅趣真之士孰顧形體形骸

尚忘况乎家國猶棄人天何為

意微章第三十一

老子曰患生不意

冲曰夫富貴之人自謂歡樂無憂不意二字者反為我身累患也

禍生絲微

絲李劉本作私李曰患以累身禍為破滅

意不以為患而患已來私不以為禍而禍

自至人知在生實長禍患終日戒懼仍慮

橫來况公然行惡如何可免是以君子慎

微為之於未有也冲曰絲別本作私誤也

不畏絲微之惡致生綸著之禍故曰小罪

不積則大罪不成是以經言民不畏威則

大畏至矣

善生於惡

劉曰喪命之由為貪善名

利生於害

劉曰吞鉤者為貪芳餌也

大生於小

劉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難生於易

李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劉曰始乎履霜

至於堅冰

高生於下

李曰九重之臺起於臺土
連生於近

李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外生於內

李曰由內故有外也劉曰言出乎外行加
乎氏

貴生於賤

李曰因早以至事也劉曰貴以賤為本

動生於安

李曰因靜而有動也劉曰安其身而後動

盛生於衰

李曰熱極則寒劉曰日中則昃

陰生於陽

章曰陰陽猶死生也夫天下同善而無惡

同利而無害者則善之名無因而生然則

善名由有惡而生利名由有害而生凡此

上事皆是有欲有私之患也李曰靜極則

熱劉曰命呂則律

是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

李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故曰相生虛者
陰也實者陽也熱極寒實成虛也靜極躁
虛成實也故曰相成劉曰有之以為利無
之以為用

是以有歸有無歸無也

章曰有善則有惡是有歸有也無利則無
害是無歸無也劉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

西昇經集註卷之五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華陽真經 句曲徐道通 冲玄子

任真子 李榮 劉仁會 註

碧虛子 集

在道章第三十二

老子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

李曰道則大無不包人則非道不生故知

人在道中也道有細無不入物無不在是

知道在人中也

魚在水中水在魚中

劉曰人之神氣天地交通也方彼遊魚內

外資水

道去人死水乾魚終

李曰此舉喻也魚之於水猶人之於道道

在則人存道去則人亡水有則魚生水無

則魚死人必須歸道魚定當歸水故曰人

相造乎道魚相造乎水水之與道人之與

魚不可暫失矣

故聖人自知反歸未生捐棄憍奢絕除憂患

章曰捐棄憍奢然後絕除憂患憂患既除

然後能反未生未生既反則道留而長存也李曰自知者不可思須失道也反歸未生抱守於本捐棄情奢去泰去甚絕除憂思無欲無愁以道實心何憂之有是故形隱神留

劉曰安然不動

天下歸焉

章曰隱安也形能安神故神亦留止於形也冲曰同世之形託死隱變精神之身留世化物天下慕德皆來役歸也李曰疑神九重故言形隱道在聖德故曰神留覬風而至慕道而來萬方朝覲天下歸焉劉曰歸其靜也

無為無事國實民富保道當常是謂玄同

李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不用奸智名曰

無為不師兵戈名曰無事不以有為撓物常以無事安仁任用賢哲百姓繁昌國實却被走馬以事桑田財足穀多故云民富守於真正故云保道因循曰新是曰當常保道得道當常得常達於常道故曰玄同

也劉曰主上無為群生安業儲積充實而民富貴至理之道如此

有國章第三十三

老子曰有國者其根深也

章曰王叅四大繼天理物當與道同根無

為也李曰以道為根所得深矣

天地覆載萬物畜養金玉重寶不積留也

章曰天地無為於覆載故常覆載是以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則重寶無所逃其域矣

矣假積留於府藏哉李曰夫有國者宜以

道為根德為本德無不被道無不通為天

地之所覆載保其清寧萬物之所養育獲

其長久不須積聚金玉而金玉自然留止

也劉曰天地自覆載萬物自畜養聖人根

深寧極金玉重寶一氣所須是棄而不用

也

夫外天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而壽命存也

李曰外遺忘也用之有為而天下失行道

之德而天下存故言有也以生為有愛養

傷生故其身亡也能忘於身身將道舍壽

命無極故其身存也劉曰夫遺天地者無事無事者則物歸之遺形骸者無欲無欲者則命存矣夫天地形骸尚自外之金玉重寶何足留意也

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善人之所不喜樂

人之所不樂為人之所不為信人之所不信

行人之所不行是以道德備矣

李曰至學之士學人之所不能學立行之

者為人之所不能為為與不為皆為學與

不學皆學教無不達理無不通故曰道德

備矣細而言之常俗小人所好者有為懷

道君子所好者無為此善人之所不善也

人皆悅於聲色我獨悅於無聲無色此喜

人之所不喜也人皆愛於名利我獨忘於

名利此樂人之所不樂也人皆作憎愛我

獨作不憎不愛此為人之所不為也人皆

信邪我獨信正此信人之所不信也人皆

行惡我獨行善此行人之所不行也道與

俗反忘達功高事無不圓故云備矣劉曰

善者善無情也喜者喜無事也樂者樂無

味也為者為無為也信者信無心也行者行道德也夫此六句亦有義焉解行不然也道德不備也

皆有章第三十四

老子曰道非獨在我萬物皆有之

章曰道無不在豈聖人獨有而萬物皆無哉莊子云道在屎溺屎溺猶有其道而況萬物者乎劉曰所明道無不在修者得之萬物不自知道自居之

冲曰萬物無知情均芻狗不知聖匠剖大

混一朴散為無窮之物不能自知生本由道氣合生物道自居之劉曰藏諸用也

衆人皆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

章曰但不自知又不知物則神道自然冥會也冲曰神為生形之本衆皆得而生不

自知生我者神神自生我也劉曰近在諸身而不能知

君有德施於百姓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冲曰君有無為之德施於百姓百姓得其自為日用不知謂我自然不知受君之德

也章曰上不知下下不知上上下相忘乃為道治也劉曰功成事遂百姓皆為我自然也

是故聖人藏神於內魄不出也

冲曰聖人知生我者神故養神守身藏神

形內煉形化魄合於真神混而為一不役寬魄又何出焉李曰魄寂也輕躁之徒其神自離聖人法道安靜無為神不離身寂然在內故云不出也劉曰靜之至也

守其母其子全

李曰保道存神守其母也於身無害其子全也

而民熾盛保其國也

劉曰本固邦寧

玄虛積充壽命長也

冲曰玄虛者道也真積妙氣積充我身故能飛行空虛壽命長久也

人能徙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章曰命者自然也本者道也我都無知故

能歸一反於自然也李曰有靈之中人為智測之於景親之於天察之於地通之物理無有不知是稱為智而不知身由道生歸根反本而守愚至死信命將終是大不知也劉曰謂假學之流雖復窮教盡藝辯智多能奇伎異端規模聖軌而不悟生之所由反命歸本之道而逐於外者於世雖得其美名於身是謂愚焉

治身章第三十五

老子曰治身之道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

章曰隱安也先安其身形如天地之無為然後能心居萬物之始始也者道也李曰修身之理必先忘於形形有既忘都無所見此隱於天地也然後息心歸本居於萬物之始也劉曰天地尚隱何所見焉居物

之始何所有焉

夫聖人通玄元混氣思以守其身

徐曰聖人常清靜無為故能通玄元之道混合神氣思念真神以此守真故能長存久視也劉曰崩元通而不墮氣思混而不

亂以此守真是聖人之道也
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

劉曰情愛深於溟渤貪欲重於丘山如此
守身愚人之趣也

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其道德各異焉

劉曰聖智愚情兩行相反俱專事業為用
不同美惡二途功滿則方効也

道德章第三十六

老子曰道德天地水火萬物高山深淵各有
所歸之

李曰道德是幽微之理天地已下是有形
之事有象之物猶各有所歸喻無形之道
若能無心去欲道亦當自然而至
夫道非欲於虛虛自歸之德非欲於神神自
歸之

李曰道既虛無德亦神妙虛無神妙必竟
清靜而人若能虛心無身自然歸道抱神
守妙自然歸德也劉曰虛歸於道神歸於
德道以虛往德亦神歸
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

劉曰輕清者上昇也
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

劉曰重濁者下沉也
濕非欲於水水自歸之

劉曰水流濕也

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

劉曰火就燥也

萬物非欲見於形形自見之

劉曰無相者不能見也有形者不能隱也
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飛而虎狼自來
歸之

劉曰羽族毛羣必歸林藪
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魚鼈蛟龍自來
歸之

劉曰類聚羣分各有遊處

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

劉曰有用者事實無為者道歸

由此觀之物性豈非自然哉
劉曰物類相感非由情割

善惡章第三十七

老子曰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行惡者我
知也行忠信者我不知也

徐曰四民皆有自然之性苟無根性難可
化諭猶如鳥獸鵠白非染浴之功也李曰
聖人運慈悲之意開化導之方咸令捨惡

業而達善因去虛妄而行忠信而達途難
曉失路不歸各隨生業任其顛倒不能虛

忘罪福競生善惡行善者致賞行惡者被

刑忠信者則是賢臣譎詭者便為狂賊並
由行有善惡而名有是非本非是衆生所為

非聖人所知者也此為權教事至自悟故
言不知耳

是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

李曰前以權法語曰不知任故愚情恐惡
根本絕故將此實教勤勤曉示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知積善

善至積惡惡來皎然非虛信之影響明言

此者心欲捨惡歸善也劉曰明聖人無心
應物而已善惡自積孰知之哉

是故聖人言我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

而萬物益宗以活其身

李曰我懷天下之始抱道也復守天下之母舍德也道德在內爲人所尊故曰益宗物能歸道道能濟物人物得存故云以活其身劉曰潔源者流清守母者子瞻

吾意常不知

劉曰知即非守母之道也

安能知彼行善惡焉

李曰聖人內忘於身則無人無我故云吾意常不知外忘於物亦無善無惡彼此並

皆都忘何能知彼之行善惡也劉曰守母尚自不知安更知子所作

積善神明輔成

韋曰積善以感神明神明自然成輔亦我不知也

天道猶枯於善人

韋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亦不知者也

寂意章第三十八

老子曰吾道憫怕寂

韋曰死灰枯木之謂也

意死者生靜而復命也

韋曰雖不失其生意同死人也故能無時不生以其意死寂然故能復其自然之命也冲曰意死猶灰心也

生生積浸潤滋酌留滯

李曰靜心息意以道生生故曰生生道流不絕久潤於身故云積浸玄津法水是謂

滋酌流注己身有礙故名滯爲道所止故云留也劉曰積聚氣血將以爲身生生之

義如此

玄冒沾洽

劉曰玄冒謂覆被形骸也沾洽謂津液流通開諸關脉也

元氣包之

李曰息意有爲而生自存靜心歸道而命

自復以能歸道爲道所覆故曰玄冒靈液

流潤故曰沾洽人之受生本緣元氣愛精保氣氣不離人人得氣生爲氣所裹故曰

包之劉曰日生者雖曰神功非氣無以化育

其根益深

韋曰冒覆也言萬物之生積浸和氣之滋

酌留結玄冒而沾洽也又有元氣裹之故

其根益深與道同本冲曰灼如人手足液

也冒覆也學人抱元守一以其神氣積充

浸潤一身滋液津液留滯百骸玄道覆蒸

沾洽內外元始道氣包裹我形萬氣長存

其神栖鎮所以生根益深長生久視也

乃四固

劉曰真性綿邈形骸不虧

中無心

韋曰得地水大風故能堅固以成其身冲

曰塞兌閉門耳目口鼻四情堅固塵境不

得入中心空無也

故能致萬物精華

韋曰雖四物成其身而其中寂然同於無

心是以萬物精華莫不歸之李曰玄道所

覆元氣所包道遠氣長故曰其根益深深

根寧極身外則存四大不毀乃云四固忘

情虛已內外清淨湛然空寂名曰無心身

心既忘絕諸羣有契虛無之境得杳冥之

精故曰致萬物精華也

無極之物自然來歸之

冲曰學道之人精修行氣故萬物齊仙霞精光華玄景希夷微妙無極道無自來歸也

以其空虛無欲固也

李曰有形之物並為羸惡無極之物是曰精華無極精華是為真道來歸已何以致然皆由清靜空虛所以自然而生矣

戒示章第三十九

老子曰喜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

冲曰老子十號一號古先生又應號記及顯迹記並云上三皇時號古先生此即明老君之身歷代行化當過關之時寓記此言以誠尹公故稱開導並乾指言升就及尹公師稟受道傳授五千文付以九丹訣又授九室之要將化西土升入太微欲重啟言以解其惑故却告言古先生者吾之身也所以祛尹公之疑示西化之兆矣後人妄改云古先生者吾之師也一何謬乎

且帝王年代記所推老君又王受命之年

太歲丁卯下為周師昭王時宅關二十五

年癸丑與尹公說經二十六年四月升入

太微二十九年尹公會蜀青羊肆重覓老

君遂化西國後人妄云平敬幽厲定王之

時西入流沙亦皆謬耳何者尹公是周康

王大夫至昭王時請出為關令以候老君

非平敬之時明矣

今將返神還乎無名

李曰無名者是寂境之常道也隨機導物

從真起應名為降德化緣既息攝迹歸本

故曰返神來則於無象而示有象還則自

有名而返無名故曰還於無名

絕身滅有綿綿長存

冲曰神者靈妙之稱也返靈妙之神還於

玄虛歸於空寂無名無形絕同世之身滅

有形之體成無上道綿綿若存也李曰息

化去應名曰絕身滅有法身不動真道疑

然是曰綿綿若存

吾今逝矣亦返一原

李曰逝往也老君從東徃西故云逝矣真

法無一正道唯一從東而來還歸於道是

亦返一原矣

忽焉不見

劉曰存亡自在非常情所測

斯須館舍光炎五色玄黃

冲曰館舍莅事所歸也老君在周和光世

俗微迹微藏觀化風塵藏人於人人莫之

識欲息迹返原解形變化是以忽焉不見

斯須之間館舍光明照耀內外五色玄黃

驚駭視聽也李曰斯須俄頃也老君神妙

不測道力自然於有能不有則忽焉不見

不有而能有則放光五色映照十方示以

神變者令以戒受也

喜出中庭叩頭曰願神人復一見授以一要

得以守元

冲曰既觀神變方知大聖是以出於庭中

叩頭頻顙唯願神人重復一見雖崇教誨

旨遠途多莫知所從故重一要得以抱一

守元也

即仰視觀懸身坐空中去地數十丈其狀金人存亡恍惚老少無常

李曰良願既發玄聖非遠仰視天上即觀老君端坐虛空去地高邈容儀非彼暗昏形狀純是金身或無或有故云存亡恍惚

非大非小故曰老少無常

曰吾重誠爾爾其守焉

榮曰再數妙法觀今保道

除垢止念靜心守一

李曰有為紛累人間穢濁浪生分別妄起

愛憎皆染汙人咸稱曰垢制情忌色達有通無並悉蕩之故言除也意無所繫故云止念內外弗著故為靜心凝神於道用志不分故名守一劉曰凡非真性者皆是垢夫止念慮衆垢方除守一不動真心乃靜也

十六

衆垢除萬事畢

李曰百惡銷曰除萬善具曰畢

吾道之要誠警竟即隱

李曰前請抱元守一誠以除垢止念邪念

息正業興可以成真可以得道可以理家

可以化國事無不可故云畢玄元應物本在教人人依教行理無不濟物濟人度德克化給遯形入寂故云隱

喜不知所之泣涕追慕退官託疾

李曰聖師入妙莫測所之仰德故流涕思慕去於有事歸以無為故寄傳託疾也

棄念守一萬事畢矣

李曰奉戒在心依經立行更不外緣是名守一有累之塵既盡無為真道自成智滿

德充萬行皆備故云畢矣

西昇經集註卷之六

十六

十五

關尹子

維七

關今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遊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喜既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所著書後為文始真經

文始真經直解疏引

皓月圓明普見千江之水真空妙有該通萬卷之經因水見圓明由經悟妙有圓明以皓月爲本妙有以真空爲源本末是同源流非異既循末以歸本仍泝流而還源源即真空乃是不容思議流爲妙有爰非專一無言無言之言以爲經無說之說以爲妙無說之說以爲言前無言之言以明意外言前洞然意外幽深非由直解以難通不假詳箋而莫曉因指見月忘指而真月昭彰因解悟經忘解而真經洞徹見千江之月影知一月之縱網究羣經之真詮悟一真之統攝見知雙泯究悟俱忘天眼龍睛詎可窺於彷彿神靈聖智豈可測於依稀意外難思言前莫議也

文始真經註卷之一

神奉道達于牛道將直解

一字篇字者指其空之道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

非有道者元無道之強名故不可以言議

也經云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是也

故云非有道不可言也

不可言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言議未有之前了然薦悟

妙道故言之不可及也故云不可言即道也

也

非有道不可思

非唯元無道之強名抑乃不屬思惟也思惟則屬意識知解也道不可以知而識也

故云纔落思惟即是鬼家活計正謂此也

經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故云非

有道不可思也

不可思即道

言前薦悟也向思惟未生之前了然薦悟

妙道方知思惟不可及也故云不可思即

道也

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

天物者本分天真也怒者威光也威光赫

赫廣無邊際也流者心也源流注六用紛

紛與人事交雜而不一也經云性水也心

流也故云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也錯者

雜也言迷人從事於道見解紛紛不一如

下文也

若若乎回也

若者象也似也想象道似太虛似明月似

澄潭似冰壺如此想象比似則與道相違

之迷故云若若乎回也回者違也

憂憂乎闕也

憂憂者相擊之聲也闕者諍論也以言語

相詰難辯論其道以戒諍論也故云以承

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盾矛邊相

攻擊以戒諍論也故云憂憂乎闕也

勿勿乎似而非也

勿思象勿辯諍論擬此見解似即似即不

是故云勿勿乎似而非也

而爭之

爭者鬪志也三人兩衆同處學道勇猛精進鬪志為高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爭之也

而介之

介者孤介也孤然獨處精思妙道萌此見者亦未悟也故云而介之

而覘之

覘者唯古人之言贊美妙道也遂言思惟贊美妙道亦未悟也故云而覘之也

而噴之

噴者呵噴古人名言法相點點精思妙道如此見解亦未悟也故云而噴之也

而去之而要之

去者捨也要者取也捨諸妄而取真道也既有取捨即是有為亦未悟也故云而去之而要之也

言之如吹影

影者喻名也即憂憂諍論噴之贊美呵噴者也言呵叱名相如吹影不能去也何

謂也

思之如鑠塵

塵者喻識也鑠者削刻也即前者若想象比似勿思辯爭之鬪之介之獨思去要取捨者是也如此屬識見如削刻塵而不得淨盡是也

淨盡是也

聖智造迷

聖智能解萬法以智造道而不能至即智是迷也絕聖棄智了悟妙道如此則即智是迷也故云聖智造迷也

鬼神不識

鬼神存識見識見不能知道也故云鬼神不識

唯不可為

道本自然不假修為也故云不可為也唯者因上仍下之辭

不可致

致者從外邀至也道本自具足不假外求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故云不可致也

不可測

道鬼神難窺陰陽莫測況其凡事故云不可測

不可分

道混然天理杳冥莫測故不可以心思言

議而分辯故云不可分

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故曰因上結下之辭天者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玄者杳冥莫測玄之又玄也合者契悟也了悟天命神玄方契妙道也此章明道不在言思在人心開了悟而密契之也

右第一章

開尹子曰無一物非天

天者自然而然而然即道之異名也物物皆道生即物是道如漚從水生即漚是水故云無一物非天也

無一物非命

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

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道之命也故云無一物非命

無一物非神

神者不神之神陰陽不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咸具神道故云無一物非神也

無一物非玄

玄者窈冥莫測亦道之異名也物物具此玄道故云無一物非玄也

物既如此人豈不然

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咸具妙道

人豈不然乎故云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也

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天命神玄既是道之異名雖有四其道不二道者人人具足箇箇見成若人了悟

不假修爲立證無生位齊諸聖矣故云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

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人人俱有本分天真人人俱有不神之神

人人俱有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人人俱

有窈冥莫測之玄天命神玄者在凡不滅在聖不增纖細不少洪巨不多豈可彼物而獨有此我獨而無哉故云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者從緣悟道也

故云盡十方世界是道人眼盡十方世界

是道人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便怎麼去只是光

影裏作活計向光影未發之前洞然開悟

方信道無不在即一物中了悟天命神玄

非他物也故云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

知天盡神致命造玄也知者悟也致造者

皆至也言吾之至也

學之徇異名析同實

學人徇逐天命神玄之異名分析不異道

之誠實感於名而迷於實也故云學之徇

異名析同實也
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道本無名因名悟道道者實也名者實之實也因名契悟名異而實不異悟實而忘名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名者言

也故云得之契同實忘異名此章明道無不在悟實忘名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

觀者照也以智照理如照水也此借喻也

以觀沼爲未足

沼者喻凡人也以智沼度量凡人雖是有

道疑道在凡人不足也故云以觀沼爲未足

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之者往也河者喻君子江者喻賢人海者

喻聖人疑道在凡人不具足又往觀君子

又疑道在君子不具足又往觀賢人又疑

道在賢人不具足又往觀聖人方不疑曰

道之至也故云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

學之

也

珠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津液涎淚喻動靜語默也珠不知動靜語默皆是道之用也因用悟體方信道在凡不在君子賢人聖人不多故云珠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無欠無餘聖凡平等具足是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甲喻聖人乙喻凡人道本無我相豈有人相哉了道聖人忘其見解故不見聖人是道凡人非道也故云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也

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

進者取也退者捨也道者取之不得捨之不失道既無我相聖人忘其見解故不見已進道而取之已退道而捨之也故云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也

以不有道故不無道

道不屬有無聖凡平等此釋不見甲是道

乙非道故云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不屬得失本自見成此釋不見已進道已退道此章明道不屬有無得失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

不知道者迷人也妄意卜者妄以意識卜度也射者猜量也覆孟者喻迷塵覆蔽也迷人不悟妙道妄以意識卜度妙道如猜量覆孟之下所合之物故云不知道妄意

卜者如射覆孟

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金玉喻玄妙之言又金者明白也玉者瑩淨也智見高者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如金之明白如玉之瑩淨又曰金鉛玉汞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或是道否迷塵覆蔽雖執至言亦未悟也故云高之者曰存金存玉

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角者喻智鋒鈿利羽者喻輕清中智之士

妄以意識卜度妙道曰智鋒鈿利無為清

靜保養精神身輕體健又曰如羚羊掛角

鸞鳳冲霄敢是道也如此猜量亦未悟也

故云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卑之者曰存瓦存石

瓦者喻曾經燒鍊也石者喻堅固也下智之士妄以意識卜度妙道煅鍊頑心一志堅固不移又曰道在瓦礫如此莫是道否如此猜量轉不悟也故云卑之者曰存瓦存石也

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置者委棄也知者悟也已上高中卑三等之人妄以意識卜度金玉角羽瓦石之物或是或不是唯委棄物外內忘意識了然開悟迷孟去盡無所覆蔽方信道不從外得故云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此章明道由心悟非妄意卜度而知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範土曰陶陶者燒磁瓦窑匠也一陶能作萬般磁瓦之器陶能使器之成壞器安能成壞陶者乎故云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也此章借喻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道運陰陽生成天地萬物故云一道能作萬物也作者生也道如虛空窈冥莫測本自見成不假修為造作故云無有一物能作道者道既似虛空萬物焉能害虛空哉故云無有一物能害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生萬物無物能害道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手物迭迭而無非乎

道者心之體心之體者真空也真空窈冥茫茫然知識未萌之前也心既以真空為體則儻儻然萬緣無由羈絆物者心之用即體即用應變常寂則迭迭然無非道也迭迭者周行而不殆之義也故云道茫茫

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手物迭迭而無非乎

電之逸乎

大達之人得自利利他人之妙為上根之人機鋒迅急如擊石火似掣電光擬議之間千山萬水上根之人直下頓悟洞徹妙道也故云電之逸乎

沙之飛乎

大達之士平等普利不遺中下以迅機接上根以善巧方便廣演萬法周徧沙界接中下之人故云沙之飛乎也沙之飛乎者言廣演妙法如風飄塵沙也

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心一物一道一三一之名如日之光明日是明之體光是明之用雖有三名其道不二故云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

不以一格不一

一者不二之體也格者度量也不一者應變之用也即體即用無用之用如空谷傳

聲應變常寂不以從體生心度量應變也故云不以一格不一也

不以一害一

無用之用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即體即用不以用之妨體也故云不以一害一害者妨也此章明道心物不二體用如如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周回是水中有山曰島以盆為沼中安一石以為島放魚於水內魚繞石環遊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為何故夫何者設問為何故也答云水無源泉亦無流歸所以不窮也此借喻也故云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夫何故水無源無歸也

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本者真空之體末者妙有之用聖人洞了真空妙有之道道無首尾莫之可測環樞

應變而無窮盡也故云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此章明道無首尾應物不窮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者禁止之辭也言無愛道道不屬愛纔萌愛念則落五行中屬水也則與道遠矣故云無愛道愛者水也

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

無得觀逐言思其道道不屬色行名情豈可觀逐言思而測知也纔萌觀逐言思之念則落五行觀屬火逐屬木言屬金思屬土役於五行則與道遠矣故云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此垂誠後學深切也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唯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唯聖人不離情者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也愛觀逐言思未

萌之前即是真空之體真空即道也真空心未萌生道之名亦假立也言亦無道之名也此垂示學人悟道之方也故云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也此章明道不屬五行向愛觀逐言思未萌之前薦悟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重雲蔽天於夜濃陰重厚黑雲蔽障於天無星月以照耀則江湖之水黯然而黑暗也游魚茫茫然迷之也於是漁者執燈火擲釣餌於水中魚忽望見波明食動不意人擲釣餌而曰幸賜於天即而就吞之彼漁者釣之而斃死也故云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於天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也

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迷人無明障礙重雲蔽天心地不明如江湖黯然不悟妙道如游魚茫然智波流浪

泥法求真如忽望波明食動智波迷道法塵障心如魚即而就之喪道迷真如魚釣斃焉不知者不悟也不悟我本無我即是真空之道而妄有我向外逐道者與上譬喻亦然也此合喻也故云不知我無我而逐道亦然也此章歎迷人不悟道而喪其生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

凡在天下之下百家之學道術廣博故云方

術之在天下多矣方者道

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

百家之學不能徧舉略言其四尚者貴也

或貴韜晦不欲人知或貴彰顯明明教誨

或貴能行自強不息或貴柔弱不與物爭

故云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也

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事者用也若執尚晦尚明尚強尚弱皆謂

之用也執用而迷體豈能洞徹妙道哉若

不執其用則用無用而無所住者無所住

著則離種種邊名為妙道也故云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也此章明道無不在不可執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

道本真空不屬得失有得則有失道在人聖凡同體無欠無餘如初生赤子與大人同體不與大人同用凡人與聖人同體不與聖人同用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惡則名凡人用之於善則名賢人用之無所得則名聖人無所得而得之則名德不名道也故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也

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道要心悟不離本情而登大道故不可行也彼可行者名善不名道也故云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

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

聖人得自利利他人之道平等普利不求

十七

十六

報恩名為德行此德行所以善吾接物利生也故云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此利他也

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死者心休歇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藏諸用也藏諸用則無為也無為所以善吾心之休歇也故云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也此自利也此章明德行為用道為體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若學人聞道之後所行有為之事有所執持智解則所往與人事同也之者往也故云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

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天者天真也聞道悟解罷參絕學藏諸用無所為外不執相內不著空湛然清靜則契本分天真也故云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

十七

十七

為者必敗執者必失

有為者必敗於道有執者必失於德也故云為者必敗執者必失也

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聞道於早朝可死於晚夕便全身放下心死休歇而保任之也故云聞道於朝可死於夕也此章明悟道者無為無執休歇保任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一情實為聖人

實者真空窈冥莫測一情者情返歸於真空也如此則名聖人也故云一情實為聖人也

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

從真空體上忽萌情念不趨於善必趨於惡情起時其可不謹乎若趨於善而積於善積之大也則成德行之福而名賢人也若趨惡而積惡積之大也則成凶暴之禍而名小人也故云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也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

一情冥者自有之無從跡復本也從跡復本冥契真空之道不得出示於人也經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是也故云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也

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

無者真空也有者情也從真空上忽萌情念趨善積善趨惡積惡是從本降跡從本降跡而善惡之跡不可得而秘隱也故云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也

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

言一情善惡屬知識則與蠢動有識之物者無異也故云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也

一情冥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一情與真空冥符則知識未萌之前也知識未萌之前真空妙有之道充塞太虛無所不在故云一情冥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也此章明道不屬情識無處不是道也

右第十四章

關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急則曰道以勤成

勿者禁止之辭也勿得言以聖人力加精進行之不懈怠則曰聖人學道因以勤苦而得道成言非如此也道由心悟本自見成豈待力行不急勤苦而後成哉故云勿以聖人力行不急則曰道以勤成是也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

勿得言聖人堅固保守而不改易則曰聖人因以執持而得道言亦非如此也聖人心開悟解以道為體真常不變無為無執無失無得也故云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也

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

矢者箭也聖人應物慈悲普利而不息人以謂力行殊不知力行慈悲普利不息猶似人射以弓發箭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行也故云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也言行之無心

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握者把也聖人恬然獨處人以謂堅守殊不知聖人堅守猶似人未射之時以手把箭因彼不應所以靜默豈有心守靜默哉故云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我

右第十五章

關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且相展轉無有得時

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求道本無跡不可以行求道本無法不可以學求道本無情不可以識求若以名跡法情求之如石轆之且相宛轉不離名跡法情何時得悟道哉故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且相展轉無有得時

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槁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矣

知言如泉鳴則聲不可辨聲不可辨忘名也知行如禽飛則跡不可循跡不可循忘跡也知學如槁影則偽不可取也不可取

則忘法也。知識如計夢則妄不可信。妄不可信則忘情也。息者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名跡法情頓忘而不存。則契於妙道。故云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也。擲者以手捉取也。此章明道不屬名跡法情。不可以言行學識而求之。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以事者皆用也，建者建立妙用也，物者人。物也。言建立妙用，普利天下，令人入道。則誠為不易也。故云以事建物則難也。掃蕩復本，一物不留，獨露真空，妙體有何難哉。故云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事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天下之物紛紛億萬俱要圓成，誠為不易。故云天下之事無不成之難也。此釋以事建物則難也。如秦之阿房宮，非一歲而成。楚之一火而盡，豈不壞之易耶。故云壞之易也。此釋道棄物則易。此章明建立不易。

復本不難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

火者無我之物，或鑽木或擊石取火之一星而灼，及其大也，則劫火洞然，能燒萬物。及至燒盡，萬物火亦不存，為火無我也。故云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此起喻也。

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一喘息之間，洞徹真空之道，則窈然冥然。元無一物，如此則外忘萬物，外忘萬物則內亦忘真，空道之強名也。故云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存也。此合喻也。此章明了悟道者亦無道之強名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有生。

人生壽夭不等，或為赤子而死者，或為重子而死者，或壽滿百歲而死者，故云人生

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此借喻也。

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

利根之人遇師垂接，直下頓悟於一息之間。當時心死絕疑，如人生一日死也。故云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也。中下之士遇師垂接，卒難了悟，如水浸物漸漸得透，或十年或二三十年，志心不退，觸著磕著，有日洞徹心休，如人在世，十年百年而死，故云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者也。此合喻也。

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者指上一日死者，十年百年死者三等之人也。彼三等未死之前雖動靜作為昭昭靈靈，智慧止名為生，不名為死也。故云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彼者指上煩漸三等人也彼上中下三等
於未了悟契道之前雖動靜作為昭昭靈
靈智慧之用止名為人事而已不名為妙
道也故云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
為事不名為道此合喻也此章明悟有煩
漸道則不二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
行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

○ 迷人不悟道本無名跡故云不知吾道無

言無行也迷入泥著古人名言法相求道

或古人靈跡異跡求道既有尚靈異之心

忽遇邪魔化為異人談天論地說事說理

或逞神異變化迷人橫執以為道聖人

而欲師之求道故云而即有言有行求道

忽遇異物橫執為道

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

得本

道由心悟靈源妙湛體用如如迷人不悟
源名跡而向外求道此迷靈源而逐名跡

流浪也本即源也末即流也如此流浪逐
末欲返本源不可得也故云殊不知捨源
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此章
垂誡學人勿逐名跡而求道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
以一息得者

習射者習射弓箭也習御者習御車也習

琴者習撫琴也習奕者習奕碁也已上四

者必以歲月而習之四者終無一事可以

一喘息之間而得其妙者故云習射習御

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也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道乃真空故無形像無方位利根之人直

下頓悟真空於一息之頃而得洞徹故云

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也此章明

道易學於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
遇則勝負見

弓人相遇而關射則中者見為工巧不中
者為魯拙也故云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
也兩箇奕碁人相遇關奕碁則贏者見為
勝則輸者見為負故云兩人奕相遇則勝
負見也

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則無工無
拙無勝無負

兩箇洞徹妙道之人相遇則無可出示呈

似也無可出示呈似則不似射奕有工拙

勝負也故云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示

者則無工無拙無勝無負也此章明道無

工拙勝負無可出示呈似於人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
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

海喻真空金喻微言妙行真空能容衆妙

萬行窈然觀之不見故云吾道如海有億

萬金投之不見也石喻衆善真空能容萬

善窈然示之不見故云有億萬石投之不

見汗穢喻衆惡真空能容衆惡窈然視之

不見故云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
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鰕大鯨

小鰕小魚喻小人衆生大鰕大鯨喻君子
賢人真空能運小人衆生君子賢人平等
普利自生至死受用恃廢但日用而不知

也故云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鰕大鯨
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
爲不足

真空蓋之不盈故雲天地萬物而不爲有
餘真空損之而不虧故生天地萬物而不
爲不足故云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
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此章明道無欠無
餘而無所不容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
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道乃真空窈窕冥冥陰陽莫測鬼神難窺
故云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
物也真空雖然窈窕冥冥陰陽莫測鬼神
難窺其用事也似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

如懸鏡以鑑形又如空谷傳聲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萬物不能逃其鑑也故云而處
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此章明道窈窕冥測
應變無窮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

權者用也小人愚癡顛倒所用皆歸於惡
惡者何也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言惡口
兩舌貪愛瞋恨癡迷大逆不孝不忠不仁
不義是也故云小人之權歸於惡者也

君子之權歸於善

君子燭理所用皆歸於善善者何也不殺
不盜不邪淫不誑語不巧言令色恭行五
常百行是也故云君子之權歸於善

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

聖人之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上德不德
應變無方難種種遷超諸法相一無所得
強名真空之道也故云聖人之權歸於無
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也此章明道不
屬善惡迥超諸有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
刃即傷

以劍喻道道冥萬物普利無窮故云吾道
如劍割物即利也執持染著昧性迷道故
云以手握刃即傷也此章明道普利無窮
達執者自傷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達不問且且_{下七}不答達凡不問石石
不答瓦道亦不失

達者以竹爲之以_{下七}威棗栗豆者以木爲之
以_{下七}威菹醢以供祭享道無不在達豆瓦石
不相問答而終日問答雖問答而未嘗問
答也道亦不失也故云達不問且且_{下七}不答
達凡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也此無
情說法昧者不知也故云不應答戴真應
答無知知處是真知正謂此也
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本無問亦無答向問答未萌之前薦吾
問答未萌之前則心不生心不生則一氣

不往不來一氣不往不來則心無生滅無
生滅即契妙道既問問答之心心之所之
則氣從之是知一問一答則一氣往來一
氣往來與道遠矣故云向上一機擬議即
墮是也故云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也此章明道無不在問答殊難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駢皆知道之事
不知道之道

跂者企羨也駢者駢求也如者往也仰慕
聖人之道企羨不及故云仰道者跂也往
外馳求妙道而不得也故云如道者駢也
事者用也已上企羨馳求即道之用也隨
用而迷體故云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
也故云道源不逮性海非達但向己求莫
從他覓覓亦不得亦不真正謂此也
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
於聖不實道於愚

歎者久少也豐者餘多也借者假也賁者
賁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真空妙道

維七

二十八

本自具足無欠無餘聖人得了洞徹道本
具足故不望道而欠少真空無有亦不恃
道而餘多道既人人具足亦不假借道於
聖人聖人不能出道以示人亦不賁道於
愚故曰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
豐不借道於聖不實道於愚也此章明道
人人具足不相假而取捨之也

右第二十八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一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維八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真解

二柱篇註者建天地陰陽之妙用也凡一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挽若孟若餅若壺若甕若益皆
能建天地

挽孟餅壺甕益六者皆所用之器也器之
為物者外實而內虛也實者屬陰虛者屬
陽陽屬天陰屬地故建立妙用物物可以
取法也故云若挽若孟若餅若壺若甕若
益皆能建天地

兆龜數著破凡文石皆能告吉凶

兆者吉凶先兆也以火燒銀而鑽龜轂詳
裂文以辯吉凶之兆也數著者著易書屬
出蔡州一科五十莖按大衍之數其用四
十有九一象太一平分為二以象二儀劫
一以象閏以四揲之以象四時三揲而為
一爻十八變而為一卦卦既已定吉凶兆
焉破瓦者打瓦下也打瓦破碎而奇者屬
陽吉之兆也偶者屬陰凶之兆也文石者
打石裂文以辯吉凶文正數奇則屬陽告

之兆也。文斜數偶則屬陰凶之兆也。故云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者也。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萬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

是知者因上挽孟詳壺窺蓋皆能達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言大以此知天地成理一物包萬成理者道也。言道本自見成不假修為也。道無不在天地萬物在道則存生失之則亡滅。故云知見成之道物物皆包藏妙道非物能包之也。為天地萬物不離妙道也。故云是知天地成理一物包萬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也不相借者物物具足不須相借也。

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彼者龜著瓦石也。我者占卜之人彼枯龜稿著焦瓦堅石豈有神靈先兆吉凶哉。為以我之精識合彼龜著瓦石天地成理之精兩精相激搏而有此神靈應之也。故云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也。

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以飛禽配偶名曰雌雄。八竅者卵生以走獸配偶名曰牝牡。九竅者胎生也。故云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

彼者雌雄牝牡也。雌雄牝牡交感精神混融為一而成卵胎也。卵胎之形是雌雄牝牡之精也。理者識性也是彼雌雄牝牡之神也。故云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也。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我者說一切人之已也。人萌一愛念則屬己之精情寓目觀色則屬己之神也。精屬水故愛為水神屬火故觀為火。愛為水觀為火相執相合因化為木。其水絞之得水以見母形也。鑽之得火以見子形也。觀為神愛為精相存相合攝化為金。其金擊之得火以見夫形。鎔之得水以見子形也。故云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

金也

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

彼者母也。父性真空本來清靜清靜真空性上忽萌想欲念知道生一氣也。故云先想乎一元之氣也。既萌慈念則母形已具乎識中。故云具乎一物也。母形具乎識中執著相愛以與母交合精血故云執愛之以合彼之形也。父母交感情識混融於恍惚窈冥之際因以觀形而生愛以成交感。父之識性與母識性相合則成胞胎之象。人形已存於胎內。故云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理者識性也已上說禽獸與人交感相媾精神與人精誠感龜著瓦石之神應同也。

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

道生一。道者無極也。一者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天地萬物之象已具乎太極之中也。太極雖含萬象猶未離無極。故云一運之

象周乎太空也太空者即無極也太極而動動而生陽陽氣輕清自太極中上升結而為天故云自中而升為天也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氣重濁自太極中下降凝而為地故云自中而降為地也

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

冬至一陽生行三十六候氣上升一百八十日陽氣至天陽極生陰夏至一陰生行三十六候氣下降一百八十日陰氣至地陰極又復生陽屬乎陽自升屬乎陰自降升降往來周流不息所以生生化化而無極矣有升則有降若無升則無降無升無降則無生死也故云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也

升者為火降者為水

火屬陽自然上升火發向上升行之象也水屬陰自然下降水流向下降行之象也故云升者為火降者為水也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

水生木木生火火者木之子水者木之母子母之情具在水中火欲升水欲降木之氣欲升而不能升故云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也水者金之子火者金之夫夫子之情具在火中水欲降火欲升金氣欲降而不能故云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

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鑽木得火以見子之情也絞木得水以見母之情也此釋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也

故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擊金得火以見夫之情也鎔金得水以見子之情也此釋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也故云金之為物擊之得水也如上所說以此知金木各具水火之情相交孕化為金木也故云金木者水火之交也

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水者陰中陽也如坎卦屬陰中又屬陽屬陽自升天之象也水在五行為水在氣為天在人為精在方為北在時為冬在數為

一六在卦為坎在五常為智在星為極在歡為恒在臟為腎在支為亥子在干為壬癸也故云水為精為天火者陽中陰也如離卦屬陽中又屬陰屬陰自降地之象也大在五行為火在氣為地在人為神在方為南在時為夏在數為二七在卦為離在五常為禮在星為熒惑在獄為衡在臟為心在支為巳午在干為丙丁故云火為神為地也

木為魂為人金為魄為物

木在五行為木在氣為人在神為魂在方為東在時為春在數為三八在卦為震在五常為仁在星為歲在獄為秦在臟為肝在支為寅卯在干為甲乙故云木為魂為人也金在五行為金在氣為物在神為魄在方為西在時為秋在數為四九在卦為兌在五常為義在星為太白在獄為華在臟為肺在支為申酉在干為庚辛故云金為魄為物也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

五行運轉無窮以成春夏秋冬四時也故云運而不已者為時也天地相包羅萬物以成八極上下之十方也故云包而有在者為方也

惟土絪縕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土無正行旺於四季一歲始終生成俱有土氣春夏為生長物之始秋冬為成實物之終故云惟土絪縕始之也解者解散而隱者也正月二月木王而土隱也三月本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旺者顯示也四月五月火旺而土隱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而土隱九月金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而土隱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土在五行為土在方為中在時為四季在數為五十在卦為坤艮在五常為信在星為鎮在嶽為嵩在支為辰戌丑未在干為戊己在臟為脾在神為意識聞微言則妙意解悟得自利之妙故云有解之者也妙意解悟既得自利亦可利他為上根者動容

容示直下頓悟妙意亦無妙意之量故云有示之者也此章明達立天地萬物之妙用者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

凡在天下之人種類無窮蓋不可以十萬為一億十億為一兆之數而計筭之故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也

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

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有夢境不同故云人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夢境不同故云夜夜夢境亦各不同故云夜夜之夢各異也天下之人夜夜做夢時一般見有天地人物故云有天地有人有物也夢見天地人物皆是平日意識染著天地人物於其夢時神思昏惑尸魄專權平日所染隨思顯見故云皆思成之也天下之人同夜做夢各異尚不可以數筭況夜夜各自不同蓋不可以塵數計筭也塵者如

日影見塵

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安者寧也寧知今時未睡見天地人物不

有思者乎言未悟之人識見染著所見天

地人物亦與今時不異也為晝夜俱迷也

故云安知今之大地非有思者乎此章明

識迷覺夢計天地人物皆事妄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心應臬肝應榆我通天地

天地生物各屬五行臬亦屬火火在臟為

心故云心應臬也榆青屬木木在臟為肝

故云肝應榆也天地陰陽二氣交通而生

臬榆心應臬肝應榆是我與天地相通也

故云我通天地也

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天氣欲降地氣欲升將作陰雲為雨陰氣

感入夜即夢水故云將陰夢水也天氣欲

歛其降地氣欲收其升陽氣感入夜即夢

火故云將晴夢火也如上所說天地陰陽

之氣感入先夢水火即是天地與我相通

也故云天地通我也

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如上說我通天地天地通我即是我與天地似契合則又不契合天地有人人亦有天地天地即大人人即小天地也似離達又不達故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也天地與我並生天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者純一而無雜本自全真道為天地人歸宿之所故云純純各歸也此章明天地人物咸生之道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天玄而地黃故有色也天圓而地方故有形也天地既有色形會歸於壞故有數也天地有八極上下故有方也天地雖廣大有色形之可觀有數方之可盡也故云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者也
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吾有真空之道視之不見故非色也搏之不得故非形也真空無盡故非數也真空

無處所故非方也真空之道生天生地天地有數會歸於壞壞而復生生而復壞壞而又復生生生壞壞而道無生無壞浩劫長存故云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此章明天地有成壞道無成壞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
彼者死胎中人與卵中物也人物之性遠入胎卵中未生而死天地雖廣大彼人物之性固是不知也故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也
計天地者皆我區識
人性雖在胎中未知有天地及乎已生成童之時始知在上曰天在下曰地自重至老不能忘者是知計度有天地者皆我區分之情識故云計天地者皆我區識也
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手喻識也刃喻天地也譬如手不觸握劍

刃劍刃不傷人手也識不染天地天地不昧識性也識若忘時亦不知有天地也故云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也此章明妄識障道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人睡夢之時恍見天地人以鏡上下照鑑天地人視澄潭水中上下皆天傍照山原亦水中天地也故云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
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盥不汲
迷人不悟真空無礙於天地天地亦無礙於真空也迷識染習妄去夢中天地不知夢亦妄也何可去之哉若去之者則寢不能安寐也故云欲夢天地者寢不寐也古人鑄鏡以鑑形容照天見天照地見地鏡本無心妄識計之曰天地彼鏡豈知幾何可去之若去鏡中天地者碎鏡則去也若碎之則無以鑑形容之妍醜也故云欲去

鑑天地者形不照也水之澄也仰照於天
傍照於山原決之潤物汲之濟人若去水
中天地潤之可也若潤之則益以汲之爲
用也故云欲去水中天地益不汲
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

去識

彼者夢鑑水也此者識也彼夢鑑水中或
有時夢見天地或有時不夢見天地或不
鑑不照天地即無天地也夢鑑水中或有
天地或無天地在此妄識計之而有不在
彼夢鑑水也故云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
也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聖人了悟真
空識浪淵澄天地真空各自如不相累
礙故云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也此章
明覺破妄識真空無礙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
爲地者

天地不能自生生天地者道也道生一一
者太極也一生二二者天地也故云天非

自天有爲天者也地非自地有爲地者也
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天地待道以生成喻似屋宇舟車待人造
作而後成就彼屋宇舟車豈能自成哉以
此知天地非道運太極元氣而生成就故

云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也
彼者天地也

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
不見我外不見人

待而生成經云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

先是也知者悟也了悟妙道迥絕對待既
絕對待上下天地內外人我對待亦不見
矣故云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
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此章明天地
待道而生道無對待生死

待道而生道無對待生死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
有時數者一氣之運耳彼妙道真空非氣
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日月豈

有晝夜十二時哉故云有時者氣彼非氣
者未嘗有晝夜也

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

有方位者以形定之耳彼妙道真空非形
也道未生一氣之前未嘗有天地形位豈

有東西南北之四方哉故云有方者形彼
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也

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蕒得風彼未
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

自設問何謂妙道真空非氣也自答云氣

所自生者譬如人搖竹扇而得風涼喻道
運而生一氣也故云何謂非氣氣之所自
生者如搖蕒得風也蕒者竹扇也彼未搖
竹扇時非風之氣喻道未生一氣之前也
故云彼未搖時非風之氣也彼未搖竹扇

時而得風涼之氣即名爲氣也喻道運而
生一氣名爲氣故云彼已搖時即名爲氣

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
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此又自設問何謂道之真空答云天地之

形所自生者譬如人鑽木得火之形見此喻太極分高厚之形也故云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也彼人未鑽木時非有火之形狀也此喻未有太極之前也故云彼未鑽時非火之形也彼人已鑽木時有火出見即名為火之形狀此喻無極而太極太極分而天地之形位矣故云彼已鑽時即名為形也此章明道不屬時數方位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道運元氣變化陰陽五行而成冬寒夏暑春溫秋涼四時之遷應元氣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如夏火旺時元氣隨火氣而為炎暑也置之水即寒如冬水旺時元氣隨水氣而為嚴寒也人以口呵瓦石久之即溫暖如春木旺時元氣隨木氣而和溫也人以口吹瓦石久之即涼如秋金旺時元氣隨金氣而清涼也故云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

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也

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

瓦石本無寒暑溫涼而特因物有水浸火

燒呵之吹之人物而寒熱溫涼有去有來

而瓦石本無寒熱溫涼之去來也故云特

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也

此喻元氣本無寒暑溫涼之去來特因水

火金木之氣感衰去來而有寒暑溫涼之

去來也

○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

來

先以瓦石水火呵吹喻元氣寒暑溫涼之

去來恐人未曉又說譬喻令人曉悟元氣

如水火金木之氣如水中之影影有去來

水實無去來以此明知水火金木之氣有

感衰去來而元氣實無去來元氣尚無寒

暑溫涼之去來而況於道乎故云譬如水

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也

此章明道不屬元氣元氣不屬時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先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

人即小天地天地即大人風雨雷電天地

所為也人亦能之人衣搖扇虛空得風來

人以氣噓呵物得水生此風雨之象也人

以水灌注於水則聲鳴人以兩石相擊而

火光迸流此雷電之象也人能知此說者

呼召風雨立興雷電不為難矣故云衣搖

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

即先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也

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

緣者因也蓋風雨雷電因陰陽而生也陽

氣下降無陰氣以承之則化為風陰氣上

升無陽氣以接之則化為雲陰陽激搏化

為雷電以此知風雨雷電因氣而生故云

蓋風雨雷電皆氣而生也人丁悟其空妙

道得陰陽一氣之源洞明造化之妙真心

妙運一氣變化呼召風雨立興雷電聖人

之餘事故云而氣緣心生

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也

先說風雨雷電皆可為之恐人信之不及故再說譬喻以曉之譬猶有人行持有為

扭捏之功法內存想下丹田如大火輪久之通身發熱人覺知此熱以為中和此非

也又如人內作觀想身心如大寒潭澄澄湛湛久之覺通身寒冷以為清涼境界此

亦非也彼且妄想寒熱猶隨心變況了真

心乎人能知此譬喻之說者呼召風雨立致雷電此天地之德達人皆可同之也此

章明道為陰陽之祖德同天地之用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卜當年之豐歉

五雲者五色雲也五色雲者青蒼赤白黑

也變者五雲互相更變也當年者當一年

也豐者收熟也歉者饑饉不收熟按占雲

書云每於正月朔旦五方觀之隨方五色

雲見主隨方豐歉也見黑雲者主彼方當

年雪少雨多也見赤雲者主彼方當年荒

旱也五穀不收熟也見青雲者主彼方當

年有蟲小麥薄收見白雲者主彼方當年

人災稂莠薄收見黃雲者主彼方當年人

安禾稼薄收見黃雲蒼色者主彼方五穀

大收熟也五穀者稂莠芒角穗也黑赤青

白黃各獨見者主歉也五色相雜或蒼黃

者主豐也故云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

豐歉也

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八風者八卦之方所起之風也朝者從彼

方起朝來之風也按占風書云每日寅占

之從乾方風來名曰不周不周者半凶半

吉也從坎方風來名曰廣漠廣漠者無凶

無吉從艮方風來名曰融風亦名凶風融

凶者半吉半凶也從震方風來名曰明庶

明庶者大吉也從巽方風來名曰清明清

明者大吉也從離方風來名曰景景者大

吉也從坤方風來名曰涼涼者凶也從兌

方風來名曰閭閭閭者大凶也故云八

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是知者因占風雲知豐歉吉凶以此知風

雲變化為休咎凶災歉祥豐一氣之運

行耳故云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

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人我天地處是一氣之運行而有其生彼

氣盡人我天地則死矣今人我天地存者

以此知渾同一氣耳故云渾人我同天地

也已上占風雲渾人我同天地者皆彼妄

識私智計之也彼妄識私智非本來之性

也達人認妄識私智為己之性則非也故

云而彼私智認而已之此章明私智非性

皆一氣之運耳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寓道寓道者離於寓道

亦不立

寓者寄託也氣莫大於陰陽形莫大於天

地天地者有形中最巨者也太虛中細物

耳是知天地寄託於太虛元氣之內也故

云天地寓也萬物寄託於天地之間元氣之內也故云萬物寓也我本無我無我之我寄託於道之元氣而有其生故云我寓也道本無名聖人寄託於強名以宣此道故云道寓也苟且也且離了強名之道則無名可名而道之強名亦不立也苟離於寓道亦不立也此章明從本降跡不離於寓名從跡復本道之寓名不立也

右第十二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二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維九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三極篇極者趣凡趣聖了道之極數也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

聖人者了道之聖天子也治天下者聖天子以道德撫安天下之民也故云聖人之治天下也不我賢愚者聖人無我而賢者自賢愚者自愚而賢愚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賢愚也故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言衆人皆曰賢聖人因人稱賢故亦賢之而進用也衆人皆曰愚聖人因人稱愚故亦愚之而退黜也故云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也

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

聖人既無我而非者自是非者也自是非之名不出於聖人也故云不我是非也事者用也體本無名隨功用立名用之於善衆人皆曰是聖人因人稱是故亦謂是

而實之也用之於惡衆人皆曰非聖人因人稱非故亦謂非而罰之也故云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也

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

知者悟也古太之前道理也今者見前之事也聖人了道悟事理不二古今一貫故云古今之大同也聖人得自利利他之妙故或先以理示人或先以事示人上根之人或從理入或從事入理事雖不同入則不異也故云或先古或先今者也

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

知者悟也聖人了悟妙道得形神俱妙身心一貫故云知內外之大同也聖人慈悲普利為上根之人先以明心悟性示之上根之人直下頓悟心源本來清靜故云或先內也聖人為中下之人恐難了悟先以修身衛生之妙示之今中下之人漸漸悟解故云或先外也

天下之物無以累之故本以謙

聖人洞徹真空體同太虛天下之物紛紛

億萬豈曾得累歟虛空哉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也聖人在宥天下法江海之居下含虛忍垢萬邦流歸天下樂推而不厭皆本謙德之效也故云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

物者人物也聖人以道德撫世萬邦歸德而順化願為臣民而不厭是天下之人無得以外於聖人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也既得萬邦歸德而順化願為臣民而不厭聖人亦不以此自滿心同太虛故云故舍之以虛者也

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人樂歸聖德無徭役難行之事百姓所樂太平而富庶無難化之民故所行政事無難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

天下之物無得以室之故變之以權天下太平百姓富庶和氣通流天地陰陽調順萬物遂其生成無一物而室塞不通聖人以道自牧而無為以德應變而為用

權者用也故云天下之物無得以室之故變之以權也

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

以此者權用也中者無太過不及之病也權用合宜不失天下民心則可以制禮正

上下君臣別尊卑父子也故云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也

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

樂者和也樂貴和而不淫以此德用撫世天下和平禮樂興盛而風化美也故云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作者興盛

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

以此道德撫世公正無私之人可委而理治天下之財用也故云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也

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

以此道德撫世化周天下其侮尊慢上之民不期止而自止也禦者禁止也故云周天下可以禦侮也

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道德撫世或固有善天下之民者可以立法除之或固有利天下之民者可以立法行之也故云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

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

以此道德撫世觀有便於天下之民用者可以制器而與民用之也故云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也

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

聖人無我以道德撫世天下之民各安其業忻樂太平而忘帝力故云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以天下治天下是也

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

天下之民或有歸太平之功於聖人聖人亦不自有其功而不謂我能治天下聖人以謙自牧必任功於天下之民此釋聖人

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故云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也

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皆曰自然唐堯虞舜夏禹殷湯四帝治天下太平使民忘帝力天下之民皆曰自然太平帝力

何與焉故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此章明聖人以道德撫世無我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至大者天無一物而不蒙天之覆蔭春生秋殺而無心天豈有愛而生之惡而殺之耶故云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至明者日無一物而不蒙日之照臨因有日照妍者顯其貌美醜者顯其貌陋而日平等妍醜皆照而無心豈有厚於妍而偏於照亦無薄於醜而不照也故云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此章以天日喻聖人普利無私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道者不可思議也天者自然而然而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聖人洞徹不思議之道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道之強名亦不立也亦無所能也故云聖人之道天

命非聖人能自道也

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符者合也聖人普利合時不求報恩其所能不佳著德之名也故云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

事者用也聖人以無用之用普利無窮用之為人亦無能用之心也故云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

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無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不有道之名不有德之跡不有用之用故云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也此章明聖人掃蕩復本而無我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仁者慈惠利物也聖人妙體真空我本無我假立我名聖人悟此在仁與仁無異也故云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也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

事者用也權亦用也聖人了悟無我之用以宜物也故云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義者宜也

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

聖人悟本來妙心元無我相故戒人以履儀則之行也故云知我無我故戒之以禮也禮者履也亦儀則也

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

聖人悟靈識之源本來無我故用照之以鑑是非真偽也故云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也智者是是非非之謂智也亦名審其偽之謂智也

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悟無言之言亦無我相之名故保任真誠言行相符也故曰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也此章明聖人無我妙用五常之德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

以者用也聖人以道為體以五常為用
之於慈惠惠物故云聖人之道或以仁為
仁也或義是非令物合宜而本於慈故云
以義為仁也或履儀則而本於慈惠或鑑
真偽而本於慈惠或言行相符而本於慈
惠故云以禮以智以信為仁者也

仁義禮智信各無五者

或行仁而無於義禮智信或行義而無於
禮智信仁或行禮而無於智信仁義或行
智而無於信仁義禮或行信而無於仁義
禮智故云仁義禮智信各無五者

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聖人洞徹真空離種種邊超諸法相一無
所得不染需名無名可呼天下之人不可
得而名貌聖人也故云聖人一之不膠天
下名之不得也不膠者不染著也此章明
聖人無用之用不存名跡

右第五章

開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
聖人逆行順行鬼神莫測蓋真空之道

跡可循故不可以行觀聖人也故云勿以
行觀聖人道無跡也蹟者踪跡也勿者禁
止之辭也

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

勿以言觀聖人者聖人無言之言令人薦
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者即道也道本無
名言之不可及也

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

勿得以所能觀聖人者聖人無為而為為
以無為故云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也

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勿得以貌相觀聖人聖人貌不異衆人體
冥真空無形可觀故云勿以貌觀聖人道
無形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跡言為刑
不可以行言貌觀也

右第六章

開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

人修善卓然異衆衆為下而善行為高高
下對待不離於跡故云行雖至卓不離高
下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行觀聖人也

言雖至工不離是非

人有能言妙理異於衆人衆人言之不妙
為非能言妙理為是是非對待不離名相
故云言雖至工不離是非工者巧妙也此
章釋前章勿以言觀聖人

能雖至神不離巧拙

人有能造作所為神妙異衆不能者為拙
能為者為巧巧拙對待不離有為故云能
雖至神不離巧拙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能
觀聖人

貌雖至殊不離妍醜

人有相貌美然殊衆衆貌不美者為醜而
貌美者為妍妍醜對待不離假形故云貌
雖至殊不離妍醜也此章釋前章勿以貌
觀聖人也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降世假行言能貌以示天下故云聖
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學人當於行言能
貌未萌之前薦悟洞徹者窺真空聖人
妙道也故云天下冥此乃見聖人也此章

明示學人隨流得妙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若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

上古聖人因見蜜蜂有尊卑之序因是得其師遂立君臣以撫世也故云聖人師蜂立君臣也中古聖人因見蜘蛛結網取食由是得其師遂立綱畧取禽獸以供祭也故師蜘蛛立綱畧也聖人因見山中之鼠望人拱立而鳴由是得其師遂制禮樂以正上下別尊卑序人大倫也仍見二穴之螻蛄戰鬪爭食相咬由是得其師遂制兵以伐逆故云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也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衆人師問賢人以學五常百行故衆人師賢人也賢人師問聖人以學無爲大道故賢人師聖人也聖人慈悲普利因萬物天然之理由是得其師種種方便普利天下故聖人師萬物也聖人洞徹真空處世和

先不罹同塵不染不異衆人體同虛空而無我故云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此章明聖人普利無窮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偏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受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

聖人心冥至道反觀天地萬物皆吾道也故云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也又觀夫婦之倡和萬物之始終草木之青黃雌雄之卵翼無非妙道也故云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聖人了悟天地萬物巨細洪纖飛潛動植無非妙道不棄道棄物尊君子賤小人之念也故云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也

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役者也物者用也賢人迷體而專用用之不一故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也旦者日也賢人日日捨去諸惡日日與人善言令人行之故

旦旦去之旦旦與之也賢人訓人明是者理長非者理短務要人行正直端方之行故長之短之直之方之也迷體專用用之不一捨取去與長短方直辯之不息者是專用爲人物之使役也故云是爲物役者也

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鄙雜廁者鄙薄雜混廁染不淨之人別分居者以禮儀正君臣父子尊卑上下別男女夫婦兄弟之序也賢人殊不知聖人鄙薄混雜廁染不淨之人立禮儀別分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男女之居處不令混雜穢行者所以爲天下人不以此爲已也故云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也此章明道無不在聖人利物無我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

聖人洞徹妙道大隱於世和不耀同塵不染何謂和光同塵不異衆人食服屋宇舟車貴賤貧富者是也聖人處世凡食亦食凡衣亦衣凡居屋宇亦居屋宇凡乘舟車亦乘舟車凡仕而貴亦仕而貴凡廢而賤亦廢而賤凡無財而貧亦無財而貧凡有財而富亦有財而富富世之跡未嘗異人故云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修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衆人之跡與聖人寓世之跡不異故云衆人每同聖人也聖人每同衆人彼衆人仰慕聖人之道高德大故云彼仰其高修其大者也聖人每時建立妙用平等普利不求報恩彼衆人仰慕道之高修廣德之大及其聖人掃蕩復本不立一塵陰陽不能測神鬼莫能窺而況於凡乎故云其然乎其不然乎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章

開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魚者喻衆人也水者喻汪洋妙道也人欲履非義生異謀則違至道人誅鬼責不得終其天年而死如魚異群魚捨去其水跳躍於岸上即枯而死也故云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也虎者喻君子也山者喻巍巍至德也君子殉名而失德之實希慕爵祿被富貴所惑而不知退止或被讒下或懼僂危機而不得善終如虎欲異於群虎捨離大山入於城市被人擒捉而擊死故云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也即者就也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聖人行不崖異跡同衆人非道不履非德不行體冥真空萬緣無礙逍遙自在獨脫無羈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超然優游乎象帝之先故云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特者獨也此章明聖人行不崖異寓世逍遙

右第十一章

開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作者爲也事用也聖人以道爲體無爲自然故云道無作也聖人以德爲用從體起用故云以道應世者也從體起用應變無窮衆人見聖人應用之事便即爲道之妙體殊不知是用非體也故云是事非道也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道本無形豈有八極上下十方哉以者用也物者人也寓者寄託於玄妙之言而教人物者衆人見聖人有此道理玄妙之言便即爲道殊不知是訓人之跡亦非道也故云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竟者終也示者曉示也道乃真空無形無相無相似無比倫心不可思而知口不能言而議在人心開了悟靈契而已雖是聖人終不能拈出妙道以曉示學人也故云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也此章明道由心悟雖聖人不能與人道也

右第十二章

開尹子曰如鍾然如鼓然聖人之言則然

鍾鼓者不自聲也感而接應聲無心以喻聖人感而後應應言無心也鍾聲清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理訓人令從理悟入也故云如鍾然然鼓聲濁以喻聖人感而後應以事訓人令從事而悟入也故云如鼓然然聖人之言則然也

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

車舟者不自行也感而後行行而無心以喻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行行而無心也車行有跡以喻聖人有時無世有時輔世普利天下其跡昭然萬世不泯者也故云如車車然也舟行無跡以喻聖人不得已而應世所行之德上德不德即跡而無跡使賢愚莫知鬼神不測故云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也
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派去強名道亦不立故云唯莫能名也莫能名者言無所議雖天下有能者於此而退然也故云所以退天下之言也道本無情思之不可得而知也思之不可得而知者雖天下有大知之人於此奪之而無用也故云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此章明聖人言行無心道不可思議者也

右第十三章

開尹子曰蚺蛆食蛇蛇食鼯鼯食蚺蛆互相食也

蚺蛆者蜈蚣也鼯者蝦蟇也蜈蚣入蛇鼻竅與蛇腦髓蛇吞蝦蟇蝦蟇吞蜈蚣三蟲互相吞食故云蚺蛆食蛇蛇食鼯鼯食蚺蛆以起喻也

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

聖人所垂名言法相喻似蚺蛆蛇鼯互相吞食故云聖人之言亦然聖人之言有是一邊無是一邊迷人住若二邊乃為學道

之弊病也此一句合蚺蛆食蛇之喻也故云言有無之弊也既知有無二邊是非者不著有不著無唯行中道又言非有非無之弊也既知非有非無中道是病者則去除非有非無不立二邊中道迷人不悟住著此言便即為道者亦是學道之弊病也此合蛇食鼯鼯食蚺蛆之喻也故云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也

言之如引鋸然

向言有無非有非無去非有非無皆為弊者其言互相掃蕩如引拽鋸一來一往其跡愈深矣故云言之如引鋸然也

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留者住也聖人之言譬如筌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忘言者不住著於言也唯善悟聖人之道者不住著於言默不可得而互相掃蕩也故云唯善聖者不留一言也此章明聖人之道不屬名言擬議即為弊病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龍之爲物乘乎雲氣養乎陰陽聚而成形散而成章變化莫測能小能大大則充塞天地小則爲蛟蛇龜魚介蛤之類也故云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此借喻也

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

蛟似龍而非龍而終化龍者必以其蛟也。未化龍時水獸而已故云蛟蛟而已也蛟爲水獸不能變化豈能爲龍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者哉故云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此亦借喻者也

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水喻道龍喻聖人蛟喻賢人蛇龜喻君子魚蛤喻衆人龍蛟水蛇龜魚蛤俱在水中自生至老吞吐受用各無欠少蛟蛇龜魚蛤同生在水而不能變於水唯龍變之聖

賢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自生至老日用俱足各無欠少賢人君子衆人同生於道而不了於道唯聖人了之故云聖人龍之賢人蛟之也此合喻也此章明道在聖凡無餘無欠人不了而聖了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唯真常在故云在已不住空相故云無居具空圓明物物昭彰故云形物自著也著者昭彰也真空獨露不住空相頭頭顯見物物昭彰其動也如水流復澄而無跡其靜也如明鏡鑑形而無心其應物也如空谷傳聲而常寂故云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也

芒乎若亡寂乎若清

聖人洞了真空心如寒灰枯木似無生意故云芒乎若亡也芒者芒昧也如寒灰無光也亡者如枯木無生意也心源澄徹湛然清淨如水之靜定而清澄也故云寂乎

若清也寂者靜之也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利根之人同氣相求學於聖人聖人動容密示利根者直下洞徹轉凡成聖故云同也先聖唱之於前後聖和之於後故云同焉者和也鈍根之人未悟道無所得執持聖人名言法相似爲有所得有此見解不忘失之速矣故云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聖人寓世感而後應不得已而爲中下者立名言法相盡是方便然未嘗先立此名言爲中下之人有此染著迷病然後隨分釋縛隨病施方也故云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此章明聖人動靜無心感而後應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遊太初乎大道渾然汪洋無邊即聖人之體也故云渾乎洋乎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一氣始萌道之用乃聖人即體即

用即體即用邀遊無朕也故云遊太初乎也

時金已時玉已時真已時土已

了道聖人寓世不違時時可輔世而治天下人以謂如金之貴故云時金已時可撫世而安天下人以謂如玉寶之尊也故云時玉已也時可晦隱卑辱貧賤利物濟人輕如蓬土故云時真已時土已

時翔物時逐物

聖人寓世時可獨善則逍遙翱翔如鸞鳳冲霄不見其跡故云時翔物也時可隨衆不露神通故云時逐物也逐者隨之也

時山物時淵物

聖人寓世時可山居澗飲月卧雲眠而韶光自樂或時可孤舟短棹煙蓑雨笠邀遊江湖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放任逍遙故云時山物時淵物也

端手權手狂乎愚乎

端乎權乎者此釋前時金已時玉已也言輔世撫世端正法則權變政治以安慰天

下也故云端手權乎狂乎愚乎者此釋前時真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也謂聖人有時放任自得不拘法則隱顯莫剛如狂如愚不可得而彷彿也故云狂乎愚乎也此章明聖人隨時達變隱顯莫測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

悽悽者悲愴之聲也遲遲者思慮之聲也回回者遠怨之聲也裴裴者慕戀之聲也人心所念寓之於琴隨聲發見心念悲哀則琴聲悽悽然感愴也故云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也心念思慮則琴聲遲遲然如思慮也故云有思心則聲遲遲然也心念怨人則聲回回然遠恨也故云有怨心則聲回回然也心念慕羨則聲裴裴然裴然慕著也故云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

心符之手符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向之所謂心念悲思怨慕非是手竹絲絃桐琴而自有此悽遲回裴之聲也故云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也因入善琴得之於心心之所念符合於手手之所動符合於絲竹桐琴之物自然心之所念隨聲發見彼善琴者尚能隨聲發見心之所念況善悟有道之士乎有道之士體用如如拈來放下語默起居無非中道也故云得之心符之手符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也此章明動靜語默無非是道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

言為思者皆用也聖人應用之跡有時與凡人不同故云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也

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嘗者曾也未曾言為愚者言為愚未萌已前真空之體也聖人真空之體本與凡人不異為凡迷而聖悟所以異乎凡人也故云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愚者所以異乎人也此章明迷入同聖人之跡不同聖人之道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

心專明審何者為利一向求利心專明審何者為害一向避害如此雖父子之親亦不相和睦況於他人乎故云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也心專明審何者為賢何者為愚一向親賢而遠愚彼既賢於我必以我為愚亦遠之矣如此則至老不能交同志之友也故云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也心專明審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一向就是而捨非被是非之名所拘凡事無巨細皆不敢為如此則事無大小皆不能成也故云

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也心專明審何者為好何者為醜一向愛好而惡醜愛惡迷心一向著色雖夫婦之情不相契合矣故云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也愈者專也物者人物也

是以聖人渾之

是以者因上結下之辭也渾者渾然真忘不生分別也是以聖人真心渾然不生分別則無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名故云是以聖人渾之也此章明聖人真心渾然不生分別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

援者引也世間有等愚魯拙鈍之人恐人笑之妄引聖人輒侮佯狂愚拙之跡以九解釋謂聖人亦有此愚拙也故云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愚拙自解
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世之愚拙之人殊不知聖人隨時達變不

滯於跡時可隱者則佯狂如愚則隱之至也時可顯者則名超日月也時可無為則忘所能而如拙鈍也時可有為善巧方便垂示迷人也故云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也此章明聖人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

以聖知師聖人之德造之極者僅為賢人也故云以聖師聖者賢人也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德之極者乃為聖人也故云以賢師聖人也

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德用有跡蓋以聖智師聖人之德用是徇德用之跡忘道之體也故云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也道體真空無跡可徇蓋以賢人之心師聖人之道心開悟解體冥真空與跡相反而合道也故云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也此章明從本降跡徇跡

而為賢人從跡復本反跡而為聖人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

賢人明理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一向見於理殊不知理障是一邊

故云賢人趨上而不見下也衆人昧於理

迷著事用殊不知事障亦是一邊也故云

衆人趨下而不見上也上者理也下者事

也聖人洞了真空不拘事理有時以理示

人有時以事示人觀機垂訓聖人逆順合

宜應變無方也故云聖人通乎上下惟其

宜之也

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聖人如水賢人衆人如冰水因寒而凝結

為冰冰遇暖而復化為水冰雖未化不可

謂冰不是水也為冰通身是水也聖迷為

凡凡悟復為聖雖凡未悟不可謂凡不是

聖也為凡通身是聖也迷者不悟悲哉如

此則要知水者休離冰尋即冰是水也要

悟聖人之道休離凡究即凡是聖也明矣

故云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也

哉者深嘆迷人之辭也此章明道在聖凡

平等具足但迷悟不同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

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天下有自然之理陽尊陰卑陽剛陰柔陽

先陰後故夫先唱而婦隨後應和也走獸

牡陽先馳行牝陰隨後逐趕之也飛禽雄

陽先鳴於上風雌陰應鳴於下風也故云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

雄者鳴雌者應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因觀天下有自然陰陽尊卑先後之

理遂制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尊卑先後

之言行古今賢人不敢違越而行之是彼

此言行拘束定而不得自在逍遙也故云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此章明聖

人道超法則垂範後世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德雖絲

絲事則暴布

虎變者喻聖人道德之威光赫然應變無方

龍行者喻聖人用事不得已而緩緩後應

故云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絲絲者喻

聖人之道紛然無所不包羅暴布者喻聖

人用事著著有條道理路下落也故云道

雖絲絲事則暴布也此章明聖人之道難

測用事有法則也

○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才牙爾胡

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

才牙者無對待也徹徹者盡善盡美也堂

堂者深奧難測也臧臧者妙之又妙也胡

者何也言聖人之道何其才牙然超諸對

待也故云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才牙爾

也聖人之道何其徹徹然盡善盡美何其

堂堂然深奧難測何其臧臧然妙之又妙

讚美不盡也故云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

爾胡然藏藏爾者也

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偶者待也惟道無我能生萬物而與萬物不異而萬物待道而生而道無所待故能超貴乎萬物故云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也無一物能偶者無一物比配道也此章明道超諸有迥絕對待

右第二十六章

○開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

雲之為物地水之氣上升結而為雲在虛空中或卷或舒聚散往來無跡可見也禽之為物陽氣化生飛翔虛空中南北東西惟意所適來往縱橫無跡可見雲禽皆在虛空中卷舒飛翔變化往來不窮也故云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也此借喻也
聖人之道則然

聖人之道洞了真空妙有體用如如應變無方如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縱橫變化無有窮極而無蹤跡可循也故云聖人之道則然也此章明聖人之道變化無窮而隱顯莫測也

右第二十七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三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神峯逍遙子牛道純直解

四符篇符者精神魂魄也凡一十七章

○開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五行中水析而分為萬水合而為一水不假他物而獨見以此知水無人也水在人屬腎藏之精故精無人也故云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

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五行中火因油膏燈草或以柴薪觀之見火之形若無膏薪則火不能獨見以此知火無我也火在人屬心藏之神故神無我也故云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

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音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

水既無人所在皆無人也水在藏為腎在形為耳耳乃腎之外表耳蔽著聲聽之前後皆聞耳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也水在五當為智智見孤

高名曰崇也智既屬水無人故曰智崇無人也水在數為一一乃奇數即水之生數也一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一奇無人也水在時為冬冬嚴寒故能凋秋草木之物冬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冬凋秋物無人水在色為黑黑不可以變別色黑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黑不可變無入水在方為北水壽長久不枯涸以此知全精者多壽也北既屬水亦無人也故云北壽無人也已上耳智一冬黑北六者皆屬水水在五

神屬精故云皆精

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火既無我所在皆無我也火在藏為心在形為舌舌乃心之外表舌獨不能言即齒成言也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舌即齒牙成言無我也火在五常為禮禮以謙卑為本禮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禮卑無我火在數為二二乃偶數也即火之生數也二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二偶無我也火

在時為夏夏因春生草木之物而長之也夏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夏因春物無我火在色為赤亦可變為別色也亦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赤變無我也火在方為南火易滅故壽夭是知縱真火者多天也南既屬火亦無我也故云南天無我也已上古禮二夏赤南六者皆屬火火在五神為神故云皆神也

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

水在五神為精水既無人精亦無人以精無人譬如穀去皮穀則精米存之此無人之象也故云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也

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

火在五神為神火既無我神亦無我以神無我譬如鬼憑附人物則見神通此無我之象也故云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也

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

人能保全至精孤然不與萬法為侶則善

是惡非寵得辱失俱忘之矣既孤然不與萬法為侶是在此精而已不假彼法而獨存也故云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者也

抱神者時時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人能保抱至神冥然無我隨時達變時可晦隱則晦隱而獨善時可明顯則明顯而濟天下時可行仁德自強不息則行仁德而自強不息也時可謙卑柔弱則謙卑柔弱而自牧也晦明強弱在彼時而已非在此神也為神無我也故云抱神者時時明時強弱在此者非彼也此章明全精神者無我人者也

右第一章

閻子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且生滅之其來

無首其往無尾

精屬水神屬火故精神水火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滅火火滅金金滅木木滅土土滅水也故云五行且生滅也正月二月木旺三月木旺十二月

土旺十八日四月五月火旺六月火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七月八月金旺九月金旺十二月土旺十八日十月十一月水旺十二月水旺十二日土旺十八日春夏秋冬四時循環往來首尾可尋故云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也

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

精屬水故曰一滴也吾之至精之道不屬有無存亡也故云則吾之精一滴不存亡爾也

吾之神一歟無起滅爾

神屬火故曰一歟吾之至神一歟之間無生無滅也起者生也故云吾之神一歟無起滅爾

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如上所說神無我精無人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以此知惟無我人首尾者所以與天地同本於窈冥之道也故云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也此章明精神無人我與天地同生於道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魄者木

水在五神為精故云精者水也金在五神為魄故云魄者金也火在五神為神故云神者火也木在五神為魄故云魄者木也

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

精屬水魄屬金金是水之母金生水也以此知魄隱藏精也故云精主水魄主金

生水故精者魄藏之也

神主火魄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魄藏之

神屬火魄屬木木乃火之母木生火以此知魂隱藏神也故云神主火魄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也

惟水之為物能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

所以析魂魄

希玄子賈本有此四句似與經文勢相聯

不失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金放於水中

則隱息而不見木得水則滋生榮旺精既

屬水魄既屬金魂既屬木水既藏金以此

知精能析分魂魄也故云惟水之為物能

藏金而息之能滋木而榮之所以析魂魄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

火能鎔銷其金亦能燒燔其木神既屬火魄既屬金魂既屬木火既能銷金燔木以

此知神能合魂魄也故云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也

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

精屬水水在天時則為寒水在地形則

為五行之水木在人五神則為精也故云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也

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

神屬火在天時則為熱火在地形則為五行之火在人五神則為神也故

云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

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

魄屬金在天氣則為燥燥在地形則為五行之金在人五神則為魄也故云魄在天

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

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

魂屬木在天氣則為風在地形則為五行之木在人王神則為魂也故云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也

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

因萬水可合為一水之喻以此知吾之精可合天地萬物之精為一精也故云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也

○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

因萬火可合為一火之喻以此知吾之神可合天地萬物之神為一神也故云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鑄之為一金

因異金可合鑄之為一金之喻以此知吾之魄可合天地萬物之魄為一魄也故云

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鑄之為一金也

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

因異木可接為一木之喻以此知吾之魂

可合天地萬物之魂為一魂也故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也

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精神魂魄同生於道也既同生於道者道豈有生有死哉故云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一生於道道無生死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

金木水火土五行運轉互相生也精屬水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

也神屬火木生火故云因魂有神也意屬土火生土故云因神有意也魄屬金土生金故云因意有魄也精屬水金生水故云

因魄有精也五者回環不已

精神魂魄意五者相生循環不已也已者止也故云五者循環不已也相生者精生魂魂生神神生意意生魄魄生精精復生魂也若人心神不生則意不生為無火則無土也意不生則魄不生為無土則無金也魄不生則精不生為無金則無水也精不生則魂不生為無水則無木也魂不生則神不生為無木則無火也以此則知一心不生五者皆廢乃出輪迴之捷徑也

○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

極

偽心者業識也一切衆生業識忙忙無本可據流浪生死出轍入轍四生六道取骨如山輪迴不知幾億萬歲尚未有窮極出離也大聖垂慈是經由是而說也故云所

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造化者生死也我者一切衆生是也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

果木有核者埋於土內則生芽長成樹復結果生核核復埋土生芽芽又長成樹生核如此相生不知幾萬株樹而不窮故云然核芽相生不知幾萬株也此喻心含識則偏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也若將果核以線繫之懸於空中彼天地雖大豈能生芽哉故云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也此喻一心合於真空造化不能輪迴也

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禽之雌因與雄交而生其卵雌覆卵而生小禽長大復有雌雄相交而生卵如此相生不知其幾千萬億禽也故云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也此喻心背覺合塵生死不已也彼禽之雌不與雄交合彼陰陽雖

妙豈能生卵哉故云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此喻心不合塵則無生死者也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我者心也心本無心因物境來相干則一息之間心忽見也以此知即物是心也故云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一息則變物爲我也若無物境來干則心不見心既不見即是真空五行豈能變真空哉不能變真空者則無生死輪迴也故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故云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十方通塞中真心無不徧正謂此也此章明一念纔生則落五行輪迴不已一心不生則真空陰陽不能陶鑄矣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魄者陰也妄想貪著衆惡是也魂者陽也清靜無染衆善是也衆人愚癡顛倒妄想貪著外行衆惡內貪色慾外損陰德內耗

元陽陽魂耗盡陰魄獨強惡習所攝死沉陰界如水流下蓋屬乎陰者自降也陰魄既獨強陰魄屬金是金有餘也陽魂既耗盡陽魂屬木是木不足也攝制伏也以強魄制伏弱魂也故云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

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運者周行也聖人初學道時心開了悟清靜無染外行衆善不住行善之跡內保元陽不住空相離種種邊絕陽流住陽魂運化陰魄消寂功滿蜺形升乎陽界所以爲聖人也如火發往上行蓋屬乎陽自升也陽魂既運化魂屬木是木有餘也陰魄既消寂魄屬金是金不足也

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

魄屬陰陰主靜靜者隱藏之義也魄隱藏於夜魂亦俱隨魄隱藏也故云蓋魄之藏魂俱之也蓋者大蓋如此也魂屬陽陽屬動動者浮游之義魂浮游於晝魄因隨之而浮游也故云魂之游魄因之者也

魂畫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魂乃肝藏之神目乃肝之外表魂畫寓目即無疑也魄乃肺藏之神鼻乃肺之外表應當魄夜舍肺今經言魄夜舍肝於文理違背傳寫之誤也且從舍肝解之終是牽

強爲魂畫寓游於目魄因隨之寓游於目也魄夜舍藏於肺魄俱游而舍藏於肺也此論之甚當若言魂畫寓游於目魄因而隨寓游於目魄夜舍藏於肝魄俱隨而舍

藏於肝肝是魂之本家不應說俱隨之也○以此論牽強尤甚也魂畫寓游於目能見諸色相皆魂識所辨也故云魂畫寓目寓目能見也魄夜舍藏於肺者能作諸夢境皆尸魄妄想顛倒所成也故云魄夜舍肺舍肺能夢也

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狂習也

狂者狎也魂畫寓游於目能見衆色相皆魂所辨也故云見者魂也魂初寓目本無分別故云無分別也忽生分別之識故云

析之者分別也既生分別之識則知在上

曰天在下曰地也故云析之者天地也既識天地則是魂識狎習染狎於識性如犀牛甕月月形入角雖盡犀牛形亦不能去角中之月也識染天地萬物者亦復如是也乃輪迴之因塵劫不能出者爲此識也故云魂狂習也

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

魄夜舍藏於肺能作諸夢故云夢者魄也○魄初舍肺本無分別而生分別之識則分析曰彼人此我者皆魄識狂習顛倒夢想而迷真著妄也故云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

火生土故神生意

郭子謙本有此七字甚與經文勢通暢故亦從而解之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故神生意也故云火生土神生意也

土生金故意生魄

意屬土魄屬金故意生魄也故云土生金

故意生魄

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

動者生也神之所生即不得名神也乃名之爲意神屬火意屬土火生土以此知神

生則名意也故云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也意之所生不得名意乃名之爲魄也魄屬金土生金以此知意生則名魄也故云

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也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我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聖人了悟真空元本無我真空者思慮未萌思慮未萌者內不知有我外不知有物也知者悟也聖人了悟真空元無物我今計物我者皆因思慮妄計之而有也故云

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

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因上凡人以思

慮妄計萬物彼我以此萬物之來吾但以性對之性者真空真空應物常寂故云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也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者何也答曰性者心未萌生也心未萌者即是真空之性也故云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心屬火意屬土無火不生土故云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也意屬土魄屬金無土則不生金故云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

一者不存五者皆廢

一者心也一心不生則神意魄精魂五者皆廢而不相生也故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也

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

既者因前章說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也既能以我之魂渾同天地萬物之魂

斯能以我之魂渾同天地萬物之魂也故云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如上說者我之魂魄渾同天地萬物之魂魄以此知凡造化者所妙所有皆吾魂魄也故云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造化者造物也既與造物者游則能役萬物無一物能役我者也經云一道德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寧道者與此同也故云則無一物可役我者也此章明一心既萌則五神妄生不已一心不生則五神還原可與造物同游

右第五章

開尹子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

云字傍鬼字為魂字白字傍鬼字為魄字於文字則如是故云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

有一分陰不盡不能為仙有一分陽不盡不能為鬼以此知人元陽耗盡雖未死亦死也人是戴蔽鬼鬼是脫蔽人蓋妄結惡習死沉陰界變而為鬼也故云鬼者人所變也

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

陽氣為云云升無陰相接化而為風風屬巽巽屬木故云云者風風者木也白色屬金金氣化為白色故云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

風屬陽能散萬物故輕清也風既屬陽又輕清自然上升於天故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也金形屬陰故堅而重濁金既屬陰形堅而重濁自然下沉於地也故云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也

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人修衆善則屬陽死則善福所資則其氣輕清自然魄從魂升於陽界此亦自然之類也故云輕清者魄從魂升也人行衆惡

則屬陰死則惡業所攝則其氣重濁自然魂從魄降下沉於陰界亦自然之類也故云重濁者魂從魄降也

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

人專一行仁惠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木歲星之輔佐也為仁屬木也亦自然而然各從其類也故云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也人專行義以宜物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金太白星之輔佐也為義屬金也故云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也人專行禮以尊君父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大熒惑星之輔佐也為禮屬火也故云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也人專以智別真偽是非從真是而不從偽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水極星之輔佐也為智屬水也故云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也人專行誠信言行相符行之至也死而上升為土鎮星之輔佐也為信屬土也故云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也

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

人行不仁則衆惡獨擅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東嶽拘而治罪為東嶽屬木既拘而治罪非木賊而何故云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也人專行不義一切顛倒不合義理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西嶽拘而治罪為西嶽屬金也故云有以不義沉者金賊之也人專行無禮侮慢君父不忠不孝行之至也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南嶽拘而治罪為南嶽屬火故云有以不禮沉者火賊之也人專行不智愚癡所障不鑑真偽是非一切倒錯則死而沉於陰界則北嶽拘而治罪為北嶽屬水也故云有以不智沉者水賊之也人專行不誠信一切誑言妄語言行相違誑妄過重則死而沉於陰界則中嶽拘而治罪為中嶽屬土也故云有以不信沉者土賊之也已上行五常之德則為五星之佐背五常之德

者反彼五行賊之可不慎歟
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人行半善半惡則罪福兩停善屬陽魂惡屬陰魄如此則不升陽界不沉陰界只在人間宛轉生死也故云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屬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

前生作善多則升魂為今生富貴故云升魂為貴也前生作惡多則降魄為今生貧賤之人也故云降魄為賤也前生有慧明理則靈魂為今生賢人也故云靈魂為賢也前生無慧愚癡剛悍則屬魄為今生愚人也故云屬魄為愚也前生智性為善則輕魂為今生聰明人也故云輕魂為明也前生無智性為惡則重魄為今生癡暗也故云重魄為暗
陽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今生輕薄作惡死而陽魂為羽蟲之類故陽魂為羽也今生癡鈍作惡死而鈍魄為

毛蟲之類故鈍魄爲毛也今生聰明正直疾惡樂善死而明魂爲神祇也故明魂爲神也今生好幽暗行奸盜作諸不善死而幽魄爲鬼也故幽魄爲鬼也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

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其形狀居處雖不同皆因業識所好之因各報如此之果也如好五常之因得報爲五星卿佐之果也如違五常之因報有五嶽治罪之果也故云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水生數一成數六火生數二成數七木生數三成數八金生數四成數九土生數五成數十故云惟行之數參差不一也五行陰陽相推相蕩交感變化巨細洪纖飛潛動植所以紛紛擾擾不止於萬億之多充盈於天地之間生生化化感異類創生猶未止息也故云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

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以事者皆用也五用者視聽食息思歸五行者目乃肝之外表肝屬木故目視屬木也耳乃腎之外表腎屬水耳聽屬水也舌乃心之外表心屬火故舌食屬火也鼻乃肺之外表肺屬金故鼻息屬金也意乃脾之神屬土故意思屬土也故云以五事歸五行也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五蟲者鱗羽保毛甲也東方甲乙木作鱗蟲三百六十種龍爲長也南方丙丁火作羽蟲三百六十種鳳凰爲長也中央戊己土作蟲三百六十種聖人爲長也西方庚辛金作毛蟲三百六十種麒麟爲長也北方壬癸水作甲蟲三百六十種靈龜爲長也故云以五行作五蟲可任論動植之物也故云可勝言哉也勝者任也言者論也譬如先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先之數之無一應者先龜數著見解二柱首章也向來所說貴賤賢愚明暗羽毛神鬼五常之因果譬如

以至誠祝願鑽龜數著草五行應之以吉凶之兆也人之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亦復如是也故云譬如先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也若鑽龜數著之時而心不至誠吉凶之兆無一應也人心無所愛著絕其所好清淨無染離種種違不落因果輪迴亦復如是也故云誠苟不至先之數之無一應者也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聖人假借四大之貌物以五常之德普利

羣品爲之妙用也既以五常爲妙用寓游世間普利羣品以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既爲之五常不得不對屬於五行也故云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也此章明心有染著則落因果心離染著則出輪迴

右第六章

關君子曰三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魂具此識精神三也故云三者具有魂也

魂書寓目目視而辨五色亦具識精神然後能視辯之也故云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也謂目之辨色者魂識也目之神水乃精神也不獨視為然耳聽聲口嘗味鼻聞香心思境皆同具有識精神方能別辨聲味香境也故云見之者為魂耳口鼻心之類也類者同也

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

在此生身者為彼父生愛識應母愛為精

精屬水彼母生觀識應父觀為神神屬火

父母交感精神為此生身之本也故云在

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

生母本父母愛觀雖不同皆用識情交感

生子則同也故云愛觀雖異皆因同生也

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

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彼父母生生之本也為父精屬水水數一

故一為父也此身受生之初先得父之精

氣以成胎元精氣屬水故云彼生生本在

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也為母血屬火火數二故二為母也此身受生之初次得母之血氣以成胎本血氣屬火故云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有父有母陰陽交感彼為父父母母而生

生不窮矣故云有父有母彼生生矣

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

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惟以至仁不仁平等普利而無識不求報

恩不住行仁之跡雖與世交如鎖鎖相交

而無情識之心也故云惟其愛之無識如

鎖之交也仁者兼愛也圓明定慧如大圓

鏡鑑物無心如燈破暗照物無識也故云

觀之無識如燈之照也如上所說至仁不

仁平等普利而無心定慧圓明應物而無

識吾識不萌生吾生死何有哉故云吾識

不萌吾生何有哉此章明識是生死之種

無識則無生死輪迴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寓游於世物來相感如似桴槌扣擊於鼓

感而後聲也故云如桴扣鼓也我之所有

精神如鼓之形我之應感如鼓之聲也故

云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

也桴槌已往鼓餘聲尚在如感我者已往

我之精神魂魄之識尚未能忘回光照破

此識而忘之是終亦不存也故云桴已往

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

者猶之魂魄

吾之歷歷精明如鼓之形也吾之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如鼓之聲也故云鼓之形如

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也吾之魂魄之

識物感不忘猶似桴已往矣鼓之餘聲尚

存也故云餘聲者猶魂魄也

知夫修往候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人能了悟本性真空物境倏忽來往應變

常寂如此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於真空
何有哉故云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
我何有哉此章明真空不屬五行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
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
塊皆不足以生物

果木之中有子核埋於土內必待雨陰水
之滋潤晴陽火之薰蒸然後核生芽芽長
成樹樹復結果核依前種之水土三者具
者滋潤薰蒸復生芽長樹結果核相生無
有盡期也故云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
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也若果核不埋
於土無陰雨陽晴滋潤薰蒸安能生芽成
樹哉若無水土如似大亢旱時大水滯
時大乾土塊時三時種物皆不得生也故
云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
生物也潦者滯也足者得也

精水精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
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

精屬水神屬火意屬土精神意三者本不
交生於物惟人之父母以二根交合精神
意識混融於恍惚之際橫妄見其象有此
胞胎之事生生不窮如果核得水土生
芽長樹復結果核生生不窮也故云精水
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
能於其中橫見有事也

猶如術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父母未交合之時各自真空之性本來清
靜無物以二根交合精神意而生子者猶
法術呪士至現之類能於至無中呼召鬼
神妄見變化怪異之事也故云猶如術呪
能於至無見多有事也此章明本來清靜
元無生死人迷愛慾屈沉生死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魂者水也本根於冬水而花於夏
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

魂者木也木冬時歸根復命得冬水蒸滋
養於夏得火蒸薰蒸則發花也故云魂者
木也本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也精屬水

魂屬木水生木故云人之魂藏於夜精也
夜屬陰陰屬水晝屬陽陽屬火神屬火魂
晝寓目以見神彩故云而見於晝神也
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
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精屬水水無人也精亦無人也合乎至精
則歷歷孤明不與萬法為侶也故云合乎
精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合乎至神則
冥冥莫測感而後應應人事而無我也神
屬火火無我神亦無我也故云合乎神故
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此章明合乎
至精至神者無人我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

知者悟也人能了悟四大假合之身如塵
埃聚沫浮漚夢幻不堅固虛妄不實之身
皆是隨妄情所見以為有我了悟如此洞
徹真空以飛騰神用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太清之境無日不遊也太清者真空之妙

道也故云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遊太清也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

物者用也人能悟此六用神通亦如夢幻不實了悟知此洞徹真空以凝澄清精微之體而作生妙用駕馭八荒而為頃刻之遊也故云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也八荒者四海之外謂之八紘八紘之外謂之八演八演之外謂之八區八區之外謂之八極八極之外謂之八荒八荒之外謂之鴻荒廣莫之界也又太清者太上所居之天也在四種民天之上即太清仙境也大開之士以真空太虛為體遠及八荒之外近在肩睫之間陰陽莫測鬼神難窺不假他物八荒之外太清仙境而為咫尺頃刻之遊也或示變化警愚迷啟誠信向道之心或以飛神作身外之身而乘空履虛升遊太清仙境或以凝精作龍虎鸞鳳龜鶴梁鯉其

樓之類駕馭而適八荒之外以為遊戲也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

是者此也道者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不可思議之妙道則形如枯木心似寒灰自然神定精凝返老還童延形長生久視如廣成子千二百歲身未嘗衰是也故云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也既身心如枯木寒灰即是以忘精神而遠超生滅也故云能忘精神而超生也

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

氣白色屬金世有衛生小功法以鼻吸氣在息須更微微緩出以為養精攻病以氣養滋其精如金生水為氣屬金精屬水也故云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也

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世有小功法以治心者以鼻引清風微微來往出入則心不亂而神定亦得其所養如木生火為風屬木神屬火也故云吸風以養神故木生火也所以假外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吸氣吸風以養精神是假外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外以延精神也

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以漱津液而保養其精不令走泄而精益無窮也故云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也

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

世有小功法變思以手摩臍輪令熱如火久而神益無窮也故云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也

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如上所說漱津液之水摩臍輪之火不假外物是假內以延留精神不令耗散也故云所以假內以延精神也

若夫忘精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若夫洞了真空精神返源窮冥冥則不知有精神之可忘亦無生滅之可超吾嘗垂示學人言之矣其他假外假內小功小法吾未嘗言之也故云若夫忘精神而超生

者吾嘗言之矣此章明道由心悟而行小功小法莫之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禮在五行屬火神亦屬火禮者謹敬也人心專以謹敬慎獨不欺闇室則心神不馳馳而疑集靜定也故云人謹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也謹者專也

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智在五行屬水精亦屬水智者明真偽是非專以保真忘偽則名從是違非也如此則精不妄泄於外可以攝養至精也故云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也攝者養也

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仁在五行屬木魂亦屬木仁以靜自利以慈利他慈善屬陽靜則明了魂神輕清而澄湛也故云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也義在五行屬金魄亦屬金洞了真空與道相

真陰隱窮冥令尸魄止靜而澄徹也故云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也御者使止也此章明五常為道之妙用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蠅蜋轉丸成精思之而有蜋白存九中俄去殼而蟬

蠅蜋推轉為丸九成精思之而有蜋白抱丸而精一思之其蠅蜋精神氣俱入丸中化為蜋白蟲經秋冬三時氣含養得夏火氣薰蒸出土緣上草木牆壁之類俄頃之間從脊裂開退去皮殼化為而為蟬飛遊林木吸風飲露而鳴也故云蠅蜋轉丸九成精思之而有蜋白存九中俄去殼而為蟬也

彼蠅不思彼蜋奚白

彼蠅蜋不抱糞丸精思之彼蜋蟲何得生白哉皆因妄想而形隨之而變也故云彼蠅不思彼蜋奚白也奚者何也此章明生死變化皆因妄想貪著而有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庖人羹蠃遺一足机上蠃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

庖厨之人將螳螂作羹之時遺留螳螂一脚足机卓案上其螳螂作成羹而遺留之脚尚自搖動以此知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遺足尚動者氣未散盡也故云庖人羹蠃遺一足机上蠃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橫者妄也本來面目真空之性稟自五太之前五太之前未有一氣以此明知真空之性不屬氣也不屬氣者則無聚散無聚散者則無生死也如此則知不悟性者但見氣聚成形以為生氣散形壞以為死豈不妄計哉故云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也此章明性本無生死迷人妄計而恐怖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

世間或有人立地化去者或有坐地化去者或有卧地化去者或有因病重化去者或有因服毒藥化去者立坐卧病藥毒等之不同其死則不異也無甲死者如何乙死者如何之殊異也故云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也

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知者悟也悟道之士洞了真空心無生滅反觀四大假冷如塵埃聚沫如蘆盧賃舍。暫寄而已不見生死之可逃也故云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也此章明道無生死了道者無生死之可見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患者病也迷人不悟道無生死而能生死者則不生不死也未悟如此起狀生死之心擬欲直超生死者皆是學道之大病也故云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

妖不名爲道

化人者教化人也譬如爲人師範教化迷入學道令人生狀離生死之心超越生死之心止名爲教人學妖怪不祥之事豈名爲教人學道哉故云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也此章明了道者無生死之可狀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

妄計生死之人或曰假身如賃舍舍壞人存身死性存也故云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也或有人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人死如燈滅已死則無有也故云或曰死已無也或有人曰人死無蹤跡却有附人而通傳者直疑亦有亦無也故云或曰死已亦有亦無也

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騁不已或有人曰生不靈而死靈生不樂而死樂

惟神之有形猶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如此不亦以死而爲喜乎故云曰當喜者也或有人曰人死爲鬼冥冥長夜無三光之所照無家鄉之所居無相識之依託無飲饌之所食黑暗陰界誠可懼也故云或曰當懼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倏然而來倏然而往不喜不懼任其自然故云或曰當任者也或有人曰人之生死欲超不難一志學道直超生死故云或曰當超者也向來妄計生死者言死已有已無

亦有亦無當喜懼任超之八人所言愈變妄識迷情奔馳騁馳之不止也故云愈變識情馳騁不已也

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向來妄計生死之人殊不知本來元無生死而妄計生死者如妄計馬有手而妄執如牛有翼而妄飛馬牛本來無手翼而妄計有手翼也以譬喻則知本來元無有生

死復無無有也故云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牛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也本來真空妙有與太虛同體以空空空如以火投火不問其明火不燒火也以水投水不問其清水不溺水也故云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也此章明情識不萌元無生死也

右第十七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四

文始真經註卷之五

神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五鑑篇能者心也凡二十章

開予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

蔽者執蔽也蒙昧也人心專一執蔽吉凶禍福五行陰陽者則有靈通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幽暗憂愁則沉溺之鬼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逐走放飛敗獵者則有狂蕩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盟詛詛者則奇異之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也人心專一執蔽修合服食藥餌者則有藥物之

鬼統攝而蒙昧也故云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也

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

如上所說靈鬼淫鬼沉鬼狂鬼奇鬼物鬼六等之鬼統攝蒙昧六等執蔽之人也故云如是之鬼也鬼無形相必附託物以為身或以附託陰影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陰為身也鬼或有附託幽暗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幽為身也鬼或有附託旋風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風為身也鬼或有附託陰氣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氣為身也鬼或有附託土偶塑人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土偶為身也鬼或有附託彩畫人物之像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彩畫為身也鬼或有附託老畜走獸以為身而見形昧人者故云或以老畜為身也鬼或有附託敗壞器物以為身而見

形昧人者故云或以敗器為身也

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彼者附託陰幽風氣土偶彩畫老害敗器

八者之鬼也此者心蔽吉凶男女幽憂逐

放盟詛藥餌六者之人也為此人專一執

蔽已上六者之事精執不移彼附託鬼之

精與人精兩相激搏而鬼有靈通神異之

應也故云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

而神應之也

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

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

心執蔽之人為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

蒙昧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異怪之事或

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眾人敬之以為聖

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然不言有鬼附於

身唯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故云為鬼

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

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也

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

為鬼所攝之人預解奇異瑞事傲然以為

得道久之或自觸樹木而死或以刀刃自

刺而死或以繩自縊而死或自投井而死

也故云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

井也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神而執其

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曰應萬物

其心寂然

惟有了道聖人洞徹真空妙有了悟不神

之神陰陽莫測神鬼難窺化身周徧塵沙

界妙用神通無量難稱不顯也故云惟聖

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也了道聖人能呼

召風雨役使萬神而執機也執者把握也

了道聖人不唯能呼召風雨而役使萬神

更能使可以會而聚之可以散而分之可

以禦而止之也故云可以會之可以散之

可以禦之也了道聖人之心如月印眾水

如風鳴萬竇如懸鏡鑑形如空谷傳聲應

變而常寂常明常清常靜也故云日應萬

物其心寂然也此章明心有執蔽皆邪心

無蔽皆道也

右第一章

關子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

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

不可靜

無者禁止之辭也謂本來妙心元自不二

垂誠學人無得專心守一若萌專心守一

之念則守一之念與視聽食息思之五識

相並奔馳不得一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

可守一也故云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

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垂誠

學人無得專心虛廓若明專心虛廓之念

與喜大怒本思土憂金恐水之五行皆同

具足不得虛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萌虛

廓之念也故云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

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垂誠學人無得

專心守靜若蒙專心守靜之念與萬化密

遷移而不得靜也以此明了則知心不可

守靜也故云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

也

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

則動搖之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於不二妙心萌守一之念則守一之念與不二妙心為二偶對也故云借能一則二偶之也此釋心不可一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無物妙心萌專虛廓之念則專虛廓之念填實滿塞無物之妙心也故云借能虛則實滿之也此釋心不可虛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猶如虛空無動無搖於本靜妙心萌守靜之念守靜之念既生則是動搖妙心也故云借能靜則動搖之也此釋心不可靜也

惟聖人能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微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惟了通聖人之心猶如太虛無所不容化身億萬一息之間返本還源如一切水月一真月統攝其水月波流無有一水可沒溺真月之明微也故云惟聖人能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微也了道

聖人一息之間散布化身周徧塵沙界如一真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波流不停無有一切水可間斷真月之光明云為照耀也故云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自不二虛靜應變縱奪無妨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火本無我因膏因薪而見形雖千年之久若俄頃膏薪俱盡則火亦隨之而滅也故云火千年俄可滅也此起喻也迷人業識忙忙無本可據輪迴億劫不能出離者皆因此識也識亦無我依境而見雖千萬年之久若蒙師點化直下頓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等同太虛則俄頃之間境忘識去矣如薪盡火滅也故云識千年俄可去也此喻也此章明識是生死根境忘識去出輪迴之要者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

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愚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

人但見舟之流行殊不知所以使舟流行者是水流行非舟自能流行也故云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也人但見車之運行殊不知所以使車運行者是牛拽之運行非車能自運行也故云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也此舟車二者借喻也人但知心之思慮殊不知所以能思慮者是意識能思慮非本來妙心有思慮也故云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此合喻也

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

本來妙心真空為體妙有為用體用如如應變無窮神鬼難窺陰陽莫測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不知所以然而然本來妙心元在五太之前象帝之先洞然明了其來不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其往不知所在而居止故云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

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也
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疊上二句謂本來妙心不知從何而生來冥然隱密往然不知所在如此天地與吾同本原妙心而生本原妙心不屬時節故不古不今也故云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也此章明本原妙心稟自五太之前非思慮之所知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本來妙心以道為體以物為用了悟道心元無一物等同虛空體用如如應變常寂故云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也知者悟也物無物者應變常寂也洞悟道心體用無物故不尊尚卓絕之行為行雖卓絕不離於跡道本無跡故不尊尚也不驚異精微玄妙之言為

言雖微妙不離於名道本無名故不驚異也故云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也此章明道心應變常寂非言之可及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心本無心因物而見物我相交而心生顯見如兩木相鑽摩而生火也故云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也

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我本無我因物來于心忽顯見非我自生心也故云不可謂之在我也物來相感心雖顯見心如虛空與彼物無礙故云不可謂之在彼也若無我者物雖來感則心不生心既有生不可謂之非我也故云不可謂之非我也我未無我彼物若不來感則心亦不生心本不生因感而生不可謂之非彼物也故云不可謂之非彼也迷人不悟無我無心與物無礙而妄立我心與物

作對執有彼我觸物有礙非惡而何故云執而彼我之則愚也而者汝也執汝彼我而不忘乃愚迷之人也此章明心本無彼我與物無礙迷人妄立彼我與物作對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手

無者禁止之辭也恃者倚賴也言無得恃賴汝之所言利害是非也故云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也汝所言利害是非者皆妄情無計豈可利定為利害定為害是定為是非定為非利害是非隨妄情變化豈可一定之邪既不可一定隨時妄情所計之耳果何得利害是非者哉故云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手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運化利害是非者造物也造物冥冥莫測其所以雖聖人大智圓通於窈冥造物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凡乎故云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也此章明利害是非

造物者運化凡不可預劑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

長於夜應作晝於義則通也蓋傳寫之誤也迷入夜間作夢或夢生長於晝以此知

本來妙心不屬時之數也故云夜之所夢或長於晝心無時也

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有人生長於齊國心之所見之境皆齊國而已而者汝也之者往也既汝往宋國又

往楚晉梁之三國四國境界不同心之所存之境亦異以此知本來妙心不屬方位

也故云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

無方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時數方位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

羿者古人善射之號也昔帝嘗賜羿弓矢

為司射之官居窮石之地至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射之中九日而落之也後暴夏后

相之位號有窮國君因羿以為名其臣寒浞殺之因有其室而生豢豢多力能陸地

推舟而行後為夏后相子少康所殺也師者法則也善射弓者以弓為法取中也既

以中為則必以羿為法也故云善弓者師弓不師羿也善操舟者以舟為法則務所

往無滯為法則也既以舟所往無滯為則不必以羿為法也故云善舟者師舟不師

羿也此借喻也

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善悟本來妙心元自清靜無為逍遙自在不染不著既以善了妙心以悟為則不必

以聖人為法也故云善心者師心不師聖也此合喻也此章明心以悟為則因超凡

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

皆因私識執之而有

以善美為是好以惡陋為非醜以事物與

榮為成盈以事物廢枯為敗虛也殊不知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自然造物者所運

吾何容心哉而迷者執之以為有實殊不

知皆因已私妄識計之也故云是非好醜

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

有也

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

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

到記憶宛然

既知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皆因私識執之

而有於是無遣其私識猶有計無之識

尚存故云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也又以非

有非無遣其計無之識猶有計非有非無

之識尚在故云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也

曰莫計非有莫計非無故云無曰莫莫爾

也又以無遣之曰渾渾然無莫計非有渾然

無莫計非無猶有渾渾然無莫計之識尚

在故云無曰渾渾爾猶存也以識遣識何

異泥裏洗土以識道識者譬如昔日曾游之境今日再到忽然記憶舊之識宛然尚在終不能忘遺也故云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也

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

此識不可得而忘亦不可得而遺善去識者洞了真空之心體以識變為智慧為心妙有之用也故云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也

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秦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因象無所底止

底者平穩也向來演變識為智之說汝還曉知之乎麼故云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此設問也却自答曰曰想者譬如人思此處有妖怪則心悚然戰慄而恐懼又思此處有強盜則心怯然而怕怖也故云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也曰識者譬如人妄認秦以為稷者似秦而黑又如人妄認玉為石此迷妄想識皆浮游無象無所

得悟本來妙心真空平穩之地而休歇也故云曰識如認秦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因象無所底止也問者無也止者休歇也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

向來所說想識譬如人觀奇異之物則生異物之想識此奇異想本心元無因觀奇異之想識也故云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也想者心思也識者心別辨也

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

先說此想此識根不在我恐人信之不及再設喻以曉之譬如今日從旦至夕今日想識之事已知之矣至於來日想識之事殊未可預卜度而知之故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也及至來日隨事物旋生紛紛擾擾之想識以知想識根不在我皆因有事物而旋生也故云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也緣者

因也

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

本來妙心元無想識恐人信之不及復設喻以曉之譬如犀牛角中元無月形特因

犀牛望月生此月中之想識月形入角而始生月形也而彼天上真月初不會在角也故云曰想曰識譬如犀牛角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也

譬如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人曾臆中所懷天地萬物之識亦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也故云譬如天地萬物亦然也人能曉知如上所說譬喻者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也此章明本來妙心元無情識皆因心迷妄生情識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

萬物生於土萬物終盡之時復變化爲土故云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也此起喻也土在脾神爲意萬事生於意萬事俱忘終變爲意故云事生於意終變於意此合喻也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

如上所說譬喻則知萬事有無惟此意根也如此意根所生之事俄頃之間非化爲是是化爲非惡化爲善善化爲惡也故云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也意根有遷變本來妙心無遷變意根有知覺本來妙心無有知覺也故云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也惟我一心則意者塵往來兩事者欲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本來妙心元自不二故云惟我一心也塵者法也意根能生萬法能滅萬法滅則往生則來故云則意者塵往來爾也若意根不生萬事如火燒薪然而起薪盡然滅而滅也故云事者欲起滅爾也歟者達也

大常者乃本來妙心真空之體廣無邊際越古今而無有變異非存而何故云吾心有大常者存也此章明心之大常無意之小變也

右第十一章

開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人之妄情從心上生心從性上生也故云情生於心心生於性也人迷情如水之波浪人逐境之心如流動之水人之本性如水之源也波流源有三名而無二體爲波流源皆是水也情心性有三名而無二體也爲情心性皆是真也故云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淨淨然

萬物來相于吾者俄頃之間如電光石火但以真空之性受之則心不生物知識物境淨淨然如太虛之雲不礙虛空如空谷傳聲應變常寂也故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

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淨淨然也此章明心性不二應變無礙也

右第十二章

開尹子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

世間有真賢真愚有偽賢偽愚世人或不能變識或有不識者故云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也

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

彼世間雖是賢愚真偽而別辨賢愚真偽者皆繫我之妄識也故云彼雖賢愚彼雖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也

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若知別辨賢愚真偽皆妄識所成識既是妄故雖真實亦名假偽不真也故云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也此章明妄識非真心也

右第十三章

開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

於情

本來妙心元自清靜因物所感也心本無生而所以生者情也故云心感物不生生情也一切物來交於心心別變物者非物也乃心之識見也故云物交心不生物生識也一切物境幻生幻滅尚猶虛妄何況於識豈不爲妄偽哉故云物尚非真何況於識也既知識是妄偽何況於情豈不是妄哉故云識尚非真何況於情也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

而彼衆迷妄之人於本來至真妙心元無一物之中忽生妄識堅執爲有染著不捨不能明了本心也故云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也彼迷妄衆人於妄識生滅不停逐境變化之識神中堅執爲本心之大常噫殊不知此妄識之神乃輪迴之種也故云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也
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

本來清靜妙心上忽生一迷情不覺是妄認以爲真情情旋生新新嗣緒乃積之爲億萬之情也故云一情認之積爲萬情也迷人於萬億之情又不覺是妄而認妄爲真染著物境念慮遷流情波浩渺積之億萬物境也故云萬情認之積爲萬物也際者邊境也本來妙心猶如虛空廣無邊際爲妄識迷情專權間截虛空妄立境界限量邊際迷染萬物而遂無窮物遷流也故云物來無窮我心有際也

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

心迷逐情妄立境界不由了悟良妙之心專由迷妄之情驅使是本來良妙之心倒受制於迷妄之情如臣反拘制君也故云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也我之本來正情既迷染萬物倒被萬物驅使是本來正情受制於萬物如百姓反拘制大臣也故云我之本情受制於物也心迷逐情情迷染物迷情妄染物境限盡死後被愛染物境

牽引愛染重處受生生死死百千萬劫輪迴無有出期去來不已也故云可使之去可使之來也

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

人之五情則屬五行也五情者喜屬火怒屬木思屬土憂屬金恐屬水五情既屬五行五行陰陽造化陶鎔天地萬物驅役死生去來無有休息之期也究其所以皆因五情迷妄而有此去來死生五情未萌之前安有死生去來哉以此知而彼去來初不在我皆因迷情妄染落於五行造化陶鎔中役使輪迴因無休息也故云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因無休息也
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

迷人妄染愛境被天地陰陽造化役使輪迴無休殊不知迷情未萌之前本來良妙之心猶如虛空無形雖天地陰陽造化之大但能役使迷染有形之情豈能役使如虛空良妙之心哉故云殊不知天地雖大

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也。達情既萌，元氣隨之，則落陰陽造化，役使輪迴也。達情未萌，元氣返本，與真空同體，陰陽造化雖妙，豈能役使真空哉？故云：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也。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之者，往也。心之所往，則氣從之；而往也，心猶帥也。氣猶軍也。氣之從心，如衆軍從帥也。故云：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也。心迷妄愛染著，諸境氣亦從之，而有此輪迴之身形也。故云：氣之所之，則形應之也。

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之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道本無名，無形猶如太虛，能運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一氣陰陽變化，天地萬物既名，一氣不名太虛，無形名之，道之而況於萬物乎？故云：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也。此起喻也。

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

形

吾之本來良妙之心，以真室為體，思慮未萌之前，體同太虛，思慮既萌，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如太虛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也。故云：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也。思慮未萌之前，本來良妙之心，元無氣無形也。故云：而我之心無氣無形也。

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知者，悟也。了悟本來不二之良心，猶如太虛，未變為氣為形之時，未有天地陰陽，令誰役之？假使有天地陰陽，豈能使虛空哉？故云：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也。此章明心迷墮陰陽陶鑄而輪迴不已，心悟出陰陽陶鑄永不輪迴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

人之平安之日，目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者皆是精神與物境凝結而忽然使之變化如此之異也。故云：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也。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

人之患熱病之日，被熱氣所燒而眼花，忽然見非常奇異之物，境皆是熱病所燒而心不足使然也。故云：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也。歎者，不足也。

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苟者，識也。知者，悟也。如上所說，平日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以此誠能了悟本來妙心，元無一物，等同太虛，皆於無中示見非常之有，以此了悟即非常之有，昭示本來無物之妙心也。故云：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也。

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厭識既昏，孰能不

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

若人平日或病日目忽見非常鬼神怪異之境但悟本心清靜元無一物一切有相皆是虛妄如此則明了不信不著彼怪自然不呈神異也故云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厥者其也孰者誰也或有人問其識情既昏昧妄見非常神鬼奇異誰便能不信哉故云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此設問也却自答曰譬如能以法禁蛇之師捕捉其蛇心不怕蛇彼雖睡夢見蛇亦無怕怖畏懼之心也以此明了則知但不信之自然不神也故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畏怖也此答上問也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以捕蛇譬喻答或問之人恐信之不及又引軒轅黃帝書中所載之言以證之黃帝書中有言道無鬼神鬼屬陰神屬陽妙道不屬陰陽故無鬼神也假使有鬼神亦不能窺妙道也妙道運轉陰陽往來而陰陽

不能對偶於道也故云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也此章明隨流得妙心悟妙道鬼神不能測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我本無我因識妄立思慮營營日日千變萬化本非無我之我也乃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運化思慮也故云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命者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使者運化也誠能了悟不知所以然而然乃是真空之道也命者道之異名也了悟真空之道則外無我相可見內無心相之可見也故云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也此章明我心本空道非思慮可及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真空體元無一物窈冥莫測忽生思慮

妄有所見了然回光返於真空譬如人之兩目能觀見天地萬物之形狀暫時收回眼光一時俱不見天地萬物也故云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也此章釋前章思慮日變命使之然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聽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目微視為明目專視雕琢金玉精巧花樣久視不已而愈傷其明經云五色令人目盲是也故云目視雕琢者明愈傷也耳微聽為聰耳專聞五音交響久聽不已愈傷其聰經云五音令人耳聾是也故云耳聞交響者聰愈傷也玄妙之法為塵心本清靜元無一法即是玄妙之源也不悟本心專思古人玄妙之法殊不知玄妙之法俱是塵垢染汙本心愈甚傷心也經云滌除玄覽是也故云心思玄妙者心愈傷也此章明本來妙心不屬六塵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

勿者禁止之辭也揆者忖度揣量也垂誠

學道之人寓遊於世勿得有心忖度揣量

彼人或有用人當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

之愚而愚之以此進退於人不失人心也

故云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也

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

以交人可以忘我

人能知此無心因彼揆彼賢愚進退而賢

愚進退無心不失人心也如此何事不周

備何德不行普何道不貫通何人不交友

何我不忘哉唯了心一法盡善盡美也故

云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

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也此章明無心寓

世自利利他衆美從之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

至於不可制

凡在天之下所有事理譬如水火涓涓不

塞漸成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又如積

木成林積石成山積惡成禍可不慎歟故

云天下之理小不制至於大大不制至於

不可制也

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

契道

故者因上結下之辭也制者治也人能於

一情萌起之時治之今正而向善如此可

以成德行也故云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

德也人能於一情萌起之時了然照破而

忘之則契於無極妙道也故云能忘一情

者可以契道也此章明爲凡爲聖在一情

之迷悟也

右第二十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五

文始真經註卷之六

神峯道遠子牛通導直解

六已篇已者食也食者形也凡一十六字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

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

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

彼者人也世之迷人以我之思慮異人之

思慮謂人之思慮亦與我思慮不同如此

分別人我妄生見解殊不知妄生思慮彼

此天真隨思慮之安境作夢也不獨夜間

睡夢爲夢至於白日性隨妄慮皆是夢也

豈可以思夢想異所思所夢之境不同而

所謂之思夢者不異也以此論之誰爲我

誰爲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

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也

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

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

痛孰爲我孰爲人

世之迷人以我疼痛相異如二人同灸灸

處不同而疼痛不異也豈可以疼痛異分

同異人我哉殊不知夢中之人亦以疼痛相異及至覺來却又無別人如此則知夢中疼痛是妄識白日疼痛亦是妄識如此誰爲我誰爲人哉故云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也

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
先說思痛妄幻不異恐人信之不及又設譬喻以曉之如人之爪甲與頭髮剪之。不害疼痛又如人手共脚不思慮爪髮手脚皆我所有不痛不思豈可以思痛妄分人我哉故云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也

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

世之迷人以獨自所見之境他人不見者

以爲是夢衆人同見之境以爲覺也故云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也殊不知人之精與物凝結正晝日忽見非常之境亦他人不得見唯我獨見之以此知不獨夜夢爲夢也故云殊不知精之所結

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也以我之神與彼之神相合亦有兩箇人同夢於夜也以此知同見未必爲覺也故云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也精結獨見神合同見二者皆我之精神變化而妄生同異之境以此知誰爲夢誰爲覺是妄夢覺是妄覺覺皆妄矣有彼此之異哉故云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也

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世之迷人以夜夜暫見之境以爲夢以日久見之境以爲覺也故云世之人以暫見爲夢久見爲覺也殊不知夜間暫見之夢境乃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變化所成

晝中久見之境亦是精神魂魄陰陽之氣妄有色塵之見也故云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暫見久見二者皆是精神陰陽之氣變化識見識見既妄覺夢非真以此知孰爲之夢孰爲之覺哉非有真覺者不知此妄覺夢也故云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也此章明迷人夢覺皆妄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然者

仁屬木人專好行仁慈識神多夢松栢桃李之木也故云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也義屬金人專好行義宜識神多夢兵刀金鐵之金也故云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也禮屬火禮者儀則也人專好行禮儀識神多夢燒荒烈焰或夢簠簋豆祭器儀則之物也故云好禮者多夢簠簋豆也

者以竹為之內外皆圓也簋者以竹為之外圓內方也籩者外方內圓以盛乾物豆者以木為之以盛濕物也已上四物皆以紅漆漆之按火色也智屬水人專好行智以別真偽者識神多夢江湖川澤之水也故云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也信屬土人專好行信實不妄識神多夢山嶽原野之土也故云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也然人專好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役於五常夢此五行之偏也故云然

○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之五行不可拘書為妄想夜為妄夢方其夢中忽聞某事忽思某事念遂境遷夢亦隨之以此心偏執於五行心不偏執五行亦不可得而拘之故云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之五行不可拘也

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御物者皆用也聖人以真空之性為心之體以妙有之物為心之用體用如如應變

常寂上與造物者同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而陰陽五行不可得而拘也造化者造物也故云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也御物以心者以心御物為用也攝心以性者以心攝運真空之性為體也此章明心迷被五行拘之心了出五行之拘也

右第二章

○開君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

汝者書指世間人也世間人或見人生頭似蛇而人身者或見人生臂似牛上有鱗如魚者或見人生似鬼形狀而兩腋有翅如禽翼者汝世人勿怪如古人伏羲蛇身人首神農牛首而人身參彭鬼面此中國之共知也如東方朔所載四夷之人西北荒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同而兩腋有翼而不能飛者西南荒有人身毛豬頭者東壯荒有人朱髮蛇身人面而無手足者南荒有人口如鳥而有翼能飛無足者西荒有

人如虎長毛人面虎足獠牙尾長一大八尺者西北荒又有人狀如虎而食人有翼而能飛知人言語此皆感陰陽錯戾之氣而有非常之形豈足怪哉故云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也

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

○向之所說人生非常之形不足為怪此怪不及夢只此一人及其睡也夢見諸般異境人物天地山川草木樓臺禽獸或祥瑞奇異忽然覺來一切皆空不知是箇甚麼物使能作諸般夢境此誠可怪也故云此怪不及夢也覺來看人一塊肉團有耳能聞聲有目能觀色有手能把物有臂能運動無線索抽牽是誰主張使能恁麼云為中節恰好此怪尤甚而世人不知怪也故云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也

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究其六用之源乃無名無情真空妙有之道也無名則大言不能言也無情則大智不能思也當於言思未萌之前薦悟洞然心開方曉大常御諸小變向之所怪亦未是也故云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也此章明大常御小變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

或有人問曰爾之宗族何姓氏諱何名表德何字故云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也又問爾穿何衣服喫何飲食與何人爲朋友使何人爲奴僕撫何等琴看何等書師何古人理行何今人事我默然不答一字蓋密示不言之教也故云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也
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密示向上一機其人不悟又叩之不已又不得已而應之曰自己尚猶不見我真空之上將何爲我之所哉故云尚不見我將何爲我所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我形可隱

人得道之深者骨肉都融形神共妙可分之爲億萬不爲足可合之爲一不爲有餘永劫不壞形可延也冥冥莫測形可隱也故云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也恐人信之不及以俗譬喻曉之於世俗一夫一婦雙生二子此形可分之象也一夫一婦二人交合生一子此形可合之象也人服食巨勝子則壽長此形可延之象也夜無月火人不見已此形可隱之象也故云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

不見我形可隱也巨勝小者名胡麻大者巨勝出潞州上黨縣多生原野其高三尺餘其子類牛荳子而小蒼黑色八月中秋之仙人作飯食之長生昔韓衆服之百歲纔服壽延千歲莫知其終也

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向來以俗譬喻曉於學人復以真實妙道之用示之得道之深者形神俱妙變化莫測以一氣化生億萬之形物如人頭髮旋落旋生而無窮此乃形可分之理也故云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也歛一氣億萬化身之形物復合而爲一身猶如人破唇可補爲無缺此乃形可合之理也故云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也以不神之神虛寂妙湛則元氣沖和永無耗散久之形神俱妙長生不死此乃形可延之理也故云以神存氣以氣

存形所以延形也以形合神以神合無極妙道窈冥不見神鬼難窺陰陽莫測此乃形可隱之理也故云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也如此妙道汝之學人欲願知之乎麼汝之學人欲喜爲之乎麼此道不可以知知亦不可以有爲而得也九在人心中悟密契而已故云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此章明了道者分合延隱而無礙也

右第五章

開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世間物物之形乃色塵也道眼大開無物不見見見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也世間物物動鳴乃聲塵也天聰大開無聲不聞聞聞皆道也故云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也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五行推遷陰陽造化而生稜房芒角穗之五穀以養人形天地萬物之形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吾形亦因陰陽五行造化而有以此論之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也故云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也以五行之氣造化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人食之保養五臟之氣萬物因五行之氣而有吾之身亦因五行之氣而有以此論之則無一物非吾之氣如上所說則天地萬物皆吾形吾氣也故云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也此章明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

右第六章

開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獮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以爲我獮者獮也剛悍愚戇也耕種之夫使牛久共牛近習性剛悍愚戇故云耕夫習牛則獮也戰獵之夫逐殺虎豹久共虎近習性勇猛大膽也故云獵夫習虎則勇也漁取

水族之夫久近於水習性能沉沒於水而取物也故云漁夫習水則沉也征戰之夫慣騎駿馬久近於馬習性便捷輕健也故云戰夫習馬則健也人性本來清靜但因習情染執久同物性如上所說習牛習虎習水習馬之四者則獮則勇則沉則健豈不以物性習爲我之情性也故云萬物可以爲我也

我之一身內變蛟蜩外蒸虱蚤瘕則龜魚瘦則鼠蝗我可爲萬物

蛟者腹中細蟲也蜩者腹中大蟲也一名蟾蜍也因所食相感陰陽之氣變生蛟蜩蟲也蝨子垢蚤因身外衣服游汗薰蒸而生也瘕者瘡也昔人生瘡於背徐生一龜引首嚙肉苦痛而死也昔人生瘡於腰徐生一魚每動則不勝其痛也瘕者亦瘡也人生瘡於項有肉鼠也昔有一僧嫌蝗緣循於欄楯以火燒之俱盡不數日僧生一瘡潰開皆蝗也人身內變蛟蜩之蟲身外薰蒸生蝨子垢蚤感疾生瘡或爲龜爲魚

爲鼠爲蠅之七蟲以此知我亦可爲萬物也故云我之一身內變蜣蚋外蒸蟲豸則龜魚瘻則鼠蠅我可爲萬物也此章明有我則物爲我而我爲物無我則造化莫能移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我者能所自專之心也心如火而無我因膏因薪而見火之形膏薪若盡而火爲灰矣心本無我因境而見境忘心滅無能所自專之我也故云我之爲我如灰中金也灰中無金則灰心無我也礦者金撲也礦砂喻六塵也六塵者色聲香味觸法也而不若礦砂之金者以喻我心也如要取金向礦砂尋之可得金也破錄其礦淘去其砂必得其金若播揚其灰直饒終老此身無得其金也此喻心本無我因六塵而見也如要見心向六塵諦觀則見心流因流

悟源隨流得之妙也若六塵淨盡心復真空直饒天眼龍睛亦視之不見況於凡乎故云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也此章明我本無我因境妄立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蜂鰕喻人天地大海喻大道也蜂鰕微小亦能游觀乎天地之間放肆乎大海之內人雖微小亦能了其大道廣無邊際超凡越聖迴出陰陽之外也故云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也游觀放肆者皆自得優游也此章明人雖微小能了大道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土偶者以泥塑人像也塑成人像或爲官人或爲奴僕或爲男子或爲女人俱是泥

土塑成之形質人之見識隨形相而生分別貴賤男女也噫殊不知俱是泥土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此喻人雖有貴賤男女之身俱是地水火風之四大假合如塵埃聚沫何妄分貴賤男女哉故云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也此章明人迷假合妄分貴賤男女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

目是根色是塵目離塵返照方悟目本清靜元無色塵也故云目自觀目無色也耳是根聲是塵耳離塵返聽方悟耳本清靜元無聲塵也故云耳自聽耳無聲也舌是根味是塵舌離塵返嘗方悟舌本清靜元無味塵也故云舌自嘗舌無味也心是根物者法也法是塵心離塵返自揆度思量方悟心本清靜元無物法塵也故云心自揆心無物也一切衆生染著六塵逐緣外

事而迷具也故云衆人遂於外也賢人捨離外事執守內理固有取捨執守內理却成理障而違道也故云賢人執於內也聖人外不染六塵則悟事障之偏妄也內不取捨執守於理則悟理障之偏妄也故云聖人皆偏之也蓋不住三際也此章明心本清靜不住三際中邊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

○人身五臟之氣肝氣屬木內隱魂也心氣屬火內隱神也肺氣屬金內隱魄也腎氣屬水內隱精也脾氣屬土內隱意也精神魂魄意五神復性乃五氣朝元也故云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也言五神復性五氣朝元總為不二也妙性也物者性之妙用也借如一所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疑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既五神復性五氣朝元是一性又復能

生神火精水魂木魄金意土也為五神復性五氣朝元即是性中含攝五行元無差殊之異也故云借如一所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疑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也

故羽蟲威者毛蟲不育毛蟲威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五蟲言其三者其二可知也五蟲者鱗羽毛甲倮也羽蟲屬火毛蟲屬金正威旺時則金不生也故云羽蟲威者毛蟲不育也育者生也毛蟲屬金鱗蟲屬木金正威旺時則木不生也故云毛蟲威者鱗蟲不育也以此則知鱗蟲威者倮蟲不育倮蟲屬土木旺土不生也倮蟲威者甲蟲不育甲蟲屬木土旺水不生也甲蟲威者羽蟲不育水旺火不生也以此則知心不生則意不育意不生則魄不生魄不生則精不生精不生則魂不生魂不生則神不生神不生則心不生心不生則無我可忘也故云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也此章明道為

五行祖性為五神之源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速行

無我者無心也枯乾龜殼而無心人以識鑽之則先知未來之吉凶非大知而何故云枯龜無我能見大知也磁石無心稍近於針則吸針相著非大力而何故云磁石無我能見大力也鍾鼓無心撞之搗之其聲遠振非大音而何故云鍾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心因水因牛載物到遠非速行而何故云舟車無我能見速行也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聖人無心無知無不知洞徹物理無力無不力衆魔不敢侵無音無不音感音盡妙無行無不行頃刻遊徧十方而未嘗有我有心也故云故我一身雖有知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此章明無我之道盡善盡美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域射影能覺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

域者水蟲名也一名短狐一名水弩其狀如鼈三足長三五寸多生南方含沙射人

影能令人死故云域射影能覺我也以此

則知影本無知域但射影能令人死是知無知亦我也若知無知亦我則知溥天之

下有識無情無非是我也我者無我之我體同虛空無所不在也故云知夫無知者

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此章明無我之我即是妙道妙道無所不在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

人心憶著於事猶能終日忘於飢餓也故云心憶者猶忘飢也人當嚴凝冰雪之時

忿然心火暴發裸身袒臂於露地汗流浹體猶能忘於寒冷也故云心忿者猶忘寒

也世之君子得養心之術遇一切危亡或

染為疾病亦不動心介懷如此猶能忘於

病疾也故云心養者猶忘病也二人互相激發心怒相擊殘傷肢體而不覺疼痛故

云心激者猶忘疼痛也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

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先說世人有心得因憶念養激之四者猶能忘飢寒病痛何況無心了道者守了道

無心元氣沖和綿綿呼吸能一日百食百

日一食而不飢也故云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也孰者何也了道無心精神永

固真火薰蒸能敵嚴寒也故云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也了道無心百脉調暢五

臟安和五神澄澈五氣氤氳百病不生也故云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

也了道無心心肝脾肺腎歸屬火木土金水忘其知識白刃臨項不懼不痛如剪髮

去垢何疼痛之有哉故云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也此章明飢寒病痛

有我而難逃了道無心超飢寒病痛之苦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

先說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無我恐人一向認無知無為以為無我又垂誠學人無得

認以無知無為如同死物方名無我如此則黑山下鬼窟裏作活計也殊不知無知

無不知無為無不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知雖為何妨以為無我哉故云人無以

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也

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既說了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恐人信

之不及又說譬喻以曉之如火本無我因薪見形火之發也躁動緣燒不停火未曾

有我如真空應變常寂而無我也故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此章明

真空無我不拘知為有無也

右第十六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六

文始真經註卷之七

賢三

神舉道達子牛道淳直解

七釜篇卷之七

開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

無者真空也至道本來真空以用復體一喘息之間了悟也故云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也事者用也有者妙有也以妙有為用也即體即用應化無窮也故云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用之百為也

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

尊者極貴也不失道之極貴可用輔佐世之太平利他也故云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也以者用也獨者不二也我者真空之體也不失道之不二可攝妙有之用復真空之體自利也故云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也

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

知者悟也道者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也了悟真空妙有不可思議之道猶如太虛空非時數之所能拘管也凡所有形皆有數盡之時海有時而枯山有時而摧日月有時而昏暗天地有時而崩陷唯此真空之道不屬時數能用一日為百千萬年能用百千萬年為一日也故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也

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

道本無形非十方之能礙至神無我非八極之能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體同太虛用亦同太虛了悟如此能用一里行時周徧八荒之外能用周徧八荒作一里行時也故云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也

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

了悟至道一氣未生之前道運生氣變化陰陽而為風雨大達之士從真空密運妙

用立致雲雷呼召風雨也故云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也

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為獸也

了道之士神通無量與造物者同游能無形化有形能有形化無形隱顯自如能令飛禽化走獸走獸化飛禽縱橫妙用變化無窮矣故云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為獸也

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道不屬清濁能濁能清了道之士清淨無染猶如虛空萬物豈能累虛空哉形神俱妙與真空同體空無錙銖之重不假所乘頃刻周徧十方之外示見神變以警愚迷或騎鳳鶴或乘彩雲昭示中下啓向道之誠也故云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也如衛叔卿乘白鶴王子晉乘鳳吹簫升天也

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了道之士寓世同塵不染和光不雜隱晦之至也故云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

矣也莫能溺者不染也身冥者隱晦也或示神通以蛟龍鯢鯨為席乘坐而游太虛也故云可以席蛟鯨也如古人夏禹乘龍而導百川李太白跨蛟虬劉知古乘金鯉琴高控赤鯉升天者是也

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

有者妙有之用也無者真空之體也即用

即體即體即用體用如了悟此道可以

制伏鬼神以為役使之用故云有即無無

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也如劉根善

役使鬼神漢天師善制鬼神於成都是也

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

實者實有也虛者真空也真空實有者乃

至道之體用不二也了悟體用不二則虛

實相通可以蹈水火入金石而無礙也故

云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

也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

上者五太之前妙道也下者至德萬行也

妙道為體德行為用體用一源則上下不

二了此道者萬象森羅以為侍衛也故云

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也

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

古者理也今者事也以理為體以事為用

體用如了此道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如龜筮之兆吉凶誠信無妄也故云古即

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也

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肝

肺

人者境也我者心也心境兩忘道眼開明

了此道者則能無見無不見可測他人肺

腹思慮之念也謂之他心通也故云人即

我我即人可以窺人之肺肝也

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

虎

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了此道者

即吾之肝神可化為龍吾之肺神可化為

虎乘之跨之而游太清之境也故云物即

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

也

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

萬象之境皆由心神變化而見也以此諦觀心體真空內藏妙有之用即心藏之神化為姤女腎藏之神化為嬰兒姤嬰兒配性命混融而出離生死也故云知象由心

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也

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

心之所之則氣從之以此知氣由心生心了真空如水澄微呼吸神氣綿綿無間則心火下降腎水上升水火既濟以成大丹

若人服之永超生死之病矣故云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鑪冶矣已上龍虎姤嬰至鑪冶後聖以丹喻道者源於此也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

以此至道至德威光赫赫物歸尊虎豹

順伏以為乘騎故云以此勝物虎豹可以伏也以此至道體同太虛水火豈能溺燒虛空哉了道者無所不同故能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也故云以此同物水火可入也

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為之而不為之

以上從輔世立我一里一日為百里百年召風雨易鳥獸騎鳳鶴席鯨鯨制鬼神入金石侍星辰卜龜筮窺肺肝成龍虎女嬰鑪冶伏虎豹入水火之十八神通妙用唯

了道聖人悉能為之亦能不為能為之神通變化也蓋道貴真誠韜晦為上驚愚駭俗之神異聖人不為也此十八神異便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也故云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為之而不為之也此章明道德體用變化無窮而聖人韜晦不驚駭愚俗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人之有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

人能了道者上與造化者同游可以奪天

地陰陽造化生成之妙也故云人之有力有

以奪天地造化者也

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華

了道者能顛倒陰陽冬能起雷夏能凝冰如老成子學於尹文能存亡自在翻校四

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

著其術世莫傳焉者是也故云如冬起雷夏造冰也昔太以上太玄生符投徐甲之枯骨即時復活能行故云死尸能行也純陽祖師以丹活安州枯柳又以丹活萊州

枯槐而枝葉復榮華故云枯木能華也

豆中攝鬼

昔郭璞真人撒小豆數百顆於牆外盡化為赤衣鬼以符為神將一一縛之投入井中也故云豆中攝鬼也

杯中釣魚

昔左慈真人共曹操飲酒以銅盆貯水擲釣餌於中俄頃釣得金鯉尺餘而鱗之也故云杯中釣出魚也

畫門可開

唐太宗詔吳道子於宮壁以墨水潑之以摹幪之良久撤去幪幕請太宗觀畫其山水草木人煙鳥獸悉具俄頃見巖下一洞門道子指洞曰此中神仙遂以手擊之洞門忽開道子踊身入洞以手招帝帝不敢

入洞須更復合而不見故云畫門可開也
土鬼可語

昔廬山廟中泥塑神鬼能言禍福樂已真
人呪之乃野狸精所託而見也彼野狸精
尚能使土鬼能語況神仙乎故云土鬼能
語也

皆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

如上所說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
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
能語之八者皆得純而無雜真空妙道能
運一氣變化萬物此乃是向之所說人之
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也故云皆純氣
所為故能化萬物也
今之行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為物有合有
散

今迷入之心情流浪如水波之不停亦強
陽之氣所為也彼強陽之氣自生至壯氣
合而充溢自壯至老氣散而衰敗也故云
今之行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
合有散也

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

聖人了悟真空之道乃得元氣之祖元氣
之祖未曾有合散也故云我之所以行氣
者本來未嘗合亦未嘗散也本者祖也
有合者生有散者死

彼迷人所受一斤元氣男子得八數二八
一十六歲為始走泄不知保養三年損一
兩三十年損十兩三六十八總四十八年
一十六兩元氣耗散俱盡四十八又加十
六歲乃八八六十四卦數之盡也元氣既
盡但有五穀之氣滋養之雖名曰人其實
為鬼矣女人所受元氣十四兩女人得七
數二七一十四歲天癸降元氣為始走泄
二年半損一兩二十五年損十兩外有四
兩十年損盡二十五加十年總三十五年
又加十四歲乃七七四十九中陽數盡天
癸枯乾但有五穀之氣滋養雖名曰人其
實為鬼也男女元氣既盡等候死矣以此
知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也故云有合者生
有散者死也合者聚也

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有來
郵常自若

彼了道聖人得元氣之祖未曾有聚有散
以此則知無生無死也郵者驛舍也客者
使客也客有去來而驛舍自若自如不移

不動無去無來客者喻氣也去來喻散聚
也郵者喻道也道運元氣升降往來氣聚
則生氣散則死而道運氣者非氣也非氣
者無聚散生死去來也故了道者無聚散
生死去來也故云客有去來郵常自若也
自若者如如不動不變也此章明道為元
氣之祖變化無窮而無去來生死也

右第二章

開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
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

法錄之士傳受呪訣專精誦誦以致靈驗
如九字傍通密誦十萬八千徧如意使用
驗如影響也故云有誦呪者也世有設像
尊一恭敬事奉隨心禱祝無有不應故云
有事神者也法錄家有傳受玄壇批降於

紙墨寫字以報未來吉凶禍福其驗無爽故云有墨字者也法錄家有傳受手降報指今患者手於香鑪上展之法師指訣召將良久手指大小變為高低法師以辯鬼神作祟之由其驗無差也故云有變指者

誦咒事神墨字變指之四者皆可以役使鬼神御運元氣能變化萬物以昭神靈也故云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也

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

人人有真空妙道威光無量頭頭具足用無欠少一念開悟位齊諸聖能役使鬼神呼召雷雨神通無量人人有奇特說與時人便自不誠信之既難信於自己容易信於物聖人慈悲要啓信道之心故假誦咒事神墨字變指之誠以彰靈驗也故云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也

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苟者誠也誠知誦咒事神墨字變指有靈

通因誠而有者既知唯誠感神有不待彼誦咒事神墨字變指而亦能使鬼神也故云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也此章明誠為役神之本誠為入道之由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

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晝一夜一萬三千五百息一息氣行六寸晝夜氣行八百一十丈脉行五十度也十百為一千十千為一萬十萬為一億十億為一兆人之一息日行四十萬里即是一息日行四億里十息日行四兆里一百息日行四十兆里千息日行四百兆里一萬息日行四千兆里三千息日行一十二百兆里五百息日行二百兆里總計一晝夜日行五千四百兆里也以此則知大化可謂之速疾也故云人一呼一吸日行四萬里化可謂速矣

惟聖人不存不變

聖人洞徹真空之道則無我無在無不在

也真空越古今而無有變異也古云添一歲減一年真空不動然是也故云惟聖人不存不變也不存者無我也此章明道不屬大化能運大化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青黿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

青黿子者古之聖人也聖人之形隨時改化歲歲更變直至千歲無時不移易變化也然化化者有不化者存也不化者真常不變異之道也如聖人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未嘗不始之是而卒之非也故云青黿子千歲而千歲化也桃子者古之賢人也五仕而為官而心五度改化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六十之是而非五十九之非也古云停燈於缸後燭非前燭假容於鑑今吾非故吾是也故云桃子五仕而心五化也

聖人實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事者用也。聖人賓事不以用為主，也。道體真空，不著物境，而物境自遠也。故云：聖人賓事去物也。聖人不以建立妙用為主，而保任真空之體，但感而後應，應變常寂，而豈不欲建立妙用利世哉？但不以用為主也。若以建立妙用為主，而反以真空之體為賓，則墮形數之跡，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既墮形數之跡，則彼大化遷移改變也。以此則明有形數者，懼汨大化也。學道之人，不可不悟此也。故云：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不可知者，為纔萌知識，即落大化也。此章明以真之體為主，以建立妙用為賓也。有體有用，則化而不化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且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萬物俄生俄長，俄老俄死，無時不變遷。春水隱，夏火見，夏火隱，秋金見，秋金隱，冬水見，冬水隱，春木見，土隱見於四季五行四

時且相隱見，生生化化而不息，皆一氣運轉相推相滂而行鬼神也。故云：萬物變遷雖且隱見氣一而已也。聖人了悟不二之妙道，猶如虛空，故不隨大化而遷移也。故云：聖人知一而不化也。知者悟也。此章明道運大化而不化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

人手爪甲共人頭髮旋生旋退及人身血行之榮氣行之衛晝夜周流而共爪髮生長俱無頃刻之時止息而不生長流行也。故云：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也。著者麤跡也。衆人但見麤跡顯見而不能見微細爪髮之生長榮衛之行也。故云：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也。

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

郭子謙本有此十一字，添入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之也。賢人但見於微妙而不能了心，故不能任化無化也。故云：賢人見之

於微而不能任化也。

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聖人了獨立而不改之體，任周行而不殆之用也。任周行而不殆之用，即任化也。了獨立而不改之體，即無化也。故云：聖人任化所以無化也。此章明道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

堂內退房曰室，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百家為黨，城郭之外曰郊也。人居堂室之內，所見聞人物之境，以為尋常，日日見聞也。故云：室中有常見聞矣也。之者往也。既以從室往院門，又往鄰里鄉黨，或又往城外郊野，又往山林川澤，眼見衆色，形相之境不同耳聞衆聲之境不同。故云：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也。眼見耳聞色聲之境，各異有喜而

好愛之有不喜而惡嫌之有和順同樂之境有違逆爭競之境有可取而得之有可捨而失之如此之境隨情變化隨從成就之故云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也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止者靜也戒者禁止也聖人垂訓學人一動一靜令有禁止聲色謹慎行藏不隨見見聞聞色聲之境遷變也故云是以聖人動止有戒也動止有戒者訓學人也彼既是聖人又何戒哉此章明迷人隨色聲改變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

大海喻前道運大化也蛟魚喻賢愚也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俱生在一水中也道能運大化變億萬賢愚同生於一道也故云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也此乃起喻也

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

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翦然者草木叢生稠密之貌也蔚然者草木繁盛之貌也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如荒草叢生林木繁盛不可勝數俱在大化中道性不二而已也故云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此合喻也了悟真空不二之道性外不見人之過內不見我之自是心同大虛無滅無生也故云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也死者滅也此章明道性無人我死生不屬大化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

天下事理隨人妄情而變同於己者謂之是或因公事違己私情前日之是化之為非也不同于己者為非或因私事順己私情前日之非化之為是也故云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也天下之恩莫大於君父或因公事公理違己私情前日莫大之恩化為莫大之讎也世有弑君弑

父者是也天下之讎莫大於敵國或因私事私理順己私情前日莫大之讎化為莫大之恩也世有敵國和好結親者是也故云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也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是以者因上仍下之辭也聖人垂訓學人安性之大常戒情之小變不徇私也故云是以聖人居常慮變也居者安也慮者審思而戒慎也此章明徇妄情之小變則是非恩讎之不正任其性之大常冥是非之恩讎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歲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人之年少之時父兄有教詔之言當書之佩帶於身依從而行之無忘也故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也壯年之時或有同門之朋同志之友相為箴規勸懲石德之病當通達曉解不憚改過日新其德也故

云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歲也人之老年之時歷事既久飽諳是非得失當以所請事理警戒於少壯之人演說訓之無狀乃仁人之心也故云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也如上所說少從父兄教壯達朋友歲老警少壯說則不逆爲人之理也任理而寓游於世雖萬化密移但不違拒造物順之而無危厄也故云萬化雖移不能厄我也此章明任理則可與造物同游而無厄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天下之理性所稟輕清之氣其人必根性明利則容易化之而開悟也故云天下之理輕者易化也所稟重濁之氣其人必根性暗鈍則難化之而悟也故云重者難化也
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淪者變也譬如風雲之氣須臾頃刻變滅沒而不見也故云譬如風雲須臾變滅也

此喻前輕者易化也金性堅玉性硬故能歷時長久不變改也故云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也此喻前重者難化也
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人之所稟輕清之氣根性明利心易開悟能與造化同游而無滯也故云人之清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也不留者不滯也既然了悟與造化同游而無滯則任化而無化行小變而不失大常也故云殆有未嘗化者存也存者不失大常也此章明利根者易悟任化而無化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二人年幼相愛喜好遊戲相狎及其相別多年俱長壯盛變貌更形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幼之時也故云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人年壯相為

莫逆之交喜好同學及其相別多年更形易貌皓首蒼顏皮皺紋皺二人再相遇則不能相識如壯年相好也故云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也二幼化壯二壯化老如雀入水化為蛤又如鳩之化為鷹鷄也化書云蛇化為龜雀化為蛤是也又列子云鷄化為鶩鷩化為布穀布穀復化為鷦鷯是也布穀者即鳩之異名也故云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也雀為蛤之昔蛤為雀之今雀之為蛤蛤全體是雀也鳩之為鷦鷯全體是鳩也如此形雖變性無古今也此章明形隨化化而不息性越古今而無變異也

右第十三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七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賢四

神拳通達子牛通淳直解

八壽篇壽者物也
凡六年

開尹子曰古之善揲者灼龜者能於今示
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
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
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

著龜見解二柱首章古之人有善揲者草
若以熟鐵錐灼錯龜殼以兆未來過去見
在之吉凶也能以今之事示曉古之理復

以古之理示曉今事之吉凶得失也故云
古之善揲者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
示今也高者天也天屬陽陽屬吉也下者
地也地屬陰陰者屬凶也揲者灼龜能於
吉中示告人之凶復能凶中示告人之吉
也故云高中示下下中示高也小者一身
也大者天下國家也揲者灼龜能於一身
告示天下國家之禍福也復能於天下國
家告示一身之吉凶也故云小中示大大
中示小也一者人君也多者百姓也揲者

灼龜能於人君告示百姓之禍福復能於
百姓告示人君之吉凶也故云一中示多
多中示一也物者財物也揲者灼龜能於
人之得失告示財物多寡也復於財物多
寡告示人之得失也故云人中示物物中
示人也彼者父母兄弟妻子也揲者灼龜
能於我之八字告示父母兄弟妻子存亡
得失多寡也復於父母兄弟妻子存亡得
失多寡告示我之八字貴賤禍福也故云
我中示彼彼中示我也

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
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
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
是者此也此真空不可思議之道非同揲
著灼龜分析今古高下大小一多人物彼
我之六對待也道不屬時獨往獨來無古
今之異也故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
古也道不屬形位充塞虛空上下無所不
在非似天地定於蓋載也故云其高無蓋
其低無載也道不屬內外中邊言其大者

廣無邊際言其小者視之不見故云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也道不屬數不可定於一
多也道為五太二儀萬物之本源運行一
氣化生天地萬物天地萬物無須史難於
道若離於道則天地萬物壞滅也以此知
天地萬物為道之末也故云其本無一其
末無多也此其本無一其末無多郭子謙
本有此八字於經甚有次序故亦從而解
之也道不屬人物內外不二也故云其外
無物其內無人也道不屬彼我遠近不二

也故云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也
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
以為道

道如虛空無散無聚也故云不可析不可
合也道無相似無比倫無情識故不可以
言議而譬喻不可以心思而知解也故云
不可喻不可思也若人了悟本自具足本
自見成本自全真不假修為造作扭捏也
如此強名曰道也故云惟其渾淪所以為
道也此章明道不屬形數不可分析而知

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

精者精神之精也水性好潛隱於內故蘊積為五蟲之精五蟲者鱗羽毛甲保也水在藏為腎在五神為精也故云水潛故蘊為五精也火性好飛揚於外故通達人鼻為腥羶香焦朽之五臭也故云火飛故達為五臭也木性好榮茂故華發為青黃赤白黑五色也故云木茂故華為五色也金性堅硬故實而擊之為宮商角徵羽之五音聽之為五聲也土性溫和故滋酸鹹甘辛苦之五味也故云土和故滋為五味也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其常五者五常也仁義禮智信也仁屬木義屬金禮屬火智屬水信屬土也其物五者金木水火土也變者雜也此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仰之為五星俯之為五嶽位之

為五方變之為五色擊之為五音族之為五姓物之為五金氣之為五臭潛之為五精滋之為五味動之為五蟲植之為五行善之為五德惡之為五賊身之為五藏神之為五神識之為五情也故云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也

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

向之五行變化萬物紛紛擾擾於天地之間其雜不可勝數計筭豈定執謂之萬哉故云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也萬物歸屬五行其常五其變不可計豈可執定謂之五行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五也五行歸屬於一統億萬生生變化而不息豈可執定謂之一哉故云不可執謂之一也

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
天地之間翦然蔚然紛紛擾擾之物豈止於億萬哉奈何總名謂之萬物也故云不

可執謂之非萬也萬物紛紛雖多終歸屬於五行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五也五行雖變不可計終屬一氣之統攝也故云不可執謂之非一也

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或將萬物五行合之為一或將一氣離之為五行萬物也故云或合之或離之也既有合有離以此必屬萬物之形故云以此必形也以此萬物必屬五行之數也故云以此必數也以此五行必屬一氣也故云以此必氣也向來分別萬物五行一氣俱屬妄情已落形數氣化之變也設徒自勞爾若妄情返於真性則物我如各不相知迥出形數氣運變化之外也故云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也此章明纔萌妄情即落形數氣運之化妄情復本則形數氣運不可得而拘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

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

心本清淨元無一物等同太虛於此清淨心上忽萌一妄情於此不覺是妄則情情相續積之為萬情萬情迷染萬物也經云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是也故云即吾心中可作萬物也蓋心之妄情有所往則隨所愛之境從而往之也愛屬水水屬精心情有所愛之境則精神亦從之所往也故云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也之者往也

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誕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元氣周身隨心感而出見蓋心有住著彼所住著之境結縛也故云蓋心有所結也心先與物凝滯則元氣化而為水也心若有所慕愛可食之物則元氣於口中化為涎液而出見也故云先凝為水心慕物誕出也心感悽愴親戚死喪忽然悲哀則元氣於眼中化為淚而出見也故云心悲物淚出也自作不善之行見人忽起慚愧之

心則元氣於面化為汗而出見也故云心愧物汗出也

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

暫者不久也久者常靜也變者動也若無暫生暫滅之情念而不能悟真空常靜之心體也故云無暫而不久也若無悟真空常靜之心體而不能應群動之變而常寂也故云無久而不變也

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

人心藏屬火內藏神其神情好喜也肝藏屬木內藏魂其魂情好怒也脾藏屬土內藏意其意情好思也肺藏屬金內藏魄其魄情好憂也腎藏屬水內藏精其精情好恐也精生魂則恐生怒故云水生木也魂生神怒生喜故云木生火也神生意喜生思故云火生土也意生魄思生憂故云土生金也魄生精憂生恐故云金生水也攻字應作生字恐傳寫之誤也應作相生相剋也相剋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

土土剋水也五行相生相剋化生天地萬物萬物相生相剋不可以數計筭也故云相生相剋不可勝數也

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腎藏屬坎坎中陽爻謂之嬰兒即精化元陽之氣也心藏屬離離中陰爻謂之藥女即心液之神也肺藏屬兌兌屬金管十二節謂之金樓也又謂之十二重樓也心藏屬火火色赤謂之絳宮也肝藏屬木木內藏魂木色青謂之青蛟又謂之青龍也肺藏屬金內藏魄金色白謂之白虎故云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也身中元氣屬陽陽屬乾也乾屬金乃謂之寶鼎也心中之神屬陰陰屬坤心屬火火色紅乃謂之紅鑪也身心謂之乾坤鼎鑪也既身心為鼎鑪即神氣為藥物也故云寶鼎紅鑪皆此物也此物者即神氣也道無形名乃為神氣之祖神氣之祖者乃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有非此物存者也此章明道運神

氣變化無窮也

右第三章

開尹子曰鳥獸俄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
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
能繫

○
呦呦者鳥獸之子初生之聲也旬旬者鳥
獸經數旬長大也逃逃者鳥獸老而死亡
如人逃遁不見也茁茁者草木初生芽也
停停者草木長大停停卓立也蕭蕭者草
木老枯蕭蕭無葉也言鳥獸俄生俄長俄
頃之間復變而為死也故云鳥獸俄呦
俄旬旬俄逃逃也草木俄生俄長俄頃之
間復變而為枯死也故云草木俄茁茁俄
停停俄蕭蕭也鳥獸草木生時不得不生
長時不得不長老時不得不老死時不得
不死生長老死四者大化之流行雖天地
之廣大聖人之神通亦不能暫留繫而使
不生長老死也故云天地不能留聖人亦
不能繫也
有運者存焉爾

造物運轉一氣陰陽五行四時相推相蕩
生生化化無有窮極故云有運者存焉爾
也

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
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
有造化之運在彼迷情形氣之數也故云
有之在彼也無物真空之道在此心開了
悟與道冥合不屬形氣時數造化安能運
之哉故云無之在此也心既開悟不生妄
情不染物境清淨湛然猶如虛空彼造物
豈能陶鑄虛空哉心了如此似鼓不用桴
擊則鼓不鳴響也故云鼓不桴則不鳴也
與造化對偶在彼迷情也故云偶之在彼
也不與造化對偶則奇然無侶在此真空
了悟之心也故云奇之在此也真空心尚
未萌豈有迷情染物哉真空如此似桴不
用手則不能擊鼓也故云桴不手則不擊
也此章明迷染萬物則不能逃於大化也
悟真空則大化不能遷也

右第四章

開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
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

一者不二之道也物者天地萬物也天地
萬物咸賴不二之道而有其生也故云均
一物也道寓於天地萬物無所不在衆人
為天地萬物之名惑亂其心心迷著物見
物不見不二之道也故云衆人惑其名見
物不見道也賢人能析事理昭昭明白
明見道理外忘萬物故云賢人析其理見
道不見物也

○
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

聖人了悟冥契天真了道之實忘道之名
道名尚忘何況物哉故云聖人合其天不
見道不見物也道元不二道無不在故云
一道皆道也

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心無所住全身放下即冥契真空妙有之
道也故云不執之即道也心有所住染著
種種之邊即迷情遂於境物也故云執之
即物也此章明未能洞徹賢愚一例屬迷

了然悟徹凡聖不二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牛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知者悟也了悟所有物境皆是偽妄不真

自然心不染著湛然清靜不必去除物境也故云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也了悟所有物境偽妄不真自然不染譬如泥土塑成牛木雕刻成馬見之雖然情存牛馬之名像而心自然忘牛馬之真實也故云譬如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也此章明了悟物境之偽忘心自然清靜無染也

右第六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八

卷八

十一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賢五

神峯道遠子牛道淳直解

九藥篇藥者雜也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

學道之人微善必積小過必除不可輕易事雖微小不可輕易而忽之如萬斛之舟雖筋頭小竅若不塞之以至於沈沒大舟也故云勿輕小事小隙沈舟也勿者禁止之辭也隙者竅也勿得輕易於小物如蝎子七寸蛇雖微小若覩小可而近之則被螫齧而毒傷人身也故云勿輕小物小蟲毒也勿得輕易於小人如黃巢赤眉黃巾等雖是小人而能賊漢唐天下而況於國乎故云勿輕小人小人賊國家也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事者用也施之於用也平等普利不遺細行然後能成上德不德之至德至德者大德也大德者乃道之大用也故云能周小

事然後能成大事也小物者細行微功也草木昆蟲亦救護而不害妙有普利如同時雨不擇荆棘田苗淨穢平等普濟也又如大海不擇清濁包容不辯也所以能為百谷王也及其功行積之大也為賢為聖豈不是為大人物哉故云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也善以仁德普利不擇君子小人平等仁慈如此則不失人心人皆推尊而敬之然後能契大人之道也故云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也

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窮通在乎天命善惡迷悟為小人君子賢聖天命豈可必然定之哉故云天既無可必者人也事者用也用之於惡為小人用之於善為君子用之於德為賢人用之於道為聖人人之於用豈可必然一定之哉故云人又無能必者事也若放捨諸緣外離人相藏諸妙用而無為清靜則我不知有我存亡自在無可

無不可自由自在逍遙無拘也故云惟去
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也
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忌可當勤惰可

未有正當建立方便之門衆行齊修不捨
一法而却掃蕩復本而行簡易則不可也

故云未有當繁簡可也未有當戒忌慎而
忍行之而不戒則不可也故云當戒忌可
也未有當精進善行之時而却懶惰不精
進則不可也故云當勤惰可也此章明防
微杜漸不遺細行可以爲賢可以爲聖也

右第一章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
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
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極有智者可以燭理通法而智果實不足
以周濟萬物既知如此未若如愚韜晦契
道也故云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
故愚也極能辯者可以自明事理以此知
辯果不足以曉喻天下人物不如若訥養
氣神也故云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

物故訥也極勇有力者可勝十人百人以
此知勇果不足以勝天下人物未若如怯
弱謙卑柔和而養德也故云勇之極者知
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也此章明治智辯
勇之病也

右第二章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
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

一氣運陰陽生天地萬物而一氣之源本
來無物既是本來無物即是真空物來相

感不得不應但應物常寂也故云天地萬
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
應也吾者本來也一氣運陰陽生四大假
合之我而一氣之源本來元無四大假合
之我也既寓假合不得不資衣食而養之
也故云我非我我不得不養也非我者本
來也

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
真空妙有雖應物如空谷傳聲應聲常寂
谷未嘗有聲也真空應物亦復如是也故

云雖應物未嘗有物也了悟真空則四大
如貨舍雖資衣食之養十二時中獨露真
空而真空無我也故云雖養我未嘗有我
也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
一而已不可序進

外者忘也四大假合之身既如貨舍與物
何異俱是妄偽不真既明俱是妄偽一時
頓忘勿得言先忘萬物而後忘身也故云
勿曰外物然後外我也形者四大之身也
心者五蘊妄積之心也不獨四大假合與
物無異而五蘊妄積之心亦與物無異而
物我形心均爲妄偽不真既悟妄偽一齊
頓忘勿得言先忘身而後忘五蘊妄積之
心也故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也道既不
二無內外物我之分也豈容次序而進之
哉故云道一而已不可序進也心者內也
形者外也此章明治達著物我形心之病
也

右第三章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

諦者審察也毫末者秋兔毛之尖細也詳審察視免之秋毫之末而心著微色相故不觀天地之大色相也故云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也小音者螻蚋之聲也雷聲之大者為霹靂震霆也詳審察聽螻蚋之微音聲故不聞雷之震霆霹靂之大音聲也故云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也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通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遠

不獨審視秋毫之末不見天地之大若審視天地之大亦不見秋毫之末也故云見大者亦不見小也通者近也不獨見大者亦不見小若見淺近亦不見深遠生前之實相也故云見通者亦不見遠也不獨審聽螻蚋之音聲不聞雷霆之音聲若審聽雷霆之音聲亦不聞螻蚋之音聲也故云聞大音者亦不聞小也不獨聞大者亦不聞小若聞淺近之淫音亦不聞深遠劫外

之威音也故云聞通者亦不聞遠也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所見者色也所聞者聲也故毫末天地形雖小大不同而色不異也螻蚋雷霆音雖小大不同而聲不異也聖人無所見無所聞者不住著色聲也不住著色聲者真空明聰無所不見聞也故云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也此章明治迷染色聲之病也

右第四章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眼之所觀不知其幾何之色大約或是愛金之黃色或是愛玉之白色若愛金之黃色者則惡玉之白色若愛玉之白色者則惡金之黃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色為目之偏見也故云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聽

不知其幾何之聲大約或愛鍾之清聲或愛鼓之濁聲若愛鍾之清聲者則惡鼓之濁聲也若愛鼓之濁聲者則惡鍾之清聲也如此須是愛執一聲為耳之偏聞也故云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了道聖人洞徹真空不慕愛色聲亦無色聲可除掃去也何謂也為色聲於真空不可得居止也故云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也處者居止也此章明治迷執愛惡色聲之病也

右第五章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今者目前之人事也古者五太之先道理也末者五常百行也本者大本大宗之道也善以目前人事及五常百行為之妙用可以應變無往冥符五太之先卓然獨立於大本大宗之道也故云善今者可以行

古善者可以立本也行者無住也此章明治達著事理本末不悟體用之病也

右第六章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

人心機狡勝過於賊寇可以能捕捉賊寇也故云狡勝賊能捕賊也人力威勇勝過於虎豹可以能捕擒虎豹也故云勇勝虎能捕虎也此設喻也

能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克者勝也已者私也善能勝去己之私欲乃能成己之至德也故云能克己乃能成己也善能勝去迷食物欲乃能普利人物以成萬億之妙行也故云能勝物乃能利物也善能忘却悟道之智慧則冥符真空而不失妙有真空之道也故云能忘道乃能有道能有者不失妙有也此章明治不能忘悟道智慧之病也

右第七章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

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函者鎧甲也鎧甲雖堅硬則必有硬弓強弩箭之物穿透而毀之也以此則知凡物之太剛必有物以折碎之也故云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也刀刀鋒利則必有鋼石之物摧壞其鋒刃也以此則知凡物銳則必有物以挫毀之也故云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也以此設喻也

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竊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已上二譬喻如威鳳之鳳凰以世人希罕難見為神異也若頻頻見世則世人不為希罕難見之神異也故云威鳳以難見為神也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韜光冥符幽深之道以為五太二儀五常百行之根源也故云是以聖人以深為根也香穉人逐之急自嚙臍鼻而遺棄之人見之無穉則不捕捉也故云走竊以遺香不捕因上譬喻是以知聖人儉約聖智神通冥於真空物來感之不得已而後應常應常寂不離

至道如網之有紀有網引之而眾目齊張也故云是以聖人以約為紀也此合喻也此章明治不能摧強挫銳及不能陷腰聖智神通之病也

右第八章

關尹子曰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并雖千仞級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

實者滿也餅之兩頭有竅先塞下竅以水注於餅內充實既滿提起極塞上竅取去

下竅先塞之物瀉之水不下流也何為也為極塞一竅氣不通也蓋氣不升通則水不降也故云餅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也一仞七尺又如井雖七千尺之深以繩引桶而汲之則水亦從之而上出也故云井雖千仞汲之水上也若不以繩引桶下汲之而水亦無由上出也故云蓋不降則不升也此設喻也

是以聖人不先物

已上所說譬喻不升則不降不降則不升以此則知是以聖人不先物則物不先聖人也不先者聖人不先自尊大傲人人亦不敢傲聖人也故云是以聖人不先物也物者人物也此章明治不能持後之病也

右第九章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

世之迷人或用之於不善則於善行而有失雖然因失善行而自己受凶禍之害於已失善行之後久之自省悔過私自暗議所用所行之善惡吉凶利害於未失之前再謹用之而行善行也故云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也竊者私也

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惟達士了悟妙道亦不恃賴了悟妙道之聰明藏諸妙用兼衆人聰明之用隨所便利衆人之用亦從而用之普利自然無我

也故云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也真空無我應物見形如一月普見一切水也一切水月光明皆因天上一月光明之統攝也天下之人聰明皆是一真空道之威光統攝也以真空道之威光應變常寂則終身無住於中邊可爲妙用普利不失於道德也故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也行者無住也以者用也此章明治不能無我普利之病也

右第十章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往古來今風俗淳澆之各異也故云古今之俗不同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風俗之各異也故云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也處處各一家家家各一身好惡善惡之各異也故云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也天下人之心情隨時改化所向不同吾豈可執定一法豫先爲後世之格式哉故云吾

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簡物怒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大達之士惟能隨時達變而無我和光同塵而無心先了真空妙有之活機事感而後應應變而常寂也故云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也如上所說既了真空妙有之活機物來逐之而心無嗔怒美色魔之而心無榮著也故云捐忿塞慾也心無嗔怒是捐去其忿怒心無榮著是塞斷其色慾也故云慾慾室慾源於此也大達之士不多貪外物但資生之具不得已而用之不由義而不取也故云簡物也大達之士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又如巨海處下清濁皆容納也故云恕人也既能容物恕人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不遺妍醜其用事也如權衡以等物不失輕重無爲而無不爲也故云權其輕重而爲之也既無爲而無不爲以不神之神爲用而陰陽豈能測以不可思議之道爲體應變無方也故云自

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此章明治不能以活機應變隨時之病也

右第十一章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

大達之士了悟妙道同契相求為莫逆之

交也故云有道交者也

同行衆善之君子相為忘年之交也故云有德交也

同經管公私之事遂有相得以為交也故云有事交者也

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

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同了道之人相為莫逆之交猶如父子之

親相忘是非賢愚以游物境之外永無絕

交也故云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

之外故久也同為善人君子以德行為務

相與為交不能無心所以分別是非賢愚

而有合有離也故云德交者則有是非賢

愚矣或合或離也不以道德為心同經營

公私之事以俗禮為交雖事合而情離稍

有相違而絕交也故云事交者合則離也
莊子云君子結交淡若水小人結交甘若
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是也此章明
治不能道交之病也

右第十二章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

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

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

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勿得言鈍拙鄙陋以為道之質樸當以聰

敏捷利了悟為樂也故云勿以拙陋曰道

之質當樂敏捷也勿得言愚癡無明黑暗

為學道之輻晦當以輕清明了為樂也故

云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也勿得

言傲慢輕易於人為道德之高當以謙遜

和光同塵不染為樂也故云勿以傲易曰

道之高當樂和同也勿得言汗漫濇滂頑

空以為道之廣大當以了悟真空為要妙

以妙有為應變急切之用以為樂也故云

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也勿得言
身處幽靜心懷憂愁以成學道之寂靜當
以道遙悅豫不染為清靜之樂也故云勿
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也如拙陋愚
暗傲慢汗漫幽憂之五者皆是古人了達

佯狂混世之言後學不悟便為真實依而
行之以為學道之弊病不可不以藥石之
言救療也故云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
不救也此章明治不能悟古人言之病也

右第十三章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

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

猥才已

學道之人不可見他人之過惡專開病眼

舉世之人以為非以恃所能勝心自尊自

是也故云不可非世是已也學道之人不

可小覷衆人以為卑賤而自尊自大也故

云不可卑人尊已也學道之人不可輕忽

傲慢衆人以為不悟妙道而自尊以為有

道也故云不可以輕忽道已也學道之人

不可專一訛謗他人以爲無德自專已有德也故云不可以訛謗德已也學道之人不可小覷衆人爲鄙猥愚陋無才而自專已有才學也故云不可以鄙猥才已也此章明治不能忘人我能所之病也

右第十四章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真空窈冥不可以智知而識識故能困天下大智之人也了道之士默然翰晦如愚世有智者不可得而知也故云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也道本無名不可得而言辯而天下言辯者於此窮而無辯也了悟道者難以告人未若如訥不辯言也故云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了悟妙道以無爲清靜保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保外天下有好事者莫能與不爭者爭如此則天下無敵也以不爭之德能伏天下勇力之人不在於爭也故云伏天

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也怯者柔弱也此章明治不能忘智辯勇力之病也

右第十五章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也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

蓮花夏開菊花秋開天不能使蓮花冬開而菊花春開也是以聖人不違天之四季不違時之通塞也故云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也洛者嵩洛之地也橘者柑子也多生江南暖處移來嵩山洛水之畔栽種之而變爲枳也汶山所出之水爲之汶江在吳越之地也狐貉生於江北高原山野將到江南下濕之地則死也此二者地氣使然也既地不能洛地生橘江南生貉以此聖人不違夷狄變戎中夏之風俗也故云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也

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

以拙爲手所長以步爲足所長雖聖人豈能使手步足握易手足之用哉以此聖人不違拒我之六用所長也故云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也長者以能爲爲長以不能爲爲短也魚以水中能游爲長也禽以空中能飛騰爲長也馳者馬走速也雖聖人豈能易魚禽游馳飛騰哉以此聖人不違拒衆人所長之用也故云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也

○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勝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

如是者已上所說聖人不違時不違俗不違我所長不違人所長之四者也如此不違四者可動時亦不違時之動可止時亦不違時之止可勝時亦不違時之勝可明時亦不違時之明惟能不違拒造物之變化不拘泥於死法所以應變無窮而爲妙道也故云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勝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爲道也此章明治不能隨

時達變之病也

右第十六章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學道之人慎言儉語則寡過不爲衆人之所忌憚也故云少言者不爲人所忌也於利名場上慎多貪進行復則不爲衆人所嫉妬短遏也故云少行者不爲人所短也智慧收藏儉於使用則不爲衆人之所勞苦也故云少智者不爲人所勞也大巧若拙儉施其能則不爲衆人所役使也故云少能者不爲人所役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智能之病也

右第十七章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操者持也誠者真實也簡者不繁也行者無住也待者應也恕者寬裕包容也了悟真空實有保任護持無住種種之邊如此

簡當不繁也故云操之以誠行之以簡也與衆同處或御群下但應之以寬裕包容不見人之過失曲全己德也故云待之以恕也或有人來叩問但動容容示不假言教利根頓悟與吾所悟之道俱無窮極也故云應之以默吾道不窮也此章明治不達誠簡恕默之病也

右第十八章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圖謀人事以理裁斷而合其宜也故云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也所作之事力與不力在人爲而成與不成在天命也故云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也事以今人爲師理以古人爲師也故云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也事者用也用雖與衆人同而了悟妙道應變常寂無染清靜不與衆人同也故云事同於人道獨於己也此章明治不能事理圓通之病者也

右第十九章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金玉者喻聖人之言行也土石者喻凡人之言行也金玉雖貴入眼爲塵大道無名跡故言行不可及也學人於聖人之言行難忘如世人難捨金玉也故云金玉難捐也學人於凡人之言行容易忘之如世人易捨土石也故云土石易捨也學道之士

若遇聖人微言妙行慎勿執者不忘也故云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也聖人之妙行可爲之而成德而不可執者聖人妙行之跡也故云是可爲不可執也若執著之者如人皮膚有病容易治療若人病在心腹雖盧醫扁鵲亦不能療治逮人執著聖人妙行之跡亦復如是也故云執著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也此章明治不能忘言行之病也

右第二十章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

急務者道德也多務者萬法也他務者傍門伎藝也奇務者異世之術也學人不明了道德爲簡要急切之務而務泥萬法或學傍門小法或學醫卜工伎之藝或學異世奇怪之術學雖不同失於道德者一也失於道德而墮輪迴動經塵劫無有出期此窮困災厄莫大於是也故云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也從事者務泥也及之者墮輪迴也

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此者身心道德急切之務也彼者多務他務奇務也學人殊不知道無不在即此身心是道也既道無不在何獨身心道不在哉身心從道生如溫從水生即溫是水也即此身心是道亦復如是也既悟即此身心是道不可捨此身心就彼多務他務奇務求道德也故云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

捨此就彼也此章明治不能以道德爲務之病也

右第二十一章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

親者性命也疎者財色也本者道也末者五常百行萬法也賢者智慧之德也愚者癡迷也近者慈善也遠者衆惡也天下之道理學人迷之捨性命道德慈善而就泥財色萬法癡迷之衆惡可暫樂妄情而久沉不悟墮輪迴生死胎卵濕化無有了期害莫大於此也故云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生害也此章明治不悟道之病也

右第二十二章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過此而生怖退

疑者定也寂者靜也遠者幽也昔之古人論道者或言泰定安靜者或言道幽深難

窮者或言道如水之澄徹淵奧者或言道如虛空廣大者或言道隱晦杳冥莫測者學人若遇此或言凝寂遠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慎勿生怖之心以爲道之難學而退怠也故云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過此而生怖退也

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天下至理者道也竟者終也向來所論之言凝寂遠深澄徹空同晦冥之五者總屬名相妄情之意識也道本無名無情窮究到徹盡之處終非言意之可及也故云天下至理竟非言意也誠知非言意之可及在彼古人微言妙意未萌之前薦悟了然洞徹本來見成之道元自清淨具足不假修爲外求也如此了悟乃契合所說之義也故云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也上者前也苟者誠也此章明治未了根塵之病也

右第二十三章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茅苴用之當桔梗茅苴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聖人大言者如道德陰符二經如金玉之貴也故云聖人大言金玉也桔梗者草藥之名也能治風濕之疾也茅苴者亦草藥之名也一名車前草能治赤白瀉痢之疾也小言者如後聖詩詞直言語錄也或因詩詞直言語錄悟之而了道如桔梗茅苴之草藥治瘡風濕痢疾而人復安樂得活也故云小言桔梗茅苴用之當桔梗茅苴生之也用之當者治瘡疾也生者活也或人背誦道德陰符二經如同流水而不能開悟了道者如服金玉貴細之藥不能瘡愈風濕瀉痢之疾以至於喪生也故云不當金玉斃之也斃者喪生也不當者不能瘡疾也此章明治分別經言精微之病也

右第二十四章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

者不言

某者代稱之辭也世人言論事理所見不同一人名甲言論此事有益於世也一人名乙言論彼事有損害於世也故云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也一人名丙言論彼此之事或有益於世或亦有損於世也故云丙言或利或害也一人名丁言論彼此之事行之正俱利益於世彼此之事行之不正俱害損於世也故云丁言俱利俱害也甲乙丙丁四人各論利害不同然必有一人言之當安於理也故云必居一於此矣居者安也道本無名不可以言比喻在人心了悟而已非如事有利害之比喻也故云喻道者不言也此章明治未忘利害之病也

右第二十五章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焉

世間萬事所用各有下落言論一事自有

一理所在也故云事有在事言有理也道無處所下落亦不屬名言事理聖人之言皆無言之言以薦言外之旨若了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則終日言而未嘗言言言無非道也知者悟也若不悟無言之言不屬事理雖執至人之言於道眼上如人咽喉有物梗塞又如人眼內有塵障障也故云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障也醫當作醫此章明治未忘事理之病也

右第二十六章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

不信者不執泥而染著也凡愚人之言行不執泥染著則容易至於賢人之言行則難忘也故云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也不執泥染著賢人之言行亦容易至於聖人之言行又難忘也故云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也不執泥染著一聖人之言行又亦容易至於千聖人之言行尤難忘也

故云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也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若大學人不執泥染著千萬聖人之言行則心忘名跡冥然契道而迥超凡聖人我事理之名跡也故云不慕諸聖不重已重正謂此也故云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也道者理也此章明治未忘凡聖之病也

右第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聖人之言盡是無言之言今人於無言之言焉悟言外之旨言外之旨不屬聲故學人蒙蒙然迷情障蔽不可得而聞之如患聾一般也故云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也言外之旨不屬於色者冥冥視之不見令人如患盲病一般也故云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也言外之旨不屬於名況沉沉靜靜言之難識令人如患瘖瘡之病也

故云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也

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言

惟患耳聾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聞也故云惟龍聾則不聞聲也惟患目盲之病者則於色無所見也故云惟盲則不見色也惟患瘖瘡之病者則於聲無所言也故云惟瘖則不言也

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言外之旨既聽之不聞其聲未若如患耳聾亦不聞道事我三者之聲也故云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也言外之旨既視之不見其色未若如患眼盲亦不見道事我三者之色也亦不生此見解也故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也言外之旨既識之無名未若患瘖瘡不能言者亦不言道事我三者之名也故云不言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也此章明治

未忘色聲名道事我之病也

右第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學人謾知認著妄得以為誠失於至道殊不知真得之見亦誠失於至道也如金屑雖實入眼則為塵翳也故云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也偽者妄也真者誠也徒者謾也學人謾知認著妄是以為誠非殊不知認著真是亦為誠非也故云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也此章明治未忘真假之病也

右第二十九章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大悟大徹之士如人睡夢覺來方知夢中

所見之境皆是妄想顛倒識見之所成也未能大悟大徹之士以識見能通萬法爲人談演妙道皆是夢中說夢也故云言道者如言夢也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金寶大山巍巍無量如此玉洞廣闊幽深難測

此二者喻以道德爲靈寶洞玄廣大幽深無量難測也故云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也又夢中說夢曰夢見如此玉器金玉使用無數此喻建立妙用普利衆善萬行也故云如此器皿也又夢中說夢曰如此鳥兔龜鳳龍虎此喻金鳥玉兔鳥龜赤鳳白虎青龍陰陽造化也故云如此禽獸也夢中說夢見此金玉器皿禽獸說者但能說之不能取金玉器皿禽獸與聽說之人也此喻聖人不能出道以示與學人也故云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也夢中聽說夢境之人但聞說如此金玉器皿禽獸不能承受取得之也此喻學道者因師方便點化言下自悟不從外得也故云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也惟有利根者善聞

道德玄妙不執泥筌蹄不辯論聖人無言之言但因聖人無言之言薦悟言外之旨了悟不可思議之道也故云惟善聽者不沉不辯也此章明治未悟談道之病也

右第三十章

開尹子曰爾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爾者學道之人也天下學道之人但能詳讀審誦九篇精之研之究之徹之自然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人人具足箇箇圓成不假修爲位齊諸聖也故云爾爾道也方者正也德者道之用也天下學道之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仍要護持保任也如何護持保任但能以無爲清淨道遠自在不染不著護其內以謙卑柔弱不與物爭護其外又正其妙用用之於衆善利物安人不求報恩皆爲用之正而成上德也故云方爾德也天下學人若因經了悟不可思議之至道護持保任要成上德須是自利利他平等普惠不擇貴賤貧富男女妍醜仁惡等利無偏無黨以成萬

德之妙行也故云平爾行也銳者利也事者用也天下學人因經了悟不可思議真空妙有之道以爲真心之體以至德妙行爲真心之用自利利他於事無往不利也故云銳爾事也此章尹君自述一經之旨趣也

右第三十一章

文始真經註卷之九

文始真經後序

晉葛仙翁撰

洪體存萬丈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美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爰瓊筍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達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已者食也，釜者化也，善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茫茫乎若復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條若飄飄鶴起，若闔虎兇，清若浴碧，條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

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文始經言外旨序

賢六

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為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各有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最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最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亦千萬卷，最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然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妙，世無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為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燈之後，楞伽變而為象教，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況乎道隱小成，言隱浮偽，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秘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為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達磨始傳于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

奧然此書句讀且難況通其義耶先生證悟道真慈愍後學乃探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

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秘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織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錄于梓傳之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歲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為之序有宋寶祐二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再拜炷香謹序

漢劉向進關尹子書

右新書者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缺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常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篇皆名有章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序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堯書堯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優處之淮南王愛好道果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竊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淨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所校關尹子書謹進上

文始真經言外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於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為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

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死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感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真人矣自清濁先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微至玄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掄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咀之無味捫捥無門探索無路甚至指爲偽書以爲出於漢儒之口噫是書也莊列不能言文程不能道而謂漢儒能述之乎自漢明帝時西域之教始流入中國而其書最精微者撈嚴撈伽金剛法華也其所言之神通妙義變化正魔以至無我無人之說悉先述於是書矣然其言簡其義詳又非重譯之書所可比擬也關尹聖人生周末之世與孔子同時二聖人皆親見老子故其言間有一二與孔子同者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類豈所聞所見亦有同得者乎今觀是書自篇之

言似發明五千言之旨而爲道德經作傳也學者當與道德經參觀之庶幾心釋神悟於是書矣若夫因是書感悟之後而復隨世俗一曲之士輕生誣謬不生恭敬侮聖人之言則其人本以心之神靈者悟是書之旨必復爲心之不神不靈者昧其性天而隨失其悟矣是書之靈必至如是讀是書者可不若葛稚川愛之誦之歲之拜之哉今欲於強名之下強字表德故述言外經旨有宋寶祐二年歲在甲寅重陽日抱一子陳顯微拜拜炷香敬序

抱一子曰字者盡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字冠篇首謂無是字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徧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字者道也字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也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

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真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七次之七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爲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原上中下三卷
今雜爲九卷

文始真經言外旨卷之一

抱一子陳顯微述

一字篇守道也凡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闕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鑄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為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為有道可言者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

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為口道之道惑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空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室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為而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

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曷能復以不言之言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戾而開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事而目以心闕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噴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鑄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

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開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

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開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爲二矣所觀愈大所岐愈遠返照回光則吾身自

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開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爲二有我則我與道爲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成壞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爲足以語此

開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是非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置物於覆孟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爲兩人矣今馬甲自置之而甲自覆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爲孟以識陰爲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孟

悟其置也何則併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爲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孟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者非他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想皆妄意也噫覆孟之下果何物乎學者每以爲未嘗置而昧之

開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止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窮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者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

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爲乎物迷迷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

一格不一不以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現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猶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曰見物便見心時汝領會否曰會曰

無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者茫然自失他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爲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可與道與心一乎二乎曰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唯唯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

窮之哉嘗歎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

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及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半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殊不知太

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焉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向百尺半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經曰五賊

在心施行於天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

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本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

或遇異景異物異祥異氣異尤異明異見異趣異靈異通橫執爲道是猶魚望波明食動即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脩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也曰爲學日益故須精進退脩以

成其德爲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無不爲是名真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一作方士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弱或尚強執之皆是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真練性圓通覺輪所尚不同或觀音聲而尚晦或定光耀而尚明或運動而尚強或寂靜而尚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

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曰顯道神德行道固自我以顯矣而德行

尤不可不神也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

不敢失德累行而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羅為客此皆以可得

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

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

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

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

可有所執乎故為者必敗執者必失皆人

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真死於

夕

關尹子曰一情實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實為無知得

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

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

之無蕩蕩乎不可名狀豈可得而示哉若

夫顏孟之仁善桀跖之暴惡皆自無起有

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

動物皆然一情之實為無知無知則與太

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即曰道以勤

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即曰道以執得聖人

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

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

因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動

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

利永貞非執也因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即

因緣聖人初何所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

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且相展轉無

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攝

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

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孰從而求

之哉善求道者不即四者亦不離四者知

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辨知行如禽飛無

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攝影無得失可驗知

識如計夢無事理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

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

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

則真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連物即難以道棄物即易天

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憚其難蓋有為之功有可把捉成之甚難而為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咸畏之而不知其易蓋無為之功無可把捉成之甚易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積德累功日將月就或經歲或累年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勞苦庶可睹真信不易也至于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悞則壞壞世界喪覆邦國破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曰成之難而壞之易也至於懸崖撒手自肯承當不假修為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剛至健之大丈夫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大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而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于草木金石火可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

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乎聖人以火喻道噫嘻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真生方死方死者死非真死

真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真生乎死果真死乎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真死曰動作昭智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智曰未死者止名為生未契道者止名為事而已噫安得真死者而與之語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

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過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為不足為必求奇言異行以為跨德入道之蹊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感其異行學者不悟橫執為道未有不遭魔境如道經佛書之所云者豈止無時得源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樂一作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為用力甚難而人樂為大道無為用力甚易而人不為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瑟有物有則可師可息故可漸為之非積歲累時不能臻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師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一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積歲累時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遠矣此無他有為之功與無為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者無工

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勤辨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矣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視而笑哉

開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汗穢蝦魚鯢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周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問海知乎哉問道知乎哉

開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亡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智而不昧矣

能亡我而昭智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倚伏而不覺不知者矣奚取哉

開尹子曰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顧所歸如何耳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權如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開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判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

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徹是猶以手握刃不自傷者鮮矣

開尹子曰達不問且且不言達凡不問石石不答凡道亦不失一作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會有問有答一氣往來耳胡不觀諸達豆瓦石乎達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親凡與石終日談道而聾者不聽然則達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開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道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衍也衍之者不貴世之學者未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憊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駸之皆求之逐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豐衍之而賈愚皆不尊不貴

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耳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遠而及不恃而有不術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知我者稀我者貴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一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抱一子陳願微述

二柱篇杜著述天地也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挹若孟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萬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薄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卯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受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寬為人金為魄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

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各具天地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具是理雖挹孟瓶盎皆有天地龜著瓦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尚爾況血氣有情者乎況人為萬物之靈者乎精神薄應形理愛觀執存因攝而生生不窮矣非天下至達其孰能與於此人徒知神為天而精為地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水自天降欲升不升者為木為人欲降不降者為金為物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則土為尊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夫大中之氣周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天地之形分矣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自上下下自上下上之精神也故人之髮根在首而四肢垂下寬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向上精魄自地而

升也禽獸橫生則根在尾矣故雖其血氣之情而雜金木之性五行交雜則蠢動蟲出異稟異根有不可勝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乎無以異乎皆思成之手非思成之手嬰兒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知其為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爾嬰兒未識之時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亦未識之久而後疑心水印之夢斯著矣猶如玉石鱗角之中有山川星月疑而結秀則形狀具存也然則鱗角有思乎玉石有思乎知鱗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也

關尹子曰心應象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合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自形觀之則有大小之辨自神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感衰豈持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食即人之五臟好惡豈持心應象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同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地者存抱一子曰生生者未嘗生死死者未嘗死是則天天者非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非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其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可以形似昔人謂非心非物離性離相寒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強名也何可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稚年一見皓首

不忘識之粘縛於人如此可畏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性乎無識性乎苟無識性則胡為而在胎在卵然則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果無天地乎釋氏以識為五音之最微者以其難忘也使無識則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化濕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皆我區識自計之天地何嘗期人之識哉故曰我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察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盥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為其所盜矣天地本不盜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胃中之天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疑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為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汲汲者取也夢生於視視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天地則萬物

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室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使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胃中之天地爾待固在彼成不成在我故不為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箕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敢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

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蓋有非形者存乎其中雖金石草木莫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最精者猶若是況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則生氣非

形者鑽磨則生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地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尅時日擇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地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哉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則溫吸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抱一子曰愚解參同契嘗曰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條絳忽來非天地有為也客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而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噓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知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為之而自已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保自鍊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囊籥可以生氣知噓物得水則胎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

水則鳴則鍊吾之精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鍛吾之魄可以益神是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符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熱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千變萬化無不可為矣德同天地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與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

運而預見休於天地者也氣之爲氣神矣哉靈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爲之變八風爲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存乎其中如是則曰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爲已有安知虛徹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天地非自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萬物寓我與天地萬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爲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二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抱一子陳順微述

三極篇極者事聖人也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不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不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室之故廢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無爲而萬化成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夫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濟曲成而不遺將

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己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舍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

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猶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猶日也物有妍醜而日無厚薄是蓋聖人無爲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爲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

焉能忘我哉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

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未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乎

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爲仁義無

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爲義禮無我則戒天

下之心以爲禮智無我則照天下之識以

爲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爲信此其

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

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

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爲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

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爲仁則非

天下至聖其孰能與此何則舉一常而五

常備五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智之士厚

於仁而薄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

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混混沌沌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

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形勿以貌

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蹟無言無爲學者何

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

之體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

人者不過言貌行能而已愈失之矣捨言

貌行能之外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

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

可觀乎果不可觀乎果異於吾心乎果不

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借道於聖此

之謂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

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

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

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貌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天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辯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四者之外觀之

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

師拱鼠制禮師戰螳置兵一作共衆人師賢人

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

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固矣

然則聖人果師蜂而立君臣師蜘蛛而

置網禮兵乎聖人同物置作無我天下之

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

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

室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

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

其不然乎

抱一子曰聖人之處世和其光同其塵惟

恐自異於衆人而其起居衣食貧富貴賤何敢異於人哉使人仰其高侈其大者聖人所懼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然則聖人之處

世豈容衆人之仰侈哉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抱一子曰聖人道則如絲之紛事則如碁之布聲倡倡之聲和和之事始始之事終終之色青青之色黃黃之物卵卵之物翼翼之無愛道無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此則道如絲棼也至於鄙雜衆物廁別分居或短或長或直或方物物不同旦旦去取井井有條此則事如碁布也聖人志於道無心無我故不爲物易賢人志洛物有

心有人故未免爲物所易

關尹子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抱一子曰莊子謂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

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還人純純常常削迹損勢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此聖人不異衆人之說也若夫遊於雕陵而忘其身見異鵲之利而忘其真虞人逐之以吾爲戮反走而三月不庭此魚捨水躍岸虎捨山入市之謂也雖然聖人處衆雖不自異物豈能拘之哉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抱一子曰道本無爲而以道應世者是事也道本無體而以道寓物者是物也聖人終不能將出此道以示人然則志道之士何從而得之哉昔人謂使道可獻人莫不

獻之于其君使道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可傳人莫不傳之於其子孫惟其不可以出示於人故得之者鮮矣然則聖人終不傳於人乎孔子不云乎吾無隱乎爾善觀聖人者當於事物之外觀之

關尹子曰如鍾鍾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抱一子曰謂鍾爲鍾人皆然之謂鼓爲鍾則人不測其言所以退天下之言也謂車車行人皆然之謂舟車行則人罔測其行所以奪天下之智也是猶犬可以爲羊輪不輟地之辯也其可以言名乎其可以智知乎

關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錐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抱一子曰夫大道無說善聖者不言非無

說也不可說也不可說而言之則有弊何則言不出乎有無也言有則無言無則有言非有則非無言非無則非有有無相吞互相為弊猶蛇蠍蛆蛆互相吞食如引鋸然去來牽掣是則有言不如無言也然則聖人果不留一言乎聖人之言滿天下學者苟以聖人之言為言不惟不知言併與聖人失之矣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蛇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抱一子曰聖人能大能小能智能愚能垢能淨能貴能賤能壽能夭千變萬化無可無不可賢人則不然能大者不能小能智則不能愚昔孔子見老子歸謂弟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又何規於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其

是之謂歟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無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抱一子曰在己不自居自居則有我矣能

無我則形物自著非我分別而著彼形物

也此靜也靜極則動而其動也如水之流

動已復靜而其靜若鏡之瑩是則雖有動

靜而何嘗動靜哉其應物也若響之應聲

則吾如虛空虛谷失芒勿乎若未嘗有寂

湛乎徹底純清同乎物而不自異則與物

和而不競也驚其得而不自有則與道忘

而不失也未嘗先人常後而不先不敢為

天下先也而嘗隨人而不唱不得已而

後動也體用具存權實畢備此聖人之所

以為善聖歟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

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羽物時逐物時山物時

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抱一子曰老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

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

能言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窮

謂之渾乎洋乎游太初乎豈不信然至於

如金在鑛如玉在石則時金時玉也道在

瓦礫道在屎溺則時糞時土也鶻居而鷂

食鳥行而無影則時翔物也呼我馬而謂

之馬呼我牛而謂之牛則時逐物也塊然

如石槁然如木則時山物也如鱗之潛如

魚之泳則時淵物也然則皆聖人之正行

也皆聖人之權變乎大聖若狂大智若愚

夫豈真狂真愚也哉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

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

慕心則聲裴裴然一作矣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

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

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抱一子曰人之善琴者得之心而符之手

得之手而符之物而悲思怨慕之心猶足

以感絲桐而聲為之變而況有道之人動

止周旋無不中道寧不感天動地康時豐

物哉昔庚桑楚得老子之道居畏聖之山三年而畏聖大穰其是之謂乎

關尹子曰聖人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抱一子曰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為而未嘗為終日思而未嘗思特人不能測識耳何以異於人哉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抱一子曰衆人昭昭而我獨昏昏衆人察察而我獨悶悶昭昭察察則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心愈明矣愈明則於親友事物愈難睦交成契矣惟聖人以無心渾之則利自利害自害賢自賢愚自愚是自是非自非好自好醜自醜如是則親無不睦友無不交事無不成物無不契聖人初何容心哉

關尹子曰世人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抱一子曰聖人大巧而若拙有大智而若愚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以自解則愚者愈見其愚而拙者愈露其拙豈能自解哉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蹟而忘道以賢師聖者返蹟而合道

抱一子曰有聖有賢之分者跡也未嘗有聖有賢之分者道也視聖人為聖人豈可致哉是則徇蹟而忘道也惟不知其為

聖而以賢師賢之則智齊於師庶乎忘其蹟而得其道矣而古人猶謂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學者須負過師之智則幾矣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抱一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故賢人趨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故衆人不見上皆偏也聖人渾通上下無所不趨無所不見在賢亦宜在衆亦宜和光同塵所以異

於賢人遠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抱一子曰聖人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何則任物理之自然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貴賤事卑之間感應貫通出於口而行於身譬如夫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莫不順其自然之理也聖人初何容心哉賢人制禮法以防人心故不得不拘之至有言行樞機榮辱之戒善惡千里違順之幾故學者不得不謹言行也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雖絳紫事則葦布

抱一子曰前云聖人龍之如易之乾卦有大人飛龍之象今云虎變如易之革卦有大人虎變之象龍則言聖人之體變化無常飛潛莫測虎則喻聖人之道煥乎有文章之可觀凜乎有威風之可畏及乎行聖人之事則愚夫愚婦亦可行之而步履方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三

則自尊一也冬物歸根一也黑不可變一也北方主壽有我一也米去穀則精存一也一數竒獨也故皆曰無人也神二也火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
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

鬼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鬼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銘金而消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鬼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魄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鬼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鬼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鬼何者死何者生抱一子曰精水一合魄金四為五神火二合鬼木三為五精藏魄而神藏鬼是則四物雖居兩處可以一五擒之然鬼木為龍魄金為虎使鬼藏於神魄藏於精則二物分於二所終不能相制惟火能鎔金燔木故神可以制鬼魄殊不知神寓於鬼如火附於木而火二木三之五運於西北制精鍊魄使四象五行俱歸於土實資神火之

功也故丹法始終全資火候者火之功用大矣哉至於合天地萬物之水火金木皆為吾之精神鬼魄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萬火可合為一火異金可鎔為一金異木可接為一木此則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抱一子曰精神鬼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偽心輪迴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何則有此偽心則有此偽意有意則有魄有魄則有精有精則有鬼有鬼則有神有神則又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為而不芽不卵耶蓋精不

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精而終成魄神則自微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土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為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為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機孰能變之哉此水不輪迴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欲知之手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鬼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鬼俱之鬼之游魄因之鬼書寫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鬼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鬼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

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鬼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抱一子曰愚解前章謂物之自精至魄從清入濁而魄感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

實九

五

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於成神則木之餘而金不足鬼有餘者多覺魄有餘者多夢覺之與夢皆能分別者非鬼魄能自析之也皆有真性存乎其中而狂習既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無意而對之以性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五行皆廢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為吾鬼渾天地造化之所有者皆為吾魄是則萬物皆為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為鬼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魄降

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魄半

之則在人間升鬼為貴降魄為賤靈鬼為賢厲魄為愚輕鬼為明重魄為暗揚鬼為羽鈍魄為毛明鬼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一作本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白今之措字也措字出於秦之程邈實九變篆為隸而後有也六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之字古之云字申字古之白字是則之鬼為鬼申鬼為魄於古文則然之則從虛輕清故為風風古風字申則從身重濁故為氣氣古氣字然則古人製字亦

或有道焉風屬木氣屬金木主升金主降以五常而升者為五星之佐及五常而沉者為五行所賊撈嚴所述升沉之報與此同義鬼魄相半則在人間然常人止有三鬼七魄故鬼多者為貴為賢為明為羽為

神魄多者為賤為愚為暗為毛為鬼而其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不一故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想無想等類衆生盡天地間生生不已也然聖人本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火不附木則無所託形然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聖人必以五行對之然後生生不窮如水火相剋却成既濟金木相剋却成夫婦皆對法也是道也如兆龜數著至誠自契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三者具有鬼鬼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鬼耳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

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
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
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
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也五塵主於

神神無我即物而見也五識主於意故曰
寬識蓋根塵識三者具而後有寬也父以
精愛母以神觀愛為水觀為火水為氣火
為血父精母血交而識存乎中此降本流
末生生不窮之理也若夫愛無識而如鎖
之交觀無識而如燈之照則吾識未嘗萌
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
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
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
之神其餘聲者猶之冤魄知夫條往條來則
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冤魄固
矣然則鼓不叩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
神叩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

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冤魄終亦不存
矣是則五行之氣條往條來我本無有而
我之所有者叩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曰
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感
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汝說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
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
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
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
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世之術呪能於無中見多有事
如張譖作五里之霧左慈擲梁上之盃是
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為之如果
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俱而後生三者
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
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
根交精而生形也然天有根地有地根
人有人根而造化有造化之根人能於造
化之根上以起天地之根則能無中生有
而知變化之道矣

關尹子曰寬者本也木根于冬水而華於夏
大故人之寬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
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
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喻者發明上章言
根之旨也蓋木為寬為人之所以為
人以寬識晝夜隱見於精神之中而已矣
精一也故寬識合精則所見惟我獨神二
也故寬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根
於冬而榮於夏即寬之藏於夜而見於晝
也知夫木之根則知寬之根矣知夫寬之
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
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
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
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
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
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
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
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

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者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也世有夢飛神而游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如幻夢而能之者靈於神也覺而不能者拘於形也惟能自見精神者覺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凝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氣吸風以益金木於外漱水摩火以養精神於內亦皆足以延精神斯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述于此書又在夫人自得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動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動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冤義則陰而實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固有者立為五常皆自然而無非有牽強故曰常也人能循此常而行之至可以集神攝精

輕冤御魄蓋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主此五事也火星主禮禮主升火亦升神屬火人動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其餘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主智而木輕金冥水降所以能輕冤御魄攝精莫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螂轉丸成精思之而有蜣白者存丸中俄去穀而蟬彼蜣不思彼蜣矣白抱一子曰此章言感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圓本無情而蜣螂轉而精思之則蜣生圓中俄去穀而化為蟬外鑪金丹生於金鼎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金藉守鑑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既熟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憑虛生感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意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鱗遺一足凡上鱗已羹而

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為有生今釜中之鱗已羹而凡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耳彼非氣者何嘗有

聚散生死哉人橫計之耳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生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本無生而見坐脫立亡者以為了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為未了達殊不知均一死耳初無甲乙之殊惟知道者未嘗有生故不見其生未嘗有死故不見其死

關尹子曰人之狀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狀生死心超生死心止若為妖不名為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氣致柔能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汝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狀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

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憂情識馳騁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火水雖犯火水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火以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入死以未嘗有死而入生是則人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懼或任或超愈憂情識而馳騁愈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四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抱一子陳顯微述

賢十

五鑑篇

難者心也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弊一作蔽古凶者靈鬼攝之心

弊男女者淫鬼攝之心弊幽憂者沉鬼攝之心

弊遂放者狂鬼攝之心弊盟詛者奇鬼攝之心

弊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

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

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

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

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

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

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

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神而執其

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

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

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

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蔽事物而為鬼所

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故亦無我而附物

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

則神應之故為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

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

喪身五行賊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

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

教未入中國已先述于是書矣較之釋經

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

所能測識耶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垂馳心不可一無虛

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容移心

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

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

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

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歛能散歛則會萬

有於一息散則敷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

之虛之靜之也苟用功於一則不一矣用

功於虛則不虛矣用功於靜則不靜矣惟

其不用功於一不用功於虛不用功於靜

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嘗動也雖曰歛

散何嘗欲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爲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爲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湯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必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夫火本無體故雖燦燦數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賦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伊習而後生關尹子曰物

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雖計認千年而俄頃可去然則滅火易不然難去識易

不續難傳曰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

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

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

以思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即是去意即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嘗有意則思未嘗有思思未嘗有思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視夫斷思絕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他是聖自己

却成狂苟過卓絕之行而尊之聞微妙之言而駭之則徇蹟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後後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爲物何者爲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

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爲心在我或在彼又以執以爲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爲非我非彼者皆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于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梁未熟特片時爾心宜有定時耶楚人之子生長楚國引而置之

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不可得
矢心豈有定方耶世有執時執方以求心
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
不師稟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
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達蒙
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果盡乎曰使盡羿之
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已也然學聖人
者自以為盡聖人之道者如鼠飲河足厭

其量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舟者師舟以喻
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矢的步
力之可師舟則有帆柁風水之可法至於
心明則覺昏則而已孰從而師之哉雖然
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而明覺昏昧處通
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
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
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
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

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
爾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懷思盜心怖曰識
如認春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
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
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

試味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相識皆緣有生
日想曰識譬犀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
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
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天地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

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
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于角中則
盡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胷中萬物
萬事忘不得遺不得如昔日曾游之景再
游則憶記宛然皆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
某物某事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
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未至
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
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明矣譬如無鬼思
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懷生怖之

妄情認春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而能
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觀奇物見異事
何異夫妄情妄識耶執而有之即於心府
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智之說
矣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于土終變於土事生于意終
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
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
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
存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
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如物生于
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意終變於意事之
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皆隨意
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
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千隨母轉也然
意雖有變心未嘗變意雖有覺心未嘗覺
知心無變無覺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歛
之起滅皆不足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
蓋有大常者存焉耳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淳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爲母性爲子謂如五常之性根於一心皆未達夫真性之所以爲性三教聖人發明性真如出一口而賢人膠之此其所以未入聖域歟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與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明心然後見性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爲母心爲子也而尚恐學者未明又以水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則本末次第歷然易辨矣苟事物來于我而以心應之不亦勞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限以有限對無窮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淳然不能入吾之靈府矣

關尹子曰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

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慕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真者易留意而難忘事物之僞者不甚著意而易忘而謂彼賢愚真僞者皆我之區識苟知性識則雖賢者亦愚之雖真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易忘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

不能役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耶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因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感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安能自由哉噫如繪塑師幻像鬼神自生怖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一氣不名太虛昧者直以一氣名爲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之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厭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

畏怖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發勞勞久精結故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憐忽見寬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孰能不信如捕蛇之師雖夢蛇不畏者習慣如自然也昔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閉目不視曰汝之技倆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惟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夫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而見嬰兒蛇女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我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觀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第十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手不由我手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

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為一章謂人有

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返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瑑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返照而視雕瑑者明愈傷耳不能返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續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第十交人一作立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之識見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事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

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則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則可以契道是則德不難成而道不難契也特情之難制耳一情雖微苟不制而必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其為害豈勝言哉天下之理莫不皆然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五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賢士

抱一子陳顯微述

六已篇已者食也食者形也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為夢久見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為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橫執以為我者

皆妄也安識所謂真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為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為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我乎我本無意無念思從何來是則妄有緣塵於中積聚狂習為思非我真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是則妄有血氣於中假合觸覺為痛非我真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乎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思夢中之人神鳥獸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為夢以同見久見者為覺亦兩失之矣獨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因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晝因寤與見相緣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覺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徧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真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栢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邊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著事即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為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為見在陰則為夢在覺為事在夢為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栢之類皆役於五行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他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陰陽五行烏能為寇為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

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礙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異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雖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為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從何而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為怪細推詳研吾之精神本自清明寧一而化為是夢豈不甚可怪哉知夢為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尤可怪耶況口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為怪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具耳目手足反為思之不見其為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愚答曰道甚麼或者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

思或者喏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今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真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惟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聲音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族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默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叩之不已夫叩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為信耶彼之我即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相我則我不能喻彼矣以為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叩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妄見而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處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噫是爾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為主中品者以氣為主下品者以形為主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為主上品也以一氣生萬物以一氣合萬物如採祖氣服元氣閉胎息壅氣母之類皆以氣為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意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為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清者神至濁者形半清半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為之惟其志而已矣

開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為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為氣可聞見乎則吁呵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為之主張乎是維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惚忽忽其中有物窈窕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蛟蜩外蒸蚤蝨則龜魚瘳則

鼠蟻我可為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於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繪虎入神而化為虎者是習牛則獷之理也昔人有患癰破之其中皆蟲者是則蚤變蛟蜩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為己有者又豈悟夫天地之委形哉

關尹子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鑛砂之金破鑛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鑛砂玉蘊於石樸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蘊膠清單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蠟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皆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蚊蟲眉睫上建立世界

蓋以形觀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辨故一蜂可游觀天地一蠟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其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者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男女貴賤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智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男女貴賤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為土而有偽之之智也故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此變識為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者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返聽自聽舌收津自嘗心攝念自揆者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雖然放下外塵勞內又縈心兩何異是

以聖人皆偽之

開尹子曰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可以取火可以取水可以生木可以燦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天地之間鳥獸蟲魚莫不皆具五行之性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耳偏於火者為羽偏於金者為毛偏於水者為鱗朱雀在南白虎在西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知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氣輪環互用迴視我身皆五行之氣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惑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開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念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

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冠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痛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飽不存神而腰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開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食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重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為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為不害其為無意莊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六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七

抱一子陳願微述

七釜篇凡全三章

開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專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鐘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

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
能之而不爲之

抱一子曰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
所爲乎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今天
下之學者去聖逾遠望道而未之見觀其
庶幾聖人者絕代無聞焉而況不可知之
神故言神者例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絕
之故知道之士絕口不言至於生死之說
亦祕而不傳矣且孔子果不言神乎果不
言生死乎如曰知死生之說如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鼓之舞之以盡神皆孔子之言
也今聖人於七釜一篇備言變化之道蓋
釜者資水火以變物之器也後世學者觀
之不驚其言者鮮矣或者指爲異端儒書
宜哉莊子有言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
聾聵哉夫知亦有之其是之謂歟易不云
乎天下之動真夫一者也即以事歸道者
得之一息之理也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
即能成天下之務一致而百慮也得道之

專獨者可以輔世立我即輔相天地之宜
聖人之大寶曰位也道非時之所能拘非
方之所能礙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之謂也可以召風雨侍星
辰則風以散之雨以潤之可謂祐神之謂
也可以易鳥獸騎鳳鶴席蛟鯨制鬼神則
精氣爲物游寬爲變知鬼神之情狀之謂
也可以入金石即允爲金良爲石山澤通
氣然後能變化成萬物之謂也可以卜龜
筮即卜筮尚占受命如響之謂也學者能
知乾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則知坎離交過
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之機然後
知我之震兌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兌之
神則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矣我之冤魄即
龍虎之精英能凝冤魄之氣則可以化腹
中之龍虎矣坎之中有嬰兒離之中有蛇
女能取坎中之實以點離中之虛則女嬰
相見各現其形是道也因運神火照入坎
中驅逐陰中之陽飛騰而上至神火本位
遇陽中之陰擒制交結如金烏搗兔磁石

吸針二氣紐結而生變化或現女嬰之像
或呈龍虎之形變化萬端飛走不定往來
騰躍不出鼎鑪當是時則當鼓動巽風助
吾離火猛烹極煅鍊成真丹變成至寶道
也其中有觀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
者釋氏之觀法觀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
氣嚙津棄本逐末安識運神火以觀真心
鼓巽風以吸真神之妙哉哉丹成之後自
然可以伏虎豹可以入水火是皆性命之
祕間有形於易書者易不云乎非天下至
神至精至變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故曰惟有道之士能爲之聖
人欲顯諸仁藏諸用以盡內聖外王之道
故曰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
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
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上鬼可語皆純氣所
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爲而
氣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
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

今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抱一子曰列子問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何以至此關尹答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夫入拘於形則不能變化若夫鍊形為氣使形盡化氣則聚成形而散為氣矣故能化萬物今觀雲之變化則知氣之變化也且蜃之為物不靈於人而猶積氣之久可以化樓閣人物以為海市至於腐化為鳩豹變為虎蜋化為蟬魚化為龍鳥獸蟲魚尚能奪天地之造化人反不若何耶以六欲七情內賊其天真五行六塵外鑠其神氣雖間有知道者能制精操神鍊形化氣而作輟不常十寒一曝求其純乎化氣雖億兆人中而求一人不可得矣是道也賢愚貴賤皆可為之其道不遠今之情情不停皆此物也蓋有非此物者存乎其中學者知乎此則知吾之所以行氣者知所以行氣則知所以鍊氣知所以鍊氣則知所以化氣成醇矣是寶也不隨氣合不隨氣散

不逐形生不逐形死故曰客有去來郵常自若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以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抱一子曰誠者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或誦呪事神或墨字變指皆可役神御氣變化萬物不誠之人不自信其虛而易於信外物故聖人假此變化以啓其信心使其苟知其為誠則不待彼為之而自能為之矣關尹子曰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抱一子曰天地之大不可以程度計今云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則人一晝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日行五十四億里為一周天昔人以表影長短驗日之行度達近亦以世之尋文為準既可以尋文計則可以步里計矣愚妄以謂日行四十萬里

豈得無奇是蓋總其大數耳若果有奇則恐滿五千五百億里之數則與易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合矣日月五星離合順逆聖人皆能測而為曆而昧者莫不見莫能知也故陰符經曰天下莫不見莫能知者是也夫速莫速於大化昔人謂揭天地以趨薪負山嶽以捨故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為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為如故今交一臂而失之者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今日之我非復故吾矣是則我與今俱往矣而昧者不知橫謂今日所遇可係而存安知一息之頃而大化已行四十萬里哉惟聖人不逆化而存亦不順化而變故曰不存不變德者謂萬關尹子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宿事去物豈不欲達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抱一子曰有形有數者必化在聖人不欲苟免也何則既謂之形必有數焉非我所

有也天地之委蛻也天地且不能停化而形豈能違化哉雖然聖人假衆物以游世對五行以寓形應萬事不敢爲天下先故不爲主而爲賓也御萬物而不爲萬物所役故立於獨而無待也爲賓則如寄謂來去自如耳無待則無耦謂存亡不二耳如是則若形若數豈能拘哉而聖人猶不欲久立於世者示此形軀爲吾大患懼化之不可知也青鸞子古之得道之士也住世千歲而千歲化即此意也若夫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者如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意同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且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抱一子曰此章意連上章謂有形之物雖互隱見而一氣在天地間未嘗化也一氣猶且不化況吾之非氣者哉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前篇已詳述之矣聖人此章明吾之靈真若寓於形則雖千年亦化寓於氣則一而不化也

關尹子曰水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于著不能見之于微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抱一子曰衆人徒見天地日月化行之速此著而易見者也而不知吾之榮衛晝夜之間行陰二十五度行陽二十五度凡一萬三十五百息脉絡之循環運轉無頃刻止故爪之生髮之長無暫忽停此微而難見者也孰能逃之哉惟聖人不存不變任彼自化所以無化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抱一子曰聖人之聞見未嘗異於衆人衆人之聞見隨處變異而生好惡和競得夫之心使聖人異於衆人而隨處不生好惡和競得失之心則有心矣有我矣此賢人不動心之學望聖人而未至者也若夫聖人則出門同人隨人好惡從人和競成人

得失如老子之人號亦號人笑亦笑孔子之耳順縱心列子從師三年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從師五年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此皆聖人不異衆人衆人不異聖人之說也何嘗以聞見自異哉聖人之所謹者不妄出戶庭而無咎不妄同人于莽而弗克攻不妄同人于郊而志未得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特以動止爲戒而已矣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魚龍不知水爲命猶人在空中不識空我之與物林然在大化之中性一而已猶蛟魚生於大海之中水一而已知大海爲一水則蛟魚相忘矣知太虛惟一性則人我相忘矣何者爲死何者爲生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

虞夏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奚啻冰炭而聖固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而生極則化為殺殺極則化為生而況是非恩讎之間疑似反復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恃其有恩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為非非恩化為讎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俄化而為眾非之海恃恩之人海俄化而為積怨之山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期變而變也吁可畏哉惟聖人不執是不辨非不恃恩不念讎平我山夷人海居天下之常處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其要無然而已矣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歲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已從人當少時即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歲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鬼也明者人之神也鬼為木所以輕也神為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鬼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鬼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鬼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鬼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鬼神復自精魄因明因寤而復生復旺矣是則輕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為之母也使鬼神絕於申亥之間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鬼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為金為玉使歷久不渝則吾之鬼神可以永久乘負

得其所託而生長矣參同契曰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則鍊精鍊魄為金玉則吾身為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鬼神矣所以太乙火符修鍊金丹只念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并土為三物耳參同契謂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鬼與火二之神不須鍛鍊不入鑪鼎而在鑪鼎之外周天運火者乃神與鬼也鬼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運火而不昧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悟真謂只緣彼此懷真主遂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曰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勿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耳無

頃刻不與造物俱化者也。勿時顏貌至壯則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蛤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十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抱一子陳顯微述

八壽篇壽者物也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操者灼龜者能於令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混淪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易曰探賈索隱鈎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如是則著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朽骨耳。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令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

錯綜其數而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枯莖朽骨何其神哉。是神也存乎枯莖朽骨之中而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知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而不可析合不可喻思也。易不云乎著之德圓而神惟其混淪所以為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第耳物不知我我不知物。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

領則水蘊為五精火達為五臭木華為五色金實為五聲土滋為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耳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情從之蓋心有所結先發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剋不可勝數嬰兒棄女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洪鑪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神哉人患不知其機耳知其機而制之則五賊皆為吾用而嬰兒棄女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洪鑪皆見其形而不能隱故曰見之者昌

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凝於神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為精在目感悲而為淚在鼻感風為涕在身愧物為汗一同是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景物至壯至老猶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即入於心凝結神水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耳若夫擒制五賊鍛鍊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此五行之物所化而成然自有非此五行之物者存乎其中而為之主宰耳

關尹子曰鳥獸俄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耳有之在彼無之在此數不符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繫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

草木茁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而枯皆俄然爾化可謂速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與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感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即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為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物物皆道也惟不執之謂之道則即道也若執之以為道即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抱一子曰物之真偽生於識聖人遇物真者亦偽之去識也真者且偽之則舉天下

之物皆偽矣知天下之物皆偽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名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抱一子陳頤微述

賢古

九藥篇藥者難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一作勤靜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離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

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人事物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

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為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慵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知聖人雖日應事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我矣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不足遜之則不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姑為是偽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耳傳曰其愚不可及則

智不如愚十信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
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
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應雖應
物未常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
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
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
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
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
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
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免序進也
道一而已直下便是分不分一空總空
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
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
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
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不
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

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
用吾精神不得其道耳殊不知凡天地萬
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著者
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
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
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
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
何或愛鍾或愛鼓者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
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又釋前章之旨聖人處學
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為大也姑以所見
所聞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
視其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
知其幾何聲而聽其聲者執其聲以拘其
聞惟聖人則不慕彼之聲色亦不拒彼之
形響惟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
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反

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
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
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之應
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道立本源
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
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
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
己以何克己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
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己之道矣學者
當觀我本無已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
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
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
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
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為物勝矣焉能利
物哉既能成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
則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幽堅則物必毀之剛則折矣刀利
則物必摧之銳則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

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也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素取虛韜先無藏之理以曲全免然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聖人不取為天下先者乃所以為天地萬物之先也何則天下之理不升則不降不後則不先不下則不高故老子為天下谿為天下谷皆此意也以管取水按上竅則水下留以瓶吸水中置火則水逆上皆不升則不降之理與閉竅汲井同一理然則可升可降者水也所以閉之汲之火之按之者人也人之所以能使水之升降留逆者氣也雖然天道好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況取先物乎是尤聖人所大

戒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庠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其聰明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殊不知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易而能察人之情偽而擇其為交際難噫知人知言之說堯舜其猶病諸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是數者與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懲忿窒欲易簡恕忠之言略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尚無為是則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

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可從先進則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哉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者故久德交則有賢愚是非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子華子與孔子相過於途傾蓋終日歡如平生孔子顧弟子取東帛以贈先生而子路疑之蓋子華子者老子之弟子程本也孔子一見傾蓋如故此道交也二子邂逅相遇目擊道存豈若世俗之德文利交有賢愚是非利害之分哉宜乎子路之不識也噫安得如程子華子仲尼邂逅傾蓋相忘於形骸之外哉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鈺慎到墨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揚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樺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踴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合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根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過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己有道漢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為己有德

驕也至於達鄙根之人自以為己有才緣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因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

第七十四

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火止火以水止水耳奚益哉昔南唐選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拔無所施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違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

動止近取諸身如此則遠示之人亦莫不

然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

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耳吾之手不

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

天猶不可使冬違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

第七十五

汶貉而況違我所長乎而況違人所長乎

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斯害也已

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

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

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

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為人所役

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

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喪德

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

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

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容盡是四

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果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奉奉服膺而勿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瞻觀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為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

昔人謂一句合道語萬劫繫驢橋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世之學者信異而不信常好奇而不好正故多從事於奇務他務多務而荒其本業廢其常產失其生計道未見而窮困災厄先及之矣殊不知日用常行道無不在故曰人當明於急務所謂急務者為人子以事親為急為人父以教子為急為人下以事上為急為人上以安下為急至於為士以行業為急為農以耕桑為急為工以材器為急為商以貨通為急之類皆急務也豈可捨此就彼哉此之急務了辦不志於道則已苟有餘力而志於道則道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

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遠深或曰澄微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上不同同歸於道有言儼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微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也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苢昔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麤言而悟道者有研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用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

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及如水火晝夜之不作也學者言道知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為梗為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十聖人難夫不信十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

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

其不信者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所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

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寔寔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

負盲聾瘖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出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瘖矣然其人

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陰符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意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失偽是之中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為得真是以為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幾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若人學道而忽過異物異景而橫執以為真得真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訟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辨昔人謂知^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辨其實烏足以為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為訓者蓋欲學者觀此女言不泥不辨惟領悟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

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自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之謹哉世亦有志于道而闡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盡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悲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葛仙翁後序

丹陽葛稚川曰於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卿君多玉菱瓊筍之書服餌聞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達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亡者食也釜者化也壽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於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驚鶴竿^{亦作若}闢虎兇清若浴碧悒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

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炷黃微序

列子

趙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開元封沖虛至德真君書為沖虛至德真經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重複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繇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一

庸

蕭林希遠

天瑞第一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國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言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

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

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

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

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十章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

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

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无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爲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

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

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

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跡求之則

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
物有所通言聖入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
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實文之隨時九
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
宜各有一定知曲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
可以為大鹹者不可以為酸涼者不可以
為熱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
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
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
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
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
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
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
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
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
職主也無為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
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

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
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官能商能出
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無知也
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
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
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髀癭達
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
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樂若繩
為鵠得水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蠅之衣
生於陵屯則為陵鵠陵鵠得蠶則為鳥足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
而為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鴈鴈振
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醯醯食醯醯生乎食
醯黃醯食醯黃醯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瞍
瞽瞍生乎腐蠅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
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髀而指之以語
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
死也彼指髀也子列子自謂也過養
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子果歡乎其
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為過恐
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則謂此其死者生前
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
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
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
乎若指髀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
死以寂滅為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
處種有樂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種種各
不同却皆就至徹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
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
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
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
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峯斷坂愈讀愈好此
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蠅為
鵠鵠化為鳥也蠅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墮者水上塵垢初生，皆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蠅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易車錢草也。鬱，柘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而為蟾蜍，烏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蟾蜍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蠶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駒。駒，較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駒拔之虫又化而為烏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蠅蟻也。願輅黃輅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聲為腐蟻，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鶩，鶩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

鷄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鶩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非之為覓也，老輪之為後也，魚卵之為蠶，蠶之為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純雌其名大晉，純雄其名穉蜂。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輪為後，如老鼠之為蝙蝠也。宣愛獸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髮，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其名也。鷄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晉，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穉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聚陽而宗陰陰為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厥昭生乎濕，醯醢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羊奚比乎不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恠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荀，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入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入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恠。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

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與牛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偽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

爲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九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爲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爲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

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書止也盡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爲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

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壞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察此剽竊識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如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

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爲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廊之野鹿裘

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

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

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攝擗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

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

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爲裘以索爲帶

天地之性人爲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

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

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

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

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冢臥麒麟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

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予貢請行達之隄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于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

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

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

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

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

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遂以告夫子

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

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

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

不競時言其不能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

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爲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

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

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

來身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

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

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

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

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耳望其填壘如也宰如也墳如也而如也

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山

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吾知生之樂

未知生之苦知老之僂未知老之佚知死之

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

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垂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壙墳之事答之畢寧墳冢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為貪生惡死者設然今樵家有死心之論有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入鍾賁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

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微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為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為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為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也

或謂子列子曰子矣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貴虛者以虛為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知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端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

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端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為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嗜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嗜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粥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長逝世閱人

以成世人非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慧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蹠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含然大喜曉之者亦含然大喜長盧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

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矣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踏步蹠蹠也蹠蹠踐踏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為積塊也矣謂不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无形无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

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釋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蛇也三十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添字

莊子作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亦者亦寫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殺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藝吾垣建吾舍陸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間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

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

也一

者也謬已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

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澍浸潤也禾

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

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

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

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何與認同

認以為己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

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

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天

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

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抑子厚天說之喻

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

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

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

公亦天地為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為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為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為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比等處似非列子本

書

三三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義卷之二 趙三

肅 齊林希逸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切其黧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管百姓焦然肌色肝切其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讀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鍾懸滅厨膳退而聞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受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痛其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

心山谷不蹟其步种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復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樂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於無心始於有為而終至於無為也正性命也以性為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嘆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令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梁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

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破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牧太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憂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怒為之使不苑不患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德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羊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偃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癘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惟影響皆鬼

之妖也與莊子逍遙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餘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

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對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對憾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堅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

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幹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也汝之對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沉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為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歲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炁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矣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為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

書為後人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令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

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姫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囿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莫足以至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擬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以近而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

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舍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莫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還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還物不為物所迁也不惜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以此喻之此數語極為精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鎗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飲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闕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氣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危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林檎然而恟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
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
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

飢骨無磷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惟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既出果得珠焉衆盼同疑子華昉今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贗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叢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指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往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懼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冲虚至德真經廣齋口義 卷二

已生外之觀聽已感回思前日之蹈水火
幸而不焦溺爾此意蓋言心纔盡則利害
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
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
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
亦圓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
信偽謂信人之偽言以為誠猶且若此而
況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犛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鴉之類無不柔
馴者雖雄在前孽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
犛曰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
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
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
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
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
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
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
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
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
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
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
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
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取問
何謂也仲尼曰謾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

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
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
也沒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謾與噫同玩
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
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
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
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
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
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
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
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
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握者巧以鈎握者憚以黃金握者憚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
此以為握字異而義同握投也莊子以為

輕內此以爲拱內拱者拱握之也鉤帶也鉤重於无金重於鉤謂射者之巧於心本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扞格而憚而惜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予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竝流汨流而沫之也承接也

索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汨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

知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雖求意義則誤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癘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現^{也二}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及不測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病癘丈人之謂乎丈人曰達達^{也二}達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

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檠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檠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測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樞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

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爲病癘者背曲也達達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

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現莊子作九疑莊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游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爲之爲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爲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無爲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聞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

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藉苻藉草也踰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

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留中與造化爲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刳心去智即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

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爲便是黃檗與異僧度水黃檗以爲與妖怪捏怪彼僧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聖自齊來處於鄭令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聖相者也其言

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黃常

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

自以其道爲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聖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諱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惟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命作乎不詭給作

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歟也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釋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

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詭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聖以

為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備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閑也閑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閑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遺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

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太冲莫朕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朕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平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

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觀旋之瀦為淵止水之瀦為淵流水之瀦為淵濫水之瀦為淵淡水之瀦為淵沈水之瀦為淵雍水之瀦為淵汙水之瀦為淵肥水之瀦為淵是為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瀦合作審從莊為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某喻信為某淵某喻信為某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拒為是水中有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

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夫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瀦水自下而湧上出者也淡水從上溜下者也沈水一作泥合作沈水從旁穴出曰沈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汙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汙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端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

此處亦此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夫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目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類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

言其者我不出但見拉拉莽蕩故自夫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爰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離瑒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怆然而封我壹以是終

為其妻爰代其妻執爰於鼎鼐之間而不

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

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

若不親為之也離瑒其聰明而歸復於朴

謂隱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

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

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

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份合

作紛戎合作哉從莊子為是此皆傳寫之

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

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及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及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尤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

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

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

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順立有間不言而出

復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

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

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拙而本身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

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及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

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賈而饋之乎順

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

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

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

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

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

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

觀破即此意也貴老者老則人所敬我今

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

於貴老之上也釐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

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

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

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漿微

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

如此況為君者身方榮而智已竭必將求

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寵其

所患也効獻也瞀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

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

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為師矣

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

門也此一保字便已不足之意蓋瞀人

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

也敦杖感之乎順堅立其杖而拄之於順

也感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

人坐於席必脫屣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屣也廢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係汝者即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也用為也言汝之所為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非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惜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揚朱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搗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威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搗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同但宿字莊子作盟義亦通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揚朱為為我據此數處則揚朱似為老子之學豈揚朱初學老子後自為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強者視彼不已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為快若以此為強則又

有強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已者至於若已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

○

狝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為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

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人也以強為勝不若已者忽其若已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此學狝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狝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為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強必敗皆此類也

○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觀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

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趣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

危義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聖人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經虎為前驅騶騶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實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齧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乳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

駭散亂矣達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以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大聖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桀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

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鵬鵠為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者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遠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

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祖公者愛祖養之成羣能解祖之意祖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祖之欲俄而墮焉將限其食恐衆祖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

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祖皆起而怒俄

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祖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祖公之以智籠衆祖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為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鬪鷄可鬪已手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樂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

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

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顧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爭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雖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爲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聲款高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三

楚三

廣齋 林希逸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于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蟪而不可饗王之頃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精瑩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商鄴衛之處子城婦靡曼者施芳澤正域肩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紕粉白黛黑珮玉環雜正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笙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止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并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都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甦意速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盧焉既寤所坐猶鶻者之處侍御猶鶻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累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圖王問怛疑變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畫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蟪皆臭氣也城婦安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紕齊整之絲統也正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笙帝樂名辰露湯藥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

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憊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夫然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腍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業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者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疑其變亡者過之神游變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間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變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變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妄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駒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驎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戒為右馳

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鶴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延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常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駒騶即驂騶也白樂商周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栢天皆馬名也柳子厚所辨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鶴血為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賔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雲詩也日之所

入奔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懷也諧者足也德有懷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過邪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徂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微耳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態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惟校四時不起雷夏造水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惟校者翻覆檢校也變幻之意也惟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水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矣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董者夢中驚醒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或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燭火威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儻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儻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勞樂虛語哉

書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疑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

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詳明夢覺一如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不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為實而覺者為妄此亦間於常而疑變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變者反為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低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皆明之公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妄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

以覺為實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多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瞑唐志所言熟羊腴而日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兼散皆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

僕勞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然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驚枕捷無不至也眠中嗾嗾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嗾嗾寐語也並者皆也問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

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欲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矣旦索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矣謂之夢真夢得鹿矣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駭鹿驚而走者御晉迓迎也遽而藏之隍中沒沒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沿塗也詎有新者言豈有新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厭不甘也矣旦天明也仍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為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

真妄也恂與侑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析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而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崇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

卷三

十二

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末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閭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到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

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

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卷三

十三

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

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真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三

月

三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四 勉四

仲尼第四

齋 林 希逸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愛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遠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孺歌誦書終日不輟

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為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自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聚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其明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答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不能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

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為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阿

者為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識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者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

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

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見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事也不疑

斷然也人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

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

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

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爲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問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

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問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魄然其形

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

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

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

未爲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

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爲不足與語也衍衍

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

無人之意也及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

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

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

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

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

言爲言以無知爲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

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

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

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

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

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

言無所知方爲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

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釋家

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辯

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

事汝何妄以爲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

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

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

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斂形釋骨內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斂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眦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為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辯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眦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

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

○美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夫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御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

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牆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觀勝其說釋氏曰執藥

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也常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及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一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

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曰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品弄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反

隸人眾人也季梁隨梧皆眾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則楊朱亦眾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者極也物極則反

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美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美於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

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
養犬豕而為我用者人也意謂伯堂之徒
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為執政所用也
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
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
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
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
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堂子以道自晦
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
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為役於我者也
故又何能養我乎矣祿者何以此矜詫而
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
王憐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
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
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
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
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
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
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
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
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
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
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
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
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
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
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
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
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為此皆不知之
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與新而始學聽
自聞鍾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
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為妙也有易於內
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
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
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
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
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

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
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
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
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
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長息
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
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
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
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
徒自相講肆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
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
今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

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絃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
之矢皆中準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
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
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
發矢之次第也猶銜絃者括之受鏃如受
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達蒙之弟子曰
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之弓慕衛之箭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睚矢墜地而塵
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
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
注眸子而睚不睚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鳥號黃帝之弓有名者慕衛必亦箭之有
名者睚不睚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
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
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
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
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
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
有物不盡有影有積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
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及倫不可勝言也公子
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
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
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
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
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
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
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為龍之徒弟安得不強
為文飾其疎缺乎闕疎脫也又言其尤者
更取其已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
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
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為
心曰心則不得為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
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為心也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
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

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
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物則可以盡天下
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
動也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繞動則後之影
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
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
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

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
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
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辯
亦可通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
形而名曰馬謂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
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
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孔叢子公
樂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
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
也莊子亦
有處同
條法也子與怒其強辯不可得而復詰故

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寂靜
穢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寂汝亦承從之
也更謂子論者知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
待來日也愠怒而不與言也

先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
知億兆之顧戴已歟不顧戴已歟顧問左右
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
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
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
誰教爾為此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舜
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
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
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
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
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
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
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
也

關尹子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
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
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
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
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
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
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
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
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已無居無執者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
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
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
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
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
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
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
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
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
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

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
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
也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
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常近於無心者釋氏
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
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
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
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
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
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
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
所能為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
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
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為無為而無不
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為
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
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禪
家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絕後再蘇斯君
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
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朝

香爐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比也此一段見大慧語錄吾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冲虛至德真經肅齋口義卷之四

卷四

二十

冲虛至德真經肅齋口義卷之五

肅齋林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要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為始後豈為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

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民在於幽者但見幽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幽之西又有如幽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舍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舍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

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覺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

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使滅龍伯之國使阮僕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義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禺彊神名也合負以六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阮僕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龍之三番龍伯之釣龍帝之怒龍伯皆寫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僊僊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千丈僊僊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

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蛟蚺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鯨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爲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爲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

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爲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度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

羽方畫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三俞師曠方夜適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蒿山之阿徐以氣聽碑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許人之論又生度蟲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饒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檉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珎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鵲鴝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檉橘抽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爲異孰爲同此數語却自端

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屋德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形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
道也隱上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即
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
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
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

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
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
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
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
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為有味有益於
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
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
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
此語似甚淺近主研究得來竟之兢兢舜
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
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堙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
欲得飲赴飲河渭河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鄧林

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
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
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說故清虛之徒並
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之資言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大歲神靈所
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
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
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近
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
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道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
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
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
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
為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
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
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
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

夫松栢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割膏豈待
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纈而暖飛禽
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非常
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
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

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
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達而夫塗謬之一國濱北海
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富國之
中有山名壺領狀若甌窠頂有口狀若員
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瀣其過蘭椒
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
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
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
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大
不病其民孽阜亡數有嘉樂亡衰老哀苦其
俗好聲相携而送謠終日不輟音饑饉則飲

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壺嶺亦方壺負嶠之類甌甑无器滋穴之水名曰神漢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遠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華阜華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管仲勉齊桓公同遊遼口俱之其國樂冠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

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總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邊海而南傲於琅邪之事添此一段說話樂冠舉者言樂乎冠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撫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見耳

越之東有輶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乃醢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過成

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輶休炎人儀渠皆國名也乃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為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問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髯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

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髯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

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鈞荊藤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

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無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鈞蒲且子之弋與僂僂丈人之承蜩皆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自外而子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授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

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轅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

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扶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取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商絃屬秋角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官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絃一絃主一聲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其曲以商為主某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襲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扶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攬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賁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曰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哉我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

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己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

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

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崑山及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

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

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

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

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

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

目而指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

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

滕漆白黑丹書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輪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 弁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惜紳掎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摩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摩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

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為之也此與雲梯木練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輪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輪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為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聲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鋒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雖未雖倒

皆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迷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鋒以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為鵲學醫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亦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剋臂者剋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手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等羊羊得之舉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

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同攻見趙制置管取倣官人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為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去其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秦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表其古語也已見學記。學乃先學其筭竹器也。治攻金也。與表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胃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社不蔽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

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踴躍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魏黑卯以曜燬殺丘郎章，丘郎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起不能稱丘以報之。耻假力於人，持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臂受矢，鏃鏑推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雛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莫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泠然無聲，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

吐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日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疆彼其厭我哉

三十二

暉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絕眾其志勇悍過人也痕捷痕跡也雖敵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名方言厭

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

也若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驕合作驕驕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過如無物也黃與凝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戲也噬疾喉急也支疆肢體疆急而不柔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鉛之劍火院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刀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院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証理哉

三十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刀金指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

院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証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曰義卷之六 契

力命第六

廣 齋 林希遠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富貴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達運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國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

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而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秋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櫨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逢過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慊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

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辱於德薄於命汝辱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辱自矜於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取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糲糲有稻粱之味底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輶輪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攬攬屋之連絲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爲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爲辱達則爲榮厚薄能否也偶偶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爲汝釋去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交其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卻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賁分

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比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其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其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際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
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鈎乎君者鈎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己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甚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是以賢下人早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

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
厚隰朋雖曰爲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美
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
形容力命之說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
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
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說隨而爲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
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爲治之時
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
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爲苦遂歸咎
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
竹刑竹簡利書也不得不用不得不誅者
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
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自出於
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

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
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
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
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
聖智不能干鬼鬼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
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
憾者人以此爲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
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爲天罰之此
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
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
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
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
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
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
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
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爲剛德
猶不干時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
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鬼不

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
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
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
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
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
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
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
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手
汝手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
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
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
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
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孟屏之俞氏曰女
始則胎氣不足乳湫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
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
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

俄而季梁之疾自廖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萬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湏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

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廖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大此語似若反常而

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鄒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鸛鵲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類天距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

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惡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兄弟若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變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今日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惡矣真純誠惡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何何為哀以何為樂以何為可為以何為不

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倏倏俱為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言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肖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固有駭有喜時動時止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坂而立面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

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算亦算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燕內可得而食焉焉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木不圓滑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為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愛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獨無子同巨奚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巨與詎同農赴時商趨利工追銜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六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七 楚

楊朱第七

廣 齋 林 希逸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惟其心棄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惟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棄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況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康康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康必讓既康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

齊也君盈則已降君缺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欽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十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須晝覺之所適又幾居其半矣痛癢哀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
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
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
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
歡聞乃復為刑實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違違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
以爾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
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
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
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
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
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
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
失也介焉至微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繼
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
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

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違違汲汲也偽
偽佞也汲汲以競虛譽佞佞而避是非
與因循何以異異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
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
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不
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
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
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
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
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者
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
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
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
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
腐骨生則無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
趣當生莫違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
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

故曰且趣當生莫違死後張輪曰且盡生
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
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於清之却以放餓死展
李非亡情於貞之却以放寡宗清真之誤善
之在此
御宇恐是却半傳寫之訛却與尤同其也
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
也於持清貞太甚故更以此自放而至於
飢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
其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真之
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曰清真之誤善
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寔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寔
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寔亦不可殖亦不
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
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
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衣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閑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聞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聞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聞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聞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聞性凡此諸閑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

所謂養

閑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衾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槨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

子二人名也黃子悉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雉鳴雉鳴切佳婿切火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卿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戚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華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非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容口之飲力倦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違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躡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媵媾美女也媵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容口之飲力疲倦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

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且以去身？破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遠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論然禍福在天儻爲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街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爲而況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

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揶揄其論而又爲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辯其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爲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賢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故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樹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墳壙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

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歛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責生愛身以薪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薪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害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人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

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使若肌膚復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曰願與其徒說他事一體偏枯者言為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

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假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子曰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國難答然老聃關尹則以汝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斃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簡鈞不才禪位於禹咸威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蘇治水土續

用不就短諸羽山鳥集業事離惟荒土功子
產不宇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辟禪卑宮室美紋冕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初弱周公攝
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汝弟僅免其身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威威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
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
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
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
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
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
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實者固非
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

株塊異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
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
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
中最高窮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遑
遽者也遑遽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
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
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
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莖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羸牽一羊群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
游枝流鰲鰈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
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

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
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
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
隱或顯僞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
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大古至
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
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
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
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
若覺或隱或顯太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
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
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
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
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
以禦寒暑必藉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
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
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半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

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客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讖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

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造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暇茹菽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脆切^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瘠^瘠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遁天而背理之人也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

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閒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瘠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隍室縣續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哉菽甘棠葉芹萍子者對卿豪稱之卿豪取而嘗之^列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

不知其有他也。經廣破麻絮之類以負墮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我叔大叔也。甘泉好麻子也。黃芹絲芹菜而為菜也。渾子亦菜之類也。黃螯也。螯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域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及泯滅而

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實。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實。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實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為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為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

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若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冲虛至德真經腐齋口義卷之七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八 勉六

廣齋 林希逸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

曰說符列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撮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開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此是求利不亦難乎當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故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

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為說說而此為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彊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為禽獸之行必自取危

辱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

之道也關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

金書也

列子曰色威者驕力威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

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威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威者恃勇力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

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我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

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亭芝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情通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莖剪滅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

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審於貧義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

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全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來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

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官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

晉國苦盜有鄰^北邲邲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邲邲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邲邲也遂共盜而殲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邲邲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趙襄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貴之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遊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

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濤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況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

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為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為道至為者道也有為不足以盡道必無為而後為道若以塞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得自己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己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

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禍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鄰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曷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
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
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
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累牛
生白積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積
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
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
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
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
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
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
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
為凶凶未必不為吉也先達後合者言不
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
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

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
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
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
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
復望吾賞物而擬錢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為接脚之戲是也雙
技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
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
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
而擬錢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
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
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
塵弭跡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經薪菜者
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
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
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
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
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
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
至果天下之馬也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
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
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
而去也弭跡者無迹也擔經者負索也千
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
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
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
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
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
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丈人謂叔孫教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教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速之叔孫教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教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壘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

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可

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教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廢丘與之至今不失

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

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

之所棄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裳車牛步而去視之慨然

亡憂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所以所

養室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用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姑飲私矣而追吾不已遂將著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其黨四五人焉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

地名也使以我為若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

我為芥蒂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

知也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管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榆^能魚而笑飛鷗過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

而不報無以立^{據本}謹於天下請與若等

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

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且以射中

否為勝負也榆魚者骰米之名也於五白

之中反其兩者以為榆魚之米劉毅之爭

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感

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

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圓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

料之外也立謹立勇名也等倫俠客之同

輩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謠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客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

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卽是其差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鵠孟子所譏亦此意也

桂厲叔事皆教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言教公有難桂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桂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桂厲叔可謂難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瞞之事亦是此意數其君不知已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亦唯我

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卽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矣亡之

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

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

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

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

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

鬻渡利供百口累穀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

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肱同歧路分也歧路之中又有歧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

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歧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衆也因學泗而得溺喻

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默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

本一至於多歧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末異也歸同反一者

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

喪矣況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爲問答今釋家答

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為外
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
若見白狗而為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

內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為善

此莊子為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
之利至則必爭故為善者必忘己去名而
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
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
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
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
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
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
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
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

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
訣喻其子其子忘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
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
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
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
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為數學也此章之
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為難知之不如行
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為不能言
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
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
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
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
者衆矣君知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
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
孤山湖中之放魚鰓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鰓者
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

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
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
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
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為人生之是蚊蚋噬膚虎狼食肉非
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喫世界大虫食小虫之論
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蝗之類是也
非相為而生之也天非為人而生百物也
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
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
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
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
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
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
所言墻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
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高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

狀詩所用竟其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入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此章猶謗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鉄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鋹張訓切策端有鉄也上貫順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踏株

培頭抵拒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順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鋹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培陷也意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規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辨之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念一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為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此所以為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為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惟以駭俗也說符

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為體以中庸為道兼覆萬物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為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瞽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得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瞽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

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為聖物之所以為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為有生有化太易未幾具常不變此

為不生不化圓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
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
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
者初無起滅絃絃之生皆其真心之所顯
示是為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
發起是為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
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一圓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織而不
能自己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
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
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
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莫窮其
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
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
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
彊為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
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
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
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
其所以為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

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既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
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
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
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具體萬物之化
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為聖而子
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
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為
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
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為生則不得為
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為化則不得為常化
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
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
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
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
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為晝日沒為夜晝安
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
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

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爲衆妙之門也

陰陽兩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爲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己然而道散而爲

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爲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

常化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沖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

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爲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生及其既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而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踵沖和徧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爲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爲玄牝蓋谷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爲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爲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

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內可謂弱矣能常生而不死是爲不絕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其爲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掘苗也唯用之不勤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曠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爲自生自化由一身之

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爲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爲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爲生化。爾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賡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固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

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爲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爲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

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

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爲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觀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爲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

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爲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

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為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為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為太始至於素則在色為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為天為地為聖為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為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為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為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

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之方且火之生數為次二二不能變故也老君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于言物之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為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為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為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爾爾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為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為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保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備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圓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違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為有也非以無為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

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生不離於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微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靈始終相續其生不窮窮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為之

能也

解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之職即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具空也夫唯無為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

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不主於臭味出氣物色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為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髀腰捷逐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龜為鵝得水為醢得水土之際則為齏蟻之水生於陵也則為陵焉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齊也化而為蟲生蠶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撥駒撥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醢食醢醢生乎食醢黃乾食醢黃乾生乎九獸九獸生乎脊肉脊肉生乎腐蠅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鷄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輪之為獲也魚卵之為蟲蟲獲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純鵲其名大腰純雄其名輝蜂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后復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醢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焉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鵲體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鵲體者方且饒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衆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鵲體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鵲體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龜之為陵島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薺芮生乎腐蠹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鸞之為蛤則飛者更潛鼠

之為鵲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鵲復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鳥足之為蟾蜍為胡蝶若龜之為鼈為龜之衣為陵島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復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為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為神者意以此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為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沖虛至德具經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具經解卷之二

念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述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微微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猶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圓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

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爲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爲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感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爲我斲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具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具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賦而存焉

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逮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具所謂我者而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具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沉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

壽夭不貳顏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

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舉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爲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爲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

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爲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專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靜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見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蒂固者

也此其所以處常得終為樂也蓋所貴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也若夫人者雖不罔欲於利害之塗而無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也是所謂善自寬以為樂非真樂之無所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秦使襄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史可與言者試往訊之于貢請行逆之塊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忌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

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遂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汨於外也不羨名故不勤行不徇財故不競時內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為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悅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為樂亦未為道也得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奚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求生為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為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漠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所以以死為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

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辨之為非將求為道之曰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為不可紊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為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知之矣

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南如也則知所息矣

解曰畢如宰如墳如南如則以言墳之對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

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昧然而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實以慈為先超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徵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眾而覺悟其理者希眾寡相傾行非為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_{言賢世立}矜巧能備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

人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備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為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焉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藏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為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為得其居取與為失

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碼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微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為得

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益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頻進一形不頻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為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咄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覩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

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觀其虧不知成之理已進矣揚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知闕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亡處亡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蹢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含然大喜曉之者亦含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

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俄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于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其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

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鄰近者更相喻曉而含然大喜噫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廬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為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曰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內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廬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齊問乎烝莊子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齊曰吾身非吾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張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二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一身天地彊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會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為性有性斯有生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地之委蛇爾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

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為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為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意力取而何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之聚歛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歛之矣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為盜則無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奈何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之為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

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心於
 爲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
 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
 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爲天地大盜積者
 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瑞至此
 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免適於野百人逐之
 而人弗非也鑿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
 力抗百夫拱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
 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
 之間若彼逐兔之流畫爲分守其有得之
 於適然者真以爲己有也莫之得者亦以
 爲真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
 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窺庸詎知吾身
 之亦盜哉意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
 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
 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
 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瑞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
 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義禮樂之

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爲其妙
 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知焉其可能者以
 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
 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
 道之行欽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辨
 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
 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
 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
 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
 其始終以可道爲非道謂上德爲不德以聖
 道爲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
 叢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
 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爲至妙而約也
 至於莊子之書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
 以寓言爲廣其書連牀而無傷其辭故詭而
 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
 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詭詭亦
 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爲
 莊子之曼衍三經之首同歸於道而列子之
 訓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

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
 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爲故妙也以其行於萬
 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
 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爲先其範成必以陰
 陽爲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
 莫爲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
 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
 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
 於有爲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
 住於無爲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
 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
 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
 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
 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爲一一爲形
 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
 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英位人沖其
 和物舍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
 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
 合以柔剛故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
 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

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然之符矣。故均為足之所化也。為蟾蜍則不能為胡蝶。均為龜之所化也。為鵲則不能為繼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覩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為萬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矣。為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祛有生之累也。猶以為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為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為盜。盜人之所共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奚以責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

至此而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念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感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肝黧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感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半外以瘁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待微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攝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待則獨立而不改微鐘垂減厨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需也。禮為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

解曰西北為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彊為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游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

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傷痛指撻無痛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躐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疎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莫有天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痛癢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躐也真空不空乘空有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處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

則華胥之遊彼直真夢者矣其託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為力牧者為人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為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黃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

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
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
帝之治不離於有為故其治不能逃乎數
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歛華而復本故特
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真人未
有寢而不夢者曷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
怡然自得歟蓋畫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
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
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
能齋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歛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
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
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畫想夜夢
理之常也此必託之畫寢而夢者晝日之
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時也神遊於形接
之時是神無須更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
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為
雖有為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為宜無有為
之累矣然既已有為則帝王之功成而大
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

離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為言焉語道
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援
援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為必
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師者出而應
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朕是以託之華胥
之夢以徃其應世之跡連其齋心服形歛
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
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
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數爾故此篇終
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
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
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
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
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惡惡為之使不施
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陰陽常
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宙常時
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
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界
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
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
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
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
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
不偃不偃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
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
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歛而已無愆所謂人
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
靈響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命而無為
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邵者也故
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
伯昏瞀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
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
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
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

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
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
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
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
者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
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
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
四不知知問無爲謂三問而三不答類矣
爲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
足以語老商無爲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
則以懣懣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
去來不常懣懣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
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
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戾念是非口戾言利害夫子始
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戾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戾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

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
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
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
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
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
時而懣懣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悉所不受汝
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
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
非之則是非初無定體我以爲利人或病
之則利害初無常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
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
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
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
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
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
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
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
一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爲七情初不屬彼

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
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真則
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爲一迴視天下
萬物紛紛擾擾如雨雪之見脫無不殫釋
而同於真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
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
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
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
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
智與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
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意也未至乎目擊
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
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
其言出於自然而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
逆於心故爲之解顏而笑能無擇於心之
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
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虛子齊
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
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
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

有矣未能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復於一具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噓曷嘗有待於我哉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為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懣懣以忿渚之氣自戾於大和其生也為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懣懣再

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解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憚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為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威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何以相遠也夫矣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解曰貌像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則物之適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為真也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為道之紀即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舍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焉得為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卻也其神無卻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造物也不謂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金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造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舍其神則物莫之能近矣醉者之於

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沉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逵巡足二分垂在外掛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

其肘上言其手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數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射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客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於客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具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訛聞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入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

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徧視晉國爵之口所徧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俸於朝子華使其使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未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未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諍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閑視傾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既而狎侮欺詒攜挾挽亡所不

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畢摠於戲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欺詒衆技為戲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為商丘開者亦以為誕辱而懟憾之則子華之志騁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愠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為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侮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骹骨無礙解曰猜慮不存誠信內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骹骨無礙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詐詐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解曰信其言而冰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

軀於波流爾詒以為彼中有寶珠冰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為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沉無乎不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詒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也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孽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誠之無二心故不逮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逆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冰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埃不浸身不焦而後以其為有道而謂之為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礪或能因其勢而偶然冰而出學烟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為道而物莫之能迁也若夫藏情慮於觀聽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入水不濡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宇無以復加

矣至於藏猜慮矜觀聽則猶為蔽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同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慎哉

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為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已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墮豈信之罪也哉是塞以為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偽而皆真感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已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教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

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誠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矣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為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

商則聲之擎斂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鶯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鴉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丘園傳之梁鶯曰鶯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金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竊行於身寐行於藏間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思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為人雖不能違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為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周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鵬鴉禽獸之至彊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苟能達其

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享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未能使之

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廣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園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意無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為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彊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鶯之術而傳之至於為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其矣知亦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

恬愉之俗亦易矣夫所謂梁鶯者鶯匹鳥其性馴耦梁鶯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鶯所以能養野禽獸宜王所以今毛丘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談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談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泅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倖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

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甓者巧以鈎矩者憚以黃金挹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憚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為之也唯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

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念四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黃帝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吕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

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
能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也則亦不若是之
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
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
若縻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
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丈
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
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九者九之為物可轉而
反莫適為之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
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
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
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
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縻株駒執臂若

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
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
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
守如是而已病僂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
脩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服之衣而飾
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
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
之為物捨卑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
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滙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滙鳥
遊滙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滙
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滙
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
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
上之人從滙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
取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滙鳥所以舞而
不下也且於物無逆則物物皆然矣奚止

滙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滙鳥故滙鳥從之
爾夫滙之於人為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
不為者乃為其所密察則吾之脩身治物
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為而後知哉齊智之
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苒燔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
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
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
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壁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矣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
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解曰我之所以為物累物之所以能為我
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
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為石
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為火則其烈不可
近矣雖然火之燔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
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湛然不
留秋毫於宵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
同而無已故物莫之能破爾今則人從石

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真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破之

魏文侯聞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于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聞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矣不為之子夏曰創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可以為和匪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為而非理有則有破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遣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聞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剖心去智亦有服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為此者非不能也不為爾夫不能者固不為矣能而不能不為是為能之

所使必不能為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為或為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斯無不能為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室閑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燒水弱金堅火燄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剋相制焉能逃其化人為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鳥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為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無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為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令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惑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惑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真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為可必而其信可期是蓋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譖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自數矣吾見惟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燕作焉乎不誣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
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曰向吾示之
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
殆見吾著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
得而相焉試齋將旦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
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
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
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洿
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
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特移不知其誰何因以
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解曰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
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
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

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
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
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
殆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
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
於示之以太冲莫朕則至和發越莫測其
涯氣幾常均无塞天地外應萬變而終不
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李
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
入雖曰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
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為汰或旁出
而為洿或雍而復入或研而流行或出同
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
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李咸所知者有生
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冲莫朕
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
深根寧極此李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
追之弗及也夫偽之於真猶雨雪之見睨
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

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
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
見豈豈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為體
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
矣以虛為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
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憂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份然而封我或曰壺以是終
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為其妻憂食稀如
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雕
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
一具獨露也份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
其御常淦也一以是終則旦萬世而不易
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
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
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

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整人特為食
美之債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
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
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釋之而
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
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
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
結之便辟成尤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
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
患矣整亂也謂所患眾至也齊中央之國
任事効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
驚五眾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
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解曰以五眾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也
處已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屨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手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
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手頤
忘我也言而出忘言辯也列子提履徒
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敏於求道
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于處
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
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
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操而本
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被所小言
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于上德之不德
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
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
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
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
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有以感之
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

日與戶外之屨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
曰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俱淪於
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庸詹安
能為至言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
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
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
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澣漱巾櫛
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
日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
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天子問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
精不得其真進澣漱巾櫛脫履膝行凡以
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雖昨而昨昨而誰與居
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昨乎昨子不能掩
其惡蓋離為目而圓二神之所託也得道
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
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雖昨昨其視不
正則老君以為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

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冲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莫有於

睢盱哉

楊朱莞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

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

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

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妻者非

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

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妻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

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

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己

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仕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仕而自任也粥子曰

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己者

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禍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

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

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謂子其書無致意焉其稱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

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

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

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

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

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蚤目豺聲虎頭燕領載之近史爲可考者斯言脗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惑於淺智不悟畫智之奧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橫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軀虎爲前驅鵬鵠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

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木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官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匿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茅名實不虧將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誑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偽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欲於朝而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哀安得不爲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一變而爲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爲然也霸者驩

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効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

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眾狙之喜怒為感則物物皆感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眾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乎人見眾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已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感矣故以人而笑眾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

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感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芋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園鷄十日而問鷄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騶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感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爾

解曰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為善聞之畜虛騶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凌物之志雖未嘗見鷄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聞則曰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猶疾視而感氣

則弗遂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聞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之後鷄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鷄雖竦立而鳴而我聞其聲矣與搞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鷄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悅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

人也心為絳宮於禽為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翱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欺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學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趙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蹠足瞽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

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近矣而惠盎固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為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為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辨爾嘗試論之在可

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為言不成者為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國伴六國之君皆知其為辨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辨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辨也其言此者亦違其書陳言之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為聖人之餘事謂之為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為不足為也亦云聖人

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直之所為爾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設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為德矣皇降而為帝矣而黃帝為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已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內肌色瘁於外自非齊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之至變為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為即黃帝之治効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

即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逆梁肱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病癢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帝之所以為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書以為宗原秋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楊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譚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五

卷六

金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邱道進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靈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臊而不可饗王之墳御腫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緒望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嬀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紕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燕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王食化人猶不全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

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操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閑事爾穆王在荒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惟靈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真樂無樂爾反以爲卑陋腫膺困懷中顧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奏燕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

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慙慙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頻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祛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却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卑穢趨高潔不願復還於故都髣髴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內人所能到哉縱使能到亦魂驚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謂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

為既寤所坐猶驚者之處侍御猶驚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有未曉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莫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國王間常疑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摸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吏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繡驪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滅主車則造父為御商周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監驪而右山子相大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返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一人不盈于德而諸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

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真能證其道者一起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觀人間之無有審世界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真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聞而不能得聽則天籁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達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長請化人求還也夫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之異迥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頻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其所居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國也由是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

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厭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為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具有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為神游顯示幻化欲其觀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游則示以道之真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體豈求得於道末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隕虛是亦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既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理而大悅也於是乎不恤國事而遺物不樂

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足以擬其駛矣馳驅千里至于臣蔑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處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漚以洗王之足則淋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于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于崑崙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為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遠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

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于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生而賓之抑與之錫于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富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迺觀日之所入者日道輪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敘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觀日之所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富身之樂而得壽之大者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咸紀其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効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

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富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擇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其能洞視不說之理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擇而進之於室其道與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眾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晚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生死幻化繫而論之知形之影如水之滯如塵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隱名之也故微妙雖殊其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為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說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為幻之境矣唯真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

告老成子是真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擒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為人之為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真亦幻窮其數變則即幻而覺覺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特能幻物而不幻於物爾遂能擒校四時更造雷冰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冰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姑

道老君徂西而告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擒校四時為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冰為幻則物無遺類矣則善為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為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可微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為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遊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觀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

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過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夢之候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曾無變乎已其

視夢覺亦未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燭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為神因

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為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而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癘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為吾之冠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為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為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為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欠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真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

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為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

為非有佗也亦在天神之疑不疑而已所謂真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挾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不逐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

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兌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兌故其國以夢之所為者為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墜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為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為實以

夢為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

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役役人有慰喻其懇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

問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

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虛之理信覺為實以夢為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知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為妄哉尹氏知以是為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誠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疑想夢自消莫止其疾少間而已哉

○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具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哉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具取若鹿而與若卒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害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為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為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為覺之所為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為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真辨之則俱妄如仍夢為實方其夢時莫不知其為夢以覺為實則既已覺矣莫為復有大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卓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為夢終則以夢為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為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難辨

真偽交馳是非相蓋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為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為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莫辨然莫知其辨據鹿而二分之一安可以為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

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辨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遽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為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為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為可皆為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陰則忘行在室則忘生今不識先後不識今聞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弟占謁巫而禱之弟禁謁醫而攻之弟已膏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僞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僞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
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
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爲見於利
害則祈請可僞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
○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
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
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
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
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
態者故僞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
忘者雖造化亦未如之何矣僞生淺術
之所能已哉僞以詩禮發塚最爲害道之
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僞亦有以
密移而同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

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
與之居七日則渾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
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
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

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
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恠之以告孔子孔

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具之難過而僞之易以亂人也久矣
所樂在於具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

子之愛爲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
僞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

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爲可樂
則宜於世界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

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
不知忘之爲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

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爲闔室之毒僞生
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

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
爲事華則得陽而著鮮是皆趨於擾擾之

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
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允

之悅澤生出者震之決跡故華子既悟迺
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

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
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

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

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膏甘
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

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
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

魯道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
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

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
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

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
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長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者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爲白是從衆也以白爲黑是從我也從我則衆疑從衆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衆寡相傾寡不敵衆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及矣安可遽以衆人之同疾爲是一人之獨覺者爲非耶楊氏以爲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爲是非白黑故爲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爲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

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衆人之言爲非而以聖人之言爲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謬所謂黃金雖貴入睚成腎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如適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內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解曰傳教者有真偽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偽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真師傳以真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

燕人過晉之喻斯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誰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給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愈感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偽給真此以真信妄自給之者以觀真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內外親疎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給也從而親疎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真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疎不在物而在我真偽不在境而在心真則雖偽亦真心惑則雖真亦偽向俾晉人終不

自言其紹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又知其爲紹雖具見先人之虛衷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具一誘於人，僞欲復於真，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具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強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慎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鎮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僞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既澆漓之後爲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爲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爲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爲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未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爲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特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周。

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爲爲實者，有若卑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肯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肯昔夢爲人君。至於華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則起居起則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間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

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警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聖人者能以通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堅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旦暮之遇也。

命五

二十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金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通進

仲尼

仲尼問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解曰退朝日閒閒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

憂有在於治天下遺來世有以見聖人雖

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問

也者心之所欲爲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

顏子所未喻況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

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

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

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

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

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顏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

人以觀唯顏子爲獨樂由顏子以觀唯孔

子爲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

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

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

足以爲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下

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顏子得是

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

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爲不憂始之所

是也以樂天知命爲憂之大今之所言也

顏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

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

皆聖人之言也豈具有迕而不合哉因時

適變姑請以今言爲正爾至於真樂真知

則今昔之言又烏知其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

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

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

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

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

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

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

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

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

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章之何爲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

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

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

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爲有憂

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爲憂之大而

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

所待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以樂天知

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

於心慮我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

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

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

來之世爲無窮斯民之憂爲無盡聖人之

憂亦與之爲無盡則其爲憂也不亦大乎

又況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為無救於治亂思欲幸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為治即之則不能為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為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為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真樂真知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憂樂兩忘為無為俱遺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章而天下可治來世可遠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身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衛矣孔子以為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天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為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為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舍六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為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化而為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涉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

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內至近也腑藏居中竅穴居外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太虛靡塵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雖塵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于我者則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真知其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得之於覺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焉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

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

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爭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為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已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粗述憲章之不暇遽而告以弗知為帝為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

解曰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為萬物之所親而所以為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感亦甚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為言爾蓋西為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為復命之至列子語聖人之道無託言於西方者方袞周大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也如至於北之辨則又將為震之出矣此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警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

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不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為足以擬聖也

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羲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為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為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具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知其真為聖而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為離於稱謂為無也故曰雖為而無為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

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廢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為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為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實於沖氣語四

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為偏其不及也乃其所以為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

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已者至矣盡矣列子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明方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人無保汝而戶外之屨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以與子列子為連牆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為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

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役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謂請為有敵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于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莫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真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忘也若

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為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感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

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于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神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謂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于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感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衍衍言其和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過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感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

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

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而以無言無知為當是絕物也以不言不知為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為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乎言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子之相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為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真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毫忽心欲凝也而放之形欲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隔而不通心為形之所使形為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不知口肝膽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凝也如是則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于我者我必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于嘗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燭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

以然乃出於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為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于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為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遙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寇好游而壺子以游為至也

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

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困於物象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為虛假皆轉於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為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為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祛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取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內觀

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失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遙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進

念七

仲尼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次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爲物降升自如不見制畜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明老龍爲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爲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魯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公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國家土宜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憂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內忘我外忘物不戚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

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爲兩之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攬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具而勿攬思求萬物之治安見其可哉

○ 是所以謂聖智爲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爲七竅其心之所自爲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

流遠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爲矛楯七竅俱鑒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爲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

聖人非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爲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爲有所由而常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未嘗生而入於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爲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天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

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解曰季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是以下足以庇起越彼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達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爲木橐郭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隸人知悅生惡死莫知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觀之等焉可哀爾意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類笑之微其中節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其悟可不爲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謁飛口將爽者先辨滯澁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尋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攝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絕味除聲黜健去識則精神爲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蒂也鄭之國澤多賢東里多才國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厨之物矣美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章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

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庫才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為之使焉執政者適吾之所使子美於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解曰賢者會精神才者銜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過于塗鄧析術名器而舞伯豐伯豐奮精神而踴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為之道也人臣者有為之職也以有為之職事無為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貴以無為之道統有為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

為我用者為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為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美足恃才美足矜焉故其聞伯豐子從者之言雖辨無所開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開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感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吾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關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為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雖而為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効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

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為力雖六親不知而為公儀伯之師也且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已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與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解曰以死事之則肢體墮而聰明熟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窺冥而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為而獨得之也見不難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備為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為爾故視莫難於秋毫而易於

與薪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鳴目力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餘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爲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道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爲彊亦既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覩其爲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爲顯其能而連師之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

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詬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拈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拈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目不睇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拈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睇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詎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白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及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說今發於餘竅子亦將

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爲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爲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輿以爲給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爲詭魏王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拈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夫注眸子而目不睇則能度遠近之宜審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馬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

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紿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為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為之疏其說子與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與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己而悟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為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祛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為恠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

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為左右為外朝知請共爾位而已為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教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鎮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謠則其言出於歡忻之自然而非有偽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寧達於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為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謠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為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解曰在己無居不留一塵於宵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營也其靜若鑑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達道道不達物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達其廣包吟其纖入歲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喻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達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達道道不達物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達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然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

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如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為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為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默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為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虛不著於有在我者無為而無不為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其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為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鑒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為真知矣能不為則無有為之累其能

徧物無所不能是為真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為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為道發不能則非不為也不能為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不為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為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為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為矣雖無為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為哉聖人之無為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為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真無為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楊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勝於一曲能仁能及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不拘於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膠於一曲拘於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余子遠見于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利禦寇學進于九

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
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
欺于列子不謁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
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識哉心閉一孔而龍
叔之病難瘥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

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
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
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月沉于
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
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
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
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逐攘而斥之以
為毀譽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專
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
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牢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然而謙謙自晦商太
宰問其為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
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而不為為其知具
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

周旋變故不離於具既不為妻妾藥蕩之墮
胎亦不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具知具
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具
樂真知而終言其具知真能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食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
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
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
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
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
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
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夏
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
無有也以今之所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
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
原其
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
革之義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
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
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

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真始或為終終或為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鷄為鷄鷄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鷄之所終鷄之所始鷄以為終布穀以為始布穀之終鷄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以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以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圓於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窮窮冥冥昏昏點點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參曰不知也。湯固問參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

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為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為有異乎物之為有也不可言之為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為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幾是矣故夏章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真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道有也以夫天地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參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參曰朕東行至營人參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參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管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幽則

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幽之西管之東其偏於兩盡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解曰一身之內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焦螟則宅於蚊睫鯢鰓則遊於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鵬鵬鰓無有餘於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為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

一芥之微莫不^レ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囿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合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石氣之堅精鍊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輔相之道既已見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鼇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游者始時而不動故鼇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莫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

然之中妄為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懣之氣勝而道之周備成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

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并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數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并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為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韋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隣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為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也故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太原該備天人仰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與者木之為壩者火之鏡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

搏以喻道焉

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具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折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暫峙為毒以夫峙而不動為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為之命禹強也禹強

北方之神靈龜為之使故禹強使巨鼇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鼇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置故必合衆力迭為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為物而我所資以為安矣則物必有為之害者而物又將為我害矣是以有鼇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鼇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與負嶠二山流於北極

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既侵小龍伯之民使超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與負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矣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猗人長九寸荆之南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地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

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饒俞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魂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膏肓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

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自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爲蟲臂以之爲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爲人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爲冥靈大椿於荆則壽爲芝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也爲鷦鷯於終北之北則大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不踰淮鶚鵠之不能踰濟貉之不能踰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遙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鼇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與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爲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觥俞師曠弗能聞見其

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隄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

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隄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爲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隔於道冥壺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爲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

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渴愛渴內存雖渴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火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靈身有如此者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達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綰續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禹之治水土也達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真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濱北海之北其國謂

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達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擔甕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脩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草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鐵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解曰居在上中虛不室其徧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漢也臭

過蘭椒味過醪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備則其道無不爲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脩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攜而送謠則各得其具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漢以易其中沐浴神漢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慨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_レ則徒卒百萬梟獍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杜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索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美懋

隰朋之言耄顛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爲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爲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游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爲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觀齊國之近而以爲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爲耄是猶培井之蛙跨時埒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凡土所資或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輓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柴積而焚之煉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不足爲異也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爲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韞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輓沐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爲之冠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

極無盡難終窮安可以俄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

合元

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孟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為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於昆吾而為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孟宜大而不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小溫涼近遠雖小兒之智亦知感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日猶道也以為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為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為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真不能

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為非多知者孔子常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為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真小兒之辨爾爾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為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為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末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矧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鉞為鈞荊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

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異事哉楚王曰善

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絕以輕致重則輕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為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我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為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我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綸鉞鈞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鵠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釣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釣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

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美啻楚國手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背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

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為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踐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

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真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既為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為二室者惑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為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

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奚必永辨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啻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

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況造化之於萬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得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鄭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遠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故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既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逮其既有得矣則力迴造化幡校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手動弦之間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伴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為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

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噫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治天下而致安平秦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有所志而命之歸其後乃歎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

此學者之不可不辨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拊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喜歌哭效娥之遺聲解曰具悲無聲而哀真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偽以為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

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真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拊蹈而不能自禁夫歌哭之偽乃真

能動人況彼我皆真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辨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欲登泰山志在流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既已有聞則大不過官細不過羽審其官羽之清濁而審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

期而名益彰而于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
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
觀樂達此道矣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作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上進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
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
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
願王先觀之穆王日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
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
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
趣求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
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
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
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
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華
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
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
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
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
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
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鸞自謂能之極也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傳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淫也
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瞬目也不足異
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鸞玉楮之妙者是
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傳會而
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趣步俯仰不
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
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
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
有生奚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
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未矣乃更羨其巧不
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
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
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
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
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麓懸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羽蓬之鋒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已也學視者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過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村之端扞之而先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紀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逢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

孟子以逢蒙之殺羿為是亦羿有罪焉為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者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秦良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良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良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良氏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輕手轡衛之際而急緩乎肩吻之和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堂手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術應之於應得之於應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

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為先於掌握之執節秦良氏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為弓者之先為箕為裘為治者之先為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為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卑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眾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亦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街

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銜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立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取假力於人擔手劍以屠黑卯

解曰黑者陰之色卯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卯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邴章老陽之象也丹舍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

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暱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戕物入之而殺立邴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為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取假力於人擔手劍以屠黑卯也

黑卯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拔胃受矢鏹錐摧屈而體无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敵也

解曰陰以刻制為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捷無有視來丹猶雞敵也

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于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

欲

解曰寶劍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劍言冲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之眾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為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佗使來丹求劍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共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先方夜則見先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葆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爲言也視之不可見以无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洩乎似或存終不可得而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迂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投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榮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爲以無有入無間是爲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爲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啓封其神無

卻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而爲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頭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

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卯則怒其妻曰使我噬疾而腰急以擊黑卯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卯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噬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俄而春日載陽而小往大來矣人皆觀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之日也當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讎因則爲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爲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那章來丹擔手劍以屠黑卯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卯之志而

不能殺黑卵也如黑卵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卵何以能殺立郢章乎蓋立郢章已用而為旺者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卵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為來丹而已為魏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亦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无此物傳之者妄肅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傳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

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劍凡皆闢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聞如俾膚識淺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焦僂之心智焦僂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為細矣生理亦无不足鵬鵬為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樊然殺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

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无往而不一矣故濬且子之弋可用以釣弋釣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暱嫌殺立郢章來丹謀報父之讎高雖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為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為此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作三

宋杭州學內舍生江通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允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大此窮聖而達達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國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大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爲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爲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爲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困於力矣然則謂力爲有功於物而無損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皆制於命而無損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爲命乎故直而推之豈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鳥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自爲無爲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爲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爲命也安可遽以當生嚮暮僥倖之所爲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其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脩人爲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爲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本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本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

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救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邀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

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僞僞而貴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藿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厦之蔭棄其輶輪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樂久矣一言而能籍易但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與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

仁可大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辭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牙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能用也實无善交實无能用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為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

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讎而不敵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為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為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當國疆其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為溝壑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

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為非人之所能為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為非特桓公管鮑為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為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為哉且以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其莫為而自然抑又可知矣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上也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重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問問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教為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

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巳古語曰不替不替不能成功蓋為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齎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疆國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作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王江道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用子產非能用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為子產御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繆賢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顯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悞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為天福或以為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稟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

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為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

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為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諸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至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謂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濕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眾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

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氏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為眾醫俞以順從為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為其弗可已也是為良醫盧以總合為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為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

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爲天地之委形生爲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厚薄生於有見妄爲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爲順以異爲逆循其本然矣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爲感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成本於自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夫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爲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爲其輕薄也。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鳬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奈何哉皆天而已矣

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持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爲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僥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迎天意揣利害爲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徵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感復於惑是爲大惑殊不

知命之所爲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爲而不陷於無隨所不爲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興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爲而爲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慙矣奚去矣就其哀矣樂矣爲奚不爲。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頻壽而距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爲壽而彭祖爲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爲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

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不為斯可名於真矣慙矣真言精而不偽也慙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居亦不知所不居亦不知所動亦不知所不動亦不知所不觀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美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為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

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為我莫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真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作四

宋杭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力命下

墨屋軍至彈咥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辨所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慘怛情露讓極凌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誕誣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謫發自以行无度也多偶自專兼權使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解曰墨屋軍至則夷俟恐懼之異情也彈咥慙慙則迂緩輕發之異態也巧佞愚直則僥利鄙樸之不同辨所使辟則強闊柔佞之不一慘怛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讓極凌誇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誕誣諉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

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已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尚人也倖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騁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其年。眾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成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成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變蛇風目之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能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眾態之所資而眾態無得而名者常

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眾態不亦悲乎

僥倖成者倖成也初非成也僥倖敗者倖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倖倖之際昧然於倖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至明賢人觀於未萌眾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闇之而況於成敗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倖成倖敗者初無有倖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倖生迷其實因迷有倖爾唯不能觀成敗之未形而惑於倖之際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為敗望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苟能於倖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

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遷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是具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揜目塞耳者非真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雖真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

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簪帶羊羊若何滴涕去此國而死矣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獲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薙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愛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愛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无子同臣豈愛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无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帶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子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

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以力為無功而溺於莫之為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為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

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繫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為者命也人之所不為者亦命也為之而成者命也為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无非自爾夫既謂之自尔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為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困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鈎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為命矣為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為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

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為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子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李梁之重貶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此官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追然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為命不可不聽為命之主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作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道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其身惟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忌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

而疆爲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僞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毀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處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僞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爲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之應世日與接構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手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擅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貸者

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技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須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膺瘵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欲足聲色不可常既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倘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度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因累桎何以昇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瘳陰陽窅其外嗜慾蠹其內無疆無堅爲疾爲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

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爲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慎耳目惜是非倘僞遑遑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罹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累桎何以異哉莊子亦以此爲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生之樂者爲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逐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離於人僞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爲體心於性爲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

則能不遠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若不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爲近名之善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爲近刑之惡也故不爲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富生莫逢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主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辨矣楊朱齊生生死之變而

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爲異以死爲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特散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爲言者將祛世之惑感宜以狂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爲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是乃孔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郅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郅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益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爲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爲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

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郅是亦爲情欲之所役也故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智以爲經而不爲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寡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寡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寡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爲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寡是所以爲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爲逸身也蓋寡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威雕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爲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

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
懈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
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
相損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
已勿墮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
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
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
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關
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關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關顙口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關智體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關適意之所
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關性凡此諸關
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
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十年萬年非
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

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
欲言意之所欲行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
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
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手得恣而肆之
勿墮勿闕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

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
亦若是而已非曰詭足於聲色嗅味以犯
人理之所惡然後為恣也能進此者是所
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
月之生亦足以為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
生為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
子曾西之所不為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
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
三歸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
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
蔽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
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為管晏之所
為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
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

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
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
壑亦可哀裳繡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
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
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為棺槨以
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機以萬物為齋
送則其所遇焉乎往而不可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作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通上進

楊朱中

子產相鄭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羞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嫵媚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是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矣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謂

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忘口之飲力備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又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變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感者人理之所甚醜者忠口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詰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熟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爲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其疾僂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爲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亦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爲則真而已矣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荒耽于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爲仁義之操而敢爲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

其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爲治未免爲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其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爲誠可鄙其意爲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爲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爲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爲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爲有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真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貴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故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食車服聲樂煩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運備速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樂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狂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之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

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已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藉其先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爲無所遺矣。噫爲端木叔者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矣。帝天壤達而以爲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爲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囿於有生生不離形終必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十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汨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

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爲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人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

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含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爲者則物我

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俞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俞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俞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俞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之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俞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問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爲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爲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

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
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爲言乎禽子
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
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
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
奈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
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
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也人
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
而至於殞身而不知覺矣人於愛身則是
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
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
爲物曾無一毫之爲己曷亦不思我之生
也其以我耶其亦爲人而生我耶如其在
我則我奚爲而不自爲耶且將以爲人也
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爲人哉列子深醜
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
楊氏爲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
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
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

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固顧與其徒說佗
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
不得鑿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
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威威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歸治水土績
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
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
舜禪卑宮室美綏冕威威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
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
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
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
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
歡死有萬世之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
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
足以震海內愚耳目之所熒窮慮之所爲
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紂亦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
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
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
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
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
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
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
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爲帝之盛帝禹爲王之首王周公
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
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
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
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爲不誣謂之
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爲溫惡之言矣至於
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熒窮慮
之所爲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
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

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爲其毀譽者亦何知於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爲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爲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爲四聖者樂天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作七

宋杭州學內舍生江通上進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矣管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爲而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爲其力矣是

使堯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德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爲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爲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是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爲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爲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

速之間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不已哉然則爲皇爲帝爲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爲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小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爲養性是乃養

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爲而其爲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爲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爲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爲也形木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爲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通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義而好德則名斯賓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責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爲我施恐恐然唯畏其我又也刑不必爲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其具宰喪矣此之謂通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

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飢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與君臣之分所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衆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器寂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蹙急一朝處以柔毛絳幕薦以梁肉蘭橘心膺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為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為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汨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為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絁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隕室綿緜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藟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暫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解曰衣絁屨者不知有廣廈隕室綿緜狐貉之溫美戎菽甘泉藟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感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

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矣必此外而有求而後為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為性列子之教斲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為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為富足以有此四者為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為無厭孰大焉

患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已人則反齒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為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

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專榮亡名則卑辱專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賓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構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爲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爲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

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賓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爲我是邪說誣民者蠹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爲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爲名是亦以開先聖之道爲已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常以孔子與墨子均爲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爲楊朱一篇之訓爲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爲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爲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爲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已者其生也爲壽爲名爲位爲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遲遲徇徇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

繫棺曾不悟造化之生我以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爲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爲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爲楊氏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爲爾豈不感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并爲一談斷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爲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冲虚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

作

宋杭州判官內舍生臣江道通進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影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為形以我為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謂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

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異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為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為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為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兆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勢以存身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

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求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謂先聖之道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遙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

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
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巳是雞
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
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不尊已
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
為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室
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
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
重利以為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知子
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
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為善射為
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

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
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
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
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奮未可以語道也
故不班白語道矣作一本而況行之乎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
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
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
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為言
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
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老而不耗其於
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
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為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
不衰不為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
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為已
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治國之難如

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為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
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
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為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
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
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倏然
周天地徧萬物榮枯而拚甲雕刻眾形而
不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
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人恃道
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遣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白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為之乎

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義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城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則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

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謀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為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則多重言

解曰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此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氏向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救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于秦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益孟氏亦以干

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為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愠容矣仁義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彊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刑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仲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驕已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戚矣
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肩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
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莫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
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
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
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
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
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
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
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
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
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為盜矣仁將焉在
故却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
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
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隣國
為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為
行不知所之同乎無使是謂素樸茂志不
存夫孰為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
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遽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
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
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
鼃鼃弗能居也者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
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
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
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
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
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
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
嘗言此以為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為
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
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
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
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
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三子識之也。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作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士進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无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辨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為有為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

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為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未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其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眾敵彼寡以我無憂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

成極必壞威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為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危驚之君則不足以為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

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動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為表而常處于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迁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无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為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近者非不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近効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于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

子免於棄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為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厄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於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鉤繩可相者不出於形骸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方臯豈不能知

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為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為黃為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為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臯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臯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世出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齟齬與駕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侮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也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立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眾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真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

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

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為而為要二人之為

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歎

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

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

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加亦可以已

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

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己也此二

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

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

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

焉

虞氏者舉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元管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擒魚而笑飛鷹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

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

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

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
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未
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

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觀萬物之變

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

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

不仁而歛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

所瞰臨大路以犯眾人之所惡設樂陳酒

從事擊博然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大嘗

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鷹適

墜其腐鼠夫飛鷹之得腐鼠急棄而墜之

耶衢路之人不一矢乃適中其俠客豈非

其駭辱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倖之墜而

中者將啓俠者之怒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通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叙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客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
若實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狙則就而舖及其既舖之

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謂盜之食為盜至於

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

利已也少而害已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

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眼老子曰聖人為腹不為目豈以

此歟

柱厲叔事晉教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言教公有難柱

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

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辨也柱

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

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

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為我貴而愛之以斬

不死由是慮物之爲已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內惑然對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成仁則以其輕也對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爻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爲之乎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道士進

作十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莫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及而同出於儒軌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鸞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

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歧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効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爲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惑亡羊而損言笑也羊之展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爲問而楊子則以學泗而半溺爲

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為迂。楊子之答為僻也。其以學涸為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涸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需渡為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竊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答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

解曰：始於為善而終於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為善，所謂慎為善者，非以善為不可為也，亦不為近名為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

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術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元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解曰：陰符經曰：「思生於害，害生於思，以仁為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殪五穀生

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踈耳豈相爲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物則蚊蚋之噉膚亦爲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爲早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

可謂千人之選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衆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以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擇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力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爲薪而言也因請以爲薪則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爲險特不知果鄰父之險耶亦其入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

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无爲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

其无似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爲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莫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躋株垣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无己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賤而存焉若之何其能无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順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

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无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豈當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爲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爲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乎事道

爲治者在干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然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爲善凡其所言皆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失凡其所爲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爲道也雖然列子以天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爲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爲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環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黃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

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慮後世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爲莫不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遺萬物之虛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爲天瑞一入焉而爲說符是乃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真人者也其自名爲子列子者蓋以其爲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遠其書之況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作士

宋徽宗皇帝著

天瑞物有生无化道无古今惟體道者
客心焉歟天瑞始言生
化而終於國氏之為道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
夫眎之猶衆庶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
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壹丘
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壹子何言哉雖然
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壹子何言哉不得
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
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
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
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生自无而適有化自有以之无有生有化
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

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

常生常化而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獨立萬

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

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

倪也疑獨其追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

无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

而已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

非也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

忽化而无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

終則有始无窮而不變无時而不移雖皆

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

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

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變

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

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

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坤和氣者為人故天

地含精萬物化生

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

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

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

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

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

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

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

變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

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

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无所用其

明故視之不見无所施其聰故聽之不聞

无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

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

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无形埒者无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爲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爲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爲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辨則爲三極相通則爲三才

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辨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則上下同流而元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爲之職也

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无爲而无不爲謂是故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

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无知而无不知无能而无不能則无不該也无不備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爲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開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焉往而不暇

子列子通術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髯據達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年此過歡乎種有幾若蠅爲鶻得水爲蠃得水土之際則爲蠅蠃之水生於陵也則爲陵焉陵焉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脊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撥駒撥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醢醢食醢醢生乎食醢黃軼食醢黃軼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芮替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爲地畢馬血之爲

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鷄之爲鷄鷄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鷄也鶩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非之爲覓也老輸之爲獲也魚卵之爲蟲蚘蚘之爲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蠅爲鷄者蓋言萬物之化无川陸之間也蠅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

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焉得鬱栖而爲鳥足則假異物以爲體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則散同體以爲物胡蝶骨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駒撥則翼飛者有化而爲蟬動者矣駒撥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有化而爲林棲者矣或因形而易則斯彌而爲順輅原黃輅之生乎腐罐與夫地畢轉燐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鷄之爲鷄鷄之爲布穀布穀之復爲鷄是也鶩之爲蛤田鼠之爲鴉朽瓜之爲魚老非之爲覓老輸之爲獲魚卵之爲蟲蚘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爲類蚘蚘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无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則无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生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

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苟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无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无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爲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无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絃而不能自己耳

黃帝言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髓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元始為至道終乎本元始則又至矣有久以不久為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也不生者非本不生无形者非本无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為界辨又烏知環中之元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眾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无終始者友

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无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无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樵樵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髮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道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逐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无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

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無變於已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樂為真樂榮辱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爾望其墳墓如也宰如也墳如也蒿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伏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夫子告之以生无所息望其墳墓如也其明宰如也其蒿墳如也其大蒿如也而與世殊絕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生之勞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歸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矜巧能修名譽諱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也內去彼取此世

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无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故足以受事實靜故足以應事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事動事實莫能閑之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之也太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親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首者也妙不可識則

凡覺於形拘於數固於天地之間者二氣之運轉元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鳥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真覺者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爾亡處亡若屈伸時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元氣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含然大喜曉之者亦含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其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

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過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无成无壞固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唯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无容心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能于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无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賅而存倏化而亡亦

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蛇若然者則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邪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木
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
亡非盜也夫木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
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
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
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
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
而有之皆感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殃或
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
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无羨故曰
有公私者亦盜也而无私者亦未能勿
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
自然而无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
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

與天地為合吾烏能知其辨哉故天瑞之
篇終焉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卷十一

十六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作三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
以黃帝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繼之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
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喪惑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
管百姓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喪惑黃帝
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
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
侍徹鐘鼓滅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
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
之國

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
者遊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交憂喜无
變於已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
而將復乎一故肅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
國也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
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

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无傷痛指撻无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在余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无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无師長而自治无嗜慾而自足死生无變於已親疎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无傷痛指撻无瘡癢而形有所遺棄空寢虛不礙不躓惡往而不厭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黃帝既寢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問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者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借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勞形休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无為无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惡慾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宇宙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痛鬼无靈響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无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一不偃不愛仙聖為之

臣不畏不怒惡慾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无為而陰陽和靜羣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宇宙時年穀豐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經曰善行无轍迹御風而行雖无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足以及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

所學於夫子者矣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自吾之事夫子交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

五年之後心廣念是非口廣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廣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廣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者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三年而不惑故始得夫子一眄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頰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懣懣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致道者忘心沉於懣懣者乎片體氣所不

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及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汝姬魚當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彼特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莫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遺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而不憚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覆於留動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不與物為偶止乎无所化則獨立而不為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无端之紀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舍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造謂造乎不形止乎无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无自入焉此所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惜至人行乎萬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鎗矢復者方矢復需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皆逡巡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其審發之鎗矢復者方天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

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斤八極神氣不變豈特逡巡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於是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龍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俸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

殆成俗木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洞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作更中夜木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

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聃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挾挾亡所不為商丘開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僂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

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无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今豫肉

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

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

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亡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

皆誠哉小子識之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范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忤物而不忤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慊彼以偽投

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
高臺自投其下肌骨无殤沐河曲之隅而
果得珠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
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
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
是以醉者墜車而无犯害黃帝遺玄珠而
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為純
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智中則純白不
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
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
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
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藏
猜慮其相去如此若遇至信之人則又進
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
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
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鴉之類无不柔
馴者雖雌在前孽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
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
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

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
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
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
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
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
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
幽谷理使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
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鵲鴉禽
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
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
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
逆之使怒怒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
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
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達其性也亦不
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

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无
逆順則既不達其性使之怒亦不淫其性
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
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
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
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
嘗見舟而諤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
謂也

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
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
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
諤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
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譚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
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
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
舟也而諤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掘者巧以鉤掘者憚以黃金掘者脩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其內

謂與意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講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救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无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掘者巧以鉤掘者憚以黃金掘者脩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掘蓋探等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裕故以无則巧以鉤則憚以黃金則憚憚則恐失而已至於脩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則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于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

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爲道則從水之道不爲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沉以窮乎下與汨偕出者浮以探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者也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夫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

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爲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世三

主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作主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擻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坑二而不墜則失者鉤錙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擻之也吾處也若槩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願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達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志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无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槩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二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鉤錙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擻之也此无它

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游滬鳥之至者百住而不停住者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无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內本无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而避繒弋之害然則滬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也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无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齊

智之所知則淺矣

趙襄子率徒十萬待於中山藉苻藩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无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存聲

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聞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為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无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物而能閱无利害之相摩則上下煙燼奚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閱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衛需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彼

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虛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立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解見莊子

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何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謂手不誣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无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機而不發則客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矣地與陰同德而

其事大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誣不止不誣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也有廖矣或作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作十三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已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為淵止水之藩為淵流水之藩為淵濫水之藩為淵汰水之藩為淵汙水之藩為淵穢水之藩為淵汙水之藩為淵肥水之藩為淵是為九淵焉作十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沖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朕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朕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也一陰一陽沖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藩者反流之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藩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藩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藩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汰水以喻夫入為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雅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所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藩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

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何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特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饗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離瑒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戎當壺以是終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而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憂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美之貨无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古之至人明白入素无為復朴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則知我稀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謀成先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事則慘怛之疾怙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忻懼之喜交溺於心鑿其所患有如此者又烏能无驚乎哉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救杖屨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肩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已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无得而窺之故必處已而不處已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无得而窺者也故

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无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无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久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涪澣巾拂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御舍者避席楊者避寵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

爲異自倚自驕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无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衆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太白若辱者除除玄覽而不觀一疵雖受天下之垢然不脩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无以加而不自以爲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王故去彼取此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道觀之物无美惡知美之爲美則惡爲之對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者若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己者若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拘人而失已焉能勝物唯无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无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

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彊先不己者若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己者若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有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濡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

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爲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彊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彊則伐而共之

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勝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童當作周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八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八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

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太聖之德剪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

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時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鷹鵂鷹爲後援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

受之同於人民故先禽鬼神醜惡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蛇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

先儒以童爲同當以同爲正也至德之世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葛介虛簡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韋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衰俗而跡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无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誑相籠皆備此也聖人以智籠

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元所

施其智巧焉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可闢已乎曰未也方虛騶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騶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无敢應者反走爾

善勝敵者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莫自入焉雖忤物而不忤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

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受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為君无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无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寶故仁眇天下而无不懷義眇天下而无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也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

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眾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備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作古

宋徽宗皇帝御書

周穆王通元真素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知通

為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躐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臃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緒聖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

之臺簡鄭衛之虞子城墉靡曼者施芳澤正
娥眉設弄珥衣阿錫膏粉白黛黑佩玉
環雜並若以滿之奏張雲六瑩九韶晨露以
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吝
然不得已而臨之

世之所羨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
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
宮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
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
欽之特若神而已

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
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
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
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
皆非人間之有玉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
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
蘓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
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
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
耳亂不能得聽有散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

喪請化人求還

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
納嘗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
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
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
變物之形而易人之處

化人移之王若碩盧焉既寤所坐猶舊者之
處侍御猶舊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飯未
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
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
神遊也形異動哉且襄之所居奚異王之宮
囊之所遊奚異王之國王問恒疑整亡變化
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遊者其疾僂仰
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
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无者為
妄故問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整亡者有并
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

乎此則襄之所居奚異王之宮襄之所遊
奚異王之國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驕古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
驥而左白馵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商古上喬

下古上以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
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大主車參百為御奔
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
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
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
阿赤水之陽則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
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
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
迴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

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富身之樂猶百年
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
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騁乘日行萬里故雖
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賓

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學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儻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至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為終

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窮難終固形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功淺而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一異於死生也異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中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自存也儻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窮難終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无有然後足以盡此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人
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以為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覺有八微夢有六候奚謂八微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微形所接也奚為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噩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无所但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

證者形所接也正靈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恒化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藉而寢則夢蛇飛鳥衝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波神接者想事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其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熟虛語哉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

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藉而寢則夢蛇飛鳥衝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道俱則夢覺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不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距河南北越岱東西各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者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早

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幽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者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寢一夢實妄以

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然其所欲者舉元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輩為僕庸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元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元不為

也數驚枕捷无不至也眠中弊聲嗚呼微旦
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
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
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
友言寃其役夫之程賦已思慮之事疾並少
間

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
其平偏而爲疾或書苦而夜樂或晝逸而
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
程賦已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並
少間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覺而後知其夢焉者自以爲覺耳
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收乎
固哉

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
人見之也遂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
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
誅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
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
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

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
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
新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
夢得之之主矣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
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
爭鹿室人又謂夢仍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
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
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
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
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自道相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辨
乎形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
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蕪然
殺亂莫能知其辨黃帝孔子以真妄果
且有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辨妄果且
无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
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牟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
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閨室妻之諂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
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鐵之而求食幽之而
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
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
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
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
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
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
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顏淵曰回記之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熟聰
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儼然若亡
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爲病故謂華子爲病危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攘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亂其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聞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以其多知而雜煩顏回記之則爲其能坐忘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國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者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愈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國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國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

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遇而歸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爲迷吾焉能知其辨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國之疾亦

○ 宣世之所識哉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舉无欣戚也

卷十四

十五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作主

宋徽宗皇帝著

仲尼上或使則實其為則虛微妙並有也禮然无無也極是謂與理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憂樂吉凶與民同

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

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

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

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

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正也

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正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无止證痛今故則

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真樂无樂亦无所不樂真知无知亦无所不知脩之身故无憂脩之天下故有憂之大也

大也

今吾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

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通

來時也過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

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无

效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

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

之末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

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

溺心无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義益

衰而情性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為天

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故无所不樂

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詩書禮樂何

棄之有章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

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

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

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无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无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賓禮

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間之茫然自失思无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爲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爲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无視无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

者妾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虚視乎冥冥聽乎无聲與神爲一世豈足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然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於无則動於无方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炁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无有入无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无所也圓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顏一笑不知答也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无所成名雖名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爲之累非无爲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

任者跡也其所以迹則其所以聖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

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莊子論燧人伏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眾甫於耳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畛域故曰蕩蕩乎民无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知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惑也

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曰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人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偏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哉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父伯昏瞿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目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真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術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眾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若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

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
賅而存焉所謂觀无也。嘗然空然視之不
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
无不无无入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无知
无傷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
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術衍
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
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
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

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而不知內矣故
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爲言亦言者至
言也。无知爲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
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
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爲言亦所
以爲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
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垂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
隱矣

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頰而笑
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垂席而坐則進
而與之俱外內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
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
故理无所隱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
於貌象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
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
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
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
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及外照內則在
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
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徇見物
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
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
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
外之爲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
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
者不知所眴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
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
乎游其至矣乎

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
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

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眊則有破性豈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眊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宋徽宗皇帝

序

仲尼下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窮實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能事國君交親交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莫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

綏術所能已也

第十六

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

如衆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窮實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至於人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仲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脩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第十六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

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常亦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以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爲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固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死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李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

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月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蚬飛口

將寒者先辨淄澠耳將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垂森伏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物極必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過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衆所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能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

執政者過吾之所使子奚於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

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羣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无之以爲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不能爲无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辨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

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新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无聲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

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譽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問其實子與曰

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拈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失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拈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達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塞衡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睇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拈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睇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无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

也髮引千鈞擊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爲皆條也設今發於餘籥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拈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生於心有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圓也列子載此蓋所以祛邪說之弊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殷不知德堯之顧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釋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德堯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

之治

關尹喜曰在已无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規聽形智

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无為而非理也

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已无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違故也道若物也物滋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故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虞无服始安道无思无虑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規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

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故不足有德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不為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缺文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道 藏（全三十六冊）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上海書店

（上海福州路四〇一號）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河西區佟樓三合里）

印刷者 上海影印廠

上海市印刷七廠

發行者 上海書店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六八·一六四八

責任編輯 陸國強

裝幀設計 范一辛